

二十四史全譯

宋史  
第九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90113994

# 二十四史全譯

## 宋史

### 第九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90113994\*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史/倪其心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1-1

I. 宋… II. 倪… III. ①中國—古代史—宋代—  
紀傳體②宋史—譯文 IV. K24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3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史

(全十六冊)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67.5 字數 16,6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1-1/K·94

定 價 全套 88 冊 12 000 圓

《宋史》16 冊 2122 圓

---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錄

顧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茲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黃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書 (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黃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 (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強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呂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蕓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鳴祥立川建君瑛俊梅傑羣昇重才蘭庭英琴真林崢強永焰文芝光巖栓明富  
李和超少迎德唐馬啓曉立樹張張傳陸陳晚曙茶晚嗣恩海清熊劉劉曙華平維羅  
余屈周胡紀唐孫郭郭張張陸陳崔超黃賀董楊廖趙熊劉劉盧薛羅龔

生煥宇營書剛金芹長樸英青萍霜嵐強湜定毅傑明昶佑陶燕拔虹軍文超同華  
夢光建連尚志建雪雍士劍怡張曹芳晚慶黃焦董楊廖趙趙樂劉劉盧戴羅顧  
李余武卓祝紀唐馬孫郭郭張張曹陳陳崔閔黃焦董楊廖趙趙樂劉劉盧戴羅顧

祥鵬旺鐸薇鈞榮信雲霞花生猛衡可華生濤顯麗子林衛偉光俊梅東根鋒超芳  
國宗維曉偉光美湘紅鳳和張曹陳晚玉曾黃舒賈楊寧趙趙歐劉劉韓謝羅顧  
李吳何虎周姚唐馬孫許郭張張曹陳崔曾黃舒賈楊寧趙趙歐劉劉韓謝羅顧

芬澤方敏勤麗平娟平勇齊生艷冰宏松印芬成星偉芬祥冬修國捷寧鈞蘇軍新  
培洪本易周段高馬孫徐郭張張曹陳陳崔曾黃鈕賈楊漆趙趙樊劉劉閻鮑嚴顧  
李吳何易周段高馬孫徐郭張張曹陳陳崔曾黃鈕賈楊漆趙趙樊劉劉閻鮑嚴顧

卿達里生林茜義民教堂熾耕雲監捷道莊年生強文冰華隄全才琳勤山生榮  
晉大居俊國胡凌馬袁徐郭張張陳陳梅曾黃喻賈楊解鄭趙鄧劉劉賴錢譚蘇  
李吳邱尚周胡凌馬袁徐郭張張陳陳梅曾黃喻賈楊解鄭趙鄧劉劉賴錢譚蘇

瑜免菊炎平城良望心柏波青蓉盟有彝民安發玲艷嬌瀾秦飛林瑛壽偉純英祖培  
真曉美信和毓明其松聲海賢小東鴻建久樹巧艷麗文望鄧劉劉龍盧魏蘇龔  
李余孟周胡秦袁倪郭郭張張陳陳陳陳馮彭葉雷董楊鄭趙鄧劉劉龍盧魏蘇龔

##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說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為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採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並以此為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採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為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並將其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於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為規範字。例如：

- ①“幫”、“𢇛”均為異體字，都改為規範字“幫”。
- ②“氷”為異體字，改為規範字“冰”。
- ③“𠂔”、“𠂔”、“𠂔”、“𠂔”、“𠂔”均為異體字，都改為規範字“𠂔”。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為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為：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於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為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為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為例，舉證說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 ①“編草結菴不違涼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為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間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為“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晉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為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為“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為“庵”，而保留原字。

齋(異體字)

賚(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齋”指攜帶，與“賚”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賚”。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齋”指懷、抱，與“賚”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賚”。

③“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齋”通“資”，與“賚”詞義不同，不可改為“賚”，須保留原字。

④“齋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齋”通“齊”(劑)，指調配，與“賚”詞義不同，不改為“賚”，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ǐ，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為“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ǐ，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弊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為“厘”而保留原

字。

拏(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為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為“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拏”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為“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晷”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為“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為“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為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𢲏(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呂新𢲏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𢲏”讀 dié，“𢲏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𢲏”改為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𢲏血盟”(《史記·呂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𢲏”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𢲏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𢲏”收為“歃”的異體，但為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別于上例中的“𢲏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𢲏”改為“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𢲏(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𢲏畜產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𢲏”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為規範字“驅”。

②“至相𢲏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𢲏”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為“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複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於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甌)	黎(荔)	禪(禮)
辯(習習習)	蓋(蓋)	勞(勞勞)	善(善)
颯(颯颯)	剛(剗)	料(析)	觴(觴)
餅(餅)	詬(詢)	瞞(瞞)	舐(舐)
豺(豺)	穀(穀)	櫬(櫬)	疏(疎疏)
躔(躔)	罐(甌)	驕(聊聊)	搜(接)
諂(調)	駭(駭)	攀(攀)	髓(髓)
嘲(嘲)	侯(侯)	裸(羸)	鎖(鎖)
訛(訛)	齋(齋)	美(嫩)	踏(踰踰)
弛(弛)	羈(羈)	滅(威)	柝(柝柝柝)
欸(欸)	悸(悸)	秣(秣)	蛻(蛻)
垂(丞丞)	奸(奸)	弊(弊)	腕(掣)
齷(齷)	殲(殲)	腦(腦)	𠂔(𠂔)
瓷(瓷)	穢(穢)	旆(旆)	誤(誤)
蹙(蹙)	剿(剿)	篷(篷)	烏(烏)
啖(啖)	秸(秆)	睥(睥)	隙(隙隙)
島(島)	截(截)	嬖(嬖)	漱(漱)
登(登)	臚(賁賁)	撤(擊)	璇(璇)
鐙(鐙)	鯨(鯨)	愆(愆愆愆)	燕(燕)
貂(貂)	鞠(鞠)	鏗(鏗)	腰(腰)
斗(斗)	絕(絕)	榮(榮)	燁(燁)
陡(陡)	誑(誑)	蛆(蛆)	曄(曄)
扼(扼)	框(閭)	軸(軸)	葬(葬)
愕(愕)	髡(髡)	紆(紆)	瘡(瘡)
鋒(鋒鋒)	攬(攬)	孺(孺)	禹(禹)
蜂(蜂)	雷(雷)	滑(滑)	輿(輿)



籲(籲)	燥(慘)	煮(鬻)	棕(樓)
薦(載)	漑(漑)	裝(裝)	菹(菹)

另外“秭”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秭”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秭,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秭”可改爲“耗”。

“秭”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秭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秭”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秭”(《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聃”統一爲“聃”,“毋丘”、“母丘”統一爲“毋丘”。“晁錯”、“晁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昇”、“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己”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祇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說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別，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橫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錄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錄、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說明如下：

###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內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別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別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表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表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說，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閱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說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吳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吳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別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為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黃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吳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為《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為武英殿本，一為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為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內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為：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為：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為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橫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錄考中第一條已說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為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內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為單一內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內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內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內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內；還有文前、文內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內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內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內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內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為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為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為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為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為“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為“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為“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為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為“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為“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為：“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為：“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為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為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為六級。

### （三）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為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刪，三本俱無，又沒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說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別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為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 《宋史》全譯出版說明

《宋史》是元朝末期史臣們編纂的紀、志、表、傳俱全的紀傳體巨著。記載的內容包括北宋、南宋。全書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浩繁的一部。其紀事上自趙匡胤“陳橋兵變”，下迄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身亡，記載宋朝十六帝二王共319年的歷史。

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丞相脫脫等上奏，鑒於遼、金、宋三國的制度、典章、治亂、興亡，“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用以“垂鑒後代，做一代盛典”。同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正式設局，分頭纂修三史。從至正三年(1343)開始纂修，到至正四年三月修成《遼史》，同年十一月修成《金史》，五年十月修成《宋史》。

至正三年(1343)任參議中書省事的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提到，當時保留下來的宋代官修史書，有“太祖至寧宗實錄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還有理宗日曆二三百冊，實錄數十冊，度宗日曆若干冊（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順帝至正年間正式纂修《宋史》時，又在江南等地購求殘缺的官修史書和野史、傳記、碑文、行狀等。可見元修《宋史》雖在宋亡後六十餘年，但宋代有關史料大都保存。在史料的處理上，《宋史》的編纂準《春秋》史例，疑事傳疑，信事傳信，不以己意妄加竄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原始史料的真實性。

《宋史》卷帙之浩繁，為“二十四史”之首。篇幅長，又急於短時間內編成書，故參與此書的編著者比較多，有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左丞相別兒怯不花，都總裁脫脫，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即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韓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褰、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吳當、危素，另外還有提調官納麟、伯顏等23人。

《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記十六帝二王，其編排順序為：從宋太祖至宋欽宗為北宋，時間是從公元960年至1127年四月，共167年。從宋高宗至衛王為南宋，時間從公元1127年五月至1279年，共152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為元，時為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七年。1276年宋恭帝趙昀降元，已表明南宋亡國，所以從這一年以後，《宋史》紀年改用元朝的年號。

《宋史》諸志也記事極詳。諸志的卷數和篇幅佔近三分之一，僅次於列傳。志書有《天

文志》十三卷、《五行志》七卷、《律曆志》十七卷、《地理志》六卷、《河渠志》七卷、《禮志》二十八卷、《樂志》十七卷、《儀衛志》六卷、《輿服志》六卷、《選舉制》六卷、《職官志》十二卷、《食貨志》十四卷、《兵志》十二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八卷。《宰輔表》五卷，記載整個宋朝的宰相和執政。《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記載兩宋的宗室。列傳部份，《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都是記載皇族中的人物。《諸臣列傳》一百七十七卷，類傳有《循吏傳》一卷、《道學傳》四卷、《儒林傳》八卷、《文苑傳》七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二卷、《外戚傳》三卷、《宦者傳》四卷、《佞幸傳》一卷、《奸臣傳》四卷、《叛臣傳》三卷、《世家傳》六卷、《周三臣傳》一卷、《外國傳》八卷、《蠻夷傳》一卷。

《宋史》的優點是：一，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志書詳細，列傳繁多。二，史料真實。《宋史》基本上是照宋代舊史而成的。在修撰的過程中，文字不加修飾，史料不隨意剪裁，祇是稍加排次而已，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記載。三，是一部最系統、最全面地記錄宋代歷史的典籍，也是探討這一段歷史的人門書和基本參考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

《宋史》的不足：一，存在着歷史的局限，同屬一事，記載矛盾。多處出現一人兩傳，內容迥異的情況。清代學者趙翼說：“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四）二，記載錯誤，史實失真。由於宋史志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宋人所修的《三朝史》、《兩朝史》、《四朝史》和《中興史》，四史體例沒有劃一，元史臣將各史之志彙為一志，未能融匯貫通，因此首尾不相應之處極多。

《宋史》最早的版本是“至正本”，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次為“成化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兩廣總督朱英在廣州刻印，後來的版本幾乎都是以此為底本。“至正”和“成化”二本，今存者已是鳳毛麟角，難以覓見。“南監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刻印的。“北監本”是明神宗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印的。“殿本”，是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局本”是清德宗光緒六年（1875）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百衲本”是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用“至正”和“成化”二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訂了一些錯誤、脫漏之處，在行世的諸本中，是較為標準的版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是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以“百衲本”為藍本，糾正了舊本中的訛誤、脫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成為《宋史》最通行的版本。

《宋史》全譯主編：倪其心。譯者：倪其心、李更、陳捷、顧永新、曹道衡、黃曉琴、劉建梅、呂玉蘭、楊麗嬌、陳曉強、趙燕、王學晉、于潔、汪聖鐸、張耕、王麗萍、舒雅麗、盧華巖、張和生、劉瑛、許紅霞、王嵐、劉虹、寧德衛、陳曉蘭、劉寧、吳鵬、馬辛民、劉延捷、李晉卿、閻萬鈞、賀嗣真、曹霜霜、趙二冬、張羿、海毓斌、袁明望。

# 宋史目錄

## 第一冊

卷一 本紀第一	神宗趙項(三) .....	243
太祖趙匡胤(一) .....	1	
卷二 本紀第二	卷十七 本紀第十七	
太祖趙匡胤(二) .....	19	
卷三 本紀第三	哲宗趙煦(一) .....	255
太祖趙匡胤(三) .....	31	
卷四 本紀第四	卷十八 本紀第十八	
太宗趙光義(一) .....	43	
卷五 本紀第五	哲宗趙煦(二) .....	273
太宗趙光義(二) .....	61	
卷六 本紀第六	卷十九 本紀第十九	
真宗趙恒(一) .....	85	
卷七 本紀第七	徽宗趙佶(一) .....	287
真宗趙恒(二) .....	99	
卷八 本紀第八	卷二十 本紀第二十	
真宗趙恒(三) .....	121	
卷九 本紀第九	徽宗趙佶(二) .....	301
仁宗趙禎(一) .....	143	
卷十 本紀第十	卷二十一 本紀第二十一	
仁宗趙禎(二) .....	157	
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徽宗趙佶(三) .....	313
仁宗趙禎(三) .....	171	
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卷二十二 本紀第二十二	
仁宗趙禎(四) .....	185	
卷十三 本紀第十三	徽宗趙佶(四) .....	325
英宗趙曙 .....	203	
卷十四 本紀第十四	卷二十三 本紀第二十三	
神宗趙項(一) .....	211	
卷十五 本紀第十五	欽宗趙桓 .....	339
神宗趙項(二) .....	221	
卷十六 本紀第十六	卷二十四 本紀第二十四	
	高宗趙構(一) .....	355
	卷二十五 本紀第二十五	
	高宗趙構(二) .....	367
	卷二十六 本紀第二十六	
	高宗趙構(三) .....	385
	卷二十七 本紀第二十七	
	高宗趙構(四) .....	403
	卷二十八 本紀第二十八	
	高宗趙構(五) .....	423
	卷二十九 本紀第二十九	
	高宗趙構(六) .....	439
	卷三十 本紀第三十	
	高宗趙構(七) .....	455
	卷三十一 本紀第三十一	
	高宗趙構(八) .....	473

卷三十二 本紀第三十二	孝宗趙育(二) .....	525
高宗趙構(九) .....	491	
卷三十三 本紀第三十三	孝宗趙育(三) .....	547
孝宗趙育(一) .....	505	
卷三十四 本紀第三十四	光宗趙惇 .....	569

## 第二冊

卷三十七 本紀第三十七	天文(二) .....	805
寧宗趙擴(一) .....	585	
卷三十八 本紀第三十八	紫微垣 .....	805
寧宗趙擴(二) .....	599	
卷三十九 本紀第三十九	太微垣 .....	814
寧宗趙擴(三) .....	615	
卷四十 本紀第四十	天市垣 .....	821
寧宗趙擴(四) .....	629	
卷四十一 本紀第四十一	卷五十 志第三	
理宗趙昀(一) .....	643	
卷四十二 本紀第四十二	天文(三) .....	827
理宗趙昀(二) .....	661	
卷四十三 本紀第四十三	二十八舍(上) .....	827
理宗趙昀(三) .....	679	
卷四十四 本紀第四十四	卷五十一 志第四	
理宗趙昀(四) .....	697	
卷四十五 本紀第四十五	天文(四) .....	863
理宗趙昀(五) .....	715	
卷四十六 本紀第四十六	二十八舍(下) .....	863
度宗趙禔 .....	733	
卷四十七 本紀第四十七	卷五十二 志第五	
瀛國公趙燾 .....	759	
益王趙昱 .....	776	
衛王趙昺 .....	776	
卷四十八 志第一	天文(五) .....	899
天文(一) .....	783	
儀象 .....	785	
極度 .....	800	
黃赤道 .....	801	
中星 .....	802	
土圭 .....	802	
卷四十九 志第二	七曜 .....	899
	景星 .....	908
	彗孛 .....	908
	客星 .....	909
	流星 .....	909
	妖星 .....	910
	雲氣 .....	912
	日食 .....	912
	日變 .....	917
	日暉氣 .....	918
	月食 .....	923
	月變 .....	929
	月暉氣 .....	929
	卷五十三 志第六	
	天文(六) .....	931
	月犯五緯 .....	931
	月犯列舍(上) .....	935
	卷五十四 志第七	
	天文(七) .....	955
	月犯列舍(下) .....	955

卷五十五 志第八	天文(十三)·····	1107
天文(八)·····	流隕(四)·····	1107
五緯犯列舍·····	卷六十一 志第十四	
卷五十六 志第九	五行(一上)·····	1127
天文(九)·····	水(上)·····	1127
歲星晝見·····	卷六十二 志第十五	
太白晝見經天·····	五行(一下)·····	1149
五緯相犯·····	水(下)·····	1149
五緯相合·····	卷六十三 志第十六	
五緯俱見·····	五行(二上)·····	1175
老人星·····	火(上)·····	1175
景星·····	卷六十四 志第十七	
彗孛·····	五行(二下)·····	1195
客星·····	火(下)·····	1195
卷五十七 志第十	卷六十五 志第十八	
天文(十)·····	五行(三)·····	1209
流隕(一)·····	木·····	1209
卷五十八 志第十一	卷六十六 志第十九	
天文(十一)·····	五行(四)·····	1225
流隕(二)·····	金·····	1225
卷五十九 志第十二	卷六十七 志第二十	
天文(十二)·····	五行(五)·····	1245
流隕(三)·····	土·····	1245
卷六十 志第十三		

## 第三冊

卷六十八 志第二十一	律曆(五)·····	1367
律曆(一)·····	崇天曆·····	1367
應天曆 乾元曆 儀天曆·····	卷七十三 志第二十六	
卷六十九 志第二十二	律曆(六)·····	1387
律曆(二)·····	崇天曆·····	1387
應天曆 乾元曆 儀天曆·····	卷七十四 志第二十七	
卷七十 志第二十三	律曆(七)·····	1407
律曆(三)·····	明天曆·····	1407
應天曆 乾元曆 儀天曆·····	卷七十五 志第二十八	
卷七十一 志第二十四	律曆(八)·····	1427
律曆(四)·····	明天曆·····	1427
崇天曆·····	卷七十六 志第二十九	
卷七十二 志第二十五	律曆(九)·····	1453

皇祐渾儀·····	1453	永興軍路·····	1717
卷七十七 志第三十		秦鳳路·····	1729
律曆(十)·····	1481	卷八十八 志第四十一	
觀天曆·····	1481	地理(四)·····	1747
卷七十八 志第三十一		兩浙路·····	1747
律曆(十一)·····	1501	淮南東路·····	1752
觀天曆·····	1501	淮南西路·····	1756
卷七十九 志第三十二		江南東路·····	1760
律曆(十二)·····	1517	江南西路·····	1763
紀元曆·····	1517	荆湖北路·····	1767
卷八十 志第三十三		荆湖南路·····	1773
律曆(十三)·····	1539	卷八十九 志第四十二	
紀元曆·····	1539	地理(五)·····	1779
卷八十一 志第三十四		福建路·····	1779
律曆(十四)·····	1563	成都府路·····	1782
卷八十二 志第三十五		潼川府路·····	1788
律曆(十五)·····	1583	利州路·····	1793
卷八十三 志第三十六		夔州路·····	1798
律曆(十六)·····	1607	卷九十 志第四十三	
紹興統元 乾道曆 淳熙曆		地理(六)·····	1805
會元曆·····	1607	廣南東路·····	1805
卷八十四 志第三十七		廣南西路·····	1809
律曆(十七)·····	1641	燕山府路·····	1819
紹熙統天 開禧曆 成天曆·····	1641	雲中府路·····	1821
卷八十五 志第三十八		卷九十一 志第四十四	
地理(一)·····	1671	河渠(一)·····	1823
京城·····	1675	黃河(上)·····	1823
京畿路·····	1683	卷九十二 志第四十五	
京東東路·····	1685	河渠(二)·····	1845
京東西路·····	1687	黃河(中)·····	1845
京西南路·····	1690	卷九十三 志第四十六	
京西北路·····	1692	河渠(三)·····	1865
卷八十六 志第三十九		黃河(下)·····	1865
地理(二)·····	1697	汴河(上)·····	1877
河北東路·····	1697	卷九十四 志第四十七	
河北西路·····	1702	河渠(四)·····	1885
河東路·····	1707	汴河(下)·····	1885
卷八十七 志第四十		洛河·····	1892
地理(三)·····	1717	蔡河·····	1893

廣濟河·····	1895	河渠(七)·····	1941
(金水河)·····	1896	東南諸水(下)·····	1941
白溝河·····	1897	淮郡諸水·····	1941
京畿溝渠·····	1898	浙江·····	1943
白河·····	1900	臨安西湖·····	1944
三白渠·····	1900	臨安運河·····	1946
鄧許諸渠·····	1902	鹽官海水·····	1948
卷九十五 志第四十八		明州水·····	1949
河渠(五)·····	1905	鄞縣水·····	1950
漳河·····	1905	潤州水·····	1950
漳沱河·····	1906	浙西運河·····	1951
御河·····	1907	越州水·····	1952
塘梁緣邊諸水·····	1911	常州水·····	1954
河北諸水·····	1916	昇州水·····	1956
岷江·····	1926	秀州水·····	1958
卷九十六 志第四十九		蘇州水·····	1960
河渠(六)·····	1929	黃巖縣水·····	1960
東南諸水(上)·····	1929	荆襄諸水·····	1961
卷九十七 志第五十		廣西水·····	1961

## 第四冊

卷九十八 志第五十一		卷一百二 志第五十五	
禮(一)·····	1963	禮(五)·····	2019
吉禮(一)·····	1963	吉禮(五)·····	2019
卷九十九 志第五十二		社稷·····	2019
禮(二)·····	1975	岳瀆·····	2020
吉禮(二)·····	1975	籍田·····	2024
南郊·····	1975	先蠶·····	2028
卷一百 志第五十三		奏告·····	2031
禮(三)·····	1989	祈禱·····	2033
吉禮(三)·····	1989	卷一百三 志第五十六	
北郊·····	1989	禮(六)·····	2037
祈穀·····	1996	吉禮(六)·····	2037
五方帝·····	1999	朝日夕月·····	2037
感生帝·····	2000	九宮貴神·····	2038
卷一百一 志第五十四		高禘·····	2042
禮(四)·····	2003	大火·····	2044
吉禮(四)·····	2003	壽星靈星·····	2046
明堂·····	2003	風伯雨師·····	2047



司寒·····	2049	神御殿·····	2139
蜡·····	2050	功臣配侑·····	2143
七祀·····	2051	群臣家廟·····	2146
馬祖·····	2052	卷一百十 志第六十三	
酺神·····	2053	禮(十三)·····	2149
卷一百四 志第五十七		嘉禮(一)·····	2149
禮(七)·····	2055	上尊號儀·····	2149
吉禮(七)·····	2055	高宗內禪儀·····	2151
封禪·····	2055	上皇太后皇太妃冊寶儀·····	2154
汾陰后土·····	2062	卷一百十一 志第六十四	
朝謁太清宮·····	2064	禮(十四)·····	2161
天書九鼎·····	2066	嘉禮(二)·····	2161
卷一百五 志第五十八		冊立皇后儀·····	2161
禮(八)·····	2073	冊命皇太子儀·····	2169
吉禮(八)·····	2073	冊皇太子妃儀·····	2172
文宣王廟·····	2073	公主受封儀·····	2172
武成王廟·····	2081	冊命親王大臣儀·····	2173
先代陵廟·····	2083	卷一百十二 志第六十五	
諸神祠·····	2086	禮(十五)·····	2175
卷一百六 志第五十九		嘉禮(三)·····	2175
禮(九)·····	2089	聖節·····	2175
吉禮(九)·····	2089	諸慶節·····	2182
宗廟之制·····	2089	卷一百十三 志第六十六	
卷一百七 志第六十		禮(十六)·····	2185
禮(十)·····	2101	嘉禮(四)·····	2185
吉禮(十)·····	2101	宴饗·····	2185
禘祫·····	2101	游觀·····	2196
卷一百八 志第六十一		賜酺·····	2199
禮(十一)·····	2113	卷一百十四 志第六十七	
吉禮(十一)·····	2113	禮(十七)·····	2203
時享·····	2113	嘉禮(五)·····	2203
薦新·····	2120	巡幸·····	2203
加上祖宗謚號·····	2123	養老·····	2206
廟諱·····	2127	視學·····	2207
卷一百九 志第六十二		賜進士宴·····	2210
禮(十二)·····	2129	幸秘書省·····	2211
吉禮(十二)·····	2129	進書儀·····	2212
后廟·····	2129	大射儀·····	2217
景靈宮·····	2136	鄉飲酒禮·····	2219

## 卷一百十五 志第六十八

禮(十八)·····	2221
嘉禮(六)·····	2221
皇太子冠禮·····	2221
皇子冠禮·····	2224
公主笄禮·····	2225
公主下降儀 宗室(附)·····	2227
親王納妃·····	2229
品官婚禮·····	2233
士庶人婚禮·····	2233

## 卷一百十六 志第六十九

禮(十九)·····	2235
賓禮(一)·····	2235
大朝會儀·····	2235
常朝儀·····	2242

## 卷一百十七 志第七十

禮(二十)·····	2253
賓禮(二)·····	2253
入閣儀·····	2253
明堂聽政儀·····	2259
肆赦儀·····	2260
皇太后垂簾儀·····	2261
皇太子正至受賀儀·····	2263
皇太子與百官師保相見儀·····	2264

## 卷一百十八 志第七十一

禮(二十一)·····	2265
賓禮(三)·····	2265
朝儀班序·····	2265
百官轉對·····	2268
百官相見儀制·····	2271

## 卷一百十九 志第七十二

禮(二十二)·····	2277
賓禮(四)·····	2277
錄周後·····	2277
錄先聖後·····	2280
群臣朝使宴餞·····	2281
朝臣時節饋廩·····	2282
外國君長來朝·····	2283
契丹夏國使副見辭儀·····	2285

高麗進奉使見辭儀·····	2289
金國使副見辭儀·····	2290
諸國朝貢·····	2292

## 卷一百二十 志第七十三

禮(二十三)·····	2295
賓禮(五)·····	2295
群臣上表儀·····	2295
宰臣赴上儀·····	2297
朝省集議班位·····	2298
臣僚上馬之制·····	2301
臣僚呵引之制·····	2302

## 卷一百二十一 志第七十四

禮(二十四)·····	2303
軍禮·····	2303
禡祭·····	2303
閱武·····	2303
受降·····	2309
獻俘·····	2309
田獵·····	2313
打球·····	2314
救日伐鼓·····	2315

## 卷一百二十二 志第七十五

禮(二十五)·····	2317
凶禮(一)·····	2317
山陵·····	2317

## 卷一百二十三 志第七十六

禮(二十六)·····	2333
凶禮(二)·····	2333
園陵·····	2333
濮安懿王園廟·····	2339
秀安僖王園廟·····	2340
莊文景獻二太子櫬所·····	2341
上陵·····	2343
忌日·····	2349
群臣私忌·····	2353

## 卷一百二十四 志第七十七

禮(二十七)·····	2355
凶禮(三)·····	2355
外國喪禮及入吊儀·····	2355

諸臣喪葬等儀·····	2358	卷一百三十四 志第八十七	
卷一百二十五 志第七十八		樂(九)·····	2561
禮(二十八)·····	2371	樂章(三)·····	2561
凶禮(四)·····	2371	太廟常享·····	2561
士庶人喪禮·····	2371	禘祫·····	2566
服紀·····	2373	加上徽號·····	2572
卷一百二十六 志第七十九		郊前朝享·····	2573
樂(一)·····	2389	皇后別廟·····	2585
卷一百二十七 志第八十		卷一百三十五 志第八十八	
樂(二)·····	2409	樂(十)·····	2595
卷一百二十八 志第八十一		樂章(四)·····	2595
樂(三)·····	2429	朝謁玉清昭應宮·····	2595
卷一百二十九 志第八十二		太清宮·····	2597
樂(四)·····	2449	朝享景靈宮·····	2599
卷一百三十 志第八十三		封禪·····	2607
樂(五)·····	2475	祀汾陰·····	2608
卷一百三十一 志第八十四		奉天書·····	2609
樂(六)·····	2493	祭九鼎·····	2610
卷一百三十二 志第八十五		卷一百三十六 志第八十九	
樂(七)·····	2511	樂(十一)·····	2613
樂章(一)·····	2511	樂章(五)·····	2613
郊祀·····	2511	祀岳鎮海瀆·····	2613
祈穀·····	2522	祀大火·····	2623
雩祀·····	2523	祀大辰·····	2624
五方帝·····	2524	卷一百三十七 志第九十	
感生帝·····	2531	樂(十二)·····	2629
卷一百三十三 志第八十六		樂章(六)·····	2629
樂(八)·····	2537	祭太社太稷·····	2629
樂章(二)·····	2537	祭風雨雷師·····	2633
明堂大饗·····	2537	祭先農先蠶·····	2636
皇地祇·····	2546	親耕藉田·····	2640
神州地祇·····	2550	蜡祭·····	2643
朝日夕月·····	2553	釋奠文宣王武成王·····	2650
高禩·····	2557	祭祚德廟·····	2654
九宮貴神·····	2558	祭司中司命·····	2655

## 第五冊

卷一百三十八 志第九十一		樂章(七)·····	2657
樂(十三)·····	2657	朝會·····	2657

御樓肆赦……………	2668	卷一百四十六 志第九十九	
恭上皇帝皇太后尊號(上)……………	2669	儀衛(四)……………	2811
卷一百三十九 志第九十二		政和大駕鹵簿并宣和增減……………	2811
樂(十四)……………	2679	小駕(附)……………	2823
樂章(八)……………	2679	卷一百四十七 志第一百	
恭上皇帝皇太后尊號(下)……………	2679	儀衛(五)……………	2825
冊立皇后……………	2686	紹興鹵簿……………	2825
冊皇太子……………	2694	皇太后皇后鹵簿……………	2834
皇子冠……………	2696	皇太子鹵簿……………	2836
鄉飲酒……………	2698	皇太子妃鹵簿……………	2840
聞喜宴……………	2700	王公以下鹵簿……………	2841
鹿鳴宴……………	2701	卷一百四十八 志第一百一	
卷一百四十 志第九十三		儀衛(六)……………	2845
樂(十五)……………	2703	鹵簿儀服……………	2845
鼓吹(上)……………	2703	卷一百四十九 志第一百二	
卷一百四十一 志第九十四		輿服(一)……………	2859
樂(十六)……………	2723	五輅……………	2860
鼓吹(下)……………	2723	大輅……………	2867
卷一百四十二 志第九十五		大輦……………	2867
樂(十七)……………	2737	芳亭輦……………	2868
詩樂……………	2737	鳳輦……………	2869
琴律……………	2739	逍遙輦……………	2869
燕樂……………	2742	平輦……………	2869
教坊……………	2744	七寶輦……………	2869
雲韶部……………	2756	小輿……………	2870
鈞容直……………	2756	腰輿……………	2870
四夷樂……………	2758	耕根車……………	2870
卷一百四十三 志第九十六		進賢車……………	2871
儀衛(一)……………	2759	明遠車……………	2871
殿庭立仗……………	2759	羊車……………	2871
卷一百四十四 志第九十七		指南車……………	2871
儀衛(二)……………	2777	記里鼓車……………	2873
宮中導從……………	2777	白鷺車……………	2874
行幸儀衛……………	2778	鷺旗車……………	2875
太上皇儀衛……………	2782	崇德車……………	2875
后妃儀衛……………	2783	皮軒車……………	2875
卷一百四十五 志第九十八		黃鉞車……………	2875
儀衛(三)……………	2789	豹尾車……………	2875
國初鹵簿……………	2789	屬車……………	2875

五車·····	2876	卷一百五十七 志第一百十	
涼車·····	2876	選舉(三)·····	3017
相風烏輿·····	2876	學校試·····	3017
行漏輿·····	2877	卷一百五十八 志第一百十一	
十二神輿·····	2877	選舉(四)·····	3049
鉦鼓輿·····	2877	銓法(上)·····	3049
鐘鼓樓輿·····	2877	卷一百五十九 志第一百十二	
卷一百五十 志第一百三		選舉(五)·····	3073
輿服(二)·····	2879	銓法(下)·····	3073
后妃車輿·····	2879	卷一百六十 志第一百十三	
皇太子王公以下車輿·····	2882	選舉(六)·····	3089
傘扇鞍勒·····	2887	保任·····	3089
門戟旌節·····	2890	考課·····	3106
卷一百五十一 志第一百四		卷一百六十一 志第一百十四	
輿服(三)·····	2893	職官(一)·····	3117
天子之服·····	2893	三師·····	3121
皇太子之服·····	2908	三公·····	3121
后妃之服·····	2909	宰執·····	3122
命婦服·····	2910	門下省·····	3124
卷一百五十二 志第一百五		中書省·····	3130
輿服(四)·····	2913	尚書省·····	3134
諸臣服(上)·····	2913	卷一百六十二 志第一百十五	
卷一百五十三 志第一百六		職官(二)·····	3141
輿服(五)·····	2933	樞密院·····	3141
諸臣服(下)·····	2933	宣徽院·····	3148
士庶人服·····	2944	三司使·····	3149
卷一百五十四 志第一百七		翰林學士院·····	3153
輿服(六)·····	2951	侍讀侍講·····	3154
寶·····	2951	崇政殿說書·····	3156
印·····	2959	諸殿學士·····	3157
符券·····	2963	諸閣學士·····	3159
宮室制度·····	2966	諸修撰直閣·····	3162
臣庶室屋制度·····	2967	東宮官·····	3163
卷一百五十五 志第一百八		王府官·····	3166
選舉(一)·····	2969	卷一百六十三 志第一百十六	
科目(上)·····	2969	職官(三)·····	3169
卷一百五十六 志第一百九		吏部·····	3169
選舉(二)·····	2989	戶部·····	3183
科目(下)·····	2989	禮部·····	3187

兵部	3190	內侍省	3257
刑部	3193	開封府	3259
工部	3197	臨安府	3261
六部監門	3199	河南應天府	3262
六部架閣	3199	次府	3262
卷一百六十四 志第一百十七		節度使	3263
職官(四)	3201	承宣觀察防禦等使	3264
御史臺	3201	卷一百六十七 志第一百二十	
秘書省	3204	職官(七)	3267
殿中省	3210	大都督府	3267
太常寺	3212	制置使	3268
宗正寺	3216	宣諭使	3269
光祿寺	3220	宣撫使	3270
衛尉寺	3221	總領	3271
太僕寺	3222	留守	3272
卷一百六十五 志第一百十八		經略安撫司	3273
職官(五)	3225	發運使	3275
大理寺	3225	都轉運使	3277
鴻臚寺	3228	招討使	3278
司農寺	3229	招撫使	3278
太府寺	3231	撫諭使	3278
國子監	3234	鎮撫使	3279
少府監	3240	提點刑獄	3279
將作監	3242	提舉常平茶馬市舶等職	3280
軍器監	3243	提舉學事司	3283
都水監	3244	提點開封府界公事	3283
司天監	3246	提舉河北糴便司	3283
卷一百六十六 志第一百十九		提舉制置解鹽司	3283
職官(六)	3247	經制邊防財用司	3284
殿前司	3247	提舉保甲三白渠弓箭手等職	3284
侍衛親軍	3249	府州軍監	3284
環衛官	3250	諸軍通判	3286
皇城司	3251	幕職諸曹等官	3287
三衛官	3253	諸縣令丞簿尉	3288
客省引進	3254	鎮察官	3290
四方館	3254	廟令丞簿	3290
東西上閤門	3254	總管鈐轄	3290
帶御器械	3256	路分都監	3291
入內內侍省	3257	諸軍都統制	3292

巡檢司·····	3293
監當官·····	3293
卷一百六十八 志第一百二十一	

職官(八)·····	3295
合班之制 ·····	3295

## 第六冊

## 卷一百六十九 志第一百二十二

職官(九)·····	3333
叙遷之制 ·····	3333
群臣叙遷·····	3333
流內銓·····	3343
流外出官法·····	3345
文散官·····	3350
武散官·····	3350
爵·····	3356
勛·····	3357
功臣·····	3357
檢校官·····	3357
兼官·····	3358
試秩·····	3358
紹興以後階官·····	3359

## 卷一百七十 志第一百二十三

職官(十)·····	3365
雜制 ·····	3365
贊引·····	3365
導從·····	3365
賜·····	3366
食邑·····	3367
食實封·····	3367
使職·····	3368
宮觀·····	3371
贈官·····	3373
叙封·····	3374
致仕·····	3377
蔭補·····	3385

## 卷一百七十一 志第一百二十四

職官(十一)·····	3389
奉祿制(上) ·····	3389
奉祿匹帛·····	3389
職錢·····	3399

祿粟·····	3406
僉人衣糧·····	3408
厨料·····	3410
薪炭諸物·····	3410

## 卷一百七十二 志第一百二十五

職官(十二)·····	3413
奉祿制(下) ·····	3413
增給·····	3413
公用錢·····	3427
給券·····	3428
職田·····	3428

## 卷一百七十三 志第一百二十六

食貨(上一)·····	3437
農田之制·····	3439

## 卷一百七十四 志第一百二十七

食貨(上二)·····	3475
方田·····	3475
賦稅·····	3477

## 卷一百七十五 志第一百二十八

食貨(上三)·····	3501
布帛·····	3501
和糴·····	3509
漕運·····	3518

## 卷一百七十六 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貨(上四)·····	3529
屯田·····	3529
常平·····	3540
義倉·····	3540

## 卷一百七十七 志第一百三十

食貨(上五)·····	3557
役法(上)·····	3557

## 卷一百七十八 志第一百三十一

食貨(上六)·····	3579
役法(下)·····	3579

振恤……………	3594	商稅……………	3773
卷一百七十九 志第一百三十二		市易……………	3778
食貨(下)……………	3603	均輸……………	3786
會計……………	3603	互市舶法……………	3788
卷一百八十 志第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八十七 志第一百四十	
食貨(下二)……………	3629	兵(一)……………	3797
錢幣……………	3629	禁軍(上)……………	3797
卷一百八十一 志第一百三十四		卷一百八十八 志第一百四十一	
食貨(下三)……………	3653	兵(二)……………	3827
會子……………	3653	禁軍(下)……………	3827
鹽(上)……………	3662	卷一百八十九 志第一百四十二	
卷一百八十二 志第一百三十五		兵(三)……………	3847
食貨(下四)……………	3679	廂兵……………	3847
鹽(中)……………	3679	卷一百九十 志第一百四十三	
卷一百八十三 志第一百三十六		兵(四)……………	3881
食貨(下五)……………	3703	鄉兵(一)……………	3881
鹽(下)……………	3703	卷一百九十一 志第一百四十四	
茶(上)……………	3717	兵(五)……………	3905
卷一百八十四 志第一百三十七		鄉兵(二)……………	3905
食貨(下六)……………	3727	卷一百九十二 志第一百四十五	
茶(下)……………	3727	兵(六)……………	3933
卷一百八十五 志第一百三十八		鄉兵(三)……………	3933
食貨(下七)……………	3749	卷一百九十三 志第一百四十六	
酒……………	3749	兵(七)……………	3959
坑冶……………	3758	召募之制……………	3959
鑾……………	3767	卷一百九十四 志第一百四十七	
香……………	3770	兵(八)……………	3981
卷一百八十六 志第一百三十九		揀選之制……………	3981
食貨(下八)……………	3773	廩祿之制……………	3994

## 第七冊

卷一百九十五 志第一百四十八		兵(十一)……………	4049
兵(九)……………	4003	器甲之制……………	4049
訓練之制……………	4003	卷一百九十八 志第一百五十一	
卷一百九十六 志第一百四十九		兵(十二)……………	4063
兵(十)……………	4021	馬政……………	4063
還補之制……………	4021	卷一百九十九 志第一百五十二	
屯戍之制……………	4036	刑法(一)……………	4089
卷一百九十七 志第一百五十		卷二百 志第一百五十三	



刑法(二)·····	4113	集·····	4377
卷二百一 志第一百五十四		卷二百九 志第一百六十二	
刑法(三)·····	4133	藝文(八)·····	4425
卷二百二 志第一百五十五		集·····	4425
藝文(一)·····	4159	卷二百十 表第一	
經·····	4161	宰輔(一)·····	4441
卷二百三 志第一百五十六		卷二百十一 表第二	
藝文(二)·····	4199	宰輔(二)·····	4457
史·····	4199	卷二百十二 表第三	
卷二百四 志第一百五十七		宰輔(三)·····	4473
藝文(三)·····	4233	卷二百十三 表第四	
史·····	4233	宰輔(四)·····	4489
卷二百五 志第一百五十八		卷二百十四 表第五	
藝文(四)·····	4265	宰輔(五)·····	4515
子·····	4265	卷二百十五 表第六	
卷二百六 志第一百五十九		宗室世系(一)·····	4535
藝文(五)·····	4299	卷二百十六 表第七	
子·····	4299	宗室世系(二)·····	4575
卷二百七 志第一百六十		卷二百十七 表第八	
藝文(六)·····	4337	宗室世系(三)·····	4613
子·····	4337	卷二百十八 表第九	
卷二百八 志第一百六十一		宗室世系(四)·····	4657
藝文(七)·····	4377		

## 第八冊

卷二百十九 表第十		卷二百二十六 表第十七	
宗室世系(五)·····	4697	宗室世系(十二)·····	4955
卷二百二十 表第十一		卷二百二十七 表第十八	
宗室世系(六)·····	4729	宗室世系(十三)·····	5001
卷二百二十一 表第十二		卷二百二十八 表第十九	
宗室世系(七)·····	4765	宗室世系(十四)·····	5053
卷二百二十二 表第十三		卷二百二十九 表第二十	
宗室世系(八)·····	4799	宗室世系(十五)·····	5091
卷二百二十三 表第十四		卷二百三十 表第二十一	
宗室世系(九)·····	4837	宗室世系(十六)·····	5135
卷二百二十四 表第十五		卷二百三十一 表第二十二	
宗室世系(十)·····	4859	宗室世系(十七)·····	5175
卷二百二十五 表第十六		卷二百三十二 表第二十三	
宗室世系(十一)·····	4909	宗室世系(十八)·····	5227

## 卷二百三十三 表第二十四

宗室世系(十九)..... 5259

## 卷二百三十四 表第二十五

宗室世系(二十)..... 5305

## 第九冊

## 卷二百三十五 表第二十六

宗室世系(二十一)..... 5351

## 卷二百三十六 表第二十七

宗室世系(二十二)..... 5399

## 卷二百三十七 表第二十八

宗室世系(二十三)..... 5447

## 卷二百三十八 表第二十九

宗室世系(二十四)..... 5485

## 卷二百三十九 表第三十

宗室世系(二十五)..... 5525

## 卷二百四十 表第三十一

宗室世系(二十六)..... 5565

## 卷二百四十一 表第三十二

宗室世系(二十七)..... 5589

## 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

后妃(上)..... 5619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5619

太祖孝惠賀皇后..... 5620

孝明王皇后..... 5621

孝章宋皇后..... 5621

太宗淑德尹皇后..... 5622

懿德符皇后..... 5622

明德李皇后..... 5622

元德李皇后..... 5622

真宗章懷潘皇后..... 5623

章穆郭皇后..... 5623

章獻明肅劉皇后..... 5624

李宸妃..... 5627

楊淑妃..... 5628

沈貴妃..... 5629

仁宗郭皇后..... 5630

慈聖光獻曹皇后..... 5630

張貴妃..... 5633

苗貴妃..... 5633

周貴妃..... 5633

楊德妃..... 5634

馮賢妃..... 5634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 5634

## 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第二

后妃(下)..... 5639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 5639

欽成朱皇后..... 5640

欽慈陳皇后..... 5640

林賢妃..... 5640

武賢妃..... 5641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 5641

昭懷劉皇后..... 5646

徽宗顯恭王皇后..... 5646

鄭皇后..... 5647

王貴妃..... 5648

韋賢妃..... 5648

喬貴妃..... 5651

劉貴妃..... 5651

欽宗朱皇后..... 5652

高宗憲節邢皇后..... 5652

憲聖慈烈吳皇后..... 5653

潘賢妃..... 5655

張賢妃..... 5655

劉貴妃..... 5655

劉婉儀..... 5655

張貴妃..... 5656

孝宗成穆郭皇后..... 5656

成恭夏皇后..... 5656

成肅謝皇后..... 5657

蔡貴妃..... 5658

李賢妃..... 5658

光宗慈懿李皇后..... 5658

黃貴妃..... 5660

寧宗恭淑韓皇后..... 5660

恭聖仁烈楊皇后..... 5660

理宗謝皇后·····	5662	趙令話·····	5685
度宗全皇后·····	5664	趙令德·····	5685
楊淑妃·····	5665	秦王趙德芳·····	5685
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第三		趙惟叙·····	5686
宗室(一)·····	5667	趙惟憲·····	5686
魏王趙廷美·····	5667	趙惟能·····	5686
趙德恭·····	5672	秀王趙子偁·····	5687
趙承慶·····	5672	趙伯圭·····	5687
趙克繼·····	5672	趙師夔·····	5689
趙承壽·····	5673	趙師揆·····	5689
趙克己·····	5673	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第四	
趙叔韶·····	5673	宗室(二)·····	5691
趙克脩·····	5673	漢王趙元佐·····	5691
趙叔充·····	5673	趙宗說·····	5692
趙德隆·····	5674	趙宗立·····	5692
趙德彝·····	5674	趙允升·····	5693
趙德雍·····	5674	趙宗禮·····	5693
趙德鈞·····	5675	趙宗旦·····	5693
趙承幹·····	5675	趙宗悌·····	5694
趙克敦·····	5675	趙宗惠·····	5694
趙德欽·····	5675	趙允言·····	5694
趙德潤·····	5675	趙允成·····	5694
趙德文·····	5675	昭成太子趙元僖·····	5694
趙德愿·····	5676	商王趙元份·····	5696
趙德存·····	5676	趙允寧·····	5697
燕王趙德昭·····	5676	趙宗諤·····	5697
趙世開·····	5678	趙宗肅·····	5697
趙世雄·····	5678	趙宗敏·····	5698
趙世福·····	5678	越王趙元傑·····	5698
趙惟正·····	5679	趙宗望·····	5698
趙惟吉·····	5679	鎮王趙元偓·····	5699
趙惟固·····	5680	趙允弼·····	5700
趙惟忠·····	5680	趙宗景·····	5700
趙惟和·····	5681	楚王趙元偁·····	5701
趙從審·····	5681	周王趙元儼·····	5702
趙令時·····	5682	趙允熙·····	5703
趙令憲·····	5682	趙允良·····	5703
趙令詒·····	5683	趙允迪·····	5703
趙令衿·····	5684	趙允初·····	5703

崇王趙元億·····	5704	肅王趙樞·····	5720
悼獻太子趙祐·····	5704	景王趙杞·····	5720
濮王趙允讓·····	5704	濟王趙栩·····	5721
趙宗懿·····	5707	徐王趙棣·····	5721
趙宗樸·····	5707	沂王趙樛·····	5721
趙宗暉·····	5707	和王趙杙·····	5722
趙宗晟·····	5708	信王趙榛·····	5722
趙宗愈·····	5708	太子趙諶·····	5723
趙宗綽·····	5708	趙訓·····	5723
趙宗楚·····	5708	元懿太子趙粦·····	5724
趙宗祐·····	5708	信王趙璩·····	5724
趙宗漢·····	5709	莊文太子趙愔·····	5725
趙仲增·····	5709	魏王趙愷·····	5726
趙仲御·····	5709	景獻太子趙詢·····	5727
趙仲爰·····	5710	鎮王趙竑·····	5727
趙宗暉·····	5710	卷二百四十七 列傳第六	
趙仲湜·····	5710	宗室(四)·····	5731
趙士從·····	5710	趙子渲·····	5731
趙士街·····	5711	趙子崧·····	5732
趙士錢·····	5711	趙子櫟·····	5734
趙士衍·····	5711	趙子砥·····	5734
趙仲儼·····	5711	趙子晝·····	5734
趙士儻·····	5711	趙子瀟·····	5735
趙士輅·····	5711	趙師翼·····	5736
趙士歆·····	5712	趙希言·····	5738
趙不秭·····	5712	趙希懌·····	5739
趙不豐·····	5712	趙士珣·····	5740
趙不儔·····	5712	趙士儻·····	5740
趙不嫖·····	5712	趙士崎·····	5742
趙不凌·····	5713	趙士晴·····	5742
卷二百四十六 列傳第五		趙不群·····	5742
宗室(三)·····	5715	趙不棄·····	5743
吳王趙顥·····	5715	趙不尤·····	5743
益王趙頤·····	5716	趙不忌·····	5744
吳王趙佖·····	5717	趙善俊·····	5746
燕王趙俟·····	5718	趙善譽·····	5748
楚王趙似·····	5718	趙汝述·····	5748
獻愍太子趙茂·····	5719	趙叔近·····	5749
鄆王趙楷·····	5720	趙叔向·····	5750

趙彥俠·····	5750	王克臣·····	5794
趙彥櫛·····	5751	王師約·····	5795
趙彥逾·····	5752	高懷德·····	5795
卷二百四十八 列傳第七		韓重寶·····	5797
公主·····	5755	韓崇訓·····	5798
秦國大長公主·····	5755	韓崇業·····	5799
太祖六女·····	5755	張令鐸·····	5800
太宗七女·····	5756	羅彥瓌·····	5801
真宗二女·····	5758	王彥昇·····	5801
仁宗十三女·····	5758	卷二百五十一 列傳第十	
英宗四女·····	5760	韓令坤·····	5805
神宗十女·····	5761	韓倫·····	5805
哲宗四女·····	5762	慕容延釗·····	5807
徽宗三十四女·····	5763	慕容德豐·····	5808
孝宗二女·····	5765	慕容德琛·····	5809
光宗三女·····	5766	符彥卿·····	5810
魏惠獻王一女·····	5766	符昭愿·····	5813
寧宗一女·····	5766	符昭壽·····	5814
理宗一女·····	5766	卷二百五十二 列傳第十一	
卷二百四十九 列傳第八		王景·····	5817
范質·····	5769	王廷義·····	5819
范旻·····	5772	王晏·····	5819
范杲·····	5773	郭從義·····	5821
王溥·····	5775	郭承祐·····	5822
王祚·····	5775	李洪信·····	5824
王貽孫·····	5777	李洪義·····	5825
魏仁浦·····	5777	武行德·····	5826
魏咸美·····	5780	楊承信·····	5827
魏咸熙·····	5780	侯章·····	5828
魏咸信·····	5780	卷二百五十三 列傳第十二	
魏昭亮·····	5782	折德宸·····	5831
卷二百五十 列傳第九		折御勳·····	5831
石守信·····	5785	折御卿·····	5832
石保興·····	5787	折惟昌·····	5832
石保吉·····	5788	折惟忠·····	5833
石元孫·····	5789	折繼閔·····	5834
王審琦·····	5790	折繼祖·····	5834
王承衍·····	5792	折繼世·····	5834
王承衍·····	5793	折克行·····	5834

折可適	5835	吳元載	5906
馮繼業	5837	吳元宸	5907
王承美	5838	李崇矩	5909
李繼周	5839	李繼昌	5911
孫行友	5840	王仁瞻	5913
孫全照	5841	楚昭輔	5915
卷二百五十四 列傳第十三		李處耘	5916
侯益	5845	李繼隆	5919
侯仁矩	5848	李繼和	5925
侯仁寶	5848	卷二百五十八 列傳第十七	
侯延廣	5849	曹彬	5931
張從恩	5850	曹璨	5936
扈彥珂	5851	曹瑋	5937
薛懷讓	5852	曹琮	5942
趙贊	5854	潘美	5943
李繼勳	5856	李超	5946
李繼偃	5858	李潛	5946
藥元福	5858	卷二百五十九 列傳第十八	
趙晃	5861	張美	5949
趙延溥	5862	郭守文	5950
卷二百五十五 列傳第十四		尹崇珂	5952
郭崇	5865	劉廷讓	5953
楊廷璋	5867	袁繼忠	5955
宋偃	5869	崔彥進	5956
向拱	5871	張廷翰	5958
王彥超	5873	皇甫繼明	5958
張永德	5875	張瓊	5959
王全斌	5881	卷二百六十 列傳第十九	
王凱	5886	曹翰	5961
康延澤	5887	楊信	5963
康延沼	5888	楊嗣	5964
王繼濤	5889	楊贊	5965
高彥暉	5889	党進	5965
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第十五		李漢瓊	5966
趙普	5891	劉遇	5967
趙安易	5900	李懷忠	5968
卷二百五十七 列傳第十六		米信	5969
吳廷祚	5905	田重進	5970
吳元輔	5906	劉廷翰	5971

崔翰	5972
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	
李瓊	5975
郭瓊	5976
陳承昭	5977
李萬超	5977
白重贊	5979
王仁鎬	5980
陳思讓	5981
陳若拙	5982
焦繼勳	5984
焦守節	5985
劉重進	5986
袁彥	5987
祁廷訓	5988
張鐸	5988
張禹珪	5989
李萬全	5990
田景咸	5990
王暉	5990

## 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一

李穀	5991
咎居潤	5995
竇貞固	5996
李濤	5998
李粹	6001
李仲容	6001
王易簡	6002
趙上交	6003
趙曦	6005
張錫	6005
張鑄	6006
邊歸謙	6007
劉溫叟	6008
劉燁	6011
劉几	6012
劉濤	6014
邊光範	6015
劉載	6017
程羽	6018

## 第十冊

## 卷二百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二

張昭	6021
竇儀	6027
竇儼	6030
竇偁	6032
呂餘慶	6033
劉熙古	6034
劉蒙正	6035
劉蒙叟	6036
石熙載	6037
石中立	6038
李穆	6039
李肅	6041

## 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三

薛居正	6043
薛惟吉	6045
沈倫	6046

沈繼宗	6049
盧多遜	6049
盧億	6049
宋琪	6053
宋雄	6064

## 卷二百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四

李昉	6065
李宗訥	6069
李宗諤	6070
李昭述	6072
李昭遘	6073
呂蒙正	6074
呂居簡	6078
張齊賢	6078
張宗誨	6086
張子皋	6087
張子憲	6087

賈黃中·····	6088	王質·····	6159
卷二百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五		楊昭儉·····	6160
錢若水·····	6091	魚崇諒·····	6162
錢文敏·····	6091	張澹·····	6163
錢若冲·····	6096	高錫·····	6164
蘇易簡·····	6097	高冕·····	6165
郭贊·····	6099	卷二百七十 列傳第二十九	
李至·····	6101	顏衍·····	6167
辛仲甫·····	6103	劇可久·····	6169
王沔·····	6105	趙逢·····	6170
溫仲舒·····	6106	蘇曉·····	6171
王化基·····	6108	高防·····	6172
王舉正·····	6111	馮瓊·····	6174
王舉元·····	6112	邊珣·····	6176
王詔·····	6113	王明·····	6177
卷二百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六		許仲宣·····	6180
張宏·····	6115	楊克讓·····	6181
趙昌言·····	6116	楊希閔·····	6182
陳恕·····	6120	段思恭·····	6182
魏羽·····	6125	侯陟·····	6184
劉式·····	6126	李符·····	6185
劉昌言·····	6127	魏丕·····	6187
張洎·····	6128	董樞·····	6188
李惟清·····	6135	卷二百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	
李永錫·····	6137	馬令琮·····	6191
卷二百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七		杜漢徽·····	6192
柴禹錫·····	6139	張廷翰·····	6192
張遜·····	6140	吳虔裕·····	6193
楊守一·····	6141	蔡審廷·····	6194
趙鎔·····	6142	周廣·····	6194
周瑩·····	6143	張勳·····	6195
王繼英·····	6145	石曦·····	6195
王顯·····	6146	張藏英·····	6196
卷二百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八		陸萬友·····	6197
陶穀·····	6151	解暉·····	6198
扈蒙·····	6154	李縉·····	6199
王著·····	6156	王晉卿·····	6200
王祐·····	6157	郭廷謂·····	6200
王旭·····	6158	郭延禧·····	6202



郭延澤·····	6203	史珪·····	6253
趙延進·····	6203	田欽祚·····	6255
輔超·····	6205	侯贊·····	6256
卷二百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一		王文寶·····	6257
楊業·····	6207	翟守素·····	6257
楊延昭·····	6210	王侁·····	6259
楊文廣·····	6212	劉審瓊·····	6260
王貴·····	6212	卷二百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四	
荆罕儒·····	6212	劉福·····	6263
荆嗣·····	6214	安守忠·····	6264
曹光實·····	6217	孔守正·····	6265
曹克明·····	6219	譚延美·····	6267
張暉·····	6221	元達·····	6268
司超·····	6222	常思德·····	6269
卷二百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二		尹繼倫·····	6270
李進卿·····	6225	薛超·····	6271
李延渥·····	6225	丁罕·····	6271
楊美·····	6226	趙瑫·····	6272
何繼筠·····	6227	郭密·····	6272
何承矩·····	6228	傅思讓·····	6272
李漢超·····	6234	李斌·····	6273
李守恩·····	6235	田仁朗·····	6273
郭進·····	6235	劉謙·····	6275
牛思進·····	6237	卷二百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五	
李謙溥·····	6237	劉保勳·····	6279
李允正·····	6239	滕中正·····	6280
姚內斌·····	6241	劉蟠·····	6281
董遵誨·····	6241	孔承恭·····	6282
賀惟忠·····	6243	宋瑤·····	6284
馬仁瑀·····	6243	袁廓·····	6285
卷二百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三		樊知古·····	6286
王贊·····	6247	郭載·····	6289
張保續·····	6247	臧丙·····	6290
趙玘·····	6248	徐休復·····	6291
盧懷忠·····	6249	張觀·····	6292
王繼勳·····	6250	陳從信·····	6294
丁德裕·····	6251	張平·····	6296
張延通·····	6251	張從式·····	6297
梁迥·····	6252	張從吉·····	6297

王繼昇·····	6297	張昭允·····	6356
王昭遠·····	6298	戴興·····	6356
尹憲·····	6299	王漢忠·····	6357
王賓·····	6300	王能·····	6359
安忠·····	6301	張凝·····	6360
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六		魏能·····	6361
張鑑·····	6303	陳興·····	6363
姚坦·····	6305	許均·····	6364
索湘·····	6307	張進·····	6365
宋太初·····	6309	李重貴·····	6366
盧之翰·····	6310	呼延贊·····	6367
鄭文寶·····	6311	劉用·····	6369
王子與·····	6316	耿全斌·····	6369
劉綜·····	6317	周仁美·····	6370
卞袞·····	6320	卷二百八十 列傳第三十九	
許驥·····	6321	田紹斌·····	6373
許唐·····	6321	王榮·····	6376
裴莊·····	6322	楊瓊·····	6378
牛冕·····	6325	錢守俊·····	6380
張適·····	6326	徐興·····	6380
樂崇吉·····	6326	王杲·····	6381
袁逢吉·····	6327	李重誨·····	6382
韓國華·····	6328	白守素·····	6383
何蒙·····	6329	張思鈞·····	6384
慎知禮·····	6330	李琪·····	6385
慎從吉·····	6330	王延範·····	6386
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七		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	
馬全義·····	6333	呂端·····	6389
馬知節·····	6334	畢士安·····	6393
雷德驥·····	6336	畢仲衍·····	6398
雷有鄰·····	6338	畢仲游·····	6399
雷有終·····	6339	畢仲愈·····	6402
雷孝先·····	6346	寇準·····	6402
雷簡夫·····	6347	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王超·····	6347	李沆·····	6411
王德用·····	6349	李維·····	6415
卷二百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八		王旦·····	6416
王繼忠·····	6353	向敏中·····	6426
傅潛·····	6354	卷二百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二	

王欽若·····	6433	李昌齡·····	6517
林特·····	6438	李紘·····	6519
丁謂·····	6439	李緯·····	6520
夏竦·····	6444	趙安仁·····	6520
夏安期·····	6450	趙孚·····	6520
卷二百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三		趙良規·····	6524
陳堯佐·····	6453	趙君錫·····	6524
陳堯叟·····	6456	陳彭年·····	6526
陳堯咨·····	6459	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七	
陳漸·····	6461	任中正·····	6531
宋庠·····	6461	任中師·····	6532
宋祁·····	6465	周起·····	6533
卷二百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四		程琳·····	6534
陳執中·····	6471	姜遵·····	6537
劉沆·····	6474	范雍·····	6538
馮拯·····	6477	范子奇·····	6540
馮行己·····	6481	范坦·····	6540
馮伸己·····	6481	趙稹·····	6541
賈昌朝·····	6482	任布·····	6542
賈昌衡·····	6489	高若訥·····	6544
賈炎·····	6490	孫沔·····	6545
賈琰·····	6491	卷二百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八	
梁適·····	6491	高瓊·····	6551
梁子美·····	6493	高繼勳·····	6553
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五		高繼宣·····	6556
魯宗道·····	6495	范廷召·····	6556
薛奎·····	6497	葛霸·····	6558
王曙·····	6500	葛懷敏·····	6559
王益恭·····	6501	卷二百九十 列傳第四十九	
王益柔·····	6502	曹利用·····	6563
蔡齊·····	6503	孫繼鄴·····	6566
蔡延慶·····	6505	張耆·····	6567
卷二百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張希一·····	6569
楊礪·····	6509	張利一·····	6569
宋湜·····	6510	楊崇勳·····	6570
宋沆·····	6512	夏守恩·····	6571
宋澥·····	6512	夏守贊·····	6572
宋濤·····	6512	夏隨·····	6573
王嗣宗·····	6512	狄青·····	6574

張玉·····	6577	王則·····	6625
孫節·····	6578	王堯臣·····	6626
郭達·····	6578	孫抃·····	6630
卷二百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		田況·····	6632
吳育·····	6583	卷二百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二	
宋綬·····	6588	田錫·····	6639
宋敏求·····	6591	王禹偁·····	6645
宋昌言·····	6593	王嘉祐·····	6653
李若谷·····	6594	王嘉言·····	6653
李淑·····	6596	張詠·····	6653
李壽朋·····	6597	卷二百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三	
李復圭·····	6598	掌禹錫·····	6659
王博文·····	6599	蘇紳·····	6660
王疇·····	6601	王洙·····	6666
王巖·····	6605	王欽臣·····	6668
卷二百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一		胥偁·····	6669
李諮·····	6609	柳植·····	6670
程戡·····	6610	聶冠卿·····	6671
夏侯嶠·····	6612	馮元·····	6672
盛度·····	6614	趙師民·····	6674
丁度·····	6616	張錫·····	6676
張觀·····	6620	張揆·····	6677
鄭戡·····	6621	楊安國·····	6678
明鎬·····	6623		

## 第十一冊

卷二百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四		梁固·····	6715
尹洙·····	6681	楊徽之·····	6715
孫甫·····	6689	楊澈·····	6718
謝絳·····	6692	呂文仲·····	6719
謝濤·····	6692	王著·····	6720
謝景溫·····	6698	呂祐之·····	6721
葉清臣·····	6699	潘慎修·····	6722
楊察·····	6706	杜鎬·····	6723
卷二百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五		查道·····	6725
韓丕·····	6709	查陶·····	6727
師頴·····	6710	卷二百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六	
張茂直·····	6711	孔道輔·····	6729
梁顥·····	6712	孔宗翰·····	6731

鞠詠·····	6732	孫冲·····	6782
劉隨·····	6733	崔嶧·····	6784
曹修古·····	6735	田瑜·····	6784
郭勸·····	6737	施昌言·····	6785
段少連·····	6739	卷三百 列傳第五十九	
卷二百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七		楊偕·····	6787
彭乘·····	6743	王沿·····	6790
嵇穎·····	6744	王鼎·····	6793
梅摯·····	6744	杜杞·····	6795
司馬池·····	6746	楊旼·····	6797
司馬旦·····	6748	周湛·····	6799
司馬里·····	6750	徐的·····	6801
司馬朴·····	6750	姚仲孫·····	6802
李及·····	6751	陳太素·····	6804
燕肅·····	6752	馬尋·····	6804
燕度·····	6753	杜曾·····	6804
燕瑛·····	6754	李虛己·····	6805
蔣堂·····	6754	張傳·····	6806
劉夔·····	6756	俞獻卿·····	6807
馬亮·····	6757	陳從易·····	6809
陳希亮·····	6759	楊大雅·····	6810
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卷三百一 列傳第六十	
狄棐·····	6765	邊肅·····	6813
狄遵度·····	6766	梅詢·····	6814
郎簡·····	6766	馬元方·····	6815
孫祖德·····	6767	薛田·····	6816
張若谷·····	6768	寇瑊·····	6817
石揚休·····	6768	楊日嚴·····	6819
祖士衡·····	6770	李行簡·····	6820
李垂·····	6770	章頰·····	6820
張洞·····	6771	陳琰·····	6821
李仕衡·····	6774	李宥·····	6822
李丕緒·····	6776	張秉·····	6823
李溥·····	6776	張擇行·····	6824
胡則·····	6778	鄭向·····	6825
龍昌期·····	6780	郭稹·····	6825
薛顏·····	6780	趙賀·····	6826
許元·····	6781	高覲·····	6827
鍾離瑾·····	6782	袁抗·····	6828

徐起·····	6829	范諷·····	6876
張旨·····	6829	劉師道·····	6879
齊廓·····	6830	王濟·····	6880
鄭驥·····	6831	方偕·····	6884
卷三百二 列傳第六十一		曹穎叔·····	6884
王臻·····	6833	劉元瑜·····	6885
魚周詢·····	6834	楊告·····	6887
賈黼·····	6837	趙及·····	6888
李京·····	6841	劉湜·····	6888
吳鼎臣·····	6842	王彬·····	6889
呂景初·····	6843	仲簡·····	6890
馬遵·····	6845	卷三百五 列傳第六十四	
吳及·····	6845	楊億·····	6893
范師道·····	6848	楊偉·····	6897
李絢·····	6850	楊紘·····	6898
何中立·····	6851	晁迥·····	6899
沈邈·····	6852	晁宗慤·····	6900
卷三百三 列傳第六十二		劉筠·····	6901
張昱之·····	6853	薛映·····	6902
魏瓘·····	6854	卷三百六 列傳第六十五	
魏琰·····	6855	謝泌·····	6905
滕宗諒·····	6856	孫何·····	6909
劉越·····	6856	孫僅·····	6912
李防·····	6857	朱台符·····	6913
趙湘·····	6858	戚綸·····	6915
唐肅·····	6860	張去華·····	6918
唐詢·····	6860	張誼·····	6918
張述·····	6862	張師德·····	6921
黃震·····	6863	樂黃目·····	6922
胡順之·····	6863	樂史·····	6922
陳貫·····	6864	柴成務·····	6924
陳安石·····	6865	卷三百七 列傳第六十六	
范祥·····	6866	喬維岳·····	6927
范育·····	6867	王陟·····	6928
田京·····	6869	張雍·····	6929
卷三百四 列傳第六十三		董儼·····	6932
周渭·····	6871	魏廷式·····	6933
梁鼎·····	6872	盧瑛·····	6935
范正辭·····	6874	宋搏·····	6936

凌策·····	6936	王子融·····	6988
楊覃·····	6938	張知白·····	6989
陳世卿·····	6940	杜衍·····	6991
李若拙·····	6941	卷三百十一 列傳第七十	
李繹·····	6942	晏殊·····	6995
陳知微·····	6943	龐籍·····	6997
卷三百八 列傳第六十七		龐恭孫·····	7001
上官正·····	6945	王隨·····	7001
盧斌·····	6946	章得象·····	7003
周審玉·····	6949	呂夷簡·····	7004
裴濟·····	6950	呂公綽·····	7008
李繼宣·····	6951	呂公弼·····	7010
張旦·····	6954	呂公孺·····	7012
張煦·····	6955	張士遜·····	7013
張佖·····	6957	張友直·····	7016
卷三百九 列傳第六十八		卷三百十二 列傳第七十一	
王延德·····	6959	韓琦·····	7019
常延信·····	6960	韓忠彥·····	7027
程德玄·····	6961	曾公亮·····	7029
王延德·····	6962	曾孝寬·····	7031
魏震·····	6963	曾孝廣·····	7031
張質·····	6963	曾孝蘊·····	7032
楊允恭·····	6964	陳升之·····	7033
秦義·····	6968	吳充·····	7035
謝德權·····	6969	王珪·····	7037
謝文節·····	6969	王罕·····	7039
閻日新·····	6971	王琪·····	7041
靳懷德·····	6972	卷三百十三 列傳第七十二	
卷三百十 列傳第六十九		富弼·····	7043
李迪·····	6975	富紹庭·····	7051
李柬之·····	6978	文彥博·····	7051
李受·····	6979	卷三百十四 列傳第七十三	
李肅之·····	6980	范仲淹·····	7059
李承之·····	6981	范純祐·····	7067
李及之·····	6982	范純禮·····	7068
李孝基·····	6982	范純粹·····	7071
李孝壽·····	6983	范純仁·····	7072
李孝稱·····	6984	范正平·····	7084
王曾·····	6984	卷三百十五 列傳第七十四	

韓億·····	7087	胡宗愈·····	7152
韓綱·····	7089	胡宗回·····	7153
韓綜·····	7090	卷三百十九 列傳第七十八	
韓宗彥·····	7090	歐陽脩·····	7155
韓絳·····	7091	歐陽發·····	7162
韓宗師·····	7094	歐陽棐·····	7162
韓維·····	7094	劉敞·····	7164
韓鎮·····	7098	劉攽·····	7167
韓宗武·····	7100	劉奉世·····	7169
卷三百十六 列傳第七十五		曾鞏·····	7170
包拯·····	7103	曾肇·····	7173
吳奎·····	7106	卷三百二十 列傳第七十九	
趙抃·····	7109	蔡襄·····	7177
趙屺·····	7112	呂溱·····	7181
唐介·····	7113	王素·····	7182
唐淑問·····	7117	王鞏·····	7184
唐義問·····	7118	王靖·····	7185
唐恕·····	7119	王古·····	7185
卷三百十七 列傳第七十六		王震·····	7186
邵亢·····	7121	余靖·····	7187
邵必·····	7123	彭思永·····	7191
馮京·····	7124	張存·····	7193
錢惟演·····	7126	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第八十	
錢晦·····	7127	鄭獬·····	7197
錢暄·····	7128	陳襄·····	7199
錢易·····	7128	錢公輔·····	7201
錢彥遠·····	7130	孫洙·····	7202
錢明逸·····	7131	豐稷·····	7203
錢藻·····	7132	呂誨·····	7206
錢景謏·····	7133	劉述·····	7210
錢綱·····	7134	劉琦·····	7213
錢卽·····	7135	錢顗·····	7213
卷三百十八 列傳第七十七		鄭俠·····	7214
張方平·····	7137	卷三百二十二 列傳第八十一	
王拱辰·····	7142	何郯·····	7219
張昇·····	7145	吳中復·····	7221
趙槩·····	7147	吳擇仁·····	7223
胡宿·····	7148	陳薦·····	7224
胡宗炎·····	7151	王獵·····	7225



孫思恭·····	7226	耿傳·····	7287
周孟陽·····	7227	王仲寶·····	7288
齊恢·····	7227	卷三百二十六 列傳第八十五	
楊繪·····	7228	景泰·····	7291
劉庠·····	7230	王信·····	7292
朱京·····	7232	蔣偕·····	7292
卷三百二十三 列傳第八十二		張忠·····	7294
蔚昭敏·····	7235	郭恩·····	7294
高化·····	7235	張岳·····	7296
周美·····	7236	張君平·····	7297
閻守恭·····	7238	史方·····	7299
孟元·····	7239	盧鑑·····	7299
劉謙·····	7239	李渭·····	7300
趙振·····	7240	王果·····	7301
趙珣·····	7241	郭諮·····	7301
張忠·····	7242	田敏·····	7304
范恪·····	7243	侍其曙·····	7306
馬懷德·····	7244	康德輿·····	7307
安俊·····	7245	張昭遠·····	7308
向寶·····	7246	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第八十六	
卷三百二十四 列傳第八十三		王安石·····	7311
石普·····	7249	王雱·····	7321
張孜·····	7253	唐垆·····	7322
許懷德·····	7254	王安禮·····	7324
李允則·····	7255	王安國·····	7328
張亢·····	7259	卷三百二十八 列傳第八十七	
張奎·····	7267	李清臣·····	7331
劉文質·····	7269	安燾·····	7334
劉渙·····	7270	張璪·····	7338
劉滄·····	7271	蒲宗孟·····	7340
趙滋·····	7272	黃履·····	7341
卷三百二十五 列傳第八十四		蔡挺·····	7344
劉平·····	7275	蔡抗·····	7346
劉兼濟·····	7279	王韶·····	7347
郭遵·····	7280	王厚·····	7351
任福·····	7281	王杲·····	7352
王珪·····	7283	薛向·····	7353
武英·····	7284	薛嗣昌·····	7356
桑懌·····	7285	章粦·····	7357

## 第十二冊

## 卷三百二十九 列傳第八十八

常秩	7361
常立	7362
鄧綰	7362
鄧洵武	7365
李定	7367
舒亶	7368
蹇周輔	7369
蹇序辰	7370
徐鐸	7371
王廣淵	7372
王臨	7374
王陶	7374
王子韶	7376
何正臣	7377
陳繹	7378

## 卷三百三十 列傳第八十九

任顗	7381
李參	7382
郭申錫	7383
傅求	7384
張景憲	7385
竇卞	7387
張瓌	7388
孫瑜	7389
許遵	7390
盧士宗	7391
錢象先	7392
韓璠	7393
杜純	7393
杜紘	7395
杜常	7397
謝麟	7397
王宗望	7398
王吉甫	7398

## 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第九十

孫長卿	7401
-----	------

周沆	7402
李中師	7404
羅拯	7405
馬仲甫	7405
王居卿	7406
孫構	7407
張詵	7407
蘇杲	7408
馬從先	7409
沈遵	7410
沈遼	7410
沈括	7411
李大臨	7415
呂夏卿	7416
祖無擇	7416
程師孟	7418
張問	7419
陳舜俞	7420
樂京	7421
劉蒙	7422
苗時中	7422
韓贇	7423
楚建中	7424
張頴	7424
盧革	7425
盧秉	7426

## 卷三百三十二 列傳第九十一

滕元發	7429
李師中	7432
陸詵	7435
陸師閔	7438
趙鼎	7439
孫路	7443
游師雄	7444
穆衍	7446

## 卷三百三十三 列傳第九十二

楊佐	7449
----	------

李兑·····	7450	种諤·····	7493
李先·····	7451	种誼·····	7495
沈立·····	7451	种朴·····	7496
張揆·····	7452	种師道·····	7497
張燾·····	7453	种師中·····	7501
俞允·····	7454	卷三百三十六 列傳第九十五	
劉瑾·····	7455	司馬光·····	7503
閻詢·····	7456	司馬康·····	7515
葛宮·····	7456	吕公著·····	7517
葛密·····	7457	吕希哲·····	7522
葛書思·····	7457	吕希純·····	7524
張田·····	7458	卷三百三十七 列傳第九十六	
榮諲·····	7459	范鎮·····	7527
李載·····	7460	范百禄·····	7534
姚涣·····	7460	范祖述·····	7537
朱景·····	7461	范祖禹·····	7538
朱光庭·····	7461	卷三百三十八 列傳第九十七	
李琮·····	7463	蘇軾·····	7545
朱壽隆·····	7463	蘇過·····	7561
盧士宏·····	7464	卷三百三十九 列傳第九十八	
單煦·····	7465	蘇轍·····	7563
楊仲元·····	7465	蘇元老·····	7576
余良肱·····	7466	卷三百四十 列傳第九十九	
余卞·····	7467	吕大防·····	7579
余爽·····	7467	吕大忠·····	7584
潘夙·····	7468	吕大鈞·····	7586
卷三百三十四 列傳第九十三		吕大臨·····	7587
徐禧·····	7471	劉摯·····	7588
李稷·····	7474	蘇頌·····	7597
高永能·····	7475	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	
沈起·····	7476	王存·····	7607
劉彝·····	7478	孫固·····	7609
熊本·····	7479	趙瞻·····	7612
蕭注·····	7481	傅堯俞·····	7616
陶弼·····	7483	卷三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一	
林廣·····	7485	梁燾·····	7623
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第九十四		王巖叟·····	7626
种世衡·····	7489	鄭雍·····	7633
种古·····	7492	孫永·····	7635

## 卷三百四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

元絳	7639
許將	7641
鄧潤甫	7644
林希	7646
林旦	7647
蔣之奇	7648
陸佃	7650
吳居厚	7653
溫益	7654

## 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

孫覺	7657
孫覽	7660
李常	7661
孔文仲	7662
孔武仲	7664
孔平仲	7665
李周	7665
鮮于侁	7667
顧臨	7669
李之純	7670
李之儀	7671
王覲	7672
王俊義	7675
馬默	7676

## 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

劉安世	7681
鄒浩	7684
田晝	7688
王回	7688
曾誕	7689
陳瓘	7690
任伯雨	7693

## 卷三百四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

陳次升	7697
陳師錫	7699
彭汝礪	7701
彭汝霖	7703
彭汝方	7704

呂陶	7704
張庭堅	7707
龔夬	7708
孫諤	7710
陳軒	7711
江公望	7711
陳祐	7712
常安民	7713

## 卷三百四十七 列傳第一百六

孫鑿	7719
吳時	7720
李昭玘	7721
吳師禮	7722
吳師仁	7722
王漢之	7723
王渙之	7723
黃廉	7725
朱服	7726
張舜民	7727
盛陶	7728
章衡	7729
顏復	7730
孫升	7731
韓川	7732
龔鼎臣	7733
鄭穆	7735
席旦	7736
喬執中	7738

## 卷三百四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

傅楫	7741
沈畸	7742
蕭服	7743
徐勣	7743
張汝明	7746
黃葆光	7747
石公弼	7749
張克公	7751
毛注	7752
洪彥昇	7753

鍾傳·····	7755	張整·····	7798
陶節夫·····	7756	張蘊·····	7799
毛漸·····	7757	王恩·····	7799
王祖道·····	7758	楊應詢·····	7800
張莊·····	7759	趙隆·····	7801
趙通·····	7760	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	
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		趙挺之·····	7805
郝質·····	7765	張商英·····	7806
賈逵·····	7766	張唐英·····	7810
竇舜卿·····	7768	劉正夫·····	7810
劉昌祚·····	7768	何執中·····	7812
盧政·····	7770	鄭居中·····	7814
燕達·····	7771	安堯臣·····	7816
姚兕·····	7772	張康國·····	7818
姚麟·····	7773	朱諤·····	7819
姚雄·····	7774	劉逵·····	7820
姚古·····	7775	林據·····	7821
楊遂·····	7776	管師仁·····	7822
劉舜卿·····	7776	侯蒙·····	7823
宋守約·····	7778	卷三百五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一	
宋球·····	7778	唐恪·····	7827
卷三百五十 列傳第一百九		李邦彥·····	7830
苗授·····	7781	余深·····	7831
苗履·····	7782	薛昂·····	7831
王君萬·····	7783	吳敏·····	7832
王瞻·····	7784	王安中·····	7833
張守約·····	7786	王襄·····	7835
王文郁·····	7787	趙野·····	7836
周永清·····	7788	曹輔·····	7837
劉紹能·····	7789	耿南仲·····	7839
王光祖·····	7790	王寓·····	7840
李浩·····	7791	卷三百五十三 列傳第一百十二	
和斌·····	7792	何榘·····	7843
和誥·····	7793	孫傳·····	7844
劉仲武·····	7794	陳過庭·····	7846
曲珍·····	7795	張叔夜·····	7847
劉閔·····	7796	聶昌·····	7849
郭成·····	7797	張閣·····	7851
賈崑·····	7797	張近·····	7852

鄭僅.....	7853	虞策.....	7893
宇文昌齡.....	7854	虞奕.....	7894
宇文常.....	7855	郭知章.....	7895
許幾.....	7856	卷三百五十六 列傳第一百十五	
程之邵.....	7856	劉拯.....	7899
龔原.....	7858	錢通.....	7900
崔公度.....	7859	石豫.....	7902
蒲宙.....	7859	左膚.....	7902
卷三百五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三		許敦仁.....	7902
沈銖.....	7861	吳執中.....	7903
沈錫.....	7861	吳材.....	7904
路昌衡.....	7862	劉昺.....	7905
謝文瓘.....	7862	宋喬年.....	7906
陸蘊.....	7863	宋充國.....	7906
黃寔.....	7864	宋昇.....	7906
姚祐.....	7865	強淵明.....	7907
樓昇.....	7866	蔡居厚.....	7907
沈積中.....	7866	劉嗣明.....	7908
李伯宗.....	7867	蔣靜.....	7909
汪渢.....	7867	賈偉節.....	7909
何常.....	7868	崔鷗.....	7910
葉祖洽.....	7869	張根.....	7914
時彥.....	7870	張樸.....	7916
霍端友.....	7870	任諒.....	7917
俞巢.....	7871	周常.....	7918
蔡蕤.....	7872	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六	
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第一百十四		何灌.....	7921
賈易.....	7875	李熙靖.....	7923
董敦逸.....	7877	王雲.....	7924
上官均.....	7879	譚世勣.....	7926
來之邵.....	7883	梅執禮.....	7927
葉濤.....	7883	程振.....	7929
楊畏.....	7884	劉延慶.....	7931
崔台符.....	7886	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七	
楊汲.....	7887	李綱(上).....	7933
呂嘉問.....	7888	卷三百五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八	
李南公.....	7890	李綱(下).....	7955
李諱.....	7891	卷三百六十 列傳第一百十九	
董必.....	7892	宗澤.....	7971

趙鼎…………… 7982  
卷三百六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

張浚…………… 7993  
張杓…………… 8006

## 第十三冊

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朱勝非…………… 8009  
呂頤浩…………… 8013  
范宗尹…………… 8018  
范致虛…………… 8019  
呂好問…………… 8021

卷三百六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李光…………… 8027  
李孟傳…………… 8033  
許翰…………… 8034  
許景衡…………… 8035  
張慤…………… 8037  
張所…………… 8038  
陳禾…………… 8039  
蔣猷…………… 8040

卷三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韓世忠…………… 8043  
韓彥直…………… 8056

卷三百六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岳飛…………… 8061  
岳雲…………… 8083

卷三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劉錡…………… 8085  
吳玠…………… 8094  
吳玠…………… 8099  
吳挺…………… 8106

卷三百六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顯忠…………… 8111  
楊存中…………… 8116  
郭浩…………… 8123  
楊政…………… 8125

卷三百六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王德…………… 8129  
王彥…………… 8133  
魏勝…………… 8136

張憲…………… 8143  
楊再興…………… 8144  
牛皋…………… 8145  
胡閔休…………… 8147

卷三百六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張俊…………… 8149  
張子蓋…………… 8155  
張宗顏…………… 8157  
劉光世…………… 8158  
王淵…………… 8164  
解元…………… 8166  
曲端…………… 8168

卷三百七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王友直…………… 8175  
李寶…………… 8177  
成閔…………… 8179  
趙密…………… 8180  
劉子羽…………… 8181  
呂祉…………… 8185  
胡世將…………… 8187  
鄭剛中…………… 8188

卷三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  
白時中…………… 8191  
徐處仁…………… 8192  
馮澥…………… 8194  
王倫…………… 8195  
宇文虛中…………… 8199  
湯思退…………… 8202

卷三百七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朱倬…………… 8205  
王綸…………… 8206  
尹穡…………… 8208  
王之望…………… 8208  
徐俯…………… 8210  
沈與求…………… 8211

翟汝文·····	8213	李璆·····	8310
王庶·····	8215	李朴·····	8311
辛炳·····	8218	王庠·····	8312
卷三百七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王衣·····	8314
朱弁·····	8221	卷三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鄭望之·····	8223	衛膚敏·····	8317
張邵·····	8224	劉珏·····	8320
洪皓·····	8226	胡舜陟·····	8324
洪适·····	8231	沈晦·····	8326
洪遵·····	8233	劉一止·····	8327
洪邁·····	8238	劉寧止·····	8330
卷三百七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胡交修·····	8330
張九成·····	8243	蔡崇禮·····	8333
胡銓·····	8245	卷三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廖剛·····	8254	章誼·····	8339
李迨·····	8256	韓肖胄·····	8343
趙開·····	8260	陳公輔·····	8346
卷三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張翥·····	8348
鄧肅·····	8265	胡松年·····	8350
李邴·····	8267	曹勛·····	8352
滕康·····	8271	李植·····	8353
張守·····	8273	韓公裔·····	8355
富直柔·····	8277	卷三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馮康國·····	8279	何鑄·····	8359
卷三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王次翁·····	8361
常同·····	8283	范同·····	8364
張致遠·····	8286	楊愿·····	8365
薛徽言·····	8288	樓炤·····	8367
陳淵·····	8288	勾龍如淵·····	8369
魏仁·····	8289	薛弼·····	8372
潘良貴·····	8292	羅汝楫·····	8374
呂本中·····	8293	羅願·····	8375
卷三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蕭振·····	8375
向子諲·····	8297	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	
陳規·····	8300	范如圭·····	8381
季陵·····	8303	吳表臣·····	8383
盧知原·····	8307	王居正·····	8385
盧法原·····	8308	晏敦復·····	8389
陳楠·····	8308	黃龜年·····	8392



- |                 |      |                 |      |
|-----------------|------|-----------------|------|
| 程瑀·····         | 8393 | 王剛中·····        | 8501 |
| 張闡·····         | 8396 | 李彥穎·····        | 8503 |
| 洪擬·····         | 8400 | 范成大·····        | 8506 |
| 趙逵·····         | 8402 | 卷三百八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      |
| 卷三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      | 黃洽·····         | 8511 |
| 張燾·····         | 8405 | 汪應辰·····        | 8513 |
| 黃中·····         | 8413 | 王十朋·····        | 8520 |
| 孫道夫·····        | 8415 | 吳芾·····         | 8525 |
| 曾幾·····         | 8416 | 陳良翰·····        | 8527 |
| 曾開·····         | 8419 | 杜莘老·····        | 8530 |
| 勾濤·····         | 8421 | 卷三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      |
| 李彌遜·····        | 8423 | 周執羔·····        | 8533 |
| 李彌大·····        | 8426 | 王希呂·····        | 8535 |
| 卷三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      | 陳良祐·····        | 8536 |
| 陳俊卿·····        | 8429 | 李浩·····         | 8538 |
| 虞允文·····        | 8436 | 陳橐·····         | 8542 |
| 辛次膺·····        | 8446 | 胡沂·····         | 8544 |
| 卷三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      | 唐文若·····        | 8546 |
| 陳康伯·····        | 8451 | 李燾·····         | 8548 |
| 梁克家·····        | 8455 | 卷三百八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      |
| 汪澈·····         | 8457 | 尤袤·····         | 8557 |
| 葉義問·····        | 8460 | 謝諤·····         | 8563 |
| 蔣芾·····         | 8461 | 顏師魯·····        | 8565 |
| 葉顥·····         | 8462 | 袁樞·····         | 8567 |
| 葉衡·····         | 8465 | 李椿·····         | 8570 |
| 卷三百八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      | 劉儀鳳·····        | 8573 |
| 葛邲·····         | 8469 | 張孝祥·····        | 8575 |
| 錢端禮·····        | 8471 | 卷三百九十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      |
| 魏杞·····         | 8473 | 李衡·····         | 8579 |
| 周葵·····         | 8474 | 王自中·····        | 8580 |
| 施師點·····        | 8478 | 家愿·····         | 8581 |
| 蕭燧·····         | 8480 | 張綱·····         | 8582 |
| 龔茂良·····        | 8483 | 張大經·····        | 8585 |
| 卷三百八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      | 蔡洸·····         | 8587 |
| 劉珙·····         | 8489 | 莫濛·····         | 8587 |
| 王藺·····         | 8493 | 周淙·····         | 8589 |
| 黃祖舜·····        | 8494 | 劉章·····         | 8590 |
| 王大寶·····        | 8495 | 沈作賓·····        | 8591 |
| 金安節·····        | 8498 | 卷三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五十  |      |

周必大·····	8595	黃裳·····	8627
留正·····	8601	羅點·····	8633
胡晉臣·····	8607	黃度·····	8637
卷三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周南·····	8639
趙汝愚·····	8609	林大中·····	8639
趙善應·····	8609	陳騷·····	8644
趙崇憲·····	8618	黃黼·····	8645
卷三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詹體仁·····	8646
彭龜年·····	8623		

## 第十四冊

卷三百九十四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陳謙·····	8700
胡紘·····	8649	張巖·····	8700
何澹·····	8650	卷三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林栗·····	8652	徐誼·····	8703
高文虎·····	8657	吳獵·····	8705
陳自強·····	8659	項安世·····	8707
鄭丙·····	8660	薛叔似·····	8710
京鏜·····	8661	劉甲·····	8712
謝深甫·····	8663	楊輔·····	8714
許及之·····	8666	劉光祖·····	8716
梁汝嘉·····	8667	卷三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卷三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余端禮·····	8721
樓鑰·····	8669	李壁·····	8724
李大性·····	8671	丘壘·····	8727
任希夷·····	8673	倪思·····	8730
徐應龍·····	8674	宇文紹節·····	8733
莊夏·····	8675	李縈·····	8734
王阮·····	8676	卷三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王質·····	8678	鄭穀·····	8737
陸游·····	8679	王庭秀·····	8739
方信孺·····	8681	仇念·····	8740
王柁·····	8684	高登·····	8744
卷三百九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婁寅亮·····	8747
史浩·····	8687	宋汝爲·····	8748
王淮·····	8691	卷四百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趙雄·····	8694	王信·····	8753
權邦彥·····	8696	汪大猷·····	8756
程松·····	8698	袁燮·····	8759

吳柔勝·····	8761	劉黻·····	8846
游仲鴻·····	8762	王居安·····	8853
李祥·····	8764	卷四百六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王介·····	8765	崔與之·····	8861
宋德之·····	8767	洪咨夔·····	8868
楊大全·····	8769	許奕·····	8871
卷四百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		陳居仁·····	8875
辛棄疾·····	8771	陳膏·····	8875
何異·····	8775	陳卓·····	8878
劉宰·····	8777	劉漢弼·····	8879
劉燾·····	8779	卷四百七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柴中行·····	8782	杜範·····	8883
李孟傳·····	8785	楊簡·····	8893
卷四百二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錢時·····	8896
陳敏·····	8787	張慮·····	8897
張詔·····	8789	呂午·····	8899
畢再遇·····	8790	呂沆·····	8901
安丙·····	8793	卷四百八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楊巨源·····	8799	吳昌裔·····	8903
李好義·····	8803	汪綱·····	8906
卷四百三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陳宓·····	8911
趙方·····	8807	王霆·····	8914
賈涉·····	8810	卷四百九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扈再興·····	8813	高定子·····	8919
孟宗政·····	8814	高斯得·····	8924
張威·····	8817	張忠恕·····	8929
卷四百四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唐璘·····	8932
汪若海·····	8821	卷四百十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張運·····	8823	婁機·····	8937
柳約·····	8825	沈煥·····	8940
李舜臣·····	8827	舒璘·····	8941
孫逢吉·····	8828	曹彥約·····	8941
章穎·····	8830	范應鈴·····	8945
商飛卿·····	8831	徐經孫·····	8948
劉穎·····	8832	卷四百十一 列傳第一百七十	
徐邦憲·····	8834	湯璠·····	8951
卷四百五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蔣重珍·····	8951
李宗勉·····	8837	牟子才·····	8954
袁甫·····	8841	朱貔孫·····	8961

歐陽守道·····	8963	汪立信·····	9060
卷四百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向士璧·····	9064
孟珙·····	8967	胡穎·····	9065
孟宗政·····	8967	冷應徵·····	9066
杜杲·····	8978	曹叔遠·····	9068
杜庶·····	8980	曹  幽·····	9068
王登·····	8981	王  萬·····	9069
楊揆·····	8982	馬光祖·····	9072
張惟孝·····	8984	卷四百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十六	
陳咸·····	8985	喬行簡·····	9075
卷四百十三 列傳第一百七十二		范鍾·····	9081
趙汝談·····	8989	游似·····	9082
趙汝謙·····	8992	趙葵·····	9083
趙希綰·····	8993	趙  方·····	9083
趙彥呐·····	8995	趙  范·····	9089
趙善湘·····	8996	謝方叔·····	9094
趙與權·····	8997	卷四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趙必愿·····	9002	吳潛·····	9099
卷四百十四 列傳第一百七十三		程元鳳·····	9103
史彌遠·····	9009	江萬里·····	9106
鄭清之·····	9012	王  燾·····	9108
史嵩之·····	9016	章鑑·····	9111
史璟卿·····	9019	陳宜中·····	9111
董槐·····	9021	文天祥·····	9115
葉夢鼎·····	9025	卷四百十九 列傳第一百七十八	
馬廷鸞·····	9029	宣  緒·····	9123
卷四百十五 列傳第一百七十四		薛  極·····	9123
傅伯成·····	9033	陳貴誼·····	9124
葛洪·····	9036	曾從龍·····	9126
曾三復·····	9037	鄭性之·····	9128
黃疇若·····	9037	李鳴復·····	9129
袁韶·····	9041	鄒應龍·····	9129
危稹·····	9043	余天錫·····	9130
程公許·····	9044	許應龍·····	9131
羅必元·····	9050	林  略·····	9133
王遂·····	9050	徐榮叟·····	9134
卷四百十六 列傳第一百七十五		別之傑·····	9135
吳淵·····	9053	劉伯正·····	9135
余玠·····	9056	金淵·····	9136

李性傳·····	9137	李知孝·····	9192
陳韓·····	9138	卷四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八十二	
崔福·····	9141	吳泳·····	9195
卷四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七十九		徐範·····	9197
王伯大·····	9143	李韶·····	9198
鄭寀·····	9145	王邁·····	9204
應繇·····	9146	史彌鞏·····	9206
徐清叟·····	9147	陳垣·····	9207
李曾伯·····	9149	陳蒙·····	9210
王埜·····	9150	趙與憲·····	9210
蔡抗·····	9151	李大同·····	9211
張礪·····	9152	黃芻·····	9211
馬天驥·····	9153	楊大異·····	9212
朱熠·····	9153	卷四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八十三	
饒虎臣·····	9154	陸持之·····	9215
戴慶炯·····	9154	徐鹿卿·····	9216
皮龍榮·····	9155	趙逢龍·····	9219
沈炎·····	9156	趙汝騰·····	9220
卷四百二十一 列傳第一百八十		孫夢觀·····	9221
楊棟·····	9159	洪天錫·····	9222
姚希得·····	9161	黃師雍·····	9224
包恢·····	9164	徐元杰·····	9227
常挺·····	9166	孫子秀·····	9229
陳宗禮·····	9167	李伯玉·····	9232
常楙·····	9168	卷四百二十五 列傳第一百八十四	
家鉉翁·····	9171	劉應龍·····	9235
李庭芝·····	9172	潘枋·····	9237
卷四百二十二 列傳第一百八十一		洪芹·····	9237
林勳·····	9177	趙景緯·····	9238
劉才邵·····	9178	馮去非·····	9242
許忻·····	9179	徐霖·····	9243
應孟明·····	9182	徐宗仁·····	9245
曾三聘·····	9184	危昭德·····	9246
徐僑·····	9185	陳塏·····	9247
度正·····	9186	楊文仲·····	9249
程秘·····	9187	謝枋得·····	9251
牛大年·····	9188	卷四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陳仲微·····	9188	循吏·····	9255
梁成大·····	9191	陳靖·····	9255

張綸	9257
邵曄	9259
崔立	9260
魯有開	9261
張逸	9262
吳遵路	9263

趙尚寬	9264
高賦	9265
程師孟	9266
韓晉卿	9267
葉康直	9268

## 第十五冊

## 卷四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道學(一)	9271
周敦頤	9272
程顥	9274
程頤	9279
張載	9285
張戩	9287
邵雍	9288

## 卷四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道學(二)	9291
劉絢	9291
李籲	9291
謝良佐	9291
游酢	9292
張繹	9292
蘇昞	9293
尹焞	9293
楊時	9297
羅從彥	9302
李侗	9304

## 卷四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道學(三)	9309
朱熹	9309
張栻	9327

## 卷四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道學(四)	9335
黃榦	9335
李燾	9341
張洽	9343
陳淳	9346
李方子	9348

黃灝	9349
----	------

## 卷四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9351
聶崇義	9351
邢昺	9355
孫奭	9359
王昭素	9366
孔維	9367
孔宜	9369
孔延世	9372
孔聖祐	9372
崔頌	9373
崔曄	9374
尹拙	9374
田敏	9375
辛文悅	9376
李覺	9377
崔頤正	9378
崔偓佺	9379
李之才	9380

## 卷四百三十二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9383
胡旦	9383
賈同	9386
劉顏	9387
高弁	9387
孫復	9388
石介	9389
胡瑗	9392
劉義叟	9393
林槩	9394

李觀·····	9394	胡寧·····	9473
何涉·····	9397	卷四百三十六 列傳第一百九十五	
王回·····	9398	儒林(六)·····	9475
王向·····	9399	陳亮·····	9475
周堯卿·····	9401	鄭樵·····	9489
王當·····	9403	林霆·····	9490
陳暘·····	9403	李道傳·····	9490
卷四百三十三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卷四百三十七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儒林(三)·····	9405	儒林(七)·····	9493
邵伯溫·····	9405	程迥·····	9493
喻樗·····	9408	劉清之·····	9496
洪興祖·····	9409	真德秀·····	9500
高闕·····	9410	魏了翁·····	9507
程大昌·····	9412	廖德明·····	9513
林之奇·····	9414	卷四百三十八 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林光朝·····	9415	儒林(八)·····	9515
楊萬里·····	9416	湯漢·····	9515
卷四百三十四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何基·····	9518
儒林(四)·····	9425	王柏·····	9520
劉子翬·····	9425	徐夢莘·····	9521
呂祖謙·····	9426	徐得之·····	9522
蔡元定·····	9428	徐天麟·····	9522
蔡沉·····	9430	李心傳·····	9523
陸九齡·····	9431	葉味道·····	9524
陸九韶·····	9432	王應麟·····	9526
陸九淵·····	9433	黃震·····	9530
薛季宣·····	9435	卷四百三十九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陳傅良·····	9438	文苑(一)·····	9533
葉適·····	9441	宋白·····	9533
戴溪·····	9446	梁周翰·····	9536
蔡幼學·····	9447	朱昂·····	9540
楊泰之·····	9451	趙鄰幾·····	9544
卷四百三十五 列傳第一百九十四		何承裕·····	9545
儒林(五)·····	9453	鄭起·····	9545
范冲·····	9453	郭昱·····	9546
朱震·····	9454	馬應·····	9546
胡安國·····	9456	和峴·····	9546
胡寅·····	9463	和嶸·····	9548
胡宏·····	9469	馮吉·····	9550

## 卷四百四十 列傳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9551
高頤.....	9551
李度.....	9552
韓溥.....	9552
鞠常.....	9553
宋準.....	9553
柳開.....	9554
夏侯嘉正.....	9559
羅處約.....	9562
安德裕.....	9566
錢熙.....	9567

## 卷四百四十一 列傳第二百

文苑(三).....	9569
陳充.....	9569
吳淑.....	9570
舒雅.....	9571
黃夷簡.....	9571
盧稹.....	9572
謝炎.....	9572
許洞.....	9573
徐鉉.....	9573
徐鉉.....	9576
句中正.....	9578
孫逢吉.....	9579
林罕.....	9579
曾致堯.....	9579
刁衍.....	9580
姚鉉.....	9582
李建中.....	9583
洪湛.....	9584
路振.....	9587
崔遵度.....	9589
陳越.....	9593

## 卷四百四十二 列傳第二百零一

文苑(四).....	9595
穆脩.....	9595
石延年.....	9596
劉潛.....	9597

蕭貫.....	9597
蘇舜欽.....	9598
尹源.....	9606
黃亢.....	9610
黃鑑.....	9610
楊蟠.....	9610
顏太初.....	9611
郭忠恕.....	9611

## 卷四百四十三 列傳第二百零二

文苑(五).....	9613
梅堯臣.....	9613
江休復.....	9614
蘇洵.....	9614
章望之.....	9619
王逢.....	9619
孫唐卿.....	9620
黃庠.....	9620
楊寅.....	9621
唐庚.....	9621
唐伯虎.....	9621
文同.....	9622
楊傑.....	9623
賀鑄.....	9623
劉涇.....	9625
鮑由.....	9625
黃伯思.....	9625

## 卷四百四十四 列傳第二百零三

文苑(六).....	9627
黃庭堅.....	9627
晁補之.....	9628
晁詠之.....	9629
秦觀.....	9630
張耒.....	9630
陳師道.....	9632
李廌.....	9633
劉恕.....	9634
王無咎.....	9636
蔡肇.....	9637
李格非.....	9637



呂南公·····	9638	楊宗閔·····	9676
郭祥正·····	9638	張克戢·····	9676
米芾·····	9639	張確·····	9678
劉誥·····	9639	朱昭·····	9679
倪濤·····	9640	史抗·····	9680
李公麟·····	9641	孫益·····	9681
周邦彥·····	9641	卷四百四十七 列傳第二百六	
朱長文·····	9642	忠義(二)·····	9683
劉弁·····	9642	霍安國·····	9683
卷四百四十五 列傳第二百四		李涓·····	9683
文苑(七)·····	9643	李邈·····	9684
陳與義·····	9643	劉翊·····	9687
汪藻·····	9644	徐揆·····	9687
葉夢得·····	9646	陳邁·····	9688
程俱·····	9649	趙不試·····	9690
張嶠·····	9650	趙令巖·····	9691
韓駒·····	9652	唐重·····	9692
朱敦儒·····	9653	郭忠孝·····	9695
葛勝仲·····	9654	程迪·····	9696
熊克·····	9655	徐徽言·····	9697
張即之·····	9656	向子韶·····	9701
趙蕃·····	9657	楊邦乂·····	9701
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第二百五		卷四百四十八 列傳第二百七	
忠義(一)·····	9659	忠義(三)·····	9705
康保裔·····	9660	曾惇·····	9705
馬遂·····	9662	曾悟·····	9706
董元亨·····	9662	劉汲·····	9706
曹覲·····	9663	鄭驥·····	9708
孔宗旦·····	9663	呂由誠·····	9709
趙師旦·····	9664	郭永·····	9710
蘇絨·····	9665	韓浩·····	9713
秦傳序·····	9668	朱庭傑·····	9713
詹良臣·····	9668	王允功·····	9713
江仲明·····	9669	王薦·····	9713
蔣煜·····	9669	周中·····	9714
李若水·····	9669	周辛·····	9714
劉韜·····	9671	歐陽珣·····	9714
傅察·····	9674	張忠輔·····	9714
楊震·····	9675	李彥仙·····	9714

邵雲·····	9718	許彪孫·····	9742
呂圖登·····	9718	張桂·····	9742
宋炎·····	9718	金文德·····	9742
趙立·····	9718	曹贛·····	9742
王復·····	9718	胡世全·····	9742
鄭褒·····	9719	龐彥海·····	9742
王忠植·····	9722	江彥清·····	9742
唐琦·····	9722	陳隆之·····	9742
李震·····	9723	史季儉·····	9743
陳求道·····	9723	王翊·····	9743
卷四百四十九 列傳第二百八		李誠之·····	9744
忠義(四)·····	9725	秦鉅·····	9745
崔縱·····	9725	卷四百五十 列傳第二百九	
吳安國·····	9725	忠義(五)·····	9747
林冲之·····	9726	陳元桂·····	9747
林郁·····	9726	張順·····	9748
林震·····	9726	張貴·····	9748
林霆·····	9726	范天順·····	9749
滕茂實·····	9727	牛富·····	9749
魏行可·····	9727	邊居誼·····	9750
郭元邁·····	9728	陳炤·····	9751
閻進·····	9728	王安節·····	9751
朱勣·····	9728	尹玉·····	9752
趙師檟·····	9728	李芾·····	9752
易青·····	9729	尹穀·····	9755
胡斌·····	9729	楊霆·····	9757
范旺·····	9730	趙卯發·····	9758
馬俊·····	9730	唐震·····	9759
楊震仲·····	9731	趙與樸·····	9760
史次秦·····	9731	趙孟錦·····	9761
郭靖·····	9732	趙准·····	9761
高稼·····	9732	卷四百五十一 列傳第二百十	
曹友聞·····	9735	忠義(六)·····	9763
陳寅·····	9739	趙良淳·····	9763
賈子坤·····	9740	徐道隆·····	9764
賈純孝·····	9740	姜才·····	9765
劉銳·····	9740	洪福·····	9767
蹇彝·····	9741	馬瑩·····	9767
何充·····	9741	密佑·····	9768

張世傑·····	9769	朱良·····	9797
劉師勇·····	9771	方允武·····	9797
陸秀夫·····	9772	龔楫·····	9797
徐應鑣·····	9774	李亘·····	9798
陳文龍·····	9774	凌唐佐·····	9798
鄧得遇·····	9776	楊粹中·····	9798
張珏·····	9777	彊霓·····	9799
趙立·····	9780	康傑·····	9799
卷四百五十二 列傳第二百十一		李伸·····	9799
忠義(七)·····	9781	郭僕·····	9799
高敏·····	9781	郭贊·····	9800
張吉·····	9782	王迸·····	9800
景思忠·····	9782	吳從龍·····	9800
景思立·····	9782	司馬夢求·····	9800
王奇·····	9783	林空齋·····	9801
蔣興祖·····	9783	黃介·····	9801
郭濟·····	9784	孫益·····	9801
吳革·····	9784	王仙·····	9802
李翼·····	9785	吳楚材·····	9802
阮駿·····	9786	李成大·····	9803
趙士嶺·····	9786	陶居仁·····	9803
趙士醫·····	9787	卷四百五十三 列傳第二百十二	
趙士真·····	9787	忠義(八)·····	9805
趙士道·····	9787	高永年·····	9805
趙士歧·····	9787	鞠嗣復·····	9806
趙叔皎·····	9787	宋旅·····	9806
趙叔憑·····	9788	丁仲脩·····	9807
趙訓之·····	9788	項德·····	9807
趙聿之·····	9789	孫昭遠·····	9807
陳淬·····	9789	曾孝序·····	9808
黃友·····	9790	趙伯振·····	9809
郝仲連·····	9791	王士言·····	9809
劉惟輔·····	9791	祝公明·····	9810
牛皓·····	9792	薛慶·····	9810
魏彥明·····	9793	孫暉·····	9811
劉士英·····	9793	李靚·····	9811
翟興·····	9794	楊照·····	9811
翟進·····	9795	丁元·····	9811
朱蹕·····	9796	宋昌祚·····	9811

李政·····	9812	黃文政·····	9828
姜綬·····	9812	呂文信·····	9829
劉宜·····	9813	鍾季玉·····	9829
屈堅·····	9813	潘方·····	9829
王琦·····	9813	耿世安·····	9829
韋永壽·····	9813	丁黼·····	9830
鄭覃·····	9813	米立·····	9830
姚興·····	9814	趙文義·····	9830
張玘·····	9815	楊壽孫·····	9830
陳亨祖·····	9816	侯昌·····	9831
王拱·····	9817	王孝忠·····	9831
劉泰·····	9817	高應松·····	9831
孫逢·····	9817	張山翁·····	9831
李熙靖·····	9817	黃申·····	9831
趙俊·····	9818	陳奎·····	9832
劉化源·····	9818	蕭雷龍·····	9833
米璞·····	9818	宋應龍·····	9833
劉長孺·····	9818	褚一正·····	9833
李鼎·····	9819	鄒灝·····	9833
胡唐老·····	9819	劉子俊·····	9834
王儔·····	9820	劉沐·····	9834
朱嗣孟·····	9820	孫梟·····	9834
劉晏·····	9821	彭震龍·····	9834
鄭振·····	9821	蕭熹夫·····	9835
孟彥卿·····	9822	陳繼周·····	9835
高談·····	9822	張汴·····	9835
連萬夫·····	9823	呂武·····	9836
謝皋·····	9823	鞏信·····	9836
王大壽·····	9824	蕭明哲·····	9836
薛良顯·····	9824	杜澣·····	9836
唐敏求·····	9824	林琦·····	9837
王師道·····	9824	蕭資·····	9837
王輝·····	9824	徐臻·····	9838
陳霖·····	9825	金應·····	9838
卷四百五十四 列傳第二百十三		何時·····	9838
忠義(九)·····	9827	陳子敬·····	9838
趙時賞·····	9827	劉士昭·····	9839
趙希泊·····	9828	王士敏·····	9839
劉子薦·····	9828	趙孟壘·····	9839

趙孟榮·····	9839	顧忻·····	9872
卷四百五十五 列傳第二百十四		李瓊·····	9872
忠義(十)·····	9841	朱泰·····	9872
陳東·····	9841	成象·····	9873
歐陽澈·····	9844	陳思道·····	9873
馬伸·····	9845	方綱·····	9873
呂祖儉·····	9850	龐天祐·····	9874
呂祖泰·····	9852	劉斌·····	9874
楊宏中·····	9854	樊景溫·····	9874
華岳·····	9856	榮恕旻·····	9874
鄧若水·····	9859	祁暉·····	9874
僧真實·····	9863	何保之·····	9875
莫謙之·····	9863	李玘·····	9875
徐道明·····	9863	侯義·····	9875
卷四百五十六 列傳第二百十五		王光濟·····	9876
孝義·····	9865	李祚·····	9876
李璘·····	9865	周善敏·····	9876
甄婆兒·····	9866	江白·····	9876
徐承珪·····	9866	裘承詢·····	9876
劉孝忠·····	9866	孫浦(等)·····	9876
呂昇·····	9867	常真·····	9877
王翰·····	9867	常晏·····	9877
羅居通·····	9867	王詮(等)·····	9877
黃德輿·····	9867	杜誼·····	9877
齊得一·····	9867	姚宗明·····	9878
李罕澄·····	9867	鄧中和·····	9879
邢神留·····	9868	毛安輿·····	9879
沈正·····	9868	李訪·····	9879
許祚·····	9868	朱壽昌·····	9879
李琳(等)·····	9868	侯可·····	9880
胡仲堯·····	9868	申積中·····	9882
胡仲容·····	9869	郝戴·····	9882
陳兢·····	9869	支漸·····	9883
洪文撫·····	9870	鄧宗古·····	9883
易延慶·····	9871	沈宣·····	9883
董道明·····	9871	蘇慶文·····	9884
郭琮·····	9871	臺亨·····	9884
應天寺僧·····	9872	仰忻·····	9884
畢贊·····	9872	趙伯深·····	9884

彭瑜·····	9884	卷四百五十八 列傳第二百十七	
毛洵·····	9885	隱逸(中)·····	9909
李簫·····	9885	王樵·····	9909
楊芾·····	9885	張愈·····	9910
楊慶·····	9885	黃晞·····	9911
陳宗·····	9886	周啓明·····	9911
郭義·····	9886	代淵·····	9911
申世寧·····	9886	陳烈·····	9912
苟與齡·····	9886	孫侔·····	9912
王珠·····	9887	劉易·····	9913
顏詡·····	9887	姜潛·····	9913
張伯威·····	9887	連庶·····	9914
蔡定·····	9887	章督·····	9915
鄭綺·····	9888	俞汝尚·····	9915
鮑宗巖·····	9889	陽孝本·····	9916
鮑壽孫·····	9889	鄧考甫·····	9916
卷四百五十七 列傳第二百十六		宇文之邵·····	9917
隱逸(上)·····	9891	吳瑛·····	9918
戚同文·····	9891	松江漁翁·····	9919
楊慤·····	9891	杜生·····	9919
宗翼·····	9892	順昌山人·····	9920
張昉(等)·····	9893	南安翁·····	9921
陳搏·····	9893	張壘·····	9922
許瓊·····	9895	卷四百五十九 列傳第二百十八	
許永·····	9895	隱逸(下)·····	9923
种放·····	9896	徐中行·····	9923
萬適·····	9901	徐庭筠·····	9924
韓伾·····	9901	蘇雲卿·····	9925
田誥·····	9901	譙定·····	9926
楊璞·····	9901	王忠民·····	9927
李漬·····	9901	劉勉之·····	9928
魏野·····	9903	胡憲·····	9929
邢敦·····	9904	郭雍·····	9930
林逋·····	9905	劉愚·····	9931
高擇·····	9905	魏挾之·····	9932
韓退·····	9906	安世通·····	9934
徐復·····	9906	卓行·····	9935
孔旼·····	9907	劉庭式·····	9935
何群·····	9907	巢谷·····	9936

徐積	9937
曾叔卿	9938

劉永一	9939
-----	------

## 第十六冊

## 卷四百六十 列傳第二百十九

列女	9941
朱娥	9941
張氏	9942
彭列女	9942
郝節娥	9942
朱氏	9942
崔氏	9943
趙氏	9943
丁氏	9943
項氏	9944
王氏二婦	9944
徐氏	9944
榮氏	9944
何氏	9944
董氏	9945
曹氏(等)	9945
譚氏	9945
謝氏	9945
劉氏	9946
張氏	9946
師氏	9947
陳堂前	9947
節婦廖氏	9948
劉當可母王氏	9948
曾氏婦晏	9948
王表妻趙氏	9949
涂端友妻陳氏	9949
詹氏女	9950
劉生妻歐陽氏	9950
朱雲孫妻劉氏	9950
謝泌妻侯氏	9950
樂氏女	9950
謝枋得妻李氏	9951
王貞婦	9951

趙淮妾	9952
譚氏婦趙氏	9952
吳中孚妻	9952
呂良子	9953
林老女	9953
童八娜	9953
韓希孟	9953
王氏婦梁氏	9953
劉全子妻林氏	9954
毛惜惜	9954

## 卷四百六十一 列傳第二百二十

方技(上)	9955
趙修己	9956
王處訥	9956
王熙元	9957
苗訓	9958
苗守信	9958
馬韶	9959
楚芝蘭	9959
韓顯符	9960
史序	9961
周克明	9962
周傑	9962
劉翰	9964
王懷隱	9966
趙自化	9966
馮文智	9967
沙門洪蘊	9968
法堅	9968
蘇澄隱	9968
丁少微	9969
趙自然	9969
鄭榮	9970
趙抱一	9970

## 卷四百六十二 列傳第二百二十一

方技(下).....	9971	劉從廣 .....	10000
賀蘭棲真.....	9971	劉永年 .....	10000
柴通玄.....	9971	馬季良 .....	10001
甄棲真.....	9972	郭崇仁 .....	10002
楚衍.....	9973	楊景宗 .....	10002
僧志言.....	9973	符惟忠 .....	10003
僧懷丙.....	9974	柴宗慶 .....	10004
許希.....	9975	張堯佐 .....	10005
龐安時.....	9975	卷四百六十四 列傳第二百二十三	
錢乙.....	9977	外戚(中) .....	10009
僧智緣.....	9979	王貽永 .....	10009
郭天信.....	9979	李昭亮 .....	10010
魏漢津.....	9980	李惟賢 .....	10011
王老志.....	9981	李用和 .....	10012
王仔昔.....	9982	李璋 .....	10013
林靈素.....	9982	李璋 .....	10013
皇甫坦.....	9983	李珣 .....	10014
王克明.....	9984	李遵勗 .....	10014
莎衣道人.....	9985	李端懿 .....	10015
孫守榮.....	9986	李端愿 .....	10016
卷四百六十三 列傳第二百二十二		李端慤 .....	10017
外戚(上).....	9987	李評 .....	10017
杜審琦.....	9987	曹侑 .....	10018
杜審瓊.....	9987	曹侑 .....	10019
杜審肇.....	9988	曹評 .....	10019
杜審進.....	9988	曹誘 .....	10020
杜彥圭.....	9989	高遵裕 .....	10020
杜彥鈞.....	9990	高遵惠 .....	10022
杜守元.....	9990	高士林 .....	10022
杜惟序.....	9991	高公紀 .....	10023
賀令圖.....	9991	高世則 .....	10023
楊重進.....	9992	向傳範 .....	10024
王繼勳.....	9992	向經 .....	10024
劉知信.....	9993	向綜 .....	10025
劉承宗.....	9995	向宗回 .....	10025
劉文裕.....	9995	向宗良 .....	10026
劉美.....	9997	張敦禮 .....	10026
劉通.....	9997	任澤 .....	10027
劉從德.....	9999	卷四百六十五 列傳第二百二十四	



外戚(下) .....	10029	盧守懃 .....	10071
孟忠厚 .....	10029	王守規 .....	10072
韋淵 .....	10030	李憲 .....	10072
韋璞 .....	10031	張茂則 .....	10075
錢忱 .....	10032	宋用臣 .....	10075
邢煥 .....	10032	王中正 .....	10076
潘永思 .....	10033	李舜舉 .....	10077
吳益 .....	10033	石得一 .....	10078
吳蓋 .....	10033	梁從吉 .....	10078
吳琚 .....	10034	劉惟簡 .....	10079
李道 .....	10034	卷四百六十八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鄭興裔 .....	10036	宦者(三) .....	10081
楊次山 .....	10037	李祥 .....	10081
楊石 .....	10038	陳衍 .....	10081
卷四百六十六 列傳第二百二十五		馮世寧 .....	10082
宦者(一) .....	10041	李繼和 .....	10082
竇神寶 .....	10041	高居簡 .....	10083
王仁睿 .....	10043	程昉 .....	10084
王繼恩 .....	10043	蘇利涉 .....	10085
李神福 .....	10046	雷允恭 .....	10085
李神祐 .....	10047	閻文應 .....	10086
劉承規 .....	10048	任守忠 .....	10087
閻承翰 .....	10051	童貫 .....	10088
秦翰 .....	10052	方臘 .....	10089
周懷政 .....	10054	梁師成 .....	10092
張崇貴 .....	10057	楊戩 .....	10093
張繼能 .....	10059	卷四百六十九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	
衛紹欽 .....	10063	宦者(四) .....	10095
石知顥 .....	10064	邵成章 .....	10095
石全彬 .....	10065	藍珪 .....	10095
鄧守恩 .....	10066	康履 .....	10095
卷四百六十七 列傳第二百二十六		藍安石 .....	10097
宦者(二) .....	10067	康誥 .....	10097
楊守珍 .....	10067	馮益 .....	10097
韓守英 .....	10067	張去爲 .....	10098
藍繼宗 .....	10068	陳源 .....	10099
張惟吉 .....	10070	甘昇 .....	10099
張若水 .....	10071	甘昺 .....	10100
甘昭吉 .....	10071	王德謙 .....	10100

關禮 .....	10101	卷四百七十三 列傳第二百三十二	
董宋臣 .....	10102	奸臣(三) .....	10161
卷四百七十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黃潛善 .....	10161
佞幸 .....	10103	汪伯彥 .....	10162
弭德超 .....	10103	秦檜 .....	10164
侯莫陳利用 .....	10104	卷四百七十四 列傳第二百三十三	
趙贊 .....	10105	奸臣(四) .....	10183
王黼 .....	10106	萬俟卨 .....	10183
朱勔 .....	10109	韓侂胄 .....	10185
王繼先 .....	10111	丁大全 .....	10191
曾覲 .....	10112	賈似道 .....	10193
龍大淵 .....	10112	卷四百七十五 列傳第二百三十四	
張說 .....	10116	叛臣(上) .....	10201
王抃 .....	10117	張邦昌 .....	10201
姜特立 .....	10118	劉豫 .....	10204
譙熙載 .....	10119	苗傅 .....	10213
譙令雍 .....	10119	劉正彥 .....	10213
卷四百七十一 列傳第二百三十		杜充 .....	10219
奸臣(一) .....	10121	吳曦 .....	10221
蔡確 .....	10121	卷四百七十六 列傳第二百三十五	
吳處厚 .....	10125	叛臣(中) .....	10225
邢恕 .....	10126	李全(上) .....	10225
邢居實 .....	10128	卷四百七十七 列傳第二百三十六	
邢侗 .....	10128	叛臣(下) .....	10241
呂惠卿 .....	10129	李全(下) .....	10241
呂璣 .....	10129	卷四百七十八 列傳第二百三十七	
章惇 .....	10133	世家(一) .....	10257
曾布 .....	10137	南唐李氏 .....	10257
安惇 .....	10140	李景 .....	10257
卷四百七十二 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李煜 .....	10260
奸臣(二) .....	10143	李從善 .....	10265
蔡京 .....	10143	李從誦 .....	10266
蔡卞 .....	10149	李季操 .....	10266
蔡攸 .....	10152	李仲寓 .....	10266
蔡絛 .....	10153	舒元 .....	10267
蔡卨 .....	10154	韓熙載 .....	10268
趙良嗣 .....	10154	馮鑑 .....	10270
張覺 .....	10156	潘佑 .....	10270
郭藥師 .....	10158	李平 .....	10270

皇甫繼勳 .....	10271	劉鋹 .....	10313
周惟簡 .....	10272	龔澄樞 .....	10322
卷四百七十九 列傳第二百三十八		李托 .....	10323
世家(二) .....	10273	薛崇譽 .....	10323
西蜀孟氏 .....	10273	潘崇徹 .....	10324
孟昶 .....	10273	卷四百八十二 列傳第二百四十一	
孟知祥 .....	10273	世家(五) .....	10325
孟玄喆 .....	10281	北漢劉氏 .....	10325
孟玄珪 .....	10282	劉繼元 .....	10325
孟仁贊 .....	10282	劉崇 .....	10325
孟仁裕 .....	10282	劉鈞 .....	10325
孟仁操 .....	10283	劉繼恩 .....	10328
伊審徵 .....	10283	衛融 .....	10332
韓保正 .....	10283	趙文度 .....	10333
王昭遠 .....	10284	趙玉 .....	10333
趙崇韜 .....	10285	李憚 .....	10334
趙廷隱 .....	10285	馬峰 .....	10334
高彥儔 .....	10286	郭無爲 .....	10335
趙彥韜 .....	10287	卷四百八十三 列傳第二百四十二	
龍景昭 .....	10287	世家(六) .....	10337
幸寅遜 .....	10287	湖南周氏 .....	10337
李廷珪 .....	10288	周行逢 .....	10337
李昊 .....	10288	周保權 .....	10339
毋守素 .....	10291	李觀象 .....	10340
歐陽迴 .....	10291	張文表 .....	10340
卷四百八十 列傳第二百三十九		荆南高氏 .....	10341
世家(三) .....	10293	高保融 .....	10341
吳越錢氏 .....	10293	高保勗 .....	10342
錢俶 .....	10293	高繼冲 .....	10342
錢惟濬 .....	10304	高保寅 .....	10344
錢惟治 .....	10305	孫光憲 .....	10344
錢惟濟 .....	10308	梁延嗣 .....	10345
錢儼 .....	10309	漳泉留氏 .....	10345
錢昱 .....	10310	留從孝 .....	10345
孫承祐 .....	10311	陳氏 .....	10347
沈承禮 .....	10312	陳洪進 .....	10347
卷四百八十一 列傳第二百四十		陳文顯 .....	10351
世家(四) .....	10313	陳文顯 .....	10352
南漢劉氏 .....	10313	陳文顯 .....	10352

陳文頊 .....	10352	大食 .....	10476
卷四百八十四 列傳第二百四十三		層檀 .....	10480
周三臣 .....	10355	龜茲 .....	10480
韓通 .....	10355	沙州 .....	10481
李筠 .....	10358	拂菻 .....	10482
李守節 .....	10361	卷四百九十一 列傳第二百五十	
李重進 .....	10362	外國(七) .....	10483
張崇誥 .....	10366	流求 .....	10483
卷四百八十五 列傳第二百四十四		定安 .....	10483
外國(一) .....	10367	渤海 .....	10485
夏國(上) .....	10367	日本 .....	10486
卷四百八十六 列傳第二百四十五		党項 .....	10492
外國(二) .....	10387	卷四百九十二 列傳第二百五十一	
夏國(下) .....	10387	外國(八) .....	10503
卷四百八十七 列傳第二百四十六		吐蕃 .....	10503
外國(三) .....	10409	卷四百九十三 列傳第二百五十二	
高麗 .....	10409	蠻夷(一) .....	10519
卷四百八十八 列傳第二百四十七		西南溪峒諸蠻(上) .....	10519
外國(四) .....	10427	卷四百九十四 列傳第二百五十三	
交趾 .....	10427	蠻夷(二) .....	10533
大理 .....	10441	西南溪峒諸蠻(下) .....	10533
卷四百八十九 列傳第二百四十八		梅山峒蠻 .....	10541
外國(五) .....	10443	誠州徽州蠻 .....	10542
占城 .....	10443	南丹州蠻 .....	10543
真臘 .....	10451	卷四百九十五 列傳第二百五十四	
蒲甘 .....	10452	蠻夷(三) .....	10547
邈黎 .....	10452	撫水州蠻 .....	10547
三佛齊 .....	10452	廣源州蠻 .....	10556
閩婆 .....	10455	黎洞黎 .....	10559
南毗 .....	10457	環州蠻 .....	10561
勃泥 .....	10457	卷四百九十六 列傳第二百五十五	
注輦 .....	10459	蠻夷(四) .....	10563
丹眉流 .....	10462	西南諸夷 .....	10563
卷四百九十 列傳第二百四十九		黎州諸蠻 .....	10570
外國(六) .....	10463	叙州三路蠻 .....	10576
天竺 .....	10463	威茂渝州蠻 .....	10576
于闐 .....	10465	黔涪施高徼外諸蠻 .....	10578
高昌 .....	10469	瀘州蠻 .....	10580
回鶻 .....	10472		

宋史卷二百三十五

表第二十六

宗室世系(二十一)

廣平郡王房

廣平郡王、 謚恭肅德 隆	贈深州 使承訓	儀國公 克勤	東陽郡 公叔昂	右率 府之 安侯 羨之	右府公 太子率 府副尹 河內侯 公刻	彦說	致夫 敝夫	雍楸 伸俊 价颺	若功 若勳				
						彦許	敕夫 教夫 敏夫	時震 奕督 時聽	若谷 若孟 若曾				
							敵夫 攸夫 牧夫	時謹					
					班奉 職公綽 右侍禁 公招班 三職公 秉義郎 公煥	彦淵	玉夫	時飛 猷陸 時麟					

[illegible]

					時儼	德种珽成陋
				彦行 彦忠	惲夫	
		保義郎 公麟 承節郎 公焯		彦裔	凱夫	時惲 時嗣 時登 時惠 時指 時怙
				彦泰		
		公昇				
贈湖州觀察使抗之監門衛大將軍政之贈武節郎	右班殿直 右班殿直 公直 公彦 修武郎 公永	殿素 殿直 公直 公彦 修武郎 公永		彥愚 彥晟	鐸夫 鑄夫 鎰夫 銳夫 鏜夫	時演
贈右金紫大夫之	左朝議大夫 權	朝議大夫 權	彥衡 彥衡 彥衡 彥何	規夫 現夫 渙夫 亞夫 相夫	時鉤 時綱	
	左朝請郎 公權	朝請郎 公權				時慇 時德 時定

[illegible]



[illegible]

					佳夫 個夫 脩夫 值夫 岳夫 化夫 炬夫 賽夫	
				彦榭		
				彦禔		
				彦由		
				彦榮		
		承信郎 公誠郎 修武郎 公續翼 贈武質 郎公實		彦斌	忻夫	時璋 時錫
				彦端	卿夫 易夫 顥夫 禧夫 祐夫 禴夫	
				彦綺		
				彦竦	冲夫	
				彦諱	澄夫	
				彦澄		
		成忠郎 公璧翊 忠翊郎 公弼義 從義郎 公顯義 公重義 秉義郎 承訓信 公誨郎 公詵 公謂佐 公佐		彦侁		
		東平侯 仲之 贈右屯 衛大將 應之				
	彭城侯 叔潯					



左侍禁 克裡 彭城侯 克孚	右領軍 衛將軍、 賜進士 及第叔 歆 右衛率 府率叔 猗 高密郡 公叔建	武衛大 將軍、 榮州防 禦使捐 之 千牛衛 將軍田 之 武德郎 履之	左班殿 直公允 右班殿 直公開 公闡 三班借 職公式 承信郎 公絳 忠翊郎 公絳 秉義郎 公絳 彦麒 彦麗 彦麗 彦慶 承信郎 公鑽 三班借 職公代 承信郎 公緯 彦昭	仁夫 仍夫 信夫 伋夫 瑁夫 瑢夫 瑜夫 璉夫 璵夫 儼夫 富夫 審夫	時佇 時份 時佺 時謹 時識
------------------------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彦幸	嘉夫	時矜	若崑		
							時鎡	若生		
							時錄	若嵐		
								若嶧		
							時琪	若憚		
						昌夫	時瓊	若悅		
						麟夫	時鏜			
								若汙		
								若瀟		
							時鍊	若潞		
							時愛			
				保節郎						
				公寶						
				保義郎						
				公祐						
			西頭供奉官							
			之	公壽	彦弼					
					彦名					
			忠訓郎							
			寧之							
			左班殿							
			直勝之							
			贈右朝							
			奉郎澤							
			之	贈中大	彦端	威夫	時備	若樛	嗣仍	
				夫公旦					嗣種	
							時坤		嗣棧	
							時璿			
					彦起					
					彦靖					
					彦埃	立夫	時璫	若嵩	嗣迪	
								若微	嗣遠	
								若巖	嗣濟	
								若燧	嗣濯	
									嗣泓	
						廉夫				
					彦棟					
					彦魚					
					彦思					
				承節郎						
				公爽						
				承務郎						

[illegible]

[illegible]

潁川郡王房

<p>穎川郡王、 謚安簡德 葬</p>	<p>廣平侯 承矩</p>	<p>光國公 克廣</p>	<p>建國公 叔亞</p>	<p>安康侯 報之</p>	<p>班直公恕 贈中奉 大夫公 忬</p>	<p>孟 彦</p>	<p>充夫</p>	<p>綬 時</p>	<p>璋 若</p>	<p>顯 嗣 顯 嗣 顯 嗣</p>
									<p>琮 若 璣 若 璜 若 琅</p>	<p>顯 嗣 約 嗣 紹 嗣 纓</p>
									<p>琬 若 璫 若 璪 若 瑄</p>	<p>綸 嗣</p>
							<p>仁夫</p>	<p>教 時</p>		
						<p>韓 彦 荀 莊 彦</p>				
					<p>惠 公 從 義 郎 憲 公 右 侍 禁</p>					
				<p>華陽郡</p>						

公學之	公瑾 右侍禁 公瑾 贈武德 郎公瑾	彦古 彦國	卦夫	時及	若沅	嗣琨 嗣瑛 嗣瑾
				時適	若沂 若淦	嗣琪 嗣玖
				時蓬	若涂 若治	
			倕夫	時榮	若汴 若懼	
				時豫	若震 若斌	
				時倚	若璘 若班	
			侔夫 堯夫	時忼 時棟	若珥 若謹	
清源侯 導之	承議郎 公揆	彦侑	瑋夫	時偃	若金	嗣清 嗣溥 嗣洽
			瑜夫	時价	若蒼 若石	
				時修	若塾 若鳳 若虎 若麟	嗣復 嗣澈 嗣消 嗣溥
				時傳	若哲 若彪 若倫 若辦 若蟬	嗣錦
			班夫	時邁 時遇	若諱	嗣夔 嗣誼 嗣棋









時環	賴夫	公通 公遠	忠訓郎 經之	公誥 公統 公朋 公从 公珪	太子右 監門之 率長之 太子右 監門之 率副之 亭殿之 左班之 直鐸之 承議郎 緝之	昌國公 叔萌
時秀 時煥	介夫	彦僕 彦倣 彦弼 彦軾	左儒林 郎公弼	彦仁 彦回 彦齡		
若文 若激 若潤 若鑒 若格	履夫	彦斌	成忠郎 公升	彦文		嗣渾 嗣潤
時紳	泰夫 蹇夫	彦僊				嗣錦 嗣錫
時紀 時紹	時萃 時芳 時□ 時琰					
若址 若壎 若塘 若垓 若增 若□ 若埭 若堰 若澤 若稍	訓夫					嗣溇
時環	時瑛					

[illegible]

[illegible]

				許夫 顯夫	時遜 時遞 時玻 時圭 時窘	若矜 若礎
				諦夫		
			承信郎 公康 公虞			
		從義郎 裏之	公沂 公濟 公沛			
		贈正奉 大夫 之	右修職 郎公鷹	彦莘	牛夫 羔夫 鸞夫 虎夫 龍夫 駭夫 駢夫	時申 時侔 時僊 時驥
				彦阜 彦孔 彦半	時壩	若僮 若候
			修武郎 公厲	彦斗	時躍 時趾 時踐	
					時漦 時瀏 時泌 時潞	
					時澁 時淇 時漦 時瀝	若惡
			公廓 公慶 朝議大 夫公虞	彦單 彦革 彦皇	鉤夫 鏃夫 釳夫	
				彦中	補夫	若柵



[illegible]









[illegible]





<p>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漸 濟國公 叔峙</p>	<p>三班奉 職補之 朝請郎 進之</p>	<p>公望</p>	<p>彦燁 彦子 彦孝</p>	<p>熙夫</p>	<p>時迦</p>	<p>若驢 若駟 若驛 若驛 若瞻</p>	<p>嗣得</p>	<p>若澧 若涖 若源 若温</p>	<p>嗣租 嗣賓 嗣寔</p>	<p>時愈 時忽 時悉 時憲 時願 時頌 時顒 時顒</p>	<p>時昇 時鎔</p>	<p>時起 時銓</p>	<p>時鉅</p>	<p>時瑛 時璫 時恕</p>	<p>時惻</p>	<p>若蕙 若缺 若塋 若寧</p>	<p>庚夫 熹夫</p>	<p>賁夫</p>	<p>秀夫</p>	<p>磐夫 譽夫</p>	<p>恫夫</p>	<p>隕夫</p>	<p>歆夫 簪夫</p>	<p>彦弼 彦輔</p>	<p>彦佐</p>	<p>彦潔 彦潛</p>	<p>右從政 郎公純</p>	<p>保義郎 公悅</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彦淞	鏡夫	時璵		
					彦潼				
	大中左	宣義郎				莊夫			
	夫繼之	公衍			彦順	襄夫			
		儒林郎				裕夫			
		公衍				雄夫			
						軀夫			
						正夫			
		從事郎					時錡	若稽	
		公衡			彦點		時榮	若櫟	
					彦直				
					彦櫟				
					彦弼				
					彦仁	通夫	時珣		
							時琬		
					彦勳				
					彦熙				
					彦默				
					彦勳				
	修武郎	保義郎							
	廷之	公瑑							
		公璋							
	通直郎								
	在之	公賢			彦稜	衡夫	時衡	若燦	
						傲夫	時伽	若燿	
							時僕		
							時璩		
	宣教郎	公衡			彦俊	達夫			
	緝之	公贊			彦廊				
	武翼郎								
	素之	公岫							
		秉義郎							
		公孚			彦奎	鑒夫	時璩		
						口夫			
						鏡夫			
	修武郎								
	疎之								
	右從事	保義郎							
	郎彭之	公頌							



				公顏	彦祝	保夫	時侍	若睇
				公頰				若嚙
			紘之	公術	彦蠡	寶夫	時奎	
			翊之	公瑤	彦旌	凝夫	時淤	若案
			牧之			遠夫	時瓊	若禮
						的夫	時廣	
					彦鐸	民夫		
					彦颺	彪夫	時銜	
						盼夫	時循	
						就夫		
		濟陽侯	翼之	忠訓郎	彦側	霽夫		
		叔稠	承節郎	公洋	彦琬	寔夫		
			佐之			遇夫		
			武經郎		彦瑾	遇夫		
			佑之			邁夫		
					彦璩	邁夫		
						鐫夫		
					彦璵	鈺夫		
					彦倂	璽夫	時擬	
						釜夫		
						釜夫		
						釜夫		
				公洙				
				承節郎				
				公洄				
				公浩				
				公淳				
				公源	彦英			
			侃之	公清	彦豪			
					彦傑			
					彦雋			
					彦璵	鏐夫		

[illegible]

[illegible]





				乘義郎 譚之	公曜	彦漢	苗夫 燦夫 堞夫 鐔夫	時墀		
				承議郎 証之	公景	彦燭	夷夫 坤夫 井夫	時涖 時埤 時堪	若玢 若瓊 若璿	
						彦漆	竺夫	時址 時堞 時垌		
						彦澗	箴夫 垌夫	時撞 時拭 時撻 時屹 時映	若瀘 若消 若瀘 若汀 若坤 若垤	
					公畢	彦荷 彦漸 彦澗 彦沈	舜夫  穩夫 垠夫 坎夫 坏夫	時賈 時輪 時輶 時輶 時埤 時低		
	高陽侯 克循	惠國公 叔參	太子右 監門率 府率涖 之 博陵侯 益之	乘義郎 公康 修武郎 公廉 乘義郎 公庠 乘義郎 公序			皇夫			

[illegible]





					倦夫 喇夫 鋤夫	時喰		
			承信郎 公鋤	彦旂	址夫 増夫 堀夫 堪夫 璐夫	時餒		
				彦廠	瑣夫	時鑪 時鈴 時侑 時臘	若決	
				彦庁 彦序	瑣夫 終夫	時他		
		贈武藏 郎瑄之	贈朝奉 郎公鏝	彦棧	本夫 荃夫 齋夫 珎夫 玠夫	時倚 時裡		
				彦檀				
				彦栝				
			承節郎 公綱	彦泗	謁夫 譚夫			
				彦濂 彦濡	摠夫 榎夫			
			承節郎 公鏝	彦澶 彦潯 彦瀆	樞夫 柚夫			
			承節郎 公鉞	彦浣 彦澣	沐夫			
		右監門 衛大將 軍叔須	東頭供 奉官億 之	忠訓郎 公詠 右通直 郎公鏗 修武郎 公言	驥夫 遂夫		若珂 若瑛 若玳	嗣份
			忠訓郎 侃之	彦甫 彦贊		時收 時教 時效		

贈武翼郎 价之	從義郎 公謹	彦仁	華夫	時觀	若鏞 若秘	嗣埴
		彦同	奥夫 革夫 珮夫	時觀 時觀 時觀 時遇		
	修武郎 公謹	彦雄 彦贊	璨夫	時寤 時寧	若潛 若通 若澁 若澠	嗣翁 嗣椿
		彦華	琬夫 璽夫 璫夫 玠夫 璩夫 璦夫 璣夫 璫夫 璩夫 璩夫	時滂 時岑 時泌		
	武翼郎 公訓	彦藝 彦蕃 彦茂 彦蔚 彦黃	珍夫 斑夫	時漱 時沔 時波	若葵 若葵 若葵 若檀 若檀	嗣燦
	忠訓郎 公誠	彦奇	及夫	時然 時椿 時榿 時楠	若琰 若煒 若煒 若炎 若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承節郎 公伸 公有	彦玗	皇夫 野夫 扑夫 介夫					
						彦機	議夫	時謙 時訃 時馨 時燦 時健 時輻 時至	若渤 若潯			
					修武郎 公信	彦耻 彦深 彦琛	訃夫 譚夫			若璚		
							蓋夫					
	襄陽侯 叔寧	三班借 職禧之 修武郎 訃之	忠翊郎 公璉			彦洽	詎夫	時璚	若深 若潯 若瀟			
							誦夫 講夫	時琇 時琅				
						彦汾 彦渡	計夫 詣夫					
					成忠郎 公瑞	彦酉	譏夫 鮮夫					
							周夫	時璨 時璉 時調	若釵 若鏹			
					從義郎 公璚	彦庚	懷夫					
							否夫 壯夫 革夫	時珣 時秦	若需 若翼 若霽			

[illegible]

<p>送寧郡王 承範謚傳 溫</p>	<p>昌國公 克思謚 孝裕</p>	<p>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彰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璲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盈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齡 東平侯 叔蛇</p>	<p>秉義郎 諒之 文林郎 詠之</p>	<p>公晦 公曄  公晔  忠訓郎 公彬</p>	<p>彥旨   彥政 彥橫  彥矯</p>	<p>訓夫  絀夫 增夫  埴夫 埴夫  封夫 璫夫</p>	<p>時元  時復 時徽 時伐  時鉶 時鐸 時珪 時琬</p>	<p>若緯 若鏤</p>	<p>嗣徽 嗣億 嗣倬</p>
----------------------------	---------------------------	---	----------------------------------	--	---	--	--	------------------	-------------------------

[illegible]





					時漬	若槃
					時湾	若柚
						若格
						若徽
	彥憚	詔夫			時鈿	若俱
		謹夫			時鐸	
		颯夫			時旺	若滌
		鑒夫			時賢	
		諍夫			時炯	若礪
		諱夫			時燿	若珣
		認夫				若砥
					時炷	
					時燿	
	彥蒞	談夫			時銑	若演
					時鉉	若濂
					時鉞	若泐
						若潑
						若潏
					時館	若淦
						若漣
					時備	若浮
		諫夫				
	彥禱	諫夫			時澤	
		誦夫			時複	
		嶠夫			時鉞	
	彥傑	諱夫			時鏤	
		設夫				
		語夫			時蕞	
		時夫			時蕞	
		復夫			時微	
		峻夫				
		邠夫			時苾	
贈承節郎公應	彥俯					
	彥倌					
	彥健					
公憲	彥供					
	彥傲					
	彥俾					
	彥凝					
公忞	彥制					

武經郎 遜之	公彰 訓武郎 公愔	彦接	仁夫 修夫	時瑛 時壅	若淦	嗣楷
		彦淩	伋夫 俊夫 乞夫	時珣 時球 時璩 時璩 時璩	若鈺	
			仟夫 儻夫 佶夫	時苻 時董 時蘭 時薌		
		彦樂	涉夫 璉夫	時鐸 時焯	若演 若璵 若璿	
			瑰夫 佚夫	時倬 時魁	若玠 若珪 若瑒	嗣倬 嗣璵 嗣銳
		彦驟	佰夫	時議 時諄 時諱	若愚 若思	
		彦桐 彦桌				
	公林 公廣	彦藩	瑒夫	時襍 時梅 時槐		
		彦潛	縛夫 璩夫	時時 時歷		

[illegible]

				公傳	彦淑	圻夫	時駟	若晚
							時琢	若娟
						坡夫	時馭	若嫌
							時駟	
	敦武郎			公叟	彦最	焄夫	時桎	
	護之						時桎	
				公耆	彦昆			
					彦昭	晞夫	時齒	
					彦盈	晞夫	時昇	
						相夫		
						昇夫	時穠	
						獲夫	時苗	
							時並	
						典夫	時易	
						彝夫		
						翊夫	時初	
						憂夫		
						纒夫		
					彦如	象夫		
						馴夫		
						濯夫	時敷	
						襲夫	時潁	若僊
						廷夫		
				彦盟		寄夫		
						容夫		
				彦炎		穰夫		
						穰夫		
						縑夫		
						縑夫		
					彦好	蔭夫		
					彦毅	蕃夫	時訝	
						攏夫		
						暄夫		
						懷夫		
						懷夫		
	贈武略			公旺				
	大夫訥			贈武經				
	之							

大夫公	彥瑯	冀夫	時汶	若靈
襄			時浚	若宥
			時溫	若圭
		霑夫	時錡	若宙
			時鏹	若塽
	彥璟	逯夫	時詔	若玕
			時諷	
		邇夫	時汾	若轅
			時湛	若轅
		遺夫	時誦	若輶
		迨夫	時訥	
	彥璿			
	彥珙	松夫	時權	若強
		懷夫		
	彥璿	槩夫	時櫟	
		誠夫	時愨	
	彥玲	錡夫	時侈	
		鋤夫	時倭	
			時倨	
		鋤夫	時儼	若墀
			時徐	
		墾夫	時滴	
			時湊	
			時洩	
			時澤	
贈朝奉大夫公亮	彥裕			



	瀾夫	時離		
		時謨		
	漈夫	時樛		
	淪夫	時桂	若妍	
	淑夫	時檜	若爛	
		時採		
	沆夫	時祝		
		時櫛	若熄	
		時杼		
	沛夫	時迟	若璫	
		時通		
		時邇		
	潰夫	時穰	若燥	
		時杵		
		時搭		
彥珣	汜夫	時椅	若炳	
			若輝	
			若煜	
		時榆	若燁	
			若炤	
			若燧	
			若爍	
		時楹	若斂	嗣垣
				嗣塏
			若燁	
		時鋤	若灼	
	潰夫	時柜		
		時榎	若災	
	澶夫	時櫟	若烓	
		時松	若燧	
			若煜	
		時杭		
	汗夫	時梓	若燿	
	濛夫			
	浮夫			
	泮夫	時櫨		





修武郎 詰之	公祁					
	忠翊郎	彦德	滿夫	時唐	若琬	
贈武翼 郎諫之	公裕			時寬	若玟	
				時窟		
贈武翼 郎諫之			注夫	時虎		
				時廐		
贈武翼 郎諫之		彦檀	沐夫			
		彦挺	滔夫			
贈武翼 郎諫之			洵夫			
			濫夫			
贈武翼 郎諫之	從義郎					
	公達	彦璵	焄夫			
贈武翼 郎諫之	承信郎					
	公進					
贈武翼 郎諫之	承信郎					
	公遷					
贈武翼 郎諫之	承忠郎					
	公邀	彦溶				
贈武翼 郎諫之		彦漆				
	公退	彦漕				
秉義郎 晉之	公材					
	公林					
秉義郎 晉之	公植					
	承信郎					
秉義郎 晉之	公遇					
	保義郎					
武翼大 夫誠之	公選	彦牛				
		彦騏				
武節郎 璣之	忠訓郎					
	公安	彦儔				
武節郎 璣之		彦俛				
		彦俛	法夫	時儲	若燭	
武節郎 璣之						
			濫夫	時謀		
武節郎 璣之				時挺		
			海夫	時權		

[illegible]

[illegible]



從義郎 鐸之	公祐	彦代	璫夫	時傳	若枕 若杓
		彦悽	琬夫	時塙	
	公祥	彦清	誑夫	時賢	
		彦爆	畱夫	時締	
	公析		鏗夫	時鍼	
			詔夫	時鏢	
	公祺		价夫	時繼	
			社夫	時銓	
	公祚		壇夫	時瑋	
			璫夫	時瑋	
		彦遵	瑋夫		
		彦宜	瑋夫		
			閻夫		
			閻夫		
		彦竣	閻夫		
			栢夫		
			楊夫		
			檄夫		
		彦爆			
		彦刈	栢夫		
		彦燦	埤夫		
			埤夫		
			埤夫		
			埤夫		
		彦滋	埤夫		
			閻夫		
		彦玫	閻夫		
		彦璫	璫夫	時璫	
		彦璫		時棄	
		彦璫	侁夫		
			伽夫		
			儼夫		
		彦璫			
		彦實			
武忠郎 鏡之	保義郎 侗之				
內殿承 班叔鏡					

[illegible]

				彦珍	合夫	時顗 時願 時棉 時森 時楷  時浙  時泮	若焯 若櫨 若熈 若烟 若煥 若遄 若芒 若纂 若穎	
				彦瑞	品夫 僊夫			
				彦瑜				
		從義郎		彦珍	慶夫			
		公价		彦琰	超夫			
				彦璫				
				彦珪				
				彦琥				
		成忠郎						
		公信						
	供備庫							
	副使論							
	之西京左							
	藏庫副	修武郎		彦文	端夫	時清 時秦 時寔	若冲 若憲	嗣琳
	使植之	公播		彦武	潔夫 元夫 豫夫			
				彦詰	坦夫	時顯	若淳	嗣俶 嗣俱
		忠訓郎					若澄 若濂	嗣儋 嗣偕
		公授				時允	若潏 若激	

[illegible]





[illegible]

	孝之	郎公福	彦謨	連夫 通夫	時似
			彦譽 彦嵩	積夫 稷夫 价夫 岑夫 岑夫 嵩夫 儼夫	
			彦簪		
			彦訥 彦諫		
		公祥			
	忠翊郎 茂之	保義郎 公璜	彦諄 彦道		
		公旦			
廣平侯 叔峴	奉議郎 進之	承節郎 公藹 忠諫郎 公蒲	彦和 彦穉 彦秬	恣夫 洵夫 中夫	時窠
	承義郎 劄之 中大夫、 直秘閣 將之	將仕郎 公位 將仕郎 公倚 將仕郎 公億 公儻 公儻 公佐 公仁 公伉			
	左朝散 大夫成 之	公驥 朝奉大 夫公紹	彦璽 彦堂		

				彦堅					
			迪功郎						
			公緒						
		修職郎							
		觀之							
左侍禁	乘義郎	承節郎		彦曜	澤夫				
叔峴	果之	公亘		彦暎	沂夫				
					源夫				
					渙夫				
					清夫				
					潤夫				
					漢夫				
		公矩	彦曄						
	敦武郎	乘義郎							
	挺之	公籲	彦俊	定夫					
			彦俱						
			彦傲	安夫					
			彦倍	憲夫					
		忠翊郎			時簡				
		公顥			時雄				
		公頤							
		公類	彦儔						
			彦僚						
			彦侈						
武功大夫	成忠郎	訓武郎							
叔崧	徽之	公譚	彦祐						
			彦祐						
	武經郎								
	律之	公琰							
		武翼郎							
		公琅	彦禰	穢夫					
			彦褐						
			彦裡						
			彦禴						
			彦楊	棟夫					
		保義郎							
		公瑰							
	忠翊郎								
	御之								
	乘義郎	從政郎							

	衛之	公玩	彦滿 彦溥	
		成忠郎 <u>公瑤</u>	<u>彦泓</u> <u>彦洙</u>	
		承秉郎 <u>公珥</u>		
		承信郎 <u>公玦</u>		
		承信郎 <u>公玢</u>		
右侍禁 <u>叔養</u>				
武翼郎 <u>叔岐</u>				
敦武郎 <u>叔峴</u>	休之 伸之 保之			
武翼郎 <u>叔岷</u>				
武翼郎 <u>叔岫</u>				
修武郎 <u>叔崧</u>	武翼郎 似之 從義郎 休之	公璋 修武郎 <u>公佩</u>	彦祥 彦禮 彦被	潤夫 源夫 淖夫 汜夫 瀨夫
			彦禱 彦祿	道夫 達夫
		公珂 <u>公珪</u>		
承節郎 保之		公琬 公琳 兼義郎		

					公珽	彦訥	□夫 柄夫 拭夫 操夫 摠夫 措夫
						彦該 彦講 彦諒 彦諱 彦謹 彦診 彦譚 彦軒 彦皓 彦陽 彦機 彦議	
					公珽 承節郎 公璫	彦訓 彦詔 彦謚	振夫 拯夫 授夫
			信之 修之 承信郎 侑之		公璟 成忠郎 公璫	彦視 彦補 彦極 彦襪 彦柘 彦楸 彦櫺	汰夫 派夫 涯夫 淵夫 彤夫
					公璫 承信郎 公璫	彦樺 彦裨	

				彦社	
		俟之			
		倚之			
敦武郎					
叔嶠					
武經郎	敦武郎				
叔顯	健之	公達	彦求	樂夫	
				璋夫	
				瑱夫	
		公過	彦寐		
			彦寔		
			彦窺		
			彦宿		
		公球			
	從義郎	從義郎			
	辛之	公迅	彦寧	森夫	
		公逾	彦勿	品夫	
			彦姓	嘉夫	
			彦弱		
			彦棘		
			彦玆		
		公迢			
		成忠郎			
		公邁	彦汧		
		從事郎			
		公運			
	介之	公遜			
		公遊	彦偃		
			彦儻		
		公遠			
		公遵			
	忠訓郎	承信郎			
	聿之	公桂	彦展		
		公穉	彦耕		
	恬之				
	將之				
秉義郎					
叔嶠					
右侍禁					
叔嶠					
武翼郎					
叔嶠	泰之				

[illegible]



	公叔汝	聽之	公愚	彦章 彦辛 彦學	瓊夫 閔夫	時立
			公愿 承信郎 公惠 承信郎 公愬			
	東頭供 奉官願 之		武翼郎 公懋	彦修	瑞夫 玃夫	時麟 時宣 時益 時融 時新
				彦偕 彦保	正夫 遵夫 蠟夫 瑋夫 玃夫	時智 時春 時諄
				彦仍	肆夫 珩夫	
	秉義郎 遵之		成忠郎 公念 成忠郎 公恕	彦申	臨夫 宰夫 卓夫	
				彦峻 彦靖		
			忠翊郎 公恕 公意 公恕			
	承事郎 什之 承節郎					

[illegible]

[illegible]

				贈從義 郎公修	彦普	璵夫 珈夫 璪夫 榛夫 樺夫 櫟夫 窠夫 穹夫
					彦曩	
					彦璫	
					彦旻 彦昂	激夫 溶夫 洽夫 洵夫 潛夫 困夫 圓夫
					彦曙	
		贈中奉 大夫詵 之	朝請大 夫公顯	彦俟	沂夫 瀟夫 淳夫 瀟夫	
				彦僂 彦俗 彦遠 彦儋		
			通議大 夫、寶 謨閣待 制公豫	彦适	佐夫 佑夫	
			朝散大 夫公升	彦汧 彦淵 彦沐	恣夫 忠夫	
		忠訓郎 詠之	承節郎 公紀	彦退	懷夫 憚夫 異夫 男夫 仁夫	

				倭夫
		乘義郎 謹之	保義郎 公俛	彦旦
			承信郎 公侄	彦璵 彦珍
		誘之		
武經郎 叔鍵		乘義郎 傑之		
			保義郎 公度	
		价之		
		儻之		
		承節郎		
		俊之		
		承信郎		
		侃之		
武翼大 夫叔躬		忠訓郎		
		持之		
		保義郎	武翼郎	
		擇之	公柄	彦儕 彦他 彦恬 彦仟 彦俎 彦俊 彦儼
			修職郎	
			公柳	彦佗 彦健
				彦伸 彦得 彦儼
			承信郎	
			公桐	彦偕 彦仁
		乘義郎		
		偽之	公柯	
			公耕	彦擇 彦柯 彦杓
			公祝	
				葱夫 邴夫

					祁夫 卿夫
				彦棋 彦桂	
		承信郎 擬之	公棟	彦浴 彦瀛	
			公松 公桶		
		振之	公極	彦休 彦勲	
	左班殿 直叔應	恂之	公守		
		忠翊郎	保義郎		
		東之	公杰		
淮陽侯 克闢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舍				
昌國公 克疆	武經郎	從義郎	公誼		
襄陽侯 克稟	叔翽	厚之			
	贈左太 中大夫 叔擊	輔之			
		朝議大 夫充之	右從政 郎公泌		
			公問		
			右文林 郎公黯	彦熹	
			右修職 郎公鑒	彦鈞	銓夫
			朝請郎 公植	彦極 彦相	
			承信郎 公稷	彦程	
		忠訓郎	忠訓郎 公琢	彦梅 彦櫟	嚳夫 疎夫 歸夫 岷夫 峴夫
		修之		彦樛	

					彦楨	堀夫
				訓武郎	彦楨	謙夫
				公璿		
				從義郎	彦杣	
				公玕	彦桎	樂夫
						汎夫
					彦杣	
				公璿		
				秉義郎		
				公璿	彦校	
		教之				
	朝奉郎					
	叔瓊					
	右朝請					
	大夫叔	成忠郎	忠翊郎			
	迢	慙之	公禊	彦韓		
			承信郎			
			公祖			
		立之				
	朝議大					
	夫叔仔	澤之				
	左班殿					
	直叔篆					
	武翼大	修武郎	武翼郎		彦鴻	
	夫叔儀	輝之	公孝	彦法		
				彦瀾		
				彦川		
			武信郎			
			公觀	彦豫		
			公正			
左領軍						
衛將軍						
克慙						
贈左衛						
大將軍	秉義郎					
克佑	叔峻					
	武翼大	從義郎	成忠郎			鈴夫
	夫叔散	淦之	公岫	彦密		鈿夫
		從義郎	承信郎			

		仔之	公瑛 公珠		
		秉義郎 偕之	公森 公蟠		
		秉義郎 仟之	公壽 公瀾 公奇		
		忠訓郎 叔璠 右班殿直叔珍 忠訓郎 叔瑄			
	婺州觀察使克躋	觀左禁衛門忍	承節郎 公緝	彦紘	玳夫 玳夫 禔夫 禔夫
			公館	彦嶧 彦岨 彦屹 彦岳 彦巖 彦璵 彦淮 彦泳 彦澗 彦游	
			公綺		擇夫
			公緯		
		祺之 祉之			
		左班殿直叔慇 武經大夫叔懋 修武郎叔慤 忠訓郎叔慥			
			袖之		





				公能	
		承議郎			
		侃之		公緝	
				公鎬	彦殊
		左文林	承信郎		
		郎侃之	公美		彦英
		從政郎			
		伸之	公正		
		朝奉郎	迪功郎		
		休之	公高		
			公亮		
			公亨		
		從事郎			
		僖之	公環		彦濟
					彦渙
					彦誤
			公篆		
			公瑀		
		侂之	公策		
		忠翊郎	保義郎		
		俊之	公範		
			公範		
忠訓郎					
叔剴					
武德郎	朝散郎	迪功郎			
叔賢	像之	公掄		彦云	
				彦徵	
		迪功郎			
		公括		彦減	
		公折			
	朝散大	修職郎			
	夫儼之	公採		彦涓	
				彦淩	
				彦瀾	
				彦澡	
				彦洙	
			公握		
	奉議郎				
	山之	公掖			
	忠訓郎				
	俶之	公扶			
		公抑			







建國公 叔滿	朝議大 夫談之 左侍禁 諡之 贈武翼 郎詠之	公霖  贈中散 大夫公 震	彦韜	畊夫	時从	若祕 若楷 若樞 若楓 若樞 若棧 若□
洋國公 叔涉	三班奉 職諡之 三班奉 職諡之 贈朝議 大夫詵 之	保義郎 公雅 公邁 贈奉議 郎公維	彦翔 彦翻	畋夫 獲夫  陞夫 齊夫 阡夫	時讓 時誦  時弁	若鯁 若紆 若鑛 若鍊 若鐐
			彦懷	虬夫 螭夫 蜿夫	時豐 時對 時魯 時旗	
			彦驥	虬夫 棠夫	時廣  時庚	

[illegible]

				公慥	彦琮 彦璉	捷夫	時宓 時答	若倭
					彦瑀	援夫		
		武翼郎 諱之		公恢	彦儗	燁夫 耀夫	時鉢	
				公忤 公愉				
	內殿承 制叔亨	忠翊郎 諱之		公遠	彦翔	威夫 翹夫	時味 時遭 時恟	
						昂夫 獵夫 衡夫 震夫 御夫 栗夫 弁夫 嶠夫		
					彦翊			
					彦翽 彦翺			
	贈敦武 郎叔恣	贈武功 大夫誨 之		贈武節 郎公剛	彦衡	洞夫 濛夫 浼夫	時莊  時檉 時權 時櫜 時稷 時稷 時榑	若均
				公則		淞夫 澶夫 洪夫		
		秉義郎 誼之		贈朝議 大夫公 劉	彥保	懋夫	時勸	若星 若堃
						憲夫	時瑄 時瑄 時規	若擇



[illegible]



[illegible]







		武翼郎 總之	公昌						
			承信郎						
			公懋	彦臣					
			承信郎						
			公匯	彦哭	鏡夫				
				彦南					
		從義郎							
		捧之	公英	彦微	介夫				
					企夫				
					全夫				
		保義郎							
		拮之							
		成忠郎							
		揮之	公輔	彦藻	玳夫			時陶	
					碧夫			時褶	
				彦深					
			公信						
			公弼						
		保義郎							
		撫之							
		承節郎	成忠郎						
		扮之	公瑩	彦山	玳夫				
				彦岩	現夫				
				彦峯					
		敦武郎	修武郎						
		掄之	公譔	彦德	琿夫				
				彦傑	瓏夫			時芹	
				彦倡				時蒼	
					暨夫				
				彦佩					
			公謀						
			公謹						
崇國公	彭城郡	贈秀州							
克懼	公叔琥	觀察使							
		寶之							
		武德郎							
		睽之	公俊	彦懌	仁夫			時儼	

若瀆

[illegible]





<u>馮翊侯</u> <u>克貺</u>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 <u>叔</u> <u>瓚</u>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 <u>叔</u> 祀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 <u>叔</u> <u>穀</u>								
	<u>博陵侯</u> <u>叔兌</u>	左班殿 直祥之	承節郎 公勳	<u>彦以</u>	<u>珣夫</u>	<u>時純</u> <u>時誨</u> <u>時邁</u>			
					<u>竑夫</u> <u>端夫</u>				
		<u>福之</u> 武翼郎 <u>禧之</u>	公勳 贈中散 大夫公 <u>驥</u>	<u>彦深</u> <u>彦璵</u> <u>彦助</u>					
					<u>忻夫</u>				
		承節郎 <u>裕之</u>	訓武郎 公瞻	<u>彦盡</u>	<u>遠夫</u>	<u>時晚</u>	若泓 若湑 若澶 若澍		
						<u>時曠</u> <u>時畦</u>	若化		
				<u>彦黨</u>	<u>恬夫</u> <u>道夫</u>	<u>時伯</u> <u>時伶</u>	若鏐 若鉞 若銷		
						<u>時漫</u>			

[illegible]

[illegible]

永州助  
教道之  
秉義郎  
遷之

公磨

彦曹

彦舉

彦夢

繇夫

經夫

綽夫

紇夫

綱夫

績夫

經夫

綱夫

績夫

紉夫

績夫

綱夫

紉夫

紡夫

時灝

時滋

時倂

時佃

時伎

時迦

時櫛

時迤

時街

時俄

時偕

時僞

時俟

時株

時代

時僕

時懼

時袖

時佗

時俟

時僞

時街

時作

時佃

時僞

若璫

若瑞

若璚

若巧

若哲

若息

若懃

若窓

若鐸

若鎖

若鑣

若樂

若松

若柔

若麟

若摸

嗣諫



					徐夫
				彦縉	循夫
					僕夫
					仇夫
				彦絳	復夫
					徙夫
					徑夫
					袖夫
					襍夫
				彦綱	祉夫
			贈正奉大夫公碩		
				彦紓	浚夫
				彦紓	灑夫
				彦純	
				彦館	激夫
				彦組	
	秉義郎				
	寧之		公祺		
			公祥		
			公禧		
	武經郎		忠訓郎		
	宥之		公倚	彦球	淳夫
			公衡		
			公信	彦綱	
				彦紀	
				彦結	侍夫
			公偉		
	成忠郎				
	寵之				
右武威大將軍、 康州防禦使叔瑾		敦武郎			
		先之	公誼		
			公謚		
			公謨	彦簡	恙夫
				彦潤	轅夫
				彦弦	
				彦昭	
			公闡		
			承節郎		

				公石	彦剛	斐夫	
				承節郎			
				公原	彦益	珣夫	
		忠誦郎					
		光之		公愈	彦典	湮夫	
					彦穉		
				公惠			
		承節郎					
		堯之					
		保義郎					
		見之					
		承節郎					
		亢之					
	南陽侯	武翼大		公擇	彦祺	銳夫	
	叔礪	夫通之				統夫	
						肩夫	
			贈武德				
			郎公杼	彦搏			
				彦棧	雄夫		
					捷夫		
					懽夫		
					瑕夫		
				彦梅	瑄夫		
				彦飭			
			從義郎				
			公沛				
		忠頌郎					
		道之					
		贈武翼	贈中奉				
		大夫遵	大夫公	彦極	寔夫	時授	
		之	希			時耘	
				彦振	宙夫		
				彦摺	絳夫		
					紛夫		
					表夫		
					徽夫		
					綸夫		
					緄夫		
				彦榎	憲夫		





三班奉職	忠訓郎	保義郎	彦深	嗣夫	
曼之	公鎮		彦溥		
			彦浩	蒞夫	
				纂夫	
	承信郎				
	公鉢				
	修武郎				
	公鑑	彦淑	屬夫		時儻
		彦盼	愚夫		
		彦騰	紹夫		
		彦朋	該夫		
			約夫		
		彦服	柱夫		時鏞
		彦腴	滢夫		
			隆夫		
	公錡				
贈朝議大夫	左朝散郎		亞夫		時佐
望之	公白		良夫		時升
	贈宣奉大夫		摺夫		時仰
	公泉	彦將			時傑
		彦衡	搏夫		
			黔夫		
		彦衍	礪夫		時伸
		彦衍	洙夫		
			淙夫		時摺
		彦術	添夫		
	公兒				
成忠郎	贈訓武郎				
冒之	公適	彦震	常夫		

					鉞夫	時玆
				彦霰	騎夫	時琦
			承節郎	彦霖		
			公適			
		承節郎				
		易之				
		承節郎				
		東之				
		武功郎				
		明之				
		敦武郎				
		受之				
信國公						
叔暎	高密侯	修武郎				
榮敏	失之	公澤	彦候			
			彦修			
		武經郎				
		公濟	彦因	鈞夫	時立	
					時亨	
			彦固	明夫		
		從義郎				
		公潤	彦興			
			彦和			
		公泳	彦適			
		忠翊郎				
		公溉	彦仁			
			彦任	達夫	時發	
				通夫	時顯	
			彦偉			
		承節郎				
		公淨				
		保義郎				
		公滿				
		承信郎				
		公世				
		贈濠州				
安陽侯	團練使	公言	彦夔	造夫	時拱	若洙
遜之					時孜	
					時敷	

[illegible]

	忠翊郎 公元				
贈武德 大夫仰 之	公綏 武經郎 公綽	彦袞 彦東 彦隆 彦芳 彦桐 彦柔	同夫		
	承節郎 公卓				
贈武德 大夫譽 之	武翼郎 公憲	彦詵	倉夫 僚夫 畢夫 彌夫 柔夫 詰夫	時髦 時贊	
	公紳				
左侍禁 牧之	公彪				
左侍禁 益之					
贈武義 郎晉之	公訓 承信郎 公誠 訓武郎 公許	彦遐 彦迥 彦暹	經夫 還夫 郊夫 權夫		
保義郎 東之					
敦武郎 頤之					
約之					
左殿直 德之					

贈承議郎道之	贈宣教郎公恪	彦達 彦邁 彦遊 彦道	
	朝奉郎公憐	彦諒	仁夫 偃夫 僊夫
		彦迪	
	訓武郎公忭	彦遲 彦遵	
	承節郎公慥	彦伐	
	保義郎公性	彦逯	
	秉義郎公惕		
	訓武郎公特	彦迥	
	公忬	彦逅	灼夫 鑰夫
三班奉職曠之			
三班奉職光之			
秉義郎擴之	保義郎公瑾	彦選	忠夫 慇夫 忒夫 念夫 愈夫 恕夫 慇夫 悲夫 蕙夫
		彦迳	
		彦起	
		彦遐	愚夫 憇夫
		彦達	
		彦迎	

				秉義郎					
				公璿					
				承信郎					
				公琦					
				承信郎					
				公玠					
	嘉國公	三班奉	訓武郎						
	叔皮	職昇之	公悅	彦芮	鼎夫	時暘			
			武經郎						
			公識	彦恭					
				彦英					
				彦艾					
		東頭供							
		奉官昇	修武郎						
		之	公輔	彦琦	驍夫	時暢			
				彦玘	驤夫				
				彦煥					
		修武郎							
		景之							
		內殿崇	保義郎						
		班哄之	公敞	彦緝	侑夫	時升			
					儉夫				
				彦綬	僕夫	時興			
						時譽			
						時萬			
						時億			
						時兆			
					份夫	時椿			
				彦緝					
				彦續	倬夫				
				彦紘	傑夫				
			承信郎						
			公玟						
		晁之							
		從義郎							
		通之							
		贈武功							
		大夫昇							
		之							

[illegible]



		忠訓郎	從義郎		
		顯之	公謀	彦茂 彦菖	榮夫
			公諫		
			承信郎	彦興 彦荏 彦苗 彦蕃	
			公訢		
	安康侯				
	叔吳	求之			
		左侍禁			
		憲之			
		秉義郎			
		舜之	公仔		
		左班殿			
		直微之	公明		
		綏之			
		修武郎	保義郎	彦昭 彦砥 彦思	
		滂之	公寔		
				彦睢 彦盱 彦映	揭夫
			保義郎		
			公俣		
				彦聖	
			承節郎		
			公釋		
			公伶		
		璚之			
	魏國公	忠翊郎			
	叔莪	誦之			
		武翼大	保義郎		
		夫人仁之	公憲		
			承信郎		
			公慤		
			朝議大		
			夫公愈	彦澹  彦邈	詮夫 譚夫 詔夫
					時譽

[illegible]

雄州防禦使象之	忠翊郎 公緒	彦儔 彦俱	男夫 嶽夫 巖夫	時舉
贈右金吾衛大將軍資之	右監門率府率 公顏	從義郎 公岳	瑫夫	
溫國公叔董	右監門率府率 公道	從義郎 公榮	朋夫	時佐
右侍禁沅之	從義郎 公位	彥翰	澄夫 洪夫	時佑 時偉
從義郎麟之	彥脰	彥蕭	珏夫 琯夫 璋夫 璋夫 彰夫 倘夫 彫夫 瓊夫 瑁夫 檜夫 堂夫	時祀
	彥邁	彥遵 彥迭		
	秉義郎 公言			

					彦邇				
					彦迪				
					彦迈				
		左班殿							
		直舉之							
		敦武郎							
		崇之		公達	彦儉				
				公達	彦莘				
					彦碩	璫夫			
					彦題				
					彦顗				
		成忠郎							
		行之							
		修武郎							
		用之		公進					
				公遷					
				公速					
		武翼郎		保義郎					
		佑之		公或					
				左朝請					
				郎公彬	彦勉	楠夫			
					彦虎				
				秉義郎					
				公彰	彦愷				
					彦恠	櫟夫			
				從義郎					
				公彤	彦劭				
				保義郎					
				公鈔	彦勅				
					彦勞				
		秉義郎							
		彪之		公禔	彦肯				
				公禴					
				公竝	彦惠				
				公禪					
				公社					
贈右屯									
衛大將									
軍叔藩									
		三班借							
		職拱之							
		秉義郎		忠訓郎					

	立之	公璣	彦澤		
	承信郎				
	廩之				
清源侯	西頭供	承節郎			
叔紺	奉官益	公震			
	之	訓武郎			
	贈敦武	公彦	彦杵	侮夫	時庸
	郎和之		彦棧	咳夫	
				蠻夫	
			彦柄	倭夫	
			彦棒	升夫	
				俾夫	
		承信郎			
		公顏			
	贈奉國				
	軍節度	贈武德			
	使進之	大夫公			
		顯	彦琥	然夫	時中
			彦瑤	潤夫	時舉
				潤夫	時昇
			彦瑋	諭夫	時英
				誥夫	時敏
				謚夫	時啓
				諱夫	時和
				諒夫	時俊
		武翼郎			時貴
		公頊	彦瑁	注夫	
				昇夫	
			彦璋		
		修武郎			
		公頌	彦珥	錢夫	時震
			彦閏		
			彦璠	蒙夫	
				安夫	
	忠訓郎				
	信之				
	右侍禁				

[illegible]

					樺夫
				彦玲	熾夫
成忠郎					
百之	公戡	彦澤			鑑夫
忠翊郎	承節郎				
懷之	公欽				
	承信郎				
	公鈐				
	公鑑				
成忠郎					
瑞之	公肅				
	承信郎				
	公英	彦昌			
承節郎					
純之					
德之					
承節郎					
倩之					
迪功郎					
持之	公進				
保義郎					
升之	公宗				
	公密				
	公寤				
忠訓郎					
挺之	公謀				
	公玉	彦材			
		彦梓			
		彦椿			
		彦松			
	公全				
	公至	彦文			
		彦壽			
		彦祿			
	成忠郎				
	公祗	彦敵			
		彦數			
修武郎	成信郎				
聞之	公鎮				
	公鑄				

[illegible]



				公傳	彦鉉	
				朝請大	彦鏜	憂夫
				夫公介	彦寅	
				成忠郎		
				公倅	彦隣	
					彦涇	
					彦濟	
			承節郎			
			裕之			
	西頭供					
	奉官叔		承節郎			
	映		元之			
			承信郎			
			遠之	公俊		
				公惠		
			能之			
	武翼郎		保義郎			
	叔蓰		得之			
			忠翊郎			
			衡之	公砥		
				承節郎		
			復之	公確	彦馨	琰夫
						琦夫
					彦峰	
					彦崎	
					彦嶠	
			承節郎			
			公碩	彦岐	泮夫	
					淡夫	
					濫夫	
				彦嶠	澆夫	
					漸夫	
					激夫	
				彦禮		
			承節郎			
			公礪	彦嶺	顛夫	
				彦靖	顛夫	
					漁夫	
				彦崧		

[illegible]



				述夫	時例	若檢
				速夫	時儵	
				通夫		
				邊夫	時儲	若構
				邀夫		若梃
						若櫟
			彦紳	遭夫		
				瞻夫	時侏	若槐
			彦綜	藝夫	時倕	
				蘭夫	時倭	
					時櫨	
			彦紋			
	通仕郎			侃夫	時綹	
	公琬		彦章	瀟夫	時緇	
			彦亨		時緇	
					時綱	
					時紆	
			彦永	恭夫		
	公琰			豪夫	時龜	若櫨
	公璵		彦龐	艮夫	時珙	若鎬
					時珙	若錄
			彦組	洵夫	時柚	
			彦綬		時櫨	若灌
				珪夫		
				珪夫	時釗	
					時鏞	
三班奉職	班殿之					
	左班殿					
	直亨之					
	右班殿					
	直樊之					
	卞之					
	忠訓郎					
	奕之					
		承節郎				
		公璵		彦像		



					便夫	時鐸 時修 時俊 時傑 時億 時仔	
	房國公 叔勻	朝奉郎 <u>性之</u> 成忠郎 <u>快之</u> 保義郎 <u>快之</u> 保義郎 <u>韜之</u>					
	安康侯 叔軒	左班殿 直贊之 敦武郎 <u>舉之</u>	公昇 <u>公昇</u>	彦默 彦熊 彦烈 彦熙			
			公旦 公景 公晏 公晏				
	從義郎 叔倅 右朝散 大夫叔 偁	忠翊郎 <u>緯之</u> 奉議郎 <u>鞏之</u>	承信郎 <u>公繹</u> 文林郎 <u>公祝</u>	彦敵	僂夫 堅夫 昭夫 琰夫		
				彦攷 彦啟 彦攽 彦敷 彦敏	偶夫 傲夫 研夫 檄夫	時櫟	
			訓武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禮之	公照	彦造	金夫	時棟		
					公宜		方夫	時機		
							尼夫	時柵	若瀆	
						彦通	育夫			
						彦追	岌夫	時鈴		
							闌夫	時鐸	若潺	
								時棟	若坎	
						彦通	黨夫	時桐		
							佃夫			
						彦達	運夫	時湊		
						彦遠	但夫	時滄		
							任夫	時游	若枇	
								時附		
	贈正議大夫叔陵	修武郎	撫之	公僅	彦國					
					彦圃					
				從事郎		彦全	邁夫	時邁		
				公儀			延夫			
							遊夫			
							巡夫			
							迅夫			
							邁夫			
						彦全				
						彦企	庠夫	時適		
						彦介		時適		
								時適		
							應夫	時倭		
							隲夫			
						彦仙				
				忠翊郎	公仲	彦衡				
						彦復				
					公任					

<p> <u>公仍</u>  <u>成忠郎</u>  <u>公佐</u> </p>	<p> <u>彦賢</u>    <u>彦緊</u>  <u>彦堅</u>  <u>彦良</u>  <u>彦童</u> </p>	<p> <u>能夫</u>    <u>宜夫</u> </p>	<p> <u>時伏</u> </p>	<p> <u>若鑾</u> </p>	<p> <u>嗣淳</u>  <u>嗣潭</u>  <u>嗣湜</u>  <u>嗣澍</u>  <u>嗣潜</u>  <u>嗣濂</u> </p>
<p> <u>修武郎</u>  <u>揚之</u> </p>	<p> <u>承節郎</u>  <u>公任</u>  <u>公仔</u>  <u>公休</u>  <u>公係</u>  <u>公但</u> </p>	<p> <u>左朝請郎</u>  <u>緝之</u> </p>	<p> <u>公議</u>  <u>公國</u>  <u>公論</u> </p>	<p> <u>奉議郎</u>  <u>培之</u> </p>	<p> <u>千大</u>  <u>右衛將軍</u>  <u>忠翊郎</u>  <u>折之</u> </p>
<p> <u>公全</u> </p>	<p> <u>承節郎</u>  <u>公輔</u> </p>	<p> <u>彦</u>□  <u>彦</u>□  <u>彦</u>□  <u>彦</u> </p>	<p> <u>愿夫</u>  <u>昂夫</u>  <u>孝夫</u>  <u>变夫</u>  <u>俶夫</u> </p>	<p> <u>時特</u>    <u>時廡</u>  <u>時廡</u> </p>	<p> <u>若</u> <u>佛</u>  <u>若</u> <u>依</u>  <u>若</u> <u>魚</u>  <u>若</u> <u>便</u> </p>
<p> <u>保義郎</u> </p>	<p> <u>彦廡</u> </p>				

保義郎 裡之	公惠	彦闕	湯夫	時現	若銓 若銓  若應 若戀 若愁 若愚      若瑞 若環 若瑾 若琯 若瑤 若瑋 若璧  若輪
	公寅			時璫	
		彦問	俞夫	時珪	
				時珣	
			搖夫	時急	
			畚夫	時愍	
			舍夫	時輓	
	公進			時倬	
	承信郎	彦覺	起夫	時倍	
	公賢			時偁	
保義郎 裡之	公旦	彦需	硯夫	時璿	若輪
	公壽		零夫	時璿	
	公呈	彦佻	協夫		
			鏹夫	時琨	
			釭夫	時珣	
			釭夫	時榮	
			鏹夫	時濺	
			鏹夫		
	公明	彦忭	訖夫	時耕	
			訖夫	時輶	

					彦邾	詩夫	時鉶	若游
							時鐸	若深
							時鈞	
						帝夫		
						謨夫		
						蕸夫	時溪	若瑋
							時鐸	若璠
								若至
							時紆	若墨
								若磁
								若明
						請夫	時定	
			祕之					
			忠翊郎					
			被之					
	東牟侯		三班借					
	叔渾		職禮之					
			左班殿					
			直拂之					
			保義郎					
			袞之					
	文安侯		保義郎					
	叔釗		禮之	公謹				
			承節郎					
			祖之	公儵	彦璣			
					彦珪			
			承節郎					
			祐之					
	武節郎		修武郎					
	叔暮		英之	公溢				
				公汴				
				公源				
				公湛				
			保義郎					
			蓋之					
	贈承議		文林郎					
	郎叔繩		詠之	公實				
				奉信郎				





[illegible]

					時瑞	若昇
					時現	若瀦
					時璩	
				復夫		
			彦繇			
	修武郎		彦潯			
	公盛		彦長			
			彦陵	櫓夫		
			彦審			
	承議郎		彦岡			
	公隰		彦愬	漚夫		
	從政郎		彦愚	涸夫		
	公鼎		彦意			
			彦寔			
	宣教郎		彦秦			
	公卣		彦棣			
			彦櫟			
	從事郎		彦比	審夫		
	公鼂		彦琦	聚夫		
修武郎	左從政			漈夫	時櫓	
續之	郎公瑒			漚夫		
				漚夫		
	朝請郎		彦商	聚夫		
	公砮			宕夫	時廡	
					時序	
					時塵	
				宿夫		
			彦葳	漚夫	時神	
				漚夫		
			彦邠			
	迪功郎		彦璿			
	公礪		彦瑚	免夫	時橈	

[illegible]

		承節郎 繹之	保義郎 公澈	彦箕	佑夫  儒夫  德夫	時吟 時諱 時覬	若僊
			成忠郎 公泳	彦恭 彦璿			
	武節大 夫叔辨	忠翊郎 琇之	公一 公二 公千	彦浩	註夫		
		承節郎 珣之	公釜	彦鎡 彦艮 彦起 彦迪	賞夫		
		玳之 承節郎 璨之	公儀 公壽 公燾				
		環之 玠之 瑛之 瓊之	公萬	彦倬			
		成忠郎 珏之	公語 公處 公熾 公萊 公爲 公復	彦倫 彦綱 彦緝			
		琮之	公闕 公笑 公直				
		保義郎 玖之	公梓	彦璵	謚夫 誼夫		
			成忠郎 公槽	彦濱 彦潮	鉤夫	時墀	

[illegible]



	乘義郎	彦儔		
	公原	彦燕		
		彦律		
		彦鏐	復夫	時雍
	公謹			
	承節郎			
	公澤			
右侍禁	承信郎			
理之	公巽			
武翼大				
夫資之				
敦武郎				
握之	公敏			
祐之				
忠之				
從義郎				
翼之	公寧			
	公壽			
	公圭			
	保義郎			
	公輝	彦慮	閨夫	
		彦淖	桂夫	
		彦湍		
		彦樺	昌夫	
乘義郎	忠翊郎			
和之	公行	彦能	并夫	時用
		彦熙		
		彦熊	顯夫	
			闡夫	
			才夫	時昕
				時照
				時昉
		彦滄	安夫	
			仲夫	
		彦矗	媚夫	
			闡夫	
立之	公明			
	公夙	彦屹		
	忠翊郎			





武安郎 叔宴	保義郎 令之	承信郎 公鑑	彦宣	幼夫
			彦若	遯夫
			彦靖	遯夫
			彦欽	遯夫
		承信郎 公燾	彦輝	
		公廉	彦竑	
	從之 球之			
東頭供 奉官叔 遷	從義郎 宜之	承節郎 公珪		
		承節郎 公琰		
修武郎 叔儻				
左班殿 直叔諤				
右班殿 直叔綰				
武經郎 叔蟻	諱之	公彦		
	修職郎 諱之	公詰	彦頰	
	修武郎 諱之	承節郎 公易	彦躍	遯夫
		承信郎 公擬	彦龔	
			彦躋	
			彦踵	
	從義郎 諱之			
從義郎 叔旨				
武翼郎 叔附				

[illegible]

				彦脩 彦儔	抵夫	
			公珏 公觀			
	敦武郎 同之		公袞 承節郎 公色	彦碌 彦璩 彦璣 彦璠	榮夫 瑩夫	
				彦瑞		
贈武翼郎 叔憲	武翼郎 顧之		公廉 秉義郎 公慶	彦約 彦縞	械夫	時俊 時傑
					樟夫 楸夫	
	左班殿 直頭之	承節郎 公載	彦紹 彦頰 彦紱 彦維 彦純	靖夫 翊夫		
		贈中散 大夫公 驥	彦經 彦繩 彦繪 彦綱	材夫 樸夫 招夫 挾夫 床夫 森夫 恪夫	時岳 時顯 時僂 時倩 時儒 時偉 時悉 時賢 時淵 時蝦	

[illegible]





				彦	議夫
				仞	
				仟	
				倣	
				惠	
				偶	
				僂	
			公寔		
			公實		
			秉義郎		
			公求	彦	
				偁	
				侶	
		卞之	公宴	誠	
				誦	
		樊之			
		右迪功			
		郎儀之	公資		
			修職郎		
			公淬	彦	
				模	
				榭	
					儀夫
					佖夫
					修夫
					傳夫
					當夫
					架夫
				彦	
				械	
			公涪		
			承節郎		
			公汧	彦	
				榕	
					境夫
					場夫
					塹夫
			迪功郎		
			公瀟	彦	
				鈇	
					調夫
					晬夫
			公洪	彦	
				悉	
					翺夫
					祝夫
					禪夫
					袂夫
					枋夫
				彦	
				潛	
				彝	
					鑿夫
		繪之			

武經大 夫叔玠 內殿崇 班叔梁 成忠郎 叔顥	修職郎 葵之 保義郎 楫之 成忠郎 顯之 成忠郎 頌之	公言      公觀 公頌  公領	彦珪 彦珥 彦珪 彦璵	根夫 櫛夫 稜夫 楠夫 授夫 棖夫 樞夫 玠夫 榜夫 祿夫 裕夫	時遜				
	修職郎 頌之	承節郎 公珙	彦珩 彦鵬  彦嶠	洧夫 微夫 微夫 縉夫 棋夫 紳夫 締夫	時璽 時鑒 時湍 時濤 時滄				
		公珙 承節郎 公琅	彦嶠 彦鉞 彦鉅	瀛夫 溪夫 寢夫 寔夫 實夫 守夫 寔夫					



[illegible]

[illegible]

				彦略			
				彦皓	澤夫		
				彦晤			
				彦昞			
		右從政 郎公健		彦畢	泚夫	時恣	若璽
						時意	若煥
						時惣	若偏
				彦昇	韃夫	時憑	若碯
						時兼	
						時忌	
						時急	
					鞬夫		
		宣教郎 公億					
		公保					
		儒林郎 公楔		彦曉	軼夫	時銜	
					輗夫	時德	
					輜夫		
					輶夫		
				彦晰	涅夫		
					壘夫		
					坐夫		
		承信郎 公似					
		從義郎 成忠					
		衛之					
		秉義郎 衛之					
		忠朝郎 定之					
				彦聿	宏夫	時璠	若慙
	武德郎 叔昞					時梗	
						時撫	
						時瑋	
						時璫	
						時茵	







[illegible]

		識之	公都 公貴 公心	彦綜 彦鏞		
右侍禁 叔饒	從事郎 和之 左文林 郎厚之		公旦 公珣	彦寶	瓊夫	時鐔 時鐔 時鉏 時雯
	修職郎 仰之 定之				璫夫	
武經郎 叔灋	兆之 右朝奉 郎約之	從義郎 公甫	彦洸 彦灝 彦信 彦浚 彦惠 彦江	儕夫 遠夫 愜夫		時鋌 時震
		訓武郎 公申	彦先	儻夫 肖夫 裳夫 纓夫 蒨夫 掌夫 舊夫		
		保義郎 公均	彦允 彦嶠 彦譟 彦穉 彦善	蔭夫 蕭夫		時諄
	希之					





昌化侯承嗣	右監門 率府率 克念	秉義郎 叔謨 左班殿 直叔衡 右侍禁 叔綱 武經郎 叔塞	秉義郎 公武 公政	彦造 彦室 彦通 彦遐	公夫	時壑
-------	------------------	---	-----------------	----------------------	----	----

宋史卷二百三十九

表 第 三 十

宗室世系(二十五)

鄭國公房

保平軍節 度使、鄭 國公德鈞	贈解州防 禦使承震	河內侯 克明	贈右武 衛大將 軍叔璠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訪 之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次 之 鄭國公 况之	武經郎 公冕	彦仁 彦弼 彦輔	誠夫 督夫	時雨  時弼 時鑑	若栢  若楨  若杞 若櫨 若樟 若康 若樽 若栢 若湜 若淳 若乘	嗣謹 嗣衍  嗣璠      嗣攻		
----------------------	--------------	-----------	-------------------	---	-----------	----------------	----------	--------------------	--	--	--	--



[illegible]

				公禮	彦德	澡夫	時偽 時蒙 時伋	若依 若槌		
						義夫 吉夫 壹夫	時茂 時儉	若路		
			左班殿 直公曠							
		右武衛 大將 軍、康 州防禦 使寫之	武翼郎 公彦		彦仁 彦魯 彦說	雲夫	時宣	若濟 若隆 若堂 若柄 若槌 若桂	嗣銓 嗣錠	
						偉夫	時昌 時永 時康	若樵		
					彦元	儼夫 仲夫 仰夫	時壙 時資	若斲		
					彦稷 彦明 彦和					
			贈朝議 大夫公 隲	彦通 彦明		定夫	時康 時席 時庠	若鏤 若璫 若璫 若璫 若璫	嗣連 嗣選 嗣選 嗣遠 嗣遠	
				彦道		仁夫				

					時廉	若璿	嗣恭
				義夫			
		忠翊郎 公玘	彦韓 彦迪	俠夫	時傳	若惕 若璵 若玗	
				誕夫	時揆 時攸 時湧	若桐 若櫟	
		公達			時咨		
	太子右 監門率 府率字 之						
	武翼大 夫謹之	從義郎 公悅	彦并	知夫	時楊 時珣	若懷 若恫 若愴	
					時泰 時用 時淥 時賢		
				駿夫			
				靈夫 量夫 堯夫 燥夫	時琬	若佟	
					時佩 時通		
		從義郎 公照	彦爽 彦旦 彦義				
		公純					
		承信郎 公朴	彦惜	鉦夫 銛夫 鏐夫	時填 時湄 時流		
				鐘夫			

<p>南陽侯 克興</p>	<p>右班殿 直叔憐 修武郎 叔堪</p>	<p>武翼郎 定之 忠訓郎 望之</p> <p>忠訓郎 庸之 奇之 承節郎 庚之 忠訓郎 良之</p>	<p>公允</p> <p>公堯 公先 保義郎 公俟 公依 承信郎 公果</p> <p>公新 承信郎 公瑯</p> <p>公連 公達</p>	<p>彦施 彦灋 彦溫 彦湜 彦淳 彦浦 彦濟</p> <p>彦植</p> <p>彦俛 彦錫 彦鑣 彦銷 彦鉉</p>	<p>夔夫 龍夫 益夫</p> <p>懷夫</p> <p>栲夫 灌夫</p>
-------------------	-----------------------------------	---	---	---	--



安定郡王 承幹	和國公 克敦	高密郡 公叔益	<u>夢之</u> <u>羨之</u> 右班殿 <u>直璵之</u> 右班殿 <u>直琳之</u> 秉義郎 <u>珉之</u>	<u>公運</u> <u>公資</u>	彦叙	燭夫 光夫 焯夫 燁夫 煒夫	時溱 時暢 時澮 時架	<u>公宅</u> 秉義郎	<u>公定</u> 彦達 彦迥	<u>公寶</u> 保義郎 <u>公實</u> <u>公安</u> <u>公察</u> 承節郎 <u>公寬</u>	彦述	忠訓郎 <u>璿之</u> 忠訓郎 <u>璵之</u> 承節郎 <u>璥之</u> <u>公儀</u> <u>公義</u>	武顯大 夫叔鉞	武經郎 叔謹 右監門 率府率 叔慎 崇國公 叔昭	太子右 監門率 府率 <u>寔之</u> 汝南侯 <u>籍之</u>	成忠郎 <u>公緒</u> 訓武郎
------------	-----------	------------	--	------------------------	----	----------------------------	----------------------	------------------	-----------------------	---	----	--	------------	--	---	-------------------------

					公遠	彦椿	單夫						
						彦祖	貌夫						
							處夫						
							泮夫						
							漆夫						
					公緯								
					公石								
			贈修武	修武郎									
			郎榮之	公棼	彦傑	潛夫	淳夫						
						津夫	潛夫						
						彦俊	濂夫						
							法夫						
							激夫						
							濬夫						
					公孺								
			贈朝議	訓武郎									
			大夫承	公謹	彦揖	澹夫	澹夫	時邊		若總			
			之							若種			
							溉夫	時遞		若認			
								時遷					
							汴夫	時邇					
								時捫					
								時拊					
								時畊		若澧			
					朝請大								
					夫公說	彦域	鏗夫						
							錦夫	時濱					
							鉞夫	時泗					
								時冲		若詡			
										若詔			
								時裡					
								時溯					
							鈐夫						
						彦壇	鏐夫	時潏		若欄			
								時滴		若楸			
							鏐夫	時泚					
								時濕					
						彦禮	鏐夫	時揅					
							鏐夫						

					録夫	時埵	若榎
				彦垓 彦堦	鑿夫 鑿夫 鑿夫 鐸夫 鏈夫 鏤夫 銍夫 鏹夫 銅夫 鉞夫		
				彦垣	鏹夫 鏹夫 鏹夫 銅夫 鉞夫	時洋	
				彦圻	鏹夫		
		通直郎 公誼		彦櫟  彦樾 彦拱	壙夫 塘夫 增夫 璫夫	時邁 時迺 時邁	
					琅夫 琰夫 軋夫 煇夫 桃夫	時邁 時悅 時嶮	
				彦程			
		武翼郎 翼之 贈右朝 請大夫 □之	贈特進 公智	彦開	琪夫  璚夫 瑄夫 琤夫	時介 時俞	若鎡 若錫
					儀夫 佇夫 浩夫 淳夫 涓夫	時挺  時亨 時升	若鉞 若鏐 若鈳 若檜

					彦咳	津夫	時侄		
						喚夫	時穰	若涪	
						噉夫	時盟	若瀾	
					彦璽	昕夫	時侶	若冽	
						忞夫	時倨	若健	
						翼夫			
						洄夫			
						沐夫			
						濂夫			
						愬夫	時玕		
						惣夫	時鏈		
							時堙		
							時燾		
				公育					
				贈武經	彦栝	玗夫			
				郎公普	彦柜	瑄夫			
					彦棟	玠夫			
						弘夫			
					彦梁	僊夫			
					彦欏	翼夫			
			贈武經	武翼郎					
			大夫穆	公鐸	彦璿	譙夫	時環		
			之		彦璫	榘夫			
						謙夫			
				成忠郎	彦琬	佇夫	時格	若泚	
				公厚		誕夫	時偈		
						儻夫	時欬		
							時枋	若港	
							時振	若汝	
							時楮		
					彦珊	偁夫			
						徊夫	時道		
					彦珥				
				公丘					
			敦武郎	公啓					
			耆之	承信郎					
			右監門	公敏					
			衛大將						
		建國公							
		叔戌							

軍要之 贈宣教 郎安之	公堅	彦檜	沆夫	時惠	
	通直郎				
	公達	彦深	萊夫	時輝	若埽
		彦渭	棣夫	時燦	若塙
秉義郎 慶之				時燦	若升
			秘夫	時燦	若圻
			杙夫		
		彦濟			
贈武經 郎雋之	保義郎	彦瀛	誦夫		
	公壽		謀夫		
	忠翊郎	彦聲	謀夫		
	公祿	彦及			
贈武經 郎雋之		彦顏	堀夫		
	承信郎				
	公應				
	公絢				
贈武經 郎雋之	公記	彦運	價夫		
	秉義郎				
	公輔				
	修職郎				
贈武經 郎雋之	公弼				
	秉義郎				
	公謹	彦煒	順夫	時僊	
			顓夫		
贈朝請 郎公瑱			贊夫	時僊	
			類夫		
			資夫		
		彦述			
贈朝請 郎公瑱		彦栝	庵夫	時應	若玠
					若珩
				時璿	若璿
				時籟	若稔
贈朝請 郎公瑱				時熟	若混

嗣俊





						若服
					時鵬	若股
						若彤
				滄夫	時音	
					時靚	
				漈夫	時曦	若肪
					時暈	
					時曬	若塹
					時最	若膜
				沱夫	時翫	
			彦玠			
			彦珔	淖夫	時昊	若徊
					時改	若侃
						若僊
					時曉	若瑛
						若櫟
					時昉	
				澹夫	時暄	若梧
					時皎	若壘
						若堞
		公略				
		忠翊郎				
		公畋	彦豆	顯夫	時徊	
				瀛夫	時仿	若臚
					時僮	
			彦鏞	涓夫	時儔	
				沕夫	時侏	
				淤夫	時億	若明
				漱夫	時儻	
				湜夫	時傴	
			彦臨			
		公畋				
	武德郎	承信郎				
	通之	公實	彦立	袞夫		
				襪夫		
			彦直			
		公馮				
		公家				
		公惜				
	成忠郎					
	晉之					
華原郡	左侍禁					



[illegible]

[illegible]

保義郎 公章	彦貸	旼夫	時萊	璵 聖 玘 璣 珍	
	彦賞	曠夫	時澤		
		曄夫			
		暉夫			
		暉夫			
		暉夫			
	彦貴	映夫	時禎		
		曠夫	時祚		
		晤夫	時賢		
	彦寶				
	修武郎 公護	彦珣	宴夫		時鏘
			翼夫		
		宏夫			
	彦琛				
公辦 忠翊郎 公毅	彦遠				
公端					
公萃					
成忠郎 公濟	彦璿	權夫	時昏		
	彦珽	樅夫	時晴		
		楸夫	時懽		
		楸夫	時惠		
			時恩		
			時念		
公奇 忠翊郎 公茂	彦玠				
武經郎 廣之	彦蒼	模夫	時傳		
			時勉		
			時輝		
			時懃		
		得夫	時武		



[illegible]











[illegible]

宣城侯承雅	永嘉郡王克端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叔川 太子右内率府	忠翊郎 韓之 武翼大夫 韓之	保義郎 公穆  保義郎 公通  朝散郎 公蝦  訓武郎 公聞  公嵩	彦 延  黻  錡  浮  洎  須 湧	錫夫  能夫 仁夫 鏘夫 銖夫 鑒夫  于夫  麟夫 僂夫 伍夫 備夫 億夫 復夫  瑋夫 瑋夫 瑋夫  瞰夫 眈夫 睥夫 趨夫 趨夫  譚夫 諫夫	時 杙  時 海 塗  時 埭 記  時 埡  時 偶 儂  時 遒 禰 寶
-------	--------	----------------------	-------------------------	--	--	--	---



					彦琚	調夫	時瀟 時灤 時滌 時澤 時澄 時潔 時汝 時隨 時陲 時際 時斛 時隧 時陣 時拱
						諫夫	
						諍夫	
						諫夫	
					彦琚 彦琰 彦璵	諭夫	
				武翼郎 公志	彦琿	樂夫 象夫	
					彦琬 彦璩	櫛夫	
				成忠郎 公慈	彦閔	禱夫 恬夫	時智 時奮 時皆
					彦錦	時夫 賒夫	
					彦揜 彦一 彦正		
				成忠郎 輯之 忠訓郎 元之	公慈 公振 公榮	澄夫	
				三班奉 職直之			
				榮國公 克用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駢	房陵郡	武翼郎	公祥	彦通		
公叔	演	寶之	忠翊郎	彦展	儀夫	時禰
			公朋	彦監		
		右班殿		彦昱		
		直全之	公明	彦昇		
		保義郎				
		照之				
太子右	府					
內率	叔					
副率						
輔						
太子右	府					
內率	叔					
副率						
緒						
太子右	府					
內率	叔					
副率						
壘						
太子右	府					
內率	叔					
副率						
南						
太子右	府					
內率	叔					
副率						
飛						
雲安侯		敦武郎				
叔到		伸之				
		忠翊郎				
		儀之				
		承節郎				
		傳之				
		保義郎				
		佾之				
通義侯		敦武郎				
叔繹		仁之	公遠	彦清		







[illegible]

				<u>公逸</u>	<u>彦厚</u>	<u>坐夫</u>	<u>時震</u> <u>時憲</u>		
						<u>永夫</u> <u>密夫</u>	<u>時林</u> <u>時顯</u> <u>時鼎</u>		
				<u>公述</u> <u>公邁</u> <u>公送</u> <u>公適</u>	<u>彦雲</u>	<u>靖夫</u>	<u>時瑶</u>		
			<u>偁之</u>	承節郎 <u>公迪</u>	<u>彦友</u>	<u>約夫</u> <u>紅夫</u>	<u>時鉉</u> <u>時鏐</u>		
						<u>煒夫</u> <u>爛夫</u>	<u>時迥</u> <u>時琬</u> <u>時坑</u>		
				<u>公邈</u>	<u>彦酌</u>	<u>珣夫</u>			
			<u>似之</u> <u>保之</u>	<u>公遜</u> <u>公達</u>					
		右班殿 直叔響 武經郎 叔尚 武德郎 叔煊	<u>儔之</u> 忠訓郎 <u>价之</u> <u>厯之</u>	<u>公邁</u> <u>公顯</u> <u>公璿</u> <u>公璿</u> <u>公璿</u>	<u>彦滌</u> <u>彦湍</u> <u>彦濃</u> <u>彦澣</u>				
		敦武郎 叔璚	<u>望之</u>	<u>公良</u>	<u>彦儻</u>	<u>塊夫</u> <u>琦夫</u> <u>鎬夫</u>	<u>時璃</u>	若弼	
					<u>彦級</u>				
		武翼郎 叔燁	<u>傳之</u> 宣義郎	從政郎					





[illegible]

[illegible]

	榮國公 克勇	華原侯 叔勣	贈武節 郎成之	承信郎 公佺	彦應	登夫 仁夫 侑夫
				訓武郎 公僊	彦應 彦襄 彦放	
			忠翊郎 由之	承信郎 公信	彦愈 彦忠	
			贈朝議 大夫盈 之	贈朝散 大夫公 傅	彦悝	銑夫 鐔夫 鎔夫 鐔夫 真夫 清夫
					彦慘 彦愷 彦悵 彦悵	震夫 同夫
				武德郎 公伊	彦愷 彦悵	達夫 銓夫
					彦低 彦憊	立夫
				武經郎 公佚	彦慄	
			修武郎 翊之			
		贈左朝 散大夫 叔僕	武翊郎 寶之	公涪 承信郎 公激	彦茨 彦炳	縣夫 華夫 百夫
			宣教郎 畢之 從義郎			

			<u>侯之</u>	<u>公傳</u>	<u>彦昌</u>	<u>禴夫</u>	<u>時泰</u> <u>時恭</u>	
						<u>祐夫</u>		
						<u>祥夫</u>		
					<u>彦發</u>	<u>福夫</u>		
						<u>祺夫</u>		
						<u>裡夫</u>		
					<u>彦昇</u>	<u>褊夫</u>		
					<u>彦暉</u>			
		<u>信都郡</u>	<u>東頭供</u>					
		<u>公克研</u>	<u>奉官叔</u>					
			<u>佺</u>					
			<u>右侍禁</u>					
			<u>叔琬</u>					
<u>東陽侯承</u>	<u>濟南侯</u>	<u>汝南侯</u>	三班借	職 <u>進之</u>				
<u>鑒</u>	<u>克懷</u>	<u>叔蚡</u>	三班借	職 <u>通之</u>				
			三班借	職 <u>賢之</u>				
			<u>賓之</u>					
			<u>贊之</u>					
		<u>德國公</u>	三班借	職 <u>先之</u>				
		<u>叔盾</u>	武翼郎					
			<u>資之</u>					
			左班殿					
			直 <u>貴之</u>					
			武翼郎					
			<u>實之</u>					
			武經郎	<u>修武郎</u>				
			<u>貢之</u>	<u>公任</u>				
			贈武翼					
			大夫 <u>黃</u>	<u>秉義郎</u>				
			<u>之</u>	<u>公儻</u>	<u>彦璆</u>			
				從義郎				
				<u>公幹</u>	<u>彦封</u>	<u>恭夫</u>		
						<u>革夫</u>		
			<u>忠翊郎</u>					
			<u>賞之</u>					
			<u>成忠郎</u>					









					夫公還	彦案	唯夫
						彦棗	
						彦棠	
						彦萊	
					承信郎		
					公遠		
					武經郎		
					公起	彦朱	
					承節郎		
					公選	彦樽	烟夫
							烟夫
						彦案	
					公選	彦椅	
						彦榮	
					宣教郎		
					公選	彦幢	
			晴之		保義郎		
					公遠		
			清之		公選		
					承節郎		
					公迨	彦祝	
						彦梔	
						彦橘	
						彦櫻	
					成忠郎		
					公迨	彦榮	
					承節郎		
					公迦	彦榴	
						彦櫻	
						彦櫻	
					承信郎		
					公速	彦榆	
						彦杞	
			麟之		公迥		
					公迢		
			璿之				
					保義郎		
			叔驥		暉之	公望	彦仁
					承節郎		
			勳之				
					承節郎		
			武經郎		養之		
			叔郡		公轄		
		房國公	敦武郎				
		克敢					





成忠郎 叔秀 成忠郎 叔捷	保義郎 關之	成忠郎 猷之 成忠郎 進之 承節郎 撫之 從事郎 貫之	承信郎 公瑤	彦釗 彦鉞 彦迂 彦陶 彦政	澤夫 澹夫 演夫 諫夫 諡夫 憲夫 愿夫 浩夫
閩中郡公 承翊	馮翊侯 克淳 河内侯 克貴 南康侯 克勤	右監門 衛大將 軍、達 州團練 使叔琪  武翼郎 叔侶 東頭供 奉官叔 汭	從政郎 資之	公弼	
		贈右金 紫光祿 大夫叔 厚	朝奉郎 進之 左朝請 大夫迪 之	公慶 右迪功 郎公源	彦標  彦桴
					微夫 迨夫 遠夫 嘗夫 惠夫

		公深		
遜之				
贈正議大夫連	從義郎	公佺	彦註	
之	太平縣開國男	公佗	彦誠	湑夫 淮夫 沅夫 溢夫 憇夫 決夫
			彦諝	
			彦謨	
			彦疎	
	承直郎	公伾		
	文林郎	公偁	彦諭	邁夫 潢夫 湄夫
			彦謁	
			彦誌	
修武郎逸之	從政郎	公禮	彦琮	麒夫 鳳夫 安夫 與夫 旺夫
		公檣		
贈奉議郎運之	朝請大夫公若		彦懸	寓夫 寧夫
			彦窩	
			彦室	
	忠訓郎	公萁	彦洪	和夫
			彦澧	
			彦洙	
	武翼郎	公苕	彦纂	娃夫 埴夫





房陵郡 公克勤	洋國公 叔夷	繡之 經之 贈朝請 大夫漸 之 宣教郎 直之 奉議郎 開之 儒林郎 約之 武翼郎 教之 詳之 敦武郎 寧之	公庠 從政郎 公築 武翼郎 公一 彦濤 彦霈 彦晉 彦替 彦仁 公永 承節郎 公穎 公準 公潤 武經郎 公暉 公昱 公明 公遠 公桌 公啟 公諒	彦濤 彦霈 彦晉 彦替 彦仁 彦中 彦义 彦昊	江夫 羽夫 鑾夫 遐夫 鎔夫 樛夫 梓夫 櫟夫 懷夫 枕夫 栻夫	時翦 時雁 時粲 時覺 時溪 時恭 時憲	若梓 若塗
------------	-----------	--	--	--	--	--	----------

[illegible]

			贈右朝 請大夫 叔苒	承節郎 郁之 敏之 朝奉郎 邵之	公曙  公暉 公曜 公暉	彦拜					
				承議郎 初之	武經郎 公昞	彦岫 彦兢	壇夫 竣夫				
						彦祿 彦从					
				敦武郎 鄰之	成忠郎 公曉	彦昇 彦胆					
				修武郎 邵之	公昭 忠翊郎 公睨 承務郎 公暎	彦昭	端夫				
			忠訓郎 叔野								

## 江國公房

忠正軍節 度使、江 國公德欽	樂安侯 承遵	右金吾 衛大將 軍、光 州團練 使克虔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湛 房國公 叔武	嘉州觀 察使諷 之	修武郎 公環	彦雍 彦高	廉夫	時舜	若興		
----------------------	-----------	---------------------------------	-------------------------------------	-----------------	-----------	----------	----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贈武略 郎維之	承節郎 公年	彦修 彦脩	哲夫 堯夫 舜夫 湯夫 文夫	時顯
			贈太中 大夫公 壽	彦僊  彦儋	勤夫 朴夫 弼夫 璵夫  琨夫 琢夫 玳夫 璵夫 珣夫  珉夫  牧夫 政夫	時暹 時樞 時杞 時桡 時檠 時果 時櫛 時楷  時棗 時稟 時彬 時琳
		馮翊侯 叔鞅	華陰侯 捨之	公樊 公槐 公權 公緯		
			贈左領 軍衛將 軍稱之 西頭供 奉官則 之	公直		
克觀		舒國公 叔海	合州刺 史蔽之	左侍禁 公應		

	西頭供奉之	供義郎 乘公榮				
	從之贈武寧郎	德右從事公暉 深義郎 公曄	彦遠	誠夫 訓夫 謙夫	時若	
		承信郎 公明 保義郎 公旺	彦良  彦徐	湊夫 滴夫		
		訓義郎 公月	彦棘	代夫 僞夫 倌夫	時賢 時堅	
		公爽 承節郎 公愈 承節郎 公愿	彦景 彦榮 彦烝			
丹陽侯叔前	左侍禁孝之	贈朝奉郎公慤	彦鼎 彦肅	賢夫 諫夫	時轟 時萬 時耕	
	乘節郎成之	忠翊郎公才	彦溫 彦良 彦遜 彦儉	允夫 亮夫 亢夫		
				健夫		

					彦恭	侍夫
					側夫	
			成忠郎			
			公顯	彦寬	述夫	
				彦采	義夫	
					邇夫	
					遠夫	
					達夫	
		左侍禁				
		僅之				
		西頭供				
		奉官萬				
		之				
		忠翊郎	忠翊郎			
		禮之	公華	彦強	貴夫	
				彦霸	覽夫	
			忠訓郎			
			公榮	彦康		
		敦武郎				
		匱之				
		忠訓郎				
		佑之	公默	彦侑	祕夫	
					姻夫	
			承信郎			
			公老	彦家	還夫	
					範夫	
					秉夫	
				彦窟		
				彦富		
		成忠郎				
		尚之				
		保義郎				
		漢之				
		秉義郎				
		銳之	公立			
			公彦			
		深之				
襄陽侯	左班殿					
叔觸	直襄之					
	三班奉					
	職昌之					





[illegible]

<u>益川侯</u> <u>叔羅</u>	敦武郎 <u>輔之</u>	迪功郎 <u>公琦</u> <u>公缸</u>	武翼郎 <u>彦值</u> <u>彦倚</u> <u>彦修</u> <u>彦傳</u> <u>彦俊</u>	<u>鑛夫</u>	<u>時昌</u>
	左侍禁 <u>鼎之</u>		<u>彦儼</u> <u>彦儼</u>	<u>銳夫</u>	<u>時保</u> <u>時爽</u>
			<u>彦儼</u> <u>彦儼</u>	<u>鉉夫</u> <u>鏗夫</u>	<u>時溥</u> <u>時慎</u> <u>時博</u> <u>時愐</u>
			<u>彦儼</u>	<u>鉉夫</u> <u>鉉夫</u> <u>鉉夫</u> <u>鑄夫</u> <u>錫夫</u> <u>鎰夫</u> <u>鏡夫</u> <u>鑄夫</u> <u>鑄夫</u>	
			<u>彦條</u>	<u>賢夫</u>	
	秉義郎 <u>義之</u>	<u>公簡</u>	<u>彦譽</u> <u>彦嘗</u> <u>彦嘗</u>		
	忠訓郎 <u>蔽之</u> 成忠郎 <u>承之</u> 贈武經 郎共之	<u>公俊</u> 從義郎 <u>公仁</u>	<u>彦達</u> <u>彦遡</u> <u>彦迴</u> <u>彦進</u> <u>彦連</u> <u>彦逸</u>	<u>環夫</u>	
				<u>敬夫</u>	

				牧夫	
				致夫	
				敏夫	
				教夫	
				微夫	
				敢夫	
				數夫	
			彦進		
			彦邈		
		贈承議郎公偉	彦迥	磬夫	
			彦迅		
			彦達		
			彦越	佺夫	
		承信郎公傑			
		贈奉議郎公偉	彦建		
			彦邈	汪夫	時速
					時宓
					時宕
					時室
				漣夫	
				泗夫	
				漳夫	
				澧夫	
			彦道		
			彦逌		
			彦迹		
			彦邊		
			彦辻		
			彦遂		
		公儼			
		秉義郎會之			
贈左領軍衛將軍叔多	左班殿直	成忠郎公堅	彦敷	巖夫	時坦
			彦崧	諒夫	
			彦岷	諤夫	時肅
		保義郎公岐	彦成		





						彦撞							
						彦揮							
						彦扶	俊夫						
						彦抗							
						彦掠							
					保義郎								
					公闕								
					公闕	彦柯	元夫						

宋史卷二百四十一

表第三十二

宗室世系(二十七)

申王房

申王 謚恭 裕德文	樂平郡王 承顯	樂平郡王 克柔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時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顯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包 贈右屯 軍叔檄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顯 溫國公 叔雄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東 之 右班殿 直杼之 敦武郎 抑之 忠翊郎 樺之 左班殿								
--------------	------------	------------	---	---	--	--	--	--	--	--	--	--

直據之從義郎受之

武翼郎

公瑾承節郎公瑞保義郎公琬保義郎公瓚承信郎公璪公侑拯之從義郎播之公璣從義郎忠翊郎擇之公玠公璞公珣公珣彦畱彦昭彦嘲彦矐彦覲彦洧彦沚彦湮彦必彦汕彦澆寬夫嶠夫峒夫郴夫勳夫忠訓郎撫之忠翊郎揖之成忠郎抗之贈忠訓郎操之成忠郎提之三班借職瓊之右班殿直元之武翼郎毓之承節郎公席公蕤忠訓郎公茂彦飛義夫奉化郡公叔章

					<u>啓夫</u>
				<u>彦投</u>	
		三班奉職 <small>鯨之</small>			
		成忠郎 <small>鉉之</small>			
	<u>建安侯叔游</u>	右班殿直 <small>鰭之</small>	武翼大夫 <small>鯀之</small>	右承務郎公墳	<u>蘊夫</u> <u>曉夫</u> <u>芥夫</u> <u>苾夫</u>
				<u>彦瓚</u> <u>彦瑫</u>	
				武經郎 公規	
				<u>彦郭</u> <u>彦玆</u>	
				公鐸 公鑑	
	<u>清源侯叔焚</u>	忠翊郎 <small>紳之</small>	武節郎 <small>韜之</small>	公茂	
		武翼郎 <small>鞞之</small>	從義郎 <small>倮之</small>	承節郎公巽	<u>彦敏</u> <u>彥魁</u>
				從義郎 公倬	<u>鏐夫</u> <u>釳夫</u>
				秉義郎 公霈	
				公雲	
	<u>武德郎叔贊</u>	從義郎 <small>欽之</small>		公援 公振 公抗 公提	
			從義郎 <small>銳之</small>	從義郎公範	<u>端夫</u> <u>堙夫</u> <u>調夫</u> <u>訖夫</u> <u>諫夫</u>
				<u>彦旼</u> <u>彦邢</u> <u>彦惕</u> <u>彦性</u> <u>彦懷</u>	<u>時潤</u>

				承節郎 公籥	彦悟 彦悌	警夫
				贈宣教 郎公篋	彦□	恫夫 譟夫
					彦懺 彦恹 彦愼 彦燥 彦慍 彦忒	
		鎮之				
		鉞之				
		從義郎				
		錫之		公琇	彦迄 彦遐 彦途 彦達	績夫 鍼夫 締夫
		修武郎	通直郎			
		鏜之	公烜	彦迦 彦邁 彦迹 彦适	瀝夫 涸夫	
淮南侯 克恂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遇	崇國公 叔諏	右侍禁 應之	成忠郎 公悅 成忠郎 公謁 公弼 公昱 公達		
			右班殿 直康之			
			右侍禁 廢之			
			武翼郎 廌之	忠翊郎 公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舒國公、 謚恭僖承 蘊	奉化郡 公克賢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玘 贈開府 儀同三 司叔輒	宣教郎 獻之 從事郎 峴之 且之 承節郎 晉之 右通直 郎浚之 成忠郎 琰之 乘義郎 漢之 承節郎 潤之 承信郎 淑之	公營 修武郎 公邾 承節郎 公象 成忠郎 公荀 公衍 公霞 奉直大 夫公亮 彦榮	彦植 彦烈 彦璠 彦璿 彦溢 彦癒 彦忠 彦才 彦修 彦發 悛夫 悛夫
-------------------	------------	---	---	---	--

					彙夫
				彦璫	鎰夫
				彦瑒	錡夫
					鏐夫
					鉶夫
					鐔夫
		乘義郎			
		昇之			
	崇國公	東頭供奉官	公持		
	叔巢	球之	公遲		
		武德郎	忠翊郎		
		琦之	公諒		
			公說		
		右班殿直			
		璿之			
		右班殿直			
		域之			
		忠訓郎			
		瑄之			
		武德大夫	忠翊郎		
		琬之	公謹		
			忠翊郎		
			公誠		
			公讚		
			公調		
			訓武郎		
			公峻	彦玘	遷夫
					沐夫
					恤夫
				彦璵	
				彦弘	
永國公	右監門				
克常	率府率				
	副叔興				
	漢東郡	贈武德	左朝請		
	公叔邑	大夫述	大夫公		
		之	達	彦清	奇夫
			公濟		

		保義郎 公邈	彦清 彦淨	特夫	時忠 時駒		
		從事郎 公擇					
		訓武郎 公邁	彦路 彦淳				
	贈武德 大夫還之	武義郎 公遜	彦積	感夫	時裳 時邵		
				咨夫 忤夫			
			彦穆	嵩夫	時遵	若顒	
			彦稹	哲夫 嘗夫	時嘉		
			彦秩	企夫			
	敦武郎 遠之						
	修武郎 遯之	公球 公琳	彦戈	係夫	時玠 時鎗 時鐔 時麟	若遷 若遠 若迪	
				備夫 信夫 偁夫		若堦	
			彦武		時鏐	若沐 若清 若凌	
			彦泌				
	武經大 夫還之	武翼大 夫公理	彦鍔	給夫 綬夫 縵夫			
			彦鑣	素夫	時鉶		
右金吾 大將軍、 寧州防							



[illegible]

[illegible]

				武翼郎 繼之	公璉	彦諍	謚夫	時儁 時溟 時隱 時陽		
						彦訊	茹夫 稷夫 崑夫	時陵 時陝 時隱 時邸		
						彦銓				
			武翼郎 叔態	承節郎 組之 約之 繩之 緩之 敦武郎 營之 左班殿 直隨之 武節郎 艮之	公廖					
	吉國公 克務	榮國公 叔傳			公持	彦深 彦蕤	一夫 翕夫 峻夫 曦夫	時燁 時超	若堵 若壘	
					公揚 公播					
				修武郎 升之 左班殿 直責之 敦武郎 悅之						
博陵郡王 承選	贈右武 衛大將 軍克丕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叔 霍								
	奉化郡 公克顯	朝散郎 叔酬								



<p>武經郎 叔俸 左班殿 直叔摯 武翼郎 叔輅</p>	<p>承節郎 授之 武經郎 微之</p>	<p>忠訓郎 公運</p>	<p>彦玢</p>	<p>灑夫 灑夫</p>	<p>時榛 時樛 時仝 時黼 時訢 時鉶 時鏹 時涇 時渙 時汜 時瀾</p>	<p>若玚</p>			
			<p>彦珮</p>	<p>稟夫 蒨夫 稟夫</p>	<p>時銑 時鏹 時涇 時渙 時汜 時瀾</p>	<p>若鉅 若鐸</p>			
			<p>彦珣 彦璘 彦澶</p>	<p>澧夫 濂夫 淬夫 淀夫 濂夫 瀾夫 渤夫 洶夫 瀧夫</p>	<p>時衡 時僕 時邠</p>				
	<p>修武郎 微之 承信郎 修之</p>	<p>保義郎 公昉 公照 公明</p>	<p>彦珩</p>	<p>賽夫 寤夫</p>	<p>時奮 時晞 時琰 時曜</p>				
<p>武節郎 叔璽 武顯大 夫叔滂</p>	<p>保義郎 觀之 忠翊郎 勳之</p>	<p>承信郎 公時</p>	<p>彦璿 彦森 彦棣 彦櫛</p>	<p>潛夫</p>					

				彦杖	裸夫	
				彦埴	醴夫	
				彦焯	篲夫	
			公暄	彦樽	勞夫	
				彦英	湟夫	
			公皓	彦檣	泌夫	
					涯夫	
		保義郎				
		森之				
		杰之				
		忠訓郎	承直郎			
		燁之	公果	彦坐	馮夫	時鉅
武節郎	叔抗					時鏐
						時鏐
					灤夫	
					涪夫	
				彦塾	湫夫	
					潕夫	
					漆夫	
					瀾夫	
			成忠郎			
			公旻	彦壘	灌夫	
					漬夫	
					溲夫	
				彦堅	証夫	
					漣夫	
		保義郎				
		燁之	公銑	彦華	璚夫	
					璚夫	
				彦琮		
				彦瑛		
				彦墀	衆夫	
					濃夫	
					漿夫	
				彦珍	原夫	
			公鉉			
		承信郎	承信郎	彦解	拈夫	
		烜之	公獻		揔夫	
					櫛夫	
				彦洎	遶夫	
					垌夫	



[illegible]

[illegible]



				彦嵩		時珧
		承節郎		彦譜		
		公旺		彦璵	鉄夫	
				彦璠	銘夫	
				彦璣	鑑夫	
		公暉		彦峴	冥夫	
				彦嶮	官夫	
				彦嶮	鑑夫	
武翼郎	忠訓郎			彦箴		
叔鉅	拱之	公珏		彦暹		
				彦迢		
		公珙		彦遯	湮夫	時鼓
				彦遯		
				彦迺	繼夫	
	操之	公濟		彦璵	榕夫	
		公建		彦璵	鑑夫	
				彦璵	靚夫	時麓
				彦璵	鈞夫	時櫛
					錠夫	時埒
	承信郎			彦邕	璵夫	時硃
	拯之	公止				時礪
						時礪
					玼夫	
					璵夫	
				彦寥		
				彦霽		
				彦曹	璵夫	時闇
		公真		彦汪		
				彦備		
				彦倫		
				彦侏	璵夫	
					珪夫	
					珪夫	
		公弗		彦珪	珪夫	
				彦繕		

[illegible]

紀國公房

[illegible]



	夫叔倅	翼之	公与	彦詵 彦照	信夫 立夫 東夫 亨夫 潜夫 浚夫
		右侍禁 寶之 從事郎 裁之 成忠郎 慶之 承議郎 戒之 秉義郎 陸之	公進 公通 公遼 公邁 公竝	彦瑞 彦珣 彦瑾	邁夫
		忠翊郎 韓之 忠訓郎 康之	成忠郎 公顯 忠訓郎 公顯	彦緒	
		忠翊郎 親之 忠翊郎 問之	公秉	彦冲	
	武德郎 叔晦	右班殿 直明之 成忠郎 □之			
	左班殿 直叔俊 武翼郎 叔僑	承信郎 迂之	儒林郎 公翊	彦瑋 彦毅 彦璚	
榮國公 克奮	右侍禁 叔起	左班殿 直明之			



				公涯	彦礪	
					彦启	傅夫
					彦或	
		武經大	付之	承信郎		
		夫叔鄒	修武郎	公濂	彦珀	
			立之		彦琳	
			秀之	保義郎		
			武翼郎	公蒨	彦適	
			昌之		彦滑	
					彦滄	
				修職郎		
				公該		
洋國公	右班殿	從義郎		承信郎		
克依	直叔咄	球之		公信		
				忠翊郎		
				公醒	彦怱	
					彦慙	
	内殿承					
	制叔寄			忠翊郎	彦夷	
				公曙	彦勇	
					彦粹	
					彦符	
				成忠郎		
				公訥	彦曉	
				秉義郎		
				公攜		
				公訓	彦垂	
				公汶	彦崧	
					彦恭	
					彦翼	
					彦廣	
			承節郎			
			瑗之			
		左班殿				
		直叔富				
		成忠郎				
		叔窺				
高密郡	右監門					



				公玠	彦挺	
				公琬	彦臨	
				公理		
				公璫	彦春	
					彦慶	
					彦回	
					彦喜	
			良之			
	武德郎					
	叔性					
	武節郎					
	叔鵬		泰之			
		敦武郎	保義郎			
		默之	公翰	彦恭		
			公鍾			
			公銀			
嘉國公	左班殿					
克施	直叔琇					
	左班殿					
	直叔澹					
	贈右奉					
	直大夫	敦武郎	右迪功			
	叔霽	獻之	郎公沆	彦俊		
				彦政		
				彦丙		
		忠訓郎	秉義郎			
		彪之	公秀	彦褒	泰夫	
					亨夫	
	右通直					
	郎龔之	公晋				
	右從政	忠翊郎				
	郎熙之	公貫	彦基		畢夫	
					滋夫	
		公鑄				
		承節郎				
		公仰	彦雲			
			彦雷			
			彦覽			
	修武郎	成忠郎				
	祥之	公丙				
		承信郎				

				公長	彦忤	深夫
				保義郎	彦懣	盲夫
				公習	彦英	行夫
					彦揔	
				公烈	彦撫	
				公燾		
		秉義郎	忠翊郎	公紀	彦襲	
		學之				
		文林郎		公隨	彦敏	
		選之			彦墳	
					彦槐	
				公芑		
		中之				
		右迪功		公率		
		郎遂之		宣教郎	彦俞	
				公道	彦兪	
	修武郎	忠翊郎				
	叔巧	頤之		公偉		
				公志		
				公志		
		穎之		公助	彦居	壁夫
					彦矛	壅夫
		保義郎	承信郎		彦湘	
		頤之	公曜		彦淋	
			公昔		彦深	
	朝奉郎					
	叔浩	開之		公煥		
				從政郎		
				公沔	彦寶	櫝夫
						櫝夫
						櫝夫
		訓之				
		謹之				
漢東郡	右班殿					
公克	直叔龍					

彭城侯 克惓	武經郎 叔杭	追之 逾之	公璚 公琮 公玘 公球	彦敵 彦珍	弓夫
	秉義郎 叔怡	遷之 節之			
	左班殿 直叔春				
	武節郎 叔桂				
	右班殿 直叔領				
	從義郎 叔潼	識之 承信郎 講之	公愚 承節郎 公迨	彦琬 彦璉 彦珩	密夫 端夫 縛夫 垓夫
			保義郎 公遏	彦梵 彦薰 彦蘭	
			公連 修武郎 公迄		
		誠之	公審 公訓	彦孔 彦禹	崇夫
			公就	彦祚 彦隅 彦接 彦攢	
	武翼郎 叔隅	通直郎 炎之	公振 保義郎 公揭 承信郎 公攬 公搏		

		保義郎 <u>坦之</u>	從事郎 <u>公悅</u>	彦珞 彦璫 彦瀟 彦壘	樣夫
		武節郎 <u>懋之</u>	成忠郎 <u>公博</u> 賜進士 出身公 <u>櫟</u> 從事郎 <u>公掄</u>	彦壘	
		敦武郎 <u>續之</u>	從政郎 <u>公鯉</u> <u>公接</u> 從政郎 <u>公揖</u> <u>公損</u> <u>公操</u>		
		成忠郎 <u>表之</u>	保義郎 <u>公捷</u> 保義郎 <u>公據</u> <u>公拭</u> <u>公揀</u> <u>公扎</u>		
	忠訓郎 叔暘				



#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

## 列傳第一

### 后妃(上)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太祖孝惠賀皇后 孝明王皇后 孝章宋皇后  
 太宗淑德尹皇后 懿德符皇后 明德李皇后 元德李皇后  
 真宗章懷潘皇后 章穆郭皇后 章獻明肅劉皇后 李宸妃  
 楊淑妃 沈貴妃 仁宗郭皇后 慈聖光獻曹皇后 張貴妃  
 苗貴妃 周貴妃 楊德妃 馮賢妃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

周人尊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蓋推本后稷之所自出，以爲王迹之所由基也。宋之興，雖由先世積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爲宗社慮，蓋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祐之治。南渡而后，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爲百王法程。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垂裕之功，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作《后妃傳》。

####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父爽，贈太師。母范氏，生五

周人尊奉祖先的詩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大概是推算后稷是由誰生的，認爲姜嫄是王迹由來的根本。宋的興起，雖由先世積德，然而到宣祖時功業纔大起來。昭憲杜后實際上生了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所以有了開創宋世基業者。看她訓勉太祖要以《無逸》治理天下，至於預定太宗爲皇位繼承人，爲祖宗社稷考慮，想得就更爲長遠了。其後慈聖光獻曹后輔佐兩朝皇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因而有了元祐之治。南宋時，像高宗以母道侍奉隆祐，孝宗奉養明慈享有怡愉之樂，都足以成爲百王的楷模。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值得崇尚。昭憲爲後人留傳的功勞，到此盛大。舊史稱昭憲秉性嚴肅剛毅，持家有禮法。《易》的《家人》上九說：“有孚，威如，終吉。”說的就是如此啊。本書作《后妃傳》。

太祖的母親昭憲杜太后，是定州安喜人。父名叫爽，追贈太師。母親范氏，生了五子三

子三女，太后居長。既笄，歸于宣祖。治家嚴毅有禮法。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燕國陳國二長公主。

周顯德中，太祖爲定國軍節度使，封南陽郡太夫人。及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即位，尊爲皇太后。太祖拜太后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鳴噎不能對。太后固問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書“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太后崩于滋德殿，年六十，謚曰明憲。葬安陵，神主祔享太廟。乾德二年，更謚昭憲，合祔安陵。

#### 太祖孝惠賀皇后

太祖孝惠賀皇后，開封人。右千牛衛率府率景思長女也。性溫柔恭順，動以禮法。景思常爲軍校，與宣祖同居護聖營。晉開運初，宣祖爲

女，太后排行老大。行過加笄禮後，嫁給宣祖。持家嚴毅有禮法。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燕國陳國二長公主。

後周顯德年間，太祖任定國軍節度使，封南陽郡太夫人。當太祖從陳橋回京都時，有人跑來告訴太后說：“點檢已作天子。”太后說：“我兒素有大志，今天果然實現了。”太祖即位，尊母親爲皇太后。太祖在堂上拜見太后，衆人都表示祝賀。太后面露憂色，很不高興，左右的人進言說：“臣聽說‘母以子貴’，現在兒子做了皇帝，爲什麼不高興？”太后說：“我聽說‘做國君難’，皇帝置身於萬民之上，如果治理國家有方，那麼這個位置可以被尊奉；假如失去控制，想成爲普通的人都不可能，這是我擔憂的原因。”太祖再次下拜說：“一定聽從教誨。”

建隆二年，太后病重，太祖侍奉藥餌不離左右。病危，召趙普進來接受遺命。太后問太祖說：“你知道爲何能得天下嗎？”太祖鳴噎不能回答。太后堅持問他，太祖說：“我所以能得天下，都是祖宗及太后積慶所致。”太后說：“不對，正是因爲周世宗讓幼兒爲皇帝。要是周氏有年長君主，天下怎能爲你所有呢？你死後應當把皇位傳給你弟弟。四海至廣，萬民至衆，能立年長君主，是社稷之福啊。”太祖叩頭哭着說：“敢不聽從教誨。”太后回頭對趙普說：“你一起記着我說的話，不可以違背。”命令趙普在病榻前寫約誓書，趙普在信末尾寫上“臣普書”。藏在金櫃裏，命令由謹密的宮人掌管。

太后在滋德殿去世，享年六十歲，謚號明憲。葬在安陵，神主合享太廟。乾德二年，改謚號昭憲，合葬安陵。

太祖孝惠賀皇后，開封人。右千牛衛率府率景思的長女。性情溫柔恭順，舉止依照禮法。景思曾任軍校，與宣祖同在護聖營。後晉開運初年，宣祖給太祖聘娶賀氏。後周顯德三年，

太祖聘焉。周顯德三年，太祖爲定國軍節度使，封會稽郡夫人。生秦國晉國二公主、魏王德昭。五年，寢疾薨，年三十。建隆三年四月，詔追冊爲皇后。乾德二年三月，有司上謚曰孝惠。四月，葬安陵西北，神主享于別廟。神宗時，與孝章、淑德、章懷并祔太廟。

### 孝明王皇后

孝明王皇后，邠州新平人。彰德軍節度使第三女。孝惠崩，周顯德五年，太祖爲殿前都點檢，聘后爲繼室。后恭勤不懈，仁慈御下。周世宗賜冠帔，封琅邪郡夫人。

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八月，冊爲皇后。常服寬衣，佐御膳，善彈箏鼓琴。晨起，誦佛書。事杜太后得歡心。生子女三人，皆夭。乾德元年十二月崩，年二十二。有司上謚，翰林學士竇儀撰哀冊文。二年四月，葬安陵之北。神主享于別廟。太平興國二年，祔享太廟。

### 孝章宋皇后

孝章宋皇后，河南洛陽人，左衛上將軍偁之長女也。母漢永寧公主。后幼時隨母入見，周太祖賜冠帔。乾德五年，太祖召見，復賜冠帔。時偁任華州節度，后隨母歸鎮。孝明后崩，復隨母來賀長春節。開寶元年二月，遂納入宮爲皇后，年十七。性柔順好禮，每帝視朝退，常具冠帔候接，佐御饌。太祖崩，號開寶皇后。

太平興國二年，居西宮。雍熙四年，移居東宮。至道元年四月崩，年四十四。有司上謚，權殯普濟佛舍。三年正月，祔葬永昌陵北。命吏部侍郎李至撰哀冊文，神主享于別廟。神宗時，升祔太廟。

太祖任定國軍節度使，封賀氏會稽郡夫人。生秦國晉國二公主、魏王德昭。五年，卧病去世，終年三十歲。建隆三年四月，下詔追封爲皇后。乾德二年三月，有關部門上謚號叫孝惠。四月，葬於安陵西北，神主享於別廟。神宗時，與孝章、淑德、章懷皇后一起附祭於太廟。

孝明王皇后，邠州新平人。彰德軍節度使王饒第三女。孝惠去世，後周顯德五年，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娶后做繼室。后恭勤不懈，對人以仁慈爲懷。周世宗賜給她冠帔，封琅邪郡夫人。

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八月，冊封爲皇后。常穿寬衣，幫助準備御膳，擅長彈箏鼓琴。早晨起來，誦讀佛書。侍奉杜太后能得她的歡心。生子女三人，都夭折。乾德元年十二月去世，年二十二歲。有關部門上謚號，翰林學士竇儀撰寫哀冊文。二年四月，葬安陵之北。神主享於別廟。太平興國二年，附祭太廟。

孝章宋皇后，河南洛陽人，左衛上將軍宋偁的長女。母親是後漢永寧公主。后幼時隨母入宮覲見，周太祖賜冠帔。乾德五年，宋太祖召見，又賜冠帔。當時宋偁任華州節度使，后隨母歸鎮。孝明后去世，又隨母來賀長春節。開寶元年二月，被納入宮爲皇后，時年十七歲。性情柔順好禮，每次皇帝視朝回來，常冠帔整齊地等候迎接，幫助準備御饌。太祖去世，號開寶皇后。

太平興國二年，住在西宮。雍熙四年，移居東宮。至道元年四月去世，終年四十四歲。有關部門上謚號，遺體暫且存放普濟佛舍。三年正月，合葬永昌陵北。命令吏部侍郎李至撰寫哀冊文，神主在別廟享用祭祀。神宗時附祭太廟。

### 太宗淑德尹皇后

太宗淑德尹皇后，相州鄴人。潞州刺史廷勛之女。兄崇珂，保信軍節度。太宗在周時娶焉。早薨。及帝即位，詔追冊爲皇后，并謚，葬孝明陵西北。神主享于別廟，後升祔太廟。

### 懿德符皇后

懿德符皇后，陳州宛丘人。魏王彥卿第六女也。周顯德中，歸太宗。建隆初，封汝南郡夫人，進封楚國夫人。太宗封晉王，改越國。開寶八年薨，年三十四。葬安陵西北。帝即位，追冊爲皇后，謚懿德，享于別廟。至道三年十一月，詔有司議太宗配，宰相請以后配，詔從之。奉神主升祔太廟。后姊，周世宗后也，淳化四年殂。

### 明德李皇后

明德李皇后，潞州上黨人。潞州刺史處耘第二女。開寶中，太祖爲太宗聘爲妃。既納幣，會太祖崩，至太平興國三年始入宮，年十九。雍熙元年十二月，詔立爲皇后。后性恭謹莊肅，撫育諸子及嬪御甚厚。嘗生皇子，不育。至道二年，封后嫡母吳氏爲衛國太夫人，後改封楚國，及封后母陳氏爲韓國太夫人。

太宗崩，真宗即位。至道三年四月，尊后爲皇太后，居西宮嘉慶殿。咸平二年，宰相請別建宮立名，從之。四年宮成，移居之，仍上官名曰萬安。景德元年崩，年四十五。謚明德。權殯沙臺。三年十月，祔葬永熙陵。禮官請以懿德、明德同祔太宗廟室，以先後爲次，從之。

### 元德李皇后

李賢妃，真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也。

太宗淑德尹皇后，相州鄴人。潞州刺史廷勛的女兒。兄崇珂，保信軍節度使。太宗在後周時娶了她。早死。等到皇帝即位時，下詔追冊爲皇后，加謚，葬在孝明陵西北。神主享祭於別廟，後附祭太廟。

懿德符皇后，陳州宛丘人。魏王彥卿第六女。後周顯德年間，嫁給太宗。建隆初年，封汝南郡夫人，進封楚國夫人。太宗封晉王後，改封她爲越國夫人。開寶八年去世，終年三十四歲。葬在安陵西北。太宗即帝位，追封爲皇后，謚號懿德，享祭於別廟。至道三年十一月，下詔有關部門商議太宗的配享，宰相請求以符后爲配享，下詔同意。奉神主附祭太廟。后姊，是周世宗的皇后，淳化四年去世。

明德李皇后，潞州上黨人。潞州刺史李處耘的次女。開寶年間，太祖給太宗聘娶爲妃子。送聘禮定婚後，正趕上太祖去世，到太平興國三年纔入宮，時年十九歲。雍熙元年十二月，詔立爲皇后。后性情恭謹嚴肅，撫養諸子及嬪御非常寬厚。曾生皇子，夭折。至道二年，封后嫡母吳氏爲衛國太夫人，後來改封楚國，又封后母陳氏爲韓國太夫人。

太宗去世，真宗即位。至道三年四月，尊后爲皇太后，住在西宮嘉慶殿。咸平二年，宰相請求另建宮立名，聽從了他的建議。四年宮建成，移居此宮，沿用上宮名叫做萬安。景德元年去世，終年四十五歲。謚號明德。臨時停柩在沙臺。三年十月，合葬永熙陵。禮官請求把懿德、明德一同附祭太宗廟室，以先後爲序，同意了這個請求。

李賢妃，真定人，乾州防禦使李英之女。

太祖聞妃有容德，爲太宗聘之。開寶中，封隴西郡君。太宗即位，進爲夫人。生皇女二人，皆早亡，次生楚王元佐。妃嘗夢日輪逼己，以裾承之，光耀遍體，驚而悟，遂生真宗。太平興國二年薨，年三十四。

真宗即位，追封賢妃，又進上尊號爲皇太后。有司上謚曰元德。咸平三年，祔葬永熙陵。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沆爲園陵使。車駕詣普安院攢官，素服行禮，拜伏嗚咽。命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撰哀冊。神主祔別廟。

大中祥符元年，追贈后父英檢校太尉、安國軍節度、常山郡王，母魏國太夫人。大中祥符三年，禮官趙湘請以后祔太宗廟室。真宗曰：“此重事也，俟令禮官議之。”六年秋，宰相王旦與群臣表請后尊號中去“太”字，升祔太廟明德之次，從之。

#### 真宗章懷潘皇后

真宗章懷潘皇后，大名人，忠武軍節度美第八女。真宗在韓邸，太宗爲聘之，封莒國夫人。端拱二年五月薨，年二十二。真宗即位，追冊爲皇后，謚莊懷，葬永昌陵之側，陵名保泰。神主享于別廟。舊制后謚冠以帝謚。慶曆中，禮官言，“孝”字連太祖謚，“德”字連太宗謚。遂改“莊”爲“章”，以連真宗謚云。

#### 章穆郭皇后

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淳化四年，真宗在襄邸，太宗爲聘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真宗嗣位，立爲皇后。景德四年，從幸西京還，以疾崩，年三十二。

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勸。有以

太祖聽說妃美貌有德行，爲太宗聘娶了她。開寶年間，封隴西郡君。太宗即位，進爲夫人。生皇女二人，都死得早，次生楚王元佐。妃曾夢見日輪逼近自己，用裙裾來接，光輝遍體，驚醒後，就生了真宗。太平興國二年去世，終年三十四歲。

真宗即位，追封爲賢妃，又上尊號爲皇太后。有關部門上謚號元德。咸平三年，合葬永熙陵。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沆爲園陵使。皇帝到普安院攢官，素服行禮，拜伏嗚咽。命令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撰寫哀冊。神主附祭別廟。

大中祥符元年，追贈后父李英爲檢校太尉、安國軍節度使、常山郡王，母爲魏國太夫人。大中祥符三年，禮官趙湘請求讓后附祭太宗廟室。真宗說：“這是大事，等我命令禮官商議一下。”六年秋，宰相王旦與群臣上表請求把后尊號中“太”字去掉，附祭太廟在明德位之後，皇上同意。

真宗章懷潘皇后，大名人，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的第八個女兒。真宗在韓邸，太宗替他迎娶，封爲莒國夫人。端拱二年五月去世，年二十二歲。真宗即位，追冊爲皇后，謚號莊懷，葬在永昌陵的旁邊，陵名叫保泰。神主附祭在別廟。舊制皇后謚號冠以皇帝謚號。慶曆年間，禮官說，“孝”字連太祖謚號，“德”字連太宗謚號。於是改“莊”爲“章”，以連真宗的謚號。

章穆郭皇后，太原人，是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淳化四年，真宗在襄邸，太宗爲他娶了郭氏。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真宗繼位，立爲皇后。景德四年，隨皇上去西京回來，因病去世，年三十二歲。

郭后謙遜有節，善待下人，生性討厭奢靡。親屬到宮中謁見，服飾華麗奢侈，必加以告誡。

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重。

及崩，上深嗟悼。禮官奏皇帝七日釋服，特詔增至十三日。太常上謚曰莊穆。靈駕發引，命翰林學士楊億撰哀冊。葬永熙陵之西北，神主享于別廟。以后弟崇儀副使崇仁爲莊宅使、康州刺史，侄承慶、承壽皆遷官。大中祥符中，封后母高唐郡太夫人，梁氏爲萊國太夫人。仁宗即位，升祔真宗廟室，改謚章穆。

### 章獻明肅劉皇后

章獻明肅劉皇后，其先家太原，後徙益州，爲華陽人。祖延慶，在晉、漢間爲右驍衛大將軍；父通，虎捷都指揮使、嘉州刺史，從征太原，道卒。后，通第二女也。

初，母龐氏夢見月亮入懷，已而有娠，遂生后。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穀。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入京師。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因爲太宗言之，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宮指使張耆家。太宗崩，真宗即位，入爲美人。以其無宗族，乃更以美爲兄弟，改姓劉。大中祥符中，爲修儀，進德妃。

自章穆崩，真宗欲立爲皇后，大臣多以爲不可，帝卒立之。李宸妃生仁宗，后以爲己子，與楊淑妃撫視甚至。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園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

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宮中，事多決於后。宰相寇準密議奏請皇太子監國，以謀泄罷相，用丁謂代之。既而，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廢后殺謂，復

有因家事向皇上求情的，后始終不允許。兄女出嫁，因爲貧窮想祈求皇后的恩賜，后僅出裝具給她。皇上更加敬重她。

郭后去世，皇上非常悲傷。禮官上奏皇帝七天解除喪服，皇上特下詔增到十三天。太常上謚號叫莊穆。靈駕發送，命令翰林學士楊億撰寫哀冊。葬在永熙陵西北，神主享祭在別廟。以后弟崇儀副使崇仁爲莊宅使、康州刺史，侄承慶、承壽都升官。大中祥符年間，封后母爲高唐郡太夫人，梁氏爲萊國太夫人。仁宗即位，附祭真宗廟室，改謚號章穆。

章獻明肅劉皇后，祖上家住太原，後遷到益州，成爲華陽人。祖名延慶，在後晉、後漢間做右驍衛大將軍；父名劉通，是虎捷都指揮使、嘉州刺史，隨征太原，途中死去。后，是劉通的次女。

當初，母龐氏夢見月亮入懷，不久有孕，於是生了劉后。后在襁褓中就死了父親，由外氏收養。擅長播穀。蜀人龔美，以煉銀爲業，帶她來到京城。后十五歲入襄邸，王乳母秦國夫人秉性嚴整，對太宗說起此事，命令王斥責她離開。王不得已，把她安置在王宮指使張耆家中。太宗去世，真宗即位，召入宮爲美人。因她没有宗族，就改龔美做她的兄弟，改姓劉。大中祥符年間，封修儀，進升德妃。

自從章穆去世，真宗想立劉氏爲皇后，大臣大多認爲不可以，皇帝最終立了她。李宸妃生仁宗，后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與楊淑妃照顧得非常周到。后生性警悟，通曉書史，聽到朝廷的事，能記住事情的本末。真宗退朝，批閱天下密奏，多批到半夜，劉后都參與。官園事有疑問的，就以效法舊事答對。

天禧四年，皇帝久病住在宮中，事多由劉后決斷。宰相寇準秘密商議上奏皇帝請皇太子代理國事，因計謀泄露而被罷相，用丁謂代替他。不久，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廢皇后殺丁謂，又用寇

用準以輔太子。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詣謂告，謂夜乘犢車，挾崇勳、懷吉造樞密使曹利用謀。明日，誅懷政，貶準衡州司馬。於是詔皇太子開資善堂，引大臣決天下事，后裁制於內。

真宗崩，遺詔尊后爲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謂等請太后御別殿，太后遣張景宗、雷允恭諭曰：“皇帝視事，當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於是請帝與太后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簾決事。議已定，太后忽出手書，第欲禁中閱章奏，遇大事即召對輔臣。其謀出於丁謂，非太后意也。謂既貶，馮拯等三上奏，請如初議。帝亦以爲言，於是始同御承明殿。百官表賀，太后哀慟。有司請制令稱“吾”，以生日爲長寧節，出入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令天下避太后父諱。群臣上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太后，御文德殿受冊。

天聖五年正旦，太后御會慶殿。群臣及契丹使者班列庭中，帝再拜晚上壽。是歲郊祀前，出手書諭百官，毋請加尊號。禮成，帝率百官恭謝如元日。七年冬至，天子又率百官上壽，范仲淹力言其非，不聽。九月，詔長寧節百官賜衣，天下賜宴，皆如乾元節。

明道元年冬至，復御文德殿。有司陳黃麾仗，設官架、登歌、二舞。明年，帝親耕籍田，太后亦謁太廟，乘玉輅，服褙衣、九龍花釵冠，齋于廟。質明，服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劍，冠儀天，前後垂珠翠十旒。薦獻七室，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加上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太后。

準輔佐太子。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到丁謂處報信，丁謂夜乘犢車，挾崇勳、懷吉到樞密使曹利用那裏密謀。第二天，殺懷政，貶寇準爲衡州司馬。於是詔令皇太子開資善堂，延引大臣處理天下事，皇后在宮內裁斷。

真宗去世，遺詔尊皇后爲皇太后，軍國大事，暫時由太后處理。丁謂等請太后御駕別殿，太后派張景宗、雷允恭傳旨說：“皇帝處理事情，太后應當朝夕在他身旁，何須另御一殿？”於是請皇帝與太后五天一御承明殿，皇帝坐在左側，太后位於右側，垂簾處理國事。計劃已定，太后忽然出示手書，想在禁中批閱章奏，遇大事就召入輔臣答對。這個計謀出自丁謂，不是太后的主意。丁謂被貶職後，馮拯等人三次上奏，請求依照起初的意見行事。皇帝也這樣認爲，於是開始同御承明殿。百官上表慶賀，太后哀慟。有關部門請求皇上下詔太后稱“吾”，以她的生日爲長寧節，出入乘大安輦，鳴鞭侍衛和皇帝一樣。命令全國避太后父親的名諱。群臣上尊號稱應元崇德仁壽慈聖太后，到文德殿受冊封。

天聖五年正月初一，太后御會慶殿。群臣及契丹使者班列庭中，皇帝兩次下拜跪着向太后祝賀。當年祀天前，太后出示親筆信告知百官，不要請加尊號。禮畢，皇帝率領百官像元旦那樣恭謝太后。七年冬至，皇帝又率領百官給太后祝賀，范仲淹極力進諫認爲這樣做不對，皇上不聽。九月，下詔長寧節百官賜衣，天下賜宴，像乾元節那樣。

明道元年冬至，又駕御文德殿。有關部門陳列黃麾仗，設官架、登歌、二舞。第二年，皇帝親耕籍田，太后也拜謁太廟，乘玉輅，穿褙衣、九龍花釵冠，在廟中祭祀。天剛亮時，穿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掉劍，戴儀天冠，前後垂珠翠十旒。獻祭七室，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加尊號稱爲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太后。

是歲崩，年六十五。謚曰章獻明肅，葬于永定陵之西北。舊制皇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后始。追贈三世皆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父封魏王。

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有節，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髻。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時潤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亦請帕首。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婦，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入香京挺以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扣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純繡練裙，侍者見仁宗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得學。”

先是，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有漕臣劉綽者，自京西還，言在庾有出牘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獻羨餘進哉！”

后稱制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史，以輔其德。”於是設幄崇政殿之西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

丁謂、曹利用既以侮權貶竄，而天下惕然畏之。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兄子從德死，姻戚、門

當年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謚號章獻明肅，葬在永定陵的西北。舊制皇后謚號都是兩個字，行使皇帝權力，加四字謚號是從太后開始的。追贈三世官都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父封魏王。

當初，仁宗即位時還小，太后行使皇權，雖然政出宮闈，但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親幸的人也很少狐假虎威，宮掖間不曾有隨便改動的。內外賜與有節，柴氏、李氏二公主入宮拜見，還戴着假髮。太后說：“姑老了。”命令左右的人賜給她們珠璣帕首。當時潤王元份的妻子安國夫人李氏年紀大了，頭髮快要掉光了，見太后，也要帕首。太后說：“大長公主，是太宗皇帝的女兒，先帝的妹妹；趙家老婦，怎能相比呢？”以前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說：“這難道是人臣可以得到的嗎？”命令有關部門另製入香京挺賜給大臣。賜族人御食，一定改用扣器，說：“皇家器物不要進入我們家。”常穿純繡練裙，侍者見仁宗左右的人穿戴簪珥珍麗，想仿效，太后告誡道：“那是皇帝嬪御的服飾，你們怎能學呢。”

在此之前，小臣方仲弓上書，請求依照武后舊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也獻《武后臨朝圖》，后把書扔在地上說：“我不作這種對不起祖宗的事。”有個漕臣叫劉綽的，從京西回來，說在庾有出剩糧千餘斛，請求交給三司。后問他：“你認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嗎？這四個人難道是因為獻上多餘的稅收而進職的嗎！”

后理政共十一年，自從仁宗即位，對輔臣說：“皇帝處理朝政的閑暇時間，應詔令名儒講習經史，以教他的德行。”於是在崇政殿西廡設幄，每天命令近臣侍奉講讀。

丁謂、曹利用因專權被貶職流放，天下人心存戒懼。太后晚年稍進本家人，任命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查訪外事，崇勳等因此權傾宮內外。太后兄子從德死了，姻戚、門人、廝役為官



人、廝役拜官者數十人。御史曹脩古、楊偕、郭勸、段少連論奏，太后悉逐之。

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猶不知爲宸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焉。及不豫，帝爲大赦，悉召天下醫者馳傳詣京師。諸嘗爲太后謫者皆內徙，死者復其官。其後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以爲言，上曰：“此朕所不忍聞也。”下詔戒中外毋輒言。

於是泰寧軍節度使錢惟演請以章獻、章懿與章穆并祔真宗室。詔三省與禮院議，皆以謂章穆皇后位崇中壺，已祔真宗廟室，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明肅處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貴，功德莫與爲比，謂宜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饗，一用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以崇世享。翰林學士馮元等請以奉慈爲名，詔依。慶曆五年，禮院言章獻、章懿二后，請遵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同祔太宗廟室故事，遷祔真宗廟。詔兩制議，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議，請遷二后祔，序於章穆之次，從之。

### 李宸妃

李宸妃，杭州人也。祖延嗣，仕錢氏，爲金華縣主簿；父仁德，終左班殿直。初入官，爲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封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進才人，後爲婉儀。仁宗即位，爲順容，從守永定陵。章獻太后使劉美、張懷德爲訪其親屬，得其弟用和，補三班奉職。

初，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爲己

的有數十人。御史曹脩古、楊偕、郭勸、段少連上奏告狀，太后把他們全部逐出朝廷。

太后保護皇帝已經竭盡全力，而仁宗侍奉太后也非常周到。皇上成年後，還不知自己是宸妃所生，太后在世期間母子沒有絲毫隔閡。太后生病時，皇帝爲此大赦，召天下醫生并用車快速送到京都。曾經被太后貶謫的人全都內遷，死者追復官職。以後進言人大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因此進諫，皇上說：“這是朕所不願意聽到的。”下詔告誡宮內外不要動輒進言。

當時泰寧軍節度使錢惟演請求把章獻、章懿與章穆一同附祭真宗室。皇上下詔三省與禮院商議，都認爲章穆皇后高居皇后之位，已附祭真宗廟室，自合一帝一后的規定；章獻明肅處坤德之位，章懿受君母之貴，功德没人能比，認爲應高建新廟，同殿異室，按時享受祭供，一律用太廟的儀式，另外設立廟名，以使世享得到推重。翰林學士馮元等請求以奉慈爲名，下詔同意。慶曆五年，禮院談論章獻、章懿二后，請求遵照本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同時附祭太宗廟室的舊事，遷到真宗廟附祭。皇上下詔內外兩制商議，翰林學士王堯臣等商議，請求遷二后附祭，排在章穆的後面，皇上聽從。

李宸妃，杭州人。祖父李延嗣，在錢氏手下做官，任金華縣主簿；父李仁德，官最後做到左班殿直。開始入宮時，是章獻太后的侍兒，莊重寡言，真宗讓她爲司寢。有了身孕以後，隨皇帝到砌臺，玉釵掉下來，妃感到厭惡。皇帝心中卜算：釵完好無缺，當是男子。左右取來獻上，釵果然未壞，皇帝非常高興。不久生了仁宗，封她崇陽縣君；又生一女，沒有撫養。進升才人，後來爲婉儀。仁宗即位，成爲順容，從守永定陵。章獻太后派劉美、張懷德尋訪她的親屬，找到她的弟弟用和，補官三班奉職。

當初，仁宗幼小時，章獻把他視爲自己的兒

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

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

初，章獻太后欲以官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官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官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

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嘆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廟曰奉慈。又即景靈宮建神御殿，曰廣孝。慶曆中，改謚章懿，升祔太廟。拜用和爲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寵賚甚渥。既而追念不已，顧無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瑋。

### 楊淑妃

楊淑妃，益州 郫人。祖瑫，父知儼，知儼弟知信，隸禁軍，爲天武副指揮使。

妃年十二入皇子宫。真宗即位，

子，讓楊淑妃保護并看管他。仁宗即位，妃默默地呆在前朝嬪御之中，不曾覺得自己與別人不同。人們畏懼太后，也沒有敢說話的人。太后在世期間，仁宗不知自己是李妃所生。

明道元年，病重，進位宸妃，去世，年四十六。

當初，章獻太后想以官人的禮儀在外面辦理喪事，丞相呂夷簡上奏禮應從厚。太后迅速牽着皇帝站起來，過了一會兒，獨自坐在簾下，召夷簡問道：“一個官人死了，相公說三道四，爲什麼？”夷簡說：“臣待罪宰相，事情不分內外，沒有我不該參與的。”太后很生氣，說：“相公想離間我們母子嗎！”夷簡從容答道：“陛下不爲劉氏着想，臣不敢說；還爲劉氏着想，那麼喪禮應從厚。”太后醒悟，很着急地說：“李宸妃，是個官人，該怎麼辦呢？”夷簡於是請求治喪用一品禮，葬在洪福院。夷簡又對入內都知羅崇勳說：“宸妃應當穿皇后服入殮，用水銀封棺，以後別說夷簡不曾說過。”崇勳按他說的去做了。

後來章獻太后去世，燕王對仁宗說：“陛下是李宸妃生的，妃死於非命。”仁宗號啕慟哭，因哀傷過度而形容憔悴，連着好多天不上朝，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號莊懿。到洪福院祭告，換棺木，親自哭着看李妃，妃面呈玉色，就像活着一樣，冠服一如皇太后，用水銀保養，所以不壞。仁宗感嘆地說：“人言怎能相信呢！”對劉氏更加優厚。陪葬永定陵，廟稱奉慈。又到景靈宮建神御殿，稱廣孝。慶曆年間，改謚號爲章懿，附祭太廟。任命用和爲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恩寵賞賜非常豐厚。不久又追念不已，但沒有厚待她家，就把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李瑋。

楊淑妃，益州 郫人。祖楊瑫，父名楊知儼，知儼弟知信，隸屬禁軍，任天武副指揮使。

妃十二歲入皇子宫。真宗即位，授才人，又

拜才人，又拜婕妤，進婉儀，仍詔婉儀升從一品，位昭儀上。帝東封、西祀，凡巡幸皆從。章獻太后爲修儀，妃與之位幾埒。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順章獻無所忤，章獻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爲己間，後加淑妃。真宗崩，遺制以爲皇太后。

始，仁宗在乳褓，章獻使妃護視，凡起居飲食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及帝即位，嘗召其侄永德見禁中，欲授以諸司副使。妃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更命爲右侍禁。

章獻遺詔尊爲皇太后，居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刪去遺詔“同議軍國事”語，第存后號。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後名其所居官曰保慶，稱保慶皇太后。

景祐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三。殯於皇儀殿。帝思其保護之恩，命禮官議加服小功。

初，仁宗未有嗣，后每勸帝擇宗子近屬而賢者，養于宮中，其選即英宗也。英宗立，言者謂禮慈母於子祭，於孫止，請廢后廟，瘞其主園陵。英宗弗欲遽也，下有司議，未上，會帝崩，遂罷。后父祖皆累贈至一品，知信贈節度使。知信子景宗，見《外戚傳》。

### 沈貴妃

沈貴妃，宰相倫之孫，父繼宗，光祿少卿。大中祥符初，以將相家女被選。初爲才人，歷美人、婕妤、充媛，至德妃。爲人淑儉不華，帝亦以妃家世故，待之異衆。長秋虛位，帝

授婕妤，進升婉儀，仍詔婉儀升從一品，地位在昭儀之上。皇帝東封、西祀，凡是巡幸都跟隨左右。章獻太后爲修儀，妃與她地位幾乎等同。而妃通敏有才思，侍奉章獻沒有得罪她的地方，章獻非常喜愛她。所以妃雖然尊貴受寵幸，章獻始終不把她看做與自己有隔閡之人，後加淑妃。真宗去世，遺詔以她爲皇太后。

開始，仁宗幼年時，章獻讓妃看護，凡起居飲食與他一同進行，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皇帝即位，她的侄子永德在宮中被召見，想授給他諸司副使。妃推辭道：“小兒怎能勝任大恩，小官就可以了。”改命他任右侍禁。

章獻遺詔尊她爲皇太后，住在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司催促百官慶賀，御史中丞蔡齊以目光示意臺吏不要跟班，之後進去稟告執政說：“皇上年齡大了，熟知天下情僞，現在開始親自理政，怎應使女后相繼稱制呢？”於是下詔刪去遺詔中“同議軍國事”，僅保留太后稱號。奉上二萬緡錢以助沐浴，後來命名她所住的宮叫保慶，稱她保慶皇太后。

景祐二年，無疾而終，終年五十三歲。停柩在皇儀殿。皇帝考慮她有保護之恩，命令禮官議定加服小功喪。

當初，仁宗沒有子嗣，后常勸皇帝在近支宗室中選一個好的宗子，在宮中撫養，選中的就是英宗。英宗繼位，進言者說按照禮慈母由子來祭，到孫輩停止祭祀，請求廢掉后廟，把她葬在所屬園陵。英宗不想很快辦此事，下達有關部門商議，未上奏，正值皇帝去世，於是作罷。后的父祖都多次追贈到一品官，知信贈節度使。知信子景宗，見本書《外戚傳》。

沈貴妃，是宰相沈倫之孫，父名繼宗，爲光祿少卿。大中祥符初年，因是將相家女而被選入宮中。開始爲才人，歷授美人、婕妤、充媛，直到德妃。爲人淑儉不華侈，皇帝也因妃家世的緣故，待她與衆人不同。長秋虛位，皇帝想立她爲

欲立之，有從中沮之者，不果。嘉祐末，進貴妃。熙寧九年薨，年八十三。許出殯其家，車駕臨奠，輟視朝三日，謚昭靜。

### 仁宗郭皇后

仁宗郭皇后，其先應州金城人。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也。天聖二年，立爲皇后。

初，帝寵張美人，欲以爲后，章獻太后難之。后既立，而頗見疏。其後尚美人、楊美人俱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亦以前罷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后遂廢。詔封爲淨妃、玉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居長樂宮。

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御史范仲淹段少連等十人伏閣言：“后無過，不可廢。”道輔等俱被黜責。景祐元年，出居瑤華宮，而尚美人亦廢於洞真宮入道，楊美人別宅安置。又賜后號金庭教主、冲靜元師。後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愴惋。帝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小疾，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薨。中外疑閻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上深悼之，追復皇后，而停謚冊祔廟之禮。

### 慈聖光獻曹皇后

慈聖光獻曹皇后，真定人，樞密使周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冊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帛書。

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

后，有人從中阻止，未成。嘉祐末年，進升貴妃。熙寧九年去世，終年八十三歲。允許出殯她家，皇上親臨祭奠，停止上朝三天，謚號昭靜。

仁宗郭皇后，祖上是應州金城人。平盧軍節度使郭崇的孫女。天聖二年，立爲皇后。

當初，皇帝寵愛張美人，想以她爲后，章獻太后不同意。后被立，却遭皇上疏遠。以後尚美人、楊美人都受寵幸，多次與后生氣爭鬧。一天，尚氏在皇上面前說了冒犯郭后的話，后不勝憤怒，用手打她的臉，皇上起來救她，誤打在皇上的脖子上，皇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趁機與皇上謀劃廢后，并且勸皇帝把指痕給宰相看。皇上讓呂夷簡看，并告訴他原因，夷簡也因先前被罷相而怨恨皇后，於是說：“古代也有這種情況。”后於是被廢掉。下詔封她爲淨妃、玉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住在長樂宮。

當時中丞孔道輔、諫官御史范仲淹段少連等十人入閣上奏：“后沒有過錯，不可以廢。”道輔等人都被貶黜。景祐元年，出居瑤華宮，尚美人也被廢在洞真宮入道，楊美人安置在別的宅院。又賜后號金庭教主、冲靜元師。後來皇帝很想念她，派人問候，賜她樂府，后和答，言辭非常淒愴哀傷。皇帝曾密令召入，后說：“如果再次被召入，必須百官立班受冊封纔可。”得小病，皇上派閻文應帶着醫生去診視，幾天後，竟說后暴死。宮內外都懷疑閻文應下毒，却没有證據。皇上深切哀悼她，追復爲皇后，取消了謚冊附祭之禮。

慈聖光獻曹皇后，真定人，樞密使周武惠王曹彬的孫女。明道二年，郭后被廢，皇上下詔聘入宮內。景祐元年九月，冊立爲皇后。秉性慈善節儉，重視耕作，常在宮苑中種穀、養蠶，擅長飛帛書法。

慶曆八年閏正月，皇帝將要在十五晚上再次

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禽滅。閤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

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懌而輟。

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為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置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

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紀綱要。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省肅然。

明年夏，帝疾益愈，即命撤簾還政，帝持書久不下，及秋始行之。敕有司崇峻典禮，以弟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宗立，尊為太皇太后，名官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玩，每先後策

張燈，皇后勸諫皇帝取消了計劃。三天後，衛卒數人作亂，夜裏越過屋頂叩寢殿。皇后正侍候皇帝，聽見變故迅速起來。皇帝想出去，皇后閉門不讓出，急忙呼叫都知王守忠領兵進來。賊在殿下打傷宮嬪，聲音響徹皇帝的住所，宦官以乳嫗毆打小女子而謊奏，皇后呵叱道：“賊在附近殺人，怎敢亂說呢！”皇后料到賊肯定放火，暗中派人提水跟在後面，賊果然舉火把燒簾，隨即用水滅了火。當晚，所派宦官侍從，皇后都親自剪下他們的頭髮，告訴他們說：“明天行賞，以這個驗證。”所以眾人爭着盡死力，賊很快被擒拿。宮內妾與禁卒通奸當處死，妾向皇帝寵愛的姬求情，姬跟皇帝說了，免妾的死罪。皇后衣冠端正見皇上，請求依法論處，說：“不這樣，就不能肅清宮庭。”皇帝命令坐下，皇后不聽從，站着請命，過了數刻，終於殺了妾。

張妃仗着受寵而狂妄，想借皇后車出游。皇帝讓她自己來請求，皇后給了她，沒有吝惜之色。張妃很高興，回來稟告，皇帝說：“國家的禮儀規章，上下有序，你坐后車出游，外廷不會為你安排。”張妃不高興而作罷。

英宗剛四歲，養在宮中，皇后撫育盡力而周到；召入為嗣子，贊成者居多。皇帝夜裏因暴病而去世，皇后把各門鑰匙全部收集起來放在面前，召皇子進來。等到天亮，宰相韓琦等到了，奉英宗即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皇帝生病，請太后暫時一起處理軍國事，到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白天奏事有疑問而沒定下的，太后就說“公等重新商議吧”，不曾說出自己的意思。頗涉經史，多援引經史以斷事。內外奏章每天有數十份，能一一記住綱要。限制曹氏及左右臣僕，分毫不讓他們假藉權勢，宮省秩序嚴整。

第二年夏天，皇帝的病日益好起來，太后就命令撤簾還政，皇帝拿着文書長時間不下達，到秋天纔開始實行。下敕有關部門舉行隆重典禮，任命太后弟曹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宗繼位，尊為太皇太后，命名宮叫慶壽。皇帝極為孝順，能承迎娛悅，無所不至，跟隨外出登高游

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矚，間親持膳飲以食帝。外家男子，舊毋得入謁。后春秋高，佾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佾侍帝，帝復爲請，乃許之，因偕詣后閣。少焉，帝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

晚得水疾，侍醫莫能治。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崩，年六十四。帝推恩曹氏，拜佾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

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

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遽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據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

玩，常前後扶持。太后對皇上也是天生慈愛，有時候退朝稍晚，一定要親自到屏扆候望，偶爾親自端着膳飲來喂皇帝。外家的男子，從前不得進宮謁見。太后年歲大了，曹佾也老了，皇帝多次說應讓他入宮謁見，太后總是不肯答應。有一天，曹佾侍奉皇帝，皇帝又爲他請見，纔答應了，於是帶着曹佾到太后宫。過了一會兒，皇帝先起來，讓曹佾得以表示親人愛意。太后馬上說道：“這裏不是你所應當停留的。”催促着讓他出去。

晚年得了水疾，侍醫無人能治。元豐二年冬，病重，皇帝在寢門探視，衣不解帶。過了幾天去世，享年六十四歲。皇帝推恩曹氏，授曹佾中書令，進官的有四十多人。

起初，王安石管理國事，變亂舊法，太后乘機告訴神宗，說祖宗的法度不宜輕意更改。熙寧年間宗祀前數日，皇帝到太后住所，太后說：“我以前聽說民間疾苦，一定告訴仁宗，於是用赦免來解決，現在也應該如此。”皇帝說：“現在沒有什麼事。”太后說：“我聽說民間對青苗、助役感到痛苦，應該取消。王安石確實有才學，然而怨恨他的人太多，皇帝想愛惜保全他，不如暫時讓他出朝任職。”皇帝很恐懼地聽從了，想要停止，又被王安石說服，於是太后的建議沒有被采納。

皇帝曾想攻取燕薊，已經與大臣商量好了，就到慶壽宮稟告太后。太后說：“儲蓄賜予充足嗎？鎧仗士卒精銳嗎？”皇帝說：“早已經辦理了。”太后說：“事關重大，吉凶悔吝生於動，得到它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成，那麼生靈所繫，不是說句話就能改變的。如可以得到，太祖、太宗早就收復了，何須等到今天。”皇帝說：“接受太后的教誨。”

蘇軾因詩獲罪，入御史獄，人們以爲他肯定會死。太后病中聽說這件事，對皇帝說：“曾記得仁宗以殿試得到蘇軾兄弟，高興地說：‘我爲子孫得到兩宰相。’現在聽說蘇軾因作詩被投入監獄，是不是仇人中傷他呢？因爲作詩而被逮至京，他的過失太小。我的病勢已重，不可以因冤

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有司上謚，葬于永昭陵。

### 張貴妃

張貴妃，河南 永安人也。祖穎，進士第，終建平令。父堯封，亦舉進士，為石州推官卒。時堯封兄堯佐補蜀官，堯封妻錢氏求挈孤幼隨之官，堯佐不收恤，以道遠辭。妃幼無依，錢氏遂納于章惠皇后官寢。長得幸，有盛寵。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勢動中外。慶曆元年，封清河郡君，歲中為才人，遷修媛。忽被疾，曰：“妾姿薄，不勝寵名，願為美人。”許之。皇祐初，進貴妃。後五年薨，年三十一。仁宗哀悼之，追冊為皇后，謚溫成。追封堯封 清河郡王，謚景思。而堯佐因緣僥倖，致位通顯云。

### 苗貴妃

苗貴妃，開封人。父繼宗。母許氏，先為仁宗乳保，出嫁繼宗。帝登位，得復通籍。妃以容德入侍，生唐王 昕、福康公主。封仁壽郡君，拜才人、昭容、德妃。英宗育於禁中，妃擁佑頗有恩。既踐阼，疇其前勞，進貴妃。贈其父至太師、吳國公，母陳、楚國夫人。福康下嫁，當貶恩外家，抑不肯言。元祐六年薨，年六十九。哲宗輟朝，出奠，發哀苑中，謚曰昭節。

### 周貴妃

周貴妃，開封人。生四歲，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為女。稍長，遂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疏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公主下嫁錢景臻、郭獻卿。連進至賢妃，徽宗立，加貴妃。歷五朝，勤約

枉好人而傷了朝中的和氣，應仔細審察這件事。”皇帝涕淚交流，蘇軾由此獲免。太后去世，皇帝因哀傷想念而形容憔悴，幾乎難以服喪。有關部門上謚號，葬在永昭陵。

張貴妃，河南 永安人。祖父張穎，進士及第，官至建平令。父名堯封，也考中進士，任石州推官時去世。當時堯封兄堯佐補授蜀官，堯封妻錢氏請求帶着孤女隨他去任官，堯佐不收養，以道遠來推辭。妃年幼沒有依靠，錢氏於是被章惠皇后納入宮中。長大後受皇帝喜愛，有盛寵。妃巧慧心計多，善奉迎，勢力影響到宮內外。慶曆元年，封清河郡君，半年後為才人，升修媛。忽然得病，對皇帝說：“妾資薄，不勝寵名，願為美人。”答應了她的請求。皇祐初年，進升貴妃。五年後去世，年三十一。仁宗哀悼她，追封為皇后，謚號溫成。追封堯封 清河郡王，謚號景思。而堯佐因為善攀附，官位顯赫。

苗貴妃，開封人。父名繼宗。母許氏，先任仁宗保姆，出嫁繼宗。皇帝即位，得以恢復入宮。妃憑着容貌和德行入宮侍奉皇帝，生唐王 趙昕、福康公主。封仁壽郡君，授才人、昭容、德妃。英宗養在宮中，貴妃幫助照顧很有恩情。皇上即位後，報答她以前的功勞，進升貴妃。贈她的父親官至太師、吳國公，母親陳、楚國夫人。福康下嫁，應該賜恩貴妃娘家人，克制自己不肯說。元祐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哲宗停止朝會，出宮祭奠，發喪苑中，謚號昭節。

周貴妃，開封人。四歲時，隨姑母入宮，張貴妃養為女兒。稍大，得以侍奉仁宗，生兩位公主。皇帝去世，貴妃每天吃一頓素食，屏居一室，誦讀佛書，困了就小睡，醒了就再誦經，晝夜不脫衣服有四十年。公主下嫁錢景臻、郭獻卿。連升到賢妃，徽宗即位，升貴妃。歷經五朝，勤儉一生。在周氏塋地南建墳墓，旁邊建一

一致。啓壽藏於周氏塋南，傍建僧屋，費緡錢六萬，皆貯儲奉賜。郭公主先亡，詔許出外第，與親戚相往來。年九十三薨，謚昭淑。

### 楊德妃

楊德妃，定陶人。天聖中，以章獻太后姻連，選爲御侍，封原武郡君，進美人。端麗機敏，妙音律，組紉、書藝一過目如素習。父忠爲侍禁，仁宗欲加獎擢，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貴，今以恩澤僥倖，恐啓左右諛謁之端。”帝悅，命徙居肅儀殿。贈其祖貴州刺史，而官其叔弟五人。積與郭后不相能，后既廢，妃亦遣出。後復召爲婕妤，歷修媛、修儀。熙寧五年薨，年五十四。贈德妃。

### 馮賢妃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炳，知雜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歲入宮。及長，得侍仁宗，生邢、魯國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將登其品秩，力辭不拜。養女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沒。王尚幼，妃保育如己子。累加才人、婕妤、修容。在禁掖幾六十年，始終五朝，動循禮度。薨，年七十七，贈賢妃。

###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勳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故后少鞠官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顥、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

后弟內殿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

僧屋，花費緡錢六萬，都是自己儲蓄和皇上賜予。郭公主先死，下詔允許她回到自己府第，與親戚相往來。九十三歲去世，謚號昭淑。

楊德妃，定陶人。天聖年間，因與章獻太后是姻親，選爲御侍，封原武郡君，升爲美人。端麗機敏，通音律，組紉、書藝一過目就像以前學過。父楊忠是侍禁，仁宗想獎勵提拔他，德妃推辭道：“外官應當累積功勞來取得尊貴的官職，現在因恩澤而得官，恐怕會開左右有不正當要求的先例。”皇帝很高興，命令她遷居肅儀殿。贈她祖父貴州刺史，給她的叔弟五人加官。素與郭后不和，郭后被廢後，德妃也被趕出宮。後來又召入爲婕妤，歷授修媛、修儀。熙寧五年去世，年五十四。追贈德妃。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名馮炳，任知雜御史；祖名馮起，任兵部侍郎。妃爲良家女，九歲入宮。長大後，得以侍奉仁宗，生邢、魯國二公主。封始平郡君。皇帝想要升她的品級，力辭不受。養女林美人得到神宗的寵愛，生二王而死。王還年幼，妃養育如己子。多次加封爲才人、婕妤、修容。在宮中近六十年，歷經五朝，行爲舉止依照禮度。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追贈賢妃。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州蒙城人。曾祖高瓊，祖繼勳，都有功於王室，官至節度使。母曹氏，是慈聖光獻后的姐姐，所以高后小時候養在宮中。當時英宗也在皇帝那裏，與高后同歲，仁宗對慈聖說，他日一定把她配給英宗。長成後，就與英宗在濮王府成婚。生神宗皇帝、岐王趙顥、嘉王趙顥、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封爲皇后。

高后的弟弟內殿崇班高士林，供職時間很長，皇帝想升他的官，高后辭謝道：“士林得以升朝官，已經過分了，怎應援引先王后家的例子？”沒有接受。神宗即位，尊封高后爲皇太后，



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

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制，立爲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毋輒入。又陰敕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阼倉卒備也。

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戒中外毋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

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栗而止。

光、公著至，并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用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

住在寶慈宮。皇帝多次想給高氏營建大的宅第，高后不同意。過了很長時間，開拓了望春門外的空地作爲賞賜，凡是營建工役費用，都出自寶慈宮，未調用大司農一文錢。

元豐八年，皇帝生病，病情漸漸加重，宰相王珪等入宮詢問病情，請求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皇帝首肯。王珪等在簾下拜見太后，太后哭泣，撫摸着延安郡王說：“這孩子很孝順，自從皇上生病服藥，不曾離開皇上左右，寫佛經爲皇上祈福，喜讀書，現在已讀完《論語》七卷，絕不貪玩。”之後命令王出簾外見王珪等人，王珪等再次拜謝并且祝賀。當天下詔，立王爲皇太子。當初，岐、嘉二王每天問候皇上的起居，到此時，下令不得隨便入宮。又暗中令宦官梁惟簡，讓他的妻子縫製一件十歲大孩子穿的黃袍，放在懷中帶來，秘密爲登基作準備。

哲宗繼位，尊奉高太后爲太皇太后。急速召見司馬光、呂公著，還未到，親自迎接詢問當前應該先辦的事情。未等他們逐條上奏，已經遣散修京城的役夫，減少皇城覘卒，停止宮庭工技，撤銷導洛司，逐出宦官中無禮之徒。告誡宮內外不得橫徵暴斂，寬限民間保戶馬。這些事由太后下聖旨，王珪等事先不知道。又起用已經年老的文彥博，派人在路上慰勞他，告訴他把恢復祖宗法度作爲當務之急，并命令他趕快上疏推舉可以使用的人。

從父遵裕因西征違律抵罪，蔡確想獻媚以鞏固自己的地位，請求恢復遵裕的官職。太后說：“遵裕在靈武之役，使百萬生靈塗炭，先帝半夜得到報告，起來繞榻而行，整夜睡不着，聖情從此受到驚嚇，逐漸導致大的變故，禍由遵裕引起，能够免於處死，是幸運的。先帝肉未冷，我怎敢顧念私情而違背天下的公議！”蔡確害怕打消了念頭。

司馬光、呂公著到京，一起任命爲宰相，使他們同心輔佐朝政，一時知名之士會集到朝廷。凡是熙寧以來政事不利的，依次廢止。於是用常平舊法代青苗法，用嘉祐差役法代替募役法，廢

役，除市易之法，追茶鹽之禁，舉邊寨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主戒其臣下，復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

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奸邪怨謗所不暇恤也。”

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爲常。

侄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官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

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媼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即斬汝。”媼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的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舜。

元祐八年九月，屬疾崩，年六十二。後二年，章惇、蔡卞、邢恕始造爲不根之謗，皇太后、太妃力辨其誣，事乃已。語在《恕傳》。至高宗時，昭暴惇、卞、恕罪，褒錄后家，

除市易法，解除茶鹽之禁，把邊寨所有的不毛之地賜給西戎，天下重新安定。契丹主告誡他的臣下，再不能在邊疆挑起事端，說：“宋廷全部實行了仁宗時的政策。”

蔡確因《車蓋亭詩》得罪而被貶嶺表，太后對大臣說：“元豐末年，我把當今皇帝所寫的佛經拿出來給人看，那時僅有王珪曾上奏祝賀，於是定下王位繼承人。況且讓太子繼承父位，有什麼閑話可說呢？而蔡確自認爲有立太子大功，胡亂煽起事端，謀度以後的眩惑地。我不忍心明說，姑且托毀謗皇上之名趕走他。這是祖宗社稷的大事，奸邪怨謗是無暇顧及的。”

廷試選人，有關官吏請求依照天聖年間規定，帝后都上殿，太后制止了。又請求在文德殿受冊寶，太后說：“母后治國，不是國家的美事，何況天子正衙，怎應去呢？到崇政殿就可以了。”正月十五燈宴，太后的母親應當入宮觀賞，太后阻止道：“夫人登樓，皇上肯定加禮，這是因爲我的緣故而超越典制，於心很不安。”僅令賜與母親燈燭，於是每年都如此。

侄公繪、公紀應當轉任觀察使，太后極力阻止。皇帝再三請求，僅升一級，太后在世期間不敢改動。又因官吏冗雜應當裁減，下詔減去外氏所得恩賜的四分之一，作爲宮庭減官的開始。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安定。

宋用臣等被貶斥後，求神宗的乳母入宮講情，希望能被重新任用。太后見她來了，說：“你來有何事？莫非是爲宋用臣等來游說的吧？而且你還想像過去那樣，求內宮下聖旨干撓國政嗎？如果再這樣，我馬上殺了你。”乳母非常恐懼，不敢說一句話。從此內宮下旨斷絕，力行舊事，杜絕外戚私恩。文思院奉上的物品，不問大小，終身不取其一。人們把她看做女中堯舜。

元祐八年九月，因病去世，終年六十二歲。其後兩年，章惇、蔡卞、邢恕開始對太后進行誹謗，皇太后、太妃極力辯明他們是誣告，事情方停止。記載在本書《邢恕傳》。到高宗時，下詔揭露章惇、蔡卞、邢恕的罪行，嘉獎并錄用太后

贈曹夫人爲魏、魯國夫人，弟士遜、士林及公繪、公紀皆追王，擢從孫世則節度使。他受恩者，又十餘人云。

家人，贈曹夫人爲魏、魯國夫人，弟士遜、士林及公繪、公紀都追贈爲王，擢升從孫世則爲節度使。其他受恩的又有十多人。



#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

## 列傳第二

### 后妃(下)

神宗欽聖獻肅向皇后 欽成朱皇后 欽慈陳皇后 林賢妃  
 武賢妃 哲宗昭慈孟皇后 昭懷劉皇后 徽宗顯恭王皇后  
 鄭皇后 王貴妃 章賢妃 喬貴妃 劉貴妃 欽宗朱皇后  
 高宗憲節邢皇后 憲聖慈烈吳皇后 潘賢妃 張賢妃 劉貴妃  
 劉婉儀 張貴妃 孝宗成穆郭皇后 成恭夏皇后 成肅謝皇后  
 蔡貴妃 李賢妃 光宗慈懿李皇后 黃貴妃 寧宗恭淑韓皇后  
 恭聖仁烈楊皇后 理宗謝皇后 度宗全皇后 楊淑妃

####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是已故宰相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于穎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為皇后。

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葦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敕向族勿以女置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閣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

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士，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是已故宰相向敏中的曾孫女。治平三年，嫁到穎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為皇后。

皇帝患病，向后贊同宣仁后確定太子的建議。哲宗繼位，尊向后為皇太后。宣仁太后命令修理慶壽舊宮以便讓向太后居住，向后推辭道：“豈有婆母居西而媳婦在東的呢，褻瀆上下名分。”不敢遷居，便把慶壽後殿改為隆祐宮居住。皇帝將要擇后及眾王娶妃，向后下敕向氏宗族不得把女兒放在候選人中。族黨有人想引用成例以恩換閣職，還有為選人求在京官職的，并且說有特旨，向后說：“我們宗族没用過此例，怎能以私情擾亂公法。”一個也沒答應。皇帝倉猝去世，向后獨自決策迎端王。章惇不同意，也不能阻止她。

徽宗繼位，請向太后權同處理軍國事，太后以皇帝是長君來推辭。皇帝哭着下拜，過些時候纔同意。凡是紹聖、元符以前，被章惇斥逐的賢

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

明年正月崩，年五十六。帝追念不已，乃數加恩兩舅，宗良、宗回，皆位開府儀同三司，封郡王。而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非常典也。

### 欽成朱皇后

欽成朱皇后，開封人。父崔傑，早世；母李，更嫁朱士安。后鞠於所親任氏。熙寧初，入宮爲御侍，進才人、婕妤，生哲宗及蔡王似、徐國公主，累進德妃。

哲宗即位，尊爲皇太妃。時宣仁、欽聖二太后皆居尊，故稱號未極。元祐三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尋繹故實，務致優隆。於是輿蓋、仗衛、冠服，悉侔皇后。紹聖中，欽聖復命即閭建殿，改乘車爲輿，出入由宣德東門，百官上箋稱“殿下”，名所居爲聖瑞宮。贈崔、任、朱三父皆至師、保。徽宗立，奉禮尤謹。

崇寧元年二月薨，年五十一。追冊爲皇后，上尊謚，陪葬永裕陵。

### 欽慈陳皇后

欽慈陳皇后，開封人。幼穎悟莊重，選入掖庭，爲御侍。生徽宗，進美人。帝崩，守陵殿，思顧舊恩，毀瘠骨立。左右進粥、藥，揮使去，曰：“得早侍先帝，願足矣！”未幾薨，年三十二。建中靖國元年，追冊爲皇太后，上尊謚，陪葬永裕陵。

### 林賢妃

林賢妃，南劍人，三司使特之孫，司農卿洙之女。幼選入宮，既長，遂得幸，封永嘉郡君，升美人。

德大夫及士人，稍稍加以收用。舊事有像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的，都不采用。當聽到禮召故老、寬徭止兵、愛民崇儉的措施時，就會喜形於色。纔六個月，就還政給皇帝。

第二年正月去世，享年五十六歲。皇帝追念不已，於是多次加恩給兩舅，宗良、宗回，都位居開府儀同三司，封郡王。而且從敏中以上三世，也追列王爵，可算是非同尋常的恩典。

欽成朱皇后，開封人。父親崔傑，早逝；母李氏，改嫁朱士安。朱后由親戚任氏撫養。熙寧初年，入宮爲御侍，進升才人、婕妤，生哲宗及蔡王趙似、徐國公主，多次進升至德妃。

哲宗即位，尊爲皇太妃。當時宣仁、欽聖二太后都居尊位，所以稱號不是最高的。元祐三年，宣仁太后下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推究舊事，務必予以優厚待遇。於是輿蓋、仗衛、冠服，全部與皇后相同。紹聖年間，欽聖太后又命令靠近閭門建宮殿，改乘車爲輿，出入經由宣德東門，百官上箋稱“殿下”，命名住所爲聖瑞宮。贈崔、任、朱三父都官至太師、太保。徽宗繼位，奉禮尤其恭敬。

崇寧元年二月去世，終年五十一歲。追冊爲皇后，上尊謚，陪葬永裕陵。

欽慈陳皇后，開封人。小時候聰明莊重，選入宮庭，爲御侍。生徽宗，進美人。皇帝去世，守陵殿，思念舊恩，哀傷過度而形銷骨立。左右的人進粥、藥，揮手讓其拿走，說：“能早去侍奉先帝，我的心願就滿足了！”不久去世，享年三十二歲。建中靖國元年，追封爲皇太后，上尊謚，陪葬永裕陵。

林賢妃，南劍人，三司使林特的孫女，司農卿林洙之女。小時候被選入宮，長大後，得到皇上的寵幸，封永嘉郡君，升美人。生燕王趙俟、

生燕王俟、越王偲、邢國公主，進婕妤。元祐五年薨。詔用一品禮葬，贈貴儀，又贈賢妃。

### 武賢妃

武賢妃，始以選入宮。元豐五年，進才人。生吳王偁、賢和公主。歷美人、婕妤。徽宗即位，進昭儀、賢妃。大觀元年薨，乘輿臨奠，輟朝三日，謚曰惠穆。

###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洺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

初，哲宗既長，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策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閭門祇候在為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為華原郡君。

久之，劉婕妤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閭中陳迎兒呵

越王趙偲、邢國公主，進升婕妤。元祐五年去世。下詔以一品禮葬，追贈貴儀，又贈賢妃。

武賢妃，起初因被選中入宮。元豐五年，進升才人。生吳王趙偁、賢和公主。歷升美人、婕妤。徽宗即位，進升昭儀、賢妃。大觀元年去世，皇上親臨祭奠，停止朝會三天，謚號惠穆。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洺州人，是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孟元的孫女。

當初，哲宗已經長大成人，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子百餘人進宮。孟后十六歲，宣仁及欽聖向太后都喜愛她，教給她女儀。元祐七年，傳諭宰相：“孟氏女能行婦禮，應當正位中宮。”命令學士草擬制令。又因近世禮儀簡略，下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商議冊封皇后的六項禮儀後上報。到這時，命令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任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做他的副職；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任發策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任副使；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任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做副職；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任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任他的副使；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任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任副使；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任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任副使。皇帝親臨文德殿冊封孟氏為皇后。宣仁太后告訴皇帝說：“得一賢內助，不是件小事啊。”進升孟后父閭門祇候孟在為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為華原郡君。

過了很長時間，劉婕妤得到皇上的寵幸。紹聖三年，孟后朝見景靈宮，事畢，就座，衆嬪御站着侍候，惟獨劉婕妤背立簾下，孟后閨中的陳

之，不顧，閤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坐，有愠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婕妤坐，遂仆于地。慙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有也。”

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燕符於帝前。官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官妾幾三十人，拷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己，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

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

迎兒呵叱她，不顧，閤中人都感到忿怒。冬至那天，在隆祐宮朝會欽聖太后，孟后御座有朱髹金飾，宮中的規定，惟有皇后纔有。婕妤坐在別的座位，面呈怒色，隨從替她換坐椅，式樣與皇后的一樣。衆人心中不平，因此傳唱道：“皇太后出！”孟后起立，劉也起來，一會兒各回原位，有人已經撤掉婕妤的坐椅，於是她坐到地上。劉心中怨恨而不再朝見太后，向皇帝哭訴。內侍郝隨對婕妤說：“不要因此憂懼，希望爲皇上早生子，這個座位便應當爲婕妤所有了。”

正趕上孟后的女兒福慶公主病了，孟后有個姐姐很懂得醫術，曾治好皇后的重病，因爲這個緣故能出入宮中。公主吃藥不見效，姐姐拿着道家治病符水入宮診治。孟后驚恐地說：“姐姐難道不知宮中禁律森嚴，與外面不同嗎？”命令左右的人把符水藏起來；等皇帝到了，把事情都說出來了。皇帝說：“這不過是人之常情。”孟后就在皇帝面前燒了符水。宮中相傳，迷信乞求神鬼的方法開始興起了。不久，孟后的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孟后祈禱求福。皇上知道這件事後，下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到皇城司審問他們，逮捕宦官、官妾將近三十人，笞擊備至，肢體毀斷，甚至有斷舌的。罪行成立，命侍御史董敦逸覆核登錄，罪人在庭下經過，奄奄一息，沒一個人能出聲。敦逸拿着筆因有疑慮而不下斷語，郝隨等威脅他。敦逸怕禍及自己，就把奏牘上交皇帝。下詔廢掉皇后，令她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

當初，章惇誣陷宣仁后有廢立皇上的計謀，因孟后跟從侍奉宣仁，章惇又暗中依附劉賢妃，想請求立劉妃爲皇后，於是與郝隨串通設計造成此案，天下人認爲孟后冤枉。敦逸上奏說：“中宮被廢，事出有因，情有可察。詔下那天，天爲之陰暗，這是天不想廢皇后；人爲之流涕，這是人們不想廢皇后啊。”並且說：“曾覆核登錄案情，恐怕得罪天下後世。”皇帝說：“敦逸不能再任御史。”曾布說：“陛下本來因皇城案出自身邊的人而追究處治，所以命令敦逸錄問，現在竟然



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

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爲言者，即命以官；於是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上書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通、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義。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徽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

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爲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

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澂、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儂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官名，遂稱隆祐太后。

上將幸揚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揚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宮居住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爲扈從統制。逾年，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子。太

貶錄問官，用什麼來取得內外的信任呢？”於是作罷。時間長了皇帝對這件事也後悔，說：“章惇誤我。”

元符末年，欽聖太后將要恢復孟氏的后位，正巧有個布衣上書，替孟皇后說話，立即任命他官職；於是下詔孟后回到宮內，稱元祐皇后，是因爲當時劉婕妤稱元符皇后的緣故。崇寧初年，郝隨勸蔡京再次廢后，昌州判官馮上書說皇后不能復位。臺臣錢通、石豫、左膚等連章告韓忠彥等相信一個布衣的狂言，復立已廢的皇后，奪取虛美，望皇上以大義決斷此事。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都持這種意見。徽宗聽了他們的話，下詔依照紹聖詔旨，重新住到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

靖康初年，瑤華宮失火，遷居延寧宮；又失火，出居相國寺前的私人宅第。金兵圍汴，欽宗與近臣商量再次恢復后位，尊奉爲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落。當時六宮有位號的都被金掠走，惟獨孟后因爲被廢而得以留下。張邦昌越位稱帝，尊孟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拜。胡舜陟、馬伸又說，政事應當聽取太后的旨意。邦昌又上尊號稱元祐皇后，迎入宮中，垂簾聽政。

孟后聽說康王在濟，派尚書左右丞馮澂、李回及兄子忠厚拿着書信去奉迎。命令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帶領部下隨從護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在路上迎接。不久降下手書，播告天下。康王到了南京，孟后派宗室士儂及內侍邵成章帶着圭寶、乘輿、服御去迎接，康王繼承皇位，改換年號，孟后在當天撤簾，尊孟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上奏，“元”字犯太后祖父的諱，請換成所住宮殿之名，於是稱隆祐太后。

皇上將駕幸揚州，命令仲荀保護太后先行，停留在揚州州治。適逢張浚請求先定六宮居住的地方，於是詔令忠厚侍奉太后駕幸杭州，以苗傅爲扈從統制。過了一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求立皇太子。太后告訴他們說：

后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改祖宗法，童貫起邊事，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請，太后力拒之。帝聞事急，詔禪位元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請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太后召見，勉令世忠速來，以清岩陛。梁氏馳入世忠軍，諭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懼。朱勝非等誘以復辟，命王世修草狀進呈。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札趣帝還宮，即欲撤簾。帝令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是日，上皇太后尊號。

太后聞張浚忠義，欲一見之，帝爲召浚至禁中。承議郎馮楫嘗貽書苗傅勸復辟，上未之知，太后白其事，楫得遷秩。

帝幸建康，命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護衛太后繼發，比至，帝率群臣迎于郊。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珏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官人溺死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

既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即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爲備，金人遂自大冶縣徑趣洪州。康、

“自從蔡京、王黼更改祖宗法度，童貫發起邊境之事，給國家招致禍亂。現在皇帝沒有失德的地方，而是被黃潛善、汪伯彥所迷惑，皇上已把他們都驅逐出去了。”苗傅等人說一定要立皇太子，太后說：“現在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怎麼號令於天下呢？”苗傅等哭着請求，太后極力拒絕。皇帝聽說事情緊急，下詔讓位給長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請求令臣僚單獨答對議論重要的事情，依舊每天帶一名苗傅的黨人上殿，以解除他們的疑慮。太后聽從了他的建議，每次見到苗傅等人，婉轉地加以撫慰，苗傅等人都很高興。韓世忠妻梁氏在苗傅的軍中，朱勝非用計使她脫身，太后召見她，勉令韓世忠速來，以肅清宮廷。梁氏馳馬趕到韓世忠軍中，傳達太后旨意。韓世忠等立即領兵來到，叛黨害怕。朱勝非等以復辟來勸導，命令王世修草擬奏狀呈上。太后喜道：“我的責任盡到了。”再次以手書催促皇帝還宮，想馬上撤簾。皇帝命令朱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纔命令撤簾。當天，加上皇太后尊號。

太后聽說張浚忠義，想見他，皇帝替她把張浚召到禁中。承議郎馮楫曾給苗傅寫信勸他讓皇帝重新聽政，皇上不知道此事，太后告訴了皇上，馮楫得到升官。

皇帝駕幸建康，命令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護衛太后隨後動身，等太后到了，皇帝率領群臣在郊外迎接。適逢防秋緊迫，命令劉寧止制置江、浙，護衛太后前往洪州，各部門與軍事無關的都隨從。命滕康、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隨行，凡是四方奏言、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的事情，都歸他們處理。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率領萬名軍兵隨行護衛。皇帝擔心敵人來侵犯，秘密通知滕康、劉珏危急時聽取太后的旨意，自行隨機行事。過落星寺，船翻了，官人溺死的有十多人，惟獨太后的船平安無事。

到了洪州後，議者說：“金軍從蘄、黃渡江，步行二百餘里，馬上就到洪州。”皇帝很擔憂，命令劉光世屯兵江州。劉光世不作防備，金軍於是從大冶縣直奔洪州。滕康、劉珏侍奉太后離

珏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官人一百六十，康、珏俱遁，兵衛不滿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中書舍人李正民來朝謁。

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鬥，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康、珏、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新乃去。帝聞，罷康、珏，命盧益、李回代之。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迎歸。太后至越，帝親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臣治狀。

入宮禁中，嘗微苦風眩。有官人自言善符咒，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耶！”立命出之。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聞之悚然。後乃更修神宗、哲宗《實錄》，始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

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宣教郎范燾與忠厚有憾，誣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於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即治其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

四月，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

開，停留在吉州。金兵追得急，太后乘船夜行。天亮時，到了太和縣，舟人景信反叛，楊惟忠兵敗，失去一百六十名官人，滕康、劉珏都逃跑，護衛士兵不到一百，於是前往虔州。太后及潘妃靠農夫抬轎行進。皇帝擔心太后直接去閩、廣，派使臣到處打聽太后所在地，當得知太后在虔州，便命令中書舍人李正民來拜見。

當時虔州府庫都空了，衛軍所供給的，僅得到沙錢，在市上買東西不賣給他們，與百姓打鬥，縱火肆意搶劫。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滕康、劉珏、惟忠不能制止。惟忠的步將胡友從外面領兵在城下打敗了陳新，陳新離去。皇帝知道後，罷免了滕康、劉珏，命令盧益、李回代替他們。告示輔臣說：“朕當初沒見過太后，自從接到南京，愛朕不亞於自己親生。現在在數千里外，受兵馬驚擾，應當趕快接回來，以使朕朝夕思念之情得到安慰。”於是派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迎接太后回來。太后到越，皇帝親自到行宮門外迎接，一一詢問所過州縣守臣治理政務的情況。

入宮庭中，曾得風眩病。有個宮人自稱擅長符咒，能治好病。太后驚恐地說：“我怎敢再聽這種話呢！”立刻命令把此人逐出宮。太后生辰，在宮中擺酒，太后從容對皇帝說：“宣仁太后的賢德，古今母后沒有能比的。從前奸臣肆意加以誹謗誣陷，雖然曾經下詔明辨，而國史還未改定，怎能够流傳并讓人信服呢？我想太后在天之靈，寄希望於皇帝啊。”皇帝聽後感到害怕。後來改修了神宗、哲宗《實錄》，纔得以更正，而奸臣作惡情形更加明顯。

皇帝侍奉太后極爲孝順，即使是帷帳都要親自看過；有時得到應季水果，一定先獻給太后，然後敢嘗。宣教郎范燾與忠厚有怨，誣陷他與太后暗中撫養欽宗子。皇帝說：“朕與太后如母子，怎能有這種事。”立即治了他的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皇帝白天黑夜不離左右，連着幾個晚上衣不解帶。

四月，在行宮西殿去世，年五十九。遺命擇

九。遺命擇地攢殯，俟軍事寧，歸葬園陵。帝詔曰：“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凡喪祭用母后臨朝禮。”上尊號曰昭慈獻烈皇太后，推恩外家凡五十人。殯于會稽上皇村，附神主于哲宗室，位在昭懷皇后上。三年，改謚昭慈聖獻。

后性節儉謙謹，有司月供千緡而止。幸南昌，斥賣私絹三千匹充費。尋詔文書應奏者避后父名，不許；群臣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忠厚直顯謨閣，臺諫、給舍交章論列，后聞，即令易武，命學士院降詔，戒敕忠厚等不得預聞朝政、通貴近、至私第謁見宰執。以恩澤當得官者近八十員，后未嘗陳請。

初，后受冊日，宣仁太后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 昭懷劉皇后

昭懷劉皇后，初為御侍，明艷冠後庭，且多才藝。由美人、婕妤進賢妃。生一子二女。有盛寵，能順意奉兩宮。時孟后位中宮，后不循列妾禮，且陰造奇語以售謗；內侍郝隨、劉友端為之用。孟后既廢，后竟代焉。右正言鄒浩上疏極諫，坐竄。徽宗立，冊為元符皇后。明年，尊為太后，名官崇恩。帝緣哲宗故，曲加恩禮，后以是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而崩，年三十五。

### 徽宗顯恭王皇后

徽宗顯恭王皇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元符二年六月，歸于端邸，封順國夫人。徽宗即位，冊為皇后。生欽宗及崇國公主。后性恭

地暫殯，等軍事停止了，歸葬園陵。皇帝下詔說：“朕以繼位者的身份，應當用重服，凡是喪祭以母后臨朝的禮儀。”上尊號昭慈獻烈皇太后，推恩太后家共五十人。在會稽上皇村停柩，神主附在哲宗室，位在昭懷皇后之前。三年，改謚為昭慈聖獻。

太后秉性節儉謙謹，有關部門每月僅供給千緡。到南昌時，賣掉自己的絹三千匹用作費用。不久皇上下詔應奏的文書避太后父名諱，太后不允許；群臣請求上太皇太后稱號，也不允許。忠厚直顯謨閣時，臺諫、給舍交替上章反對，太后知道了，就命令改成武官，命令學士院下詔，戒敕忠厚等人不能參預朝政、與顯貴近臣來往、到私人府第謁見宰相。以太后恩澤應當得官的近八十人，太后不曾請求過。

當初，太后受封那天，宣仁太后感嘆道：“此人賢淑，可惜福薄啊！將來國家有大事變，一定是她能够擔負起來。”後來都如宣仁太后所料。

昭懷劉皇后，起初是御侍，明艷居後宮之首，并且多才藝。由美人、婕妤進升賢妃。生一子二女，有盛寵，能順意奉侍兩宮太后。當時孟后位處中宮，劉后不奉行妾禮，并且暗中毀謗孟后；內侍郝隨、劉友端被她利用。孟后被廢後，劉后終於取代了她。右正言鄒浩上疏極力反對，因此得罪被流放。徽宗繼位，冊封劉后為元符皇后。第二年，尊為太后，命名所住宮殿為崇恩。皇帝因為哲宗的緣故，曲意多加恩禮，劉后因此干預宮外事，并且以不恭謹出名。皇帝與輔臣商議，將要廢掉她，而劉后已經在左右的逼迫下，在簾鉤上自縊而死，年三十五。

徽宗顯恭王皇后，開封人，是德州刺史王藻的女兒。元符二年六月，嫁到端王府邸，封順國夫人。徽宗繼位，封為皇后。生欽宗及崇國公主。王后秉性謙恭節儉，鄭、王二妃正爭寵，王

儉，鄭、王二妃方亢寵，后待之均平。巨闥妄意迎合，誣以暗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獄參驗，略無一迹，獄止。后見帝，未嘗一語輒及，帝幡然憐之。大觀二年崩，年二十五。謚曰靜和，葬裕陵之次。紹興中，始附徽宗廟室，改上今謚云。

### 鄭皇后

鄭皇后，開封人也。父紳，始爲直省官，以后貴，累封太師、樂平郡王。

后本欽聖殿押班，徽宗爲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侍奉。及即位，遂以二人賜之。后自入宮，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崇寧初，封賢妃，遷貴妃，有異寵。徽宗多賚以詞章，天下歌之。

王皇后崩，政和元年，立爲皇后。將受冊，有司創製冠服，后言國用未足，冠珠費多，請命工改製妃時舊冠。又乞罷黃麾仗、小駕鹵簿等儀，從之。恩澤皆弗陳請。時族子居中在樞府，后奏：“外戚不當預國政，必欲用之，且令充妃職。”帝爲罷居中。居中復用，后歸寧還言：“居中與父紳相往還，人皆言其招權市賄，乞禁絕，許御史奏劾。”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劉貴妃薨，帝思之不已，將追冊爲后。后即奏妃乃其養子，乞別議褒崇之禮，帝大喜。

欽宗受禪，尊爲太上皇后，遷居寧德宮，稱寧德太后。從上皇幸南京，金師退，先歸。時用事者言，上皇將復辟於鎮江，人情危駭。或謂后将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欽宗嚴備。帝不從，出郊迎后，於是兩宮歡甚洽。上皇聞之，即罷如洛之議。

汴京破，從上皇幸青城。北遷，留五年，崩于五國城，年五十二。紹興

后對待她們一律平等。大太監曲意迎合，誣陷王后有隱秘之事。皇帝命令刑部侍郎周鼎秘密入獄參驗，沒有一點痕迹，訟案結束。王后見皇帝，不曾說一句有關此事的話，皇帝一改往日態度而對她起了憐憫之心。大觀二年去世，年二十五。謚號靜和，葬裕陵旁。紹興年間，附祭徽宗廟室，改上現在的謚號。

鄭皇后，開封人。父親鄭紳，初任直省官，因鄭后而地位尊貴，多次加封爲太師、樂平郡王。

鄭后本是欽聖殿押班，徽宗爲端王時，每天到慈德宮朝拜太后，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侍奉。等他繼位後，就把二人賜給他。鄭后自從入了宮，好觀賞書畫，章奏能自己寫，皇帝愛她有才。崇寧初年，封爲賢妃，升貴妃，得到特別寵愛。徽宗多賜她以詞章，天下傳唱。

王皇后去世，政和元年，鄭妃被立爲皇后。將受冊封，有關部門創製冠服，后說國用不足，冠珠花費多，請命工改製妃時舊冠。又要求免去黃麾仗、小駕鹵簿等儀式，答應了她的請求。恩澤都不請求。當時族子居中在樞府，后上奏：“外戚不應當參預國政，一定要用他，就讓我任妃子之職。”皇帝因此罷免了居中。居中重新被任用，后從母家省親回來說：“居中與父鄭紳相往來，人都說他招權受賄，請求加以禁止，允許御史上奏彈劾。”后生性端莊而謹慎，善於順承皇帝的旨意。劉貴妃去世，皇帝思念不已，將要追封爲皇后。后立即上奏說劉妃是她的養女，請求另外議定褒獎之禮。皇帝非常高興。

欽宗接受皇位，尊鄭后爲太上皇后，遷居寧德宮，稱寧德太后。跟隨太上皇逃到南京，金兵退後，先回京。當時用事者說，太上皇將要在鎮江重登皇位，人心惶惶。有人說后将由端門直入宮中，內侍們勸欽宗嚴加防備。皇帝不聽，出郊迎接太后，於是兩宮歡聚非常融洽。太上皇聽說了這件事，立即取消了去洛的計劃。

汴京陷落，隨太上皇到青城。北遷，留在那裏五年，在五國城去世，年五十二歲。紹興七

興七年，何蘇等使還，始知上皇及后崩，高宗大慟。詔立重成服，謚顯肅。后親族各遷官有差。祔主徽宗室，以聞哀日爲大忌。梓官歸，入境，承之以棹，納輦衣其中，與徽宗合攢于會稽永佑陵。

先是，后至金營，訴于粘罕曰：“妾得罪當行，但妾家屬不預朝政，乞留不遣。”粘罕許之，故紳得歸。后既行，紳亦以是年薨，謚僖靖。家屬流寓江南，高宗憐之，詔所在尋訪賜官。有鄭藻者，后近屬也。紹興中帶御器械，用后祔廟恩，拜隴州防禦使；凡四使金，歷官至保信軍節度使，加太尉。卒，追封榮國公，謚端靖。

### 王貴妃

王貴妃，與鄭后俱爲押班。徽宗立，封平昌郡君，進位至貴妃。生鄆王楷、莘王植、陳王機、惠淑、康淑、順德、柔福、冲懿帝姬。政和七年九月薨，謚曰懿肅。

### 韋賢妃

韋賢妃，開封人，高宗母也。初入宮，爲侍御。崇寧末，封平昌郡君。大觀初，進婕妤，累遷婉容。高宗在康邸出使，進封龍德宮賢妃。從上皇北遷。建炎改元，遙尊爲宣和皇后。封其父安道爲郡王，官親屬三十人。由是遣使不絕。

紹興七年，徽宗及鄭皇后崩聞至，帝號慟，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耳。”翰林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遙尊爲皇太后，從之。已而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喪畢，然後舉行。乃先降御札，播告天下。后三代俱追封王。

年，何蘇等使臣回來，纔知道太上皇及太后去世，高宗非常悲慟。下詔服重喪，謚號叫顯肅。后親族依次分別遷官。神主在徽宗室附祭，以知道不幸消息之日爲大忌日。棺木回國，入境，用棹來裝，把輦衣放在裏面，與徽宗合葬在會稽永佑陵。

在此之前，后到了金營，對粘罕訴說：“妾有罪當去，但妾家屬不參與朝政，請求留下他們，不加遣送。”粘罕同意了，所以鄭紳得以回國。鄭后走後，鄭紳也在當年去世，謚號僖靖。家屬流浪寄居江南，高宗起了憐憫之心，下詔所在之地尋訪賜予官職。有個叫鄭藻的，是鄭后近親。紹興年間任帶御器械，因太后附廟的恩澤，任隴州防禦使；出使金國共有四次，官至保信軍節度使，加太尉。去世，追封榮國公，謚號端靖。

王貴妃，與鄭后都是押班。徽宗繼位，封平昌郡君，升至貴妃。生鄆王楷、莘王植、陳王機、惠淑、康淑、順德、柔福、冲懿帝姬。政和七年九月去世，謚號懿肅。

韋賢妃，開封人，是高宗的母親。初入宮時，是侍御。崇寧末年，封平昌郡君。大觀初年，升婕妤，多次升遷至婉容。高宗在康王府邸出使，進封龍德宮賢妃。隨太上皇北去。建炎改年號，遙尊韋妃爲宣和皇后。封她的父親安道爲郡王，給親屬三十人加官。從此不斷派使者去金。

紹興七年，徽宗及鄭皇后去世的消息傳來，皇帝悲傷慟哭，對輔臣說：“宣和皇后年紀大了，朕思念她無暇過安寧的生活，屈己講和，正爲此事。”翰林學士朱震引用唐建中舊事，請求遙尊韋后爲皇太后，皇上聽從了。不久太常少卿吳表臣請求依照嘉祐、治平舊事，等三年服喪期滿，然後行事。於是先降下御札，廣泛告知天下。韋后三代都追封爲王。

帝以后久未歸，每輒蹙曰：“金人若從朕請，餘皆非所問也。”王倫使回，言金人許歸后。未幾，金人遣蕭哲來，亦言后將歸狀。遂豫作慈寧宮，命莫將、韓恕爲奉迎使。十年，以金人猶未歸后，乃遙上皇太后冊寶於慈寧殿。是後，生辰、至、朔，皆遙行賀禮。

洪皓在燕，求得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遣使百輩，不如一書。”遂加微官。金人遣蕭毅、邢具瞻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毅等還，帝又語之曰：“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爲虛文。”

命何鑄、曹勛報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動。”鑄等至金國，首以后歸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勛再三懇請，金主始允。鑄等就館，館伴耶律紹文來言，金主許從所請。洪皓聞之，先遣人來報。鑄等還，具言其實。遂命參政王次翁爲奉迎使。金人遣其臣高居安、完顏宗賢等扈從以行。

十二年四月，次燕山，自東平舟行，由清河至楚州。既渡淮，命太后弟安樂郡王韋淵、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迎于道。帝親至臨平奉迎，普安郡王、宰執、兩省、三衙管軍皆從。帝初見太后，喜極而泣。八月，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先是，以梓宮未還，詔中外輟樂。至是，慶太后壽節，始用樂。謁

皇帝因韋后很久不見回來，常皺眉蹙額說：“金人如果答應了朕的要求，其他都不是我所要問的。”王倫出使回來，說金人答應歸還太后。不久，金人派蕭哲來，也說到太后將要回來的情况。於是先建了慈寧宮，命令莫將、韓恕任奉迎使。十年，因金人還沒讓太后回來，就在慈寧殿遙上皇太后冊寶。這以後，生日、冬至、朔日，都遙行賀禮。

洪皓在燕，求得太后的信，派李微拿着回來。皇帝非常高興地說：“派使者百人，不如一封信。”於是給李微加官。金人派蕭毅、邢具瞻來議和，皇帝說：“朕有天下，却不能奉養雙親。徽宗來不及了！今立誓信，應當明說還我太后，朕不耻議和。不然，朕不怕用兵。”蕭毅等回去，皇帝又告訴他們說：“太后果真回來了，自然應當謹守誓約；假如金人不遣返太后，即使有誓約，也徒爲虛文。”

命令何鑄、曹勛去金報謝，召到內殿，對他們說：“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了金主，應該說：‘慈親在貴國，僅是一個老人；在本國，關係就非常重大。’用至誠游說，也許他會感動。”何鑄等到了金國，首先請求放太后回國。金主說：“先朝就已如此，怎能隨意更改？”曹勛再三懇求，金主纔答應。何鑄等到館舍，館伴耶律紹文來說，金主答應聽從他們的請求。洪皓知道了，先派人通報。何鑄等回來，把事實全部講述了。於是命令參政王次翁任奉迎使。金人派大臣高居安、完顏宗賢等隨從前來。

十二年四月，停留在燕山，從東平坐船出發，由清河到楚州。渡淮後，皇上命令太后弟安樂郡王韋淵、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在途中迎接。皇帝親自到臨平奉迎，普安郡王、宰執、兩省、三衙管軍都隨從前往。皇帝初見太后，因過於高興而落淚。八月，到臨安，入居慈寧宮。

在此之前，因徽宗遺體未運回，下詔內外停止用樂。到這時，慶賀太后壽節，開始用樂。謁

家廟，親屬遷官幾二千人。

太后聰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官，太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時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間言。太后在北方，聞韓世忠名，次臨平，呼世忠至簾前慰勞。還官，帝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朝宜早，恐妨萬幾。”又嘗謂：“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然，則有彼我之分，而佞人間言易以入也。”

時皇后未立，太后屢爲帝言，帝請降手書，太后曰：“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當預。”將行冊命，承平典禮，悉能記之。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官人曰：“太后年已六十，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慎毋令太后知，第來白朕。”

十九年，太后年七十，正月朔，即宮中行慶壽禮，親屬各遷官一等。太后微恙，累月不出殿門，會牡丹盛開，帝入白，太后欣然步至花所，因留宴，竟日盡歡。翌日，以諭宰執。后苦目疾，募得醫皇甫坦，治即愈。

二十九年，太后壽登八十，復行慶禮。親屬進官一等；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已上父母年八十者，悉官封之。九月，得疾，上不視朝，敕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赦天下，減租稅。俄崩于慈寧宮，謚曰顯仁。攢于永佑陵之西，祔神主太廟徽宗室。親屬進秩者十四人，授官者三人。

太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太

拜家廟，親屬升官的將近二千人。

太后聰明有心計。當初，金人答應送回三遺體，太后怕他們改變主意，把役者全部叫到一起，然後起棺。時值暑天，金人不願走，太后擔心有別的變化，就假裝稱病，必須秋季天涼後動身。不久告貸於金使，得三千兩黃金來犒賞那些人，因此途中無閑言。太后在北方，聽說韓世忠大名，在臨平停留，把韓世忠叫到簾前進行慰勞。回宮，皇帝侍奉太后，有時到半夜還不離開，太后說：“就到此爲止吧，視朝應早些，別妨礙政務。”又曾對皇上說：“兩宮給役人，應當下令通用；不然的話，就有彼此之分，這樣諂諛之人容易離間。”

當時皇后未立，太后多次對皇帝說起此事，皇帝請太后降手書，太后說：“我僅知家事，外庭之事不是我應當參預的。”將要下達冊封皇后的命令，太平時期的典禮儀式，都能記住。皇帝奉行先前之志，惟恐不够周到，有時太后一頓飯吃得少些，就會非常擔憂害怕。經常告誡宮人說：“太后年已六十，悠閑無事，起居適合心意，就會長壽安康；有什麼不好的事，千萬不要讓太后知道，祇稟告朕。”

十九年，太后七十歲，正月朔日，到太后宮中行慶壽禮，親屬各升官一等。太后身體稍有不適，一連幾個月不出殿門，適逢牡丹盛開，皇帝入宮稟告，太后欣然走到開花的地方，乘機留太后宴飲，全天都非常高興。第二天，把這件事告訴了宰相。太后苦於眼病，募得醫生皇甫坦，經過治療痊愈。

二十九年，太后壽登八十，又舉行慶禮。親屬升官一等；庶人九十歲、宗子女如是貢士以上父母八十歲的，都封官。九月，患病，皇上不去視朝，令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大赦天下，減少租稅。不久在慈寧宮去世，謚號顯仁。暫時葬在永佑陵的西面，神主在太廟徽宗室附祭。親屬進升的有十四人，授官的三人。

太后秉性節儉，有關官吏進獻金唾壺，太后



后易，令用塗金。宮中賜予不過三數千，所得供進財帛，多積於庫。至是，喪葬之費，皆仰給焉。然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還，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 喬貴妃

喬貴妃，初與高宗母韋妃俱侍鄭皇后，結為姊妹，約先貴者毋相忘。既而貴妃得幸徽宗，遂引韋氏，二人愈相得。二帝北還，貴妃與韋氏俱。至是，韋妃將還，貴妃以金五十兩贈高居安，曰：“薄物不足為禮，願好護送姊還江南。”復舉酒酌韋氏曰：“姊善重保護，歸即為皇太后；妹無還期，終死於朔漠矣！”遂大慟以別。

### 劉貴妃

劉貴妃，其出單微。入宮，即大幸，由才人七遷至貴妃。生濟陽郡王趙棧、祁王樸、信王榛。政和三年秋，薨。

先是，妃手植芭蕉於庭曰：“是物長，吾不及見矣！”已而果然。左右奔告帝，帝初以其微疾，不經意，趣幸之，已薨矣，始大悲惻。特加四字謚曰明達懿文。叙其平生，弦諸樂府。又欲踵溫成故事追崇，使皇后表請，因冊贈為后，而以明達謚焉。

時又有安妃劉氏者，本酒保家女。初事崇恩官；官罷，出居宦者何訢家。內侍楊戩譽其美，復召入。妃以同姓養為女，遂有寵，為才人，進至淑妃。生建安郡王趙樸、嘉國公趙椅、英國公趙榑、和福帝姬。政和四年，加貴妃。朝夕得侍上，擅愛顯席，嬪御為之稀進。擢其父劉宗元節度使。

妃天資警悟，解迎意旨，雅善

換掉，命令用塗金的。宮中賜予不超過三幾千，得到供進財帛，多貯存在庫中。到此時，喪葬的費用，都是從這些積蓄中支出。太后喜好佛、老。當初，高宗出使金國，有個小妾說，看見四個穿戴金甲的人拿着刀劍保護他。太后說：“我祭奉四聖非常恭敬，一定是他們暗中相助。”到金以後，經常祭祀；回來以後，在西湖上立祠堂。

喬貴妃，起初與高宗母韋妃一起侍奉鄭皇后，結為姊妹，約定先富貴者不相忘。不久貴妃得到徽宗的寵幸，於是引薦韋妃，二人更加融洽。二帝北去，貴妃與韋氏一同前往。這時，韋妃將要回國，貴妃拿五十兩黃金贈給高居安，說：“禮物輕薄，不足為禮，希望好好護送姐姐回江南。”又舉杯敬韋氏說：“姐姐好好保重自己，回去就是皇太后；妹回國無期，終將死在北方荒漠！”於是非常悲慟地分別。

劉貴妃，出身寒微。入宮後，非常得寵，由才人七次升遷到貴妃。生濟陽郡王趙棧、祁王趙樸、信王趙榛。政和三年秋，去世。

在此之前，貴妃在庭院中親手種芭蕉時說：“此樹長大時，我看不到了！”不久果然應驗。左右的人跑去告訴皇帝，皇帝開始以為她得的是小病，未在意，去看她時，已經去世，纔非常悲傷。特加四字謚號明達懿文。叙述生平，以樂府配樂。又想依照溫成舊事追贈高位，讓皇后上表請求，於是冊贈為后，用明達作謚號。

當時又有安妃劉氏，本是酒保家女。初始侍奉崇恩官，官被取消，出宮住在宦官何訢家中。內侍楊戩稱贊她貌美，又召入後宮。劉貴妃因她與自己同姓而養為女兒，於是得寵，成為才人，升到淑妃。生建安郡王趙樸、嘉國公趙椅、英國公趙榑、和福帝姬。政和四年，加貴妃。朝夕能够侍奉皇上，擅愛專寵，嬪御為此很少見到皇上。提拔她父親劉宗元為節度使。

安妃天資機敏聰慧，能迎合皇上的意旨，平

塗飾，每制一服，外間即效之。林靈素以技進，目爲九華玉真安妃，肖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年三十四。初謚明節和文，旋用明達近比，加冊贈爲皇后，葬其園之西北隅。帝悼之甚，後宮皆往唁，帝相與啜泣。崔妃獨左視無戚容，帝悲怒，疑其爲厭蠱。卜者劉康孫緣妃以進，喜妄談休咎，捕送開封獄。醫曹孝忠侍疾無狀，閤內侍王堯臣坐盜金珠及出金明池游宴事，并鞠治。獄成，同日誅死。遂廢崔妃爲庶人。崔生漢王椿及帝姬五人云。

### 欽宗朱皇后

欽宗朱皇后，開封祥符人。父親伯材，武康軍節度使。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爲皇太子妃。欽宗即位，立爲皇后。追封伯材爲恩平郡王。后既北遷，不知崩聞。慶元三年上尊號，謚仁懷，祔于太廟。欽宗室，推恩后家十五人。五年，奉安神御于景靈宮。

兄二人：孝孫，靖康中以節鉞換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孝章，一曰孝莊，官至永慶軍承宣使，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 高宗憲節邢皇后

高宗憲節邢皇后，開封祥符人。父煥，朝請郎。高宗居康邸，以婦聘之，封嘉國夫人。王出使，夫人留居蕃衍宅。金人犯京師，夫人從三宮北遷。上皇遣曹勛歸，夫人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吾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王憐之。及即位，遙冊爲皇后，官后親屬二十五人。

紹興九年，后崩于五國城，年三十四。金人秘之，高宗虛中宮以待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鑾，始得崩聞。

素善於塗飾，每做一件衣服，外間立刻仿做。林靈素因技藝進宮，視她爲九華玉真安妃，把她的像畫在神霄帝君的左側。宣和三年去世，年三十四。初謚明節和文，很快用明達近比，加贈爲皇后，葬在園的西北角。皇帝非常懷念她，後宮都前往吊唁，皇帝與她們一起啜泣。惟獨崔妃往左看，面無悲色，皇帝又悲又怒，懷疑她施用詛咒邪術害死安妃。卜者劉康孫因爲崔妃而進升，愛隨便談論吉凶，把他捕押開封監獄。醫生曹孝忠看病沒有功績，閤內侍王堯臣因盜金珠及出金明池游宴一事獲罪，二人一起被抓起來審問。罪名成立，同一天處死。於是把崔妃廢爲庶人。崔氏生了漢王趙椿及帝姬五人。

欽宗朱皇后，開封祥符人。父親伯材，是武康軍節度使。欽宗在東宮時，徽宗臨軒備禮，冊封爲皇太子妃。欽宗即位，立爲皇后。追封伯材爲恩平郡王。朱后北遷以後，朝廷不知道去世的消息。慶元三年上尊號，謚仁懷，神主在太廟。欽宗室附祭，推恩朱后家族十五人。五年，神御安放於景靈宮。

兄二人：孝孫，靖康年間以節鉞換授右金吾衛上將軍，死後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孝章，一名孝莊，官至永慶軍承宣使，死後追贈昭化軍節度使。

高宗憲節邢皇后，開封祥符人。父親邢煥，爲朝請郎。高宗在康王府邸時，把她娶來，封嘉國夫人。康王出使，夫人留住蕃衍宅。金兵進犯京都，夫人隨三宮北遷。太上皇派曹勛回來，夫人摘下所帶的金環，讓宦官交給曹勛說：“希望你替我告訴大王，願如此環，能够早日相見。”康王憐愛她。即位後，遙封邢氏爲皇后，給邢后親屬二十五人加官。

紹興九年，邢后在五國城去世，年三十四歲。金人隱瞞了這個消息，高宗空着中宮以等待邢后共十六年。顯仁太后回來，纔得知去世的消

上爲輟朝，行釋服之祭，謚懿節，祔主于別廟。

紹興十二年八月，后梓宮至，攢于聖獻太后梓宮之西北。帝思后，殊慘不樂，皇后吳氏知帝意，乃請爲其侄珣、琚婚邢氏二女，以慰帝心。淳熙末，改謚憲節，祔高宗廟。

### 憲聖慈烈吳皇后

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父親吳近，以後貴，累官武翼郎，贈太師，追封吳王，謚宣靖。

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人謂“侍康”之徵。

王即帝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封和義郡夫人。還越，進封才人。后益博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至，與張氏并爲婉儀，尋進貴妃。

顯仁太后回鑾，亦愛后。憲節皇后崩聞至，秦檜等累表請立中宮，太后亦爲言。紹興十三年，詔立貴妃爲皇后。帝御文德殿授冊，后即穆清殿廷受之。追王三代，親屬由后官者三十五人。

顯仁太后性嚴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坐中爲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

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育之。后時爲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更名璩。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并育于后，后視之無

息。皇上爲皇后停止朝會，行釋服喪禮，謚號懿節，在別廟附祭。

紹興十二年八月，邢后遺骨運回，暫時停在聖獻太后靈柩的西北。皇帝思念邢后，非常悲痛傷感，皇后吳氏知道皇帝的心意，就請求爲她的侄子吳珣、吳琚聘娶邢氏二女，以安慰皇帝的心。淳熙末年，改謚號憲節，在高宗廟附祭。

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父親吳近，因吳后而地位顯貴，官至武翼郎，贈太師，追封吳王，謚號宣靖。

吳近曾夢見自己到了一個亭子，匾額是“侍康”；旁邊種着芍藥，獨放一花，非常妍麗可愛，花下有一白羊，吳近醒後覺得很奇怪。吳后是乙未年出生的，當生產時，紅光照到戶外。吳后十四歲時，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人們認爲是“侍康”的應驗。

康王繼承帝位，吳后常穿着戎服侍奉左右。吳后很有見識，隨皇上駕幸四明，衛士企圖叛變，進來問皇帝何在，吳后騙過他們得以幸免。不久，皇帝在海上乘船，有魚躍入御舟，吳后說：“這是像周人白魚的祥瑞之兆。”皇帝非常高興，封和義郡夫人。回越，進升才人。吳后更加廣泛涉獵書史，又擅長翰墨，從此一天比一天受寵，與張氏一起爲婉儀，不久升貴妃。

顯仁太后回國，也喜愛吳后。憲節皇后去世的消息傳來，秦檜等人多次上表請立皇后，太后也發話。紹興十三年，下詔立貴妃爲皇后。皇帝到文德殿授封，吳后到穆清殿接受冊封。吳后家三代追封爲王，親屬因吳后而做官的有三十五人。

顯仁太后性情嚴肅，吳后親自侍奉起居，順從太后的意旨。曾繪《古列女圖》，放在坐椅右側作座右銘；又取《詩序》的大義，在堂上題匾叫“賢志”。

當初，伯琮以宗子的身份被召入宮，讓張氏撫養。吳后當時是才人，也請求撫養一子，於是得到伯玖，改名璩。宮內外議論紛紛。張氏死後，二人都由吳后撫育，吳后對他倆一視同仁。

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爲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紹興。

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遷居德壽宮。孝宗即位，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月朔，朝上皇畢，入見后如官中儀。乾道七年，加號壽聖明慈。淳熙二年，以上皇行慶壽禮，復加壽聖齊明廣慈之號。十年，以后年七十，親屬推恩有差。十二年，加尊號曰備德。上皇崩，遺詔改稱皇太后。帝欲迎還大內，太后以上皇几筵在德壽宮，不忍舍去，因名所御殿曰慈福，居焉。光宗即位，更號壽聖皇太后，以壽皇故，不稱太皇太后也。帝嘗言及用人，后曰：“宜崇尚舊臣。”紹熙四年，后壽八十，帝乃覲后，奉冊禮，加尊號曰隆慈備福。五年正月，帝率群臣行慶壽禮，嘉王侍側，后勉以讀書辨邪正、立綱常爲先。夏，孝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

時光宗疾未平，不能執喪，宰臣請垂簾主喪事，后不可。已而宰執請如唐肅宗故事，群臣發喪太極殿，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樞密趙汝愚請，於梓宮前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爲皇帝。翌日，冊夫人韓氏爲皇后，撤簾。慶元元年，加號光祐，遷居重華宮。汝愚後以謫死，中書舍人汪義端目汝愚爲李林甫，欲并逐其黨，太后聞而非之。

三年十月，后寢疾，詔禱天地、宗廟、社稷，大赦天下，逾月而崩，年八十三。遺詔：“太上皇帝疾未痊愈，宜於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以日易月。”詔服期年喪。謚曰憲聖慈烈，攢柩于永思陵。

伯琮秉性謙恭樸素，愛讀書，皇帝與皇后都喜愛他，封普安郡王。吳后曾對皇帝說：“普安，是天日的表率啊。”皇帝下定決心，立爲皇子，封建王。讓趙璩出京住在紹興。

高宗傳位給皇太子，手詔稱吳后爲太上皇后，遷居德壽宮。孝宗即位，上尊號壽聖太上皇后。月朔，朝見上皇完畢，入見吳后，依照宮中的禮儀。乾道七年，加號壽聖明慈。淳熙二年，因上皇行慶壽禮，又加壽聖齊明廣慈稱號。十年，因吳后七十歲，親屬分別得到不同程度的推恩。十二年，加尊號叫備德。上皇去世，遺詔改稱吳后爲皇太后。皇帝想接太后回內宮，太后因上皇的几筵在德壽宮，不忍捨棄離去，於是命名所御殿叫慈福，住在那裏。光宗即位，改號爲壽聖皇太后，因壽皇的緣故，不稱太皇太后。皇帝曾談到用人，太后說：“應崇尚舊臣。”紹熙四年，太后八十高齡，皇帝於是見太后，行封冊禮，加尊號隆慈備福。五年正月，皇帝帶領群臣行慶壽禮，嘉王在身旁侍奉，太后勉勵他要以讀書辨邪正、立綱常爲先務。夏，孝宗去世，纔改爲太皇太后稱號。

當時光宗病未愈，不能主持喪事，宰相請求太后垂簾主辦喪事，太后不同意。不久宰相請求依照唐肅宗舊事，群臣發喪於太極殿，宮中人分別穿不同的喪服，請求得到允許。太后代行祭奠禮。不久樞密趙汝愚請求，在靈柩前垂簾，宣讀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爲皇帝。第二天，封夫人韓氏爲皇后，撤簾。慶元元年，加號光祐，遷居重華宮。趙汝愚後來因被貶謫而死，中書舍人汪義端視汝愚爲李林甫，想一同驅逐他的同黨，太后聽說後制止了他。

三年十月，太后患病，下詔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大赦天下，過了一月去世，享年八十三歲。遺詔：“太上皇帝病未痊愈，應在宮中服喪；皇帝服喪五個月，以一日算作一月。”下詔服一年喪。謚號憲聖慈烈，暫時葬在永思陵。

### 潘賢妃

潘賢妃，開封人，元懿太子母也。父永壽，直翰林醫局官。高宗居康邸時納之，邢后北遷，妃未有位號，帝即位，將立爲后，呂好問諫止之，立爲賢妃。太子薨，從隆祐太后于江西，逾年還。紹興十八年薨。永壽，贈太子少師。

### 張賢妃

張賢妃，開封人。建炎初，爲才人，有寵，進婕妤。帝欲擇宗室子養禁中，輔臣問帝以官中可付托者誰耶？帝曰：“已得之矣。”意在婕妤。已而伯琮入官，年尚幼，婕妤與潘賢妃、吳才人方環坐，以觀其所向。時賢妃新失皇子，意忽忽不樂，婕妤手招之，遂向婕妤。帝因命婕妤母之，是爲孝宗。尋遷婉儀，十二年卒，上爲輟朝二日，贈賢妃。弟莘，閤門宣贊舍人，妃薨，遷秩二階。

### 劉貴妃

劉貴妃，臨安人。入官爲紅霞帔，遷才人，累遷婕妤、婉容，紹興二十四年進賢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腳踏，帝見之，命取爲枕，妃懼，撤去之。淳熙十四年薨。

父懋，累官昭慶軍節度使。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興費。懋子允升，紹興末爲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奉使還，遷蘄州防禦使、福州觀察使。

### 劉婉儀

劉婉儀，初入官，封宜春郡夫人。尋進才人，與劉婉容俱被寵，進婉儀。婉儀頗恃恩招權，嘗遣人諷廣州蕃商獻明珠香藥，許以官爵。舶官林孝澤言于朝，詔止其獻。金人將叛盟，劉錡主戰，幸醫王繼先從中沮之，因謀誅錡，帝不懌。一日，在婉

潘賢妃，開封人，元懿太子的母親。父名永壽，直翰林醫局官。高宗在康王府邸時娶了她，邢后北遷，潘妃沒有位號，皇帝即位，將立爲皇后，呂好問進諫勸阻此事，立爲賢妃。太子早死，隨從隆祐太后在江西，過了一年回來。紹興十八年去世。永壽，贈太子少師。

張賢妃，開封人。建炎初年，爲才人，得寵，升婕妤。皇帝想選宗室子養在宮中，輔臣問皇帝宮中可以托付的人是誰？皇帝說：“已經有人了。”意在婕妤。不久伯琮入宮，年紀還小，婕妤與潘賢妃、吳才人正環坐在一起，以觀察他走向誰。當時賢妃剛失去皇子，顯得很不高興，婕妤向他招手，於是走向婕妤。皇帝因此命令婕妤爲他母親，他就是後來的孝宗。不久升爲婉儀，十二年去世，皇上停止朝會兩天，追贈賢妃。弟張莘，閤門宣贊舍人，妃死，升二級官階。

劉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升才人，多次升遷到婕妤、婉容，紹興二十四年升賢妃。依仗皇上的寵愛非常傲慢奢侈，曾因盛夏用水晶裝飾腳踏，皇帝看見，命令取下做枕頭，劉妃害怕，撤下了水晶。淳熙十四年去世。

父劉懋，官至昭慶軍節度使。金兵南侵，奉獻二萬緡錢以資助軍興費。劉懋子允升，紹興末年爲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出使回來，升任蘄州防禦使、福州觀察使。

劉婉儀，初入官時，封宜春郡夫人。不久升爲才人，與劉婉容都被寵愛，升婉儀。婉儀恃恩招權，曾派人婉轉告知廣州蕃商獻明珠香藥，答應給予官爵。舶官林孝澤報告朝廷，皇上下詔制止了進獻。金人將背叛盟約，劉錡主戰，受寵幸的醫生王繼先加以阻撓，趁機謀殺劉錡，皇帝不快。一天，在婉儀位，面有憂色。婉儀暗中訪

儀位，有憂色。婉儀陰訪得其言，以寬譬帝意。帝怪與繼先言合，詰之，婉儀急，具以實對。帝大怒，托以他過廢之。兄伉，累官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婉儀既廢，乃與祠罷歸。

### 張貴妃

張貴妃，開封祥符人。初入宮，封永嘉郡夫人。乾道六年，進婉容。淳熙七年，封太上皇淑妃。十六年，進貴妃。紹熙元年薨。

美人馮氏，才人韓氏、吳氏、李氏、王氏俱被寵幸，後皆廢。吳氏，中官近屬也，紹興三十年，復故封。李氏、王氏俱明艷，淳熙末，上皇愛之。及崩，憲聖后見二才人，每感憤，孝宗即追告命，許自便。蓋非常制云。

### 孝宗成穆郭皇后

孝宗成穆郭皇后，開封祥符人。奉直大夫直卿之女孫，其六世祖爲章穆皇后外家。孝宗爲普安郡王時納郭氏，封咸寧郡夫人。生光宗及莊文太子愔、魏惠憲王愔、邵悼肅王恪。紹興二十六年薨，年三十一，追封淑國夫人。三十一年，用明堂恩，贈福國夫人。既建太子，追封皇太子妃。及受禪，追冊爲皇后，謚恭懷，尋改安穆。及營阜陵，又改成穆，祔孝宗廟。

父斌，累官昭慶軍承宣使，追封榮王。孝宗待郭氏恩禮彌厚，然不假外戚以官爵。后弟師禹、師元，官不過承宣使，師元不及建節而卒。將內禪，師禹始除節度使。光宗朝，官至太保，封永寧郡王。

### 成恭夏皇后

成恭夏皇后，袁州宜春人。曾祖令吉，爲吉水簿。夏氏初入宮，爲憲聖太后閤中侍御。普安郡王夫人郭

到王繼先的話，用來寬慰勸解皇帝。皇帝很奇怪她說的與王繼先的話相合，盤問她，婉儀情急之下，把實話都說了。皇帝大怒，假托其他的過失廢了她。兄劉伉，官至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婉儀被廢後，授他祠祿官，免去原官回京。

張貴妃，開封祥符人。初入宮，封永嘉郡夫人。乾道六年，升婉容。淳熙七年，封太上皇淑妃。十六年，升貴妃。紹熙元年去世。

美人馮氏，才人韓氏、吳氏、李氏、王氏都被寵幸，後來都被廢掉。吳氏，是皇后的近親，紹興三十年，恢復原來的封號。李氏、王氏都光彩照人，淳熙末年，太上皇寵愛她們。上皇去世，憲聖后看見二才人，常感慨憤怒，孝宗就追回告命，允許她們自便。并非常規。

孝宗成穆郭皇后，開封祥符人。是奉直大夫郭直卿的孫女，她的六世祖是章穆皇后的母家。孝宗爲普安郡王時納郭氏，封咸寧郡夫人。生光宗及莊文太子趙愔、魏惠憲王趙愔、邵悼肅王趙恪。紹興二十六年去世，三十一歲，追封淑國夫人。三十一年，因明堂恩，贈福國夫人。已經立了太子，追封皇太子妃。孝宗接受帝位後，追封爲皇后，謚號恭懷，不久改爲安穆。營建阜陵後，又改成穆，附祭孝宗廟。

父郭斌，官至昭慶軍承宣使，追封榮王。孝宗對郭氏恩禮深厚，然而不假借權勢給外戚官爵。郭后弟師禹、師元，官不超過承宣使，師元未及授符節就去世。孝宗將要讓位給太子，師禹纔授爲節度使。光宗朝，官至太保，封永寧郡王。

成恭夏皇后，袁州宜春人。曾祖令吉，吉水主簿。夏氏初入宮，爲憲聖太后閤中侍御。普安郡王夫人郭氏去世，太后把夏氏賜給郡王，封

氏薨，太后以夏氏賜王，封齊安郡夫人。即位，進賢妃。逾年，奉上皇命，立爲皇后。乾道二年，謁家廟，親屬推恩十一人。三年崩，謚安恭。寧宗時，改謚成恭。

初，后之生也，有異光穿室，父協奇之，及長，以姿納官中。久之，父居益困，及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翁亡，后始貴。訪得其弟執中，補承信郎、閤門祇候。未幾，遷右武郎、閤門宣贊舍人，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寧宗即位，加少保。逾年，卒于家。

初，執中與其微時妻至京，官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弗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誦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環，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賚甚渥。嘗爲館伴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 成肅謝皇后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焉。及長，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進婉容。逾年，進貴妃。

成恭皇后崩，中官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意。尋遣張去爲傳旨，立貴妃爲皇后，復姓謝氏。親屬推恩者十人。光宗受禪，上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爲皇太后。慶元初，加號惠慈。嘉泰二年，加慈佑太皇太后。三年崩，謚成肅，攢柩于永阜陵。

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

齊安郡夫人。孝宗繼位，升賢妃。過了一年，奉太上皇之命，立爲皇后。乾道二年，謁家廟，推恩親屬十一人。三年去世，謚號安恭。寧宗時，改謚成恭。

當初，夏后出生時，有異光穿室，父夏協感到奇怪，等她長大，因姿容被納入宮中。時間一長，父親的處境更加困難，回去以後，客居袁地的僧舍，號夏翁。翁去世，夏后纔開始地位顯貴。找到弟弟執中，補授承信郎、閤門祇候。不久，升右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多次升遷到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寧宗即位，加少保。過了一年，在家中去世。

當初，執中與他未顯達時的妻子到京城，官人婉言勸他休妻，選配貴族之女，想以此來討好夏后，執中不爲所動。後來，夏后親自對他說，執中背誦宋弘的話來回答，夏后不能強迫他。顯達之後，開始拜師學習，寫大字很有工夫，又擅長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親爭獻珍環，祇有執中寫了“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幾個大字獻上。高宗高興，賞賜非常豐厚。曾任館伴副使，連射都命中，金人驚駭佩服。孝宗聽說他有才，想要召用他，他謝絕道：“日後不拖累陛下，保全名節就够了。”人們因此更認爲他有賢德。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小時候失去雙親，由翟氏撫養，因此用了翟姓。長成後，被選入宮。憲聖太后把她賜給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郡王即帝位，升婉容。過了一年，升貴妃。

成恭皇后去世，皇后虛位。淳熙三年，謝妃侍奉皇帝，到德壽宮，太上皇示意皇帝立謝氏爲后。不久派張去爲傳旨，立貴妃爲皇后，恢復姓謝氏。親屬得到推恩的有十人。光宗接受帝位，上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去世，尊爲皇太后。慶元初年，加號惠慈。嘉泰二年，加慈佑太皇太后。三年去世，謚號成肅，暫時葬在永阜陵。

謝后生性樸素慈善，減去膳食中的羊，每次

進御。服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後歷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光宗朝，遷果州團練使。寧宗立，轉萊州防禦使，擢知閤門事，仍幹辦皇城司。三遷至保信軍節度使，尋加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成肅皇后崩，遺詔賜淵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餼緡日十千。後累升三少，封和國公。嘉定四年薨，贈太保。

### 蔡貴妃

蔡貴妃，初入官，爲紅霞帔，封和義郡夫人，進婉容。淳熙十年冬，拜貴妃。十二年秋薨。父滂，宜春觀察使。

### 李賢妃

李賢妃，初入官，爲典字，轉通義郡夫人，進婕妤。淳熙十年卒，贈賢妃。時李燾在經筵，嘗諫省後宮費。帝曰：“朕老矣，安有是？近葬李妃用三萬緡耳。”帝雖在位久，後宮寵幸，無著聞者。

### 光宗慈懿李皇后

光宗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李道之中女。初，后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封榮國夫人，進定國夫人。乾道四年，生嘉王。七年，立爲皇太子妃。

性妒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

吃飯一定先把食物進獻給皇上。穿洗過的衣服，有數年不換的。弟謝淵，因謝后而顯貴，授武翼郎。謝后曾告誡他說：“皇上行事謙恭節儉，我也親自穿洗過的衣物，你應當崇尚謙抑，遠離驕侈。”後來謝淵歷任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光宗朝，升任果州團練使。寧宗即位，轉任萊州防禦使，擢升知閤門事，爲幹辦皇城司。三次升遷到保信軍節度使，不久加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成肅皇后去世，遺詔賜謝淵十萬緡錢、二千兩黃金、十頃田，餼緡每天十貫。後來多次升爲三少，封和國公。嘉定四年去世，贈太保。

蔡貴妃，初入官時，爲紅霞帔，封和義郡夫人，升婉容。淳熙十年冬，授貴妃。十二年秋去世。父蔡滂，是宜春觀察使。

李賢妃，初入官時，爲典字，轉爲通義郡夫人，升婕妤。淳熙十年去世，追贈賢妃。當時李燾在經筵，曾進諫減省後宮費用。皇帝說：“朕老了，豈有這種情況？最近葬李妃僅用了三萬緡。”皇帝雖然在位時間長，但後宮寵幸的人，没有很知名的。

光宗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是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李道的中女。當初，李后出生時，有黑鳳飛集在李道營前石上，李道心裏感到詫異，就給李后起字鳳娘。李道在湖北任統帥，聽說道士皇甫坦擅長給人相面，就讓女兒們出來拜見皇甫坦。皇甫坦見了李后，感到驚懼而不敢受拜，說：“此女應當爲天下之母。”皇甫坦跟高宗說了，就聘爲恭王妃，封榮國夫人，升定國夫人。乾道四年，生嘉王。七年，立爲皇太子妃。

李氏性妒忌又蠻橫，曾向高宗、孝宗二宮告太子身邊人的狀，高宗心中不快，對吳后說：“這個婦人是將種，我被皇甫坦誤了。”孝宗也多次訓李后：“應當以皇太后爲楷模，不然的話，就將把你廢了。”李后懷疑此話出自太后。



及太子即位，冊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官授之。宦者遂訴於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官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

帝嘗官中浣手，睹官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官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矣。后益驕奢，封三代爲王，家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

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邪？”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官。其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

太子繼位後，立爲皇后。光宗想殺宦官，親近的人都很恐懼，於是謀劃離間三宮。正巧皇帝得了心病，孝宗購得良藥，想等皇帝到宮中時給他。宦官於是告訴李后說：“太上皇配了一大丸藥，等官車過就投藥。萬一皇帝有什麼不測，宗族社稷該怎麼辦呢？”李后窺視真的有藥，心中充滿怨恨。不久，內宮宴會，李后請求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答應。李后說：“妾是六禮聘來的，嘉王，是妾親生的，爲什麼不可以？”孝宗大怒。李后退下，帶着嘉王向皇帝哭訴，說壽皇有廢立皇帝之意。皇帝感到疑惑，便不去朝拜太上皇。

皇帝曾在宮中洗手，看到宮人手白，很喜歡。有一天，李后派人給皇帝送食盒，打開一看，是宮人的兩隻手。黃貴妃受寵，趁皇帝親自祀天，住在齋宮，李后殺了黃氏，對外說是暴病而死。當天晚上風雨大作，黃壇燭火全都熄滅，不能進行典禮。皇帝的病從此加重，政事多由李后決斷。李后更加驕橫奢侈，封自家三代爲王，家廟超過了應有的規定，衛兵比太廟多。李后回去拜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也都奏請補官。南宋以來沒有過。

當時，皇帝長期不拜見太上皇，宮內外都驚駭。紹熙四年九月重陽節，宰相、侍從、臺諫連名上奏請皇帝到太上皇宮。給事中謝深甫說：“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皇愛陛下，就像陛下之愛嘉王。太上皇年紀大了，千秋萬歲後，陛下怎麼見天下人呢？”皇帝醒悟，急忙命令去重華宮。當天，百官依次排列朝中等皇帝出來，到了御屏，李后挽留皇帝入宮，說：“天寒，皇上暫且喝點酒。”百官、侍衛相視不敢說話。中書舍人陳傅良牽着皇帝的衣襟請求不要進去，隨着皇帝到了屏風後，李后叱責道：“這是什麼地方，你這個秀才想被砍頭嗎？”陳傅良下殿慟哭，李后又派人問道：“這是什麼道理？”陳傅良說：“子諫父不聽，就哭泣着隨從他。”李后更加生氣，便傳旨罷朝回宮。以後孝宗去世，皇帝不能親自主持喪事。

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慶元六年崩，年五十六，謚慈懿。

#### 黃貴妃

黃貴妃，淳熙末在德壽宮，封和義郡夫人。光宗爲皇太子，傍無侍姬，上皇以夫人賜之，遂專寵。即位，拜貴妃。紹熙二年冬十一月，爲皇后李氏所殺。帝聞而成疾。又有張貴妃，亦舊侍東宮，次婕妤符氏，後出嫁於民間。

#### 寧宗恭淑韓皇后

寧宗恭淑韓皇后，相州人，其六世祖爲忠獻王琦。初，后與姊俱被選入宮，后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平陽郡邸，封新安郡夫人，進崇國夫人。王受禪，冊夫人爲皇后。后父同卿，由知泰州升揚州觀察使；母莊氏，封安國夫人。

慶元六年崩，謚恭淑。同卿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慶元五年卒，贈太師，謚恭靖。

同卿季父侂冑，自以有定策功，聲勢薰灼。同卿每懼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冑爲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同卿沒一年而后崩，侂冑竟敗，人始服其善遠權勢云。同卿子瑛，后兄也，官至承宣使。

#### 恭聖仁烈楊皇后

恭聖仁烈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慶元元年三月，封平樂郡夫人。三年四月，進封婕妤。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

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冑見妃任權術，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帝竟

宰相趙汝愚謀割讓光宗讓位，立寧宗，尊李后爲太上皇后，上尊號壽仁。慶元六年去世，年五十六歲，謚號慈懿。

黃貴妃，淳熙末年在德壽宮，封和義郡夫人。光宗爲皇太子時，身旁沒有侍姬，太上皇把夫人賜給他，於是獨受寵愛。光宗即位，爲貴妃。紹熙二年冬十一月，被皇后李氏殺死。皇帝知道後得病。又有張貴妃，也曾侍奉東宮太子，僅次於婕妤符氏，後來出宮嫁到民間。

寧宗恭淑韓皇后，相州人，她的六世祖是忠獻王韓琦。當初，韓后與姐姐都被選入宮，韓后能順適兩宮意旨，到平陽郡邸，封新安郡夫人，進崇國夫人。王受禪，封夫人爲皇后。韓后父同卿，由知泰州升揚州觀察使；母莊氏，封安國夫人。

慶元六年去世，謚號恭淑。同卿官至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慶元五年去世，追贈太師，謚號恭靖。

同卿季父侂冑，自認爲有立太子之功，聲勢逼人。同卿常怕權大，不敢干預政事。當時天下都知道侂冑是皇后親族，不知同卿是皇后之父。同卿去世一年後皇后去世，侂冑最終敗落，人們佩服同卿善於遠離權勢。同卿子韓瑛，是韓后的哥哥，官至承宣使。

恭聖仁烈楊皇后，小時候因有姿色被選入宮，忘了她的姓氏，有人說是會稽人。慶元元年三月，封平樂郡夫人。三年四月，進封婕妤。有個叫楊次山的人，也是會稽人，楊后說是她的哥哥，於是姓楊氏。

五年，升婉儀。六年，升貴妃。恭淑皇后去世，暫時沒有皇后，貴妃與曹美人都受寵。韓侂冑見楊妃善用權謀，而曹美人性情柔順，勸皇帝立曹氏。而貴妃對書史頗有涉及，知古今，性格又機警，皇帝最終立了貴妃。

立之。

次山客王夢龍知其謀，密以告后，后深銜之，與次山欲因事誅侂冑。會侂冑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曦入奏：“侂冑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傍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泄，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冑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皆預其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冑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冑至玉津園，槌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侂冑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官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后既誅侂冑，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彌遠爲丞相，既信任於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竑指輿地圖示美人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於此地。”美人以告彌遠。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腹心，走白彌遠。彌遠大懼，陰蓄異志，欲立他宗室子昀爲皇子，遂陰與昀通。

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是夜，凡七往反，后終不聽。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

楊次山的門客王夢龍知道韓侂冑的計謀，秘密告訴楊后，楊后非常恨他，與楊次山想藉事殺韓侂冑。正巧韓侂冑建議用兵中原，楊后讓皇子趙曦入奏：“侂冑再次開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皇帝不回答。楊后在旁很贊同，皇帝也不答話。楊后怕事情泄露，讓次山選可信任的廷臣，共同圖謀此事。禮部侍郎史彌遠，長期與侂冑不和，於是欣然受命，參知政事錢象祖，曾因勸諫用兵而被貶信州，彌遠先告訴了他。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都參預這個陰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冑剛來早朝，彌遠暗中派中軍統制夏震在六部橋邊伏兵，率領強健的士兵擁持侂冑到玉津園，槌殺了他。又命令彌遠、象祖等人都奔赴延和殿，把侂冑被殺之事告訴皇帝，皇帝不相信，過了三天，皇帝還認爲他未死。這個陰謀全部出自皇后及次山等，皇帝一點也不知道。

楊后殺了韓侂冑以後，史彌遠日益顯貴掌權。嘉定十四年，皇帝因太子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史彌遠任丞相，得到皇后的信任，於是專擅國政，趙竑心中不平。當初，趙竑喜好彈琴，史彌遠買善彈琴的美人獻給趙竑，私下厚待美人家，令她監視皇子的動靜。趙竑寵愛她，一天，趙竑指着輿地圖給美人看說：“這是瓊崖州，以後一定把史彌遠放逐到此地。”美人把此事告訴了史彌遠。趙竑又在几案上寫字說：“彌遠應當決配八千里。”趙竑左右的人都是彌遠的心腹，跑去稟告彌遠。彌遠非常恐懼，暗地醞釀另立太子，想立其他宗室子趙昀爲皇子，於是暗中與趙昀勾結。

十七年閏八月丁酉，皇帝病危，彌遠夜裏召趙昀入宮，楊后還不知道。彌遠派楊后哥哥的兒子楊谷及楊石把廢立太子一事稟告楊后，楊后認爲不可，說：“皇子是先帝立的，怎敢擅自改換？”當晚，共往返七次，楊后始終不聽從。楊谷等就下拜哭着說：“內外軍民都已歸心於趙昀，假使不立他，一定會發生禍變，楊氏將被滅族。”

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爲皇子，即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

寶慶二年十一月戊寅，加尊號壽明。紹定元年正月丙子，復加慈睿。四年正月，后壽七十，帝率百官朝慈明殿，加尊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十二月辛巳，后不豫，詔禱祠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赦天下。五年十二月壬午，崩于慈明殿，壽七十有一，謚恭聖仁烈。

次山官至少保，封永陽郡王。次山二子：谷封新安郡王，石封永寧郡王。自有傳。侄孫鎮，尚理宗女周漢公主，官至左領軍衛將軍、駙馬都統。宗族鳳孫等，皆任通顯云。

#### 理宗謝皇后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鰥黑，瞽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壞。后嘗躬親汲飪。

初，深甫爲相，有援立楊太后之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官，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官，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官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瞽。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官，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官。”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遂定立后。初封通義郡夫人，寶慶三年九月，進貴妃，十二月，冊爲皇后。

楊后沉默很久，說：“那人在哪裏？”史彌遠等召趙昀進來，楊后撫摸他的背部說：“你現在是我的兒子了！”於是假傳詔令廢趙竑爲濟王，立趙昀爲皇子，繼承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垂簾聽政。

寶慶二年十一月戊寅，加尊號壽明。紹定元年正月丙子，又加號慈睿。四年正月，楊后七十高壽，皇帝率領百官朝賀慈明殿，加尊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十二月辛巳，楊后患病，下詔祈禱并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大赦天下。五年十二月壬午，在慈明殿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謚號恭聖仁烈。

楊次山官至少保，封永陽郡王。次山有二子：楊谷封新安郡王，楊石封永寧郡王。本書另有傳。侄孫鎮，娶理宗女周漢公主，官至左領軍衛將軍、駙馬都統。宗族鳳孫等人，都任通顯官職。

理宗謝皇后，名道清，天台人。父名渠伯，祖名深甫。謝后生來就臉黑，一隻眼有病。渠伯死得早，家產日益破敗。謝后曾親自取水做飯。

起初，深甫任宰相，有幫助立楊太后的功勞，太后很感謝他。理宗繼位，商議選擇皇后，太后命令選謝氏的女兒。謝后獨自在室內，兄弟想把她納入官，伯父擇伯認爲不可，說：“即使奉詔納女，也應當厚奉嫁妝，以後不過是一老官婢，有什麼好的？”適逢元夕，縣有鵲來燈山落巢，衆人認爲是后妃的吉祥之兆。擇伯不能阻止，就供送謝后上路。謝后不久患皮膚病，過段時間好了，皮膚脫落，瑩白如玉；醫生又用藥醫好眼疾。當時賈涉女長得非常漂亮，同在選中。入宮後，理宗想立賈氏。太后說：“謝女端重有福，應當正爲皇后。”左右的人也竊竊私語道：“不立真皇后，還立假皇后不成！”皇帝不能改變太后的旨意，就決定立謝氏爲后。初封通義郡夫人，寶慶三年九月，升貴妃，十二月，封爲皇后。

后既立，賈貴妃專寵；貴妃薨，閻貴妃又以色進。后處之裕如，略不介懷。太后深賢之，而帝禮遇益加焉。開慶初，大元兵渡江，理宗議遷都平江、慶元，后諫不可，恐搖動民心，乃止。

理宗崩，度宗立。咸淳三年，尊爲皇太后，號壽和聖福。進封三代：父渠伯，魏王；祖深甫、曾祖景之，皆魯王。宗族男女各進秩賜封賞賚有差。度宗崩，瀛國公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太后年老且疾，大臣屢請垂簾同聽政，強之乃許。加封五代。

太后以兵興費繁，痛自裁節，汰慈元殿提舉已下官，省泛索錢緡月萬。平章賈似道兵潰，陳宜中上疏請正其罪。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豈宜以一旦罪而失遇大臣禮？”先削其官，後乃置法貶死。

京朝官聞難，往往避匿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國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爲？亦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書省即與轉一資；負國逃者，御史覺察以聞。”

德祐元年六月朔，日食既，太后削“聖福”以應天變。丞相王爚老病，陳宜中、留夢炎庸懦無所長，日坐朝堂相爭戾。而張世傑兵敗於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遣書宜中母，使勉之。十月，始還朝。太后又親爲書召夏貴等兵，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報先帝德乎？”貴等亦罕有至者。

是月，大元兵破常州，太后遣陸秀夫等請和，不從。宜中即率公卿請

皇后立了以後，賈貴妃專寵；貴妃去世，閻貴妃又因貌美而得寵。謝后泰然處之，一點都不介意。太后認爲她非常賢惠，皇帝禮遇更加厚重。開慶初年，大元兵渡江，理宗計劃遷都平江、慶元，謝后進諫認爲不行，怕動搖民心，皇上打消了這一念頭。

理宗去世，度宗爲帝。咸淳三年，尊爲皇太后，號壽和聖福。進封三代：父渠伯，封魏王；祖深甫、曾祖景之，都封魯王。宗族男女分別得到不同的進升賜封。度宗去世，瀛國公即帝位，尊爲太皇太后。太后年老又有病，大臣多次請謝后垂簾聽政，強迫之下她纔答應。加封五代。

太后因軍費繁多，痛自裁減，取消慈元殿提舉以下官，每月省下泛索錢萬緡。平章事賈似道兵敗，陳宜中上疏請求定他的罪。太后說：“似道勤勞三朝，怎能因一日有罪而失去對大臣的禮遇？”先削去他的官，後來依法把他貶死。

京朝官知道國難當頭，往往躲藏逃跑。太后命令在朝堂張榜說：“國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我與嗣君遭遇不幸，國家多難，你們大小臣等不能出一策以解救危難，京內叛官離職，京外交印棄城，避難偷生，還算是人嗎？又怎麼在地下見先帝呢？皇朝未改，國法尚存。凡是在官忠於職守的，尚書省立即升一級；負國在逃的，御史查明後上報。”

德祐元年六月朔日，日全食，太后削去“聖福”二字以應天變。丞相王爚年老多病，陳宜中、留夢炎庸懦而一無所長，每天坐在朝堂互相爭鬥。而張世傑兵敗於焦山，宜中棄官離去。太后多次召他不回，給宜中母親送信，讓她勸勉宜中。十月，纔回朝。太后又親自寫信召夏貴等兵，說：“我們母子不足以考慮，難道不報先帝的恩德嗎？”夏貴等也很少有來的。

當月，大元兵攻下常州，太后派陸秀夫等去請和，不聽從。宜中立即率領公卿請求遷都，太

遷都，太后不許，宜中痛哭固請，不得已從之。明日當啓行，而宜中倉卒失奏，於是官車已駕，日且暮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正月，更命宜中使軍中，約用臣禮。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臣，非所較也。”未幾，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潛相引去。

二月辛丑，大軍駐錢塘，宋亡。瀛國公與全后入朝，太后以疾留杭。是年八月，至京師，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終，年七十四，無子。

兄奕，宋時封郡王。侄堂，兩浙鎮撫大使，尚榮郡公主；暨、臺并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云。

#### 度宗全皇后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侄孫女也。略涉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大元兵自羅鬼入破全、衡、永、桂，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事平，至臨安。

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臨安府顧崑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崑亦罷去。臺臣論崑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其處貴富，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

景定二年十一月，詔封永嘉郡夫人。十二月，冊爲皇太子妃。弟永堅等補承信郎、直秘閣。

度宗立，咸淳三年正月，冊爲皇

后不答應，宜中痛哭堅持請求，太后不得已答應了。第二天該動身了，而宜中倉猝失奏，這時官車已駕，天快黑了而宜中不到，太后一怒之下不走。第二年正月，又命宜中出使元軍中，約定用臣禮。宜中不肯去，太后哭着說：“假使能保存社稷，稱臣，也不能計較了。”不久，大元兵逼近皋亭山，宜中夜裏逃跑，文武百官也暗地相引離去。

二月辛丑，元大軍駐錢塘，宋滅亡。瀛國公與全后北上入元朝拜，太后因病留在杭州。當年八月，太后到了元都，降封壽春郡夫人。過了七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無子。

兄謝奕，宋時封郡王。侄謝堂，兩浙鎮撫大使，娶榮郡公主；謝暨、謝臺都是節度使，端平初年，對國政多加干涉。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是理宗母慈憲夫人的侄孫女。對書史略有涉獵，小時候隨父親昭孫知岳州。開慶初年，任官期滿回來，路過潭州。當時大元兵從羅鬼入境并攻下全、衡、永、桂，圍潭州，有人看見神人保衛潭州城，之後惟獨潭州攻不下。過了一年事情平息下來，到了臨安。

適逢忠王建議納妃。當初，丁大全請求選知臨安府顧崑女，已經送過聘禮了；丁大全敗落，顧崑也被免職離去。臺臣告發顧崑是丁大全的同黨，應當另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說全氏侍奉父親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她身處富貴，一定能盡到警戒相成之道。理宗因爲母親慈憲的緣故，下詔全氏入宮，問道：“你父親昭孫，昔日在寶祐年間爲王事而死，每想起來，令人感到悲傷。”全后回答說：“妾父可顧念，淮、湖的百姓更應顧念。”皇帝深感她與衆不同，對大臣說：“全氏女說話非常得體，應配嫡子，以承擔祭祀的重任。”

景定二年十一月，詔封永嘉郡夫人。十二月，封爲皇太子妃。弟永堅等補授承信郎、直秘閣。

度宗繼位，咸淳三年正月，封爲皇后。追贈

后。追贈三代，賜家廟、第宅。弟清夫、庭輝等一十五人，各轉一官。五年三月，后歸寧，推恩姻族五十六人，進一秩。咸平郡夫人全氏三十二人，各特封有差。

后生子不育，次生瀛國公。十年，度宗崩，瀛國公立，冊爲皇太后。宋亡，從瀛國公入朝于燕京。後爲尼正智寺而終。

### 楊淑妃

楊淑妃，初選入官爲美人。咸淳三年，進封淑妃。推恩親屬幼節等三十四人進秩有差。生建國公昀。宋亡，昀走溫州，又走福州。衆推爲主，冊妃爲太后；封弟昀衛王。昀，修容俞氏所生也。

至元十四年，大軍圍昀於海上。明年四月，昀卒，昀代立。十六年春二月，昀投海死，妃聞之大慟，曰：“我艱關忍死者，正爲趙氏祭祀尚有可望爾，今天命至此，夫復何言！”遂赴海死。其將張世傑葬之海濱。

三代，賜家廟、宅第。弟清夫、庭輝等十五人，各轉一官。五年三月，全后回母親家探親，推恩親屬五十六人，升一級。咸平郡夫人全氏等三十二人，分別有不同的特封。

全后生子夭折，次生瀛國公。十年，度宗去世，瀛國公繼位，封全后爲皇太后。宋滅亡，隨瀛國公去燕京朝拜。後在正智寺爲尼而終。

楊淑妃，初選入官時爲美人。咸淳三年，進封淑妃。推恩親屬幼節等三十四人得到不同的進升。生建國公趙昀。宋亡，趙昀跑到溫州，又到福州。衆人推立趙昀爲王，封淑妃爲太后；封弟趙昀爲衛王。趙昀，修容俞氏所生。

至元十四年，元軍在海上包圍趙昀。第二年四月，趙昀去世，趙昀代立爲王。十六年春二月，趙昀投海而死，淑妃聽說後大哭，說：“我歷難而不死，正是爲了趙氏祭祀還有可以指望的，現在天命至此，還說什麼呢！”於是投海而死。宋將張世傑把她葬在海濱。





#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

## 列傳第三

### 宗室(一)

魏王廷美 燕王德昭 秦王德芳 秀王子偁(附)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衰也，幹弱而枝強。後世於是有矯其失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弊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

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宗、寧宗，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吝於改，尤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即位，尋議追復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褒恤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表而出之，作《宗室傳》。

魏王趙廷美

魏悼王廷美字文化，本名光美，

從前周朝開始興盛時，大規模封宗室為王，等到東遷時，晉、鄭有共同協助的功勞。然而其衰落，却是因為幹弱枝強。後世於是有人矯正封王，不再恢復古代分封王室的制度。宋初承繼唐的制度，宗王在襁褓中就分封而賜爵。然而名存實亡，於事無補。降到遠族，宗室有名籍，譜牒有名字，宗學有教育，祀天地、明堂，遇上國家慶典，都有俸祿官級。所寓居的州縣，每月官府供給糧食。至於宗室女嫁人，也有恩賜。然而帝位不斷傳遞，世代漸漸久遠，宗室資產的多寡，離普通人家相差不遠了。靖康之禍，諸王同遭金兵的暴虐，論者把過失歸於沒有分封土地，所以得不到封國的幫助。

雖然如此，東都的仁宗，南渡的高宗、寧宗，太子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最終沒有動搖，國家如磐石，也可想而知。況且宋對宗室，稍有過錯，君臣之間，勇於改正，特別是不怕直言進諫。涪陵、武功，真宗即位，不久議定追復改葬，加封他們的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把糾正錯誤看成自己的職責，一點都不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一定要予以撫恤而後罷休。這是歷代所難做到的！把他們的事迹披露出來，作本書《宗室傳》。

魏悼王廷美字文化，本名光美，太平興國

太平興國初，改今名。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亡，宋興，追封邕王，改曹王；弟光義，即太宗；次廷美；次光贊，幼亡，追封夔王，改岐王。

建隆元年，授廷美嘉州防禦使。二年，遷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乾德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寶六年，加檢校太保、侍中、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又加檢校太師。從征太原，進封秦王。

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不忍暴其事，遂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賜襲衣、通犀帶，錢十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錢廷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通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矩判留守事。以如京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楊守一為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責為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榮未行，或又告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

會趙普再相，廉得盧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上聞。上怒，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滕中正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密事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趙白

初年，改為今名。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死得早，宋建國後，追封邕王，改封曹王；弟光義，即太宗；次廷美；次光贊，夭亡，追封夔王，改封岐王。

建隆元年，授廷美嘉州防禦使。二年，升任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乾德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寶六年，加檢校太保、侍中、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又加檢校太師。隨從皇上出征太原，進封秦王。

七年三月，有人告發秦王廷美傲慢，將有陰謀暗中發起。皇上不忍心把他的事張揚出去，就罷免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賜襲衣、通犀帶，錢十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住宅。下詔樞密使曹彬在瓊林苑為廷美餞行。以太常博士王通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矩判留守事。任命如京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楊守一為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獎賞他們告發廷美陰謀的功勞。降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降為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為濮州教練使，都因勾結廷美及接受他的犒賞而獲罪。王榮未動身，有人又告發王榮曾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因罪革職，流放海島。

適逢趙普再次拜相，查得盧多遜與廷美勾結之事并上報。皇上大怒，降授多遜為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獲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令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滕中正一同審問。多遜自己說：多次派趙白把中書機密事情偷偷告訴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趙白對廷美說：“希望皇帝死去，盡力侍奉大王。”廷美派樊德明回覆多

言於廷美云：“願官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合我意，我亦願官車早晏駕。”私遺多遜弓箭等，多遜受之。

閻密初給事廷美，上即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勳尤為廷美親信，嘗使求訪聲妓，怙勢取貨，贓污狼藉。樊德明素與趙白游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廷美又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閻懷忠嘗為廷美詣淮海王錢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碗、錦綵、羊酒，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澐營燕軍校。至是，皆伏罪。

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願望咒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皆斬於都門外，籍其家財。詔：“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稱，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為皇侄；皇侄女適韓氏去雲陽公主之號；右監門將軍韓崇業降為右千牛衛率府率，仍去駙馬都尉之號；并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五月，貶西京留守判官閻矩為涪州司戶參軍，前開封推官孫嶼為融州司戶參軍，皆秦王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

趙普以廷美謫居西洛非便，復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命崇儀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八年正月，涪陵縣

遜說：“承旨的話正合我意，我也希望皇帝早日死去。”私下贈給多遜弓箭等，多遜收下。

閻密開始在廷美手下供職，皇上即位，補授殿直，仍然隸屬秦王府，強橫不守法，言論多指斥。王繼勳尤其得到廷美的親近信任，曾讓他求訪聲妓，仗勢取貨，貪污不軌。樊德明常與趙白交往，多遜通過他結交廷美。廷美又派趙懷祿私下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跟他談話。閻懷忠曾為廷美到淮海王錢俶那裏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收下錢俶私下贈予的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曾派懷忠攜帶銀碗、錦綵、羊酒，到他岳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澐營慰勞軍校。到此時，都認罪。

皇帝下詔文武常參官會集朝堂商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上奏：“多遜及廷美觀望咒罵，大逆不道，應該滅族，以正刑法。趙白等人斬首示衆。”皇帝下詔削奪多遜官爵，與家屬一道流放崖州；廷美勒令回到私第；趙白、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都在都門外斬首，沒收他們的家財。下詔：“秦王廷美家中男女人等應正名稱，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為皇侄；皇侄女嫁給韓氏的去掉雲陽公主的稱號；右監門將軍韓崇業降為右千牛衛率府率，同時去掉駙馬都尉的稱號；一起發送西京，到廷美府第居住。”五月，貶西京留守判官閻矩為涪州司戶參軍，前開封推官孫嶼為融州司戶參軍，都是秦王廷美的官屬，因輔導無方而獲罪。

趙普認為廷美謫居西洛不合適，又教知開封府李符上奏說：“廷美不悔過，心懷不滿，請把他遷到遠州，以防有別的變故。”下詔降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處分。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去國封。命崇儀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八年正月，涪陵縣公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去世。雍熙元年，廷

公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卒。雍熙元年，廷美至房州，因憂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上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凶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遂下詔追封廷美爲涪王，謚曰悼，爲發哀成服。

其後，太宗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韓左右，而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邇者，鑿西池，水心殿成，橋梁未備，朕將泛舟往焉。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不果，即詐稱疾於邸，俟朕臨省，因而爲變。有告其事者，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不欲暴揚其醜，及盧多遜交通事發，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于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宥。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未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初，昭憲太后不豫，命太祖傳位太宗，因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書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官人掌之。或謂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復密奏：“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太后顧命及先朝自訴之事。上

美到房州，因憂悸成疾而死，年三十八歲。皇上聽說後，嗚咽流涕，對宰相說：“廷美從小剛愎自用，長大後更加凶惡。朕因同胞至親，不忍用刑法處置他，讓他住在房陵，希望他能悔過。正要推恩恢復原來的封號，突然去世，傷痛也無可奈何！”於是悲傷哭泣，感動左右的人，隨後下詔追封廷美爲涪王，謚號悼，爲他穿喪服發喪。

以後，太宗從容對宰相說：“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是朕的乳母，後來出嫁趙氏，生了廷俊。朕因廷美的緣故，令廷俊在左右佩戴囊韃，而廷俊把宮中事泄露給廷美。不久前，鑿西池，水心殿成，橋梁未備，朕將泛舟去那裏。廷美與左右的人密謀，想在此時偷偷採取行動，未遂，就詐稱有病在府第，等朕去探望，趁機作亂。有人把此事報告，如果命令有關部門深究，那麼廷美罪不容誅。朕不想張揚他的醜事，盧多遜與他勾結一事發生後，僅令他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思悔過，心中愈加不滿，出言不遜，纔命令遷到房陵以保全寬赦他。至於廷俊，也不加深罪，祇從寬貶職。朕對廷美，沒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啊！”話未說完，爲之哀傷。李昉回答說：“涪陵悖逆，天下皆知。西池，宮中事，如果不是陛下婉轉相告，臣等豈能知道。”

當初，昭憲太后病重時，命令太祖傳位給太宗，然後看着趙普說：“你一起記住我的話，不可以違背。”命令趙普在榻前寫約誓書，趙普在紙尾寫上“臣普書”，把誓書藏入金匱，令謹密官人掌管。有人認爲昭憲及太祖本意，是想讓太宗傳位給廷美，而廷美再傳位給德昭。所以太宗登基後，令廷美爲開封尹，德昭實稱皇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亡，廷美自己開始不安。不久柴禹錫等告發廷美有陰謀，皇上召問趙普，趙普回答說：“臣希望充任要職來查核奸變。”退下後又密奏：“臣愧爲舊臣，被有權勢又得寵的人所詆毀。”然後談到昭憲太后遺命及先朝自訴之事。皇上在宮中訪得趙普以前所上的奏章，并

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爲司徒兼侍中。他日，太宗嘗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爲也。

至道初，命司門員外郎孫贍爲皇侄、諸孫教授，廷美諸子之在京者肄業焉。真宗即位，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河南尹、秦王；張氏，楚國夫人。咸平二年閏三月，詔擇汝、鄧地，改葬汝州梁縣之新豐鄉。仁宗即位，贈太師、尚書令。徽宗即位，改封魏王。

子十人：德恭、德隆、德彝、德雍、德鈞、德欽、德潤、德文、德愿、德存。故事，皇族封王者物故，則本官之長封國公，其後以次受封。於是，德鈞子承簡屬最長，襲封徐國公，官至保康軍留後；贈彰化軍節度使、安定郡王，謚和懿。承簡既薨，德雍子承亮襲封昌國公；神宗即位，拜感德軍節度使，改封榮。

熙寧二年，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三年，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官最長一人封公繼襲。去年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合依禮令，傳嫡承襲。”

打開金櫃得到誓書，於是有所感悟。召入趙普對他說：“人誰無過，朕不到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的過失了。”辛亥，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有一天，太宗曾因傳位之事徵求趙普的意見，趙普說：“太祖已經失誤，陛下怎能再失誤呢？”於是廷美立即獲罪。廷美之所以很快獲罪，是趙普促成的。

至道初年，命司門員外郎孫贍任皇侄、諸孫教授，廷美在京的幾個兒子跟他修習學業。真宗即位，追贈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河南尹、秦王；張氏，爲楚國夫人。咸平二年閏三月，下詔選汝、鄧地，改葬汝州梁縣的新豐鄉。仁宗即位，追贈太師、尚書令。徽宗即位，改封魏王。

子十人：德恭、德隆、德彝、德雍、德鈞、德欽、德潤、德文、德愿、德存。舊例，皇族封王的人死去後，本官之長封國公，以後依次受封。這時，德鈞子承簡最年長，襲封徐國公，官至保康軍留後；贈彰化軍節度使、安定郡王，謚和懿。承簡死後，德雍子承亮襲封昌國公；神宗即位，授感德軍節度使，改封榮國公。

熙寧二年，皇帝下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都選一名後人爲宗，世世封公，以敬奉祭祀，不能因祖宗去世而減少恩禮。三年，太常禮院進言：“本朝近制，諸王的後代，都用本官最年長的一人封公繼襲。去年下詔祖宗之子都選擇一名後人爲宗，世世封公，就與舊制不同。查核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都由承嫡子孫傳襲。如果没有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没有嫡孫，按次序立嫡子同母弟；没有同母弟，立庶子；没有庶子，立嫡孫同母弟；没有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依此類推。應當依照禮令，傳嫡承襲。”皇帝下詔同意。於是以承亮爲秦國公，敬奉秦王廷美的祭祀。第二年承亮去世，追贈

詔可。乃以承亮爲秦國公，奉秦王廷美祀。明年薨，贈樂平郡王，謚曰恭靜。子克愉嗣。克愉卒，子叔牙嗣。元符三年，改今封。

#### 趙德恭

德恭字復禮，太平興國四年，以皇子出閣，拜貴州防禦使。廷美徙房陵，諸子悉從行，因免官。廷美卒，復以德恭爲峰州刺史，弟德隆爲澧州刺史，韓崇業爲靜難行軍司馬。雍熙元年十二月，詔以德恭爲左武衛大將軍，封安定郡侯，判濟州；德隆爲右武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判沂州。諸弟皆隨赴治所。令高品衛紹欽送至州，常奉外歲給錢三百萬。命起居舍人韓檢、右補闕劉蒙叟分任二州通判。上臨遣之，曰：“德恭等始歷郡，善裨贊之。苟有闕失而不力正，止罪爾等。”

端拱元年，進封德恭 安定郡公。淳化四年，改左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加左神武大將軍。真宗嗣位，就轉左武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召赴闕，改封樂平郡公，判號州。乞奉朝請，從之。遷勝州團練使。景德初，改衡州防禦使。三年，被疾，子承慶割股肉食之。五月，卒，年四十五。上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保信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天禧二年，從承慶請，加贈護國軍節度兼侍中。明道二年，追封高密郡王，謚慈惠。子承慶、承壽。

#### 趙承慶 趙克繼

承慶，官至和州團練使，卒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子六人，克繼，善楷書，尤工篆隸，宗正薦之，仁宗親臨試，及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帝曰：“李陽冰，唐室之

樂平郡王，謚號恭靜。子克愉繼嗣。克愉去世，子叔牙繼嗣。元符三年，改爲現在的封號。

德恭字復禮，太平興國四年，以皇子身份出宮，任貴州防禦使。廷美遷到房陵，衆子都隨行，因此免官。廷美去世，重新任命德恭爲峰州刺史，弟德隆爲澧州刺史，韓崇業爲靜難行軍司馬。雍熙元年十二月，皇帝下詔任命德恭爲左武衛大將軍，封安定郡侯，判濟州；德隆爲右武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判沂州。弟弟都跟着前往治所。令高品衛紹欽送到州，除平常俸祿外每年給錢三百萬。命令起居舍人韓檢、右補闕劉蒙叟分任二州通判。皇上親臨送他們，說：“德恭等剛開始管理州事，好好輔助他們。假使有過失而不盡力糾正，祇給你們加罪。”

端拱元年，進封德恭 安定郡公。淳化四年，改授左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加左神武大將軍。真宗繼位，就地轉左武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召赴朝廷，改封樂平郡公，判號州。請求奉朝請，得到批准。升任勝州團練使。景德初年，改授衡州防禦使。三年，患病，子承慶割大腿肉給他吃。五月，去世，享年四十五歲。皇上親臨哭祭，十分悲痛，停止朝會三天。追贈保信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天禧二年，聽從承慶的請求，加贈護國軍節度兼侍中。明道二年，追封高密郡王，謚號慈惠。子承慶、承壽。

承慶，官至和州團練使，去世後追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子六人，克繼，擅長楷書，尤其工於篆隸，宗正舉薦他，仁宗親臨測試，當時令他臨摹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又下詔與朝士分隸《石經》。皇帝說：“李陽冰，是唐室之秀。現在克繼，是朕的陽冰。”教訓子

秀。今克繼，朕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者十有二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稱善，藏之秘閣。元祐五年，以定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建國公，謚章靖。

#### 趙承壽

承壽，終南作坊使，贈德州刺史、武當侯。子四人。

#### 趙克己 趙叔韶

克己，曉音律，嘗作《雅樂圖》樂曲以獻。侍宴大清樓，進所學虞世南書，賜器加等。終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子叔韶字君和，慶曆六年，與諸宗子帝前臨真宗御書，選第一。皇祐初，進所爲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遷右屯衛大將軍。至和中，上書求試煩劇，加領賀州刺史，終和州防禦使，贈鎮東節度觀察留後、會稽郡公。

#### 趙克脩 趙叔充

克脩字子莊，仁宗爲皇子時，得出入禁中侍學，故仁宗待遇殊厚。帝嘗御大清樓召宗室試書，以克脩爲善。終右神武軍大將軍、成州團練使，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子叔充，父早世，異母弟叔瑁甚幼，叔充拊視誨教成人。先是，繼母無叙封法，叔充請於朝，詔從之，遂爲定制。藏書至萬卷。子九人，登科者三。卒官唐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使、尹國公，謚孝齊。遺表祈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撫之抗章自列，乞如

弟努力學習，全家考中儒科的有十二人。曾進獻所集《廣韻字源》，皇帝稱贊，藏在秘閣。元祐五年，以定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建國公，謚號章靖。

承壽，官至南作坊使，追贈德州刺史、武當侯。子四人。

克己，通曉音律，曾作《雅樂圖》樂曲進獻。侍奉皇上宴飲於大清樓，進獻所學虞世南書，賜器加等。去世前任右千牛衛大將軍，追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子叔韶字君和，慶曆六年，與衆宗子在皇帝面前臨摹真宗御書，被選爲第一。皇祐初年，進獻所寫的文章，召入學士院測試中等，賜他進士及第。從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升任右領軍衛將軍，入宮謝恩，命他坐下并賜茶。仁宗說：“宗子好學者頗多，惟獨你以文章中進士，在這之前大概沒有。朕想讓天下人知道皇族中有賢人，最好不要忘記所學的東西。”叔韶叩頭謝恩，退下後，皇帝又拿出《九經》賜給他。升右屯衛大將軍。至和年間，上書請求擔當煩雜的事務，加領賀州刺史，官至和州防禦使，追贈鎮東節度觀察留後、會稽郡公。

克脩字子莊，仁宗爲皇子時，得以出入宮中陪讀，所以仁宗給他的待遇特別優厚。皇帝曾御大清樓召入宗室測試書法，以克脩爲最好。官至右神武軍大將軍、成州團練使，追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子叔充，父親去世早，異母弟叔瑁還很幼小，叔充把他撫育成人。在此之前，繼母沒有叙封法，叔充向朝廷請求，皇帝下詔批准，於是成爲定制。藏書達萬卷。子九人，科舉中第的有二人。去世前官至唐州防禦使，追贈崇信軍節度使、尹國公，謚號孝齊。遺表要求授子孫官職，有關部門按規定不下達任命，子撫之直言上章表明自己的想法，要求依照外官任用法。朝廷

外官法。朝廷從其請。宗室正任有遺恩自此始。

#### 趙德隆

德隆字日新。雍熙三年，卒官沂州守，年二十三，贈寧遠軍節度，追封臨沂郡公。天禧二年，從其子承訓之請，加贈崇信軍節度、同平章事。承訓官至順州刺史，卒贈深州團練使。

#### 趙德彝

德彝字可久，太祖召鞠於官中。德隆卒，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代兄德隆判沂州，時年十九。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災，守臣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殪。儒生乙恕者，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橫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將置於法。德彝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殺人者，恕遂得釋。進封郡公。淳化四年，為右監門衛大將軍，遷左武衛大將軍，改封廣平。部民詣闕乞留，有詔嘉獎。真宗初，召還。咸平二年，命判滁州，與德恭并留不遣。三年，授徐州刺史，累遷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大中祥符八年卒，年四十九。上臨奠，廢朝三日。贈昭信軍節度使，追封信都郡王，謚安簡。明道二年，改封潁川。

子承謨，前卒；承矩，終莊宅使，贈博州刺史；承勛至供奉官，贈六宅副使；承範、承拱，并西京作坊使；承衍，內殿崇班；承錫，供奉官。

#### 趙德雍

德雍字仲達，淳化初，授右驍衛將軍，歷右羽林、龍武二將軍，累遷蔡州觀察使、咸寧郡公，終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宣德軍節度、同中書

批准他的請求。宗室嫡長子有遺恩從此開始。

德隆字日新。雍熙三年，在沂州守的任上去世，年二十三歲，追贈寧遠軍節度使，追封臨沂郡公。天禧二年，聽從他兒子承訓的申請，加贈崇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承訓官至順州刺史，去世後追贈深州團練使。

德彝字可久，太祖召入養在官中。德隆去世，授德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代替兄德隆判沂州，時年十九歲。飛蝗入境，官吏百姓請求把蝗蟲埋到坑內用火焚燒，德彝說：“上天降災，是守臣的罪過。”於是承認自己的過失，齋戒祈禱。不久蝗蟲自滅。儒生乙恕，住在郊外修習學業，一天，有具屍體橫在門外，主管官吏拘捕乙恕送到監獄，將法辦。德彝懷疑他是冤枉的，命令其他官吏查核無異，於是下令緩刑等候處理。不久，果然抓獲殺人者，乙恕隨即被釋放。進封郡公。淳化四年，任右監門衛大將軍，升遷左武衛大將軍，改封廣平。所在地百姓到朝廷請求留下他，皇帝下詔嘉獎。真宗即位初年，召他回來。咸平二年，命他判滁州，與德恭一起留下不派遣。三年，授徐州刺史，多次升遷到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大中祥符八年去世，年四十九歲。皇上親臨祭奠，停止朝會三天。追贈昭信軍節度使，追封信都郡王，謚號安簡。明道二年，改封潁川。

子承謨，早逝；承矩，去世時任莊宅使，追贈博州刺史；承勛官至供奉官，追贈六宅副使；承範、承拱，均任西京作坊使；承衍，為內殿崇班；承錫，任供奉官。

德雍字仲達，淳化初年，授右驍衛將軍，歷任右羽林、龍武二將軍，多次升遷任蔡州觀察使、咸寧郡公，去世前任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追贈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號康



門下平章事，謚康簡。明道中，追封廣陵郡王。

子承睦、承亮。承睦，終左領軍衛大將軍、彭州團練、虔州觀察使、南康侯；承亮，封秦國公，事見上。

趙德鈞 趙承幹 趙克敦

德鈞字子正，性高雅，善書翰，好爲篇什。淳化初，拜右武衛將軍，四遷至右衛將軍。景德二年，加右監門衛大將軍。四年，卒，贈河州觀察使，追封安鄉侯。時妻亦卒，男女十四人皆幼，上甚嗟悼之。

子承震，早卒；承緒，供奉官；承偉、承雅、承裔、承鑑、承則，并西京作坊使；承裕，禮賓副使；承翊，內殿崇班；承簡，襲徐國公；承幹，終懷州防禦使，贈保靜軍節度使、蕭國公，子克敦，嗜經術，以宗正薦，召試中選，賜錢三十萬。元豐間，集父承幹遺文以進，神宗嘉之，詔：“承幹父子以藝文儒學名于宗藩，宜有褒勸。”於是追封承幹爲東平王，而賜克敦敕書獎諭。以宣州觀察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和國公。

趙德欽

德欽字丕從。淳化元年，授右屯衛將軍，四遷右羽林將軍。景德元年六月卒，年三十一。贈雲州觀察使，追封雲中侯。子承遵，西京作坊使。

趙德潤

德潤字溫玉，頗好學，善爲詩。淳化元年，始授右領軍衛將軍，四遷右羽林將軍。咸平六年二月卒，年三十九。贈應州觀察使，追封金城侯。

趙德文

德文字子缸，淳化初，授右監門衛將軍，累遷滑州觀察使、馮翊郡公。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爲辭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

簡。明道年間，追封廣陵郡王。

子承睦、承亮。承睦，去世前任左領軍衛大將軍、彭州團練使、虔州觀察使、南康侯；承亮，封秦國公，事迹見上文。

德鈞字子正，性情高雅，擅長書札，好作詩文。淳化初年，授右武衛將軍，四次遷升到右衛將軍。景德二年，加右監門衛大將軍。四年，去世，追贈河州觀察使，追封安鄉侯。當時德鈞妻也去世，子女十四人都年幼，皇上很爲哀嘆悼念。

子承震，早逝；承緒，任供奉官；承偉、承雅、承裔、承鑑、承則，均爲西京作坊使；承裕，是禮賓副使；承翊，任內殿崇班；承簡，襲封徐國公；承幹，以懷州防禦使去世，追贈保靜軍節度使、蕭國公，子克敦，愛好經術，由宗正推薦，召入宮內考試中選，賜錢三十萬。元豐年間，編集父承幹遺文進獻，神宗贊許，下詔：“承幹父子以藝文儒學聞名於宗室，應當獎賞以示勉勵。”於是追封承幹爲東平王，賜克敦敕書獎諭。以宣州觀察使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和國公。

德欽字丕從。淳化元年，授右屯衛將軍，四次遷升到右羽林將軍。景德元年六月去世，年三十一歲。追贈雲州觀察使，追封雲中侯。子承遵，任西京作坊使。

德潤字溫玉，非常好學，擅長寫詩。淳化元年，初授右領軍衛將軍，四次遷升到右羽林將軍。咸平六年二月去世，年三十九歲。追贈應州觀察使，追封金城侯。

德文字子缸，淳化初年，授右監門衛將軍，多次遷升爲滑州觀察使、馮翊郡公。從小好學，凡是經史百家，都親手抄錄，善寫辭章。真宗認爲他刻苦自勵像儒生，曾進見，戲稱他爲“五秀

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官中由是悉稱之。德文本廷美第八子，其兄三人早卒，故德文於次爲第五也。帝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帝每賜詩，輒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爲師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億卒，爲詩十章悼之。天聖中，遷橫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昭武軍節度使，易感德、武勝二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嘗稱爲“五相公”而不名。慶曆四年，宗室王者四人，以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加兼侍中。德文雖老，嗜學不倦。晚被足疾，不能朝。六年，薨，年七十二。初得疾，仁宗臨視，親調藥飲之。及訃聞，復臨哭，贈太尉、中書令、申王，謚恭裕。子六人，承顯，以王後襲封康國公，官至昭化軍節度使。薨，年七十四，贈太尉、樂平郡王。

#### 趙德愿

德愿字公謹，淳化元年，授右千牛衛大將軍，三進秩爲左武衛大將軍。咸平二年閏三月卒，年二十四。贈涼州觀察使，追封姑臧侯。

#### 趙德存

德存字安世，九歲授右千牛衛將軍，歷監門，至驍衛。從祠泰山，領獎州刺史。祀汾陰，以恩遷左羽林將軍。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卒，年三十。贈洮州觀察使，追封洮陽侯。子承衍，禮賓副使。

太祖四子：長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徽宗時，追賜名及王封。

#### 燕王趙德昭

燕懿王德昭字日新，母賀皇后。

才”，官中因此都這樣稱呼他。德文原是廷美第八子，兄長三人死得早，所以德文依次排在第五。皇帝東封泰山、祭祀汾陰、駕幸亳，德文都奏上賦頌。皇帝每次賜詩，就令他唱和。多次說希望得到名士爲師友，皇帝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跟他交往。楊億去世，作詩十章哀悼他。天聖年間，升任橫海軍節度觀察留後，授昭武軍節度使，換任感德、武勝二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曾稱他爲“五相公”而不稱名。慶曆四年，宗室封王的四人，因德文輩分高且賢，比照東漢東平王劉蒼，進封東平郡王，加兼侍中。德文雖然年老，仍然嗜學不倦。晚年患足疾，不能上朝。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開始得病時，仁宗親自探視，親手調藥給他喝。去世的消息傳來，又親臨哭祭，追贈太尉、中書令、申王，謚號叫恭裕。子六人，承顯，以王的後代襲封康國公，官至昭化軍節度使。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追贈太尉、樂平郡王。

德愿字公謹，淳化元年，授右千牛衛大將軍，三次進升任左武衛大將軍。咸平二年閏三月去世，年二十四歲。追贈涼州觀察使，追封姑臧侯。

德存字安世，九歲授右千牛衛將軍，歷監門，到驍衛將軍。隨從祭祀泰山，領獎州刺史。祭祀汾陰，以帝恩升左羽林將軍。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去世，年三十歲。追贈洮州觀察使，追封洮陽侯。子承衍，任禮賓副使。

太祖四子：長子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都早亡，徽宗時，追賜名及王封。

燕懿王德昭字日新，母賀皇后。乾德二年

乾德二年出閣。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漸而進，授貴州防禦使。開寶六年，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改京兆尹，移鎮永興，兼侍中，始封武功郡王。詔與齊王廷美自今朝會宜班宰相之上。三年二月，娶太子太傅王溥女，封韓國夫人。是冬郊祀，加檢校太尉。

四年，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兒何至此邪！”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賜謚，後改吳王，又改越王。德昭喜愠不形於色。真宗即位，贈太傅。乾興初，加贈太師。子五人：惟正，惟吉，惟固，惟忠，惟和。

慶曆四年，詔封十王之後，以惟忠子從藹襲封潁國公，而惟吉子守巽以冀王後最長，與從藹同封。守巽官至和州防禦使，贈武成軍節度使、楚國公。從藹至齊州防禦使，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守巽、從藹卒，以惟忠子從信襲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公。從信卒，以惟忠之孫、從恪子世規襲封崇國公，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沂州防禦使以卒。守巽子世清，累官茂州防禦使。以本官之長，得封申國公。熙寧中，坐上書請襲曾祖越懿王封不當，奪一官。既而議者是其說，乃遷越州觀察使，襲封越國公，進會稽郡王，至保信軍留後。愛諸弟，作棣萼會於邸中。會元豐升祔四后，受

出閣。舊例，皇子出閣就封王。太祖因德昭年幼，想讓他慢慢進升，授貴州防禦使。開寶六年，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在世期間，最終未封他王爵。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改京兆尹，移鎮永興，兼侍中，始封武功郡王。皇帝下詔與齊王廷美從現在起朝會應班列宰相之前。三年二月，娶太子太傅王溥女，封韓國夫人。當年冬祭天，加檢校太尉。

四年，隨從皇帝征幽州。軍中夜裏曾驚亂，不知皇上在哪裏，有人謀劃立德昭，皇上知道後很不高興。回來以後，因北征不利，很長時間不行太原之賞。德昭談及此事，皇上大怒道：“等你自己去出征，再獎賞也不算晚！”德昭退下就自刎而死。皇上聽說後感到震驚和後悔，前去抱住他的屍體，大哭說：“痴兒爲何這樣做呢！”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賜謚號，後改吳王，又改越王。德昭喜怒不形於色。真宗即位，追贈太傅。乾興初年，加贈太師。子五人：惟正，惟吉，惟固，惟忠，惟和。

慶曆四年，皇帝下詔封十王的後代，由惟忠子從藹襲封潁國公，而惟吉子守巽因是冀王後代中年紀最大的，與從藹一同受封。守巽官至和州防禦使，追贈武成軍節度使、楚國公。從藹官至齊州防禦使，追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守巽、從藹去世後，由惟忠子從信襲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追贈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公。從信去世，由惟忠之孫、從恪子世規襲封崇國公，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沂州防禦使去世。守巽子世清，官至茂州防禦使。因是本官年齡最大的，得封申國公。熙寧年間，因上書請求繼承曾祖越懿王封號不合適而獲罪，免去一官。不久議者肯定他的說法，於是升越州觀察使，襲封越國公，進封會稽郡王，官至保信軍留後。友愛各弟，在府中組織兄弟會。適逢元豐年間增加四后附祭，世清受命告廟，正患病，自己盡力辦事，不久去世。追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命告廟，方屬疾，自力就事，未幾薨。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號王，謚恭安。子令廓嗣，元符三年，改今封。

先是，熙寧中，詔封楚康惠王之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奉太祖祀。及從式薨，乃以懿王曾孫世準襲封安定郡王。世準，從藹子也。爲人內恕外嚴，無綺羅金玉之好，凡天子郊廟，必從祀。由金州觀察使拜保靜軍節度使。薨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成王。世開襲封。

#### 趙世開

世開，從誨子、惟和孫也。七八歲，日誦萬言，既長，學問該洽。事後母孝，撫孤侄如己子。官官吳申爲御史，薦其學行，命試學士院，累召不赴。神宗褒異之，召對便殿，論事甚衆。時官僚有缺，不即請，而以他官攝，故私謁公行。宗女當嫁，皆富家大姓以貨取，不復事銓擇。世開悉言之，帝嘉納，欲以爲宗正，固辭，乃進一官。以其所列著爲令。官至奉國軍留後。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信王，謚獻敏。世雄嗣。

#### 趙世雄

世雄亦從藹子，少力學知名。熙寧中，詔宗子以材能自表見者，官長及學官以名上。世雄子令鑠在選中。嘗請營都宅以處疏屬，立三舍以訓學者。詔用其議，置兩京敦宗院，六官各建學。徽宗即位，以世雄於太祖之宗最爲行尊，拜崇信軍節度使，襲安定郡王，知大宗正事。崇寧四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追封淄王，謚恭憲。世福襲封。

#### 趙世福

世福，從信子。官至集慶軍節度

號王，謚號恭安。子令廓繼嗣，元符三年，改爲現在的封號。

在此之前，熙寧年間，詔封楚康惠王之孫從式爲安定郡王，敬奉太祖祭祀。從式去世後，由懿王曾孫世準襲封安定郡王。世準，是從藹之子。爲人內寬外嚴，沒有綺羅金玉之好，凡是天子郊祀宗廟，一定隨從祭祀。由金州觀察使授保靜軍節度使。終年六十八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成王。世開襲封。

世開，是從誨之子、惟和之孫。七八歲，日誦萬言，長大以後，學問淵博。侍奉後母有孝心，撫養孤侄如己子。官官吳申爲御史，舉薦他的學問和品行，皇帝命他到學士院考試，多次召他不去。神宗贊賞他的與衆不同，召到便殿問對，論事非常多。當時官僚有缺額，不許申請，而以他官代理，所以人們私下拜見公行。宗女當嫁，都是富家大姓因財產而入選，不再進行選人。世開把這些問題都講了，皇帝贊許並採納，想以他爲宗正，世開堅決推辭，進升一官。把他陳述的建議寫成條令。官至奉國軍留後。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信王，謚號獻敏。世雄繼嗣。

世雄也是從藹之子，年少時因努力學習知名。熙寧年間，皇帝下詔宗子有自己表現出才能的人，官長及學官把名報上。世雄子令鑠在選。曾請求建都宅安置遠親，立三舍訓導學生。皇帝下詔採用他的建議，設兩京敦宗院，六官分別建學堂。徽宗即位，因世雄在太祖之宗中排位最高，授崇信軍節度使，繼封安定郡王，知大宗正事。崇寧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追贈太尉，追封淄王，謚號恭憲。世福襲封。

世福，是從信子。官至集慶軍節度使。去

使。薨，贈儀王。令濫襲爵。令濫，秦康惠王曾孫也。

#### 趙惟正

惟正，天聖七年，以久病，帝欲慰安之，由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樂安郡公特拜建寧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追封同安郡王，謚僖靖。無子，以弟惟忠子從謙為嗣，官至左龍武大將軍、溫州團練使。坐射殺親事官削官爵，幽之別宅。從謙少好學，以剛褊廢，遂自剄而死。帝甚悼之。贈濟州防禦使、濟南侯。

#### 趙惟吉

惟吉字國祥，母鄭國夫人陳氏。惟吉生甫彌月，太祖命輦至內廷，擇二女媼養視之，或中夜號啼，必自起撫抱。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為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五歲，日讀書誦詩。帝嘗射飛鳶，一發而中，惟吉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鑄黃金為奇獸、瑞禽賜之。常乘小乘輿及小鞍鞍馬，命黃門擁抱，出入常從。太祖崩，惟吉裁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太宗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授左監門衛將軍，封平陽郡侯，加左驍衛大將軍，進封安定郡公。淳化四年，遷左羽林軍大將軍。至道二年，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得偕也。真宗即位，授武信軍節度，加同平章事。時石保吉先為使相，詔惟吉班其上。大中祥符初，封泰山，以疾不從行，詔許疾愈馳詣行在。還頓鄆州，惟吉迎謁，上勞問再三，改感德軍節度。明年，疾復作，上屢臨省之，親視灼艾，日給御膳，為營佛事。三年五月薨，時年四十五。廢朝

世，追贈儀王。令濫繼承爵位。令濫，是秦康惠王的曾孫。

惟正，天聖七年，因久病，皇帝想安慰他，由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樂安郡公特授建寧軍節度使。去世，追贈侍中，追封同安郡王，謚號僖靖。無子，以弟惟忠子從謙為後嗣，官至左龍武大將軍、溫州團練使。因射殺親事官獲罪而削除官爵，幽禁別宅。從謙從小好學，因固執狹隘被廢，於是自剄而死。皇帝深切哀悼。追贈濟州防禦使、濟南侯。

惟吉字國祥，母鄭國夫人陳氏。惟吉生下剛滿月，太祖命令用輦車接到內廷，選兩名年紀大的婦人撫養照顧他，有時半夜啼哭，太祖一定親自起來撫抱。三歲，製弱弓輕矢，以金錢為靶，讓他戲射，十發八中，皇帝認為他有奇才。五歲，每天讀書誦詩。皇帝曾射飛鳶，一箭射中，惟吉在旁歡呼雀躍，非常高興，皇帝也很高興，用黃金鑄成奇獸、瑞禽賜給他。常乘小乘輿及小鞍鞍馬，命黃門擁抱，隨從出入。太祖去世，惟吉纔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再三安慰他，纔開始吃饘粥。太宗即位，仍在宮中，每天陪從進午餐。太平興國八年，纔出居東宮，授左監門衛將軍，封平陽郡侯，加左驍衛大將軍，進封安定郡公。淳化四年，升任左羽林軍大將軍。至道二年，授閬州觀察使。凡是府第供應的東西，車服賜賞，都跟衆王相同，其餘王子不能享受同等待遇。真宗即位，授武信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當時石保吉先任使相，皇帝下詔惟吉班列他之前。大中祥符初年，東封泰山，因病不能隨行，皇帝下詔允許他病好後奔赴皇帝所在地。皇帝回來停留在鄆州，惟吉去迎接拜見，皇上再三表示慰問，改授感德軍節度使。第二年，病復發，皇上多次探望，親自觀看針灸，每天供給御膳，為他辦佛事。三年五月去世，時年四十五歲。停止朝會五天，追贈中書令，追封南陽郡王，謚號康孝。

五日，贈中書令，追封南陽郡王，諡康孝。

惟吉好學，善屬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爲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莫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雅善草隸飛白，真宗次爲七卷，御製序，命藏秘閣。其子守節，以父所書《真草千文》以獻，詔書褒答，仍付史館。追贈太尉，明道二年封冀王。子守節、守約、守巽、守度、守廉、守康。

守節，累遷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大宗正事。卒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諡僖穆。子世永、世延。世永，襲邢國公，官至鎮南軍留後，熙寧元年薨，贈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諡修孝。世延，終右武衛大將軍、絳州防禦使，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

守約，終內園使、康州刺史，贈沂州團練使。子世靜、世長。世靜，至左武衛大將軍、均州防禦使，卒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北海郡公。世長，終左武衛大將軍、解州防禦使，贈張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濟陽郡公。

守巽及其子世清，事見上文。守度，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英州團練使，贈廣州觀察使、廬江侯。守廉，終供備庫副使，贈內藏庫使。守康，至供奉官。

趙惟固

惟固字宗幹，本名元扈，太平興國八年，改賜名，授左千牛衛將軍。是冬卒。

趙惟忠

惟忠字令德，初名文起，太平興國八年賜今名。授右千牛衛將軍，四

惟吉好學，擅長寫文章，極孝順。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自爲他梳頭沐浴。咸平初年，把太祖孝章的畫像、服玩、器用賜給惟吉，逢年過節進行祭奠，極爲哀痛思念。每當誦《詩》到了《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崇他賢孝。平素擅長草隸飛白，真宗編爲七卷，親自寫序，命令收藏秘閣。子守節，把父親所寫的《真草千文》獻上，皇帝詔書贊賞回覆，交付史館。追贈太尉，明道二年封冀王。子守節、守約、守巽、守度、守廉、守康。

守節，多次升官任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大宗正事。去世後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諡號僖穆。子世永、世延。世永，襲封邢國公，官至鎮南軍留後，熙寧元年去世，追贈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諡號修孝。世延，去世前任右武衛大將軍、絳州防禦使，追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

守約，官至內園使、康州刺史去世，追贈沂州團練使。子世靜、世長。世靜，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均州防禦使，去世後追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北海郡公。世長，官至左武衛大將軍、解州防禦使去世，追贈張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濟陽郡公。

守巽及他的兒子世清，事迹見上文。守度，任左領軍衛大將軍、英州團練使時去世，追贈廣州觀察使、廬江侯。守廉，官至供備庫副使，追贈內藏庫使。守康，官至供奉官。

惟固字宗幹，本名元扈，太平興國八年，改賜名，授左千牛衛將軍。當年冬去世。

惟忠字令德，初名文起，太平興國八年賜今名。授右千牛衛將軍，四次升遷至右龍武軍。真

遷右龍武軍。真宗即位，改右千牛衛大將軍。大中祥符二年，進左監門衛大將軍、叙州刺史。五年，進昌州團練使。八年卒，贈鄂州觀察使，追封江夏侯。明道二年，加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舒國公。子從恪、從藹、從秉、從穎、從謹、從質、從信、從讜。

從恪，累官西染院使，卒，贈磁州刺史、東萊侯。子世規，襲封崇國公。從藹，終左衛大將軍、齊州防禦使，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韓國公。子世豐，終太子右衛率，追贈進士及第。世準、世雄，并安定郡王。從信，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公，謚安僖。子世福，襲安定郡王。從秉、從穎、從謹，并禮賓使。從質，內殿崇班。從讜，出繼惟正。

#### 趙惟和

惟和字子禮，端拱元年，授右武衛將軍，歷右驍衛、神武龍武軍、右衛將軍。大中祥符元年，領澄州刺史。四年，遷右千牛衛大將軍。六年，卒，年三十六。贈汝州防禦使、臨汝侯。明道二年，加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清源郡公。

惟和雅好學，爲詩頗清麗，工筆札，優游典籍，以禮法自居，宗室推重。嘗和御製詩，上稱其有理致。及卒，上謂宰相王旦等曰：“惟和好文力學，加之謹愿，皇族之秀也，不幸短命！”嗟悼久之，至於泣下。錄其稿二十二軸，上親製序，藏于秘閣。子從審、從誨。

#### 趙從審

從審，終復州防禦使，贈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郡公。嘗坐與人奸除名，已而復官。從誨，終左金吾

宗即位，改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大中祥符二年，升左監門衛大將軍、叙州刺史。五年，升昌州團練使。八年去世，追贈鄂州觀察使，追封江夏侯。明道二年，加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舒國公。子從恪、從藹、從秉、從穎、從謹、從質、從信、從讜。

從恪，多次升官爲西染院使，去世，追贈磁州刺史、東萊侯。子世規，襲封崇國公。從藹，任左衛大將軍、齊州防禦使時去世，追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韓國公。子世豐，官至太子右衛率去世，追贈進士及第。世準、世雄，都封爲安定郡王。從信，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公，謚號安僖。子世福，襲封安定郡王。從秉、從穎、從謹，都任禮賓使。從質，是內殿崇班。從讜，出繼惟正。

惟和字子禮，端拱元年，授右武衛將軍，歷任右驍衛、神武龍武軍、右衛將軍。大中祥符元年，領澄州刺史。四年，升右千牛衛大將軍。六年，去世，年三十六歲。追贈汝州防禦使、臨汝侯。明道二年，加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清源郡公。

惟和好學，所作的詩清麗，工筆札，博覽典籍，以禮法自居，爲宗室所推崇。曾和御製詩，皇上稱贊他的詩有思想情趣。去世後，皇上對宰相王旦等說：“惟和好文力學，加上爲人誠實，是皇族之秀，不幸短命！”嘆息悲傷良久，以至於落淚。錄他的稿件二十二軸，皇上親自製序，藏在秘閣。子從審、從誨。

從審，官至復州防禦使去世，追贈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郡公。曾因與人爲非作歹被除名，不久復官。從誨，官至左金吾衛大將軍、台

衛大將軍、台州團練使，贈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子世開，安定郡王，事見上。

紹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時燕、秦二王後爭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上言：“燕王親，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自紹興至嘉定，襲封者十五人，惟令時、令應、令詎、令衿迹頗著，餘皆繼嗣，姍姍無足稱。

#### 趙令時

令時字德麟，燕懿王玄孫也，蚤以才敏聞。元祐六年，簽書穎州公事。時蘇軾爲守，愛其才，因薦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聰明者豈少哉？顧德行何如耳。”竟不許。軾被竄，令時坐交通軾罰金。已而附內侍譚稹以進。紹興初，官至右朝請大夫。呂頤浩請以令時主行在大宗正司，帝命易環衛官。頤浩言：“令時讀書能文，恐不須易。”帝曰：“令時昔事譚稹，頗違清議。”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事。遷洪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尋遷寧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四年薨，貧無以爲殮，帝命戶部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

令疇，紹興五年，由邵武軍兵馬都監襲封，授華州觀察使，尋除同知大宗正事。逾年薨。

#### 趙令應

令應字深之。初，懿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忠，惟忠生楚安僖王從信，從信生益公世逢，世逢生令應，授右班殿直，遷東頭供奉官，累監州縣場庫。監司薛昂薦其才，易資承事

州團練使去世，追贈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子世開，封安定郡王，事迹見上文。

紹興元年，皇帝下詔說：“太祖皇帝創下基業傳給後世，恩德推及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不斷。現在不進行加封，朕對此感到非常難過。有關部門上報適合受封的人名，遵照舊事施行。”當時燕、秦二王的後代爭着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上奏說：“燕王親，是太祖長子，他的後代應當襲封。”於是決定。從紹興到嘉定年間，襲封者十五人，其中惟有令時、令應、令詎、令衿事迹較著名，其餘的人都是繼嗣，持重拘謹，不值得稱道。

令時字德麟，是燕懿王的玄孫，早以聰明才智聞名。元祐六年，簽書穎州公事。當時蘇軾任太守，愛他有才，於是推薦給朝廷。宣仁太后說：“宗室聰明的人難道還少嗎？要看德行如何了。”始終不答應。蘇軾被流放，令時因交結蘇軾獲罪而被罰金。不久依附宦官譚稹得以升官。紹興初年，官至右朝請大夫。呂頤浩請求由令時主管行在大宗正司，皇帝命令換爲環衛官。頤浩說：“令時讀書能文，恐怕不須改換。”皇帝說：“令時以前爲譚稹做事，多有不當之言。”改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事。升任洪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不久升任寧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四年去世，貧窮無錢入殮，皇帝命令戶部賜銀絹，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令疇，紹興五年，由邵武軍兵馬都監襲封，授華州觀察使，不久授同知大宗正事。過了一年去世。

令應字深之。當初，懿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忠，惟忠生楚安僖王從信，從信生益公世逢，世逢生令應，授右班殿直，升任東頭供奉官，多次監州縣場庫。監司薛昂推薦他的才能，改爲資承事郎，調任穎州簽判，歷任綿州通判，歷知蜀



郎，調潁州簽判，歷綿州通判，累知蜀州、閬州、慶源府，召除衛尉少卿，擢秘閣修撰，再知慶源府。建炎二年，分西外宗子於泰州，命令應知西外宗正事，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挈宗子避地福州，因置司焉。元懿太子薨，帝命令應選藝祖後得三四人，尋擢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再選宗子，得伯琮、伯浩養官中，後選得伯玖，性亦聰惠。高宗喜，轉令應知泉州，尋與祠以歸。令玘薨，令應改閬州觀察使，襲封，除同知大宗正事。逾年，授鎮東軍承宣使，再遷保平軍節度使。紹興十三年薨，年七十五。贈少師，後追封惠王，謚襄靖。子子游，官至湖北提刑，用戶部侍郎王俟薦，加直秘閣。會建寧節度使士割知南外宗正司，以事去官，言者請擇宗室文臣之廉正者代之，遂以命子游。西、南外宗官用文臣，自子游始。

#### 趙令詔

令詔，字君序，以父任補右班殿直。政和中，遷成忠郎，召試，授從事郎。宣和二年，以貢士試舍選合格，授宣教郎，調信州永豐縣丞。中興初，累遷福州運判，兼提點刑獄公事。秦檜方柄用，安定郡王絕封者十餘年；檜死，次令衿當封，適以事被拘，遂命令詔襲封。已而令詔以爵遜令衿，乃升令詔秘閣修撰，知台州，移知紹興府，召權戶部侍郎，領嚴、饒二州鑄錢局。先是，諸州錢監兵匠多缺不補，積其衣糧，號三分缺額錢，令詔請以其錢付諸監，省朝廷降銅本錢。又建議州縣賣官田計所入高下，守令進秩減磨勘有差；州縣義倉多紅腐，請歲出三之一以易新粟；水旱為災，檢放不及七分處所，即許

州、閬州、慶源府，召入授衛尉少卿，擢升秘閣修撰，再次知慶源府。建炎二年，把西外宗子分到泰州，命令應知西外宗正事，授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帶領宗子到福州躲避戰亂，在那裏設官署。元懿太子去世，皇帝命令應選藝祖後代得到三四人，不久擢升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再次選宗子，得伯琮、伯浩養在官中，後來選中伯玖，秉性也聰惠。高宗很高興，轉令應知泉州，不久授祠祿官回京。令玘去世，令應改授閬州觀察使，襲封，授同知大宗正事。過了一年，授鎮東軍承宣使，再次升任保平軍節度使。紹興十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追贈少師，後追封惠王，謚號襄靖。子子游，官至湖北提刑，由戶部侍郎王俟推薦，加直秘閣。適逢建寧節度使士割知南外宗正司，因事離開官任，言官請求選擇宗室中廉潔公正的文臣代替他，於是任命子游。西、南外宗官任用文臣，是從子游開始的。

令詔，字君序，因父親有功勛補授右班殿直。政和年間，升任成忠郎，召入考試，授從事郎。宣和二年，以貢士考試舍選合格，授宣教郎，調任信州永豐縣丞。南宋初，多次升官任福州運判，兼任提點刑獄公事。秦檜掌權，安定郡王缺封十多年；秦檜死後，按次序令衿應當受封，正巧因事被拘捕，於是命令詔襲封。不久令詔因爵位低於令衿，於是升令詔秘閣修撰，知台州，移知紹興府，召任權戶部侍郎，領嚴、饒二州鑄錢局。在此之前，各州錢監兵匠多缺而未補，積存所缺人頭的衣糧，號稱三分缺額錢，令詔請求把這些錢交給各監，減省朝廷冶銅本錢。又建議州縣賣官田按照收入高低來計算，守令升級減少考核年限；州縣義倉糧多變質，請求每年出三分之一來換新糧；水旱災害，考查發放糧食達不到十分之七收成的住戶，就允許救濟；都得到了批准。令衿去世，令詔由崇慶軍承宣使再次

振恤：皆從之。令衿薨，令詒由崇慶軍承宣使再襲封。隆興初，除同知大宗正事，奏減生日支賜并郊祀賞給，以助軍興。詔褒之。遷敷文閣直學士，特授左中大夫、知紹興府，引疾乞祠以歸，尋薨，年六十八。令詒莅事明敏有風采，然在廣東日，嘗與副使章芑不協，陰中以法，陷芑於死，世以此少之。

#### 趙令衿

令衿，嘉孝穆公世峽子也。博學有能文聲，中大觀二年舍選。靖康初，爲軍器少監。言事忤旨，奪官。紹興七年，以都官員外郎召。張浚罷，令衿請對留浚，言官石公揆論令衿阿大臣，復罷。久之，以事抵臨安，中丞李文會劾令衿“昔爲大臣緩頰，今復奔走請托”。詔送吏部。吏部直令衿，奏除德安府通判，遷知泉州。泉屬邑有隱士秦系故廬，唐相姜公輔葬邑旁，令衿建堂合祠之，郡人感其化。歸寓三衢。嘗會賓客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守汪召錫，檜兄婿也，頗疑令衿，諷教官莫汲訴令衿論日月無光，謗訕朝政。侍御史董德元承風旨劾之，誣以贓私。詔下令衿獄，案驗無狀，乃論令衿謗訕不遜，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拘之。檜除召錫湖南提舉以報之，銜令衿，必欲置死地。初，趙鼎之子汾歸過衢，令衿贖之，侍御史徐嘉希檜旨，誣令衿與汾有密謀，伺朝廷機事。捕汾下大理寺，俾汾自誣與張浚、李光等謀逆，而令衿預焉。獄上，檜病不能省，乃獲免。檜死，復爵。二十六年，授明州觀察使，襲封。引疾乞奉燕王祠，許之。尋加慶遠軍承宣使。二十八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

襲封。隆興初年，授同知大宗正事，上奏減去生日支賜以及郊祀賞給，以資助軍費。皇帝下詔表彰他。升敷文閣直學士，特授左中大夫、知紹興府，稱病要求授祠事官回京，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八歲。令詒理事明斷有風采，然而在廣東時，曾與副使章芑不和，暗中用計，把章芑陷害致死，世人因此輕視他。

令衿，是嘉孝穆公世峽之子。博學有能文的名聲，考中大觀二年舍選。靖康初年，任軍器少監。論事違背聖旨，免官。紹興七年，以都官員外郎召入。張浚被罷免，令衿請求留張浚，言官石公揆認爲令衿奉承大臣，令衿又被罷免。過了很長時間，因事到臨安，中丞李文會彈劾令衿“從前爲大臣說情，現在又奔走請托”。皇帝下詔送令衿到吏部。吏部爲令衿申訴，上奏授令衿德安府通判，升知泉州。泉州屬縣有隱士秦系故廬，唐相姜公輔葬在縣旁，令衿建堂一起祭祀他們，州人爲他所感化。回來寓居三衢。曾集賓客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守汪召錫，是秦檜的兄婿，對令衿很懷疑，指使教官莫汲告發令衿論日月無光，誹謗朝政。侍御史董德元奉承召錫意彈劾令衿，誣陷他貪污。皇帝下詔把令衿投入監獄，查辦無結果，就告發令衿誹謗不遜，降一官并勒令停職，令南外宗正司拘捕他。秦檜授召錫湖南提舉以作回報，恨令衿，一定要置他於死地。當初，趙鼎之子趙汾回來路過衢，令衿贈送財物給他，侍御史徐嘉迎合秦檜之意，誣陷令衿與趙汾有密謀，窺測朝廷軍機大事。逮捕趙汾下到大理寺，趙汾被迫違心承認與張浚、李光等謀反，而令衿參與。案情上報，秦檜因病不能處理此事，於是獲免。秦檜死後，恢復令衿的爵位。二十六年，授明州觀察使，襲封。稱病要求奉燕王祠，得到批准。不久加慶遠軍承宣使。二十八年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 趙令話

令話，建炎末，爲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熙寧初，首封秦王孫從式，已而更封燕王曾孫世清。宣和中，又封秦王元孫令盪。令盪卒，令底年最長，禮官以爲小宗不當封。紹興元年六月，令話得襲封，授寧州觀察使。二年七月薨，贈開府儀同三司。

### 趙令德

令德，乾道元年爲武德郎。時安定郡王令詠換文階，大宗正司奏令德授定武軍承宣使，襲封。令德貧，幾乎不能出蜀。七年，令德薨，令彬當封，以沈湎聲色，不任襲。詔武德郎令擡襲封，除金州觀察使。令擡薨，時秦王後無當襲者，武翼郎子揀屬燕王後，年又最長，得襲封。子揀薨，九年九月，忠訓郎子彤襲，授容州觀察使。紹熙二年薨，年八十餘。慶元元年十月，忠翊郎子恭襲，授利州觀察使。子恭薨，嘉定二年七月，子觀襲，授金州觀察使。四年十一月，伯栩襲，授宣州觀察使。嘉定元年十月，伯祝襲，授福州觀察使。八年十一月，伯澤襲，授潭州觀察使。

### 秦王趙德芳

秦康惠王德芳，開寶九年出閣，授貴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元年，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三年冬，加檢校太尉。六年三月，寢疾薨，年二十三。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中書令、岐王及謚。後加贈太師，改楚王。子三人：惟叙、惟憲、惟能。

慶曆四年，詔封十王之後，以惟叙子從照封安國公，終左金吾衛大將軍、歸州團練使。贈同州觀察使、齊國公。從照卒，以惟能子從古封安國公。

令話，建炎末年，任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熙寧初年，初封秦王孫從式，不久改封燕王曾孫世清。宣和年間，又封秦王元孫令盪。令盪去世，令底年齡最大，禮官認爲小宗不應當受封。紹興元年六月，令話得以襲封，授寧州觀察使。二年七月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令德，乾道元年任武德郎。當時安定郡王令詠換文階，大宗正司上奏令德授定武軍承宣使，襲封。令德貧寒，幾乎不能出蜀。七年，令德去世，令彬當封，因沉湎於聲色，不能襲封。下詔武德郎令擡襲封，授金州觀察使。令擡去世，當時秦王後代沒有應當襲封的人，武翼郎子揀屬燕王後代，年齡又最大，得以襲封。子揀去世，九年九月，忠訓郎子彤襲封，授容州觀察使。紹熙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多歲。慶元元年十月，忠翊郎子恭襲封，授利州觀察使。子恭去世，嘉定二年七月，子觀襲封，授金州觀察使。四年十一月，伯栩襲封，授宣州觀察使。嘉定元年十月，伯祝襲封，授福州觀察使。八年十一月，伯澤襲封，授潭州觀察使。

秦康惠王德芳，開寶九年出閣，授貴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元年，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三年冬，加檢校太尉。六年三月，因病去世，年二十三。皇帝親臨哭祭，停止朝會五天。追贈中書令、岐王及謚號。後來加贈太師，改楚王。子三人：惟叙、惟憲、惟能。

慶曆四年，詔封十王之後，以惟叙子從照封安國公，從照官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歸州團練使。贈同州觀察使、齊國公。從照去世，以惟能子從古封安國公，官至延州觀察使，贈保靜軍節

公，終延州觀察使，贈保靜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楚國公，謚惠恪。從古卒，惟憲子從式襲封舒國公。

神宗即位，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復絕。於是有司推擇，以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終保康軍節度使，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榮王，謚安僖。從式既薨，詔以越王曾孫世準襲封安定郡王，而以從式子世恩襲爵爲楚國公，主楚王德芳之祀。遷楚州防禦使，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良僖。徽宗即位，改封楚王爲秦王。

#### 趙惟叙

惟叙字懋功，性純謹，頗好學。端拱初，授左武衛將軍，四遷左衛將軍，領勤州刺史。大中祥符四年，從祀汾陰，拜左千牛衛大將軍。八月，卒，年三十五。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明道二年，加贈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平郡公。子從照，封安國公。從溥，至右侍禁內殿崇班。

#### 趙惟憲

惟憲字有則，美丰儀，少頗縱肆，長修謹，善射，好吟咏，多讀道書。端拱初，授左屯衛將軍，累遷左羽林將軍、領濱州刺史，加左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真拜資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九年五月卒，年三十八。贈安德軍節度使兼侍中、英國公。子從式，始封安定郡王，事見上。從演，禮賓副使。從戎、從戒、從湜，并內殿崇班。從賁，供奉官。

#### 趙惟能

惟能字若拙。端拱初，授右屯衛將軍，累遷右神武軍將軍。大中祥符

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楚國公，謚號惠恪。從古去世，惟憲子從式襲封舒國公。

神宗即位，說創業傳位後世子孫，實際上始於太祖，却没有頌揚的方式。於是下詔中書門下考查太祖的族譜，選近親排行高者一人，分地并封王。使他常陪祭於祖廟，世世不要斷絕。於是有關部門推選，以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官至保康軍節度使去世，追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榮王，謚號安僖。從式死後，詔以越王曾孫世準襲封安定郡王，而以從式子世恩繼承爵位爲楚國公，主楚王德芳之祭。升任楚州防禦使，去世後追贈奉國軍節度使，謚號良僖。徽宗即位，改封楚王爲秦王。

惟叙字懋功，性純謹，好學習。端拱初年，授左武衛將軍，四次升遷任左衛將軍，領勤州刺史。大中祥符四年，隨從皇帝祭祀汾陰，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八月，去世，年三十五歲。追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明道二年，加贈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平郡公。子從照，封安國公。從溥，官至右侍禁內殿崇班。

惟憲字有則，儀容俊美風度翩翩，小時候很放縱，長大後端正嚴謹，擅長射箭，好吟咏，多讀道家書。端拱初年，授左屯衛將軍，多次升遷任羽林將軍、領濱州刺史，加左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期滿正任資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九年五月去世，年三十八歲。追贈安德軍節度使兼侍中、英國公。子從式，初封安定郡王，事迹見上文。從演，任禮賓副使。從戎、從戒、從湜，均任內殿崇班。從賁，任供奉官。

惟能字若拙。端拱初年，授右屯衛將軍，多次升遷任右神武軍將軍。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去

元年五月卒，年三十。贈蔡州防禦使、張掖侯。明道二年，加贈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子從古，襲安國公。從善，內殿承制。從贊，崇班。

#### 秀王趙子偁

安僖秀王子偁，秦康惠王之後，高宗族兄也。康惠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儉，令儉生子偁。宣和元年，舍試合格，調嘉興丞。是年，子伯琮生，後被選入官，是為孝宗。

子偁召赴都堂審察，改宣教郎，通判湖州，尋除直秘閣，賜五品服。孝宗既封建國公，就傳，子偁召對言：“宗室之寓于外者，當聚居官舍，選尊長鈐束之。年未十五附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高宗納其說。遷朝奉郎、秘閣修撰，知處州。已而乞祠，許之。累官左朝奉大夫。紹興十三年秋致仕，明年春，卒于秀州。時孝宗為普安郡王，疑所服，詔侍從、臺諫議。秦燿等請解官如南班故事，普安亦自請持服，許之。及普安建節，子偁以恩贈太子少師。既為太子，加贈太師、中書令，封秀王，謚安僖。配張氏，封王夫人。

孝宗受禪，稱皇伯，園廟之制未備。紹熙元年，始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貌，如濮王故事。仍班諱。

#### 趙伯圭

嗣秀王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初，以恩補將仕郎，調秀州華亭尉，累官至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明州添差通判。孝宗受禪，上

世，年三十歲。追贈蔡州防禦使、張掖侯。明道二年，加贈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南康郡公。子從古，襲封安國公。從善，任內殿承制。從贊，任內殿崇班。

安僖秀王子偁，秦康惠王之後，高宗的族兄。康惠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儉，令儉生子偁。宣和元年，舍試合格，調嘉興丞。當年，子伯琮生，後來被選入官，就是孝宗。

子偁召赴都堂審察，改宣教郎，通判湖州，不久授直秘閣，賜五品服。孝宗封建國公後，要從師學習，子偁召對時說：“宗室寓居在外的，應當聚居官舍，選尊長管束他們。不滿十五歲的附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允許依照進士舉薦應試，未出官的人也允許入學聽讀，到一年，可以參選。”高宗採納了他的意見。升朝奉郎、秘閣修撰，知處州。不久要求為祠祿官，得到批准。官至左朝奉大夫。紹興十三年秋退休，第二年春，在秀州去世。當時孝宗為普安郡王，不知穿什麼樣的喪服，皇帝詔令侍從、臺諫商議。秦燿等請求依照南班舊事辭官，普安也申請服喪，皇上同意。普安執持符節，子偁因恩追贈太子少師。孝宗為太子，加贈子偁太師、中書令，封秀王，謚號安僖。配偶張氏，封王夫人。

孝宗接受帝位，稱子偁為皇伯，園廟之制不完備。紹熙元年，纔在湖州秀園立廟，供奉神主，在臨安府建祠堂，存放遺像，像濮王舊事。頒布避諱。

嗣秀王伯圭字禹錫，是孝宗的同母兄。當初，因推恩補授將仕郎，調任秀州華亭尉，多次升官至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授明州添差通判。孝宗接受皇位，太上皇下詔授伯圭集英殿

皇詔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

伯圭在郡，頗著政績，除敷文閣待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蕃商死境內，遺貲巨萬，吏請沒入，伯圭不可，戒其徒護喪及貲以歸。升敷文閣直學士，以憂去，服闋，再知明州。新學宮，命宗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徙戍定海兵於許浦。伯圭奏：“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撤備，請摘制司軍以實其地。”從之。

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諭降其豪葛明，又遣明禽其黨倪德。二人素號桀黠，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以功進一官，累升顯謨閣、龍圖閣學士。在郡十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辨冤獄。嘗獲鑄銅者，不忍置諸法，諭令易業，民由是無再犯。

淳熙三年，授安德軍節度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朝德壽宮，上皇賜玉帶，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宗崩，入臨，充攢官總護使，除少傅。光宗即位，升少師。逾年召見，遷太保，封嗣秀王，賜甲第於安僖祠側。

臣僚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孫幾二十人，皆自環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非所以強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祿，則不免責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吏事，他日或不免於議。治則傷恩，不則廢法，曷歸之南班，俾無吏責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

紹熙二年，除判大宗正事，建議別立宗學，以教宗子。超拜太師，免奉朝請。尋兼崇信軍節度使，賜第還湖州，尋薨于家。訃聞，帝為輟朝三日，追封崇王，謚憲靖。

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

修撰、知台州。

伯圭在州時，政績很顯著，授敷文閣待制，改知明州，充任沿海制置使。蕃商死在境內，遺留極多資產，吏人請求沒收入官，伯圭不同意，告誡商人的徒弟護喪及帶資產回去。升敷文閣直學士，因喪父而離職，服喪期滿，再次知明州。翻新學宮，命宗子入宮學習，用規矩約束他們。皇帝下詔把戍守定海的軍隊遷到許浦。伯圭上奏：“定海地處咽喉要道，不可撤去守備，請求選制司軍充實此地。”聽從了他的請求。

海寇猖獗，伯圭派人勸降他們的首領葛明，又派葛明抓獲他的黨羽倪德。二人號稱凶暴狡詐，伯圭全都加以安撫任用，賊黨於是散去。因功升一官，多次升官任顯謨閣、龍圖閣學士。在州十年，政策寬和，挖湖陂，均水利，辨冤案。曾抓獲鑄銅的人，不忍依法處治，進行教育并令他改換職業，百姓從此不再犯法。

淳熙三年，授安德軍節度使，不久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去德壽宮拜見太上皇，太上皇賜玉帶，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宗去世，赴喪，充任攢官總護使，授少傅。光宗即位，升少師。過了一年召見他，升太保，封嗣秀王，在安僖祠旁賜住宅。

臣僚上奏：“治平年間追封濮王尊號，王子孫將近二十人，都由環衛依次升官。現在位居南班的僅師夔一人，這樣是不能強本支而使社稷堅如磐石的。以前未建秀王府時，想給予俸祿，就不免督責他們管事；現在已建王邸，却依然督責他們管事，以後也許免不了有議論。治就會傷了恩情，不治又違背法律，何不把他們歸入南班，使他們不承擔官職又能享受富貴。”於是下詔伯圭的兒子們可以換班位。

紹熙二年，授判大宗正事，建議另立宗學，以教育宗子。破格授太師，免奉朝請。不久兼任崇信軍節度使，賜宅第回湖州，不久死於家。訃告傳來，皇帝為他停止朝會三天，追封崇王，謚憲靖。

伯圭性情謙虛謹慎，不以皇帝近親自居。每

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再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并湖爲複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阜陵成，遷中書令，凡五讓。寧宗嘉其志，詔別議褒崇之禮，贈贊拜不名，肩輿至殿門。子九人：師夔、師揆、師垂、師禹、師皋、師岩、師彌、師貢。

### 趙師夔

師夔字汝一，初以祖恩補官，調太平州蕪湖簿。隆興元年，改右承務郎，歷台州、秀州通判，直秘閣。尋知徽州，新學舍，進直徽猷閣，知湖州。時歸附從軍而廩於湖者衆，不能給，師夔請增廩，仍別給僦屋錢，以安其心。帝稱善，詔諸郡行之。除直龍圖閣，遷浙西提刑，改江東運判。

建康務場往往奪民利，爲害滋甚，師夔首罷之。守臣以郡計所資，詣師夔請復舊，不從。池州軍帥霍政與守臣交上書相攻，詔師夔究曲直。政密遣人求庇，師夔斥之，具言狀，政坐罷去。

改秘閣修撰、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加敷文閣待制，轉永慶軍承宣使。紹熙元年，侍父入覲，除興寧軍節度使。寧宗即位，加檢校少保，充阜陵橋道頓遞使。阜陵成，遷開府儀同三司。侍父歸，父薨未逾月，師夔亦卒，年六十一。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

### 趙師揆

師揆字元輔，初補右承務郎奉祠。除添差湖州簽判，改婺州通判，加直秘閣。守臣韓元吉薦其材，上以

天進見，行家人禮，雖然私下宴飲融洽，行臣禮更加恭敬。一天，孝宗問自己爲王時事，伯圭推辭說：“臣老了，不再能記事。”追問再三，始終不說。皇帝笑着說：“何必過於謹慎。”更加敬重他。曾想擴大他的住宅，挨着湖建樓閣，有關部門已經安排用材，伯圭堅決推辭而作罷。阜陵建成，升中書令，共推讓五次。寧宗贊賞他的志氣，下詔另議嘉獎之禮，贈他贊拜不稱名，坐肩輿到殿門。子九人：師夔、師揆、師垂、師禹、師皋、師岩、師彌、師貢。

師夔字汝一，初以祖恩補官，調任太平州蕪湖主簿。隆興元年，改授右承務郎，歷任台州、秀州通判，直秘閣。不久知徽州，翻新學舍，進直徽猷閣，知湖州。當時歸附從軍而在湖州領糧的人很多，難以供給，師夔請求增加俸糧，另外給予租房錢，以安定人心。皇帝稱贊，下詔各州施行。授師夔直龍圖閣，升任浙西提刑，改授江東運判。

建康務場往往強奪民利，爲害非常嚴重，師夔首先取消。守臣以州裏財政需要經費爲由，到師夔那裏請求恢復舊制，師夔不同意。池州軍帥霍政與守臣交替上書相互攻擊，皇帝詔令師夔追查是非曲直。霍政秘密派人要求庇護，師夔斥退來人，把情況全部上報，霍政獲罪被罷免。

改授秘閣修撰、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加敷文閣待制，轉永慶軍承宣使。紹熙元年，侍奉父親入朝覲見，授興寧軍節度使。寧宗即位，加授檢校少保，充任阜陵橋道頓遞使。阜陵建成，升開府儀同三司。侍奉父親回去，父親去世不到一個月，師夔也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追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

師揆字元輔，起初補授右承務郎敬奉祠事。授添差湖州簽判，改授婺州通判，加直秘閣。守臣韓元吉推薦他的才能，皇上對史浩詢問有關情

問史浩，浩言其聰爽可任。召對，除江東提舉。奏免失陷常平人毋責償。改淮南漕，尋遷淮西提刑兼提舉，領屯田事。奏以荒圩給軍士，其屯田爲民世業者勿奪，從之。及代去，吏請獻羨錢二十萬，師揆曰：“後將病民矣。”除直秘閣，改江東轉運副使，加秘閣修撰，知明州。

紹熙元年，授觀察使。寧宗即位，除奉國軍承宣使，尋升節度使。召見，賜肩輿，超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襲封。開禧元年奉朝請，嘉定七年薨，贈太傅，追封漴王，謚恭惠。

弟師禹，由保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襲封。十六年，薨，贈太傅，追封和王，謚端肅。

況，史浩說他聰明直爽可以任用。召入答對，授江東提舉。上奏免失陷常平糧者不要督責他們償還。改授淮南漕，不久升淮西提刑兼提舉，領屯田事。上奏把荒圩分給軍士，是百姓世代產業的屯田不要強收，准奏。被人替代離去時，吏請求進獻餘錢二十萬，師揆說：“以後會害了百姓。”授直秘閣，改授江東轉運副使，加秘閣修撰，知明州。

紹熙元年，授觀察使。寧宗即位，授奉國軍承宣使，不久升節度使。召見，賜肩輿，破格授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充任萬壽觀使，襲封。開禧元年爲奉朝請，嘉定七年去世，追贈太傅，追封漴王，謚號恭惠。

弟師禹，由保康軍節度使授開府儀同三司，襲封。十六年，去世，追贈太傅，追封和王，謚號端肅。



# 宋史卷二百四十五

## 列傳第四

### 宗室(二)

漢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僖 商王元份 越王元傑  
鎮王元偓 楚王元偁 周王元儼 悼獻太子 濮王允讓

太宗九子：長楚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次商恭靖王元份，次越文惠王元傑，次鎮恭懿王元偓，次楚恭惠王元偁，次周恭肅王元儼，次崇王元億。

#### 漢王趙元佐

漢恭憲王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母元德皇后。少聰警，貌類太宗，帝鍾愛之。年十三，從獵近郊，兔走乘輿前，太宗使元佐射，一發而中，契丹使在側，驚異之。從征太原、幽薊。太平興國中，出居內東門別第，拜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衛王，赴上于中書。後徙居東宮，改賜今名，加檢校太尉，進封楚王。

初，秦王廷美遷涪陵，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發狂，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雍熙二年，疾少間，帝喜，為赦天下。重陽日內宴，元佐疾新愈不與，諸王宴歸，暮過元佐第。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與，是棄我也。”遂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宮。詔遣御史捕元佐，詣中書劾問，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

太宗九子：長子楚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次商恭靖王元份，次越文惠王元傑，次鎮恭懿王元偓，次楚恭惠王元偁，次周恭肅王元儼，次崇王元億。

漢恭憲王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母親是元德皇后。從小聰慧機敏，容貌像太宗，皇帝鍾愛他。十三歲時，隨皇帝到近郊打獵，兔子跑到乘輿前，太宗讓元佐射，一箭射中，契丹使者在旁邊，感到很驚異。隨從皇帝出征太原、幽薊。太平興國年間，出宮住在內東門別第，授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衛王，列班在中書省官員之前。後來徙居東宮，改賜今名，加授檢校太尉，進封楚王。

當初，秦王廷美遷往涪陵，惟獨元佐替他申冤想救他。廷美死後，元佐精神失常，以至於因小過失拔刀傷了侍人。雍熙二年，病稍穩定，皇帝很高興，為他赦免天下。重陽節宮內宴飲，元佐因病剛好沒有參加，衆王赴宴歸來，晚上路過元佐府第。元佐說：“你們侍奉皇上宴飲，惟獨我不被邀請，這是拋棄我呀。”於是發怒，酒醉後，夜裏縱火焚燒宮殿。皇帝下詔派御史捕拿元佐，中書省審問，把他廢為庶人，均州安置處

率百官三上表，請留元佐京師。行至黃山，召還，廢居南宮，使者守護。詔議趙齊王通、翊善戴元頓首請罪，帝赦之曰：“是子朕教之猶不悛，汝等安能輔導耶？”

真宗即位，起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再加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元佐生日，真宗賜以寶帶。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預知。帝嘗遣術士管歸真爲醮攘，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歸真至矣。”帝聞之曰：“豈非爲物所憑乎？”封泰山，真拜太傅；祀汾陰，遷太尉兼中書令。又加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拜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時禁中火，元佐表停奉稟助完官闕，不許。加兼雍州牧。仁宗爲皇太子，兼興元牧。仁宗即位，兼江陵牧。薨，年六十二，贈河中、鳳翔牧，追封齊王，謚恭憲。宗室子弟特給假七日，以鹵簿鼓吹導至永安，陪葬永熙陵。明道二年，改封潞王。又改魏王。子三人：允升、允言、允成。

#### 趙宗說

仁宗封王後，以允言子宗說恭憲王長孫，嗣封祁國公。皇祐中，坐帷薄不修除名，又坐坑殺女僕，鎖閉官室外宅。其子仲旻，官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刺史，後因朝，叩頭殿下泣訴云：“父老且病，願納身官以贖。”神宗亦愍之，而未俞其請。出就馬，氣塞不能言，及家而卒。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宗說幽死。

熙寧三年，以允升子宗惠襲封魏國公。中書言宗惠不應封，以恭憲庶長孫允言子宗立嗣。

#### 趙宗立

宗立從張揆學《春秋》。太清樓

分。宰相宋琪帶領百官三次上表，請求把元佐留在京城。走到黃山，召元佐回來，廢居南宮，派人守護。詔議趙齊王通、翊善戴元叩頭請罪，皇帝赦免他們說：“這孩子朕教導他還不悔改，你們怎能輔導呢？”

真宗繼位，起用元佐爲左金吾衛上將軍，重新封楚王，聽任他養病不參加朝會，再次加授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元佐生日，真宗賜給他寶帶。平常呆着不接觸人和事，而事有時能預知。皇帝曾派術士管歸真爲他設壇祈禱以便去邪除惡，未等左右的人稟告，元佐突然說：“管歸真到了。”皇帝知道後說：“莫非是爲物所依托嗎？”封泰山時，正任太傅；祀汾陰時，升任太尉兼中書令。又加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於是授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他佩劍穿履朝見皇帝，詔書不稱他的名。當時宮中失火，元佐上表要求停發俸祿和糧食以資助宮闕的修築，未同意。加授兼雍州牧。仁宗爲皇太子，兼任興元牧。仁宗繼位，兼江陵牧。去世，享年六十二歲，追贈河中、鳳翔牧，追封齊王，謚號恭憲。宗室子弟特別給予七天假，用儀仗奏樂引導到永安，陪葬永熙陵。明道二年，改封潞王。又改封魏王。子三人：允升、允言、允成。

仁宗封王後，因允言子宗說是恭憲王長孫，繼封祁國公。皇祐年間，因家庭淫亂獲罪除名，又因坑殺女僕獲罪，被鎖在官室外宅。他的兒子仲旻，任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刺史，後來趁朝會時，在殿下叩頭哭訴說：“父老且病，願意交回自己的官職來贖他的罪。”神宗也同情他，却不答應他的請求。出來上馬，氣塞不能說話，到家後就去世。追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宗說幽禁而死。

熙寧三年，讓允升子宗惠襲封魏國公。中書進言宗惠不應受封，以恭憲庶長孫允言子宗立繼承。

宗立跟隨張揆學《春秋》。太清樓侍宴，在

侍宴，預坐悉賦裸玉詩，宗立詩先成，仁宗稱善。屢賜飛白書，旌其文雅。至是襲封，終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贈昭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康郡王。子仲來嗣，終金州刺史。子不儻嗣。徽宗立，改封魏王為漢王。不儻卒，子彥清乞襲父爵，奉漢王祀，詔從之。

#### 趙允升

允升字吉先，初免乳，養明德太后宮，太后親撫視之。元佐有疾，允升始出第。真宗賜名元中，授右監門衛將軍，更賜今名。累遷澶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進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歷安德、建雄、安國軍節度使。景祐二年卒，贈太尉、平陽郡王，謚懿恭。子十三人，宗禮、宗旦、宗悌、宗惠知名。

#### 趙宗禮

宗禮嘗侍宴太清樓，仁宗賦詩，命屬和，侍射苑中，復獻詩。終虔州觀察使、成國公，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子仲翹、仲髦。

#### 趙宗旦

宗旦字子文，七歲如成人，選為仁宗伴讀。帝即位，獲超選，為群從所詆，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勞居多，此出朕意，豈應訴以常格？”所生母死，請別擇葬域，歲時奠祀，後遂著為法。治平中，同知大宗正事。神宗即位，拜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大宗正，賜方團金帶，非朝會得乘肩輿。元豐三年，封華陰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長屬籍十六年，宗子有過，優游誨導，一善必以聞。異時赴朝請者，率以私丁給侍，宗旦建請，始得從官給。薨，贈太尉、滕王，謚恭。

座的人都賦裸玉詩，宗立詩先成，仁宗稱好。多次賜他飛白書，表彰他藝文高雅。到這時襲封魏國公，以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去世，追贈昭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康郡王。子仲來繼承，官至金州刺史。子不儻繼封。徽宗立，改封魏王為漢王。不儻去世，子彥清請求繼承父爵，敬奉漢王祀廟，皇帝下詔同意。

允升字吉先，當初斷奶，養在明德太后宮中，太后親自照顧他。元佐有病，允升纔出宮居住。真宗賜名元中，授右監門衛將軍，改賜今名。多次升遷任澶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進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歷任安德、建雄、安國軍節度使。景祐二年去世，追贈太尉、平陽郡王，謚號懿恭。子十三人，宗禮、宗旦、宗悌、宗惠有名。

宗禮曾在太清樓侍奉皇帝宴飲，仁宗賦詩，命他作詩唱和，陪從皇上在宮苑中射箭，又獻詩。官至虔州觀察使、成國公，追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子名仲翹、仲髦。

宗旦字子文，七歲就跟成人一樣，被選為仁宗伴讀。仁宗即位，宗旦超格入選，被眾侍從詆毀，上書告他的狀，皇帝說：“宗旦小時候陪朕學習，勤勞居多，此事是朕的意思，怎應用常格來控告他？”他的親生母親死了，請求另選墓地，逢年過節祭奠，後來作為法律條文。治平年間，同知大宗正事。神宗繼位，授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大宗正，賜他方團金帶，非朝會時間可以乘坐肩輿。元豐三年，封華陰郡王，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主管宗籍十六年，宗子有過失，語重心長地加以教誨，一旦做好事必定報告皇帝。以前赴朝請的人，都用私丁為侍者，宗旦提出請求，纔由官方提供侍者。去世，追贈太尉、滕王，謚號恭孝，允許用旗節印綬陪葬。

孝，聽旗節印綬從葬。

#### 趙宗悌

宗悌字元發，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所親用詐取藏經，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恩。”竟不問。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終明州觀察使，贈保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東陽郡王，謚曰孝憲。

#### 趙宗惠

宗惠，封魏國公，尋以旁支黜。終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江夏郡王，贈郟王。

#### 趙允言

允言，累官左屯衛將軍。嘗托疾不朝，降太子左衛率府率，歲中復官。又坐笞侍婢，而兄允升勸止，悻悻無禮，貶副率，絕朝謁，出之別第。以祀汾陰恩，復率府率，還官。久之，復朝謁，歷左監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天聖七年卒，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明道二年，贈安遠軍節度使，追封密國公。子宗說、宗立事并見上。宗育，終右屯衛將軍，贈潁州防禦使、汝陰侯。

#### 趙允成

允成，終右神武將軍、濮州防禦使，贈安化軍節度使、郇國公。明道二年，加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子宗顏、宗訥、宗鼎、宗嚴、宗魯、宗儒、宗奭，皆爲環衛、刺史。

#### 昭成太子趙元僖

昭成太子元僖，初名德明。太平興國七年出閤，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與兄衛王德崇

宗悌字元發，輕視錢財愛好施捨。原宰相王氏子拿着父親衣服上的佩帶要求抵押換錢，宗悌悲傷地說：“宰相子也到了這種地步！”把帶子還給他并給了他錢。他親近的人用欺騙手段得到府庫中的錢，宗悌知道情況後，說：“我不能因小事而傷了骨肉恩情。”始終不追問。他的生母早死，宗悌不記得她，聽父親的婢女講述她的生平，就掩面哭泣。後來得知她的長相，畫下來敬奉母親，就像她還活着那樣。任明州觀察使時去世，追贈保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東陽郡王，謚號孝憲。

宗惠，封魏國公，不久因是旁支被廢黜。授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江夏郡王時去世，追贈郟王。

允言，官至左屯衛將軍。曾托病不參加朝會，降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半年後恢復原官。又因拷打侍婢，兄允升勸阻，他傲慢無禮，獲罪貶爲副率，禁止朝見，讓他出宮到另外的府第居住。因皇帝祭祀汾陰的恩賜，恢復率府率，回宮。過了很長時間，恢復朝見，歷任左監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天聖七年去世，追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明道二年，追贈安遠軍節度使，追封密國公。子宗說、宗立事迹都見於上文。宗育，官至右屯衛將軍，追贈潁州防禦使、汝陰侯。

允成，官至右神武將軍、濮州防禦使，追贈安化軍節度使、郇國公。明道二年，加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子宗顏、宗訥、宗鼎、宗嚴、宗魯、宗儒、宗奭，都爲環衛官、刺史。

昭成太子元僖，初名德明。太平興國七年出宮，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與兄衛王德崇同日受封。八年，進封陳王，改名

同日受封。八年，進封陳王，改名元佑。詔自今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宋琪等懇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等無固讓也。”

雍熙二年，元佐被疾，以元僖爲開封尹兼侍中，改今名，進封許王，加中書令。上爲娶隰州團練使李謙溥女爲夫人，因謂宰相曰：“朕嘗語諸子，今姻偶皆將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得不自重乎？”淳化元年，宰相呂蒙正復上言，乞班諸王下，詔不允。三年十一月己亥，元僖早入朝，方坐殿廡中，覺體中不佳，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頃遂薨。上哭之慟，廢朝五日，贈皇太子，謚恭孝。

元僖姿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及薨，上追念不已，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示近臣。

未幾，人有言元僖爲嬖妾張氏所惑，張頗專恣，捶婢僕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張又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逾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張縊死。左右親吏悉決杖停免，毀張氏父母冢墓，親屬皆配流。開封府判官、右諫議大夫呂端，推官、職方員外郎陳載，并坐裨贊有失，端黜爲衛尉少卿，載爲殿中侍御史。許王府諮議、工部郎中趙令圖，侍講、庫部員外郎閻象，并坐輔導無狀，削兩任免。詔停冊禮，以一品鹵簿葬。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焉。乾興初，改謚。無子，仁宗時，詔以允成子宗保出後昭成太子爲孫。

元佑。皇帝下詔從現在起宰相的班位次應在親王之前，宰相宋琪、李昉請求遵循舊制，皇帝不同意。宋琪等人懇請了很長時間，皇上說：“宰相的職責，實際上是總領百官，與各司禮儀不同；設藩邸，祇是奉朝請而已。元佐等還小，想讓他們知道謙讓之道，你們不要再謙讓了。”

雍熙二年，元佐患病，由元僖任開封尹兼侍中，改今名，進封許王，加授中書令。皇上替他娶了隰州團練使李謙溥之女爲夫人，之後對宰相說：“朕曾告誡皇子們，現在姻親都是將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能不自重嗎？”淳化元年，宰相呂蒙正又上奏，要求班次在諸王之下，皇帝下詔不允許。三年十一月己亥，元僖早入朝，剛在殿廡中坐下，覺得體內不舒服，直接回府。皇帝立即親臨探視，病情已危急，皇上叫他還能答應，頃刻就死去。皇上哭得很悲慟，停止朝會五天，追贈皇太子，謚號恭孝。

元僖外表雄武剛毅，沉默寡言，治理京城五年，政事沒有過失。去世時，皇上追念不已，悲傷哭泣整夜不眠，寫了《思亡子詩》給近臣看。

不久，有人說元僖被愛妾張氏迷惑，張氏非常專斷，拷打婢僕有至死的，而元僖不知道。張氏又在都城西佛寺招魂安葬她的父母，超越規定。皇上很生氣，派昭宣使王繼恩審問，張氏上吊而死。左右親吏全部處以杖刑并停免官職，毀掉張氏父母墳墓，親屬都被流放。開封府判官、右諫議大夫呂端，推官、職方員外郎陳載，都因輔佐有過獲罪，呂端被貶爲衛尉少卿，陳載爲殿中侍御史。許王府諮議、工部郎中趙令圖，侍講、庫部員外郎閻象，都因輔導無功獲罪，削兩級免職。下詔停止冊封典禮，用一品儀仗安葬。真宗繼位，下詔內外稱太子之號。乾興初年，改謚號。無子，仁宗時，下詔把允成子宗保過繼昭成太子爲孫。

宗保生二歲，母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留與處。宗保七歲，授左侍禁，帝親爲巾其首。久之，歸本宮，詔朔望出入禁省。累官代州防禦使，襲封燕國公。性仁恕，主藏吏盜米至千斛，貰不問。嘗書“忍”字於座右以爲戒。熙寧七年卒。神宗臨奠，其子仲鞠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帝感悼，遂優贈靜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謚恭靜。仲鞠亦好學能詩，事親居喪以孝聞。

宗保卒，子仲恕嗣，官至忠州團練使，謚純僖。子士盍嗣。

### 商王趙元份

商恭靖王元份，初名德嚴。太平興國八年出閣，改名元俊，拜同平章事，封冀王。雍熙三年，改今名，加兼侍中、威武軍節度使，進封越王。淳化中，兼領建寧軍，改鎮寧海、鎮東。真宗即位，加中書令，徙鎮永興、鳳翔，改王雍。永熙復土，爲山陵使，拜太傅。真宗北征，爲東京留守。薨年三十七，贈太師、尚書令、鄆王。改陳王，又改潤王。治平中，封魯王。

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如，娶崇儀使李漢斌之女。李悍妒慘酷，宮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上每有恩賜，詔令均給，李盡取之。及元份卧病，上親臨問，見左右無侍者，因輟官人爲主湯劑。初，太宗崩，戚里皆赴禁中，朝晡臨，李多稱疾不至。元份生日，李以衣服器用爲壽，皆飾以龍鳳。居元份喪，無戚容，而有謗上之語。上盡知其所爲，以元份故優容之。及是，復不欲顯究其罪狀，止削國封，置之別所。元份子三人：長允寧；次允懷，改允中，早卒；次則漢王允讓也。

宗保兩歲時，母親抱他入宮見章獻后，皇后留下他與自己住。宗保七歲，授左侍禁，皇帝親自爲他戴上頭巾。過了很長時間，讓他回到本宮，詔令初一十五出入皇宮。官至代州防禦使，襲封燕國公。性情仁慈寬厚，主藏吏盜米達千斛，免罪不問。曾寫“忍”字爲座右銘作爲警戒。熙寧七年去世。神宗親臨祭奠，兒子仲鞠哭着說：“先父小時候養在宮中，終身不表白自己。”皇帝感悼，於是優厚贈予靜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謚號恭靜。仲鞠也好學能詩，侍奉母親、爲父服喪以孝道聞名。

宗保去世，子仲恕繼承爵位，官至忠州團練使，謚號純僖。子士盍繼承爵位。

商恭靖王元份，初名德嚴。太平興國八年出宮，改名元俊，授同平章事，封冀王。雍熙三年，改今名，加授兼侍中、威武軍節度使，進封越王。淳化年間，兼領建寧軍，改鎮寧海、鎮東。真宗即位，加授中書令，改鎮永興、鳳翔，改封雍王。永熙復土，任山陵使，授太傅。真宗北征，任東京留守。去世時三十七歲，追贈太師、尚書令、鄆王。改封陳王，又改封潤王。治平年間，封魯王。

元份爲人寬厚，言行舉止合乎禮度，身材魁梧，容貌俊美，娶崇儀使李漢斌之女。李氏凶悍嫉妒殘酷，宮中女婢稍不如她意，肯定遭到鞭杖拷打，有的被打死。皇上每次有恩賜時，詔令平均分配，李氏全部留下。當元份生病卧床不起時，皇上親自去探視，見他左右沒有侍者，就派宮人來爲元份主管湯藥。當初，太宗去世，親戚都奔赴宮中，早晚探望，李氏多稱病不到。元份生日，李氏以衣服器用爲他祝壽，都以龍鳳裝飾。在元份喪期中，李氏沒有悲傷的神情，却有誹謗皇上的話。皇上全都知道她的所作所爲，因元份的緣故寬容她。這時，仍不想深究她的罪狀，僅削去國封，安置到別處。元份有三個兒子：長子允寧；次子允懷，改名允中，早死；三

允讓薨，以允寧子宗諤襲虢國公。至熙寧三年，以宗肅嗣封魯國公。宗肅，亦允寧子也。子仲先嗣。徽宗即位，改封魯王爲商王，詔曰：“宗室諸王追封大國，其世襲子孫尚仍舊國，甚未稱正名之意。如魯王改封商王，其子尚襲魯國之類。其令大宗正司改正。”制以寧遠軍節度使、魯國公仲先改封商國公。

#### 趙允寧

允寧字德之，性至孝，因父感疾，恍惚失常。既而嗜學，尤喜讀唐史，通知近朝典故，工虞世南楷法，真宗賜詩激勵獎賞他。又善射，嘗侍射後苑，屢破的，賜金帶器幣。初授右千牛衛將軍，四遷右武衛，歷唐州團練、潁州防禦、同州觀察使，進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武定軍節度使。景祐元年卒，贈太尉、信安郡王，謚僖簡。子宗諤、宗敏、宗孟、宗肅。

#### 趙宗諤

宗諤封虢國公，官累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豫章郡王。乞比外使相給奉，仁宗以非兼侍中，令詰主吏，宗諤上章自陳，於是御史張商英劾其招權立威等罪，坐落平章事。英宗即位，還所奪。元豐五年薨，贈太尉、韓王。太常謚榮孝，上省集議駁之，改榮恭，僕射王珪復駁之，遂謚榮思。

#### 趙宗肅

宗肅封魯國公。兄宗諤嘗亡寶器，意宗肅家人子竊之，宗肅曰：“吾廉，不足取信兄弟如此乎？”立償其直。宗諤愧不取，乃施諸僧。久之器得，宗肅不復言。元豐五年，終安化軍留後，以嘗從英宗入慶寧，優贈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北海

子就是濮王允讓。

允讓去世，由允寧子宗諤繼承虢國公。到了熙寧三年，由宗肅繼封魯國公。宗肅，也是允寧的兒子。子仲先繼承爵位。徽宗即位，改封魯王爲商王，下詔說：“宗室諸王追封大州，他們的世襲子孫還得因襲舊地，實在不符合正名之意。如魯王改封商王，其子孫還因襲魯國之類。命令大宗正司改正。”制令以寧遠軍節度使、魯國公仲先改封商國公。

允寧字德之，極爲孝順，因父親染病，精神恍惚失常。後來好學，尤其喜歡讀唐史，通曉近朝典故，工虞世南楷書，真宗賜詩激勵獎賞他。又擅長射箭，曾經在後花園陪從皇帝射箭，多次中的，皇帝賜他金帶器幣。初授右千牛衛將軍，四次升遷到右武衛，歷任唐州團練使、潁州防禦使、同州觀察使，進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武定軍節度使。景祐元年去世，追贈太尉、信安郡王，謚號僖簡。子名宗諤、宗敏、宗孟、宗肅。

宗諤封虢國公，官至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豫章郡王。要求按照使相的官品給俸祿，仁宗因他不是兼侍中，命令他詢問主管官吏，宗諤上章陳述自己的意見，於是御史張商英彈劾他招權立威等罪，獲罪取消其平章事。英宗登基，歸還所免之官。元豐五年去世，追贈太尉、韓王。太常上謚號榮孝，上省集合衆議表示反對，改爲榮恭，僕射王珪又加以反駁，於是定謚號榮思。

宗肅封魯國公。兄宗諤曾丟失了寶器，以爲是宗肅家人的兒子偷去，宗肅說：“我是清白的，不足以取得兄弟的信任到這種地步嗎？”立即按價償還。宗諤因羞愧不要，施捨了僧人。過了很長時間找到了寶器，宗肅不再提及此事。元豐五年，以安化軍留後去世，因曾經隨英宗入慶寧，優厚追贈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北海

郡王。

### 趙宗敏

宗敏終右千牛衛大將軍、文州刺史，贈越州觀察使、會稽侯。頗涉書傳。緣郊恩建請封所生母范氏，宗室子得封所生母，自宗敏始。

### 越王趙元傑

越文惠王元傑字明哲，初名德和。太平興國八年出閣，改名。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益王。端拱初，加兼侍中、成都尹、劍南東西川節度。淳化中，徙封吳王，領揚潤大都督府長史、淮南鎮江軍節度使。至道二年，改揚州大都督、淮南忠正軍節度使。真宗即位，授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徐州大都督、武寧泰寧等軍節度使，改封兗王。咸平中，再郊祀，皆爲終獻，加守太保。六年七月暴薨，年三十二。

元傑穎悟好學，善屬詞，工草、隸、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爲亭榭游息之所。嘗作假山，既成，置酒召僚屬觀之。翊善姚坦獨俯首不視，元傑強之，坦曰：“坦見血山，安得假山。”言州縣鞭撻微民，以取租稅，假山實租稅所爲耳。語見《姚坦傳》中。

及薨，真宗聞之震悼，不俟旦，步及中禁門，乃乘輦臨視，哀動左右，廢朝五日。贈太尉、尚書令，追封安王，謚文惠，後改邢王，後改陳王。無子。仁宗以恭憲王之孫、允言子宗望爲之後。

### 趙宗望

宗望字子國，終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贈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留後、高密郡公。仁宗嘗御延和殿試宗子書，以宗望爲第一；又常獻所爲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塗金紋羅御書

王。

宗敏以右千牛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去世，追贈越州觀察使、會稽侯。對書傳多所涉獵。因郊恩申請封生母范氏，宗室子得以封生母，是從宗敏開始的。

越文惠王元傑字明哲，初名德和。太平興國八年出宮，改名。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益王。端拱初年，加授兼侍中、成都尹、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淳化年間，升封吳王，領揚潤大都督府長史、淮南鎮江軍節度使。至道二年，改授揚州大都督、淮南忠正軍節度使。真宗登位，授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徐州大都督、武寧泰寧等軍節度使，改封兗王。咸平年間，兩次郊祀，都得以爲終獻官，加守太保。六年七月暴死，年三十二歲。

元傑聰慧好學，擅長作詞，工草、隸、飛白書，建樓藏書兩萬卷，同時修建亭榭作爲游覽休息之所。曾經造假山，完工後，擺酒招來僚屬參觀。翊善姚坦獨自低頭不看，元傑強迫他，姚坦說：“我但見血山，豈有假山。”意思是說州縣鞭撻百姓，以獲取租稅，假山實際是用租稅建造起來的。此言見本書《姚坦傳》中。

元傑去世時，真宗聽說後既震驚又悲痛，不等天亮，步行到中禁門，然後乘輦去探視，哀傷感動了左右的人，停止朝會五天。追贈太尉、尚書令，追封安王，謚號文惠，後來改封邢王，之後改封陳王。無子。仁宗以恭憲王之孫、允言之子宗望爲他的後代。

宗望字子國，去世時任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追贈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留後、高密郡公。仁宗曾經到延和殿考試宗子書法，以宗望爲第一；又常獻所作的文章，皇上賜他國子監書，同時把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四字賜給他。



“好學樂善”四字賜之。即所居建御書閣，帝爲題其榜。

子仲郃嗣。熙寧三年，與商恭靖王孫宗肅等同日封陳國公。官至陳州觀察使。卒，謚良僖。

子士關嗣。父卒，徒行護喪數百里，路人嗟惻。卒，贈陳州觀察使。徽宗即位，改封陳王爲越王。

### 鎮王趙元偃 趙允弼

鎮恭懿王元偃字希道。端拱元年出閣，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徐國公。至道二年，拜洪州都督、鎮南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彭城郡王。俄加檢校太傅，改鎮靜難、彰化，進封寧王。郊祀、東封，悉爲亞獻，禮成，授檢校太尉兼侍中、護國鎮國等軍節度。

三年，文武官詣闕請祠后土，元偃以領節帥亦奏章以請，詔許之。將行，命爲河、華管内橋道頓遞使。明年，車駕入境，元偃奏方物、酒饌、金帛、茗藥爲貢，儀物甚盛。至河中，與判府陳堯叟分導乘輿度蒲津橋。上登鄴丘亭，目元偃曰：“橋道頓置嚴謹，爾之力也。”元偃頓首謝。及還，加中書令，領成德、安國等軍節度，改封相王。五年，加守太傅。

真宗自即位以來，屢以學術勸宗子。元偃首冠藩戚，益自修勵，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相曰：“朕每戒宗子作詩習射，如聞頗精習，將臨觀焉。”因幸元偃邸第，宴從官，官僚畢會，賦七言詩。元偃奉觴上壽，賜襲衣、金帶、器幣、緡錢，又與宗室射于西南亭。日晡，從官退，上獨以中官從，幸元偃、元儼宮，復宴元偃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六年，進位太尉。

八年七月，以榮王宮火，徙元偃

在靠近居住的地方建御書閣，皇帝爲他題寫匾額。

子仲郃繼承。熙寧三年，與商恭靖王孫宗肅等人同日封陳國公。官至陳州觀察使。去世，謚良僖。

子士關繼承。父親去世，步行護送遺體數百里，路人感嘆同情。去世，追贈陳州觀察使。徽宗即位，改封陳王爲越王。

鎮恭懿王元偃字希道。端拱元年出宮，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徐國公。至道二年，授洪州都督、鎮南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授同平章事，封彭城郡王。不久加授檢校太傅，改鎮靜難、彰化，進封寧王。郊祀、東封，都任亞獻，禮成，授檢校太尉兼侍中、護國鎮國等軍節度使。

三年，文武官上朝請求祭地神，元偃以領節帥的身份也奏章請求，皇帝下詔允許。將要出發，任命他爲河、華管内橋道頓遞使。第二年，皇帝入境，元偃獻上方物、酒饌、金帛、茗藥作爲貢品，儀物非常豐盛。到了河中，與判府陳堯叟分別引導乘輿過蒲津橋。皇上登鄴丘亭，看着元偃說：“橋道建得嚴謹，是你盡力的結果。”元偃叩頭謝恩。回來後，加授中書令，領成德、安國等軍節度使，改封相王。五年，加守太傅。

真宗從即位以來，多次以學問勉勵宗子。元偃在藩戚中位居第一，自己愈加努力研習，皇上每次作詩，一定令他唱和。一天，對宰相說：“朕常告誡宗子作詩練射箭，如果知道有誰非常精熟，將親臨觀看。”於是到元偃邸第，設宴招待從官，官僚全部聚在一起，賦七言詩。元偃舉杯爲皇上祝賀，皇上賜他襲衣、金帶、器幣、緡錢，又同宗室在西南亭射箭。天黑時，從官退下，皇上僅讓中官跟從，到元偃、元儼宮，又在元偃宮設宴，如同家人禮節，夜裏二鼓時結束。六年，升太尉。

八年七月，因榮王宮失火，把元偃宮遷到景

官於景龍門外，車駕臨幸。是冬，加兼尚書令。天禧元年二月，換成德、鎮寧二鎮，進封徐王。二年春，宮邸遺燼，燔舍數區，元偓驚悸，暴中風眩薨，年四十二。帝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師、尚書令、鄧王，賜謚恭懿。

元偓姿表偉異，厚重寡言，曉音律。後改封密王，又改王蘇。治平中，追封韓王。

子允弼，八歲召入禁中，令皇子致拜，允弼不敢當。御樓觀酺，得與皇子并坐。皇子即位，是為仁宗。允弼累遷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判大宗正事，封北海郡王。英宗時，拜中書令，徙王東平。神宗即位，拜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朝朔望。熙寧二年，丁母憂，悲痛不勝喪，固辭起復。母葬有日而允弼病篤，願諸子以不得終大事為恨。薨，帝臨哭之慟，輟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相王，謚孝定。

允弼性端重，時然後言。諸官增學官員，允弼已貴，猶日至講席，延伴讀官讀《孟子》一節。領宗正三十年，與濮安懿王共事，相友愛，為宗屬推敬。

子宗績，襲祖恭懿王封為韓國公。卒，贈南康郡王，謚良孝。

#### 趙宗景

宗績弟宗景，以相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神宗以其父允弼司宗久，故復選用之。宗景事母孝，居喪如不能勝。居第火冒，急赴家廟，不恤其他，火亦不為害。元祐中，累遷彰德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封濟陰郡王。宗景喪其夫人，將以妾繼室，先出之於外，而托為良家女且納焉。坐奪開府，既而還之。紹聖四

龍門外，皇帝前往。當年冬，加授兼尚書令。天禧元年二月，改授成德、鎮寧二鎮，進封徐王。二年春，宮邸遺留殘火燒了數間房屋，元偓驚悸，得風眩病暴亡，年四十二歲。皇帝親臨哭祭，停止朝會五天，追贈太師、尚書令、鄧王，賜謚號恭懿。

元偓身材魁梧高大，厚重寡言，通曉音律。後來改封密王，又改封蘇王。治平年間，追封韓王。

子名允弼，八歲召入宮中，讓皇子拜他，允弼不敢當。御樓觀看酺宴，得與皇子并排就座。皇子即位，就是仁宗。允弼多次升遷至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判大宗正事，封北海郡王。英宗時，授中書令，改封東平郡王。神宗即位，授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初一十五時朝見皇上。熙寧二年，服母喪，悲痛至極，堅決推辭復官。母葬一段時間後允弼病重，環視諸子以不能完成大事為恨。去世，皇帝親臨哭得十分悲傷，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相王，謚號孝定。

允弼性情端重，適時而言。各官增學官員，允弼已經顯貴，仍然每天到講席，請伴讀官讀《孟子》一節。領宗正三十年，與濮安懿王共事，互相友愛，為宗屬所推重。

子宗績，繼承祖父恭懿王被封為韓國公。去世，追贈南康郡王，謚號良孝。

宗績弟宗景，以相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神宗因他的父親允弼主管大宗正事時間長，所以又選用了他。宗景侍奉母親有孝道，服喪時就像經不起悲傷。宅第着火，宗景急忙奔赴家廟，不顧慮其他，火沒造成損害。元祐年間，官升到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封濟陰郡王。宗景死了夫人，想要以妾做繼室，先把她送出宮外，而後假托是良家女并娶了她。因罪免去開府官職，不久歸還。紹聖四年去世，享年六

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師、循王，謚曰思。

宗續既卒，子仲麋嗣，自平川節度使徙劍南西川。徽宗改封韓王爲鎮王。

### 楚王趙元偁

楚恭惠王 元偁字令聞，七歲授檢校太保、右衛上將軍、涇國公。久之，領鄂州都督、武昌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安定郡王，進檢校太傅。景德二年，郊祀，遷宣德、保寧兩鎮，進封舒王。大中祥符初，封泰山，加檢校太尉兼侍中，移平江、鎮江軍。從祀汾陰，加兼中書令，改鎮南、寧國軍節度使。五年，拜太保。自景德後，每有大事，皆爲終獻。

元偁體素羸多病，上幸真源，時已被疾，懇求扈從。至鹿邑疾甚，肩輿先歸。車駕還，臨問數四。七年，薨，年三十四。廢朝五日，贈太尉、尚書令，追封曹王，謚恭惠。後改封華王、蔡王。有集三卷、筆札一卷，上爲製序，藏之秘閣。子允則，官至右千牛衛大將軍卒。

先是，諸王子授官，即爲諸衛將軍，餘以父官及族屬親疏差等。天禧元年，令宗正卿趙安仁議爲定制。安仁請以宣祖、太祖、太宗孫初蔭授將軍，曾孫授右侍禁，玄孫授右班殿直，內父爵高者聽從高蔭，其事緣特旨者不以爲例。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參定行之。

允則無子，以平陽懿恭王之子宗達爲後。熙寧三年，襲封蔡國公。鄰家失火，盜因爲奸，竊宗達所服帶，既而得之，且知其主名，貸不問。浚井得鉞，復投之。官累武信軍留後。薨，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十六歲，追贈太師、循王，謚號思。

宗續去世以後，子仲麋繼承，從平川節度使改到劍南西川。徽宗時改封韓王爲鎮王。

楚恭惠王 元偁字令聞，七歲授檢校太保、右衛上將軍、涇國公。過了很長時間，領鄂州都督、武昌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授同平章事、安定郡王，進檢校太傅。景德二年，郊祀，升宣德、保寧兩鎮，進封舒王。大中祥符初年，東封泰山時，加授檢校太尉兼侍中，改平江、鎮江軍。隨從皇帝祭祀汾陰，加授兼中書令，改授鎮南、寧國軍節度使。五年，授太保。從景德以後，每當有大事時，都是終獻。

元偁身體羸弱多病，皇上到真源，當時他已患病，懇求跟從皇帝。至鹿邑病情加重，乘肩輿先回去。皇帝回京，多次親臨探問病情。七年，去世，年三十四歲。停止朝會五天，追贈太尉、尚書令，追封曹王，謚號叫恭惠。後來改封華王、蔡王。有文集三卷、筆札一卷，皇上爲他作序，藏在秘閣。子允則，官至右千牛衛大將軍去世。

在此之前，各王子初授官，即授諸衛將軍，其餘的按照父官及親疏分別授予不同官職。天禧元年，命令宗正卿趙安仁奏議成爲定制。安仁請求以宣祖、太祖、太宗孫初蔭授將軍，曾孫授右侍禁，玄孫授右班殿直，內父爵高者聽從高蔭，職事由特旨決定的不算在內。皇帝下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參定實行。

允則無子，以平陽懿恭王之子宗達爲後。熙寧三年，繼封蔡國公。鄰居家中失火，盜賊乘機作惡，偷去宗達的佩帶，不久找到，并且知道主謀的名字，寬免不問。挖井得錢，又投入井中。官至武信軍留後。去世，追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子仲約繼承爵位。徽宗

司、高密郡王。子仲約嗣。徽宗即位，改封蔡王爲楚王。

### 周王趙元儼

周恭肅王元儼，少奇穎，太宗特愛之。每朝會宴集，多侍左右。帝不欲元儼早出宮，期以年二十始就封，故宮中稱爲“二十八太保”，蓋元儼於兄弟中行第八也。

真宗即位，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曹國公。明年，爲平海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太傅，封廣陵郡王。封泰山，改昭武、安德軍節度使，進封榮王；祀汾陰，加兼侍中，改鎮安靜、武信，加檢校太尉；祠太清宮，加兼中書令。坐侍婢縱火，延燔禁中，奪武信節，降封端王，出居故駙馬都尉石保吉第。每見帝，痛自引過，帝憫憐之。尋加鎮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彭王，進太保。仁宗爲皇子，加太傅。歷橫海永清保平定國節度、陝州大都督，改通王、涇王。仁宗即位，拜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徙節鎮安、忠武，封定王，賜贊拜不名，又賜詔書不名。天聖七年，封鎮王，又賜劍履上殿。明道初，拜太師，換河陽三城、武成節度，封孟王，改永興鳳翔、京兆尹，封荆王，遷雍州、鳳翔牧。景祐二年大封拜宗室，授荆南、淮南節度大使，行荊州、揚州牧，仍賜入朝不趨。

元儼廣額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母喪，哀戚過人。平生寡嗜欲，惟喜聚書，好爲文詞，頗善二王書，工飛白。

仁宗冲年即位，章獻皇后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深自

即位，改封蔡王爲楚王。

周恭肅王元儼，小時候異常聰明，太宗特別喜愛他。每次朝會宴聚，多侍奉左右。皇帝不願元儼早出宮，約定他二十歲開始受封，所以宮中稱他爲“二十八太保”，因爲元儼在兄弟中排行第八。

真宗即位，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曹國公。第二年，任平海軍節度使，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授檢校太傅，封廣陵郡王。東封泰山時，改授昭武、安德軍節度使，進封榮王；祭祀汾陰時，加授兼侍中，改鎮安靜、武信，加授檢校太尉；祭祀太清宮時，加授兼中書令。因侍婢縱火，蔓延燒到宮中而獲罪，取消武信符節，降封端王，出宮住在原駙馬都尉石保吉宅第。每次見皇帝，自己痛認過失，皇帝憐憫他。不久加授鎮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彭王，進太保。仁宗爲皇子，加授太傅。歷任橫海永清保平定國節度使、陝州大都督，改封通王、涇王。仁宗即位，授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轉任鎮安、忠武節度使，封定王，賜贊拜時不稱名，又賜詔書不稱名。天聖七年，封鎮王，又賜他佩劍穿履上殿。明道初年，授太師，換任河陽三城、武成節度使，封孟王，改授永興鳳翔、京兆尹，封荆王，改任雍州、鳳翔牧。景祐二年大封宗室，授荆南、淮南節度大使，行荊州、揚州牧，賜他入朝時可以不快走。

元儼寬額大頰，嚴肅剛毅而不可犯，全國敬畏他，名聞外國。侍奉母親王德妃有孝道，妃每次有病，元儼親自侍候她用藥，早晚盥潔焚香祈禱，以至於憂慮不吃東西。母親去世，哀傷過人。平生嗜好少，惟獨喜歡藏書籍，好作文詞，很擅長二王書法，工飛白。

仁宗年少即位，章獻皇后臨朝聽政，元儼自以爲位尊望重，恐怕被太后猜忌，深自隱晦。於

沉晦。因闔門却絕人事，故謬語陽狂，不復預朝謁。及太后崩，仁宗親政，益加尊寵，凡有請報可，必手書謝牘。方陝西用兵，上所給公用錢歲五十萬以助邊費，帝不欲拒之，聽入其半。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爲。”聞者畏其言。

慶曆三年冬，大雨雪，木冰，陳、楚之地尤甚。占者曰：“憂在大臣。”既而元儼病甚。上憂形于色，親至卧內，手調藥，屏人與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固辭不受，曰：“臣羸憊且死，將重費家國矣。”帝爲嗟泣。明年正月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州牧、燕王，謚恭肅。比葬，三臨其喪。詔以元儼墨迹及所爲詩分賜宰臣，餘藏秘閣。

子十三人：允熙、允良、允迪、允初，餘皆早卒。熙寧中，以允良子宗絳嗣封吳國公。徽宗改封吳王爲周王。

#### 趙允熙 趙允良

允熙終右監門衛將軍、滁州刺史，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允良歷五節度，領寧海、平江兩軍，封華原郡王，改襄陽，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至太保、中書令。好酣寢，以日爲夜，由是一官之人皆晝睡夕興。薨，贈定王，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謚曰榮易。

#### 趙允迪

允迪累官耀州觀察使。居父喪不哀，又嘗官中爲優戲，爲妻昭國夫人錢氏所告。制降右監門衛大將軍，絕朝謁，錢氏亦度爲洞真道士。

#### 趙允初

允初，初名允宗，勤於朝會，雖風雨不廢。未嘗問財物厚薄，惟誦佛

是閉門與人斷絕往來，故意亂語裝瘋，不再參加朝見。太后去世，仁宗親自執政，更加尊寵，凡是請求得到同意，一定手書謝恩。正當陝西用兵，獻上每年所發給的公用錢五十萬資助邊費，皇帝不想拒絕他，聽任他上交一半。曾問翊善王渙說：“元昊平定了沒有？”回答說：“還沒有。”他說：“這樣的話，要宰相做什麼。”聽說此事的人都感到畏懼。

慶曆三年冬，天降大雪，樹木結冰，陳、楚之地尤其嚴重。占卜者說：“憂在大臣。”不久元儼病重。皇上憂形於色，親自到元儼卧室內，親手調藥，屏退旁人與他交談很久，他回答的多是忠言。皇上賜他白金五千兩，堅決推辭不要，說：“臣得病將死，要大破費國家了。”皇帝爲他嘆息哭泣。第二年正月去世，追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州牧、燕王，謚號恭肅。安葬時，三次臨視哀悼。下詔把元儼墨迹及所作的詩分別賜給大臣，餘下的藏在秘閣。

子十三人：允熙、允良、允迪、允初，其餘的都早死。熙寧年間，由允良子宗絳嗣封吳國公。徽宗改封吳王爲周王。

允熙官至右監門衛將軍、滁州刺史，追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允良歷任五地節度使，領寧海、平江兩軍，封華原郡王，改封襄陽，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升到太保、中書令。好酣睡，以日爲夜，因此一官之人都白天睡覺，晚上起來。去世，追贈定王，有關部門因他顛倒晝夜，上謚號榮易。

允迪官至耀州觀察使。服父喪不悲傷，又曾在宮中做優戲，被妻昭國夫人錢氏告發。下令降爲右監門衛大將軍，禁止朝見，錢氏也出家爲洞真道士。

允初，初名允宗，勤於朝會，風雨無阻。從不過問財物厚薄，惟知誦讀佛經，人們認爲他不

書，人以為不慧。累遷寧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治平元年卒，贈中書令、博平郡王。無子。英宗臨奠，以允初後事屬其兄允良，乃以允成孫仲連為之後。

#### 崇王趙元億

崇王元億，早亡，追賜名，封代國公。治平中，封安定郡王。徽宗即位，加封崇王。

真宗六子：長溫王禔，次悼獻太子祐，次昌王祗，次信王祉，次欽王祈，次仁宗。禔、祗、祈皆蚤亡，徽宗賜名追封。

#### 悼獻太子趙祐

悼獻太子祐，母曰章穆皇后。咸平初，封信國公。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賜諡悼獻。仁宗即位，贈太尉、中書令。明道二年，追冊皇太子。

仁宗三子：長楊王昉，次雍王趙昕，次荆王曦，皆早亡。徽宗時改封。

#### 濮王趙允讓

濮安懿王允讓字益之，商王元份之子也。天資渾厚，外莊內寬，喜怒不形於色。始為右千牛衛將軍。周王祐薨，真宗以綠車旄節迎養于禁中。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官衛州刺史。仁宗即位，授汝州防禦使，累拜寧江軍節度使。上建睦親宅，命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人莫不畏服焉。慶曆四年，封汝南郡王，拜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司。嘉祐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諡安

聰明。多次升遷至寧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治平元年去世，追贈中書令、博平郡王。無子。英宗親臨祭奠，把允初後事托付他的哥哥允良，然後以允成孫仲連為他的後代。

崇王元億，早死，追贈名，封代國公。治平年間，封安定郡王。徽宗即位，加封崇王。

真宗六子：長子溫王趙禔，次悼獻太子趙祐，次昌王趙祗，次信王趙祉，次欽王趙祈，次仁宗。趙禔、趙祗、趙祈都早死，徽宗賜名追封。

悼獻太子趙祐，母親是章穆皇后。咸平初年，封信國公。生下來九年就死了，追封周王，賜諡號悼獻。仁宗即位，追贈太尉、中書令。明道二年，追冊為皇太子。

仁宗三子：長子楊王趙昉，次子雍王趙昕，次子荆王趙曦，都早死。徽宗時改封。

濮安懿王允讓字益之，是商王元份之子。天資淳厚，外表莊重心胸寬闊，喜怒不形於色。開始任右千牛衛將軍。周王趙祐死後，真宗以綠車旄節把他接來養在宮中。仁宗出生，用簫韶部樂送他回府邸。官任衛州刺史。仁宗即位，授汝州防禦使，直到授寧江軍節度使。皇上建睦親宅，命他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者，以善意勉勵他上進，如果不聽從教誨，就勸告他，直到不改變，纔正他的罪，所以人沒有不畏服他的。慶曆四年，封汝南郡王，授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司。嘉祐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諡號安懿。仁宗在位很長時間無子，就以王第十三子宗實為皇子。仁宗去

懿。仁宗在位久無子，乃以王第十三子宗實爲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爲英宗。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

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謂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

況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

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并封太夫人，考之古今

世，皇子即位，就是英宗。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上奏：請下令有關部門商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皇帝下詔須兩周年祭禮後再商議。

二年，下詔禮官與待制上奏議。翰林學士王珪等上奏說：

謹按《儀禮·喪服》：“成爲別人後嗣的人”《傳》說：“爲什麼要服喪三年呢？因爲承重之人一定要服最重之喪。”“爲所嗣者祖父母妻，妻的父母兄弟，兄弟之子如自己之子。”是說都如親生子。又“爲人後者爲他的父母”《傳》說：“爲什麼服喪一年呢？因爲不能有重服斬衰之喪的關係，爲大宗承繼主持宗廟祭祀，爲小宗降低服喪。”“出嗣之子爲同父的兄弟”《傳》說：“爲什麼是大功喪呢？出嗣之子降低自己兄弟的服喪。”

先王喪禮，父母不能有兩個，如果恭愛之心分給親生父母，就不能對所嗣父母專心。所以秦、漢以來，帝王有從旁支入繼帝位的，有的推尊親生父母爲帝后，都被當時所非議，被後世所議論，臣等不敢引用爲我朝所效法。

況且前代入繼的帝王，多數是皇帝去世之後，策立的計謀有的出自臣下，不像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慮宗廟之重，敬承天地之意，在衆多宗室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承帝位，光有天下。

濮安懿王雖然與陛下有天性之親，養育之恩，但是陛下之所以能居天子之位，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都是先帝的恩德。臣等認爲濮王應當依照先朝封贈期親尊屬舊例，位尊高官大州，譙國、襄國、仙遊一同封太夫人，考查古今爲合適的稱號。

爲宜稱。

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安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

中書又奏：“《禮》與《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議稱濮王爲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

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又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爲便。”自是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脩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

既而內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并稱后。”

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

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誨等所列，大抵以爲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塋爲園”，即追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閤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而濮議亦寢。至神宗元豐二年，詔以濮安懿王三夫人可并稱王夫人云。

於是中書省上奏：王珪等所提出的建議，沒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稱名與否？王珪等建議：“濮安是仁宗的哥哥，皇帝應稱他皇伯而不稱名，一如楚王、涇王舊例。”

中書省又奏：“《禮》與《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對繼父母、親生父母都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都稱父親爲皇考。現在王珪等奏議稱濮王爲皇伯，在典法禮儀上没有依據，請下達尚書省，會集三省、御史臺議奏。”

正要商議時皇太后手詔責問宰相，於是皇帝下詔說：“如果集議不一致，暫時應停止商議，命令有關官吏博求古禮上報。”禮官范鎮等人又上奏：“漢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排列昭穆，都不是陛下聖明所效法的，應如前議比較合宜。”從此御史呂誨等彈劾歐陽脩首先提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有附會不正之罪，請求采用王珪等人的建議。

不久宮內出皇太后手詔說：“我聽說群臣議請皇帝尊封濮安懿王，至今不見施行。我翻閱前史，纔知道自有舊例。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都稱后。”

事剛要實行，英宗當天下手詔說：“稱親之禮，謹遵慈母教訓；追封尊號，怎能够輕易擔當。想要以塋爲園，在園立廟，使王之子孫主奉祭供之事。”

第二天，呂誨等人因論列彈劾不被採納，繳納御史敕告，在家中等待處分。呂誨等所說的，大抵認爲前詔稱“暫且停止集議”，後詔又稱“暫且想以塋爲園”，即還有追封尊號的意思。英宗命令閤門把敕告駁還。呂誨等人極力辭去臺職。呂誨等出朝外任後，濮議也就止息。神宗元豐二年，皇帝下詔濮安懿王三夫人可以并稱王夫人。



## 趙宗懿 趙宗樸

王二十八子。長宗懿，英宗時爲宿州團練使，封和國公。神宗以宗懿濮安懿王元子，追封舒王。子仲鸞，常州防禦使。父薨，諸子皆進官，獨不忍受。喜翰墨，樂施與，九族稱賢。卒，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國公，謚曰良。仲鸞弟仲汾，幼喜書史，一讀成誦。居父喪，鄰於毀瘠。卒官萊州防禦使，贈昭化軍節度使、榮國公。

次宗樸，爲隴州防禦使，封岐國公。宗樸與英宗友愛。初，詔英宗入居慶寧宮，固辭，宗樸率近屬敦勸，乃入。治平中，建濮王園廟，宗樸遂拜彰德軍節度使，封濮國公，奉王後。神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兼侍中，進封濮陽郡王。薨，贈太師、中書令，追封定王，謚僖穆。子仲佺，父歿，不食者數日。母葬時，天大雪，步泥中扶翼，道路嘆惻。以潤州觀察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宗樸既薨，宗誼襲封。官至昭化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贈太師、中書令、廣陵郡王，謚莊孝。

## 趙宗暉

宗暉，元豐中，以淮康軍節度使襲濮國公。安懿王及三夫人改祔，命爲誌并題神主，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進嗣濮王。哲宗立，改鎮南節度使、檢校司徒。紹聖元年薨，年六十七，贈太師，追封懷王，謚榮穆。子仲璲。先是，濮國嗣王四孟詣洛享園廟，以河南府縣官充亞、終獻。宗暉之襲封也，神宗始命以其子爲之，仲璲遂以終獻侍祠，凡十餘年。父喪，哀痛不能勝，纔服除而卒。官右監門衛大將軍、合州刺

史。王二十八子。長子宗懿，英宗時任宿州團練使，封和國公。神宗因宗懿是濮安懿王長子，追封舒王。子名仲鸞，常州防禦使。父親去世，衆子都進官，惟獨他不忍心接受。喜愛翰墨，樂於施與，九族稱賢。去世，追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國公，謚號叫良。仲鸞弟名叫仲汾，小時候喜歡書史，一讀成誦。居父喪，幾乎是形銷骨立。去世時官任萊州防禦使，追贈昭化軍節度使、榮國公。

次子宗樸，任隴州防禦使，封岐國公。宗樸與英宗友愛。當初，詔令英宗入居慶寧宮，英宗堅持不去，宗樸帶着近親敦促勸說，纔入宮。治平年間，建濮王園廟，於是宗樸授彰德軍節度使，封濮國公，奉命爲王的後代。神宗即位，加授同平章事兼侍中，進封濮陽郡王。去世，追贈太師、中書令，追封定王，謚號僖穆。子名仲佺，父親去世，好多天不吃東西。母親下葬時，下大雪，走在泥中扶翼，路人爲此感嘆同情。以潤州觀察使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宗樸去世後，宗誼繼承封賜。官至昭化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去世，追贈太師、中書令、廣陵郡王，謚號莊孝。

宗暉，元豐年間，以淮康軍節度使繼封濮國公。濮安懿王及三夫人改爲附祭，命他寫墓志并題寫神位牌，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升嗣濮王。哲宗繼位，改授鎮南節度使、檢校司徒。紹聖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追贈太師，追封懷王，謚號榮穆。子名仲璲。在此之前，濮國嗣王四季第一個月到洛祭祀園廟，以河南府縣官充亞、終獻。宗暉襲封濮國公後，神宗纔命令由他兒子擔任祭祀之職，仲璲就以終獻侍奉祠事，共十多年。父親去世，哀痛不能承受，纔除服就去世。官至右監門衛大將軍、合州刺

史。

#### 趙宗晟

宗晟，紹聖元年六月，以武安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加檢校司徒，嗣濮王。明年三月薨，年六十五，贈太師、昌王，謚端孝。宗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將郊而雨，或議改禘享，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帝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係天下之望，世稱其忠。

#### 趙宗愈

宗晟薨，哲宗紹聖二年四月，宗愈以鎮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嗣封。故事嗣王以四時詣祠所，宗愈方屬疾，或曰不可以暑行，曰：“吾身主祀而不往，非禮也。”強輿以行，疾遂亟。是年八月薨，年六十五，贈太師，追封襄王，謚恭憲。

#### 趙宗綽

宗綽嗣，官至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司徒。紹聖三年二月薨，年六十二，贈太師，追封榮王，謚孝靖。

#### 趙宗楚

宗楚，累拜武勝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南陽郡王。紹聖三年三月，以檢校司徒改武昌節度使，嗣濮王。既嗣爵，當詣園薦獻，會疾，以弟宗漢代行，嘆曰：“不能親奉簞豆，饗我先王，而浮食厚祿，安乎！”請以爵授弟，不許。四年六月薨，贈太師、惠王，謚僖節。

#### 趙宗祐

宗祐克己自約，蕭然若寒士，好讀書，尤喜學《易》。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為

宗晟，紹聖元年六月，以武安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加授檢校司徒，嗣濮王。第二年三月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師、昌王，謚號端孝。宗晟愛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表示贊許，把國子監書給他以增加數量。治平年間將要祀天時下雨，有人提議改為禘祭，英宗徵求宗晟的意見，宗晟回答說：“陛下初次郊祀拜上天，是盛禮，怎應改變占卜選定的日期。至誠感動神靈，在於陛下是否精誠。”皇帝贊賞并採納。等祭天時，雨過天晴。皇帝多次患病，宗晟密請早立皇儲，以繫天下人的期望，世人稱贊他的忠誠。

宗晟去世，哲宗紹聖二年四月，宗愈以鎮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繼承封賜。按舊例嗣王四季到祠廟祭供，宗愈正好患病，有人說不可以暑天動身，他說：“我主管祭祀而不去，是不合禮法的。”勉強乘輿前往，病情於是加重。當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師，追封襄王，謚號恭憲。

宗綽繼承，官至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司徒。紹聖三年二月去世，享年六十二歲，追贈太師，追封榮王，謚號孝靖。

宗楚，多次升官至武勝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南陽郡王。紹聖三年三月，以檢校司徒改授武昌節度使，嗣濮王。繼承後，應當到園中祭祀先王，正趕上生病，由弟宗漢代行，他感嘆道：“不能親自敬奉酒食，祭供我的先王，而空食厚祿，心裏不安啊！”請求把爵位授給弟弟，不允許。四年六月去世，追贈太師、惠王，謚號僖節。

宗祐克己節儉，超脫如寒士，好讀書，尤其喜學《易》。嘉祐年間，伯父允初未立後嗣，都推崇宗祐的賢德，皇帝下詔以宗祐為允初後代，

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爲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累遷清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乘城郡王。紹聖四年八月，加檢校司徒，嗣濮王。時已病，當祠園廟，不肯移疾，自秋涉冬連往來。元符元年春，又亟往，遂薨于祠下。贈太師，追封欽王，謚穆恪。

#### 趙宗漢

宗漢，英宗幼弟也。累拜保寧軍留後、鄴國公、東陽安康郡王。元符初，以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嗣濮王。徽宗即位，徙寧江、保平、泰寧三鎮，判大宗正事，加檢校司徒、太保、太尉。帝幸濮邸，遷其子孫官。時安懿王諸子獨宗漢在，恩禮隆腴。大觀三年八月薨，贈太師，追封景王，謚孝簡。宗漢善畫，嘗作《八雁圖》，人稱其工。仲增嗣。

#### 趙仲增

仲增，濮王孫，於屬爲長，故封。官至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政和五年九月薨，贈少師，追封簡王，謚穆孝。

#### 趙仲御

仲御，自幼不群，通經史，多識朝廷典故。居父宗晟喪，哲宗起知宗正，力辭，詔虛位以須終制。累遷鎮寧、保寧、昭信、武安節度使，封汝南、華原郡王。政和中，以檢校少傅、泰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封。天寧節遼使在廷，宰相適謁告，仲御攝事，率百僚上壽，若素習者。帝每見必加優禮，稱爲嗣王。宣和四年五月薨，年七十一，贈太傅，追封郇王，謚康孝。

宗祐哭着說：“臣不幸幼年喪父，將終身悲傷思慕，怎忍做別人的後代呢！敢以死請命。”仁宗很同情他就同意了。多次升遷授清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乘城郡王。紹聖四年八月，加授檢校司徒，嗣濮王。當時已經患病，應當祭祀園廟，不肯上書稱病，從秋到冬接連往來。元符元年春，又急速前往，於是死在祠下。追贈太師，追封欽王，謚號穆恪。

宗漢，是英宗最小的弟弟。多次升官授保寧軍留後、鄴國公、東陽安康郡王。元符初年，以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繼封濮王。徽宗即位，升寧江、保平、泰寧三鎮，判大宗正事，加授檢校司徒、太保、太尉。皇帝到濮王府邸，給他的子孫升官。當時安懿王的兒子中僅有宗漢健在，恩禮隆重。大觀三年八月去世，追贈太師，追封景王，謚號孝簡。宗漢善於繪畫，曾作《八雁圖》，人們稱贊他的畫好。仲增繼承。

仲增，濮王孫，在家族中居長，所以受封。官至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政和五年九月去世，追贈少師，追封簡王，謚號穆孝。

仲御，自幼不同凡俗，精通經史，朝廷典故知道得不少。居父宗晟喪，哲宗起用他知宗正，極力推辭，皇帝下詔虛位以等他服滿喪期。多次升遷爲鎮寧、保寧、昭信、武安節度使，封汝南、華原郡王。政和年間，以檢校少傅、泰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繼封。天寧節遼使者在廷，適逢宰相請假，由仲御代理，率領百官爲皇上祝壽，好像以前很熟練。皇帝每次召見必定給以優厚的禮遇，稱他爲嗣王。宣和四年五月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贈太傅，追封郇王，謚號康孝。

趙仲爰

仲爰嗣。徽宗即位，拜建武節度使，爲大宗正，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江夏郡王，徙節泰寧定武，檢校少保、少傅。宣和五年六月薨，年七十，贈太保，追封恭王。

仲理嗣。靖康初，爲安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

趙宗暉

嗣濮王者，英宗本生父後也。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元豐七年，封王子宗暉爲嗣濮王，世世不絕封。高宗南遷，奉濮王神主于紹興府光孝寺。

趙仲湜

仲湜字巨源，楚榮王宗輔之子，安懿王孫也，初名仲坦。熙寧十年，授右內率府副率。累遷密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保大軍承宣使。欽宗嗣位，授靖海節度使，更今名。召知大宗正事，未行，汴京失守。康王即帝位于南京，仲湜由漢上率衆徑謁。時嗣濮王仲理北遷，乃詔仲湜襲封，加開府儀同三司，歷檢校少保、少傅。紹興元年，充明堂亞獻。七年，薨，帝爲輟朝，賜其家銀帛，追封儀王，謚恭孝。仲湜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

子士從、士街、士錢、士衍、士歆。

趙士從 趙士街 趙士錢 趙士衍

士從，靖康末，爲洺州防禦使。建炎二年，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宗子。士從招潰卒置屯，奏假江、淮制置使，許之。賊李在犯楚

仲爰繼嗣。徽宗即位，授建武軍節度使，任大宗正，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江夏郡王，升任泰寧定武節度使，檢校少保、少傅。宣和五年六月去世，享年七十歲，贈太保，追封恭王。

仲理繼嗣。靖康初年，任安國軍節度使，加授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

嗣濮王，是英宗親生父親的後代。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元豐七年，封濮王子宗暉爲嗣濮王，世世不中斷受封。高宗南渡後，敬奉濮王神主於紹興府光孝寺。

仲湜字巨源，是楚榮王宗輔之子，安懿王之孫，初名仲坦。熙寧十年，授右內率府副率。多次遷升爲密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保大軍承宣使。欽宗繼位，授靖海節度使，改成今名。召入仲湜知大宗正事，還未動身，汴京失守。康王在南京即帝位，仲湜由漢上率衆徑直去拜見。當時嗣濮王仲理被北押入金，於是皇帝下詔仲湜繼封濮王，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歷任檢校少保、少傅。紹興元年，充當明堂亞獻。七年，去世，皇帝爲他停止視朝，賜他家銀帛，追封儀王，謚號恭孝。仲湜侍奉母親以孝聞名，喜歡圖史。性酷嗜珊瑚，常把玩不離手，大的一株竟以數百貫買來，高宗曾問墜落地上會怎樣，仲湜回答說：“碎了。”皇帝說：“用百姓膏血換來無用之物，朕不能容忍。”仲湜慚愧而不能回答。

子士從、士街、士錢、士衍、士歆。

士從，靖康末年，任洺州防禦使。建炎二年，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宗室子弟。士從招集散兵駐守，士奏暫時代理江、淮制置使，得到允許。賊李在進犯楚州，士從派部將乘虛偷

州，士從遣部將乘虛掩襲，徂於小勝，軍無紀律，敗績。士從移司衡、溫二州。臣僚以其弟士錢撓州縣，士從不能制，遂罷。紹興四年，遷涇、洪二州觀察使，權知濮王園令。士從乞擇利便地奉安神位，從之。六年，士街授象州防禦使，遷華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慶軍承宣使，主奉濮王祠事。初，以軍興，南班宗子權罷歲賜，至有身歿而不能殮者，士街言于朝，詔復舊制。三十年，拜安德軍節度使。典宗司凡十四年。士錢官至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隆興元年，上言：“宗司文移視官叙高下，令諤，臣兄也，位反居臣下，失尊卑叙，乞易置之。”詔可其奏。士衍，官至崇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右諫議何溥論士衍强市海舟，罷官。已而詔歸南班，奉朝請。隆興中，以邊事未寧，與士錢奏減奉給恩賞之半以助軍興。詔加獎諭。

#### 趙仲儻

仲儻，景王宗漢子也。初授右內率府副率，轉右監門衛大將軍。建炎末，授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紹興中，遷濟州，知南外宗正事。八年，加檢校少保、向德軍節度使，襲封嗣濮王。仲儻生而不慧，以次得封。入見榻前慟哭，帝驚問故，答語狂謬，帝優容之。九年，薨，上輟朝三日，追封瓊王，謚恭惠。

#### 趙士儉

士儉，安懿王曾孫也。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襲封，除崇慶軍節度使。初，仲儻薨，秦檜專政，罷襲，檜死，始封士儉。逾年薨，贈少師，追封思王，謚溫靖。

#### 趙士輅

士輅，士儉弟也。紹興二十八

襲，貪圖小勝，軍無紀律，潰敗。士從移司衡、溫二州。臣僚因他弟弟士錢干涉州縣政事，士從不能阻止，於是被罷免。紹興四年，升任涇、洪二州觀察使，權知濮王園令。士從請求選擇方便之地奉安神位，聽從了他的建議。六年，士街授象州防禦使，升任華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慶軍承宣使，主奉濮王祭祀之事。當初，因興兵，南班宗子暫且停止一年的賞賜，以致有身死而不能入殮的，士街上報朝廷，皇帝下詔恢復舊規定。三十年，授安德軍節度使。主管宗司共十四年。士錢官至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隆興元年，上書說：“宗司公文轉發要看官職等級的高低，令諤，是臣的兄長，官位反而在臣之下，失去尊卑次序，請求換過來安排。”皇帝下詔同意。士衍，官至崇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右諫議何溥告發士衍强買海船，罷了他的官。不久下詔士衍歸南班，奉朝請。隆興年間，因邊事沒有安寧，與士錢上奏要求減少俸給恩賞的一半以資助軍費。皇帝下詔表彰他們。

仲儻，是景王宗漢之子。初授右內率府副率，轉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建炎末年，授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紹興年間，升濟州，知南外宗正事。八年，加授檢校少保、向德軍節度使，繼封嗣濮王。仲儻生來就不聰明，按排輩得以封王。入宮見皇帝時在榻前慟哭，皇帝吃驚地問他原因，答語狂謬，皇帝寬容了他。九年，去世，皇上停止朝會三天，追封瓊王，謚號恭惠。

士儉，是安懿王的曾孫。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襲封，授崇慶軍節度使。當初，仲儻去世，秦檜專政，停止襲封，秦檜死後，纔封士儉。過了一年去世，追贈少師，追封思王，謚號溫靖。

士輅，是士儉的弟弟。紹興二十八年，由建

年，由建州觀察使襲封，授昭化軍節度使。初，懿王神貌奉安報恩寺西挾，屋居隘陋，士輅請別營祠堂，許之。久之，加檢校少保，累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嗣濮王居爲世業。除知大宗正事，累加三少，充醴泉觀使。淳熙七年薨，贈太傅，追封安王。

#### 趙士欽

士欽，仲湜第十一子也。由保康軍節度使襲封，加開府儀同三司，累升三少。慶元二年薨，贈太傅，追封韶王。

#### 趙不秬

不秬，安懿王玄孫也。年七十六，累轉武功郎。士欽既薨，不秬年最高，得襲封，除福州觀察使。由庶官襲封自不秬始。慶元五年，轉武安軍承宣使。俄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蔣國公。

#### 趙不璽

不璽，由武經大夫授利州觀察使，襲封。開禧初，遷寧遠軍承宣使。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安國公。

#### 趙不儔

不儔，開禧二年，由安遠軍承宣使襲封，除昭慶軍節度使，遷檢校少保。嘉定十年薨，贈少師，追封高平郡王。

#### 趙不嫺

不嫺，由武翼大夫襲封，授福州觀察使，時嘉定十一年也。逾年而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惠國公。

臣僚上言：“嗣濮王元降指揮，雖有擇高年行尊之文，然高宗朝儀王仲湜以德望俱隆，越仲孫而選拜；武德郎趙黼，次當襲封，以官卑，乃命士儔權奉祠事，越十六年始正士儔之封，是亦不拘定制也。乞自今應封

州觀察使襲封嗣濮王，授昭化軍節度使。當初，懿王遺像安放報恩寺西挾，房屋狹小破舊，士輅請求另建祠堂，得到批准。過了一段時間，加授檢校少保，多次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賜嗣濮王府第爲世代相傳的產業。任知大宗正事，多次加官爲三少，充任醴泉觀使。淳熙七年去世，贈太傅，追封安王。

士欽，是仲湜第十一子。由保康軍節度使襲封，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多次升官爲三少。慶元二年去世，贈太傅，追封韶王。

不秬，是安懿王的玄孫。七十六歲時，多次升官爲武功郎。士欽死後，不秬年齡最大，得以襲封，授福州觀察使。由庶官襲封是從不秬開始的。慶元五年，轉任武安軍承宣使。不久去世，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蔣國公。

不璽，由武經大夫授利州觀察使，襲封。開禧初年，升任寧遠軍承宣使。去世，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安國公。

不儔，開禧二年，由安遠軍承宣使襲封，授昭慶軍節度使，升任檢校少保。嘉定十年去世，贈少師，追封高平郡王。

不嫺，由武翼大夫襲封，授福州觀察使，當時是嘉定十一年。過了一年就去世，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惠國公。

臣僚上奏說：“關於嗣濮王最初頒布的規定，雖然有選擇年高行尊之文，然而高宗朝時儀王仲湜因德高望重，越過仲孫而選拜；武德郎趙黼，按次序應當襲封，因官職低微，就命令士儔暫時敬奉祭祖事，過了十六年纔正了士儔的封號，這也是不拘泥於定制。請從現在開始對應受

者，命大宗司銓量，都堂審察，閤門引見，然後奏取進止。”寧宗然之。

趙不淩

不淩，父士穉。不嫖既薨，不淩由右千牛衛將軍授福州觀察使，襲封。嘉定十五年，遷奉國軍承宣使。十七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惠國公。

封的人，命令大宗司考核衡量，都堂審查，閤門引見，然後上奏決定加封與否。”寧宗表示同意。

不淩，父士穉。不嫖死後，不淩由右千牛衛將軍授福州觀察使，襲封。嘉定十五年，升任奉國軍承宣使。十七年去世，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惠國公。





# 宋史卷二百四十六

## 列傳第五

### 宗室(三)

吳王顥 益王顥 吳王佖 燕王俟 楚王似  
 獻愍太子茂 鄆王楷 肅王樞 景王杞 濟王栩  
 徐王棟 沂王楫 和王杅 信王榛 太子湛(弟)訓  
 元懿太子塽 信王璩 莊文太子愔 魏王愷 景獻太子詢 鎮王竑

英宗四子：長神宗，次吳榮王顥，次潤王顏，次益端獻王顥，皆宣仁聖烈高皇后出也。顏早亡，徽宗賜名追封。

#### 吳王趙顥

吳榮王顥字仲明，初名仲紆，自右內率府副率爲和州防禦使，封安樂郡公，轉明州觀察使，進祁國公。治平元年，加檢校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東陽郡王。三年，出閤。神宗立，進封昌王；官制行，冊拜司空，徙王雍。哲宗嗣位，加太保，換成德、橫海二鎮，徙封揚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謁禁中。帝致恭如家人禮。神宗祔廟，拜太傅，移鎮京兆、鳳翔。

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却。至元祐初，乃賜咸宜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顏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

英宗四子：長子神宗，次子吳榮王趙顥，三子潤王趙顏，四子益端獻王趙顥，都是宣仁聖烈高皇后生的。趙顏死得早，徽宗賜名追封。

吳榮王趙顥字仲明，初名仲紆，從右內率府副率任和州防禦使，封安樂郡公，轉任明州觀察使，進祁國公。治平元年，加檢校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東陽郡王。三年，離開宮廷。神宗繼位，進封昌王；官制實行，授司空，遷到雍。哲宗繼承皇位，加授太保，換成德、橫海二鎮，升封揚王，賜朝見皇帝不稱名，每五天到宮中謁見一次。皇帝恭敬有禮就像對待家人那樣。神宗附祭，授太傅，移鎮京兆、鳳翔。

從熙寧以來，趙顥多次請求到宮外居住，奏章一上就被退回。到元祐初年，纔賜給咸宜坊第一區住宅，匾額是“親賢”，與弟趙顏的府邸相對。皇帝與三宮一起臨幸，留下宴飲一天。授太尉，幾個兒子都賜予官職，制令說：“先皇帝看重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宮住在外面，有武王對待周公的意思。太皇太后嚴格朝廷

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皆可以為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以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為邦家光。”徙封徐王，詔書不名。

宣仁有疾，顥旦旦入問，因亦被病。宣仁祔廟，拜太師，徙王冀，賜入朝不趨。改淮南、荆南節度使，徙封楚王。病益篤，帝親挾醫視診，令晝夜具起居狀聞，小愈則喜。既而薨，年四十七。帝即臨哭，輟朝五日，成服苑中。贈尚書令兼中書令、揚荆冀三州牧、燕王，謚曰榮，陪葬永厚陵。徽宗即位，改封吳王。

顥天資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傳，每一經終，即遺講讀官以器幣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尚，每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嘗賜方團玉帶，俾服而朝，顥辭，乃為製玉魚以別之。是後親王遂踵為故實。初，居英宗喪，丐解官終制，以厭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服，易月當除，顥曰：“身為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請如心喪禮，須上禫除，即吉。”詔可。

子孝騫嗣，終寧國軍節度使、晉康郡王；孝錫終嘉州團練使，贈永國公。

#### 益王趙頤

益端獻王 顥，初名仲恪，封大

之禮，以義定恩，纔聽從了他的請求，出宮住到了外面的宅第，用的是孔子讓兒子遠離自己的意思。二聖不同，同歸於道，都可以成為萬世效法的楷模。朕承命侍奉兩宮，巡行新第，環視四周，思緒萬千，潸然淚下。從前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以什麼為樂事？’東平王說：‘行善最樂。’皇帝很重視他的話，於是送列侯印十九枚，幾個兒子五歲以上全都佩帶，寫在簡策上，天下不認為是徇私情。現在吳王的兒子們稟性忠孝，修行禮義，從稍大的孩童以上，都有成人的風範，朕非常贊賞他們。每人各升一官，以助他們為善之樂，希望多加努力！不要愧對父祖，為國家爭得榮耀。”升封徐王，詔書不稱他的名。

宣仁皇后有病，趙顥天天入宮問候，於是也得病。宣仁神主祔祭時，授太師，升封冀王，賜上朝不用快步走。改授淮南、荆南節度使，改封楚王。病越來越重，皇帝親自帶醫生來診視，命令晝夜報告起居情況，病稍好些就高興。不久去世，年四十七歲。皇帝立即親臨哭祭，停止朝會五天，在宮殿裏穿着喪服。追贈尚書令兼中書令、揚荆冀三州牧、燕王，謚號榮，陪葬永厚陵。徽宗繼位，改封吳王。

趙顥天資聰慧過人，尤其好學，初跟外面的師傅讀書，每當學完一部經書，就贈給講讀官器幣服馬。工飛白體，擅長射箭，愛好圖書，廣求善本。神宗贊賞他有志氣，每當得到罕見的書，立即派人驅車把書送給他看。曾賜他方團玉帶，讓他佩帶上朝，趙顥推辭不要，於是為他製玉魚以示區別。以後親王就相繼效法成為舊例。當初，處於英宗喪期中，請求解除官職服滿喪期，以祭祀皇帝，未能如願。為慈聖光獻太后服喪，過了一個月應當除服，趙顥說：“身為孫而禮儀不够，像這樣可以嗎？請按照服心喪之禮，必須皇上除服後，纔穿吉服。”下詔同意。

子孝騫繼承王位，任寧國軍節度使、晉康郡王時去世；孝錫任嘉州團練使時去世，追贈永國公。

益端獻王 趙頤，初名仲恪，封大寧郡公，

寧郡公，進鄆國公、樂安郡王、嘉王。所歷官賜，略與兄顥同。更武勝、山南西、保信、保靜、武昌、武安、武寧、鎮海、成德、荆南十節度，徙王曹、荆，位至太尉。元祐三年七月薨，年三十三，贈太師、尚書令、荆徐二州牧、魏王，謚端獻。徽宗改封益王。

頤端重明粹，少好學，長博通群書，工飛白、篆籀。賓接官僚，歲滿當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頗好醫書，手著《普惠集効方》，且儲藥以救病者。

子九人：孝哲，右驍衛將軍，早亡；孝奕，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司空、平原郡王；孝參，奉國軍節度使，改寧武、武勝，封豫章郡王；孝永，邢州觀察使，贈司空、廣陵郡王；孝詒、孝鷺、孝悅、孝穎、孝愿，皆至節度使。

神宗十四子：長成王佖，次惠王僅，次唐哀獻王俊，次褒王伸，次冀王侗，次哲宗，次豫悼惠王价，次徐冲惠王侗，次吳榮穆王佖，次儀王偉，次徽宗，次燕王俟，次楚榮憲王似，次越王偲。八王皆早薨：佖、僅、伸、偉，徽宗賜名追封；俊、侗、侗、价，徽宗改封。

### 吳王趙佖

吳榮穆王佖，帝第九子。初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哲宗立，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寧郡王，進申王，拜司空。帝崩，佖於諸弟為最長，有目疾不得立。徽宗嗣位，以帝兄拜太傅，加殊禮，旋拜太師，歷京兆、真定尹，荆、揚、太原、興元牧，徙國陳。崇寧五年薨，輟視朝七日。贈尚書令兼中書令、徐州牧、燕

升鄆國公、樂安郡王、嘉王。歷任的官職與賞賜，與兄趙顥相似。歷任武勝、山南西、保信、保靜、武昌、武安、武寧、鎮海、成德、荆南十節度，升封曹王、荆王，位至太尉。元祐三年七月去世，年三十三歲，追贈太師、尚書令、荆徐二州牧、魏王，謚號端獻。徽宗時改封益王。

趙頤穩重純潔，少年時好學習，年長後博通群書，工飛白、篆籀。禮待官僚，年滿應當離去，就上奏請求留下，時間長的達十幾年。非常喜愛醫書，親手撰寫《普惠集効方》，并且儲備藥物以救助有病的人。

子九人：孝哲，是右驍衛將軍，夭折；孝奕，任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追贈司空、平原郡王；孝參，任奉國軍節度使，改寧武、武勝，封豫章郡王；孝永，任邢州觀察使，追贈司空、廣陵郡王；孝詒、孝鷺、孝悅、孝穎、孝愿，都是節度使。

神宗十四個兒子：長子成王趙佖，次惠王趙僅，次唐哀獻王趙俊，次褒王趙伸，次冀王趙侗，次哲宗，次豫悼惠王趙价，次徐冲惠王趙侗，次吳榮穆王趙佖，次儀王趙偉，次徽宗，次燕王趙俟，次楚榮憲王趙似，次越王趙偲。八王都早死：趙佖、趙僅、趙伸、趙偉，徽宗賜名追封；趙俊、趙侗、趙侗、趙价，徽宗改封。

吳榮穆王趙佖，是神宗第九子。初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哲宗繼位，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大寧郡王，升申王，授司空。哲宗去世，趙佖在眾弟弟中最大，因眼睛有病不能立為皇帝。徽宗繼帝位，因趙佖是皇帝的哥哥而授太傅，特加殊禮，不久授太師，歷任京兆、真定尹，荆、揚、太原、興元牧，改封陳。崇寧五年去世，停止上朝七天。追贈尚書令兼中書令、徐州牧、燕王，謚號榮穆。又加贈侍中，改封吳

王，謚榮穆。又加贈侍中，改封吳王。子有奕，武信軍節度使、和義郡王。

### 燕王趙俟

燕王 俟，帝第十子；越王 偲，帝第十二子。母曰林婕妤。俟初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成國公；偲初授武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祁國公。哲宗朝，俟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咸寧郡王；偲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永寧郡王。是後累換節鉞，歷任尹牧，俟進封莘王，偲封睦王。徽宗朝，俱歷太保、太傅，俟進封衛王、魏王、燕王，偲進封定王、鄧王、越王。靖康元年，同遷太師，俟授河東劍南西川節度使、成都牧，偲授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雍州真定牧。

二年，上皇幸青城，父老邀之不及，道遇二王，哭曰：“願與王俱死。”徐秉哲捕爲首者戮之，益兵衛送二王于金營，北行至慶源境上，俟乏食薨，偲至韓州而薨。

紹興初，有崔紹祖者至壽春府，稱越王次子，受上皇蠟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興師恢復。鎮撫使趙霖以聞。召赴行在，事敗，送臺獄伏罪，斬于越州市。

### 楚王趙似

楚榮憲王 似，帝第十三子。初爲集慶軍節度使、和國公，進普寧郡王。元符元年出閩，封簡王。似於哲宗爲母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加司徒，改鎮武昌、武成，徙封蔡，拜太保，移鎮保平、鎮安，又改鳳翔、雄武。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

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

王。子名有奕，爲武信軍節度使、和義郡王。

燕王 趙俟，是神宗第十子；越王 趙偲，是神宗第十二子。母親是林婕妤。趙俟初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成國公；趙偲初授武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祁國公。哲宗朝，趙俟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咸寧郡王；趙偲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永寧郡王。以後多次更換節鉞，歷任尹牧，趙俟進封莘王，趙偲封睦王。徽宗朝，都歷任太保、太傅，趙俟進封衛王、魏王、燕王，趙偲進封定王、鄧王、越王。靖康元年，一同升太師，趙俟授河東劍南西川節度使、成都牧，趙偲授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雍州真定牧。

二年，太上皇北入青城，父老來不及截進，路上遇到二王，哭着說：“願與王共死。”徐秉哲抓住爲首的人殺掉，增兵護送二王到金營，北行到慶源境上，趙俟因飢餓而死，趙偲到韓州去世。

紹興初年，有個叫崔紹祖的人到壽春府，自稱是越王次子，受太上皇密詔任天下兵馬大元帥，發兵恢復國土。鎮撫使趙霖上報朝廷，召他赴皇帝所在地，事情敗露，送到監獄認罪，在越州市上斬首。

楚榮憲王 趙似，是神宗第十三子。初授集慶軍節度使、和國公，升普寧郡王。元符元年離開朝廷，封簡王。趙似是哲宗的同母弟，哲宗去世，皇太后商議立繼承人，宰相章惇以趙似答對。太后說：“都是神宗子，何必這樣。”於是立端王。徽宗即帝位，加授司徒，改鎮武昌、武成，改封蔡，授太保，移鎮保平、鎮安，又改鳳翔、雄武。因王府官言辭中指斥皇帝，送大理寺查處，趙似上表等待治罪。

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認爲：“親族間的怨恨

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也，章惇嘗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小，未達禍亂之萌，恬不以爲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邪。臣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則終身不忘，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陽軍。徽宗雖出公望，然頗思其言，止治其左右。

崇寧中，徙鎮荆南、武寧。崇寧五年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韓王，改封楚王，謚榮憲。

子有恭，定國軍節度使、永寧郡王。

### 獻愍太子趙茂

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皇后爲賢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夭，追封越王，謚冲獻。崇寧元年，改謚獻愍。后之立也，鄒浩凡三上疏諫，隨削其稿。至是，或謂浩有“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徽宗昭暴其事，復竄浩昭州，而峻茂典冊。后上表謝，然浩蓋無是言也。

徽宗三十一子：長欽宗，次兗王榷，次鄆王楷，次荆王楫，次肅王樞，次景王杞，次濟王栩，次益王棧，次高宗，次邠王材，次祁王模，

不能開啓，開了說話就會有異心；疑迹不可顯露，顯露事情就難磨滅。陛下得皇位，章惇曾持異議，已經有裂痕了。蔡王出於無心，年紀還幼小，不明白禍亂萌生，安然不爲此憂慮。陛下一切包容，已開的間隙重新塗平，已顯露的迹象重新滅迹。恩意深厚，歡然不失兄弟之情。如果把曖昧無根的話，加到至親骨肉之間，就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却大舜親愛之道，怎算是治平之世的美事呢。臣希望陛下密詔有關部門，凡是没有根據的話不要寫在案牘上，假使有可指出的過失，一入胸間，就會終身不忘，迹不能滅，隙不能塗，那麼骨肉就被離間了。一旦有涉及蔡王的話，不知陛下將如何對待，陛下有什麼臉面見神考於太廟呢？”疏送入，公望罷職知淮陽軍。徽宗雖然把公望貶出朝廷，却很重視他的話，僅處治趙似左右的人。

崇寧年間，改鎮荆南、武寧。崇寧五年去世，追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韓王，改封楚王，謚號榮憲。

子名有恭，定國軍節度使、永寧郡王。

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趙茂，是昭懷劉皇后爲賢妃時所生。皇帝沒有兒子，而皇后虛位，劉后因此得立。然而僅三個月夭折，追封越王，謚號冲獻。崇寧元年，改謚號獻愍。劉后被立時，鄒浩共上疏三次勸諫，隨即削改他的奏稿。到這時，有人說鄒浩有“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以，怎可以欺天”這樣的話，徽宗把他的事公布於衆，又把鄒浩流放昭州，而在追封時提高趙茂的地位。劉后上表謝恩，然而鄒浩沒有說過那樣的話。

徽宗三十一個兒子：長子欽宗，次子兗王趙榷，其次鄆王趙楷，次荆王趙楫，次肅王趙樞，次景王趙杞，次濟王趙栩，次益王趙棧，次高宗，次邠王趙材，次祁王趙模，次莘王趙

次莘王植，次儀王朴，次徐王棣，次沂王櫟，次鄆王拱，次和王栻，次信王榛，次漢王椿，次安康郡王握，次廣平郡王捷，次陳國公機，次相國公樞，次瀛國公樾，次建安郡王模，次嘉國公椅，次溫國公棟，次英國公櫨，次儀國公桐，次昌國公柄，次潤國公樞。樞、楫、材、拱、椿、機六王早薨。

#### 鄆王趙楷

鄆王楷，帝第三子。初名煥。始封魏國公，進高密郡王、嘉王，歷奉寧、鎮安、鎮東、武寧、保平、荆南、寧江、劍南西川、鎮南、河東、寧海十一節度使。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遂超拜太傅，改王鄆，仍提舉皇城司。出入禁省，不復限朝暮，於外第作飛橋複道以通往來。北伐之役，且將以爲元帥，會白溝失利而止。欽宗立，改鎮鳳翔、彰德軍。靖康初，與諸王皆北遷。

#### 肅王趙樞

肅王樞，帝第五子。初封吳國公，進建安郡王、肅王，歷節度六鎮。靖康初，金人圍京城，要帝子弟爲質，且求輸兩河。於是遣宰臣張邦昌從樞使幹離不軍，爲金人所留，約俟割地畢遣還，而挾以北去。

#### 景王趙杞

景王杞，初授武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冀國公。大觀二年，改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郡王。政和中，授檢校太保，尋遷太保，改授護國、武昌軍節度使，追封景王。靖康元年，授荆南、鎮東軍節度使，遷太傅。

二年，遣詣金營充賀正旦使。既歸，又從上幸青城。及上皇出郊，杞

植，次儀王趙朴，次徐王趙棣，次沂王趙櫟，次鄆王趙拱，次和王趙栻，次信王趙榛，次漢王趙椿，次安康郡王趙握，次廣平郡王趙捷，次陳國公趙機，次相國公趙樞，次瀛國公趙樾，次建安郡王趙模，次嘉國公趙椅，次溫國公趙棟，次英國公趙櫨，次儀國公趙桐，次昌國公趙柄，次潤國公趙樞。趙樞、趙楫、趙材、趙拱、趙椿、趙機六王早死。

鄆王趙楷，是皇帝第三子。初名煥。初封魏國公，升高密郡王、嘉王，歷任奉寧、鎮安、鎮東、武寧、保平、荆南、寧江、劍南西川、鎮南、河東、寧海十一處節度使。政和八年，廷試進士，唱名第一。母親王妃正得寵，於是破格授太傅，改封鄆王，提舉皇城司。出入皇宮，不再限制時間，在外面府第建飛橋複道以通往來。北伐之役，想要任命他爲元帥，適逢白溝失利而作罷。欽宗繼位，改鎮鳳翔、彰德軍。靖康初年，與衆王都被俘北去。

肅王趙樞，是皇帝第五子。初封吳國公，升建安郡王、肅王，歷任六鎮節度使。靖康初年，金人包圍京城，要皇帝子弟做人質，并且索取割讓兩河地區。於是皇帝派宰相張邦昌隨趙樞出使幹離不軍中，被金人扣留，約定等割地完畢再送他回來，挾持他北去。

景王趙杞，初授武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冀國公。大觀二年，改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郡王。政和年間，授檢校太保，不久升太保，改授護國、武昌軍節度使，追封景王。靖康元年，授荆南、鎮東軍節度使，升太傅。

二年，被派到金營充賀正旦使。回來後，又隨皇上到青城。當太上皇出宮郊祀，趙杞每天侍

日侍左右，衣不解帶，食不食肉，上皇製發願文，述祈天請命之意，以授杞。杞頓首泣。及北行，鬚髮盡白。

#### 濟王趙栩

濟王趙栩，初授鎮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魯國公。大觀二年，改授彰武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安康郡王。政和中，授檢校太保，改荆南、清海軍節度使，進封濟王。靖康元年，授護國、寧海軍節度使，遷太傅。

同景王杞為賀金人正旦使。既還，又與何桌為請命使，金帥給栩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今所欲割地而已。”栩回以白上，且言金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豈可使上皇蒙塵。”遂自出，以栩從行。及索諸王家屬，栩夫人曹氏避難他出，徐秉哲捕而拘之，遂同北去。

#### 徐王趙棣

徐王棣，初授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徐國公。政和中，授檢校太保。宣和中，改鎮南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高平郡王。尋改山南東道、河陽三城節度使，進封徐王。後從淵聖北去。

紹興二年，有萬州李勃者，偽稱祁王，內侍楊公謹與言徐王起居狀，勃遂改稱徐王。宣撫使張浚遣赴行在，上命王府故吏驗視，言非真，詔送大理，情得，棄市。

#### 沂王趙檣

沂王檣，初授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冀國公。政和中，授檢校太保。宣和中，改劍南西川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間郡王。尋改劍南東川、威武軍節度使，遷太保，進封沂王。

後從淵聖出郊，至北方，與駙馬

奉在左右，衣不解帶，食不吃肉，太上皇撰寫許願的文章，陳述祈天請命的心意，授給趙杞。趙杞叩頭哭泣。當北行時，鬚髮全都白了。

濟王趙栩，初授鎮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魯國公。大觀二年，改授彰武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安康郡王。政和年間，授檢校太保，改授荆南、清海軍節度使，進封濟王。靖康元年，授護國、寧海軍節度使，升太傅。

同景王趙杞任賀金人正旦使。回來後，又與何桌任請命使，金帥騙趙栩說：“自古有南就有北，不能或缺，現在是想割地而已。”趙栩回來稟告皇上，並且說金帥請求與太上皇相見，皇上說：“怎能使太上皇蒙塵。”於是自己出宮，讓趙栩隨行。索要眾王家屬時，趙栩夫人曹氏避難到別處，徐秉哲抓住并拘留了她，於是與眾人一同被俘而北去。

徐王趙棣，初授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徐國公。政和年間，授檢校太保。宣和年間，改任鎮南軍節度使，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平郡王。不久改授山南東道、河陽三城節度使，進封徐王。後來隨淵聖入金北去。

紹興二年，有個萬州人叫李勃，假稱祁王，內侍楊公謹跟他講起徐王起居的情況，李勃於是改稱徐王。宣撫使張浚派他赴皇帝所在地，皇上命令王府舊吏驗視，說他不是真的，下詔送大理寺，得到實情，在市上斬首示衆。

沂王趙檣，初授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冀國公。政和年間，授檢校太保。宣和年間，改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間郡王。不久改任劍南東川、威武軍節度使，升太保，進封沂王。

後來隨淵聖出京城，到了金，與駙馬劉彥文

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變，金遣人按問，上皇遣莘王植、駙馬蔡偉等對辨，凡三日，栲、彥文氣折，金人誅之。

### 和王趙栻

和王栻，初授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廣國公。三年，授檢校太保。尋改定武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南康郡王。靖康元年，授瀛海、安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傅，追封和王。後從淵聖出郊。

有遺女一人，高宗朝封樂平縣主，出適杜安石，命大宗正司主婚。

### 信王趙榛

信王榛，初授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福國公。三年，授檢校太保。宣和末，改安遠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平陽郡王。靖康元年，授慶陽、昭化軍節度使，遷檢校太傅，進封信王。

後從淵聖出郊，北行至慶源，亡匿真定境中。時馬廣與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寨，陰迎榛歸，奉以爲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榛遣廣詣行在奏之，其略曰：“邦傑與廣，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賊中，頗知其虛實。賊今稍墮，皆懷歸心，且累敗於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山西諸寨鄉兵約十餘萬，力與賊抗，但皆苦窘，兼闕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爲賊用。臣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無異。願委臣總大軍，與諸寨鄉兵，約日大舉，決見成功。”廣既至，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上識榛手書，遂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潛善、伯彥終疑之，廣將行，密授朝旨，使幾察榛，復令廣聽諸路

告發太上皇左右的人陰謀叛亂，金派人查問，太上皇派莘王趙植、駙馬蔡偉等人對答申辯，共三天，趙栲、彥文氣餒，金殺了他們。

和王趙栻，初授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廣國公。三年，授檢校太保。不久改任定武軍節度使，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南康郡王。靖康元年，授瀛海、安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傅，追封和王。後來隨淵聖出京到金。

有遺女一人，高宗朝封樂平縣主，出嫁杜安石，命令大宗正司主婚。

信王趙榛，初授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福國公。三年，授檢校太保。宣和末年，改任安遠軍節度使，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平陽郡王。靖康元年，授慶陽、昭化軍節度使，升任檢校太傅，進封信王。

後來隨淵聖出京城，北行到慶源，逃跑藏在真定境內。當時馬廣與趙邦傑聚兵保衛五馬山寨，暗中迎趙榛回來，奉他爲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趙榛派馬廣到皇帝所在地上奏，內容大略說：“邦傑與馬廣，忠義之心，堅如金石，臣自從陷入賊中，非常清楚金的虛實。賊現在漸漸懈怠，都有歸心，并且多次敗給西夏，而契丹也出兵攻打他們。現在山西各寨鄉兵約有十多萬，力量能跟賊抗衡，但都苦於窘迫，同時缺乏武器。臣想方設法進行慰問撫恤，希望朝廷派兵來救援，不然的話，時間長了恐怕反被賊利用。臣對於陛下，從禮上講是君臣，從道義上說是兄弟，憂國念親之心沒有什麼不同。希望讓臣總領大軍，與各寨鄉兵，約定日期大舉進攻，一定會取得成功。”馬廣到了以後，黃潛善、汪伯彥懷疑他不是真的，皇上認識趙榛的手書，於是授他河外兵馬都元帥。潛善、伯彥始終懷疑他，馬廣將要動身時，秘密授予他朝廷的旨意，讓他監視趙



節制。廣知事不成，遂留于大名府不進。會有言榛將渡河入京，朝廷因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

金人恐廣以援兵至，急發兵攻諸寨，斷其汲道，諸寨遂陷。榛亡，不知所所在，或曰後與上皇同居五國城。

紹興元年，鄧州有楊其姓者，聚千餘人，自稱信王。鎮撫使翟興覺詐，遣將斬之以聞。

### 太子趙諶

欽宗皇太子諶，朱皇后子也。政和七年生，為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蔡京奏除檢校少保、常德軍節度使，封崇國公，從之。會王黼得政，謀傾京，言其以東官比人主，遂降為高州防禦使。靖康元年，遷檢校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尋進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四月，詔立為皇太子。

二年，上幸青城，命密院同知孫傳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稱制行事。未幾，金人請二帝諭太子出城。統制吳革力請留，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以出。傳不許，乃謀匿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殺之，送金人，給以宦者竊太子欲投獻，都人爭之，并傷太子。遲疑不決者五日。吳玠、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太子與皇后共車以出。百官軍吏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已而北去。弟訓。

### 趙訓

訓乃北地所生。有碭山人留遇僧者，金人見之曰：“全似趙家少帝。”遇僧竊喜。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

榛，又命令馬廣聽從各路調動。馬廣知道事情辦不成，於是留在大名府不再往前進。正巧有人說趙榛將渡河入京，朝廷於是詔令選擇日期回京，以破壞他的計劃。

金怕馬廣帶着援兵到來，很快發兵攻打各寨，斷了他們的水道，各寨於是失陷。趙榛逃跑了，不知在何處，有人說後來與太上皇同住五國城。

紹興元年，鄧州有個姓楊的人，聚集一千多人，自稱信王。鎮撫使翟興察覺他是假的，派將領殺了他之後上報朝廷。

欽宗皇太子名諶，是朱皇后的兒子。政和七年生，是嫡皇孫，祖宗以來前所未有，徽宗很高興。蔡京上奏授趙諶檢校少保、常德軍節度使，封崇國公，同意了他的請求。適逢王黼當政，謀劃壓倒蔡京，說他以太子比皇帝，於是把趙諶降為高州防禦使。靖康元年，升檢校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不久升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四月，詔立為皇太子。

二年，皇上入青城，命令密院同知孫傳兼任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賓客，輔佐太子代管國政，行使皇帝權力處理朝事。不久，金命二帝告諭太子出城。統制吳革極力請求留下太子，想以所招募的勇士換上百姓服裝保護太子突圍出城。孫傳不同意，於是謀劃藏在民間，另外求得長得像太子的人連同宦官二人殺掉，送給金人，欺騙說宦官偷得太子想投獻，都人與他們爭鬥，同時傷了太子。遲疑不決有五天。吳玠、莫儔催促威脅非常急迫，范瓊怕生變亂，以危言嚇唬衛士，於是擁太子與皇后同車出來。百官軍吏跟車奔跑着哭號，太學生們擁在車前，太子喊道：“百姓救我！”哭聲震天，不久入金。弟名訓。

趙訓是在金所生。有個碭山人叫留遇僧，金人見到他說：“真像趙家少帝。”遇僧暗中高興。紹興十年，三京路通，下詔尋求皇族。遇僧說自

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二子，守臣遣赴行在，過泗州，州官孫守信疑之，白其守，請于朝。閤門言淵聖無第二子，乃詔守信劾治。遇僧伏罪，黥隸瓊州。後有自北至者，曰：“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

#### 元懿太子趙翦

元懿太子諱翦，高宗子也，母潘賢妃。建炎元年六月，生于南京。拜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金人侵淮南，帝幸臨安，會苗傅、劉正彥作亂，逼帝禪位于翦，改元明受。既而傅等伏誅，帝復位，乃以翦爲皇太子，從幸建康。太子立，屬疾，宮人誤踢地上金爐有聲，太子驚悸，疾轉劇，薨，謚元懿。

#### 信王趙璩

信王 璩字潤夫，初名伯玖，藝祖七世孫，秉義郎子彥之子也。生而聰慧。

初，伯玖以宗子被選入宮，高宗命鞠于嬖奸張氏；吳才人亦請于帝，遂以伯玖命才人母之，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時生七歲矣。伯玖以建國公就傅，璩獨居禁中。俄拜節度使，封吳國公，宰執趙鼎、劉大中、王庶等堅持之，命不果行。會秦檜專政，遂除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尋詔赴資善堂聽讀。紹興十五年，加檢校少保，進封恩平郡王，出就外第。時伯玖已封普安郡王，璩官屬禮制相等夷，號東、西府。逾年，改武昌軍節度使。

二十二年，子彥卒，璩去官持服，終喪，還舊官。顯仁太后崩，普安郡王始立爲皇太子，璩因加恩稱皇侄，名位始定。還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

孝宗即位，璩表請入賀，許之，

已是少帝第二子，守臣送他赴皇帝所在地，路過泗州，州官孫守信懷疑他，稟告了太守，請示朝廷。閤門說淵聖沒有第二子，於是詔令守信審查。遇僧認罪，施黥刑後發配瓊州。後來有從金回來的人，說：“淵聖小大王趙訓，現住在五國城。”

元懿太子名翦，是高宗的兒子，母親是潘賢妃。建炎元年六月，生在南京。授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金侵犯淮南，皇帝到臨安，適逢苗傅、劉正彥作亂，逼皇上讓位給趙翦，改年號爲明受。不久苗傅等認罪被殺，皇帝復位，就以趙翦爲皇太子，隨從到建康。太子立，患病，宮人誤踢地上金爐發出聲響，太子驚悸，病情轉重，去世，謚號元懿。

信王 趙璩字潤夫，初名伯玖，是藝祖七世孫，秉義郎子彥之子。生來聰慧。

當初，伯玖因是宗子被選入宮，高宗命令嬖奸張氏撫養；吳才人也向皇上申請，於是命令伯玖認才人爲母，賜名璩，授和州防禦使，當時七歲。伯玖以建國公的身份跟師傅學習，趙璩獨居宮中。不久授節度使，封吳國公，宰相趙鼎、劉大中、王庶等堅決反對，任命最終沒有實行。適逢秦檜獨攬朝政，於是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不久詔赴資善堂聽讀。紹興十五年，加授檢校少保，進封恩平郡王，出宮到府第居住。當時伯玖已封普安郡王，趙璩官屬禮制與他相同，號稱東、西府。過了一年，改授武昌軍節度使。

二十二年，子彥去世，趙璩去官服喪，服喪結束，恢復舊官。顯仁太后去世，普安郡王纔被立爲皇太子，趙璩於是加恩稱皇侄，名位開始確定。升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在紹興府設官署。

孝宗繼位，趙璩上表請求入宮祝賀，同意，

特授少保，改靜江軍節度使。頃之，省紹興府宗正事，改判西外宗正司。璩累章乞閑，改醴泉觀使。淳熙中，除少傅。高宗崩，奔赴得疾，逾年而薨，年五十九，追封信王，累贈太保、太師。

始，璩之入官也，儲位未定者垂三十年，中外頗以為疑。孝宗既立，天性友愛，璩入朝，屢召宴內殿，呼以官，不名也，賜予無算。

子四人：師淳歷忠州團練使、永州防禦使，師灝、師淪、師路并補武翼大夫。孫希楙，特補保義郎。

### 莊文太子趙愔

莊文太子諱愔，孝宗嫡長子也，母郭皇后。初名愉，補右內率府副率，尋賜名愔，除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孝宗為皇子時，愔拜蘄州防禦使。及受禪，除少保、永興軍節度使，封鄧王。故事皇子出閭，封王，兼兩鎮，然後加司空。愔自防禦使躋拜少保，章異數也。

乾道元年，立為皇太子，冊廣國夫人錢氏為妃。詔增東官從衛，太子謙讓。及奏捐月給雜物，從之。三年秋，太子病暈，醫誤投藥，病劇。上皇與帝親視疾，為赦天下。越三日薨，年二十四，謚莊文。

太子賢厚，上皇與帝皆愛之。帝從禮官議服期，以日易月；文武百官服衰，服一日而除；東官臣僚齊衰三月，臨七日而除。比葬，帝再至東宮，命宰臣奉謚冊，大小祥皆以執政官行禮。

子挺，錢氏所生也，甫晬，除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乾道九年卒，贈武當軍節度使，追封豫國公。

寧宗時，命宗子希璫為太子後。希璫，藝祖九世孫也，賜名璫，補右

特授少保，改任靜江軍節度使。不久，取消紹興府宗正事，改判西外宗正司。趙璩多次上奏要求輕閑的職事，改授醴泉觀使。淳熙年間，授少傅。高宗去世，奔赴喪事得病，過了一年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追封信王，多次追贈為太保、太師。

開始，趙璩入宮時，皇位繼承人未定已近三十年，內外非常疑慮。孝宗被立後，天性友愛，趙璩入朝，多次召他到內殿宴飲，以官稱呼他，不叫他的名，賜予數不勝數。

有四個兒子：師淳歷任忠州團練使、永州防禦使，師灝、師淪、師路都補授武翼大夫。係名希楙，特補保義郎。

莊文太子名愔，孝宗的嫡長子，母親是郭皇后。初名愉，補授右內率府副率，不久賜名愔，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孝宗為皇子時，趙愔任蘄州防禦使。孝宗接受帝位時，授趙愔少保、永興軍節度使，封鄧王。依照舊例皇子離開朝廷，封王，兼兩鎮，然後加授司空。趙愔從防禦使越級授少保，顯示對他的特殊禮遇。

乾道元年，立為皇太子，封廣國夫人錢氏為妃。詔令增加東宮的隨從衛士，太子謙讓。上奏要求捐獻每月供給的雜物，同意了他的請求。三年秋，太子中暑，醫生投錯了藥，病情加重。上皇與皇帝親自來探視他的病，為此大赦天下。過了三天去世，年二十四歲，謚號莊文。

太子賢良忠厚，上皇與皇帝都喜愛他。皇帝聽從禮官的意見服喪一年，以日代月；文武百官穿喪服，一天就除服；東宮臣僚服齊衰三月，祭七天除服。下葬時，皇帝再次到東宮，命令宰相捧着謚冊，大小祥都由執政官行祭禮。

子名挺，錢氏所生，剛滿周歲，授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乾道九年去世，追贈武當軍節度使，追封豫國公。

寧宗時，命令宗子希璫為太子之後。希璫，是藝祖的九世孫，賜名璫，補授右千牛衛將軍，

千牛衛將軍，置教授于府。開禧二年，除忠州防禦使。嘉定八年，更名思正。

### 魏王趙愷

魏惠憲王諱愷，莊文同母弟也。初補右內率府副率，轉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孝宗受禪，拜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慶王。

莊文太子薨，愷次當立，帝意未決。既而以恭王英武類己，竟立之。加愷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進封魏王，判寧國府。妻華國夫人韋氏，特封韓、魏兩國夫人，以示優禮。賜黃金三千兩、白金一萬兩，命宰執設祖于玉津園，王登車，顧謂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比至鎮，奏朝天申節，許之。

府長史上言，欲與司馬分治郡，俾王受成。愷奏曰：“臣被命判府，今專委長史、司馬，是處臣無用之地。況一郡置三判府，臣恐吏民紛競不一，徒見其擾。長史、司馬宜主錢穀、訟牒，俾擬呈臣依而判之，庶上下安，事益易治。”又請增士人貢額。朝廷悉從之。愷究心民事，築圩田之隳圯者，帝手詔嘉勞之。

淳熙元年，徙判明州。輟屬邑田租以贍學。得兩歧麥，圖以獻，帝復賜手詔曰：“汝勸課藝植，農不游惰，宜獲瑞麥之應。”加愷荆南、集慶軍節度使，行江陵尹，尋改永興、成德軍節度使、揚州牧。七年，薨于明州，年三十五。帝素服發哀於別殿，贈淮南武寧軍節度使、揚州牧兼徐州牧，謚惠寧。

王性寬慈，上皇雅愛之。雖以宗社大計出王於外，然心每念之，賜賚不絕。訃聞，帝泫然曰：“向所以越

在府上設教授。開禧二年，授忠州防禦使。嘉定八年，改名思正。

魏惠憲王名愷，是莊文的同母弟。初補授為右內率府副率，轉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孝宗即帝位，授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慶王。

莊文太子去世，趙愷為次子當立太子，皇帝沒有作出決定。不久因恭王英武像自己，竟然立他為太子。加授趙愷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進封魏王，判寧國府。妻華國夫人韋氏，特封韓、魏兩國夫人，以示優厚禮遇。賜黃金三千兩、白金一萬兩，命令宰相在玉津園為他餞行，王登上車，回頭對虞允文說：“希望相公保全。”到了鎮所，上奏皇帝要參加天申節祝賀，允許。

府長史上奏，想與司馬分別管理州務，讓王坐享其成。趙愷上奏說：“臣受命判府，現在把州務專門交給長史、司馬，這是使臣處在無用的境地。況且一州設三判府，臣恐吏民紛爭不一，徒然見他們混亂。長史、司馬應當主管錢糧、訟牒，讓他們起草文書，臣依照進行決斷，可以使上下安定，事情更容易處理。”又請求增加貢舉士人的數額。朝廷全部聽從了他的請求。趙愷盡心於民事，修築毀壞的圩田，皇帝下手詔嘉獎慰勞。

淳熙元年，改判明州。停止屬縣田租以補充學校費用。得到兩歧麥，繪圖進獻，皇帝又賜手詔說：“你勉勵種植，農民不游蕩懶惰，應該獲得瑞麥吉祥的報應。”加授趙愷荆南、集慶軍節度使，行江陵尹，不久改授永興、成德軍節度使、揚州牧。七年，死於明州，年三十五。皇帝在別殿素服哀悼，追贈淮南武寧軍節度使、揚州牧兼徐州牧，謚號惠寧。

王秉性寬厚善良，上皇喜愛他。雖因國家大計把王派到朝外，但心裏常想着他，恩賜不斷。訃告傳來，皇帝流淚說：“以前所以越過趙愷另

次建儲者，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治理二州有仁聲，薨之日，四明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

子二人。趙攄早卒。趙柄生於明州，母卜氏，信安郡夫人，王薨，還居行在。柄性早慧，帝愛之，將內禪，升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慶元間，封吳興郡王，領昭慶軍節度使。開禧二年薨，贈太保，封沂王，謚靖惠。

子垓，三歲而夭。詔立宗室希瞿子爲其後，更名均，領右千牛衛將軍，置教授于府。尋加福州觀察使。後更名貴和，即鎮王竑也。

### 景獻太子趙詢

景獻太子諱詢，燕懿王後，藝祖十一世孫也。初名與愿。寧宗既失禔王，從宰執京鏜等請，取與愿養于宮中，年六歲，賜名曦，除福州觀察使。嘉泰二年，拜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聽讀資善堂。

開禧元年，時邊事益急，金人請誅首謀用兵者，曦用翊善史彌遠計，奏韓侂胄輕起兵端，上危宗社，宜賜黜罷，以安邊境。從之。

曦立爲皇太子，拜開府儀同三司，封榮王，更名懋。詔御朝太子侍立，宰執日赴資善堂會議。尋用天禧故事，宰輔大臣并兼師傅、賓客，太子出居東宮，更名詢。嘉定十三年薨，年二十九，謚景獻。

### 鎮王趙竑

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爲之後，賜名均，尋改賜名貴和。太子詢薨，乃立貴和爲皇子，賜名竑，授寧武軍節度使，封祁國公。嘉定十五年五月，加檢校少保，封濟國公。

十七年六月辛未，竑生子，詔告天地、宗廟、社稷、官觀。八月癸

立太子，正是因爲這孩子福氣薄呀！”治理二州有仁政，去世那天，四明父老請求建祠立碑，以紀念他的遺愛。

子二人。趙攄死得早。趙柄生在明州，母親卜氏，信安郡夫人，王死，回到行宮居住。趙柄天性早慧，皇帝喜愛他，將要讓位給皇子，升趙柄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慶元年間，封吳興郡王，領昭慶軍節度使。開禧二年去世，追贈太保，封沂王，謚號靖惠。

子名垓，三歲夭折。下詔立宗室希瞿子爲趙柄的後代，改名爲均，領右千牛衛將軍，在府上設教授。不久加授福州觀察使。後來改名貴和，就是鎮王趙竑。

景獻太子名詢，是燕懿王的後代，太祖十一世孫。初名與愿。寧宗失去禔王後，聽從宰相京鏜等人的請求，取與愿養在宮中，六歲時，賜名曦，授福州觀察使。嘉泰二年，授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聽讀資善堂。

開禧元年，當時邊境局勢更加危急，金人要求殺了首先謀劃用兵的人，趙曦采用翊善史彌遠的計策，上奏說韓侂胄隨便挑起兵端，危害國家，應當賜令罷職，以安定邊境。皇帝同意。

趙曦立爲皇太子，授開府儀同三司，封榮王，改名懋。皇帝下詔上朝時太子侍立，宰相當天赴資善堂集合議事。不久以天禧舊事，宰輔大臣同時兼任師傅、賓客，太子出居東宮，改名詢。嘉定十三年去世，時年二十九歲，謚號景獻。

鎮王趙竑，是希瞿之子。當初，沂靖惠王去世，沒有子嗣，以趙竑爲後代，賜名均，不久改賜名貴和。太子趙詢去世，立貴和爲皇子，賜名竑，授寧武軍節度使，封祁國公。嘉定十五年五月，加授檢校少保，封濟國公。

十七年六月辛未，趙竑生子，詔告天地、宗廟、社稷、官觀。八月癸未，賜趙竑子名銓，授

未，賜竑子名銓，授左千牛衛大將軍。丁亥，銓薨，贈復州防禦使，追封永寧侯。竑上表稱謝。

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矚竑，動息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規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

時沂王猶未有後，方選宗室希璫子昀繼之。一日，彌遠為其父飯僧淨慈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惠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為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清之上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清之始以小官兼教授，其後累遷，兼如故。

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

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彌

遠左千牛衛大將軍。丁亥，趙銓去世，追贈復州防禦使，追封永寧侯。趙竑上表謝恩。

趙竑愛好彈琴，丞相史彌遠買了一名擅長彈琴的美人，納為宮內侍女，優厚供給錢糧，讓美人監視趙竑，一舉一動必定上報。美人知書聰慧，趙竑寵愛她。宮壁上有輿地圖，趙竑指着瓊崖說：“我以後得志，把史彌遠安置在這裏。”又曾呼史彌遠為“新恩”，因為以後不是把他流放新州就是到恩州。彌遠聽說後，趁着七月七日進獻乞巧奇玩偷偷觀察趙竑，趙竑乘着酒勁把東西砸碎在地。彌遠非常恐懼，早晚想着對付趙竑，而趙竑却不知道。

當時沂王還沒有後代，纔選了宗室希璫子趙昀為後代。一天，彌遠為他的父親施飯給淨慈寺的僧人，單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上惠日閣，把人屏退後對他說：“皇子不能擔當重任，聽說後沂邸主人非常賢良，現在想選講官，君好好訓導他。事成後，彌遠的座位就是你的座位。話出自彌遠之口，進入君的耳中，如果有一句話泄露，我與你都要被滅族。”清之拱手說：“不敢。”於是讓清之兼任魏忠憲王府教授。清之每天教趙昀作文，又購得高宗字讓他練習。清之謁見彌遠，就把趙昀的詩文翰墨給他看，彌遠對趙昀贊不絕口。彌遠曾問清之：“我聽說他的賢德已經純熟，到底怎麼樣？”清之說：“其人的賢德，不能勝數，然而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不凡。”彌遠再三點頭，策立的心意更加堅定。清之初以小官兼教授，以後多次升遷，仍像以前那樣兼任教授。

寧宗去世，史彌遠開始派清之前往趙昀府，把將要立他的意思告訴趙昀。再三跟他說，趙昀默然不答。最後清之對他說：“丞相因我跟他交往很久，所以讓我在足下身邊作心腹。現在足下不答一語，那麼我用什麼向丞相覆命呢？”趙昀纔拱手慢慢答道：“紹興老母在。”清之告訴了彌遠，二人更加贊嘆他的不凡。

趙竑舉足翹望，等待宣召，過了好久也未

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竑不能自己，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爲誰，甚惑。

昀既至，彌遠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官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以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爲然。未幾，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閤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皇后矯遺詔：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因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九月丁丑，以竑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

寶慶元年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僞爲李全榜揭于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春告于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托召醫治竑疾，竑本無疾。丙戌，天錫詣竑，諭旨逼竑縊于州治。

帝輟朝，賻銀絹各一千、會子萬貫，贈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院王瑩一再繳

到。彌遠在宮中，派遣快行去宣召皇子，命令他們說：“現在宣召的是沂靖惠王府皇子，不是萬歲巷皇子，假如弄錯了，那麼你們都要被處斬。”趙竑不能控制自己，從牆壁間觀看，見快行過他的府第而不進來，疑惑。不久擁一人直接過去，天已黑，不知那人是誰，非常疑惑。

趙昀到了之後，彌遠引他來到柩前，哀悼完畢，然後召趙竑。趙竑得知後快速前去，到後每過一個官門，禁衛都不讓他的隨從進去。彌遠也把他引到柩前，哀悼完畢，領他出帷帳，殿帥夏震守着他。接着召百官立班聽皇帝的遺詔，引趙竑仍然站在舊的班列，趙竑愕然說：“今天的事，我怎應仍在此班？”夏震騙他說：“未宣讀詔令以前應該在這裏，宣讀後纔繼位。”趙竑信以爲真。不久，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上，宣讀完詔令，閤門贊呼，百官拜舞，祝賀新皇帝即位。趙竑不拜，夏震按着他的頭下拜。皇后假傳遺詔：趙竑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皇帝於是加授趙竑少保，進封濟王。九月丁丑，以趙竑充任醴泉觀使，命令他住在所賜宅第。

寶慶元年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潘丙策劃立趙竑，趙竑聽說事變後藏在水竇中，潘壬等找到他，擁到州治，把黃袍加在他身上。趙竑哭喊着不從，不得已，與他們約定說：“你們能不傷害太后、皇帝嗎？”衆人答應。於是發軍資庫金帛、會子勞軍，命令守臣謝周卿率官屬進來祝賀，假裝以李全的名義在門上張榜，歷數彌遠廢立皇子的罪惡，說：“現在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軍征討。”第二天看時，都是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到百人。趙竑知道圖謀不成，率領州兵討伐他們。派王元春上報朝廷，彌遠命令殿司將彭任討伐，到後事情平息。彌遠讓門客秦天錫假托是應召醫生去治趙竑的病，趙竑本無病。丙戌，天錫到趙竑那裏，傳旨逼趙竑在州治自縊而死。

皇帝停止上朝，賜銀絹各一千、會子萬貫，追贈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院王瑩一再上奏要求追回封贈，下詔同

奏，詔從之。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奪王爵，降封巴陵縣公。於是在廷之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每以竑爲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

端平元年，詔復官爵。妻吳氏爲比丘尼，賜惠淨法空大師，月給鉢錢百貫。景定五年，度宗降詔，追復元贈節度使。德祐元年，提領戶部財用兼修國史常楙請立竑後，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謚，命大宗正司議選擇立後，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下禮部議，贈太師、尚書令，依舊節度使，升封鎮王，謚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

意。右正言李知孝多次上奏，追奪王爵，降封巴陵縣公。於是在朝大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常以趙竑的事進言，彌遠厭惡而把他們貶斥遠方。

端平元年，下詔恢復官爵。妻吳氏爲尼姑，賜惠淨法空大師，每月發給百貫鉢錢。景定五年，度宗下詔，追復原贈節度使。德祐元年，提領戶部財用兼修國史常楙請立趙竑後代，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求改封大國，立墓賜謚，命令大宗正司議定選擇立後代，迎善氣，消惡運，以此爲先。下令禮部商議，追贈太師、尚書令，依舊是節度使，升封鎮王，謚號昭肅。把萬畝田賜給他家，派王應麟去祭奠。



# 宋史卷二百四十七

## 列傳第六

### 宗室(四)

子渚 子崧 子櫟 子砥 子晝 子瀟 師弄 希言  
希懌 士瑀 士儂 士嶠 士晴 不群 不棄 不尤  
不恩 善俊 善譽 汝述 叔近 叔向 彥俠 彥櫛 彥逾

#### 趙子渚

子渚字正之，燕王五世孫。父令鑠，官至寶文閣待制。子渚以蔭補承務郎，累遷少府監主簿，改河南少尹。

時治西內，子渚有幹才，漕使宋昇器之。或事有未便，子渚輒力爭，昇每改容謝之。除蔡河撥發綱運官。會夏旱，河水涸，轉餉後期，貶秩一級。提舉三門、白波輦運事，除直秘閣。丁內艱，起復。累進龍圖閣、秘閣修撰，除陝西轉運副使。

初，蔡京鑄夾錫錢，民病壅滯，子渚請鑄小鐵錢以權之，因範格以進。徽宗大說，御書“宣和通寶”四字爲錢文。既成，子渚奏令民以舊銅錢入官，易新鐵錢。旬日，易得百餘萬緡。帝手札以新錢百萬緡付五路，均糶細麥，命子渚領其事。民苦限迫，詣子渚訴者日數百人，子渚奏請寬其期，民便之。會蔡京再相，言者希京意，論子渚亂錢法，落職奉祠。

靖康初，復秘閣修撰。金人侵洛，子渚奔荆南。潰兵祝靖、盛德破

子渚字正之，是燕王五世孫。父名令鑠，官至寶文閣待制。子渚以恩蔭補授承務郎，多次升遷任少府監主簿，改任河南少尹。

當時治理西內，子渚有辦事才能，漕使宋昇器重他。有時事情有不合宜之處，子渚就據理力爭，宋昇常動容道歉。授蔡河撥發綱運官。適逢夏季乾旱，河水乾涸，運送糧食誤期，貶一級官。提舉三門、白波輦運事，授直秘閣。遭母喪，服喪期滿後復官。多次進升爲龍圖閣、秘閣修撰，任陝西轉運副使。

當初，蔡京鑄夾錫錢，百姓苦於流通不暢，子渚請求鑄小鐵錢暫時替代，同時進獻模型。徽宗非常高興，御書“宣和通寶”四字作爲錢文。事成後，子渚上奏請求命令百姓把舊銅錢交給官府，換新鐵錢。十天，換得百餘萬緡。皇帝下手札把新錢百萬緡發給五路，徵購細麥，命令子渚負責。百姓苦於時間緊迫，向子渚訴苦的每天有數百人，子渚上奏請求放寬限期，百姓得到了方便。適逢蔡京再次任宰相，言官迎合蔡京的意思，告發子渚亂錢法，撤銷職名爲祠祿官。

靖康初年，恢復秘閣修撰。金兵侵洛，子渚逃到荆南。逃散的兵士祝靖、盛德攻下荆南城，

荆南城，子洙匿民家，靖等知之，來謁，言京城已破。子洙泣，說之曰：“君輩宜亟還都城，護社稷，取功名，無貪財擾州縣也。”皆應曰：“諾。”子洙因草檄趣之。翌日，靖等遂北行。

紹興元年，召見，復徽猷閣直學士、知西外宗正司，改授江西都轉運使。時建督府，軍須浩繁，子洙運餉不絕，以功進寶文閣直學士，再知西外宗正司。三京新復，除京畿都轉運使，以疾辭。卒于家，年六十七。

子洙幼警悟，蘇軾過其家，抱置膝上，謂其父曰：“此公家千里駒也。”及長，善談論，工詩。然崇寧、大觀間土木繁興，子洙每董其役，識者鄙之。

### 趙子崧

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後五世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間，官至宗正少卿，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

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道阻未得進。聞張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宜遣師邀金人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遂與知潁昌府何志同等盟，傳檄中外。已而聞金人退，引兵襄邑，遣范埴、徐文中詣濟州，請王進兵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無親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亟宜承制號召四方豪傑，則中原可傳檄而定。”王命子崧充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邦昌家在廬州，子崧檄通守趙令儵幾察之，且請捕誅其母子，以絕奸心。

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凡有事宜，并取大元帥府裁決，偽檄毋輒行。宣撫使范訥逗留撓

子洙藏在百姓家中，祝靖等人知道後，來拜見他，說京城已陷落。子洙哭泣，勸他們說：“你們應該迅速趕回都城，保護社稷，取得功名，不要貪財騷擾州縣。”都答道：“遵命。”子洙於是草擬文書催促他們動身。第二天，祝靖等人北去救國。

紹興元年，召見子洙，恢復徽猷閣直學士、知西外宗正司，改授江西都轉運使。當時建督府，軍費繁多，子洙不斷運送軍糧，因功進寶文閣直學士，再次知西外宗正司。三京剛剛收復，授子洙京畿都轉運使，因病推辭。在家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子洙小時候機敏聰慧，蘇軾到他家作客，抱起他放在膝上，對他父親說：“他是你家千里駒啊。”等長大了，善談論，精於作詩。然而崇寧、大觀年間頻繁興建土木，子洙常總管這些事，有識之士鄙視他。

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後代五世孫。考中崇寧五年進士。宣和年間，官至宗正少卿，授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

汴京失守，出兵勤王，因道路堵塞未能進軍。聽說張邦昌稱帝，寫信稟告康王：應該派軍在河上阻截金兵，迎請兩宮，問罪叛逆，如果謀劃渡江，恐怕會誤了大計。於是與知潁昌府何志同等約盟，傳檄內外。不久聽說金兵撤退，領兵到襄邑，派范埴、徐文中到濟州，請王進兵南京，并且說：“國家的制度，沒有在外面的親王，皇上特交付大王元帥之權，這是天意。應該立即秉承皇帝旨意去號召四方豪傑，那麼中原不須用兵便可安定。”王命子崧充任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張邦昌家在廬州，子崧發文通知太守趙令儵搜查他家，并且請求捕殺他的母親和孩子，以斷絕他的叛逆之心。

又上奏說：“從圍城以來，朝廷的命令被隔絕，請求下令各路，凡有事情，都聽取大元帥府的裁決，偽令不要執行。宣撫使范訥逗留謀求私

營私，所宜加罪。宜蠲被兵州縣租，經理淮南、荆、浙形勢之地，毋爲群盜所據。”

檄止諸路毋受邦昌僞赦，移書責邦昌曰：“人臣當見危致命，今議者籍籍，謂劫請傾危之計實由閣下，不然，金人何堅拒孫傳之請，而卒歸於閣下也。敵既遠去，宜速反正，若少遲疑，則天下共誅逆節，雖悔無及矣。”又遺書王時雍曰：“諸公相與亡人之國，方且以爲佐命功臣，不知平日所學何事。”

會邦昌遣使迎王次第白子崧，子崧即貽王書曰：“似聞謂以京師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便圖遷徙，臣竊惑焉。夫欲致中興，當謹舉措，宜先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霽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然後徐議所向。”

遂傳檄京師，奏于隆祐太后曰：“諸路先聞二聖北遷，易姓改國，恐間有假討逆之名，以竊據州郡者。乞速下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庶幾人心慰安，奸宄自消矣。”尋以所部兵會濟州。

康王即位，子崧請放諸路常平積欠錢，又言：“臺諫爲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事。請遵舊制，聽學士、中丞互舉。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一屯澶淵，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間，以張聲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并進，可成大功。

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上章論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等逼遷上皇，取太子，辱六官，捕宗室，竊

利，應該加罪。應當減免被金兵侵掠州縣的租稅，治理淮南、荆、浙形勢之地，不要被強盜所占據。”

用檄文阻止各路不得接受張邦昌的僞令，移送文書譴責張邦昌說：“人臣應當見危而捨生，現在人們議論紛紛，認爲金劫持二帝傾覆國家之計實際上是起於閣下，不然的話，金爲什麼堅決拒絕孫傳的請求，而最終聽從閣下。敵人已經遠去，應該儘快反正，如果稍有遲疑，那麼天下共殺逆賊，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又送信給王時雍說：“各位共同參與亡人之國，并且還以爲自己是佐命功臣，不知平時學些什麼。”

適逢張邦昌派使者迎王依次稟報子崧，子崧立即送信給康王說：“我聽說京都殘破，不可以再進入，應在軍中繼位，然後計劃遷徙，臣感到疑惑。如果想致力中興，應當舉動謹慎，最好先拜謁宗廟，覲見母后，誅賞嚴明公正，降恩四方。如果京城真的不可定都，然後再慢慢商議去向。”

於是傳檄京城，上奏隆祐太后說：“各路先聽說二聖北遷，換姓改國，恐怕中間有假藉討逆之名，以私自占據州縣的人。請速下明詔，告諭四方迎立康王之意，也許可以安慰人心，作亂的人自己銷聲匿迹了。”不久帶領所屬軍兵會集濟州。

康王繼位，子崧請求發放各路常平積欠錢，又上奏說：“臺諫是帝王的耳目，近年用人不當，都取旨言事。請遵照舊制，聽學士、中丞互相舉薦。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論事盡忠，請錄用他們的兒子。”皇帝都同意。於是提出三屯的建議：一屯澶淵，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間，以張聲勢。萬一敵人騎兵南侵，就三路并進，可成大功。

授子崧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上奏論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等逼上皇北遷，取太子，辱六官，捕宗室，竊禁物，被京人指爲國賊。希望處死市上，作爲對臣

禁物，都人指爲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爲臣子之戒。時滑州兩經殘破，子崧薦傅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黃潛善沮之，命遂寢。

賊趙萬犯鎮江，子崧遣將擊萬於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頃之，官軍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據鎮江。

初，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得其文，上之。詔御史往案其獄，情得，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城，降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赦，復集英殿修撰，而子崧已卒于貶所。

#### 趙子櫟

子櫟，燕懿王後五世孫。登元祐六年進士第。靖康中，爲汝州太守。金人再渝盟，破荆湖諸州，獨子櫟能保境土。李綱言于朝，遷寶文閣直學士，尋提舉萬壽觀。紹興七年卒。

#### 趙子砥

子砥，藝祖後令珣之子也。仕至鴻臚丞。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遣其徒朱國賓、王孝安至中京，求得上皇宸翰，懷之以歸。建炎二年六月，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于都堂。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啖虎以肉，食盡終必食人。若設陷阱待之，庶能制虎。”因復故官。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卒。

#### 趙子畫

子畫字叔問，燕王五世孫。少警敏強記，工書翰。累官憲州通判。宣

子的警告。當時滑州兩經殘破，子崧推薦傅亮可勝任。授傅亮滑州通判，黃潛善阻止此事，命令於是取消。

賊趙萬侵犯鎮江，子崧派將在丹徒迎擊趙萬，調鄉兵登城防備。很快，官軍敗歸，鄉兵震驚潰散，子崧率領親兵保衛焦山寺，賊占領鎮江。

當初，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對人說：“太祖後代應當再次有天下。”子崧熟知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中有很多地方出言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不和，道宗求得子崧的檄文，上呈皇帝。詔令御史去核查此案，得到實情，皇帝震怒，不想顯露他的罪過，用以前擅自棄城治罪，降爲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赦免，恢復集英殿修撰，而子崧已死在被貶地。

子櫟，燕懿王後五世孫。考中元祐六年進士。靖康年間，任汝州太守。金人再次背叛盟約，攻下荆湖各州，惟獨子櫟能保住境土。李綱向朝廷進言，升子櫟爲寶文閣直學士，不久提舉萬壽觀。紹興七年去世。

子砥，是藝祖後代令珣之子。官至鴻臚丞。北俘到燕山，時間一長，想逃回國，於是派他的手下朱國賓、王孝安到中京，求得太上皇的墨迹，揣在懷中帶回來。建炎二年六月，到了皇帝所在地，皇帝命令輔臣在都堂召問他。子砥說：“金人以講和來用兵，我國收兵以待和。從前契丹主張講和，女真主張用兵，十幾年間竟然滅了契丹。現在重蹈其轍。就好比人怕虎，用肉來喂虎，吃完後最終必定吃人。如果設下陷阱等待，也許能制服虎。”於是恢復舊官。不久賜對符合旨意，命他知台州，去世。

子畫字叔問，是燕王五世孫。少年時機敏聰慧記憶力強，工書翰。官至憲州通判。宣和初

和初，充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出知澤州，改密州。詔爲刑部員外郎，以憂去。

建炎四年，遷吏部員外郎。尋用大宗正士儋薦，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貨務，歲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以功進秩一階。試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禮》八十篇，爲二十七卷。上言復春分祀高禘禮。除權禮部侍郎，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以公族爲侍從，及改官制後都承旨用文臣，皆自子晝始。

衢、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請禁絕之。累求補外，遷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既而奉祠以歸，寓于衢。紹興十二年卒，年五十四。

### 趙子瀟

子瀟字清卿，秦康惠王後，孝靖公令與之子也。七歲而孤，家貧力學。登宣和中進士第。調真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官去。改授衢州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瀟佐唐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千緡，悉歸之公帑。除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朝廷遣人檢沙田蘆場，欲概增租額，子瀟以承買異冒占，力止之。

時議者言：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宜分道諸浦注之江。詔子瀟往案視。還言：“太湖當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於常熟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柵至雒浦入于涇谷；又疏鑿福山塘，至尚市橋北注大

年，充任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出知澤州，改密州。下詔任命他爲刑部員外郎，因服喪離職。

建炎四年，升任吏部員外郎。不久因大宗正士儋推薦，升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貨務，年終收茶、鹽、香錢六百零九萬餘緡，因功進一階官。試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禮》八十篇，編爲二十七卷。進言恢復春分祭祀高禘禮。授權禮部侍郎，升任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以公族子弟爲侍從，改官制後都承旨用文臣，都從子晝開始。

衢、嚴、信、饒的百姓，生子多不撫養，子晝請求加以禁止并杜絕這種現象。多次要求補任外官，升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不久任祠祿官回朝，寄居衢。紹興十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四歲。

子瀟字清卿，是秦康惠王的後代，孝靖公令與之子。七歲就成了孤兒，家貧努力學習。考中宣和年間進士。調任真州刑曹掾，與太守因獄事發生爭執，辭官離去。改授衢州推官。胡唐老認爲他才能出衆，任用他。當時變故很多，子瀟輔助唐老修築守城的器具，苗、劉兵到了城下，不能攻克，子瀟因功升官一級。官至吏部郎中，要求補授外官，升任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各部門贈禮，每月常有千緡，全部歸入公家金庫。授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朝廷派人檢查沙田蘆場，想增加租額，子瀟認爲承買不同於冒名占有，極力阻止。

當時諫議官上奏：挨着太湖的田地遭受水患，應分路各浦注入江水。皇帝詔令子瀟去察看。回來後說：“太湖爲數州大湖，松江一川怎能單獨疏泄。從前在常熟北部開了二十四個浦口通往大江，又在崑山東南開了十個浦口使河水入海，現在全都堵塞，應該加以疏通。”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開通常熟東柵到雒浦的河道使水注入涇谷；又疏鑿福山塘，到尚市橋北注入大

江，分殺其勢，水患用息。

明州守趙善繼治郡殘酷，子瀟率諸監司劾罷之。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吏不能欺，禁權家僮人子女爲僕妾者。詔權戶部侍郎，升敷文閣待制，復知臨安府。調三衙卒修築都城，不擾而辦。金主完顏亮渝盟，子瀟獻助軍錢十五萬緡，特遷一秩。帝幸建康，充行宮留守參謀官。扈蹕還，復知臨安府。金人來議和，子瀟謂事情叵測，宜以軍禮待之。

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瀟練兵，習爲“鵝鸛魚麗陣”，上觀於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賂通郡胥吏，吏反爲之用，匿其踪迹，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瀟以禮延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貸。”胥衆震恐，爭指賊處，悉禽獲。凡豪猾爲賊囊橐者，窮治之，海道遂平。

升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頓平，民賴以濟。進龍圖閣學士，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爲妾者，其妻妒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興化掾，安廨中。妾父詣郡訴，吏不決。子瀟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果得缶以歸，獄遂決。其發擿概類此。乾道二年卒于官，年六十六。

### 趙師昇

師昇字從善，系出燕懿王。王生彰化軍節度使惟忠，惟忠生宣城侯從謹，從謹生崇國公世恬，世恬生嘉國公令峻。中興初，韓世清挾令峻爲變，裂黃旗被其身，固拒獲免。令峻生朝奉郎子笈，子笈生和州防禦

江，分別減弱水勢，水災因此消除。

明州知州趙善繼治理州務殘酷，子瀟帶領各監司彈劾并罷免了他。授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吏人難以欺騙他，禁止權貴之家租良家子女爲僕妾。下詔爲權戶部侍郎，升敷文閣待制，又知臨安府。調三衙卒修築都城，沒有擾亂就辦成了。金主完顏亮背叛盟約，子瀟獻上助軍錢十五萬緡，特升官一級。皇帝到建康，充任行宮留守參謀官。隨從皇帝車駕回來，又知臨安府。金人來議和，子瀟認爲不可信，和議時應嚴陣以待。

孝宗繼承帝位，立志恢復國土，子瀟練兵，演習“鵝鸛魚麗陣”，皇上在便殿觀看，很贊賞，賜他金帶。越級升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寶上書直言留子瀟，皇帝說：“朕委任他防海重任，就要召他回來。”當初，海寇用財物買通州胥吏，吏反被他們利用，隱藏他們的踪迹，賊於是非常猖狂，商舶不通。子瀟以禮接待土豪，讓他們率領州胥分路入海，告訴他們說：“聽從命令的有厚賞，否則格殺勿論。”衆胥吏驚恐，爭着指明賊所在地，全部把他們抓獲。凡是狡猾窩藏賊的土豪，嚴厲處治，海路於是平定。

升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當年鬧饑荒，從旁州買入糧食，米價立刻平穩，百姓靠此得到接濟。升龍圖閣學士，移知泉州。有個強搶民女爲妾的小吏，他妻子妒嫉凶悍，殺了民女并碎尸，藏在缶中，送到她哥哥興化掾那裏，安放廨中。妾的父親到州上告狀，吏不能決斷。子瀟查訪得知有關情況，立即派人前往興化，果然得缶帶回來，案子於是判決。他判決疑難大略如此。乾道二年在官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師昇字從善，是燕懿王的後代。王生彰化軍節度使惟忠，惟忠生宣城侯從謹，從謹生崇國公世恬，世恬生嘉國公令峻。南宋初，韓世清挾持令峻叛變，撕開黃旗披在他的身上，他堅決抗拒纔獲免。令峻生朝奉郎子笈，子笈生和州防禦使伯驢。伯驢小時候在康邸隨從高宗，以文藝

使伯驢。伯驢少從高宗于康邸，以文藝侍左右。

師昇，伯驢之子也。舉進士第，除司農簿，遷金部郎中。孝宗奇其才，顧遇頗厚。師昇奏：左右曹、度支、倉部宜立總計，司歸并財物之數，以絕吏奸。制可。知吉州，即山煉銅，足治欠額二十萬。進戶部郎官、淮東總領。

光宗初，擢太府少卿、知秀州，改淮南運判。時郡鐵錢不行，鹽商弗至，師昇請發度牒，出倉粟，以收鐵錢，鹽利遂通。累遷司農卿、知臨安府。有僧號散聖者，以妖術惑衆，師昇捕治黥之。

韓侂胄用事，師昇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昇最後至，出小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師昇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妾爲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昇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噪叢薄間，視之乃師昇也，侂胄大笑久之。以工部尚書知臨安府。

侂胄將用兵，師昇度侂胄材疏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論，侍御史鄧友龍劾罷之。侂胄死，其黨多坐謫，以師昇嘗與侂胄異，故獲用。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

會荆湖始置制閫，以命師昇，給事中蔡幼學繳其命，遂罷歸。未幾，詔爲兵部尚書、知臨安府。幼學時爲學士，亦不草詔，留元剛草之。時楮輕糴貴，師昇尹京未數月，楮價寢

侍奉左右。

師昇，是伯驢之子。考中進士，授司農簿，升任金部郎中。孝宗認爲他有非凡的才能，待遇很豐厚。師昇上奏：左右曹、度支、倉部應該立總計，主管歸并財物的數目，以杜絕吏人的奸詐行爲。皇帝下令同意。知吉州，在山上煉銅，煉足所欠的數目二十萬。升戶部郎官、淮東總領。

光宗初年，擢升太府少卿、知秀州，改授淮南運判。當時州裏鐵錢不流通，鹽商不到，師昇請求發度牒，拿出糧倉裏的米，以收鐵錢，鹽利就通了。多次升遷爲司農卿、知臨安府。有個號叫散聖的僧人，用妖術迷惑衆人，師昇把他抓住并處以黥刑。

韓侂胄當權，師昇依附他，於是得以任京尹。侂胄生日，百官爭着貢獻奇珍異寶，師昇最後到，拿出小盒說：“願獻小果核勸酒。”打開一看，是粟金蒲萄小架，上面綴有大珠一百多顆，衆人因慚愧而沮喪。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有人獻北珠冠四枚給侂胄，侂胄把冠送給四妾，其餘十人也想要，侂胄沒有東西應付。師昇聽說後，立刻出錢十萬緡買北珠，製成十頂冠獻上。妾替他求升官，得以轉任工部侍郎。侂胄曾在南園飲酒，路過山莊，看到竹籬茅舍，對師昇說：“這裏真有田舍間氣象，不過缺了犬吠鷄鳴。”過了不久聽見犬噪於草木叢生處，一看是師昇，侂胄長時間大笑。師昇以工部尚書知臨安府。

侂胄將用兵，師昇考慮到侂胄才疏意廣，肯定招致災禍，不同意，侍御史鄧友龍檢舉并罷免了他。侂胄死後，他的黨羽多數獲罪被貶職或遣送外地，因師昇曾與侂胄有分歧，所以獲得任用。授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

適逢荆湖開始設軍事機構制閫，任命師昇，給事中蔡幼學上奏追回任命，於是罷職回朝。不久，皇帝下詔師昇任兵部尚書、知臨安府。幼學當時是學士，還是不草擬詔書，留元剛起草。當時紙幣賤糴貴，師昇任京尹不到數月，紙幣漸漸

昂，羅亦稍平，執政愈益賢之。會武學士柯子冲、盧宣德以事至府，師昇擅撻遣之，衆盡謹，文武二學之士交投牒，師昇乃罷免，與祠。卒于家，年七十。

師昇四尹臨安，有能聲。嘗鈎致民罪，沒其家貲，諂事權貴，人以是鄙之。

### 趙希言

希言字若訥，惠王令應元孫也。淳熙十四年登第。調衢州司戶，合郡民以計，表其坊里，標其戶數，爲圖獻于守，守才之。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攝邑。漕善令，會嚴州請復烏龍嶺稅場，檄希言往訪之，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場不當復，漕怒曰：“衢已復孔步、章戴二場，何烏龍獨不可復？”希言謂二場當并罷去，漕不能奪，二場竟亦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誣人以殺人罪者，吏治之急，囚誣服。希言鞠得實，檄縣他捕，乃得真盜。

用楊萬里、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淮西總所幹辦。移書約諸郡：綱必時發，至即受納，無滯留。始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比去，庫錢充溢。

知臨安 仁和縣。闢學宮四百餘畝。適大旱，蝗集御前蘆場中，亘數里。希言欲去蘆以除害，中使沮其策，希言驅卒燔之。臨平塘堤決，希言督役，親捧土投石，兵民爭奮，堤成，因築重堤，後不復決。民病和買絹折錢重，希言節省公費，代其輸。

除太社令，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右司。上言：“諸將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宜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爲

升值，羅價也逐漸平穩，執政更加欣賞他。正巧武學士柯子冲、盧宣德因事到他府上，師昇擅自打跑了他們，輿論大嘩，文武二學之士輪流投牒，師昇纔被罷免，授予祠祿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歲。

師昇四度任臨安尹，有能幹的名聲。曾經冤及民罪，沒收他的家產，阿諛權貴，人們因此鄙視他。

希言字若訥，是惠王令應的長孫。淳熙十四年進士及第。調任衢州司戶，集州民計數，標識坊里，標明戶數，畫圖獻給州太守，州太守認爲他有才能。西安令不稱職，太守下文書讓希言代理其事。漕官與縣令交好，適逢嚴州請求恢復烏龍嶺稅場，下令希言去查訪，使縣令得以復職。希言極力主張烏龍場不該恢復，漕官非常生氣，說：“衢已經恢復孔步、章戴二場，爲什麼惟獨烏龍不能恢復？”希言認爲二場應當一同罷去，漕官不能改變他的主張，二場最終也廢掉。改授吉州司理，下屬縣中有人以殺人罪誣陷別人，吏處治得急迫，拘囚無辜者服罪。希言審問得到實情，下令縣裏另抓人，纔得到真盜。

由楊萬里、周必大推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授淮西總所幹辦。移送文書與各州約定：綱運一定按時發送，到了立即收納，不能滯留。剛到時，軍庫現有的錢不滿千緡，離開時，庫錢多得裝不下。

知臨安 仁和縣。開學宮四百餘畝。趕上大旱，蝗蟲聚集御前蘆場中，綿延數里。希言想去掉蘆草來除害，宦官不同意他的辦法，希言驅使士兵用火燒。臨平塘堤決口，希言督察勞役，親自捧土投石，兵民爭着效力，堤築成後，趁勢修築重堤，以後不再決口。百姓苦於和買絹折錢太多，希言節省公費，代他們交稅。

授太社令，升任樞密院編修官兼右司。上書說：“衆將僅致力於守城，敵人來了不抵抗，離開後不追趕，以後的憂患，不僅是保江。應該告知衆將，一軍被圍，衆軍共守，敵人不渡淮就都受賞，以戰爲守，不要以守爲守。”升宗正丞，



守，毋以守爲守。”遷宗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之。累遷秘書丞、著作郎、軍器少監，皆兼右司，又充密院檢詳，爲宰屬、樞掾凡六年，奉祠去。嘉定十七年卒，年六十一。贈資政殿大學士，封越國公，謚忠憲。

子與權，登進士第，再中刑法科。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 趙希懌

希懌字伯和，燕王八世孫。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趙汝愚帥福建，希懌爲屬吏，嘗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緝爲一編，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薦于憲辛棄疾。棄疾尚氣，僚吏不敢與可否，希懌獨盡言無所避。屬邑候官苦稅重，每不登額，希懌稽核公帑羨錢以足之。棄疾亦薦其能。汝愚當國，調江東運司幹辦。

同寅有坐侂冑黨者，諸司莫敢薦，希懌賢其人，請以薦己者薦之。改太平州通判。先是盜鯨而逃者，捕得處死。希懌言：“強盜特貸命而輒逃者斬，今鯨罪致死，非法之平也。”自是皆減死論。

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饑，惡少聚劫，希懌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升本路帥兼漕事。黑風峒羅世傳寇郴陽，奸民潛通賊，陰濟以糧。希懌捕治之，賊乏食，乃去。未幾，李元礪寇郴，陳廷佐寇南安，復誘羅世傳與合，劫掠至龍泉。有何光世者，能知賊動息，希懌授光世計，俾誘世傳誅元礪以自贖。功未竟，移知平江府，其後世傳果縛元礪以獻，廷佐勢孤，亦降。

移知太平州，希懌爲倅日，習知

請求南班能輪流答對，同意。多次升遷爲秘書丞、著作郎、軍器少監，都兼任右司，又充密院檢詳，任宰屬、樞掾共六年，以祠祿官離職。嘉定十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追贈資政殿大學士，封越國公，謚號忠憲。

子名與權，進士及第，第二次考中刑法科。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希懌字伯和，是燕王八世孫。考中淳熙十四年進士。趙汝愚任福建統帥，希懌爲屬吏，曾說：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同對待兄弟。取喜愛的古今官方著作輯爲一編，說：“這是我的老師。”汝愚贊賞他，推薦給上司辛棄疾。棄疾愛意氣用事，僚吏不敢表明自己的觀點，惟獨希懌直言而無所避忌。屬縣候官苦於稅重，常達不到規定的數額，希懌核計公庫餘錢代他交足。棄疾也推薦他的辦事能力。趙汝愚當權，調希懌任江東運司幹辦。

同僚中有人因是韓侂冑黨羽而獲罪，各部門沒人敢舉薦他，希懌尊重他的爲人，以他是薦己者而推薦他。改授太平州通判。在此之前處以黥刑的強盜逃跑，抓住處死。希懌說：“強盜祇是免除死刑而逃跑的斬首，現在以黥罪致死，不是公平的法律。”從此全部免除處死。

升江西茶鹽提舉。年中鬧饑荒，惡少聚衆搶劫，希懌將要親臨審察，幕屬極力阻止他，不聽，說：“希懌不出，飢民最終得不到糧食，並且會招來禍亂。”於是動身，發糧賑濟，抓住主謀治罪，黨羽於是散去。升本路帥兼漕事。黑風峒羅世傳侵犯郴陽，奸民秘密通賊，暗地以糧食接濟他們。希懌抓住他們後加以懲處，賊缺糧，於是離去。不久，李元礪侵犯郴，陳廷佐侵犯南安，又誘使羅世傳與他們會合，搶掠到龍泉。有個叫何光世的人，能知道賊的行踪，希懌授光世計策，讓他引誘世傳殺元礪來贖自己的罪。功未成，希懌改知平江府，以後世傳果然捆縛元礪來進獻，廷佐勢單力孤，也投降。

改知太平州，希懌爲副職時，熟知那裏百姓

其民利病，遂損折帛價，減榷酤額，以蘇民力。已而乞祠，遷端明殿學士，換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嘉定五年卒，年五十八，贈少保，封成國公。

### 趙士瑀

士瑀字公美，濮安懿王曾孫也。天資警敏，兒時儼如成人。比弱冠，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從上皇北遷，次洺州東，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金人圍合，皆散走。士瑀乘驢西亡，夜半盜奪驢去，徒步疾趨，遲明，抵武安酒家，語人曰：“我皇叔也。”邑官聞之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因募得少壯百餘人，從至磁州，招集義兵以解洺圍。旬日間，得勝兵五千人，歸附者數萬。

時洺州守臣王麟欲叛降敵，軍民怒殺之，推統制韓一爲主。士瑀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圍。翌日入城，部分守禦。敵治壕塹，樹鹿角，示以持久。士瑀礪將士死守，飛火炮碎其攻具，以計生得其首領，敵乃解圍去。以功遷權知洺州，仍兼防禦使。

建炎二年，金人再犯洺，糧盡援絕，衆不能守，乃擁士瑀出城，由白家灘抵大名府，詔赴行在。

紹興五年，遷泉州觀察使，再遷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時泉邸新建，向學者少，士瑀奏宗子善軫文藝卓絕，衆所推譽，乞免文解，由是人知激勸。遷節度使，未拜而卒，年四十六。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淳熙中，謚忠靖。子不流，歷臨安、紹興帥，治有聲。

### 趙士儂

士儂字立之，郇康孝王仲御第四子。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初補

的利害，於是減少折帛價，減少專賣酒的數目，以恢復民力。不久要求授祠祿官，升端明殿學士，換任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退休。嘉定五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追贈少保，封成國公。

士瑀字公美，是濮安懿王的曾孫。天資機敏聰慧，兒時儼然如成人。成年，任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隨上皇北去入金，停留在洺州東，與衆宗室商議，想逃回去占領城池。謀劃未成而金兵包圍了他們，都跑散。士瑀騎驢西逃，半夜強盜奪走驢，徒步快跑，天將亮時，到武安酒家，對人說：“我是皇叔。”當地官員聽說後來謁見，資助衣冠鞍馬。於是招募到少壯一百多人，跟他到磁州，招集義兵以解洺州之圍。十天內，得勝兵五千人，歸附的人有數萬。

當時洺州守臣王麟想叛降敵人，軍民憤怒地殺了他，推統制韓一爲主。士瑀半夜靠近城下，力戰攻破敵兵的包圍。第二天入城，布置防守。敵兵修壕塹，樹鹿角，以示持久戰。士瑀鼓勵將士死守，飛火炮擊碎敵人的攻具，用計活捉他們的首領，敵人於是解除包圍離去。因功升權知洺州，兼防禦使。

建炎二年，金軍二次侵犯洺州，糧盡援絕，衆不能守，於是擁着士瑀出城，由白家灘抵達大名府，詔赴皇帝所在地。

紹興五年，升任泉州觀察使，再升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當時泉邸新建，以前學者少，士瑀上奏宗子善軫文藝卓絕，爲衆人一致贊譽，請求免除文科解試，由此人們知道激發勉勵。升任節度使，未上任而去世，終年四十六歲。追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淳熙年間，謚忠靖。子不流，歷任臨安、紹興帥，治理政務有名聲。

士儂字立之，是郇康孝王仲御第四子。有大志，好學，善於寫文章。起初補授右班殿直，

右班殿直，累遷忠州防禦使、鄭州觀察使，由寧遠軍承宣使轉權同知大宗正事。時康王建大元帥府，士儂請於孟太后，乞命帥府得承制便宜行事，又請奉王承大統，太后從之，王遂即位。

除光山軍節度使，扈蹕南幸。黃潛善等用事，士儂論其誤國，潛善斥之，出知南外宗正事。會苗傅、劉正彥作亂，士儂易服入杭，以蠟書遺張浚，趣其勤王；復遺呂頤浩書，勉其與浚同濟國難。苗傅等怒浚，浚坐謫。復遺浚書，謂朝廷無他意，俾賊勿疑耳。事平，加檢校少保，除同知大宗正事。

丁母憂，起復，除知大宗正事。請序位安定郡王下，從之。累乞祠，不許。以定策功，詔其子不議改文秩，不怙易環衛官。加士儂檢校少師。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入覲，勸帝留意恤民。

金人既歸河南、陝西地，命士儂謁陵寢，遂入柏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特封齊安郡王，以旌其勞。

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軍興，罷宗室賜予，至有喪不能斂者，士儂以聞。詔總麻、袒免親任環衛官而身亡者，賜錢有差。

士儂數言事，忤秦檜。及岳飛被誣，士儂力辨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檜大怒，諷言者論士儂交通飛，踪迹詭秘，事切聖躬，遂奪官。中丞万俟卨復希旨連擊之。謫居建，凡十二年而薨，年七十。帝哀之，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階。

長子不凡，方苗傅之亂，剖股納

多次升遷爲忠州防禦使、鄭州觀察使，由寧遠軍承宣使轉權同知大宗正事。當時康王建大元帥府，士儂對孟太后說，帥府應秉承皇帝旨意隨機自主行事，又請求奉王繼承皇位，太后聽從他的建議，王於是即帝位。

授光山軍節度使，隨從皇帝到南方。黃潛善等當權，士儂奏論他們誤國，潛善詆毀他，士儂出京知南外宗正事。適逢苗傅、劉正彥作亂，士儂改換服飾入杭，用蠟書送給張浚，催促他出兵救援王朝；又給呂頤浩寫信，勉勵他與張浚共救國難。苗傅等人譴責張浚，張浚獲罪被貶職。重新給張浚寫信，說朝廷沒有別的意思，而是使賊不生疑心罷了。事情平定後，加授檢校少保，授同知大宗正事。

服母喪，喪滿復官，任知大宗正事。請求自己的班位在安定郡王之後，得到同意。多次要求爲祠祿官，不允許。因有幫助立帝功，詔令他的兒子不議改文官，不怙換任環衛官。加授士儂檢校少師。不久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入宮朝見，勸皇帝注意體恤民情。

金人歸還河南、陝西地，命士儂謁見陵寢，便入柏城，劈開雜亂的草木，隨其所宜加以修理，禮畢後回來。特封齊安郡王，以表彰他的功勞。

不久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戰事又起，停止了對宗室的賜予，以至於有死喪不能入殮的，士儂上報。下詔宗室中親任環衛官而身亡者，按等賜錢。

士儂多次言事，與秦檜不和。岳飛受到誣陷時，士儂極力辯解說：“中原還沒安定，禍就落到忠義之士的頭上，這是忘了二聖而不想恢復中原。臣以百口保證岳飛沒有他心。”秦檜大怒，慫恿言官誣陷士儂勾結岳飛，踪迹詭秘，事關皇帝自身利益，於是免去他的官職。中丞万俟卨又迎合旨意接連打擊他。謫居建，十二年後去世，享年七十歲。皇帝哀悼他，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都升兩階官。

長子名不凡，苗傅作亂時，剖股藏入密信，

蠟書，持告張浚，以功轉兩官，易文資。從趙哲收復建州，殺葉濃，以功賜爵二級。

### 趙士嶠

士嶠字仰夫，太宗五世孫。初以蔭補官，累轉太子率府副率。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洪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嶠至一大船中，見二帝御容，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至山中，衆欲聚爲盜，士嶠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爲朝夕計耳，孰若仰給州縣。士嶠以近屬諭之，必從。如此，則今日不饑餓，後日不失賞，是一舉而兩得也。”衆聽命。乃走謁太后虔州。

會虔民作亂，鄉兵在外爲應，與官軍相持。士嶠詣執政，謂當請太后急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又宜急諭城中，城中定，則外寇可弭，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乃餘事耳。赦既下，城中遂定。遷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紹興二十一年卒，贈建寧軍承宣使，追封建安郡王。

### 趙士晴

士晴，太宗之後，商、濮王之裔也。從上皇俱北遷，乘間變姓名入僧寺中，落髮，衣僧衣以行，抵會稽。扈駕循幸，以覃恩轉千牛衛將軍奉朝請而卒。

### 趙不群

不群字介然，太宗六世孫。宣和中，量試授承事郎。靖康初，宰濟南章丘縣。縣當山東、河北之衝，不群募效用五千人，增高城濠，爲戰守備，敵攻圍兩月不能下。

遷維州通判，升直秘閣，通判鎮江府，辟充兩浙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宗在越，詔改郴州。時群盜出沒在湖、湘之間，不群嚴加

帶着告知張浚，因功轉兩官，改文職。隨趙哲收復建州，殺葉濃，因功賜爵二級。

士嶠字仰夫，是太宗五世孫。初以恩蔭補官，多次升官任太子率府副率。建炎初年，隆祐太后到洪州，敵人突然殺到，各部門分散逃跑。士嶠進入一大船中，看見二帝畫像，背着跑。遇上潰散軍兵數百人，同行到山中，衆人想聚集做强盜，士嶠拿出二帝畫像說：“強盜不過是求食爲朝夕打算，何如依靠州縣的供給。士嶠以近親的身份告訴他，一定聽從。這樣做了，那麼現在不會飢餓，以後不失賞賜，這是一舉兩得。”衆人聽命。於是跑到虔州拜見太后。

虔民作亂，鄉兵在外接應，與官軍相持不下。士嶠到宰相那裏，說應當請太后立即寬赦罪人，人知免死，也許可以安定；又應立即宣告城中，城中安定，外寇就能順服，譬如吃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就是閑事了。赦令下達，城中安定。升任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紹興二十一年去世，追贈建寧軍承宣使，追封建安郡王。

士晴，是太宗後代，商、濮王的後裔。隨太上皇一起北上入金，乘機改姓名入僧寺中，剃髮，穿僧衣行走，抵達會稽。隨皇帝而行，因皇上恩澤而轉授千牛衛將軍奉朝請去世。

不群字介然，是太宗六世孫。宣和年間，參加量試後授承事郎。靖康初年，爲濟南章丘縣知縣。縣正處在山東、河北交界之處，不群招募效力致用的人五千，增高城牆，挖深濠溝，爲防敵作準備，敵人圍攻兩個月而不能攻下。

升任維州通判，升直秘閣，通判鎮江府，辟充兩浙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宗在越，詔令改授郴州。當時群盜出沒在湖、湘之間，不群嚴加

沒湖、湘間，不群嚴備禦，盜不能犯。進直顯謨閣，移知鼎州，充湖北兵馬副鈐轄。既而朝廷慮郴失守，復留不群于郴。會岳飛破曹成，成遁，因犯郴，不群乘城固守，拒却之。

進直寶文閣，移知宣州。軍需以時辦，而民不擾。進秩二階。知廬州。鄺瓊叛，擁不群北去，尋釋之以歸。帝召見，問瓊叛故，不群曰：“由劉錡除制置，瓊等以為圖己，兼撫諭後時，故叛。”帝悔之。除知荆南府，累遷兩浙路轉運副使，卒于官。

### 趙不棄

不棄字德夫，太宗之裔。紹興中，為江東轉運判官。秦檜忌四川宣撫使鄭剛中，以不棄能制之，除太府少卿、四川宣撫司總領官。初，趙開總蜀賦，宣撫司文移率用申狀，不棄至官，用張憲成故事，以平牒見剛中。剛中愕然，久之始悟其不隸己，遂有隙。不棄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剛中辟利州轉運使王陟兼本司參議，不棄劾罷之。二人愈不相能，檜并召還。剛中在蜀，服用頗逾制，不棄復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升不棄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

逾年改工部侍郎，尋除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時浙東旱，饑民多流亡。提舉秦昌時，檜兄子也，不棄言其悉心振恤，全活甚衆，昌時得遷秩。其媚檜如此。未幾卒。

### 趙不尤

不尤，有武力。靖康之難，與王明募義兵，與金人戰，雄張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高宗即位，引衆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湖寇。飛死，檜奪其兵，遣

防備，盜不能進犯。升直顯謨閣，移知鼎州，充任湖北兵馬副鈐轄。不久朝廷擔心郴州失守，又留不群在郴州。適逢岳飛打敗曹成，曹成逃跑，侵犯郴，不群登城堅守，擊退了他。

升直寶文閣，改知宣州。軍需按時辦理，而百姓沒有受到影響。進級兩階。知廬州。鄺瓊反叛，擁持不群北去，不久放他回來。皇帝召見，問鄺瓊反叛的原因，不群說：“因劉錡任制置使，鄺瓊等人以為是來對付自己，加上安撫告諭不及時，所以反叛。”皇帝對此感到後悔。知荆南府，多次升遷為兩浙路轉運副使，在官任上去世。

不棄字德夫，是太宗的後代。紹興年間，任江東轉運判官。秦檜忌恨四川宣撫使鄭剛中，以不棄能制服他，授太府少卿、四川宣撫司總領官。當初，趙開主管蜀賦，宣撫司移送文書用申狀，不棄到任後，采用張憲成舊例，以平牒見剛中。剛中愕然，過了好長時間纔明白他不隸屬自己，於是有了裂痕。不棄想拿出宣撫司的全部積蓄，剛中不給，不棄很生氣。剛中徵辟利州轉運使王陟兼任本司參議，不棄彈劾罷免了他。二人更加不和，秦檜把他們一起召回。剛中在蜀時，穿戴和用物越級，不棄又寫文章提及此事來陷害剛中。秦檜於是罷免剛中，升不棄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

過了一年改授工部侍郎，不久授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當時浙東旱災，飢民多流亡。提舉秦昌時，是秦檜哥哥的兒子，不棄說他曾悉心賑濟，保全活命的人非常多，昌時得以升官。他就是這樣討好秦檜。不久去世。

不尤，有武力。靖康之難，與王明招募義兵，與金兵交戰，勇猛聞名於河南、河北。盜賊都避免與他接觸，說：“這人是小使軍。”高宗繼位，帶領衆人回來，補授武翼郎。隨岳飛平定湖寇。岳飛死後，秦檜奪去他的兵權，派他守橫州

守橫州而卒。

子善悉，進士登第。累官敷文閣直學士、兩浙轉運副使。

### 趙不忌

不忌字仁仲，嗣濮王宗暉曾孫也。父士圃，從上皇北還，遙拜集慶軍節度使。不忌初補保義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易左宣義郎，調婺州金華丞。治縣豪何汝翼，械請於郡，編隸他州，邑人懾服。

除永州通判。郡歲輸米，倍收其贏，民病之，不忌言於守，損其數。帥司檄不忌錄靖州獄，辨出冤者數十百人，靖人德之，繪其像以祠。

除知開州。開在巴東，俗鄙陋，不忌爲興學，俾民知孝義。郡有鹽井，舊長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忌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鬥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

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忌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餘萬。

改成都路轉運判官。適歲饑，不忌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獨閉糴，邑民群聚發其廩。不忌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米者，民遂定。

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江遏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夫，堰不固而圯，田失水，故歲屢饑。不忌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未作

時去世。

子名善悉，進士及第。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兩浙轉運副使。

不忌字仁仲，是嗣濮王宗暉的曾孫。父名士圃，跟隨太上皇北入金，遙授集慶軍節度使。不忌初補保義郎，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及第，改授左宣義郎，調任婺州金華丞。懲處縣裏土豪何汝翼，加上刑具送到州，編管到他州，當地人於是畏懼而折服。

任永州通判。州中交稅，成倍收所應負擔的糧食，百姓痛苦，不忌跟太守講了，減少所收的數目。帥司下文書令不忌查視靖州獄，查出冤枉的有數十百人，靖人感激他，畫他的像供奉。

授任知開州。開州在巴東，民俗鄙陋，不忌爲他們辦學，使人民懂得孝義。州有鹽井，以前的州官派親信監管，謀求私利。不忌停止派遣，鹽利倍入，州裏用不完，以剩餘的代替人民交納夏秋兩稅以及天申節銀絹。在開州兩年，人民沒有爭鬥，夜不閉戶。各司輪流舉薦，把他比做古代的良吏。轉任夔州轉運判官，開州數千人擋住城門，不能走。

到了夔州，人民苦於上供銀。當時使臣因是親戚故舊而代理大寧鹽場，獨得盈利。不忌把他趕走，鹽獲得盈餘。於是出錢買餘鹽數十萬斤，換米得到三萬多斛，運到湖北，買銀回來，代替諸郡交上供銀，省下緡錢十五萬多。

改授成都路轉運判官。趕上饑荒，不忌前往瀘南，借官錢五萬緡，派吏人分別買米。米到了，下令說：“米來了。”富民爭着賣糧，米價於是平穩。惟獨雙流朱氏不賣出米，民衆打開他的糧倉。不忌要朱氏抵罪，沒收他的米，把搶米者處以黥刑，百姓於是安定。

永康軍每年治理都江堰，籠石蛇絕江斷水，以灌溉數州田地。吏人盜錢，減少勞力，堰未成而塌，田失水，所以多次鬧饑荒。不忌親自察看，操板修築，把吏人依法懲處。於是頒布命令：以耕作為業的人田主借貸給他，商人富民賑

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粥視。全活數百萬。

黎州青羌奴兒結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忌給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不忌曰：“民饑，不可擾也。”以糴餘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忌攝制司。初，官兵敗，前制使遣人賂奴兒結以和。不忌曰：“奴兒結，吐蕃小種也，今且和，若大族何？”不聽。

會酋豪夢束畜列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恐。不忌靜以鎮之，召僚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赴沉黎，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爲後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緡，殺一人二緡。於是邛部川首領崖襍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斬夢束畜列首來獻，凡十有六日而平。嘉州虛恨蠻入寇，不忌標吐蕃首境上，蠻懼，一夕遁去。不忌乃令緣邊家出丁夫一人，分戍諸堡，復其家。不忌罷歸，蜀人送者自成都至雙流，遮道不得行。

未幾，除成都提刑，改江西路轉運判官。廷臣薦其賢，詔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吏白承受奏請須用中貴人，不忌曰：“有司不存乎？”罷不用。中貴人或請見，輒謝出之。

進明州觀察使，俄升昭慶軍承宣使。金人完顏烈來聘，充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見館使，皆對揖，不忌不爲禮。宴玉津園，不忌連射皆中，使者驚服。

不忌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宮，增廣弟子員，仿大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

濟他，老幼疾患者官府施粥。保全性命的有數百萬。

黎州青羌奴兒結反叛，制司調兵前往戍守，由不忌提供軍糧。以前，富人出糧，而下戶出勞力運到邊境。不忌說：“民飢，不可以打擾。”把買入米多餘的部分派兵運去。不久朝廷命令不忌代理制司。當初，官兵戰敗，前制使派人賄賂奴兒結求和。不忌說：“奴兒結，是吐蕃小族，現在尚且講和，那對大族怎麼辦？”不聽。

酋豪夢束畜列率領數千人進入漢地二百多里，成都大爲恐慌。不忌沉着冷靜以定人心，召僚屬飲酒。夜裏派步將帶領飛山軍直接奔赴沉黎，又調綿州兵戍守邛州爲後援，告誡他們說：“堅守勿動。”秘密傳送文書給各蕃部：活捉吐蕃一人賞十緡，殺一人賞二緡。於是邛部川首領崖襍集合各部落，在漢源大敗吐蕃，砍下夢束畜列的頭來進獻，共用了十六天就平定了。嘉州虛恨蠻入侵，不忌把吐蕃首領的頭放在邊境上，蠻人恐懼，一個晚上都逃走了。不忌於是下令靠近邊境住戶每家出丁夫一人，分別戍守各堡，免除他們家裏的賦稅。不忌罷職回去，蜀地送行的人從成都到雙流，擋住道路，不能通行。

不久，任成都提刑，改授江西路轉運判官。廷臣推薦他的才能，詔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這是越級提拔。吏人稟告承受奏請須用宦官，不忌說：“有關官吏不在了嗎？”罷去不用。宦官有時請求拜見，都謝絕不用。

升明州觀察使，不久升任昭慶軍承宣使。金人完顏烈來通好，不忌充任館伴副使。金使隨從以前見館使，都互相作揖，不忌不行禮。宴飲於玉津園，不忌連射都射中，使者震驚佩服。

不忌用學問道德訓勉族屬，推薦優秀傑出的人。上奏開新學宮，增加弟子人數，仿照大學校定法。設自訟齋，讓有過失的人在裏面讀書，人人受到感動和激勵。淳熙十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

不忌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北遷，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

居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忌請復置安撫司，相維而治。其論王抃不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為副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遇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言，通下情，退而燔其稿。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忌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帝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諫，每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事中白英國公借擊球馬，不忌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所敬者朱熹、張栻，栻死為請謚，又請用熹。其好尚如此。

#### 趙善俊

善俊字俊臣，太宗七世孫。父不衰，閩路兵馬鈐轄。善俊初補承節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換左承務郎，調南城丞，改昭信軍，簽判奇之。虞允文亦薦其有邊帥才，除幹辦諸司審計司。知郴州，敷奏稱旨，留為太府寺丞。

尋攝帥、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麋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貸牛種，僦屋以居，死者為給槨，人至如歸。州城舊毀于兵，善俊葺完之，因言：“異時恃焦湖以通饋餉，今既堙涸，宜募鄉兵保孤、姥二山，治屋以儲粟。敵或敗盟，則吾城守有餘，餉道無乏矣。”又增築學舍，新包拯祠，春秋祀之，人感其化。

不忌秉性非常孝順，七歲時，遭逢父親北上入金，常因思念而哭泣。長大後努力學習，母親曹氏阻止他，回答說：“父仇未報，不敢想富貴榮華。”登第時已經入仕，按規定應該超升兩級，請求回授他的母親。母親按封法祇能是令人，高宗贊許他有志向，特封郡夫人。

為官所到之處有名聲，在朝喜好談論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忌請求重設安撫司，互相依靠治理政事。他論述王抃不應揀選各路軍，王友直不能任副都指揮使，尤其是人所難於說出口的。遇大旱，一天九次上奏，勸皇上求直言，通下情，退朝後焚燒文稿。當時布衣上書狂妄，多數抵罪，不忌說太上皇帝不加罪進言的人，這應當寫在御座之右。皇帝畏懼而答應下來。皇帝贊賞他忠誠可信，每次宴飲宮中，皇帝與他飲酒，對皇太子說：“這是賢宗室。”一天，在待漏院坐着，有一給事中稟告說英國公借擊球馬，不忌神情嚴肅地說：“皇上僅有一個皇孫，萬一馬驚掉下來，殺了你們也無益。”馬最終沒有得到。所敬重的人是朱熹、張栻，栻死後為他請求謚號，又請求任用朱熹。他的愛好和崇尚就像這樣。

善俊字俊臣，是太宗七世孫。父名不衰，是閩路兵馬鈐轄。善俊起初補授承節郎。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及第。改任左承務郎，調任南城丞，改昭信軍，簽判認為他不同尋常。虞允文也推薦他有帥才，授幹辦諸司審計司。知郴州，陳述奏進符合旨意，留任太府寺丞。

不久攝帥、知廬州。遇上旱災，江、浙收成不好，百姓成群而來。善俊搜括境內官田平均分給他們，借牛和種子，租賃房屋給他們住，為死者提供棺材，人們就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樣。州城以前毀於戰爭，善俊修好，乘機說：“從前依仗焦湖使軍糧運輸通暢，現在已經淤塞乾涸，應該招募鄉兵保衛孤、姥二山，建屋以儲糧。如果敵人背棄盟約，我們守城有餘，糧道不缺了。”又增建學舍，翻新包拯祠，春秋祭祀他，人們為他



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移知建州。建俗生子往往不舉，善俊痛繩之，給金穀，捐己奉，以助其費。

再知廬州。首言和好不可恃，當高城浚池以爲備。復芍陂、七門堰，農政用修。免責屬邑坊場、河渡羨錢，百姓德之。

以父憂去，服闋，起知鄂州。適南市火，善俊亟往視事，弛竹木稅，發粟振民，開古溝，創火巷，以絕後患。僚屬爭言用度將不足，善俊曰：“吾將瘠己肥人。”乃省燕游車騎鼓吹之費，郡計用饒，代輸民役錢。

再知建州。歲饑，民群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亂也。”諭許自新，平米價，民乃定。邑尉入盜十三人死罪，以希賞，善俊辨其冤。

徙知隆興府，移江西轉運副使。時朝廷議減月椿錢，善俊言：“及州不及縣，則縣仍迫取於民，猶不減也。宜一路通裁其額，下之漕臣，科郡縣輕重均減之。”又奏：“和買已是白科，從而折變，益加糜費，其數反重於正絹，并乞蠲減。黥卒遇赦還者，刺充鋪兵，可除民害。”所言多見用。

轉湖南帥。郴、桂地絕遠，守多非才，善俊謂宜精其選。代輸潭州經、總制錢，停醴陵渌水渡錢。加秘閣修撰，移知鎮江府。丁母憂，終喪而卒，年六十四。

善俊風儀秀整，喜功名，尤好論事。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屢震，每以飭邊備爲戒。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尤人所難言者。

的教化所感動。

多次升遷至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建州。建州風俗是生子常常不撫養，善俊嚴加懲處，供給錢糧，捐獻自己的俸祿，資助他們。

再知廬州。首先指出和好不可靠，應當加高城牆、加深壕溝作防備。恢復芍陂、七門堰，農政因此得到改善。免收屬邑坊場、河渡餘錢，百姓感激他。

因服父喪而離職，服喪期滿，起用知鄂州。適逢南市發生火災，善俊立即前去視察災情，延緩竹木稅，發糧賑濟百姓，開古溝，建火巷，以斷絕後患。僚屬爭着說費用過度將導致不足，善俊說：“我要瘠己肥人。”於是減少宴會游樂車騎鼓吹的費用，州中財政充實，代交百姓役錢。

再知建州。有饑荒，百姓成群前往富人家搶糧，監司建議調兵拘捕，善俊說：“這樣會導致變亂。”告訴人們允許改過自新，平抑米價，百姓於是安定下來。邑尉上報判處十三名搶盜犯死罪，希望得到獎賞，善俊辨明他們是冤枉的。

轉知隆興府，改任江西轉運副使。當時朝廷計劃減少月椿錢，善俊說：“涉及州而不涉及縣，那麼縣仍然強取於民，還是沒有減少。應該通裁一路的數目，下達漕臣，按照州縣輕重等級平均裁減。”又上奏：“和買已成攤派，加上折變，更加費錢，數目反而比正絹多，要求一起減免。受黥刑的軍兵遇赦回來的，刺字充鋪兵，可以除去百姓的禍害。”所進之言多被採納。

轉任湖南帥。郴、桂地偏遠，守臣多沒有才幹，善俊認爲應當用精幹的人選。代納潭州經、總制錢，停收醴陵渌水渡錢。加授秘閣修撰，改知鎮江府。服母喪，服喪期滿而去世，終年六十四歲。

善俊儀容秀美端莊，喜歡功名，特別愛論事。孝宗時，太陽裏有黑子，多次地震，常以加強邊境防備告誡。孝宗英俊威武，獨斷政事，多年不設宰相，善俊極力進言相位不能缺，更是別人所不敢談論的事情。

### 趙善譽

善譽字靜之，父不倚，太宗之後也。善譽幼敏慧，力學。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調昌國簿，攝邑事。勸編戶哀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得海盜全黨，守欲上其功，善譽曰：“奈何以人命希賞。”守益賢之，薦于朝。授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縣嘗預借民賦，善譽閱籍發逋負，按籍征催，卒以時辦集，遂罷預借。

改常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賢，詔赴部堂審察，累遷大理丞、湖北常平茶鹽提舉。會大旱，善譽通融諸郡常平，計戶振貸，嗣歲麥禾倍收，民爭負以償。奏罷稅場十餘、渡四十五，民便之。俾諸郡售田，委郡文學董其入，以給計偕者。

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遂寧守徐詡乏廉聲，部使者以其故御史，寬假之。善譽過遂寧，詡出迎，善譽抑使循廊，詡大沮。郡人聞之，爭訟其過。善譽劾諸朝，宰相王淮善詡，寢其章。善譽徑以聞，罷詡。又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咸惠并孚。宗子寓蜀者，少業儒，善譽即郡庠立學以教之，人始感勵。引年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無疾而卒，年四十七，時淳熙十六年也。

善譽早失怙恃，撫育諸季備至，居官廉靖自將，多所著述，郭雍、朱熹嘗取其《易說》云。

### 趙汝述

汝述字明可，太宗八世孫。曾祖士說，從二帝北遷，臨河罵敵而死。汝述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調南劍州順昌尉。嘉定六年，詔主管官告院，自是常兼宰士，累遷將作少監，權侍立修注官。八年，除起居郎兼密院都

善譽字靜之，父名不倚，是太宗的後代。善譽小時候聰明，努力學習。乾道五年，禮部考試第一。初任昌國主簿，代理邑事。勸勉編戶集資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獲海盜全部黨羽，知州想上報他的功績，善譽說：“怎麼能用人命求賞。”知州更加敬重他，推薦給朝廷。授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縣裏曾經預借賦稅，善譽查封戶籍發下拖欠的賦稅，按戶籍徵催，最後按時辦好，於是取消了預借。

改授常州添差通判。史浩上奏說他能幹，皇帝下詔善譽赴部堂審察，多次升遷為大理丞、湖北常平茶鹽提舉。遇上大旱，善譽協調各州常平錢糧，按戶賑濟借貸，來年麥收翻倍，人們爭着償還借貸的錢糧。上奏取消十多個稅場、四十五個渡口，百姓有利。讓各州售田，委任州文學督察收入，以供給赴會試的舉人。

改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遂寧太守徐詡缺少清廉的名聲，部使臣因他以前做過御史，寬容他。善譽經過遂寧，徐詡出來迎接，善譽命令他沿着過道走，徐詡大為沮喪。州人聽說了這件事，爭着控告他的過失。善譽在朝廷揭發他，宰相王淮與徐詡友好，壓下了奏章。善譽直接上奏皇帝，罷免了徐詡。又把多餘的錢財發給各州建立莊園，百姓生子及懷孕的都供給米，威嚴與恩惠并用。宗子客居在蜀的，缺少老師，善譽就在府學開課教他們，人們纔得到感化和激勵。以年老要求為祠祿官，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無疾而終，年四十七歲，時間是淳熙十六年。

善譽早失父母，對幾個小孩子撫育備至，為官廉正自持，著述很多，郭雍、朱熹用過他的《易說》。

汝述字明可，是太宗八世孫。曾祖士說，隨二帝北遷於金，臨河罵敵而死。汝述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調任南劍州順昌尉。嘉定六年，皇帝詔令汝述主管官告院，從此常兼宰士，多次升遷任將作少監，權侍立修注官。八年，授起居郎兼密院都承旨，不久升任兵部侍郎。因服母喪離

承旨，俄遷兵部侍郎。以母憂去，服闋，改刑部侍郎，遷尚書，知平江府，卒。

汝述爲尉，應詔上封事，論議懇惻。立朝薦引，多知名之士。然爲時相所親，躡躑通顯，人亦以此少之。

### 趙叔近

叔近，悼王元孫，榮良公克類之子也。建炎元年，爲秀州守，杭卒陳通反，詔辛道宗將西兵討之。兵潰爲亂，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諭以禍福，亂兵乃去。未幾，差權兩浙提刑。叔近招通，通聽命。叔近以素隊數十人入賊城，衆猶不解甲。叔近置酒，推誠待之，遂皆感服，城中稍定。叔近奏：通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賞不時給，遂至紛爭；今已就招，請赦其徒二百餘人。帝許之。臺諫皆言不可，遂寢。

叔近還秀州，已而王淵兵至杭，詐傳呼云：“趙秀州來。”通郊迎，淵遂誅之。初，淵在汴京，狎娼周氏，周氏後歸叔近，淵銜之，乃誣叔近通賊，奪職拘于州，以朱芾代之。芾肆殘虐，軍民怨憤，小卒徐明率衆囚芾，迎叔近領郡事，叔近不得辭，因撫定之，請擇守于朝。

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俊，淵部曲也，辭行，淵謂之曰：“叔近在彼。”俊諭意。領兵至郡，叔近出迎，俊叱令置對。方操筆，群刀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俊曰：“汝既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竟，已折首于地。徐明等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驅掠。翌日，俊斬關入，捕明等誅之。取周氏歸于淵。紹興九年，御史言叔近之冤，贈集英殿修撰。

職，服喪期滿，改授刑部侍郎，升尚書，知平江府，去世。

汝述任尉時，應詔上奏，議論懇切。在政期間引薦的人，多是知名之士。然而因爲他與當時的宰相親近，越級進升而達到顯赫的地位，人們也因此而輕視他。

叔近，是悼王長孫，榮良公克類的兒子。建炎元年，任秀州知州，杭的士兵陳通反叛，皇帝詔令辛道宗率領西兵討伐他。兵敗作亂，抵達秀州城下，叔近登城曉諭他們禍福利害，亂兵離去。不久，派他權兩浙提刑。叔近招降陳通，陳通聽從了他的命令。叔近帶領素隊數十人進入賊城，衆人還是不肯放下武器。叔近擺酒，以誠意對待他們，於是叛兵都被感動，服從叔近，城中逐漸安定下來。叔近上奏：陳通開始沒有叛變的心思，祇因葉夢得不按時發給賞賜，導致了紛爭；現在已經接受招降，請赦免他們二百多人。皇帝同意。臺諫都說不行，於是作罷。

叔近回到秀州，不久王淵領兵到了杭，假裝傳呼道：“趙秀州來了。”陳通到郊外迎接，王淵就殺了他。當初，王淵在汴京，與周氏通奸，周氏後來歸了叔近，王淵恨他，就誣陷叔近通賊，強行免職拘禁在州裏，以朱芾代替他。朱芾肆意殘虐，軍民怨憤，小卒徐明率衆囚禁了朱芾，迎叔近總管州事，叔近不能推辭，於是安撫他們，向朝廷請求選擇知州。

奏章還未到，朝廷命張俊去討伐。張俊是王淵的部下，辭行時，王淵對他說：“叔近在那裏。”張俊明白了他的意思。領兵到州，叔近出來迎接，張俊叱令他答對。叔近剛拿起筆，衆刀突然向前，砍斷他的右臂，叔近喊道：“我是宗室。”張俊說：“你已經順從賊人，還說什麼宗室！”話未說完，頭已被砍落地上。徐明等人見叔近死了，就反戈固守城池，放火擄掠。第二天，張俊殺進城門，捕獲徐明等人殺掉。把周氏還給王淵。紹興九年，御史說叔近冤枉，追贈集英殿修撰。

### 趙叔向

叔向，魏王之系也。方汴京破時，叔向潛出，之京西。金人退，引衆屯青城，入至都堂，叱王時雍等速歸政，置救駕義兵。其後爲部將于渙上變，告叔向謀爲亂，詔劉光世捕誅之。

### 趙彥俠

彥俠字安卿，彭城侯叔鑒曾孫也。父公廣，饒州太守。彥俠初調溧陽尉，邑民潘氏兄弟橫邑中，號“三虎”，畜僮僕數百，邑官莫敢誰何。彥俠白其守治之，縛潘氏昆弟，正其罪。

改揚州司戶，攝獄掾。有告主藏吏盜錢餘千萬，治之急，吏泣請死。彥俠察其情，屏人問，則諸吏共貸也，乃許自首免罪，一日而畢。

改平江府推官，攝宜興縣。縣自中興後，預借民明年稅，民挾此得慢其令。彥俠請禁預借，邑遂易治。

知臨安於潛縣。縣胥往往通臺省吏，得肆其奸。彥俠執其黠者，械送府。臺省吏從中救之，彥俠力爭，竟抵胥罪。浮橋屢以水敗，彥俠梁以石，民免溺死。升臨安府通判。

開禧初，知興國軍。歲旱蝗，而軍需益急，屬邑令吳格負上供銀尤多，彥俠坐累貶秩，格愧謝。彥俠曰：“屬時多艱，宜寬民力以崇根本，何謝爲？”潰卒據外城爲變，彥俠募能斬捕者賞之。既而各斬首以獻，散其餘黨。

累遷湖南運判。瑶人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彥俠謂帥臣曰：“瑶人仇殺，乃其常情，況主斷不平，是激之使叛也。能遣諜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仇，破之易矣。”帥從其計，遂

叔向，是魏王的後世子孫。汴京剛陷落時，叔向偷偷出城，到了京西。金兵退去，叔向率領衆人駐屯青城，進到都堂，呵叱王時雍等立即歸還政權，設救駕義兵。這以後部將于渙向朝廷密告，說叔向謀反，皇帝下詔讓劉光世拘捕并殺了叔向。

彥俠字安卿，是彭城侯叔鑒的曾孫。父名公廣，是饒州太守。彥俠初任溧陽尉，邑民潘氏兄弟橫行邑中，號稱“三虎”，蓄養數百僮僕，邑官無人敢把他們怎麼樣。彥俠稟告太守處治他們，把潘氏兄弟抓來，治他們的罪。

改授揚州司戶，代理獄掾。有人告發主藏吏盜一千多萬錢，處治急迫，吏哭着請求處死自己。彥俠察知實情，屏退旁人問他，錢是衆吏共同借貸的，於是允許他自首後免罪，一天就解決了這個案子。

改授平江府推官，代管宜興縣。縣從南宋以來，預借百姓第二年的賦稅，百姓因此怠慢縣令。彥俠請求禁止預借，縣於是容易治理。

知臨安於潛縣。縣胥往往勾結臺省吏，放縱他們的惡行。彥俠抓住其中狡猾的人，加上刑具送到公府。臺省吏從中救他，彥俠據理力爭，最後使胥伏罪。浮橋多次因大水毀壞，彥俠用石頭建橋，人們免於溺死。升臨安府通判。

開禧初年，知興國軍。當年旱災加上蝗害，而軍需更加急迫，所屬縣令吳格欠上供銀尤其多，彥俠受牽連而多次貶官，吳格羞愧謝罪。彥俠說：“近來困難很多，應當寬限民力注重根本，何用謝罪？”逃散士兵占據外城叛亂，彥俠招募能斬捕者并給予獎賞。不久各斬首獻上，遣散其他逃兵。

多次升遷任湖南運判。瑶人羅孟傳反叛，連年不能平定。彥俠對帥臣說：“瑶人仇殺，是他們的常情，況且主臣決斷不公平，這樣會激發他們叛亂。可派間諜離間他們的黨羽，使他們回去自己互相仇視，打敗他們就容易了。”帥臣聽從

降孟傳。

尋知紹興府。楮價輕，彥俠權以法，民便之。復鹿鳴禮，置興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俠取死囚，髡首刖足，徇於衆曰：“此劫菱藕者也。”遂散其衆。乃第民高下，損其稅有差，免輸湖籍田米，舉緡錢四十萬以助荒政，民賴以濟。詔改太府少卿，遷顯謨閣、知太平州，調江西轉運使。嘉定十一年卒于官，年六十四。

### 趙彥櫓

彥櫓字文長，悼王七世孫。祖訓之在《忠義傳》。彥櫓登乾道二年進士第。尉樂清，會大旱，令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彥櫓曰：“損斂已責，所以招和氣，何禱爲？”已而果雨。累官福建路運幹，屬邑負振鹽本錢數千萬，累歲不能償，彥櫓白其長，蠲之。

慶元初，知晉陵縣，歲饑，彥櫓賑恤有方，所活幾二十萬。又以羨錢爲五等戶代輸。

擢監登聞檢院。時韓侂胄方柄用，朝士悉趨其門，彥櫓切嘆惋。出知汀州，州民葉姓者，嘯聚汀、贛間，彥櫓遣將捕戮之。遷廣西提刑，諸郡鬻官鹽，取息之六以奉漕司，後增至八分。彥櫓復其舊，以蘇民力，朝廷從之。

侂胄死，詔戶部侍郎兼樞密院檢詳。士大夫前與兵議者，坐侂胄黨，將并逐之。彥櫓嘆曰：“士方以僞學廢，今又以兵端斥去，苟欲錮士，何患無名！”每見帝，必言才難。

遷湖廣總領。舊士卒物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請，彥櫓置別籍

了他的計謀，於是使孟傳投降。

不久知紹興府。紙幣貶值，彥俠依法均平，百姓得到好處。恢復鹿鳴禮，建興賢莊資助費用。修築捍海石塘，也建莊以準備增修。遇上旱災，飢民聚集湖中，彥俠找來一名死囚，髡首刖足，向衆人宣示說：“這是搶劫菱藕的人。”於是衆人散去。接着按照百姓貧富高低，分別減少不同的賦稅，免交湖籍田米，拿出緡錢四十萬資助救濟饑荒，人們靠此得到活命。下詔改授太府少卿，升顯謨閣、知太平州，調任江西轉運使。嘉定十一年在官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彥櫓字文長，是悼王七世孫。祖訓之本書《忠義傳》有傳記。彥櫓乾道二年進士及第。任樂清尉，遇上大旱，縣令依照舊例祈禱求雨，而收租更加急迫。彥櫓說：“減少收租稅，能够招來和氣，祈禱做什麼？”不久果然下雨。逐漸升官至福建路運幹，屬縣欠振鹽本錢數千萬，多年不能償還，彥櫓稟告長官，減免應交的錢。

慶元初年，知晉陵縣，當年饑荒，彥櫓賑濟有方，救活的人將近二十萬。又用餘錢替五等戶代交賦稅。

擢升監登聞檢院。當時韓侂胄當權，朝中士大夫全都依附他的門下，彥櫓很悲涼。出知汀州，州民有姓葉的，號召衆人在汀、贛間集合鬧事，彥櫓派將捕殺他。升任廣西提刑，各州賣官鹽，取利息十分之六交給漕司，後來增到八分。彥櫓恢復舊制，使民得以休養生息，朝廷同意他的做法。

侂胄死後，詔令彥櫓任戶部侍郎兼樞密院檢詳。士大夫以前參與建議用兵的，因是侂胄黨羽而獲罪，將要把他們一起放逐。彥櫓感嘆道：“士人剛因僞學被免職，現在又因兵端被斥逐，如果想禁錮士人，何必擔心沒有名目！”每次見到皇帝，必定說人才難得。

升任湖廣總領。以前士兵死亡後，大將不消除他們的軍籍，而私吞他們每月的津貼，彥櫓另

稽核之。或傳軍中有怨言，彥櫚曰：“不樂者主帥耳，何損士卒。”持之三年，挂虛籍者贏三萬，額減錢百萬緡，用度以饒。比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百萬，盡蠲之。

知平江府。郡之昆山並大海，盜出沒，莫可踪迹，彥櫚奏分其半置嘉定縣，屯兵以守。轉寶謨閣待制。卒于官，年七十一。

### 趙彥逾

彥逾字德先，魏悼王後，崇簡國公叔寓曾孫也。紹興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挺遣屬吏安丙來迓，彥逾見即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萬，得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遣挺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府，郡適旱饑，彥逾節浮費，發粟振糴，民賴以濟。

遷戶部侍郎、工部尚書。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議請立嘉王爲皇帝，欲倚殿帥郭杲爲用，遣中郎將范任告之，杲不應。時中外汹汹，彥逾見汝愚，對泣，汝愚密告以翊戴之議。彥逾大喜，力贊其決。郭杲嘗被誣，彥逾爲白于帝，杲德之，遂馳告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責。”杲未及對，彥逾急責之，杲許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即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

會留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逾以端明殿學士出知建康，兼江東安撫使。未行，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彥逾爲政不擾，蜀人便安之。以定策勛，累遷資政殿大學士。嘉泰間，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嘉定

立軍籍進行查核。有人傳說軍中有怨言，彥櫚說：“不高興的是主帥，士兵有什麼損失。”堅持三年，得三萬名挂虛籍的士兵，按照這個數目省下錢百萬緡，開支有富裕。等他離開時，剩下七百萬，而各路累積拖欠的錢還有四百萬，全部減免。

知平江府。州內的昆山挨着大海，盜賊出沒那裏，難尋踪迹，彥櫚上奏分一半給嘉定縣，屯兵防守。轉授寶謨閣待制。在官任上去世，終年七十一歲。

彥逾字德先，是魏悼王後代，崇簡國公叔寓的曾孫。紹興三十年進士及第。淳熙五年，知秀州。多次升遷任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將要入境，利西帥吳挺派屬吏安丙來迎接，彥逾一見就喜歡上他，從容問他說：“太尉統率六萬士兵，難道沒有虛籍嗎？”安丙以實情相告。彥逾給吳挺致信，讓他減去數千虛籍，使四川的賦稅得到寬緩。吳挺不敢隱瞞。改彥逾知鎮江府，遇上州裏旱災少糧，彥逾節省虛浮的花費，賑濟糧食，百姓賴此得到救濟。

升任戶部侍郎、工部尚書。孝宗去世，光宗患病，不能主持喪事。樞密趙汝愚建議立嘉王爲皇帝，想依靠殿帥郭杲幫助自己，派中郎將范任告訴他，郭杲不答應。當時內外動蕩不安，彥逾見到汝愚，當着他的面哭泣，汝愚偷偷告訴他擁戴的計劃。彥逾大喜，非常贊成這個決定。郭杲曾被人誣陷，彥逾替他稟告了皇帝，郭杲感激他，彥逾驅車去告知郭杲說：“彥逾與樞密僅能謀劃此事，太尉是國家重臣，應該擔負這個責任。”未等郭杲回答，彥逾急忙催促他，郭杲答應了，就領兵護衛。寧宗即位，汝愚對彥逾說：“我輩是宗臣，不該談功績。”

適逢留正免去宰相之職，汝愚登上右相位，彥逾以端明殿學士出知建康，兼任江東安撫使。還未動身，改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彥逾任官期間不騷擾百姓，蜀人得到好處，境內安定。因擁立皇帝的功勛，多次升遷爲資政殿大學士。嘉泰年間，知明州兼任沿海制置使。嘉定

間，乞祠以歸，尋卒。

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己共政，及外除，頗缺望，乃疏當時名臣上之，目爲汝愚黨，帝由是疑汝愚。

其兩入蜀皆有聲。然吳氏世守武興，兼利西安撫，操重權。吳挺卒，朝廷用丘壘議，并利西安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安撫，乃領以武帥。其後吳曦因之以生變，人以是咎彥逾云。

年間，請求爲祠祿官回京，不久去世。

彥逾開始跟汝愚一起成就大計，希望汝愚與自己共同執政，等到授爲外官，非常失望，書寫當時名臣上呈皇帝，把他們視爲汝愚的黨羽，皇帝因此懷疑汝愚。

彥逾兩次入蜀都有好名聲。然而吳氏世代守武興，兼任利西安撫，掌握重權。吳挺去世，朝廷採用丘壘的建議，把利西安撫合并到東路，以革除世將的弊端。而彥逾上奏恢復利西安撫，用武帥兼任。後來吳曦藉此生變，人們把錯失歸於彥逾。





# 宋史卷二百四十八

## 列傳第七

### 公主

秦國大長公主 太祖六女 太宗七女  
真宗二女 仁宗十三女 英宗四女 神宗十女 哲宗四女  
徽宗三十四女 孝宗二女 光宗三女  
魏惠獻王一女 寧宗一女 理宗一女

#### 秦國大長公主

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妹也。初適米福德，福德卒。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封燕國長公主，再適忠武軍節度使高懷德，賜第興寧坊。開寶六年十月薨，太祖臨哭，廢朝五日，賜謚恭懿。真宗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改封秦國。政和四年，改封恭懿大長帝姬。

有姊一人，未笄而夭。建隆三年，追封陳國長公主。元符改封荆國大長公主。政和改封恭獻大長帝姬。

#### 太祖六女

太祖六女。申國、成國、永國三公主，皆早亡。

魏國大長公主，開寶三年，封昭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王承衍，賜第景龍門外。太宗即位，進封鄭國。淳化元年，改封秦國。真宗至道三年，進長公主。大中祥符元年薨，賜謚賢肅。元符改封魏國大長公主。政和改賢肅大長帝姬。

秦國大長公主，是太祖的同母妹妹。起先嫁給米福德，福德死了。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封為燕國長公主，又嫁忠武軍節度使高懷德，賜府第在興寧坊。開寶六年十月去世，太祖親臨哭吊，罷朝五天，賜謚號恭懿。真宗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改封秦國。政和四年，改封恭懿大長帝姬。

有一個姐姐，未成年就死了。建隆三年，追封陳國長公主。元符時改封荆國大長公主。政和時改封恭獻大長帝姬。

太祖六女。申國、成國、永國三位公主，都死得早。

魏國大長公主，開寶三年，封為昭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王承衍，賜府第在景龍門外。太宗即位，進封鄭國。淳化元年，改封秦國。真宗至道三年，升為長公主。大中祥符元年去世，賜謚號賢肅。元符時改封魏國大長公主。政和時改賢肅大長帝姬。

魯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延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石保吉。太宗即位，進封許國。淳化元年，改晉國。真宗初，進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大長公主。薨，賜謚賢靖。元符改封魯國。政和改賢靖大長帝姬。

陳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永慶公主，下嫁右衛將軍魏咸信。太宗即位，進封虢國。淳化元年，改齊國。真宗初，進許國長公主。咸平二年薨，謚貞惠，後改恭惠。景祐三年，追封大長公主。元符改封陳國。政和改賢惠大長帝姬。

### 太宗七女

太宗七女。長滕國公主，早亡。

徐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九年，封蔡國，下嫁左衛將軍吳元扆。淳化元年，改魏國。薨，謚英惠。至道三年，追封燕國長公主。景祐三年，進大長公主。元符改徐國。政和改英惠大長帝姬。

邠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七年爲尼，號員明大師。八年卒。至道三年，追封曹國長公主。景祐三年，進大長公主。元符改邠國。

揚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長公主。咸平五年，進魯國，下嫁左衛將軍柴宗慶，賜第普寧坊。宗慶，禹錫之孫，帝命主以婦禮謁禹錫第。歷徙韓、魏、徐、福四國。仁宗立，進鄧國大長公主。明道二年薨，追封晉國，謚和靖。元符封揚國。政和改和靖大長帝姬。主性妒，宗慶無子，以兄子爲後。

衛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壽昌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封陳國，改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改楚國，又改邠國。天禧二年，改建國。

魯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爲延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石保吉。太宗即位，進封許國。淳化元年，改封晉國。真宗初，升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升大長公主。去世，賜謚賢靖。元符時改封魯國。政和時改封賢靖大長帝姬。

陳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爲永慶公主，下嫁右衛將軍魏咸信。太宗即位，進封虢國。淳化元年，改封齊國。真宗初，升許國長公主。咸平二年去世，謚貞惠，後改爲恭惠。景祐三年，追封大長公主。元符時改封陳國。政和時改賢惠大長帝姬。

太宗七個女兒。長女滕國公主，早死。

徐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九年，封爲蔡國，下嫁左衛將軍吳元扆。淳化元年，改封魏國。去世，謚英惠。至道三年，追封燕國長公主。景祐三年，進大長公主。元符時改封徐國。政和年間改封英惠大長帝姬。

邠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七年爲尼姑，號員明大師。八年去世。至道三年，追封曹國長公主。景祐三年，追升大長公主。元符時改封邠國。

揚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爲宣慈長公主。咸平五年，進封魯國，下嫁左衛將軍柴宗慶，賜府第在普寧坊。宗慶，是柴禹錫的孫子，皇帝命令公主用婦禮到禹錫宅第拜見。歷徙韓、魏、徐、福四國。仁宗即位，升封鄧國大長公主。明道二年去世，追封晉國，謚和靖。元符時封爲揚國。政和時改和靖大長帝姬。公主生性嫉妒，宗慶沒有子嗣，以哥哥的兒子爲後嗣。

衛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壽昌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升封陳國，改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後改爲楚國，又改邠國。天禧二年，改封建國。乾興元年，封申國大長公主。天聖二年去

乾興元年，封申國大長公主。天聖二年薨，賜諡慈明。徽宗改封衛國。政和改慈明大長帝姬。

雍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賢懿長公主。咸平六年，下嫁右衛將軍王貽永，進封鄭國，賜第。景德元年薨，諡懿順。景祐三年，追封大長公主。皇祐三年，改封韓國。徽宗改封雍國。政和改封懿順大長帝姬。

荆國大長公主，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閨。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即位，封萬壽長公主，改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勳。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勳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為壽。遵勳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饋。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果得真盜，法當死，復請贖之。歷封越、宿、鄂、冀四國。明道元年，進魏國。

初，遵勳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載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早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

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

世，賜諡號慈明。徽宗改封衛國。政和年間改為慈明大長帝姬。

雍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賢懿長公主。咸平六年，下嫁右衛將軍王貽永，升封鄭國，賜給府第。景德元年去世，諡號懿順。景祐三年，追封大長公主。皇祐三年，改封韓國。徽宗改封雍國。政和時改封懿順大長帝姬。

荆國大長公主，小時候不愛玩耍，不曾出過閨門。太宗曾經分發寶藏，讓女兒們挑選，想以此來觀察她們的心志，惟獨公主什麼也沒拿。真宗即位，封萬壽長公主，改封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勳。按照舊制高選為皇帝女婿的，他的父親降為兄弟輩，當時遵勳的父親繼昌身體沒有病患，公主乘繼昌生日以公禮拜見他。皇帝聽說後，暗中用兼衣、寶帶、器幣幫助祝壽。遵勳的賓客都是一時的賢士，每次聚集宴會，公主一定親自視察酒飯。曾有盜賊進入公主府第，皇帝命令有關部門訊問捕拿。公主請求把逮捕拘禁的人放出來，用自己的錢招募告發的人，果然抓到了真盜賊，依法應當處死，公主又請求赦免了他。歷封越、宿、鄂、冀四國。明道元年，進封魏國。

起初，遵勳出守許州時，突然得病，公主急着要驅車去看他，隨從說：必須上奏皇帝得到同意纔能走。公主未等答覆就去了，跟從的僅五六人。皇帝聽說後，趕緊命令宦官督促各縣巡邏兵保護公主車輛。這以後在丈夫的喪期中，衰麻未曾離身，喪服脫掉後，不再用華麗的東西。曾經在宮裏宴會，皇帝親自給她戴簪花，她推辭說：“自己發誓不再戴這個很久了。”曾因洗澡而跌倒在地，傷了右肱，皇帝派宦官要懲罰侍者，公主說：“身體早衰，力氣軟弱，經不起走動，不是侍者的過失。”因此都得到赦免。

公主擅長書信，喜好圖畫史籍，能做歌詩，特別擅長女工的事情。曾經告誡幾個兒子要以“忠義自守，不要依仗我而招來悔恨”，對待別人的孩子跟自己生的孩子一樣。到了患眼病時，皇

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淡自若。誠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吾歿後當亦如是。”

皇祐三年薨，年六十四。帝臨奠，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徽宗改封荆國。政和改封獻穆大長帝姬。

### 真宗二女

真宗二女。長惠國公主，早亡。

昇國大長公主，初入道。明道二年，封衛國長公主，號清虛靈照大師。慶曆七年，追封魯國，謚昭懷。徽宗改封昇國大長公主。政和改昭懷大長帝姬。

### 仁宗十三女

仁宗十三女。徐國、鄧國、鎮國、楚國、商國、魯國、唐國、陳國、豫國九公主，皆早亡。

周、陳國大長公主，帝長女也。寶元二年，封福康。嘉祐二年，進封兗國。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籲天，乞以身代。帝隆愛之。

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故擇其兄子李瑋使尚主。瑋朴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門入訴，瑋皇懼自劾。諫官王陶論官門夜開，乞繩治護衛，御史又共論主第內臣多不謹，帝為黜都監梁懷一輩十餘人。後

帝帶御醫來診視，從后妃以下的人都到府第看望問候。皇帝親自舐她的眼睛，隨從都感動得哭泣，皇帝也悲慟地說：“先帝兄弟的名下十四人，現在僅剩大公主，怎麼染上這種病！”又回顧問公主子孫需要什麼，公主說：“難道能因母親生病而子孫求賞嗎？”賜予白金三千兩，公主推辭不受。皇帝因此告訴從臣說：“大公主的病，倘使能轉給朕，朕也不會躲避。”公主雖然失明，平常休息倚着几案，平和淡泊自如。告誡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有遺令：棺柩裏不能藏金玉，放幾套平時穿的衣服罷了。我死後也應當這樣。”

皇祐三年去世，終年六十四歲。皇帝親臨祭奠，停止上朝視事五天。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號獻穆。徽宗時改封荆國。政和時改封獻穆大長帝姬。

真宗有兩個女兒。長女惠國公主，死得早。

昇國大長公主，起初入道教。明道二年，封衛國長公主，號清虛靈照大師。慶曆七年，追封魯國，謚號昭懷。徽宗改封昇國大長公主。政和年間改昭懷大長帝姬。

仁宗十三個女兒。徐國、鄧國、鎮國、楚國、商國、魯國、唐國、陳國、豫國九位公主，都死得早。

周、陳國大長公主，是皇帝的長女。寶元二年，封福康。嘉祐二年，進封兗國。公主自幼聰明，性情淳厚孝順。皇帝曾經生病，公主侍奉在左右，光腳呼天告祈，乞求以身相代。皇帝深愛她。

皇帝考慮章懿太后未等到享有天下供養，所以選擇她哥哥的兒子李瑋娶公主為妻。李瑋質樸簡陋，與公主素來不和睦。公主半夜敲皇城門進去控告，李瑋恐懼而自己彈劾。諫官王陶評論半夜開宮門，要求懲處護衛，御史又一起評論公主府第內臣多不謹慎，皇帝因此罷免都監梁懷一等

數年不復協，詔出瑋於外，主降封沂，屏居內廷。久之，復召瑋，使爲駙馬都尉如初。英宗立，進越國長公主。神宗治平四年，進楚國大長公主。

熙寧三年薨，年三十三。以瑋奉主無狀，貶陳州。輔臣議謚，帝以主事仁祖孝，命曰莊孝，追封秦國。徽宗加周、陳國。政和改封莊孝明懿大長帝姬。

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仁宗皇帝第十女也。母曰周貴妃。嘉祐五年，封慶壽，進惠國。治平四年，進許國大長公主。下嫁吳越忠懿王之曾孫、右領軍衛大將軍錢景臻。改封韓、周、燕國。徽宗朝，進秦、魏兩國。政和三年，更封令德景行大長帝姬。

靖康二年，諸帝姬北徙，姬以先朝女，金人不知，留于汴。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秦、魯國。避地南渡，賊張遇掠其家，中子懌被害。公主至揚州朝謁，復避地之閩。

紹興三年，自閩至會稽，請入見，因留居焉。後徙台州。上以公主行尊年高，甚敬之，每入內，見必先揖。靖康中，戚里例納節，至是，公主爲其子忱請還舊官，上以忱爲瀘川節度使，仍詔戚里不得援例。久之，又爲忱請優賜推恩，上重違之，加忱開府儀同三司。時主有三子，恂、愷、非，皆已所出，故獨厚於忱。上戒之曰：“長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是以鍾慶於長主。長主待遇諸子，宜法仁宗用心之均一。”主感服。

薨，年八十六。上輟朝五日，幸其第臨奠，詔子孫皆進官一等。謚曰賢穆。二十九年，加謚明懿。

十多人。以後數年還不和，皇帝下令把李瑋棄逐於外，公主降封沂，隱居內廷。時間長了，又召回李瑋，讓他爲駙馬都尉一如當初。英宗即位，進封越國長公主。神宗治平四年，進封楚國大長公主。

熙寧三年去世，三十三歲。因爲李瑋侍奉公主沒有盡職，被貶陳州。輔臣商議謚號，皇帝因公主侍奉仁祖孝順，下令叫莊孝，追封秦國。徽宗加封周、陳國。政和年間改封莊孝明懿大長帝姬。

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仁宗皇帝第十個女兒。母親是周貴妃。嘉祐五年，封慶壽，進升惠國。治平四年，進升許國大長公主。下嫁吳越忠懿王的曾孫、右領軍衛大將軍錢景臻。改封韓、周、燕國公主。徽宗時，進封秦、魏兩國公主。政和三年，改封令德景行大長帝姬。

靖康二年，各帝姬北遷到金，姬因是前朝女，金人不知道，留在汴京。建炎初，恢復公主名號，改封秦、魯國。避災禍南渡長江，賊張遇搶劫她家，中子錢懌被害。公主到揚州朝見君王，又避災移居到閩。

紹興三年，從閩到會稽，請求入見皇帝，於是留下。後來遷居台州。皇上因公主輩尊年高，很尊敬她，每入宮內，見公主必定先拱手行禮。靖康時，外戚照例納還朝廷賜與的旌節，到這時，公主替她兒子錢忱請求歸還舊官，皇上任命錢忱爲瀘川節度使，并下詔近戚不能用作成例。過了很長時間，又替錢忱請求豐厚的恩賜，皇上難於拒絕，給錢忱加官開府儀同三司。當時公主有三個兒子，錢恂、錢愷不是自己親生的，所以惟獨厚待錢忱。皇上警告她說：“長公主這樣長壽，是仁宗皇帝四十二年的深厚恩德，這纔聚福於長公主。長公主對待幾個兒子，應效法仁宗的公平用心。”公主感動而服從。

去世，享年八十六歲。皇上停朝五天，親臨公主府第祭奠，下詔子孫都進官一等。謚號賢穆。二十九年，加謚號明懿。

兗國大長公主，帝第十一女也。嘉祐六年，封永壽。進榮國長公主。治平四年，進邠國大長公主。熙寧九年，改魯國。下嫁左領軍衛大將軍曹詩。主性儉節，於池臺苑囿一無所增飭。十年夏，旱，曹族以主生日將盛具爲壽，主曰：“上方損膳徹樂，吾何心能安。”悉屏之。

元豐六年薨，年二十四，追封荆國，謚賢懿。遷其二子曄、旻皆領團練使。徽宗追封兗國，又改賢懿恭穆大長帝姬。

燕、舒國大長公主，帝第十二女也。嘉祐六年，封寶壽。八年，進封順國長公主。治平四年，進冀國大長公主。元豐五年，改魏國，下嫁開州團練使郭獻卿。八年，進楚國。徽宗改吳國，進吳、越國，改秦、兗國。政和二年薨，追封燕、舒國，謚懿穆，復改懿穆大長帝姬。

### 英宗四女

英宗四女。舒國公主，早亡。

魏、楚國大長公主，帝長女。嘉祐八年，封德寧。治平三年，進封徐國，下嫁左衛將軍王師約。四年，進陳國長公主。元豐八年薨，追封燕國大長公主，謚惠和。元祐四年，追封秦國。徽宗追封魏國，加韓、魏國，改魏、楚國，又改惠和大長帝姬。

魏國大長公主，帝第二女，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寶安公主。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詵。詵母盧寡居，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故主第池藥服玩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寶慈宮，居常悵然。間遇早暵，帝降損以禱，主亦如之，曰：“我奉

兗國大長公主，是皇帝的第十一個女兒。嘉祐六年，封永壽。進升榮國長公主。治平四年，進封邠國大長公主。熙寧九年，改封魯國。下嫁左領軍衛大將軍曹詩。公主天性儉樸節約，對池臺苑囿都不加整治。十年夏，天旱，曹家因公主生日將要隆重備辦給她祝壽，公主說：“皇上正減少膳食停止音樂，我怎能安心呢。”都取消。

元豐六年去世，年二十四，追封荆國，謚號賢懿。升轉她的兩個兒子曹曄、曹旻都領團練使。徽宗追封兗國，又改封賢懿恭穆大長帝姬。

燕、舒國大長公主，皇帝第十二個女兒。嘉祐六年，封寶壽。八年，進封順國長公主。治平四年，進封冀國大長公主。元豐五年，改封魏國，下嫁開州團練使郭獻卿。八年，進封楚國。徽宗改封吳國，進封吳、越國，改封秦、兗國。政和二年去世，追封燕、舒國，謚號懿穆，又改懿穆大長帝姬。

英宗四個女兒。舒國公主，死得早。

魏、楚國大長公主，是皇帝的長女。嘉祐八年，封德寧。治平三年，進封徐國，下嫁左衛將軍王師約。四年，進升陳國長公主。元豐八年去世，追封燕國大長公主，謚號惠和。元祐四年，追封秦國。徽宗追封魏國，加封韓、魏國，改封魏、楚國，又改封惠和大長帝姬。

魏國大長公主，皇帝的第二個女兒，母親是宣仁聖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寶安公主。神宗即位，進封舒國長公主，改封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詵。王詵的母親盧氏寡居，公主住在近處，每天進獻美食。盧氏生病，公主親自調和湯藥奉上。皇帝厚待姊妹，因此公主府第池藥服玩極其華麗。公主因不能每天在寶慈宮侍奉宣仁，平時憂鬱不樂。偶遇乾熱不雨，皇帝減少享受來祈禱，公主也如此，說：“我俸祿都出自官府，本

賜皆出公上，固應同其休戚。”帝居慈聖光獻后喪，毀甚，主曰：“吾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

元豐三年，病篤。主性不妒忌，王詵以是自恣，嘗貶官。至是，帝命還詵官，以慰主意。太后臨問，已不省，后慟哭，久稍能言，自訴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繼至，自爲診脉，親持粥食之，主強爲帝盡食。賜金帛六千，且問所須，但謝復詵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輟朝五日。追封越國，謚賢惠。後進封大長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國。

主好讀古文章，喜筆札，調恤族黨，中外稱賢。詵不矜細行，至與妾奸主旁，妾數抵戾主。薨後，乳母訴之，帝命窮治，杖八妾以配兵。既葬，謫詵均州。子彥弼，生三歲卒。

韓、魏國大長公主，帝第三女，與魏國同生。始封壽康公主，改祁國、衛國，下嫁張敦禮。進冀國大長公主，改秦、越、楚國，加今封。政和三年，改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宣和五年薨。

### 神宗十女

神宗十女。楚國、鄆國、潞國、邢國、邠國、兗國六公主，皆早薨。

周國長公主，帝長女也。母曰欽聖憲肅皇后。封延禧公主。生而警悟，自羈卯習嚙宛如成人。年十二卒，帝后皆變服哀送。追贈燕國。元符末，改封周國。

唐國長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淑壽公主。初，帝念韓琦功德，欲與爲婚姻，故哲宗緣先帝意，以主降琦

應同喜樂共憂患。”皇帝在慈聖光獻后喪期之中，極度哀傷，公主說：“我和皇上一母所生，看到這種情形百無聊賴！”即刻遣散歌舞三十人。

元豐三年，病重。公主天性不妒忌，王詵因此放縱自己，曾被貶官。到這時，皇帝下令歸還王詵的官職，以安慰公主之心。太后親臨問候，已不省人事，太后慟哭，好久稍能說話，告訴太后自己一定起不來了，握着太后的手哭泣。皇帝隨後到來，親自給公主診脉，端着粥喂她，公主勉強爲皇帝都吃了。賜給金帛六千，並問需要什麼，公主僅是感謝恢復王詵的官職而已。第二天去世，年三十。皇帝未吃飯便乘車前往，遠望第門而哭，停朝五天。追封越國，謚號賢惠。後來進封大長公主，多次改封秦、荆、魏三國。

公主愛讀古文，喜歡書札，救濟親屬，內外稱賢。王詵不拘小節，到了和妾一起爲非作惡於公主身邊的地步，妾常觸犯公主。公主死後，乳母上告此事，皇帝下令追查，拷打八妾并把她們配給兵卒。入葬之後，把王詵貶到均州。兒子彥弼，三歲時死。

韓、魏國大長公主，是皇帝第三個女兒，和魏國公主同時出生。初封壽康公主，改封祁國、衛國，下嫁張敦禮。進封冀國大長公主，改封秦、越、楚國，加現在的封號。政和三年，改封賢德懿行大長帝姬。宣和五年去世。

神宗有十個女兒。楚國、鄆國、潞國、邢國、邠國、兗國六公主，都早夭。

周國長公主，是皇帝的長女。母親是欽聖憲肅皇后。封延禧公主。生來聰明，童年習慣愛好就像成人一樣。十二歲死，帝后都改穿衣服悲傷地爲她送葬。追贈燕國。元符末，改封周國。

唐國長公主，是皇帝的第三個女兒。初封爲淑壽公主。當初，皇帝考慮韓琦的功德，想要跟他結成婚姻，因此哲宗遵循先帝之意，把公主下

之子嘉彥。歷封溫、曹、冀、雍、越、燕六國。政和元年薨，追封唐國長公主。

潭國賢孝長公主，帝第四女也。母曰宋貴妃。始封康國。紹聖四年，下嫁王遇。歷封韓、魯、陳、鄆四國。大觀二年薨，追加封謚。

徐國長公主，帝幼女也。母曰欽成皇后。始封慶國，進益、冀、蜀、徐四國。年及笄，猶處聖瑞宮。侍母疾，晝夜不暫去，藥餌非經手弗以進。迨疾革，號慟屢絕，左右不忍視。

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千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言。志向冲淡，服玩不爲紛華，歲時簡嬉游，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再生子，不成而死，媵妾得女，拊視如己出。政和三年，改稱柔惠帝姬。五年薨，年三十一，追封賢靜長帝姬。

### 哲宗四女

哲宗四女。鄧國、揚國二公主，早亡。

陳國公主，始封德康公主，進瀛國、榮國。大觀四年，下嫁石端禮，徙陳國。改淑和帝姬。政和七年薨。

秦國康懿長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康懿，進嘉國、慶國。政和二年，改韓國公主，出降潘正夫。改淑慎帝姬。靖康末，與賢德懿行大長公主俱以先朝女留于汴。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吳國。覲上于越，以玉管筆、小玉山、奇畫爲獻，上溫辭却之。避地至婺州。

紹興四年入見，其子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主奏言：“祖宗以來，駙馬都尉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

嫁韓琦的兒子韓嘉彥。歷封溫、曹、冀、雍、越、燕六國公主。政和元年去世，追封唐國長公主。

潭國賢孝長公主，是皇帝的第四個女兒。母親是宋貴妃。初封康國。紹聖四年，下嫁王遇。歷封韓、魯、陳、鄆四國公主。大觀二年去世，追加封謚。

徐國長公主，是皇帝的小女兒。母親是欽成皇后。初封慶國，進封益、冀、蜀、徐四國公主。到了行加笄禮的年紀，還住在聖瑞宮。母病侍奉在身旁，晝夜一時都不離開，藥餌不經她手不能送上。病急時，悲痛地哭喊多次氣絕，左右的人都不忍心看。

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的曾孫潘意。侍奉婆婆遵循爲婦之道。潘家原是大家族，丈夫的親朋有數千百人，招待非常有禮節，沒有裏外的說法。志向平和淡泊，服用玩賞之物不追求華麗，一年四季很少游玩，十年間僅去了西池一次而已。兩次生子，未長大就死了，媵妾有了女兒，看作自己生的一樣。政和三年，改稱柔惠帝姬。五年去世，三十一歲，追封賢靜長帝姬。

哲宗有四個女兒。鄧國、揚國二公主，死得早。

陳國公主，初封德康公主，進封瀛國、榮國。大觀四年，下嫁石端禮，改封陳國。改淑和帝姬。政和七年去世。

秦國康懿長公主，是皇帝的第三個女兒。初封康懿，進封嘉國、慶國。政和二年，改封韓國公主，出嫁潘正夫。改稱淑慎帝姬。靖康末年，和賢德懿行大長公主都因是先朝女而留在汴京。建炎初年，恢復公主號，改封吳國。在越朝見皇上，把玉管筆、小玉山、奇畫獻上，皇上婉言推辭不受。避兵移居到婺州。

紹興四年入見皇上，她兒子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級。公主上書說：“祖宗以來，駙馬都尉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都授使相。現在正夫已經



除使相。今正夫歷事四朝，在汴京曾建議迎陛下，至杭州又言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乞除開府。”上不許。八年再入見，留官中三日。時極暑，上每正衣冠對之飲食，又爲正夫求恩數，上曰：“官爵豈可私與人，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時趙鼎當國，方論群臣紹述之奸，頗抑正夫。鼎去位，正夫始得開府之命。給事中劉一正言其非舊制，恐援例者多，乃詔：“哲宗惟正夫爲近親，餘人毋得援例。”顯仁太后歸，主同秦、魯國大長公主迎于道。十九年，又入朝。子長卿、粹卿、端卿皆自團練使升觀察使，從所請也。孝宗即位，進封秦國大長公主。隆興二年薨，謚康懿。

主在日，正夫官至少傅，封和國公；溫卿寧國軍承宣使，長卿寧江軍承宣使，端卿昭信軍承宣使，清卿容州觀察使，墨卿、才卿并帶團練使，其盛如此。正夫薨於紹興二十二年，贈太傅。

### 徽宗三十四女

徽宗三十四女。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爲帝姬，國號易以美名，二字。

嘉德帝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封德慶公主。改封嘉福，尋改號帝姬，再封嘉德。下嫁左衛將軍曾夔。

榮德帝姬，初封永慶公主，改封榮福。尋改號帝姬，再封榮德。下嫁左衛將軍曹晟。

順淑帝姬，初封順慶公主。薨，追封益國。及改帝姬號，追封順淑。

安德帝姬，初封淑慶公主，改封安福。尋改號帝姬，再封安德。下嫁左衛將軍宋邦光。

茂德帝姬，初封延慶公主，改封康福。尋改號帝姬，再封茂德。下嫁

侍奉了四朝君主，在汴京曾建議迎接陛下，到杭州又指出禁衛沒有組成，事先應當防止不測，求皇上授他開府。”皇上不答應。八年又入宮見皇帝，在宮裏待了三天。正趕上酷暑，皇上每次衣冠端整地對着她飲食，又多次給正夫求情，皇上說：“官爵豈能私自授與他人，況且現在事情很多，沒有時間處理此事。”當時趙鼎掌權，正反對群臣復行新法的行爲，對正夫頗有壓制。趙鼎退職後，正夫纔授開府。給事中劉一正說這不是舊規定，怕以此爲例的人多，於是皇上下詔：“哲宗把正夫看作近親，其他人不得引此爲例。”顯仁太后回來，公主與秦、魯國大長公主在路上迎接。十九年，又入朝。兒子長卿、粹卿、端卿都從團練使升爲觀察使，接受了公主的請求。孝宗即位，進封秦國大長公主。隆興二年去世，謚號康懿。

公主活着時，正夫官至少傅，封爲和國公；溫卿任寧國軍承宣使，長卿任寧江軍承宣使，端卿任昭信軍承宣使，清卿是容州觀察使，墨卿、才卿都兼領團練使，家族如此興盛。正夫去世於紹興二十二年，追贈太傅。

徽宗三十四個女兒。政和三年，把公主稱號改爲帝姬，國號換成美名，兩個字。

嘉德帝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封德慶公主。改封嘉福，不久改稱帝姬，再封嘉德。下嫁左衛將軍曾夔。

榮德帝姬，初封永慶公主，改封榮福。不久改稱帝姬，又封榮德。下嫁左衛將軍曹晟。

順淑帝姬，初封順慶公主。去世，追封益國。改帝姬稱號時，追封順淑。

安德帝姬，初封淑慶公主，改封安福。不久改帝姬稱號，又封安德。下嫁左衛將軍宋邦光。

茂德帝姬，初封延慶公主，改封康福。不久改帝姬稱號，又封茂德。下嫁宣和殿待制蔡偉。

宣和殿待制蔡隆。

壽淑帝姬，初封壽慶公主。薨，追封豫國。及改帝姬號，追封壽淑。

惠淑帝姬，初封惠慶公主。薨，追封鄧國。及改帝姬號，追封惠淑。

安淑帝姬，初封安慶公主，改封隆福。薨，追封蜀國。及改帝姬號，追封安淑。

崇德帝姬，初封和慶公主，改封崇福。尋改帝姬號。下嫁左衛將軍曹湜。再封崇德。宣和二年薨。

康淑帝姬，初封康慶公主，改封承福。薨，追封商國。及改帝姬號，追封康淑。

榮淑帝姬，初封崇慶公主，改封懿福。薨，追封蔡國。及改帝姬號，追封榮淑。

保淑帝姬，初封保慶公主。薨，追封魯國。及改帝姬號，追封保淑。

成德帝姬，初封昌福公主。改號帝姬，又封成德。下嫁向子房。

洵德帝姬，初封衍福公主。改號帝姬，尋改封洵德。下嫁田丕。

悼穆帝姬，初封徽福公主。改號帝姬。薨，追封悼穆。

顯德帝姬，初封顯福公主。改號帝姬，尋改封顯德。下嫁劉文彥。

熙淑帝姬，初封熙福公主。薨，追封華國。及改帝姬，追封熙淑。

敦淑帝姬，初封壽福公主。薨，追封涇國。及改帝姬，追封敦淑。

順德帝姬，初封順福公主。改號帝姬，尋改封順德。下嫁向子宸。

柔福帝姬，初封柔福公主。後改帝姬。

申福帝姬，初封。薨，追封冲慧。

寧福帝姬，政和四年封。

保福帝姬，追封莊懿。

壽淑帝姬，初封壽慶公主。去世，追封豫國。改帝姬稱號時，追封壽淑。

惠淑帝姬，初封惠慶公主。去世，追封鄧國。改帝姬稱號時，追封惠淑。

安淑帝姬，初封安慶公主，改封隆福。去世，追封蜀國。改帝姬稱號時，追封安淑。

崇德帝姬，初封和慶公主，改封崇福。不久改帝姬稱號。下嫁左衛將軍曹湜。又封崇德。宣和二年去世。

康淑帝姬，初封康慶公主，改封承福。去世，追封商國。改帝姬稱號時，追封康淑。

榮淑帝姬，初封崇慶公主，改封懿福。去世，追封蔡國。改帝姬稱號時，追封榮淑。

保淑帝姬，初封保慶公主。去世，追封魯國。改帝姬稱號時，追封保淑。

成德帝姬，初封昌福公主。改帝姬稱號，又封成德。下嫁向子房。

洵德帝姬，初封衍福公主。改帝姬稱號，接着改封洵德。下嫁田丕。

悼穆帝姬，初封徽福公主。改帝姬稱號。去世，追封悼穆。

顯德帝姬，初封顯福公主。改帝姬稱號，接着改封顯德。下嫁劉文彥。

熙淑帝姬，初封熙福公主。去世，追封華國。改帝姬稱號時，追封熙淑。

敦淑帝姬，初封壽福公主。去世，追封涇國。改帝姬稱號時，追封敦淑。

順德帝姬，初封順福公主。改帝姬稱號，接着改封順德。下嫁向子宸。

柔福帝姬，初封柔福公主。後改稱帝姬。

申福帝姬，屬初封。去世，追封冲慧。

寧福帝姬，政和四年受封。

保福帝姬，追封莊懿。

賢福帝姬，追封冲懿。

仁福帝姬，追封順穆。

和福帝姬。

永福帝姬。

惠福帝姬。

令福帝姬。

華福帝姬。

慶福帝姬。

儀福帝姬。

純福帝姬。

恭福帝姬。

右三十四帝姬，早亡者十四人，餘皆北遷。獨恭福帝姬生纔周晬，金人不知，故不行。建炎三年薨，封隋國公主。

安德帝姬有遺女一人，後適嗣秀王伯圭，封秦國夫人。

榮德帝姬至燕京，駙馬曹晟卒，改適習古國王。紹興中，有商人妻易氏者，在劉超軍中見內人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鎮撫使解潛送至行在，遣內夫人驗之，詐。付大理寺，獄成，詔杖死。

又有開封尼李靜善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靜善即自稱柔福。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清送至行在，遣內侍馮益等驗視，遂封福國長公主，適永州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妄，送法寺治之。內侍李懷自北還，又言柔福在五國城，適徐還而薨。靜善遂伏誅。柔福薨在紹興十一年，從梓官來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國長公主。

## 孝宗二女

孝宗二女：長嘉國公主，紹興二十四年，封碩人，進封永嘉郡主，三十二年卒。詔以醫官李師克等屬吏，孝宗時居東宮，奏：“臣女幼而多疾，

賢福帝姬，追封冲懿。

仁福帝姬，追封順穆。

和福帝姬。

永福帝姬。

惠福帝姬。

令福帝姬。

華福帝姬。

慶福帝姬。

儀福帝姬。

純福帝姬。

恭福帝姬。

以上三十四個帝姬，有十四人死得早，其他人都被俘入金。惟有恭福帝姬生下僅周歲，金人不知，所以未去。建炎三年去世，封隋國公主。

安德帝姬留有一個女兒，後來嫁給嗣秀王伯圭，封秦國夫人。

榮德帝姬到了燕京，駙馬曹晟死去，改嫁習古國王。紹興年間，有個商人之妻易氏，在劉超軍中看到宮人談論皇宮的事情，便自稱是榮德帝姬。鎮撫使解潛把她送到臨安，派內夫人檢驗，是假的。交給大理寺，罪名成立，下詔把她打死。

又有個開封尼姑叫李靜善，宮人說她長得像柔福，靜善馬上自稱是柔福。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清把她送到臨安，派宦官馮益等查看，於是封她福國長公主，嫁給永州防禦使高世榮。以後宮人隨顯仁太后回來，說她冒充，送到法寺處治。宦官李懷從金回來，又說柔福在五國城，嫁給徐還而死。靜善於是受死刑。柔福死於紹興十一年，隨棺木來的人帶着遺骨到後，入葬，追封和國長公主。

孝宗兩個女兒：長女嘉國公主，紹興二十四年，封碩人，進封永嘉郡主，三十二年去世。皇上下詔把醫官李師克等交給主管官吏處理，孝宗當時在東宮，上奏說：“臣女從小就多病，不

不宜罪醫。”遂寢。乾道二年，贈嘉國公主。次女生五月而夭，未及封。

### 光宗三女

文安郡主，光宗長女也；次女封和政郡主；季女封齊安郡主。皆早卒。紹熙元年，并追贈公主。

### 魏惠獻王一女

安康郡主，魏惠獻王女也。初封永寧郡主，改封通義。以父遺表，遂升安康。歸殿前司前軍統領羅忠信子良臣。詔王府主管鄧從義諭旨：“皇女孫郡主宜執婦道，務成肅雍之德，毋敢或違。”賜甲第居之。良臣以恩轉秉義郎，除閤門祇候官。開禧元年，郡主薨，年三十九。

### 寧宗一女

祁國公主，寧宗女也。生六月而薨，追封祁國。

### 理宗一女

周、漢國公主，理宗女也。母賈貴妃，早薨。帝無子，公主生而甚鍾愛。初封瑞國公主，改昇國。開慶初，公主年及笄，詔議選尚。宰臣請用唐太宗下降士人故事，欲以進士第一人尚主，遂取周震炎。廷謝日，公主適從屏內窺見，意頗不懌，帝微知之。

景定二年四月，帝以楊太后擁立功，乃選太后侄孫鎮尚主。擢鎮右領軍衛將軍、駙馬都統，進封公主為周國公主。帝欲時時見之，乃為主起第嘉會門，飛樓閣道，密邇官苑，帝常御小輦從官人過公主第。特賜董役官減三年磨勘，工匠犒賞有差。明年，進封周、漢國公主，拜鎮慶遠軍承

應加罪於醫官。”於是平息此事。乾道二年，追贈嘉國公主。次女出生五個月夭折，未受封。

文安郡主，是光宗的長女；次女封和政郡主；三女封齊安郡主。都死得早。紹熙元年，都追贈公主。

安康郡主，是魏惠獻王的女兒。初封永寧郡主，改封通義。因父親遺有奏章，於是升為安康。嫁給殿前司前軍統領羅忠信的兒子良臣。皇上下詔給王府主管鄧從義：“皇女孫郡主應行婦道，一定要養成雍榮端莊的美德，不要違背。”賜給甲第居住。良臣因受恩寵升秉義郎，任閤門祇候官。開禧元年，郡主去世，三十九歲。

祁國公主，是寧宗的女兒。生下六個月夭折，追封祁國。

周、漢國公主，是理宗的女兒。母親是賈貴妃，早死。皇帝沒有兒子，公主生下後就很受鍾愛。初封瑞國公主，改封昇國。開慶初年，公主到了加笄之年，皇上下詔商議選駙馬之事。宰相請求用唐太宗下嫁公主給士人的先例，想讓進士及第的人娶公主，便選了周震炎。廷謝那天，公主恰好從屏風內偷偷看見，心中很不高興，皇帝暗中覺察到了。

景定二年四月，皇帝因楊太后有擁立之功，就選太后的侄孫楊鎮娶公主。提拔楊鎮為右領軍衛將軍、駙馬都統，進封公主為周國公主。皇帝想時時看到公主，就在嘉會門給她興建宅第，飛樓閣道，靠近官苑，皇帝常乘坐小輦帶着官人到府第看公主。特賜董役官減少三年的考核期，犒賞工匠各有等級。第二年，進封周、漢國公主，授楊鎮慶遠軍承宣使。楊鎮的宗族娣姒都升官

宣使。鎮宗族娣姒皆推官加封，寵異甚渥。

七月，主病。有鳥九首大如箕，集主家搗衣石上，是夕薨，年二十二。無子。帝哭之甚哀，謚端孝。鎮官節度使云。

加封，恩寵格外優厚。

七月，公主生病。有隻大如箕的九頭鳥，落在公主家的搗衣石上，當天晚上去世，二十二歲。無子。皇帝哭得非常傷心，謚號端孝。楊鎮官至節度使。



# 宋史卷二百四十九

## 列傳第八

范質 (子) 旻 (兄子) 杲 王溥 (父) 祚  
魏仁浦 (子) 咸信 (孫) 昭亮

### 范質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父守遇，鄭州防禦判官。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

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爲忠武軍節度推官，遷封丘令。晉天福中，以文章干宰相桑維翰，深器之，即奏爲監察御史。及維翰出鎮相州，歷泰寧、晉昌二節度，皆請質爲從事。維翰再相，質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歲餘，召入爲翰林學士，加比部郎中、知制誥。契丹侵邊，少帝命漢祖等十五將出征。是夜，質入直，少帝令召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官城已閉，恐泄機事。”獨具草以進，辭理優贍，當時稱之。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祖征叛，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爲此辭，使者以質對。嘆曰：“宰相器也。”

周祖自鄴起兵向闕，京城擾亂，質匿民間，物色得之，喜甚，時大雪，解袍衣之。且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質蒼黃論撰，稱旨。乃白太后，以質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順初，加拜中書侍郎、平

范質字文素，大名府宗城縣人。其父范守遇，是鄭州防禦判官。范質出生的當夜，其母夢見神人以五色筆相授。范質九歲能寫文章，十三歲即鑽研《尚書》，教授學生。

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任忠武軍節度推官，升封丘縣令。晉天福年間，以文章向宰相桑維翰求取進身之路，深受器重，立即上奏任命爲監察御史。其後桑維翰出鎮相州和任泰寧、晉昌二州節度使，都以范質爲從事。桑維翰第二次做宰相，范質升任主客員外郎、直史館。一年多後，召入朝任翰林學士，加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契丹侵犯邊境，少帝命令後漢高祖劉知遠等十五名將領出征。當天晚上，范質在翰林院當值，少帝命令召集學士們分頭起草制書，范質說：“官城已經關閉，這樣怕泄露了機密。”獨自擬稿進獻，文章優美充實，受到人們的稱贊。漢建國之初，加授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太祖郭威征討叛逆，凡有關朝廷遣使降詔和軍事事務都處理得很妥當。周太祖問這些辭章是誰寫的，使者回答是范質。周太祖贊嘆說：“宰相之才啊。”

周太祖從鄴起兵向都城進發，京城混亂，范質躲在民間，周太祖尋訪到他，非常高興，當時正下着大雪，便脫下自己的袍子給他穿上。并且命令他起草太后的誥文以及商議迎立湘陰公的儀節，范質倉促地議論撰寫，符合旨意。於是報告太后，任命范質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翌日，兼參知樞密院事。郊祀畢，進位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從征高平還，加司徒、弘文館大學士。顯德四年夏，從征壽州還，加爵邑。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爲奸。世宗特命詳定，是爲《刑統》。六年夏，世宗北征，質病留京師，賜錢百萬，俾市醫藥。及平關南，至瀛州，質見于路左。師還，以樞密使魏仁浦爲相，命質與王溥并參知樞密院事。世宗不豫，入受顧命。恭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蕭國公。

及太祖北征，爲六師推戴，自陳橋還府署。時質方就食閭中，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太祖對之嗚咽流涕，具言擁逼之狀。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舉刀擬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叱彥瓌不退，質不知所措，乃與溥等降階受命。

宋初，加兼侍中，罷參知樞密。俄被疾，太祖征澤潞，幸其第，賜黃金器二百兩、銀器千兩、絹二千匹、錢二百萬。太祖初即位，庶事謙抑，至於藩戚尚未崇建，幕府賓佐未列于位。質因上奏曰：“自古帝王開基創業，封建子弟，樹立磐維，宗戚既隆，社稷永固。伏見皇弟泰寧軍節度使光義，自居戎職，特負將材，及領藩維，尤積時望；嘉州防禦使光美，雄俊老成，修身樂善，嘉譽日聞。乞并行封冊，申錫命書。皇子皇女雖在襁褓者，亦乞下有司許行恩制，此臣之願也。臣又聞爲宰相者，當舉賢能，以輔佐天子。竊以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精通治

順初年，加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第二天，兼參知樞密院事。郊祀結束後，提升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從征高平歸來後，加司徒、弘文館大學士。顯德四年夏天，隨從征伐壽州回朝，加授爵位封邑。范質認爲現行法律繁瑣冗雜，量刑輕重沒有根據，官吏正可以藉此營私舞弊。世宗專門下令審定，這就是《刑統》。六年夏天，世宗北征，范質因病留京，賜給他錢一百萬，作爲醫藥的費用。到平定了關南，抵達瀛州時，范質在路邊候見。班師回朝，任用樞密使魏仁浦爲宰相，命令范質與王溥一同參知樞密院事。世宗病危時，入宮接受遺命。恭帝繼承皇位，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封蕭國公。

到太祖北征，被全軍推戴登上帝位，從陳橋返回官署。當時范質正在便殿之中吃飯，太祖入城，范質率領王溥、魏仁浦前往官署晉見。太祖對着范質嗚咽流淚，細說擁立爲帝的情形。范質等人還沒來得及回答，軍校羅彥瓌舉刀做出要殺范質的樣子說：“我們這些人沒有君主，今天必須得到天子。”太祖大聲呵斥，羅彥瓌也不肯退下，范質不知所措，於是同王溥等人降階拜受天命。

宋朝初年，加兼侍中，免去參知樞密院事。不久生了病，太祖征伐澤潞，至其住宅，賞賜黃金器皿二百兩、銀器一千兩、絹兩千匹、銅錢二百萬。太祖剛即位時，諸事克制，甚至連藩鎮、親戚都還沒有封賞，幕府的賓客和輔助官員沒有得到適當的位置。范質爲此上奏說：“自古以來，帝王開創國家基業，分封子弟爲諸侯，樹立像磐石一樣穩固的維係，宗族、親戚興盛了，社稷永遠穩固。聽說皇弟泰寧軍節度使光義，自從擔任軍中的職務，具有突出的將帥才能，到了統領藩鎮更是一時間衆望所歸；嘉州防禦使光美，雄俊老成，修養身心，樂於行善，好名聲天天可以聽到。請求對他們全部進行冊封，發布賜予任命的文書。皇子皇女即使還是襁褓中的嬰兒，也請求下令有關部門准許實行加恩制度，這就是臣的願望。臣又聽說做宰相的人，應該推薦



道，經事霸府，歷歲滋深，睹其公忠，誠堪毗倚。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嘉納之。

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札子進呈，具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寔多，始廢坐論之禮。

乾德初，帝將有事圜丘，以質爲大禮使。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討論舊典，定《南郊行禮圖》上之。帝尤嘉獎。由是禮文始備，質自爲序。禮畢，進封魯國公，質奉表固辭，不允。二年正月，罷爲太子太傅。九月，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旻勿請謚，勿刻墓碑。太祖聞之，爲悲惋罷朝。贈中書令，贈絹五百匹、粟麥各百石。

質力學強記，性明悟。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傳衣鉢”。其後質登相位，爲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凝同云。初，質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輔。誠如其言，不學何術以處之。”後從世宗征淮南，詔令多出其手，吳中文士莫不驚伏。質每下制敕，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爲急。朝廷遣使視民田，按獄訟，皆延見，爲述天子憂勤之意，然後遣之。

賢能的人，來輔佐天子。私下認爲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精通治國之道，經歷過藩鎮的職事，任職年久經驗豐富，目睹他們的公心和忠誠，的確可以作爲輔助和依靠。請求授與他們臺司的職位，使他們發揮自己的才能和作用。”皇帝贊賞并採納了這個建議。

在此之前，宰相見天子商議重大政事，必定賜坐當面商討，從容賜茶而後退下，唐和五代還遵循這個制度。到了范質等人畏懼皇帝的英明睿智，每逢有事就寫好札子進呈，上言說：“這樣大體可以使稟事承命的適宜之處達到極至，而避免虛妄平庸的失誤。”皇帝聽從了這個意見。從此，向皇帝上奏逐漸增多，賜坐討論的禮儀這纔被廢除了。

乾德初年，皇帝將要在圜丘祭天，命范質做大禮使。范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討論舊時的典制，制定出《南郊行禮圖》獻給皇帝。皇帝特別贊賞褒獎。從此禮儀條文纔完備起來，范質親自安排程序。禮儀結束，進封魯國公，范質上表堅決推辭，沒有得到准許。二年正月，免職任太子太傅。九月去世，享年五十四歲。臨終時，告誡他的兒子范旻不要請求謚號，不要刻墓碑。太祖聽到這件事，爲他悲傷惋惜而取消了朝會。贈中書令，助葬絹帛五百匹，粟、麥各一百石。

范質學習勤奮記憶力強，天性聰明穎悟。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主管貢部，看到范質考試的文章，很看重他，因爲自己考中進士的名次在第十三，就把他也排在這個位次上。貢院中把這件事稱爲“傳衣鉢”。後來范質登上宰相的官位，爲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都與和凝相同。當初，范質已經進入朝廷，還手不釋卷，有人覺得他很辛苦，范質說：“有個善於看相的人，說我以後要擔任宰輔。如果真的像他所說的，不學習用什麼本事來擔當自己的職務呢。”後來隨從周世宗征伐淮南，詔令大多出自他的手筆，吳中的文士沒有不震驚佩服的。范質每次代擬制書敕文，從未徇私枉法，委任刺史、縣令，必以人口、戶籍、土地爲重。朝廷所派的視察民田、考

世宗初征淮南，駐壽、濠，銳意攻取，且議行幸揚州。質以師老，與王溥泣諫乃止。及再駕揚州，因事怒竇儀，罪在不測。質入謁請見，世宗意其救儀，起避之。質趨前曰：“儀近臣也，過小不當誅。”因免冠叩頭泣下，曰：“臣備位宰相，豈可使人主暴怒，致近臣於死地耶？願寬儀罪。”世宗意遂解，復坐，即遣赦儀。

質性卞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貲。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從子校書郎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為勸戒。有集三十卷，又述朱梁至周五代為《通錄》六十五卷，行于世。子旻。

### 范旻

旻字貴參，十歲能屬文。以父任右千牛備身、太子司議郎，累遷著作佐郎。

宋初，為度支員外郎、判大理正事，俄知開封縣。太宗時領京尹，數召與語，頗器重之。

嶺南平，遷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俗好淫祀，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禁之。且割己奉市藥以給病者，愈者千計，復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會南漢知廣州官鄧存忠劫土

查案件的官員，他都會見，為他們陳述天子憂慮關心的意思，然後再把他們派出去。

世宗第一次征伐淮南時，駐扎在壽州、濠州，一心進攻占取，並且商議行幸揚州。范質以軍隊疲怠為由，與王溥一起哭泣着勸諫纔得以中止。到第二次駕幸揚州時，竇儀因事惹惱了世宗，竇儀處於生死未卜之際，范質進入禁中求見皇上，世宗料想他是來救竇儀，起身迴避。范質快步走上前說：“竇儀是皇帝的近臣，罪過小不應該殺。”接着摘掉帽子叩頭流淚說：“臣在宰相位置上充數，難道可以讓君主暴怒，把近臣置於死地嗎？希望能寬恕竇儀的罪過。”世宗的怒意於是緩解下來，重新坐下，當即派人赦免了竇儀。

范質性情急躁，喜歡當面駁斥別人。清廉耿介，從沒接受過各地的贈送，所得的俸祿和賞賜大多用來周濟孤單無靠的人。內宅之中，飯菜沒有什麼特別的。去世之後，家裏沒有多餘的財物。太祖在評論輔相時，對侍臣說：“朕聽說范質祇有居住的宅第，不經營產業，是真正的宰相啊。”太宗也曾經稱贊他說：“宰輔當中能遵循規矩、慎重名器、保守清廉節操，沒有超過范質的，祇是欠世宗一死，是件可惜的事。”他的侄子校書郎范杲請求上奏皇帝提升品級，范質作詩教導他，當時的人們傳誦以為勸誡。有文集三十卷，又記述朱梁到周五代歷史寫成《通錄》六十五卷，流傳於世。子范旻。

范旻字貴參，十歲能寫文章。憑藉父蔭任右千牛備身、太子司議郎，屢經升遷任著作佐郎。

宋初，為度支員外郎、判大理正事，不久知開封縣。太宗當時領京城府尹，多次召見與他交談，很器重他。

嶺南平定，升任邕州知州兼水陸轉運使。當地風俗喜好過度的祭祀，輕視醫藥，重視鬼神，范旻下命令禁止這些活動。而且分出自己的俸祿買藥來供生病的人服用，治愈的人數以千計，又把記載藥方的書刻石放置在大廳牆上，百姓為此

人二萬衆，攻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親戰，矢集於胸，猶激勵將卒殊死戰，賊遂少却。病創日篤，堅壁固守，遣使十五輩求援。廣州救兵至，圍解，賜璽書獎之。旻病甚，詔令有司以肩輿載歸闕下。疾愈，通判鎮州，有能聲，賜錢二百萬，遷庫部員外郎。

開寶九年，知淮南轉運事。太祖謂旻曰：“朕今委卿以方面之重，凡除民隱、急軍須之務，悉以便宜從事，無庸一一中覆也。”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心計。

太平興國初，召爲水部郎中。錢俶獻地，以旻爲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屬悉收算。欲盡釋不取，以蠲其弊。”從之。車駕征晉陽，上書求從，召爲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又兼吏部選事。師還，加給事中。坐受人請求擅市竹木入官，爲王仁瞻所發，貶房州司戶。語在《仁瞻傳》。量移唐州。六年，卒，年四十六。有集二十卷、《邕管記》三卷。其後子貽孫上言，詔復舊官。貽孫官至主客員外郎。

#### 范杲

杲字師回，父正，青州從事。杲少孤，質視如己子。刻志於學，與姑臧李均、汾陽郭昱齊名，爲文深僻難曉，後生多慕效之。以蔭補太廟齋郎，再遷國子四門博士。

嘗携文謁陶穀、竇儀，咸大稱賞，謂杲曰：“若舉進士，當待汝以甲科。”及秋試，有上書言伐閬之家不當與寒士爭科第，杲遂不應舉。稍

受到感化。適逢南漢知廣州的官員鄧存忠劫持當地居民二萬多人，進攻州城七十多天。范旻多次出來親自作戰，箭中前胸，還激勵將士們殊死作戰，敵軍於是稍稍後退。創傷越來越嚴重，加固圍牆來堅守，派遣十五名使者求援。廣州的救兵到達，包圍解除，賞賜用璽印封記的詔書褒獎他。范旻病重，皇帝下詔命令有關部門用肩輿把他抬回京城。病愈，任鎮州通判，有才能卓著的名聲，賞賜錢二百萬，升任庫部員外郎。

開寶九年，知淮南轉運事。太祖對范旻說：“朕現在把一方軍政事務的重任委托給你，凡有關爲民除害和緊急軍務，均可相機行事，無須一一請示朝廷。”每年運送一百多萬石米供給京城，當時人稱他有心計。

太平興國初年，召回朝中任水部郎中。錢俶獻納國土，任用范旻爲考功郎中，權知兩浙各州軍事。范旻進言說：“錢俶治理國家的時候，徭役賦稅繁重瑣碎，凡柴米、蔬菜果品、簸箕掃帚之類都徵稅。希望全部取消，以便去除那些弊病。”聽從了他。皇帝親征晉陽，上書請求隨從，召回朝廷任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又兼管吏部銓選事務。班師回朝，加授給事中。因爲受人請求擅自爲官府購入竹子、木材，被王仁瞻所告發，貶爲房州司戶。詳情記載在《王仁瞻傳》。量移唐州。六年，去世，時年四十六歲。有文集二十卷、《邕管記》三卷。在此之後他的兒子貽孫向皇帝上言，下詔恢復了原來的官職。貽孫官至主客員外郎。

范杲字師回，父親范正，曾任青州從事。范杲很小就成了孤兒，范質看待他就像自己的兒子。他把自己的志向集中在學業上，與姑臧李均、汾陽郭昱齊名，所做文章艱深難懂，後來的年輕人有很多敬慕效仿他。憑藉蔭封補授太廟齋郎，經兩次提升任國子四門博士。

曾經攜帶文章拜見陶穀、竇儀，都極爲稱賞，對范杲說：“如果考進士，一定會把你放在高等。”到秋試的時候，有人上書說高門世族不應當與寒士爭科第，范杲於是沒有應舉。稍稍提

遷著作佐郎，出爲許、鄧二州從事，坐事免。太平興國初，遷著作郎、直史館，歷右拾遺、左補闕。雍熙二年，同知貢舉。俄上書自言其才比東方朔，求顯用，以觀其效。太宗壯之，擢知制誥。

杲家貧，貸人錢數百萬。母兄晞性奢，嘗爲興元少尹，居京兆，殖貨巨萬。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給杲曰：“少尹不復靳財物，已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喜，因上言兄老，求典京兆以便養。太宗從其請。改工部郎中，罷知制誥。杲既至，而晞吝如故，且常以不法事干公府。杲大悔。杲視事逾年，境內不治。會賊帥劉渥剽掠屬縣，吏卒解散，遂驚悸成疾。

移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召爲史館修撰，固求掌誥詞，帝從之。時翰林學士宋白左遷鄜州，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蘇易簡轉承旨，杲連致書相府，求爲學士，且言於宰相李昉曰：“先公嘗授以制誥一編，謂杲才堪此職。”因出示昉，昉屢開解之。未幾，太宗飛白書“玉堂”額以賜翰林，杲又上《玉堂記》，因請備職。太宗惡其躁競，改右諫議大夫、知濠州，復召爲史館修撰。

初，太宗以太祖朝典策未備，乃議召杲。杲聞命喜甚，以爲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遇朗州通判錢熙，杲問以“朝議將任僕何官”，熙言：“重修《太祖實錄》爾。”杲默然久之。感疾，至京師，旬月卒，年五十六。太宗聞之，錄其二子。

杲性虛誕，與人交，好面譽背

升爲著作佐郎，離京擔任許、鄧二州從事，因事免官。太平興國初年，升著作郎、直史館，歷任右拾遺、左補闕。雍熙二年，同知貢舉。不久上書自行陳述才能可以與東方朔相比，請求顯赫地任用，來觀察效果。太宗感到他很有壯志，提拔爲知制誥。

范杲家裏貧窮，向別人借錢數百萬。同母兄長范晞性情吝嗇，曾經擔任興元府少尹，住在京兆，積聚財物價值巨萬。親戚朋友有從長安來的，欺騙范杲說：“少尹不再吝惜財物，揮霍的金錢已經無法計算了。”范杲聽到這些很高興，因此向皇帝上言說兄長年紀大了，請求主管京兆以便奉養。太宗依從了他的請求。改授工部郎中，免去知制誥。范杲到了那裏，而范晞還像過去一樣吝嗇，並且經常用不合法度的事向官府請求。范杲非常後悔。范杲任職一年多，境內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理。適逢賊帥劉渥搶劫屬縣，官吏士兵四散奔逃，於是因驚恐害怕而得了病。

調任壽州知州，進言說：“我家世代爲史官，我願秉筆直書，修成本朝大典。”召爲史館修撰，執意請求掌管詔誥文詞，皇帝依從了他。當時翰林學士宋白降職爲鄜州知州，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蘇易簡改任承旨，范杲連續向相府投遞書信，請求擔任學士，並且對宰相李昉說：“先公曾授給我一部制誥集，說我的才能可以擔當這個職務。”并拿出來給李昉看，李昉多次勸解他。不久，太宗用飛白書寫了“玉堂”匾額賜給翰林學士院，范杲又進獻《玉堂記》，趁此請求充任官職。太宗厭惡他急功近利，改授右諫議大夫、濠州知州，又召回朝廷任史館修撰。

當初，太宗因爲太祖朝典制文書尚未完備，於是提議召見范杲。范杲聽到命令高興到極點，以爲即將給予大力提拔，晝夜兼程趕回京城。到宋州，遇到朗州通判錢熙，范杲問“朝廷商議將要任用我作什麼官職”，錢熙說：“重新修纂《太祖實錄》罷了。”范杲很久沒有說話。得了病，到京師後，一個月就去世了，時年五十六歲。太宗憐憫他，任用了他的兩個兒子。

范杲性格虛僞，與人交往，喜歡當面贊美背

非，惟與柳開善，更相引重，始終無間。不善治生，家益貧，杲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人皆笑之。子坦亦登進士第。

### 王溥 王祚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

父祚，爲郡小吏，有心計，從晉祖入洛，掌鹽鐵案，以母老解職歸。漢祖鎮并門，統行營兵拒契丹，委祚經度芻粟；即位，擢爲三司副使。歷周爲隨州刺史。漢法禁牛革，輦送京師，遇暑雨多腐壞，祚請班鎧甲之式於諸州，令裁之以輪，民甚便之。移刺商州，以奉錢募人開大秦山岩梯路，行旅感其惠。顯德初，置華州節度，以祚爲刺史。未幾，改鎮潁州。均部內租稅，補實流徙，以出舊籍。州境舊有通商渠，距淮三百里，歲久湮塞，祚疏導之，遂通舟楫，郡無水患。歷鄭州團練使。宋初，升宿州爲防禦，以祚爲使。課民鑿井修火備，築城北堤以禦水災。因求致政，至闕下，拜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

溥，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爲秘書郎。時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反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爲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師還，遷太常丞。從周祖鎮鄴。廣順初，授左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二年，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三年，加戶部侍郎，改端明殿學士。周祖疾革，召學士草制，以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畢，周祖曰：“吾無憂

後非難，惟獨與柳開友好，互相敬重，始終沒有嫌隙。不善於經營生計，家裏越來越窮，范杲端坐一整天，也不知道能有什麼辦法，人們都笑他。兒子范坦也中了進士。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縣人。

父親王祚，是郡衙小吏，很有心計，跟隨晉祖進入洛陽，掌管鹽鐵文書，因母親年老解除職務還鄉。漢祖鎮守并門，統率行營軍隊抵抗契丹，委派王祚經營糧草；即位後，提拔爲三司副使。在周朝歷任隨州刺史。按漢的法律禁軍使用的牛皮，要用車送到京城，遇到酷暑雨季很多都腐敗損壞，王祚請求把鎧甲的標準頒布各州，命令裁製後再運送，百姓爲此感到非常方便。調任商州刺史，用俸祿錢招募人力開出大秦山岩梯路，行路的人都感謝他的恩惠。顯德初年，設置華州節度，任用王祚爲刺史。不久，改節鎮潁州。均衡管轄區域的租稅，補充流亡遷徙的人口，取消原有的戶籍。州境之內原有通商渠，距離淮河三百里，年久逐漸淤塞，王祚對其加以疏導，於是船隻通航，郡中也沒有了水患。歷任鄭州團練使。宋朝初年，升宿州爲防禦，任用王祚爲防禦使。督導百姓鑿井，整治防火設施，修築城北堤壩防禦水災。接着請求退休，來到京城，拜授左領軍衛上將軍，退職回家。

王溥於漢乾祐年間舉進士甲科，爲秘書郎。當時李守貞占據河中，趙思綰在京兆叛亂，王景崇在鳳翔叛亂，周太祖率領軍隊討伐他們，徵召王溥爲從事。河中平定，繳獲叛軍中的文書，有很多朝廷權貴和藩鎮相互交結的言語。周太祖登記這些人的姓名，準備追究他們，王溥勸諫說：“鬼魅須待黑夜纔會出現，既然日月高照，妖怪自會消失。希望把這些文書全部燒掉，以便安定人心。”周太祖聽從了他。班師回朝，升任太常丞。隨周太祖鎮守鄴。廣順初年，授左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二年，升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三年，加授戶部侍郎，改任端明殿學士。周太祖病危，召集學士起草制書，任用王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布制書完畢，周太祖說：“我

矣。”即日崩。

世宗將親征澤、潞，馮道力諫止，溥獨贊成之。凱還，加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世宗嘗從容問溥曰：“漢相李崧以蠟書與契丹，猶有記其詞者，信有之耶？”溥曰：“崧爲大臣，設有此謀，肯輕示外人？蓋蘇逢吉誣之耳。”世宗始悟，詔贈其官。世宗將討秦、鳳，求帥於溥，溥薦向拱。事平，世宗因宴酌酒賜溥曰：“爲吾擇帥成邊功者，卿也。”從平壽春，制加階爵。顯德四年，丁外艱。起復，表四上，乞終喪。世宗大怒，宰相范質奏解之，溥懼入謝。六年夏，命參知樞密院事。

恭帝嗣位，加右僕射。是冬，表請修《世宗實錄》，遂奏史館修撰、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右司員外郎、知制誥張淡，左拾遺王格，直史館、左拾遺董淳，同加修纂，從之。

宋初，進位司空，罷參知樞密院。乾德二年，罷爲太子太保。舊制，一品班於臺省之後，太祖因見溥，謂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之。”即令分臺省班於東西，遂爲定制。五年，丁內艱。服闋，加太子太傅。開寶二年，遷太子太師。中謝日，太祖顧左右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見其比。”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七年八月，卒，年六十一。輟朝二日，贈侍中，謚文獻。

溥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顯位者甚衆。頗吝嗇，祚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家累萬金。

溥在相位，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

沒有可慮之事了。”當天駕崩。

世宗將要親征澤、潞，馮道極力勸阻，惟獨王溥贊成這件事。得勝還朝，加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世宗曾在安閑時問王溥說：“漢的宰相李崧用蠟丸寄信給契丹，還有人能記得那些言詞，真有這件事嗎？”王溥說：“李崧身爲大臣，假使有這樣的陰謀，肯隨便給外人看嗎？大概是蘇逢吉誣陷他罷了。”世宗這纔明白，下詔追贈官職。世宗將伐秦、鳳，問王溥誰可爲帥？王溥推薦向拱。事情平定後，世宗在宴會上酌酒賞賜王溥說：“爲我選擇統帥成就邊功的是你啊。”隨從平定壽春，下達制書加封官階爵位。顯德四年，父親去世。服喪未滿重新起用，四次上表，請求服喪到期滿。世宗大怒，宰相范質上奏勸解，王溥很害怕，入朝道歉。六年夏天，任命他參知樞密院事。

恭帝繼位後，加授右僕射。當年冬天，上表請求修《世宗實錄》，并保奏史館修撰、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右司員外郎、知制誥張淡，左拾遺王格，直史館、左拾遺董淳，共同修纂，獲准。

宋初，提升官位爲司空，免去參知樞密院事。乾德二年，免職爲太子太保。按舊的制度，一品官的班次排列在臺省官的後面，太祖因此見到王溥，對左右的人說：“王溥是從前的宰相，應當對他特別恩寵。”當即命令把臺省官員立班位置分在東西兩側，於是成爲固定制度。五年，母親去世。服喪期滿，加授太子太傅。開寶二年，升太子太師。入朝謝恩那天，太祖環視左右說：“王溥擔任宰相十年，三次升遷到一品，福運之盛，近世沒有見到可以與他相比的。”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七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一歲。停止朝會二日，贈侍中，謚號文獻。

王溥性情寬厚，風度優美，喜歡提拔後輩，他所推薦的人達到顯赫位置的很多。相當吝嗇。王祚多次擔任州郡官員，能經營財物，所到之處都有田產宅第，家財積聚萬金。

王溥在相位時，王祚以宿州防禦使的身份閑居在家，每次有公卿來，必定首先拜見。王祚擺

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挺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

溥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蘇冕《會要》及崔鉉《續會要》，補其闕漏，為百卷，曰《唐會要》。又采朱梁至周為三十卷，曰《五代會要》。有集二十卷。

子貽孫、貽正、貽慶、貽序。貽正至國子博士。貽慶比部郎中。貽序，景德二年進士，後改名貽矩，至司封員外郎。貽正子克明，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見《外戚傳》。

#### 王貽孫

貽孫字象賢，少隨周祖典商、潁二州，署衙內都指揮使。顯德中，以父在中書，改朝散大夫、著作佐郎。宋初，遷金部員外郎，賜紫，累遷右司郎中。淳化中，卒。太祖平吳、蜀，所獲文史副本分賜大臣。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遍覽之；又多藏法書名畫。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端拱中，右僕射李昉求郡省百官集議舊儀，貽孫具以對，事見《禮志》，時論許其諳練云。

#### 魏仁浦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幼年喪父而家貧，母為假黃縑製暑服，仁浦年十

酒為客人祝壽，王溥穿着朝服在旁邊服侍，坐着的客人不敢安坐，每每避開。王祚說：“這是犬子，不必煩勞各位起身。”王溥委婉地請求王祚退休，王祚料想朝廷不會准許，請求被批准以後，王祚大罵王溥說：“我筋骨精力尚未衰老，你想要自己鞏固名位，就囚禁我。”舉着大棒要打他，經親戚勸解纔作罷。

王溥好學，手不釋卷，曾經收集蘇冕所著《會要》及崔鉉所著《續會要》，補其缺漏，編為一百卷，名為《唐會要》。又收集朱梁到周的材料編為三十卷，名為《五代會要》。有文集二十卷。

子貽孫、貽正、貽慶、貽序。貽正官至國子博士。貽慶任比部郎中。貽序，景德二年進士，後來改名貽矩，官至司封員外郎。貽正之子克明，娶太宗之女鄭國長公主為妻，改名貽永，讓他與父親同行輩。見《外戚傳》。

貽孫字象賢，年輕時跟隨周太祖管理商、潁二州，任用為衙內都指揮使。顯德年間，因父親在中書省，改授朝散大夫、著作佐郎。宋初，升任金部員外郎，賜紫，逐漸升為右司郎中。淳化年間，去世。太祖平定吳、蜀，把所獲文史書籍的副本分賜大臣。王溥喜歡收集書籍，多達一萬餘卷，貽孫全部閱讀了；又收藏了大量書法作品和名畫。太祖曾問趙普，行禮時為什麼男子跪而婦人不跪，趙普問掌管禮儀的官員，回答不出。貽孫說：“古詩說‘長跪問故夫’，這樣看來婦人也是下跪的。唐太后朝婦人開始行拜禮而不跪。”趙普詢問出處，回答說：“大和年間，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全面地講述了這件事。”趙普對他非常稱賞。端拱年間，右僕射李昉徵求地方及中央百官集議的舊儀，貽孫全部給予應答，此事見於《禮志》，當時輿論贊許他熟悉舊事。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縣人。幼年喪父而家貧，其母借黃縑為他做夏衣，當時仁浦十三

三，嘆曰：“爲人子不克供養，乃使慈母求貸以衣我，我能安乎。”因慷慨泣下。辭母詣洛陽，濟河沉衣中流，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晉末，隸樞密院爲小史，任職端謹，儕輩不能及。契丹入中原，仁浦隨衆北遷。會契丹主殂于真定，仁浦得脫歸。魏帥杜重威素知仁浦謹厚，善書計，欲留補牙職。仁浦以重威降將，不願事之，遂遁去。重威遣騎追之，不及。漢祖起太原，次鞏縣，仁浦迎謁道左，即補舊職。

時周太祖掌樞密，召仁浦問闕下兵數，仁浦悉能記之，手疏六萬人。周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遷兵房主事，從周祖鎮鄴。

乾祐末，隱帝用武德使李穀等謀，誅大臣楊邠、史弘肇等，密詔澶帥李洪義殺騎將王殷，令郭崇害周祖。洪義知事不濟，與殷謀，遣副使陳光穗齎詔示周祖。周祖懼，召仁浦入計，且示以詔曰：“朝廷將殺我，我死不懼，獨不念麾下將士乎？”仁浦曰：“侍中握強兵臨重鎮，有功朝廷，君上信讒，圖害忠良，雖欲割心自明，奚可得也，事將奈何。今詔始下，外無知者，莫若易詔以盡誅將士爲名，激其怒心，非徒自免，亦可爲楊、史雪冤。”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詔書以示諸將。衆懼且怒，遂長驅渡河。及即位，以仁浦爲樞密副承旨，俄遷右羽林將軍，充承旨。

周祖嘗問仁浦諸州屯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檢簿視之。仁浦曰：“臣能記之。”遂手疏於紙，校簿無差，周祖尤倚重焉。廣順末，太原劉崇寇晉州，仁浦居母喪，而宅邇官城，

歲，感嘆說：“作爲人子不能够供養母親，却讓慈母求人借貸來給我做衣服穿，我能安心嗎。”因而情緒激動流下眼淚。告別母親前往洛陽，過黃河時把衣服沉入河水，發誓說：“如不能身爲顯貴，不復渡此。”晉末，在樞密院做一名小史，任職正直謹慎，一同做事的人都比不上他。契丹進入中原，仁浦隨衆北遷。適逢契丹主在真定死亡，仁浦得以脫身。魏帥杜重威一向知道仁浦謹慎厚道，擅長文書和籌算，想留他擔任低級職務。仁浦因爲重威是降將，不願在他手下，就逃走了。重威派人騎馬去追趕他，沒有追上。漢祖在太原起兵，駐扎鞏縣時，仁浦在道旁迎接，當即授予原職。

當時周太祖掌管樞密，召仁浦問京城的軍隊數量，仁浦全部都能記住，提筆寫作六萬人。周祖高興地說：“天下事沒有值得憂慮的了。”升任兵房主事，隨從周祖到節鎮鄴。

乾祐末年，隱帝采用武德使李穀等人的計謀，殺掉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秘密下詔澶州帥李洪義殺掉騎將王殷，命令郭崇殺害周太祖。洪義知道事情不成，與王殷商量，派遣副使陳光穗攜帶詔書給周太祖看。周太祖很害怕，召仁浦入府謀劃，並且把詔書給他看，說：“朝廷要殺我，我死不可怕，難道不爲麾下將士想想嗎？”仁浦說：“侍中您掌握着強大的軍隊和重要藩鎮，對朝廷有功，君上聽信讒言，圖謀殺害忠良，即使想要表明心迹，又怎能做到呢，事情將如何對付。現在詔書剛剛發下，外面沒有人知道，不如把詔書改爲要殺掉全部將士，以激怒他們，不祇能免去自己的災禍，也可以爲楊、史洗雪冤屈。”周祖採納了他的意見，臨時用留守官印，改動詔書給諸將看。大家又害怕又憤怒，於是長驅渡過黃河。到即位後，任用仁浦爲樞密副承旨，不久升爲右羽林將軍，充任承旨。

周太祖曾問仁浦各州屯兵的數量和將校姓名，命令翻閱名冊來查看。仁浦說：“臣記得。”於是提筆在紙上寫成奏疏，核對名冊沒有一點差別，周太祖特別倚重他。廣順末年，太原劉崇侵犯晉州，仁浦正爲母親服喪，但住宅靠近宮



周祖步登寬仁門，密遣小黃門召仁浦計事。明日，起復舊職。周祖大漸，謂世宗曰：“李洪義長與節鎮，魏仁浦無違禁密。”

世宗即位，授右監門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克之。師還，拜檢校太保、樞密使。故事，惟宰相生辰賜器幣鞍馬，世宗特以賜仁浦。從平壽春，加檢校太傅，進爵邑，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世宗欲命仁浦為相，議者以其不由科第，世宗曰：“古人為宰相者，豈盡由科第耶？”遂決意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尚書。

宋初，進位右僕射，以疾在告。太祖幸其第，賜黃金器二百兩、錢二百萬。再上表乞骸骨，不許。乾德初，罷守本官。開寶二年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我一杯酒？”仁浦奉觴上壽，帝密謂之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惟陛下慎之。”宴罷，就第，復賜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從征太原，中途遇疾。還，至梁侯驛卒，年五十九，贈侍中。

仁浦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漢乾祐中，有鄭元昭者，開封浚儀人，為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遷解州刺史。會詔以仁浦婦翁李溫玉為榷鹽使管兩池，元昭不得專其利。仁浦方為樞密院主事，元昭意仁浦必庇溫玉，會李守貞以河中叛，溫玉子在城中，元昭即繫溫玉以變聞。時周祖總樞務，知其有間，置而不問。顯德中，仁浦為樞密使，元昭不自安。及代歸闕，道洛都，以情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公第去，可

城，周太祖徒步登上寬仁門，秘密派遣小黃門召仁浦商量事務。第二天，重任舊職。周太祖臨終，對世宗說：“李洪義永遠給予節鎮，魏仁浦不要對他隱瞞皇家秘密。”

世宗即位，魏仁浦被授為右監門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的軍隊形勢不利，東側已被擊潰，仁浦勸世宗從軍陣西側衝出殊死作戰，於是打敗了敵人。班師之後，拜檢校太保、樞密使。按慣例，祇有宰相生日纔賞賜器皿、錢幣和鞍馬，世宗特別以此賞賜仁浦。隨從平定壽春，加授檢校太傅，提高爵位封邑，升任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世宗想要任命仁浦為宰相，議者認為他不是科第出身，世宗說：“從古以來做宰相的難道都是通過科第嗎？”遂決意用他。恭帝繼承帝位，加刑部尚書。

宋初，提升官位為右僕射，因病休假。太祖臨幸他的住宅，賞賜金器二百兩、錢二百萬。兩次上表請求退休，沒有得到准許。乾德初年，免職守本官。開寶二年春天宴會，太祖笑着對仁浦說：“為什麼不勸我一杯酒呢？”仁浦捧杯上壽，皇帝悄悄對他說：“朕想親征太原，如何？”仁浦說：“欲速則不達，望陛下慎重。”宴會結束，到家裏，又賞賜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從征太原，中途患病。返回途中至梁侯驛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贈侍中。

仁浦性情寬厚，接待士大夫禮節周全，一味以德報怨。漢乾祐年間，有個叫鄭元昭的，開封浚儀人，任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升解州刺史。適逢下詔任用仁浦的岳父李溫玉為榷鹽使管理兩池，元昭不能獨占其利。仁浦當時正擔任樞密院主事，元昭認為仁浦必定庇護李溫玉，恰逢李守貞占據河中叛亂，溫玉之子在城裏，元昭就逮捕李溫玉報告謀變。當時周太祖總管樞密事務，知道他們不和，沒有追問。顯德年間，仁浦為樞密使，元昭不能安心。等到輪換回朝，途經洛都，把事情告訴仁浦的弟弟仁滌，仁滌說：“您儘管去，可以不必擔心。我的兄長一向寬厚

無憂。我兄素寬仁有度，雖公事不欲傷於人，豈念私隙乎？”元昭至京師，仁浦果不介意，白周祖授元昭慶州刺史。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并居，欲并其第，屢譖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爲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世宗朝近侍有忤上至死者，仁浦力救之，全活者衆。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上言，俾隸諸軍，軍中無濫殺者。

景德四年，其子咸信請謚曰宣懿。

子咸美、咸熙、咸信。

魏咸美 魏咸熙

咸美以左司禦率府率致仕。咸熙性仁孝，嘗會賓客，家童數輩覆案碎器，客皆驚愕，咸熙色不變，止令更設饌具。其寬厚若此。以父任，累遷屯田郎中，後至太僕少卿。卒年四十九。子昭慶駕部員外郎，昭文西染院使，昭素供奉官、閤門祇候。

魏咸信

咸信字國寶，建隆初，授朝散大夫、太子右坊通事舍人，改供奉官。

初，太祖在潛邸，昭憲太后嘗至仁浦第，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結姻好。開寶中，太宗尹京，咸昭憲之意，延見咸信於便殿，命與御帶党進等較射，稱善。遂遷尚永慶公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逾年，出領吉州刺史。

太平興國初，真拜本州防禦使。四年，詔用奉外賜錢十萬。五年，坐遣親吏市木西邊，矯制免所過稅算，罰一季奉。俄遷慎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冬，契丹擾邊，王師出討，悉命諸

大度，即使公事也不想傷害到人，怎麼會記私人的嫌隙呢？”元昭到京城，仁浦果然不介意，稟告周祖授給元昭慶州刺史的官職。漢隱帝寵信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比鄰而居，想吞并他的宅第，多次誣陷仁浦，幾乎遭到不測。到周太祖進入汴京，有人擒住延徽交給仁浦，仁浦推辭說：“趁戰亂報私怨，不忍心這樣做啊。”努力保全了他。當時輿論稱贊他是長者。世宗朝近侍有觸犯皇上定了死罪的，仁浦努力挽救他們，保全性命的人很多。征伐淮南的戰役，俘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向皇帝進言，把他們分到各軍，沒有濫殺無辜。

景德四年，他的兒子咸信請求定謚號爲宣懿。

子咸美、咸熙、咸信。

咸美以左司禦率府率的職位退休。咸熙性情仁德孝順，曾經會見賓客，幾名家童打翻桌案摔碎器皿，客人都很驚愕，咸熙臉色不變，祇是讓他們重新擺設食品餐具而已。他的寬厚就像這樣。靠父蔭任職，逐步升遷到屯田郎中，後來官至太僕少卿。去世時四十九歲。子昭慶任駕部員外郎，昭文任西染院使，昭素爲供奉官、閤門祇候。

咸信字國寶，建隆初年，授朝散大夫、太子右坊通事舍人，改任供奉官。

當初，太祖沒有登基時，昭憲太后曾到仁浦家，咸信正年幼，陪侍在母親旁邊，莊重得像成年人。太后認爲他很奇特，想結成姻親。開寶年間，太宗任京城尹，完成昭憲太后的意願，在便殿召見咸信，命他與御帶党進等比賽射箭，稱贊他好。於是被選中娶永慶公主爲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過了一年，離京領吉州刺史。

太平興國初年，正式任命爲本州防禦使。四年，詔令在俸祿之外賜錢十萬。五年，因爲派遣親信官吏在西部邊境購買木材，假托皇帝的命令免除所過稅算，因而罰一季俸祿。不久升任慎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冬天，契丹侵擾邊境，皇帝

主婿鎮要地：王承衍知大名，石保吉知河陽，咸信知澶州。四年，本郡黃河清，咸信以聞，詔褒答之。籍田畢，就拜彰德軍節度。八月，遣歸治所。

淳化四年，河決澶淵，陷北城，再命知州事。太宗親諭方略，傳置而往。時遣閻承翰修河橋，咸信請及流水未下造舟爲便，承翰入奏：“方冬難成，請權罷其役。”咸信因其去，乃集工成之。奏至，上大悅。河平，遣遺役兵。俄詔留築堤，咸信以爲天寒地涸，無決溢之患，復奏罷之。

真宗即位，改定國軍節度。咸平中，大閱東郊，以爲舊城內都巡檢。車駕北征，爲貝冀路行營都統署，詔督師。至貝州，敵人退，召還行在所。景德初，從幸澶州，石保吉與李繼隆爲排陣使。契丹請和，帝置酒行宮，面賞繼隆、保吉，咸信避席，自愧無功，上笑而撫慰之。二年，改武成軍節度，知曹州。秋霖積潦，咸信決廣濟河堤以導之，民田無害。扈駕朝陵還，上言先墳在洛，欲立碑，求莅盟津，以便其事，即改知河陽。大中祥符初，從東封，加檢校太尉。將祀汾陰，命知澶州，令入內副都知張繼能諭旨。移領忠武軍節度。

未幾召還，年已昏眊，見上，希旨求寵渥。七年，表乞任用，上出示中書向敏中曰：“咸信聯榮戚里，位居節制，復何望耶？”是冬，以新建南京，獎太祖舊臣，加同平章事。俄判天雄軍。天禧初，改陝州大都督府長史、保平軍節度。有感風疾苦，歸。真宗嘗謂宰相曰：“咸信老病，諸子不克承順，身後復能保守其家業

的軍隊前去討伐，全部任命各位駙馬鎮守要地：王承衍任大名知府，石保吉任河陽知州，咸信任澶州知州。四年，本郡黃河變清，咸信報告上去，下詔褒獎他。耕籍田禮結束，在當地授任彰德軍節度。八月，派遣他回到管轄的地區。

淳化四年，黃河在澶淵決口，北城坍塌，第二次任命他爲知州。太宗親自說明方略，通過驛車送去。當時派閻承翰修黃河橋，咸信請求趁流水沒有下來時造船較爲便利，承翰入朝上奏：“正值冬季難以完成，請求暫時停止這項工程。”咸信趁他離去，就徵集工匠完成了這件事。奏章到達，皇上非常高興。黃河水患消除，仍使其帶兵。不久又下詔留下修築河堤，咸信因天寒無水而乾涸，沒有決口泛濫的憂患，又上奏請求取消了這件事。

真宗即位，改任定國軍節度使。咸平年間，在東郊大閱兵，任命他爲舊城內都巡檢。皇帝北征，任貝冀路行營都統署，詔令督軍。到貝州，敵人撤退，召回皇帝所在之地。景德初，隨從皇帝前往澶州，石保吉與李繼隆任排陣使。契丹請求講和，皇帝在行宮設宴，當面賞賜繼隆、保吉，咸信避開座位，以無功自愧，皇上笑着撫慰他。二年，改任武成軍節度，曹州知州。秋雨連綿成災，咸信掘開廣濟河堤壩來疏導積水，民田沒受到損害。扈駕朝拜陵寢返回，向皇上提出祖先的墳墓在洛，想要立碑，要到盟津去，以便完成這件事，當即改任河陽知州。大中祥符初，隨從到東方祭天，加檢校太尉。即將在汾陰祭祀，任命他任澶州知州，派入內副都知張繼能傳達聖旨。調任領忠武軍節度。

不久召回朝廷，年紀已經很老，見到皇上，迎合聖旨來求取恩寵和優厚的待遇。七年，上表請求任用，皇上拿表給中書向敏中看說：“咸信光耀故里，位居節制，還想幹什麼呢？”這年冬天，因爲新建南京，獎勵太祖時的舊臣，加授同平章事。不久判天雄軍。天禧初年，改任陝州大都督府長史、保平軍節度。有感染風疾的病痛，返回。真宗曾對宰相說：“咸信年老有病，幾個兒子又不能夠順從，死後還能保守他的家業嗎？”

耶？”未幾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錄其諸子孫侄，遷官者七人。

咸信頗知書，善待士，然性吝喜利，仁浦所營邸舍悉擅有之。既卒，爲諸侄所訟，時人耻之。

子昭易、昭亮、昭侃。昭易西京作坊使，知隰州。昭侃改名昭昞，爲崇儀使。

#### 魏昭亮

昭亮字克明，公主所生。幼未名，太宗召入禁中，命賦賞花詩，詩成上之，太宗大悅，酌以上尊酒，命筆題“從訓”、“昭亮”二名，令自擇之。拜如京副使，遷如京、洛苑使，掌翰林司。丁公主憂，起復，授六宅使，領富州刺史，遷內藏庫副使。未幾，拜西上閤門使，進秩東上。上言閤門舊儀制未當，乃詔龍圖閣學士陳彭年、待制張知白、引進使白文肇與昭亮同加詳定，既成，賜白金千兩。又建議設儀石於內殿，加領恩州團練使。時咸信在大名，屬生日，命昭亮就賜禮物。是日，告命至，軍府榮之。父卒，遷四方館使，仍兼掌客省，多糾群官之失儀者。昭亮多病在告，詔給其奉。天禧二年，卒。

昭亮未死日，數遣人入謁，求進用，加兼端州防禦使。未及拜命，死，仍以制書賜其家，贈貝州觀察使。以弟昭侃爲供備庫使，子餘慶爲內殿崇班。

昭亮與陳彭年款昵，彭年嘗稱其才。昭亮居官務儉察，多遣人偵伺僚輩，樞密承旨尹德潤嘗少之。會閤門副使焦守節、內殿崇班郭盛以役卒與德潤治第，昭亮廉知發其事，皆坐黜削。李維即王曾妻之叔父，同在翰林，曾受詔試舉人，以家事屬維。昭亮意曾受祈請，奏其竊語。遣中使參

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贈中書令。錄用他的各個兒孫子侄，提升官職的有七人。

咸信頗愛讀書，善待士人，但吝嗇好財，其父的住宅竟被他獨自占有。死後，被侄子們訴訟，當時的人爲他感到可耻。

子昭易、昭亮、昭侃。昭易任西京作坊使，隰州知州。昭侃改名昭昞，任崇儀使。

昭亮字克明，是公主所生。尚未取名時，被太宗召入宮中，命他作賞花詩，詩作好獻上去，太宗非常高興，給他斟上尊酒，提筆題寫“從訓”、“昭亮”兩個名字，讓他自己選。拜如京副使，升如京、洛苑使，執掌翰林司。爲公主服喪，起復，授六宅使，領富州刺史，升任內藏庫副使。不久，拜西上閤門使，提升官秩任東上閤門使。皇上說閤門原有禮儀制度不當，於是命龍圖閣學士陳彭年、待制張知白、引進使白文肇與昭亮共同修定，完成後，賞賜白銀千兩。又建議在內殿設置儀石，加領恩州團練使。當時咸信在大名，適值生日，命昭亮前去賞賜禮物。這天，委任的命令到達，節度幕府以此爲榮。父親去世，升任四方館使，仍兼掌客省，多次督察群官中有失禮儀的人。昭亮多病休假，下詔發給他俸祿。天禧二年，去世。

昭亮未死之時，多次派人入朝，請求提升任用，加兼端州防禦使。沒來得及正式任命，就去世了，仍把制書賞賜給他的家庭，贈貝州觀察使。任用弟弟昭侃爲供備庫使，子餘慶爲內殿崇班。

昭亮與陳彭年交情深厚，彭年曾稱贊他的才華。昭亮做官追求明察秋毫，經常派人偵察窺伺同僚們，樞密承旨尹德潤曾爲此輕視他。適逢閤門副使焦守節、內殿崇班郭盛用役卒給德潤修建宅第，昭亮查知并告發了這件事，都定罪貶官削職。李維就是王曾妻子的叔父，同在翰林，王曾接受詔命考試舉人，把家事委托給李維。昭亮認爲王曾接受請求，把他私下說的話奏報上去。派

問無他狀，曾始得釋。昭亮陰險多此類，時人惡之。餘慶改名成德，爲供備庫副使。

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爲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爲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浦嘗爲小史，而與溥皆以寬厚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質臨終，戒其後勿請謚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春秋》之法責備賢者，質可得免乎？

遣中使檢驗查問并無其他情況，王曾纔得到釋放。昭亮就是如此陰險，當時的人們都厭惡他。餘慶改名成德，任供備庫副使。

贊曰：從五代到周世宗，是天下大亂之時。范質、王溥、魏仁浦，是世宗所提拔，而都有宰相之才。宋祖接受天命，就成爲輔佐天命的元勛重臣，上天所做的安排，果然不是人力所能測度啊。范質身爲儒者暢曉軍事，擔任宰相，廉潔謹慎遵守法度。王溥是小吏家庭之子，却好學不倦。仁浦曾經做小史，而與王溥都以寬厚長者著稱，難道不是有超過常人的資質嗎？范質臨終，告誡他的後人不要請謚立碑，自己的悔恨是非常深了。太宗評論范質可惜他欠世宗一死。嗚呼，用《春秋》的筆法來責備賢能的人，范質能够避免嗎？



# 宋史卷二百五十

## 列傳第九

石守信(子)保興 保吉(孫)元孫

王審琦(子)承衍 承衍(孫)克臣(等) 高懷德

韓重贇(子)崇訓 崇業 張令鐸 羅彥瓌 王彥昇

### 石守信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事周祖，得隸帳下。廣順初，累遷親衛都虞候。從世宗征晉陽，遇敵高平，力戰，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校。師還，遷鐵騎左右都校。從征淮南，為先鋒，下六合，入渦口，克揚州，遂領嘉州防禦使，充鐵騎、控鶴四廂都指揮使。從征關南，為陸路副都部署，以功遷殿前都虞候，轉都指揮使、領洪州防禦使。恭帝即位，加領義成軍節度。

太祖即位，遷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改領歸德軍節度。李筠叛，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進討，破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敗其衆三萬于澤州，獲偽河陽節度使范守圖，降太原援軍數千，皆殺之。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揚州，以守信為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帝親征至大儀頓，守信馳奏：“城破在朝夕，大駕親臨，一鼓可平。”帝亟赴之，果克其城。建隆二年，移鎮鄆州，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詔賜本州宅一區。

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事奉周太祖郭威，得以隸屬部下。廣順初年，累經升遷任親衛都虞候。隨從周世宗征伐晉陽，在高平與敵軍相遇，奮力作戰，升為親衛左第一軍都校。班師，升鐵騎左右都校。隨從征伐淮南，擔任先鋒，攻克六合，進入渦口，占領揚州，於是領嘉州防禦使、充任鐵騎、控鶴四廂都指揮使。隨從征伐關南，擔任陸路副都部署，因功升為殿前都虞候，改任都指揮使、領洪州防禦使。恭帝即位，加領義成軍節度使。

宋太祖即位，升任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改領歸德軍節度使。李筠叛亂，守信與高懷德率領先頭部隊前去討伐，在長平擊潰了李筠的軍隊，斬首三千級。又在澤州打敗了他的三萬人馬，俘獲偽河陽節度使范守圖，降服太原來的援軍數千人，把他們全部殺掉。澤州、潞州平定，因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在揚州叛亂，任用守信擔任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皇帝親征，到大儀頓，守信派快馬奏報：“攻破城池在朝夕之間，皇上親臨，可以一鼓作氣掃平。”皇帝急速趕去，果然攻克了這座城。建隆二年，改節鎮鄆州，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下詔賞賜一座本州的宅院。

乾德初年，皇帝趁晚朝與石守信等人一起飲

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卧。”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爲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

已而，太祖欲使符彥卿管軍，趙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權，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托以處分之語有侏僂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太祖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

開寶六年秋，加守信兼侍中。太平興國初，加兼中書令。二年，拜中書令，行河南尹，充西京留守。三年，加檢校太師。四年，從征范陽，督前軍失律，責授崇信軍節度、兼中書令，俄進封衛國公。七年，徙鎮陳州，復守中書令。九年，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威武郡王，謚武烈。

守信累任節鎮，專務聚斂，積財巨萬。尤信奉釋氏，在西京建崇德

酒，酒喝得正盡興時，皇帝說：“我如果没有你們這些人就到不了現來的地位，可是我當了皇帝，遠不如當節度使快樂，我整個夜晚從沒有無憂無慮地安睡過。”石守信等人磕頭說：“現在皇上的天下已定，誰還敢再有別的念頭呢，陛下爲什麼說這樣的話？”皇帝說：“人誰不願意富貴，一旦有人把黃袍披在你的身上，即使你不想當皇帝，可能嗎。”守信等人拜謝說：“臣下愚鈍，沒有考慮到這些，希望陛下憐憫我們。”皇帝說：“人生光陰易逝，不如多積累金錢、購買田宅留給子孫，欣賞歌童舞女以享天年。君臣之間沒有猜忌，不也很好嗎。”守信拜謝說：“陛下想到這些，真可謂恩重如山。”第二天，都聲稱有病，請求解除兵權，皇帝依從了他們，都以散官回家，賞賜非常豐厚。

之後，太祖想派符彥卿掌管軍隊，趙普多次進諫，認爲彥卿的名望和地位已經很高，不能再把兵權委托給他，太祖不聽。詔書已經發出，趙普又把它揣在懷裏來進見，太祖迎着他說：“難道又是符彥卿的事嗎？”回答說：“不是啊。”上奏其他的事。完畢以後，便拿出關於符彥卿的詔書呈上，太祖說：“果然如此，詔書爲什麼又在你手中呢？”趙普說：“臣假托詔書的文字有難辨之處，又留下了。希望陛下深思利害，不要後悔。”太祖說：“你苦苦猜疑彥卿，爲什麼呢？我待彥卿很優厚，彥卿怎麼會辜負我呢？”趙普回答說：“陛下爲什麼能辜負周世宗呢？”太祖默然無語，這件事於是作罷。

開寶六年秋，加授石守信兼侍中。太平興國初年，加兼中書令。二年，授中書令，行河南尹，充任西京留守。三年，加檢校太師。四年，隨從征伐范陽，督率前軍戰事失利，降職授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不久進封衛國公。七年，改節鎮陳州，再爲守中書令。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七歲，贈尚書令，追封威武郡王，謚武烈。

石守信多次擔任藩鎮重任，專好聚斂財物，積累錢財數萬。特別信奉佛教，在西京修建崇德



寺，募民輦瓦木，驅迫甚急，而傭直不給，人多苦之。子保興、保吉。

#### 石保興

保興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取興宗之義改之。建隆初，年十四，以蔭補供奉官。明年，遷尚食副使。太祖嘗召功臣子弟詢以時事，保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祖奇之，拜如京使。開寶中，領順州刺史。太宗征河東，爲御寨四面都巡檢。太平興國八年，出爲高陽關監軍。守信卒，起復，領本州團練使。雍熙初，契丹擾邊，與戴興、楊守一并爲澶州前軍駐泊。

李繼遷入鈔，徙銀、夏、綏、府都巡檢使。嘗巡按崑子寨，並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數千騎據險，渡河求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人，乃分短兵伏於河澗，俟其半渡，急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十里。優詔褒美。

端拱中，知平戎軍，徙莫州，俄爲西京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真拜蘄州團練使，爲永興軍鈐轄，改夏、綏、麟、府州鈐轄。至道二年，徙延州都巡檢使兼署州事，改本路副都部署，與范重召等分五路討賊。有岌伽羅賊數族率衆來拒，保興選敢死士數百人銜枚夜擊，殲之。自是吳移、越移諸族歸降。還，至烏、白池，賊又爲方陣來拒。保興麾衆出入陣中，會乘馬中流矢，挺身持滿，易騎奮呼，且行且鬥，凡三日四十二戰，賊遂引去。

咸平二年，知威虜軍。會夏人入鈔，保興發官帑錢數萬緡分給戰士，主者固執不可。保興曰：“城危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願以家財償之。”夏人退，驛置以聞，真宗

寺，招募百姓運輸磚瓦木料，驅使逼迫得很急，却不發給工錢，百姓受害。兒子保興、保吉。

保興字光裔，原名保正，太祖取振興宗族之義給他改了名字。建隆初年，十四歲，因父親恩蔭而賜授供奉官。第二年，升爲尚食副使。太祖曾經召見功臣子弟詢問時政，保興年紀最小，答對清楚明白，太祖覺得他不尋常，授如京使。開寶年間，領順州刺史。太宗征伐河東，擔任御寨四面都巡檢。太平興國八年，離京擔任高陽關監軍。守信去世，服喪未滿而應召任職，領本州團練使。雍熙初年，契丹侵擾邊境，與戴興、楊守一共同擔任澶州前軍駐泊。

李繼遷入侵劫掠，改任銀、夏、綏、府都巡檢使。曾經到崑子寨巡視考察，沿着黑水河，進入谷地，西夏人得知後，以數千騎兵占據險要之地，渡河求戰。保興所率領的軍隊不滿兩千人，於是分派持短兵器的士卒埋伏在河邊，等到對方渡過一半時，快速地攻打他們，斬首數百級，追擊數十里。皇帝下詔書大力褒獎。

端拱年間，知平戎軍，改莫州知州，不久任西京都巡檢使。淳化五年，實授蘄州團練使，任永興軍鈐轄，改夏、綏、麟、府州鈐轄。至道二年，調任延州都巡檢使兼署州事，改本路副都部署，與范重召等分五路討伐敵人。有岌伽羅等幾個部族帶領人馬前來抵抗，保興挑選數百名不怕死的士兵悄悄地黑夜偷襲，殲滅了他們。從此吳移、越移等部族歸降。回師，走到烏、白池，敵軍又立方陣來抵抗。保興指揮兵將出入陣中，所騎戰馬被亂箭射中，挺身開弓，更換坐騎大聲呼喊，一邊走一邊作戰，一共三天，戰鬥四十二次，敵軍終於退去。

咸平二年，掌管威虜軍。適逢西夏人入境劫掠，保興拿出數萬緡官錢分給戰士，主管的人堅持不能這麼做。保興說：“城已經如此危急，哪裏還來得及報告，事情平定以後，如果上報得不到批准，甘願用我的家產來償還。”西夏人退去，

貸而不問。

三年，就拜棣州防禦使。徙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頗峻刑罰，每捶人，令緩施其杖，移晷方畢。五年，以疾求歸京師。未幾卒，年五十八。子元孫。

保興世豪貴，累財巨萬，悉爲季弟保從之子所廢。

#### 石保吉

保吉字祐之，初以蔭補天平軍衙內都指揮使。開寶四年，召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選尚太祖第二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俄領愛州刺史。太平興國初，遷本州防禦使。五年，坐遣親吏市竹木秦、隴間，矯制渡關，爲王仁瞻所發，罰一季奉。七年，改朔州觀察使。守信卒，起復，爲威塞軍節度。雍熙三年，出知河陽。四年，召入，復命知大名府兼兵馬都部署，連改橫海、安國二鎮節度。

真宗即位，加檢校太尉、保平軍節度。車駕北巡，命爲河北諸路行營都部署，屯定州。景德初，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冬，幸澶淵，命與李繼隆分爲駕前東西面都排陣使，軍于北門外。遼騎數萬驟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鋒，遼人引去。俄而請盟，錫宴射於行宮後苑。帝謂繼隆等曰：“自古北邊爲患，今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卿等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患，上稟成算。至於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帝曰：“卿等協和，共致太平，軍旅之事，朕復何憂。”歡甚，賜以襲衣、金帶、鞍勒馬。

二年，改鎮安軍節度。未幾，自

通過驛使把這件事報上去，真宗寬恕了他而沒有追究。

三年，就地拜任棣州防禦使。改任邢州知州，又改爲澶州知州。在州郡刑罰很嚴厲，每次對人施以杖刑，都命令放慢行杖速度，用很長時間纔結束。五年，因病請求返回京城。不久去世，享年五十八歲。子元孫。

保興世家豪貴，積累家產無數，全部被小弟保從的兒子敗壞用光。

保吉字祐之，最初以父恩蔭賜授天平軍衙內都指揮使。開寶四年，被皇帝召見，賞賜全套衣服、玉帶、配有金鞍勒的馬匹。被選中娶太祖第二個女兒延慶公主爲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不久領愛州刺史。太平興國初年，升任本州防禦使。五年，因派遣親近吏人在秦、隴一帶購買竹木，假造皇帝制書渡過關口，被王仁瞻所揭發，罰一季俸祿。七年，改授朔州觀察使。守信去世，服喪未滿而應召任職，爲威塞軍節度使。雍熙三年，離京任河陽知州。四年，召入朝廷，又任知大名府兼兵馬都部署，接連調任橫海、安國兩個節鎮的節度使。

真宗即位，加檢校太尉、保平軍節度使。皇帝北征，任命爲河北諸路行營都部署，駐軍定州。景德初年，改任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冬，皇帝到澶淵，任命他與李繼隆分別擔任駕前東西面都排陣使，駐軍北門外。遼國騎兵數萬忽然來到城下，保吉沒有給馬披甲就迅速騎上馬衝出去擋住敵人，遼人退去。不久訂立盟約，在行宮後苑賞賜宴射。皇帝對繼隆等人說：“自古北部邊境就是禍患，現在他們畏懼武力服從道義，結束戰爭安定百姓，是靠了你們出力。”保吉上前說：“臣接受命令抵禦外患，依靠皇上的計謀。至於行軍布陣，傳授方略，都出於繼隆。”繼隆說：“出力用心，親自率領將士戰鬥，臣不如保吉。”皇帝說：“你們同心合力，得以停戰，軍隊的事情，我還有什麼可擔憂的。”十分歡快，用全套衣服、金帶、配有鞍勒的馬匹賞賜給他們。

二年，改任鎮安軍節度使。不久，從鎮所前

治所來朝，願奉朝請，從之。四年，部民上治狀，乞還鎮所，詔獎諭之，仍從其請。大中祥符初，從東封，攝司徒，封祀壇奉俎，加檢校太師還鎮。冬，公主疾，詔歸視，主薨。明年，保吉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謚莊武。

保吉姿貌瑰碩，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繡。好治生射利，性尤驕倨，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初，程能為京西轉運，保吉托治其私負，能不從。至是，其子宿為屬邑吏，將辱之，會有辟召乃止。又染家貸錢，息不盡入，質其女，其父上訴，真宗亟命遣還。嘗有僕侵盜私積，不時求對，懇請配隸，帝曰：“是有常法，不可。”保吉請不已，帝戒勸之。

善弋獵，畜鷙禽獸數百，令官健羅鳥雀飼之，人有規勸者輒怒之。在陳州，盛飾廡舍以近貴主。因完葺城壘，疏牖于上，以瞰衢路，如箭窗狀。未嘗上聞，竇佐諫之不聽，頗涉衆議。初，守信鎮陳，五十七年卒，及保吉繼是鎮，壽亦止是，談者異之。

保吉子貽孫，任崇儀使、帶御器械，坐事免官。孝孫，西京左藏庫使。

#### 石元孫

元孫字善良，始名慶孫，避章獻太后祖諱易之。以守信蔭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累遷如京副使。

仁宗即位，改文思副使、勾當法酒庫。吏盜酒，坐失察，追二官，復

來朝見，自願為奉朝請，依從了他。四年，所管之地的百姓進呈保吉治理很好的文書，請求他返回節鎮，皇帝下詔獎勵他，聽從了百姓的請求。大中祥符初年，隨從到泰山封禪，代理司徒，封祀壇奉俎，加授檢校太師返回鎮所。冬，公主患病，下詔回京探視，公主去世。第二年，保吉去世，享年五十七歲，贈中書令，謚號莊武。

保吉形貌魁偉，很有軍事才能。世代將相，家中財產很多，任職之處都有府邸、別墅，即使食品也用彩色絲織品裝飾。喜歡經營產業謀利，性情傲慢，所到之處嚴厲殘酷喜歡殺戮，對待屬下不講禮儀。鎮守大名的時候，葉齊、查道都是知名之士，曾經被拘繫去運送糧食。起初，程能擔任京西轉運使，保吉委托他運送私人貨物，程能不肯依從。此時，他的兒子程宿是屬縣的小吏，準備侮辱他，適逢有徵召纔罷休。又有開染坊的人家借錢，沒有付足利息，就用人家的女兒作抵押，女孩的父親上訴，真宗急速命令他放還。曾經有奴僕侵盜私人財物，保吉要求面見皇帝，懇求將奴僕流放服役，皇帝說：“這是有法規的，不行。”保吉不停地請求，皇帝對他進行了告誡勸勉。

擅長射獵，畜養了幾百頭凶猛的禽獸，命令士兵捕捉鳥雀來喂養，有人對此進行規勸就會對他們發怒。在陳州，大肆裝修官舍用來迎接公主。藉修葺城壘，在上面開出窗戶，用來俯視大路，就像箭窗那樣。從未向皇帝報告，幕僚勸諫他也不肯聽從，很被人們議論。起初，守信節鎮陳州，五十七歲去世，到保吉接任節鎮，壽數也在這個年齡中止了，談論的人們覺得很奇異。

保吉之子貽孫，擔任崇儀使、帶御器械，因處理事務失當免去官職。孝孫，為西京左藏庫使。

元孫字善良，初名慶孫，避章獻太后祖父的諱而改名。因石守信的恩蔭賜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經多次提升任如京副使。

仁宗即位，改任文思副使、勾當法酒庫。屬吏偷酒，他因為監察不嚴，被削去了這兩個官

如京副使。爲澶州巡檢，徙知莫州，有治迹，以禮賓使再任。又徙保州，領廉州刺史，兼廣信、安肅軍緣邊都巡檢。時開屯田，鑿塘水，有訟元孫擅污民田者，遣官按視，訟者以誣服，即賜白金五百兩，詔褒諭之。再遷西上閤門使、并代州兵馬鈐轄，歷侍衛親軍步軍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總管、緣邊安撫使，遷邕州觀察使。

康定初，夏人寇延州，元孫與戰于三川口，軍敗見執。傳者以爲已死，贈忠正軍節度使兼太傅，錄其子孫七人。及元昊納款，縱元孫歸。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辱國，請斬塞下。賈昌朝獨言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瑩，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安置全州。以升祔赦，內徙襄州。侍御史劉湜言：“元孫失軍辱命，朝廷貸而不誅，若例從量移，無以勸用命之士。”元孫遂不徙。後徙許州，還京師卒。

### 王審琦

王審琦字仲寶，其先遼西人，後徙家洛陽。漢乾祐初，隸周祖帳下，性純謹，甚親任之。從平李守貞，以功署廳直左番副將。廣順中，歷東西班行首、內殿直都知、鐵騎指揮使，從世宗征劉崇，力戰有功，遷東西班都虞候，改鐵騎都虞候，轉本軍右第二軍都校。世宗召禁軍諸校宴射苑中，審琦連中的，世宗嘉之，賞賚有加。俄領勤州刺史。

親征淮南，舒州堅壁未下，詔以

職，又爲如京副使。任澶州巡檢，改任莫州知州，治理有業績，以禮賓使官位連任知州。又調任保州，領廉州刺史，兼廣信、安肅軍緣邊都巡檢。當時實行屯田，開鑿池塘，有人狀告元孫擅自侵害百姓田地，派官員前來糾查，告狀的人因誣告而服罪，當即賞賜白銀五百兩，下詔獎勵他。經兩次升遷任西上閤門使、并代州兵馬鈐轄，歷任侍衛親軍步軍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總管、緣邊安撫使，升任邕州觀察使。

康定初年，西夏人侵犯延州，元孫與他們在三川口交戰，戰敗被俘。傳消息的人以爲已戰死，贈忠正軍節度使兼太傅，并錄他的子孫七人爲官。元昊歸順後，釋放元孫回國。諫官御史向皇帝進言：“元孫兵敗却没有效忠戰死，使國家蒙受耻辱，請求在邊塞將他斬首。”惟有賈昌朝說：“在春秋的時候，晉國俘虜了楚國將領穀臣，楚國俘虜了晉國將領知瑩，也返回了各自的國家而没有被殺掉。”因而入朝面見皇帝，從袖子裏拿出《魏書·于禁傳》上奏說：“前代將領大臣打了敗仗軍隊覆沒而返回，多數不加罪。”皇帝於是寬恕了元孫，安置全州。以升祔施恩赦免，調往內地襄州。侍御史劉湜上言：“元孫喪失軍隊辜負使命，朝廷寬恕他而没有予以處死，如果按規定遇赦調近處任職，無法鼓勵爲國家效命的人。”於是元孫没有被調動。後來調到許州，返回京城去世。

王審琦字仲寶，祖先是遼西人，後來移居洛陽。後漢乾祐初年，隸屬周祖 郭威軍中，性格純厚嚴謹，郭威很信任他。隨從平定李守貞，因功任用爲廳直左番副將。廣順年間，歷任東西班行首、內殿直都知、鐵騎指揮使，隨從周世宗征伐劉崇，作戰有功，升爲東西班都虞候，改鐵騎都虞候，又改任本軍右第二軍都校。周世宗召集禁軍各位校官在園林裏聚宴習射，審琦連續射中靶子，世宗稱贊他，并予以賞賜。不久領勤州刺史。

皇帝親征淮南，舒州堅固沒有攻下，下詔任

郭令圖領刺史，命審琦及司超以精騎攻其城，一夕拔之，擒其刺史，獲鎧仗軍儲數十萬計。令圖既入城，審琦等遂救黃州，數日，令圖為舒人所逐。審琦選輕騎銜枚夜發，信宿至城下，大敗舒人，令圖得復還治所。世宗嘉之，授散員都指揮使。又破南唐軍于紫金山，先登，中流矢，轉控鶴右廂都校、領虔州團練使。世宗圍濠州，審琦率敢死士數千人拔其水寨，奪月城，濠州遂降。及攻楚州，為南面巡檢，城將陷，審琦意淮人必遁，設伏待之。少頃，城中兵果鑿南門而潰，伏兵擊之，斬數千級，繫五千餘人，獻于行在，賜名馬、玉帶、錦綵數百匹。淮南平，改鐵騎右廂都校。又從平瓦橋關。恭帝即位，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

宋初，擢為殿前都指揮使、領泰寧軍節度。從征李筠，為御營前洞屋都部署，為飛石所傷，車駕臨視。澤、潞平，改領武成軍節度。李重進叛，副石守信為前軍部署討之。

建隆二年，出為忠正軍節度。在鎮八年，為政寬簡。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吏，幕僚白令不先咨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嘉爾，何按之有？”聞者嘆服。

開寶二年，從征太原，為御營四面都巡檢。三年，改鎮許州，賜甲第，留京師。太祖嘗召審琦宴射苑中，連中的，賜御馬、黃金鞍勒。六年，與高懷德並加同平章事。七年，卒，年五十。

初，審琦暴疾，不能語，帝親臨視，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慟。賜中

用郭令圖領刺史，命令審琦和司超用精銳騎兵攻打這座城，一個夜晚就攻克，擒獲了那裏的刺史，繳獲鎧甲武器軍需儲備數十萬。令圖入城以後，審琦等人去救援黃州，幾天後，令圖被舒州人驅逐。審琦挑選輕騎在夜裏悄悄進發，兩夜行軍到達城下，大敗舒州軍隊，令圖得以返回舒州。周世宗為此嘉獎他，授以散員都指揮使。又在紫金山打敗南唐軍隊，率先登上，被亂箭射中，改任控鶴右廂都校、領虔州團練使。周世宗包圍濠州，審琦帶領數千人敢死隊攻取了水寨，奪得月城，濠州於是投降。進攻楚州時，擔任南面巡檢，城池即將攻破，審琦料到淮軍必定會逃走，就設下伏兵等候他們。不久，城裏的軍隊果然挖通南門逃散，埋伏的軍隊攻打他們，斬首數千級，俘獲五千多人，進獻到皇帝行宮，賞賜名馬、玉帶、數百匹錦緞和彩色絲織品。淮南平定後，改任鐵騎右廂都校。又隨從平定瓦橋關。後周恭帝即位，升為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

宋朝初年，提升為殿前都指揮使、領泰寧軍節度使。隨從征伐李筠，擔任御營前洞屋都部署，被飛石打傷，皇帝親自前來探望。澤、潞平定後，改領武成軍節度使。李重進叛亂，為石守信副手擔任前軍部署前去討伐他。

建隆二年，離京任忠正軍節度使。在節鎮八年，處理政務寬和簡明。所轄縣令因犯罪開除了他手下的錄事吏，幕僚報告說縣令不事先請示府官，要求審察他。審琦說：“五代以來，諸侯專橫，縣官不能獨自管理縣裏的事。現在天下和平安定，我鎮守一地而屬下縣令能清除狡詐的官吏，應該嘉獎，為什麼要審察他呢？”聽到的人都贊嘆佩服。

開寶二年，隨從征伐太原，擔任御營四面都巡檢。三年，改節鎮許州，賞賜最好的宅院，留在京城。太祖曾經召審琦在皇苑中宴會習射，連續中靶，賞賜御馬、黃金鞍勒。六年，與高懷德一同加同平章事。七年，去世，享年五十歲。

死前，審琦突然得了重病，不能說話，皇帝親自前來探視，去世後，又前往他的住宅，為他

書令，追封琅琊郡王，贈贈加等。葬日，又為廢朝。

審琦重厚有方略，尤善騎射。鎮壽春，歲得租課，量入為出，未嘗有所誅求。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邪？”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強飲輒病。

子承衍、承衍、承德、承祐、承俊、承偃、承僕、承僅、承休。承德西上閤門使、會州刺史，承祐至如京使，承俊、承僕至內殿崇班，承偃至閤門祇候，承僅至左神武將軍致仕，承休至內殿承制。

#### 王承衍

承衍字希甫，幼端謹，審琦鎮兗、滑、壽春，皆署以牙職。開寶初，補內殿供奉官都知。三年，尚太祖女昭慶公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仍充都知。逾年，領恩州刺史，加本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二年春，太宗幸其第，賜宴，承衍以金器、名馬為壽，詔賜銀萬兩、錦綵五千匹。三年，加檢校太保。坐市竹木秦、隴，矯制免稅算，罰一季奉。七年，授彰國軍節度。

雍熙中，出知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時契丹擾鎮陽，候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餘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燈設樂，與賓佐宴游達旦，人賴以安。明年召還，復為貝冀都部署。端拱初，換永清軍節度，再知天雄軍。吏民千餘詣監軍，請為本道節帥，詔褒

哭得很哀痛。贈中書令，追封琅琊郡王，贈送喪葬費用提高等級。下葬那天，又取消朝會。

審琦穩重寬厚有謀略，尤其擅長騎馬射箭。鎮守壽春，每年得到租稅，量入為出，從未有過額外索求。一向不會飲酒，曾經陪皇帝宴會，太祖喝得暢快，仰天祝告說：“酒，是上天的賜福；審琦，是朕的布衣之交。正與朕共同享受富貴，為什麼不讓他飲酒呢？”祝告完畢，回頭對審琦說：“上天一定會賜給你酒量，試着喝，不要怕。”審琦接受詔命，連飲十杯也沒有覺得不舒服。從此陪宴經常整杯喝酒，等回到家裏却不能喝，有時勉強喝下去就會生病。

子承衍、承衍、承德、承祐、承俊、承偃、承僕、承僅、承休。承德任西上閤門使、會州刺史，承祐官至如京使，承俊、承僕官至內殿崇班，承偃官至閤門祇候，承僅官至左神武將軍退休，承休官至內殿承制。

承衍字希甫，從小端正謹慎，審琦鎮守兗州、滑州、壽春，都任用他擔任低級職務。開寶初年，補內殿供奉官都知。三年，娶太祖的女兒昭慶公主為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仍舊充任都知。過了一年，領恩州刺史，加本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年，升應州觀察使。二年春，太宗來到他的府第，賞賜宴會，承衍用金器、名馬為太宗祝壽，下詔賞賜白銀一萬兩，錦鍛和彩色絲織品五千匹。三年，加檢校太保。因在秦、隴一帶購買竹子、木材，假稱皇帝的命令免除稅款的罪過，罰三個月的俸祿。七年，授彰國軍節度使。

雍熙年間，離京任天雄軍府兼都部署。當時契丹侵擾鎮陽，巡邏偵察的騎兵直到冀州，離魏二百多里。附近地區戒嚴，城裏人心非常恐慌，正值元宵節，承衍下令在商業區和佛寺燃燈設樂，同幕僚官佐宴會游玩直到天亮，人們纔安定下來。第二年召回京城，重新擔任貝冀都部署。端拱初年，調任永清軍節度使，第二次知天雄軍。官吏、百姓一千餘人詣見監軍，讓他做本道

之。

真宗即位，改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加檢校太尉。咸平六年，以疾求罷節鉞，三抗表不許。帝自臨問，至卧内慰勉久之，賜予甚厚，擇尚醫數人迭宿其第。卒，年五十二。車駕親臨，贈中書令，給鹵簿葬，謚恭肅。其後公主請置守冢五戶，從之。

承衍善騎射，曉音律，頗涉學藝，好吟咏。以功臣子尚主貴顯，擁富貲，自奉甚厚。

子世安、世隆、世雄、世融。世安至崇儀副使、通事舍人。世隆字本支，以公主子爲如京副使，歷洛苑、六宅二使、領平州刺史。性驕恣，每坐諸叔之上，人皆嗤之。景德初卒，特贈泰州防禦使。召見其三子，賜名克基、克緒、克忠，皆面授供奉官。世雄至內殿崇班。世融爲內殿承制。世安子克正殿中丞。克基、克忠并爲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克緒至內殿承制。世隆幼子克明爲西上閤門副使。

#### 王承衍

承衍字希悅，開寶中，授閑廐使，面賜紫袍、金帶，纔十二歲。太平興國中，出監徐州軍，又爲西京水南巡檢使，改如京使。表求治郡自效，命知潭州，遷六宅使、領昭州刺史，俄知澶州，加莊宅使。咸平中，兩賜川峽傳詔，慰撫官吏，經略蠻洞。連知延、代、并三州，皆兼兵馬鈐轄，改尚食使。鳳翔張雍病，命承衍代之，徙涇州，授西上閤門使，改領永州刺史。景德中，真宗以天水近邊，蕃漢雜處，擇守臣撫治，擢承衍知秦州，徙知天雄軍。大中祥符初，進秩東上閤門使。承衍病足，在大名不能騎，政多廢弛，及代，賜告

節度使，皇帝下詔褒獎他。

真宗即位，改河中府府尹、護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咸平六年，因病請求免除節度使，三次上表未被批准。皇帝親自前來問候，到卧室中安慰勉勵很久，賞賜豐厚，挑選幾位御醫輪流住在他的家裏。去世，享年五十二歲。皇帝親自送葬，贈中書令，給予儀仗舉行葬禮，謚號恭肅。後來公主請求設置守墓人五戶，聽從。

承衍擅長騎射，通曉音律，廣泛涉獵經典，喜歡吟咏。作爲功臣之子娶公主爲妻尊貴顯要，擁有大量財物，日常開支很多。

子世安、世隆、世雄、世融。世安官至崇儀副使、通事舍人。世隆字本支，因爲是公主之子爲如京副使，歷任洛苑、六宅二使、領平州刺史。性情驕橫放縱，經常坐在諸位叔父的上位，人們都耻笑他。景德初年去世，特別追贈爲泰州防禦使。召見他的三個兒子，賜名克基、克緒、克忠，都當面授予以供奉官。世雄官至內殿崇班。世融爲內殿承制。世安之子克正爲殿中丞。克基、克忠都爲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克緒官至內殿承制。世隆的小兒子克明爲西上閤門副使。

承衍字希悅，開寶年間，授閑廐使，當面賞賜紫袍、金帶，那時纔十二歲。太平興國年間，離京爲徐州監軍，又爲西京水南巡檢使，改爲如京使。上表請求任職州郡，任命爲潭州知州，升六宅使、領昭州刺史，不久任澶州知州，加莊宅使。咸平年間，兩次到川峽傳達詔命，慰撫官吏，安撫蠻洞部落。接連任延、代、并三州知州，兼兵馬鈐轄，改爲尚食使。鳳翔張雍病重，任命承衍接替他，調任涇州，授西上閤門使，改領永州刺史。景德年間，真宗因天水靠近邊境，蕃漢雜居，挑選官員去安撫治理，提拔承衍任秦州知州，調知天雄軍。大中祥符初，晉升爲東上閤門使。承衍脚有病，在大名不能騎馬，政事大多荒廢，等到他人接替，賞賜休假在家閑居，上表請求解除職務，未被准許。因爲很長時間沒有

家居，表求解職，不允。以久不朝請，求近郡，改左武衛大將軍，知壽州。二年，卒，年四十九。詔遣其弟承僕馳往護喪。

承衍頗涉學，喜爲詩，所至爲一集。曉音律，多與士大夫游，意豁如也。初，審琦鎮壽春，承衍生于郡廨，至卒亦於其地，人咸異之。

子世京爲閤門祇候，世文內殿崇班。

#### 王克臣

克臣字子難。祖承衍尚秦國賢穆公主。克臣第景祐進士，仁宗閱其文，顧侍臣曰：“賢穆有孫登科，可喜也。”仕累通判壽州。鼓角卒夜入州廨，擊郡將，既就擒，而監兵使所部被甲操刃立庭中，官吏駭觀。克臣徐言曰：“此不過爲盜耳。”立遣甲者去，戒凶卒勿妄引他人，衆歡服。是日天貺節，率掾屬朝謁如常儀，人賴以安，猶坐貶監潭州稅。

熙寧中，爲開封、度支二判官，遷鹽鐵副使。時鄭俠以上書竄嶺表，克臣嘗薦俠，且饋之白金，又坐奪官。復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京東多盜，克臣請以便宜處決，遂下諸郡使械送尤桀者斬以徇，盜爲少衰。河決曹村，克臣亟築堤城下，或曰：“河決澶淵，去鄆爲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此。”克臣不聽，役愈急，堤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甬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寧，皆繪像祀之。

進天章閣待制，徙知瀛州。有告外間入境，密旨趣具獄，株連甚衆，

朝見皇帝，請求到近處的州郡任職，改授左武衛大將軍，壽州知州。二年，去世，享年四十九歲。下詔派遣他的弟弟承僕快馬趕去護喪。

承衍廣泛涉獵學問，喜歡作詩，所到之處都編成一本詩集。通曉音律，經常與士大夫交往，性格開闊大度。起初，審琦鎮守壽春，承衍出生在本郡官署，到去世也是在這個地方，人們都覺得奇異。

子世京爲閤門祇候，世文爲內殿崇班。

克臣字子難。祖父承衍娶秦國賢穆公主爲妻。克臣景祐年間進士及第，仁宗閱讀他的文章，對侍臣說：“賢穆有孫子科舉得中，值得高興啊。”做官經多次升遷任壽州通判。擊鼓吹號角的士兵在夜晚進入州衙，毆打郡將，被擒以後，監軍讓所率的士兵披甲持刀立在院子裏，官吏驚駭地觀看。克臣緩緩說道：“這不過是盜賊而已。”當即命令披甲的士兵離開，告誡行凶的士兵不要牽連他人，衆人喜悅敬服。這天是天貺節，帶領屬官按照正常的儀式朝拜，人們賴以安心，還是定罪貶爲潭州監稅。

熙寧年間，擔任開封、度支二判官，升鹽鐵副使。當時鄭俠因爲上書放逐嶺南，克臣曾經推薦鄭俠，并贈給他白銀，又定罪削奪官職。又降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任鄆州知州。京東強盜很多，克臣請求自行斷決處置，於是下令各郡讓他們把最凶暴的戴上刑具押送過來斬首示衆，盜匪因此稍稍收斂。黃河在曹村決口，克臣急忙在城下築堤，有人說：“黃河在澶淵決口，離鄆州很遠，而且州城遷移到高處，八十年來不知道有水患這回事，哪裏用得着如此。”克臣沒有聽從，施工更加緊急，堤壩築成，大水來到，沒有淹沒的離水面僅有一尺多高。又修建通道，連接到東平王陵埽，人們得以跑到那裏去躲避洪水。事情安定，人們都畫像來供奉他。

升天章閣待制，調瀛州知州。有人報告外來暗探入境，密旨催促定案，株連的人很多，克臣



克臣陰緩之，已而得爲間者於他道。徙知太原。王中正西討罔功，而誣克臣姑息士卒，使無固志，黜爲單州。

明年，拜工部侍郎。至是，神宗幸尚書省，至部舍止輦，獎其治力，以爲雖少者不及。顧其子駙馬都尉師約使入覲。元祐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卒，年七十六。

#### 王師約

師約字君授，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爲主婿，命宰相召克臣諭旨，令師約持所爲文至第。明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爲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授左衛將軍，面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硯，勉之進學。

神宗即位，拜嘉州刺史，遷成州團練使。國朝故事主婿未嘗居職，帝始令師約同管當三班院，試其才。明年，主就館乃罷，遷汝州防禦使。始制駙馬都尉七年考績法。轉晉州觀察使。

哲宗立，遷鎮安軍節度觀察留後。宣仁后臨朝，師約屢上書言事。元符初，議者以爲職不當上言，褫其秩。徽宗即位，乃復保平軍留後，又爲樞密都承旨，未幾復罷。崇寧元年，卒，年五十九。

師約善射，嘗陪遼使燕射玉津園，一發中鵠，發必破的，屢受金帶及鞍勒馬之賜。

子殊，主所生，至閬州觀察使。

#### 高懷德

高懷德字藏用，真定常山人，周天平節度齊王行周之子。懷德忠厚倜儻，有武勇。行周歷延、潞二鎮及留守洛都，節制宋、亳，皆署以牙職。晉開運初，遼人侵邊，以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始冠，白行

暗中延緩此事，不久在別的地方把暗探捉到了。調知太原。王中正征討西夏沒有功效，却誣陷克臣姑息士卒，使他們沒有鬥志，貶爲單州知州。

第二年，授工部侍郎。此時，神宗到尚書省，在工部停下，褒獎他管理得力，認爲即使是年輕人也趕不上。讓他的兒子駙馬都尉師約朝見。元祐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師約字君授，年輕時修習進士學業。英宗想尋找儒生做公主之婿，命令宰相召克臣傳達旨意，讓師約拿着文章來到府第。第二天，進獻賦一編，在當場賦《大人繼明詩》，於是賞賜廷對，選爲駙馬都尉，娶徐國公主爲妻。授左衛將軍，當面賞賜玉帶。又賜與《九經》、筆硯，鼓勵他提高學業。

神宗即位，拜任嘉州刺史，改任成州團練使。本朝舊例皇婿從未擔任過實際職務，皇帝開始讓師約同管當三班院，來試驗他的才能。第二年，公主生育時纔停止，升爲汝州防禦使。這時開始制定駙馬都尉七年考核政績的制度。改任晉州觀察使。

哲宗即位，升任鎮安軍節度觀察留後。宣仁后臨朝聽政，師約多次上書進言。元符初年，諫官認爲他的職位不應當向上進言，革除了他的官秩。徽宗即位，復任保平軍留後，又爲樞密都承旨，不久再次被罷免。崇寧元年，去世，享年五十九歲。

師約擅長射箭，曾經陪同遼國使臣在玉津園飲宴賽射，一箭射中箭靶，每射一箭必定射中靶子，多次受到金帶及鞍勒馬的賞賜。

子王殊，公主所生，官至閬州觀察使。

高懷德字藏用，真定常山人，後周天平節度使齊王行周之子。懷德忠厚倜儻，剛健英勇。行周歷任延、潞兩節鎮以及留守洛陽，擔任宋州、亳州節度使，都命他擔任低級職務。後晉開運初年，遼國侵犯邊境，任用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剛成年，告訴行周希望隨從北征。

周願從北征。行周壯之，許其行，至戚城遇遼軍，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及行周移鎮鄆州，改集州刺史，仍領牙校。又遷信州刺史，從行周再鎮宋州。

晉末，契丹南侵，以行周爲邢趙路都部署禦之，留懷德守睢陽。會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群盜大起，懷德堅壁清野，敵不能入。行周率兵歸鎮，敵遂解去。漢初，行周移鎮魏博，及再領天平，以懷德爲忠州刺史領職如故。周祖征慕容彥超，還過汶上，寵賜行周甚厚，并賜懷德衣帶、綵繒、鞍勒馬。

行周卒，召懷德爲東西班都指揮使、領吉州刺史，改鐵騎都指揮使。太原 劉崇入寇，世宗討之，以懷德爲先鋒都虞候。高平克捷，以功遷鐵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

從征淮南，知廬州行府事，充招安使。戰廬州城下，斬首七百餘級。尋遷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領岳州防禦使，賜駿馬七匹。南唐將劉仁贍據壽春，舒元據紫金山，置連珠寨爲援，以抗周師。世宗命懷德率帳下親信數十騎覘其營壘。懷德夜涉淮，遲明，賊始覺來戰，懷德以少擊衆，擒其裨將以還，盡偵知其形勢強弱，以白世宗。世宗大喜，賜襲衣、金帶、器幣、銀鞍勒馬。世宗一日因按轡淮壩以觀賊勢，見一將追擊賊衆，奪槊以還，令左右問之，乃懷德也。召至行在慰勞，許以節鉞。

世宗北征，命與韓通率兵先抵滄州。初得關南，又命副陳思讓爲雄州兵馬都部署，克瓦橋關，降姚內斌以

行周贊賞他的勇氣，允許他出征，到戚城遭遇遼軍，被重重圍困，援兵又不能到達，極其危急。懷德向左右兩邊開弓射箭，向各個方向奔馳衝擊，敵軍全部驚慌潰敗，帶着父親衝了出來。因功領羅州刺史，賞賜珍貴皮裘、寶帶、名馬來恩寵優待他。行周改鎮鄆州時，改任集州刺史，仍領低級武官。又升任信州刺史，跟隨行周第二次節鎮宋州。

後晉末年，契丹南侵，任命行周爲邢趙路都部署來抵禦他們，留懷德鎮守睢陽。杜重威投降契丹，京東各州盜匪紛起，懷德堅壁清野，敵人無法進入。行周率領軍隊返回鎮所，敵人解圍離去。後漢初年，行周改換節鎮到魏博，第二次領天平時，任用懷德爲忠州刺史所領官職和過去一樣。郭威征討慕容彥超，回師經過汶河岸邊，恩賜行周非常豐厚，同時賞賜懷德衣帶、彩色絲織品、鞍勒馬。

行周去世，召懷德爲東西班都指揮使、領吉州刺史，改任鐵騎都指揮使。太原 劉崇進犯，周世宗討伐他，任用懷德爲先鋒都虞候。高平勝利攻克，因功升任鐵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

隨從征伐淮南，知廬州行府事，充任招安使。在廬州城下作戰，斬首七百餘級。不久升任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領岳州防禦使，賞賜駿馬七匹。南唐將領劉仁贍占據壽春，舒元占據紫金山，設連珠寨來抵抗後周軍隊。周世宗命令懷德率領屬下數十名親信騎兵偵察對方的營壘。懷德夜間渡過淮河，黎明，敵人纔發覺出來作戰，懷德以少勝多，俘獲了他們的裨將返回，全部探明對方的形勢強弱，報告周世宗。周世宗大喜，賞賜整套衣服、金帶、器物幣帛、銀鞍勒馬。周世宗一天在淮河邊騎馬觀察敵軍形勢的時候，看到一員將領追擊敵軍，奪得槊回營，命令身邊的人去詢問，正是懷德。召到皇帝行宮進行慰勞，許諾給他符節和斧鉞，以加重權力。

周世宗北征，命令他與韓通率領軍隊先到達滄州。剛取得關南，又令作陳思讓的副將爲雄州兵馬都部署，攻克瓦橋關，收降姚內斌返回。恭

歸。恭帝嗣位，擢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又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

太祖即位，拜殿前副都點檢，移鎮滑州，充關南副都部署，尚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李筠叛上黨，帝將親征，先令懷德率所部與石守信進攻，破筠衆於澤州南。事平，以功遷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尉。從平揚州。建隆二年，改歸德軍節度。開寶六年秋，加同平章事；冬，長公主薨，去駙馬都尉號。

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又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三年春，被病，詔太醫王元佑、道士馬志就第療之。四年，從平太原，改鎮曹州，封冀國公。七年，改武勝軍節度。是年七月，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謚武穆。

懷德將家子，練習戎事，不喜讀書，性簡率，不拘小節。善音律，自爲新聲，度曲極精妙。好射獵，嘗三五日露宿野次，獲狐兔累數百，或對客不揖而起，由別門引數十騎從禽於郊。

子處恭，歷莊宅使至右監門衛大將軍致仕。處俊至西京作坊使。

### 韓重贊

韓重贊，磁州武安人。少以武勇隸周太祖麾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副都知。從世宗戰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從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轉都虞候。俄遷控鶴軍都指揮使、領虔州刺史。

宋初，以翊戴功，擢爲龍捷左廂都校、領永州防禦使。從征澤、潞還，命代張光翰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討李重進，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建隆二年，改殿前

帝繼承帝位，提升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使，又任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

宋太祖即位，授殿前副都點檢，改節鎮滑州，充關南副都部署，娶宣祖之女燕國長公主爲妻，加駙馬都尉。李筠在上黨叛亂，皇帝將要親征，先派懷德率領所轄軍隊與石守信前去進攻，在澤州以南擊潰李筠的人馬。事情平定，因功升任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隨從平定揚州。建隆二年，改任歸德軍節度使。開寶六年秋天，加同平章事；冬，長公主去世，取消駙馬都尉的稱號。

宋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又加授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三年春，染病，詔令太醫王元佑、道士馬志到家中爲他治療。四年，隨從平定太原，改節鎮曹州，封冀國公。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這一年七月去世，享年五十七歲，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謚號武穆。

懷德是將門之子，熟習軍事，不喜歡讀書，性格簡樸直率，不拘小節。擅長音律，自己創作新的曲調，作曲極爲精妙。喜好射獵，曾經連續三五天在野外露宿，獵獲狐狸野兔累計數百隻，有時當着客人不作揖就起身，從旁門帶數十人騎馬到郊外打獵。

子處恭，歷任莊宅使至右監門衛大將軍退休。處俊官至西京作坊使。

韓重贊，磁州武安人。年輕時以武藝和勇猛隸屬周太祖麾下。廣順初年，補左班殿直副都知。隨從周世宗在高平作戰，因功升鐵騎指揮使。隨從征伐淮南，率先登城被亂箭射中，改任都虞候。不久升任控鶴軍都指揮使、領虔州刺史。

宋初，因爲擁戴宋太祖的功勞，提拔爲龍捷左廂都校、領永州防禦使。隨從征伐澤、潞回朝，任命接替張光翰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使。討伐李重進，任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建隆二年，改任殿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

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三年，發京畿丁壯數千，築皇城東北隅，且令有司繪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命重贊董其役。乾德三年秋，河決澶州，命重贊督丁壯數十萬塞之。

四年，太祖郊祀，以爲儀仗都部署。時有譖重贊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贊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爲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贊得不誅。後聞普嘗救己，即詣普謝，普拒不見。

五年二月，出爲彰德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過其郡，重贊迎謁於王橋頓，召赴燕飲。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爲我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爲北面都部署。重贊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丹兵于定州，見重贊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贊乘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太祖大喜，優詔褒美。七年，卒，贈侍中。

重贊信奉釋氏，在安陽六七年，課民采木爲寺，郡內苦之。子崇訓、崇業。

重贊與張光翰、趙彥徽分領諸軍節度，嘉其翊戴功也。光翰，後唐山南節度使虔釗兄子，及卒，贈侍中。彥徽，真定安喜人，與太祖同事世宗，太祖兄事之，及卒，贈侍中。

韓崇訓

崇訓字知禮，乾德中，以蔭補供奉官，遷西京作坊副使，出爲澶州河南北都巡檢使。從太宗征河東，

度使。三年，徵發京城地區青壯民夫數千人，修築皇城東北角，并且命令有關部門繪製洛陽宮殿圖樣，按圖進行修建，命令重贊監督管理這項工程。乾德三年秋，黃河在澶州決口，命令重贊督率青壯民夫數十萬進行堵塞決口。

四年，太祖郊祀，他爲儀仗都部署。當時有人誣陷重贊私下選取親兵作爲自己的親信隨從，太祖很生氣，想要處死他。趙普勸諫說：“親兵，陛下必定不會親自統率，必須選擇合適的人托付給他。如果重贊因爲讒言被處死，就會人人害怕獲罪，誰再來做爲陛下統率親兵的人呢？”太祖採納了他的意見，重贊得以免於處死。後來聽說趙普曾經救過自己，就到趙普那裏去道謝，趙普拒而不見。

五年二月，離京任彰德軍節度使。開寶二年，太祖征伐太原，路過他所管的州郡，重贊在王橋頓迎候拜見，召他參加宴會。皇帝說：“契丹知道我這次出征，必定會率人馬前來救援，他們料想鎮州、定州沒有準備，一定從這條路進來。你爲我帶領軍隊快速行進，出其不意，肯定會打敗他們。”於是任命爲北面都部署。重贊讓軍隊悄無聲息地在夜晚進發，果然在定州與契丹軍隊遭遇，契丹軍看到重贊的旗幟，非常驚駭想要撤退，重贊乘機，大敗敵軍，繳獲馬數百匹。太祖大喜，特別下詔褒獎稱贊。七年，去世，贈侍中。

重贊信奉佛教，在安陽六七年，強迫百姓采伐木料建造寺廟，百姓深受其害。子崇訓、崇業。

重贊與張光翰、趙彥徽分領各軍節度使，是獎勵他們擁戴的功勞。光翰，後唐山南節度使虔釗的兄長之子，去世時，追贈侍中。彥徽，真定安喜人，與太祖趙匡胤一同事奉周世宗，宋太祖把他當作兄長對待，去世時，追贈侍中。

韓崇訓字知禮，乾德年間，因父親恩蔭而補任供奉官，升西京作坊副使，離京任澶州河南北都巡檢使。隨從太宗征伐河東，回朝，以貝、

還，以貝、冀等州都巡檢使權知麟州。

雍熙中，李繼遷寇夏州，崇訓領兵赴援，大敗之。徙監夏州軍。歷知越、泉、登、莫四州，徙知威虜軍，改如京使。咸平初，出知石州。屬繼遷犯境，崇訓追襲之，至賀蘭山而還。二年，再知麟州，又敗繼遷於城下。

崇訓由河西徙閩、越，再移北邊，凡二十五年，以勞擢西上閩門使、邠寧環慶清遠軍都巡檢使。徙鎮、定、高陽關行營鈐轄，屯鎮州，兼河北都轉運使事。契丹兵至方順河，將寇威虜軍，崇訓陳兵唐河，折其要路。敵遣別騎寇赤堠驛，崇訓分兵擒戮之。既而值霖雨，敵兵饑乏不敢進，遂遁去。移并、代鈐轄，權知并州。從部署張進領兵由土門會大將王超，襲破契丹于定州。六年，授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又命爲鎮、定、高陽馬步軍都鈐轄，屯定州。

景德初，契丹入寇至唐河，崇訓陳兵河南。翌日，又與王超追襲至鎮州。既而都部署桑贊逗留不進，崇訓帥兵獨往。時車駕幸澶州，召崇訓，乃還。三年春，拜檢校太傅。大中祥符二年，授右龍武軍大將軍，領韶州防禦使，以本官分司西京卒，年五十六。

崇訓爲人長厚謙畏，未嘗忤物。

子允恭，禮賓副使，有謀略，好學，人以爲能世其家云。

#### 韓崇業

崇業字繼源，以蔭補供奉官，還尚秦王廷美女雲陽公主，授左監門衛將軍、駙馬都尉。廷美得罪，降爲右千牛衛率府率，分司西京，俄削

冀等州都巡檢使權知麟州。

雍熙年間，李繼遷侵犯夏州，崇訓領兵趕去援救，大敗敵軍。調任夏州監軍。歷任越、泉、登、莫四州知州，調知威虜軍，改任如京使。咸平初，出任石州知州。正值李繼遷侵犯邊境，崇訓追擊敵軍，到賀蘭山而返回。二年，再次擔任麟州知州，又在城下打敗李繼遷。

崇訓從河西調往閩、越任職，又調北部邊境，共二十五年，因爲功勞提升爲西上閩門使、邠寧環慶清遠軍都巡檢使。調任鎮、定、高陽關行營鈐轄，屯兵鎮州，兼河北都轉運使事。契丹軍隊來到方順河，準備進犯威虜軍，崇訓陳兵唐河，隔斷對方的要道。敵方派遣另外一支騎兵侵犯赤堠驛，崇訓分兵擒獲并殺死了他們。接着遇到連日大雨，敵軍飢餓疲乏不敢前進，於是逃走。改任并、代鈐轄，權知并州。跟隨部署張進率領軍隊從土門會合大將王超，在定州打敗契丹軍。六年，授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又任命爲鎮、定、高陽馬步軍都鈐轄，屯兵定州。

景德初年，契丹入侵到達唐河，崇訓陳兵河南。第二天，又與王超追擊到鎮州。不久都部署桑贊逗留不進，崇訓統率軍隊單獨前往。當時皇帝在澶州，召見崇訓，然後回朝。三年春，授檢校太傅。大中祥符二年，授右龍武軍大將軍，領韶州防禦使，以原官在洛陽任職去世，享年五十六歲。

崇訓爲人穩重寬厚謙虛謹慎，從未冒犯過別人。

子允恭，任禮賓副使，有謀略，好學，人們認爲他能够繼承家業。

韓崇業字繼源，因父恩蔭而補供奉官，娶秦王廷美的女兒雲陽公主爲妻，授左監門衛將軍、駙馬都尉。廷美被定罪，降爲右千牛衛率府率，在洛陽任職，不久削奪官秩，取消駙馬都尉的稱

秩，去駙馬之號，從貶房陵。廷美卒，起爲靜難軍行軍司馬。雍熙三年，授寧州刺史。公主卒，葬州境。真宗初，始得入朝。咸平四年，改左屯衛大將軍、領高州團練使，追封公主爲號國長公主。五年十月，卒，年四十一。

子允升爲內殿承制、閣門祇候。

### 張令鐸

張令鐸，棣州厭次人。少以勇力隸軍伍。後唐清泰中，補寧衛小校。晉初，改隸奉國軍。漢乾祐中，從周太祖平河中，以功遷奉國軍指揮使。廣順初，遷控鶴指揮使。累遷本軍左廂都指揮使、領虔州團練使。從世宗征淮南，移領虎捷左廂，加常州防禦使。再征壽春，命與龍捷右廂柴貴分爲京城左右廂巡檢。世宗將北征，命與韓通、高懷德領兵先赴滄州，又副韓令坤爲霸州部署，率兵戍守。恭帝即位，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令鐸本名鐸，以與河中張鐸同姓名，故賜今名。

宋初，遷馬步軍都虞候、領陳州節制。太祖征李筠，以令鐸爲東京舊城內都巡檢。建隆二年，出爲鎮寧軍節度。帝爲皇弟興元尹光美娶其第三女。開寶二年，來朝被病，車駕臨問，賜帛五千匹、銀五千兩，并賜其家人甚厚。明年春，卒於京師，年六十。帝甚悲悼，贈侍中。

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未嘗妄殺一人。”及卒，人多惜之。

子守正，至內園使。守恩，淳化中，累至崇儀副使，稍遷崇儀使，領綿州刺史。景德初，知原州，就加西

號，貶至房陵。廷美去世，起用爲靜難軍行軍司馬。雍熙三年，授寧州刺史。公主去世，埋葬在州境之內。真宗初年，纔得以入京朝見。咸平四年，改左屯衛大將軍、領高州團練使，追封公主爲號國長公主。五年十月，去世，享年四十一歲。

子韓允升爲內殿承制、閣門祇候。

張令鐸，棣州厭次人。少年時憑勇力入伍。後唐清泰年間，補寧衛小校。後晉初，改屬奉國軍。後漢乾祐年間，隨從周太祖平定河中，因功升任奉國軍指揮使。廣順初年，升控鶴指揮使。經多次提升任本軍左廂都指揮使、領虔州團練使。隨從世宗征伐淮南，調領虎捷左廂，加常州防禦使。再次征伐壽春，命令與龍捷右廂柴貴分別擔任京城左右廂巡檢。周世宗即將北征，命令與韓通、高懷德帶領軍隊先行趕往滄州，又爲韓令坤副將任霸州部署，率領軍隊駐守。周恭帝即位，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令鐸原名鐸，因爲與河中張鐸姓名相同，因此賜給現在的名字。

宋初，升任馬步軍都虞候、領陳州節度使。太祖征伐李筠，任用令鐸爲東京舊城內都巡檢。建隆二年，離京任鎮寧軍節度使。皇帝爲皇弟興元尹光美娶了他的第二個女兒。開寶二年，前來朝見時得病，皇帝前去問候，賞賜帛五千匹、白銀五千兩，同時賞賜他家很多東西。第二年春天，在京城去世，享年六十歲。皇帝很悲痛，追贈侍中。

令鐸性情仁愛寬容，曾經對人說：“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次作戰，多次攻破堅固的城壘打敗敵人，從沒有亂殺一人。”去世時，人們都很痛惜。

子守正，官至內園使。守恩，淳化年間，官至崇儀副使，隨後升任崇儀使，領綿州刺史。景德初年，任原州知州，就地加授西上閣門使、泰

上閤門使、知秦州，卒。錄其子奉禮郎永安爲大理評事，後至殿中丞。

### 羅彥瓌

羅彥瓌，并州太原人。父全德，晉泌州刺史，彥瓌得補內殿直。

少帝在澶州，欲命使宣慰大名府，時河北契丹騎充斥，遂募軍中驍勇士十人從行，彥瓌備選。銜枚夜發，往返如期，由是補興順指揮使。開運末，契丹主至汴，遣彥瓌送厖馬千匹赴幽薊。彥瓌至元氏，聞漢祖建號太原，以馬歸漢，漢祖嘉之。及入汴，擢爲護聖指揮使。周初，遷散員都虞候，坐樞密使王浚黨，出爲鄧州教練使。世宗嗣位，召爲伴飲指揮使，改馬步軍都軍頭。從向訓收秦、鳳有功，遷散指揮都虞候。

顯德末，太祖自陳橋入歸公署，見宰相范質等，未及言，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由是降階聽命。擢爲控鶴左廂都指揮使，改內外馬軍都軍頭、領眉州防禦使。

從平澤、潞還，命代趙彥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建隆二年，出爲彰德軍節度。乾德二年，改安國軍節度，與昭義軍節度李繼勳大破契丹。四年春，又與閤門使田欽祚殺太原軍千餘人于靜陽，禽其將鹿英等，獲馬三百匹。明年，移鎮華州。開寶二年，卒，年四十七。

### 王彥昇

王彥昇字光烈，性殘忍多力，善擊劍，號“王劍兒”。本蜀人，後唐同光中，蜀平，徙家洛陽。

初事宦官驃騎大將軍孟漢瓊，漢瓊以其趨勇，言於明宗，補東班承旨。晉天福中，轉內殿直。開運初，契丹圍大名，少帝幸澶淵，募勇敢士

州知州，去世。錄用他的兒子奉禮郎永安爲大理評事，後來官至殿中丞。

羅彥瓌，并州太原人。父親全德，後晉泌州刺史，彥瓌因父親恩蔭補內殿直。

少帝在澶州時，想派遣使臣到大名府撫慰百姓，當時河北契丹騎兵充斥，於是招募軍隊中驍勇將士十人隨行，彥瓌備選。黑夜悄悄出發，按照日程往返，因此補興順指揮使。開運末，契丹主到達汴梁，派遣彥瓌送厖馬一千匹前往幽州、薊州。彥瓌到元氏，聽說漢祖劉知遠在太原稱帝，就把馬送給後漢，漢祖嘉獎了他。進入汴梁，提拔爲護聖指揮使。後周初，升任散員都虞候，因是樞密使王浚的同黨而獲罪，出任鄧州教練使。周世宗繼承皇位，召入任伴飲指揮使，改馬步軍都軍頭。跟隨向訓收復秦、鳳有功，升任散指揮都虞候。

顯德末年，太祖從陳橋回京返回官署，見宰相范質等人，還沒來得及說話，彥瓌拔劍上前說：“我們這些人沒有君主，今天必須有天子。”范質等因此走下臺階聽從天命。提升爲控鶴左廂都指揮使，改任內外馬軍都軍頭、領眉州防禦使。

隨從平定澤、潞回京，命令接替趙彥徽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建隆二年，出任彰德軍節度使。乾德二年，改任安國軍節度使，與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大敗契丹。四年春，又與閤門使田欽祚在靜陽消滅太原軍一千多人，俘虜了對方將領鹿英等人，繳獲馬三百匹。第二年，改節鎮華州。開寶二年，去世，享年四十七歲。

王彥昇字光烈，性情殘忍有勇力，善於擊劍，號稱“王劍兒”。原本是蜀人，後唐同光年間，蜀平定，把家遷移到洛陽。

最初事宦官驃騎大將軍孟漢瓊，漢瓊見他矯健勇敢，向明宗進言，補東班承旨。後晉天福年間，改內殿直。開運初年，契丹包圍大名，少帝駕幸澶淵，招募勇士攜帶詔書送入城中，彥

齋詔納城中，彥昇與羅彥瓌應之。一夕突圍而入，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中，從向拱破太原兵虜亭南，斬敵帥王璋於陣，以功遷龍捷右第九軍都虞候。累轉鐵騎右第二軍都校、領合州刺史。世宗征淮南，從劉崇進、宋偓破金牛水寨，禽僞軍校閻承旺、范橫。又從李重進捍吳兵于盛唐，斬二千餘級。又從張永德攻瀛州，下束城，改散員都指揮使。

太祖北征，至陳橋，為衆推戴，彥昇以所部先入京，遇韓通於路，逐至第殺之。初，太祖誓軍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聞通死，意甚不樂。以建國之始，不及罪彥昇，拜恩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

後為京城巡檢，中夜詣王溥第，溥驚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彥昇意在求賄，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乃出為唐州刺史。

乾德初，遷申州團練使。開寶二年，改防州防禦使，是冬，又移原州。西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掙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栗不敢動。前後啖者數百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七年，以病代還，次乾州卒，年五十八。太祖以其專殺韓通，終身不授節鉞。

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一日以黃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遺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然守信之貨殖巨萬，懷德之馳逐敗度，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至於審琦之政成下蔡，重贊之功

昇和羅彥瓌應召。一天晚上突破包圍進了城，因功升任護聖指揮使。後周廣順年間，跟隨向拱在虜亭以南打敗太原軍隊，在陣中殺死敵軍統帥王璋，因功升任龍捷右第九軍都虞候。累經遷調任鐵騎右第二軍都校、領合州刺史。周世宗征伐淮南，跟隨劉崇進、宋偓攻克金牛水寨，俘獲僞軍校閻承旺、范橫。又跟隨李重進在盛唐抵禦吳兵，斬首二千餘級。又跟隨張永德攻打瀛州，奪取束城，改任散員都指揮使。

宋太祖北征，到陳橋，被衆人推戴為帝，彥昇帶領所率軍隊首先進入京城，在路上遇到韓通，追到家中殺死了他。起初，太祖告誡軍隊進入京城不能有秋毫之犯，聽說韓通被殺後，心裏很不高興。因為是建國之初，來不及處理彥昇。任恩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

後來擔任京城巡檢，半夜到王溥的住宅，王溥又驚又怕地出來接待，坐下之後，纔說：“今晚巡查警戒非常疲乏，姑且到這兒一醉方休。”彥昇的意思在於索取賄賂，王溥假裝不明白，喝了幾杯酒便離去。第二天，王溥秘密上奏這件事，於是將王彥昇出任唐州刺史。

乾德初年，改申州團練使。開寶二年，升任防州防禦使，這年冬天，又調往原州。西人有違犯漢法的，彥昇不施加刑罰，召集屬官宴會，帶進犯法的人用手揪斷他的耳朵，大嚼其耳，用酒咽下。那個人血流滿身，哆嗦不敢移動。前後被吃耳的數百人。西人害怕他，不敢侵犯關塞。七年，因病替換回京，停留在乾州時去世，時年五十八歲。太祖因他擅自殺死韓通，終身沒有授給他符節和斧鉞。

論曰：石守信以下，都是顯德時期的舊臣，宋太祖放心使用，獲得了他們的忠誠效力。一日用黃袍加身的暗示，使他們自願解除了兵權，以保全他們的富貴，並傳給子孫。漢光武對待功臣，難道超過這樣嗎。然而守信聚斂無數錢財，懷德馳馬打獵毫無限度，難道不也是以此來自隱才能嗎？至於審琦在下蔡政事成功，重贊功績播



宣廣陵，卓乎可稱。令鐸身四十餘戰，未嘗妄殺，可謂勇者之仁矣。彥瓌於革命之日，首挺劍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衆先，於周則其過不在人后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鉞，是足垂訓後人矣。保吉、承衍咸以帝婿致位藩鎮，其被驅策、著戎功，則保吉爲優，況推功李繼隆，尤爲不伐而有讓，然械役名士，縱意禽荒，累德多矣。

揚在廣陵，卓越不凡值得稱贊。令鐸身經四十多戰，從未隨便殺過人，可以說是武人的仁愛了。彥瓌在變革天命的日子，首先拔劍對范質宣布，對於宋朝來說功勞不一定在衆人之前，對於後周他的罪過則不在別人之後了。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然沒有施加處罰，但終身不授重權，足以留給後人作爲借鑒了。保吉、承衍都作爲皇帝之婿位至節度使，在接受驅使、建立戰功這方面，則保吉更出色，況且把功勞歸於李繼隆，尤其顯得不誇耀而謙讓，然而他強行役使名士，放縱於打獵，實在有損自己的德行啊。



# 宋史卷二百五十一

## 列傳第十

韓令坤（父）倫 慕容延釗（子）德豐（從子）德琛  
符彥卿（子）昭愿 昭壽

**韓令坤 韓倫**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

父倫，少以勇敢隸成德軍兵籍，累遷徐州下邳鎮將兼守禦指揮使。世宗以令坤貴，擢陳州行軍司馬，及令坤領陳州，徙倫許州。罷職，復居宛丘，多以不法干郡政，私酤求市利，掊斂民財，公私患之。項城民武郁詣闕訴其事，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倫詐報汀云被詔赴闕，汀奏之。世宗怒，追劾具伏，法當棄市。令坤泣請於世宗，遂免死流海島。顯德六年，為左驍衛中郎將，遷左監門衛將軍。宋初，拜磁州刺史，轉亳州團練使。乾德四年，改本州防禦使，卒。

令坤少隸周祖帳下，廣順初，歷鐵騎散員都虞候、控鶴右第一軍都校、領和州刺史。世宗即位，授殿前都虞候。俄賞高平之功，為龍捷左廂都虞候、領容州團練使，進本廂都指揮使、領泗州防禦使。征太原，為行營前軍馬軍都校。未幾，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定武軍節度。

世宗命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俾令坤等十二將以從。穀退保正陽，為吳人所乘，令坤與宣祖、李重進合兵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

父親韓倫，年輕時以勇敢隸屬成德軍為士兵，逐漸提升到徐州下邳鎮將兼守禦指揮使。世宗因為令坤地位顯貴，把他提升為陳州行軍司馬，到令坤領陳州時，把韓倫調任許州。免除官職，又居住在宛丘，經常用不法之事干預郡中的政事，私行賣酒來獲取利潤，聚斂民財，官府和百姓都以他為害。項城百姓武郁到京城上訴這些事，命令殿中侍御史率汀對此進行審察。韓倫假報率汀說被詔赴朝，率汀上奏了此事。世宗很生氣，追查揭發全部伏罪，按照法律應當棄市。令坤流着淚向世宗請求，於是免除死罪流放海島。顯德六年，任左驍衛中郎將，升左監門衛將軍。宋初，任磁州刺史，調任亳州團練使。乾德四年，改任本州防禦使，去世。

令坤年輕時隸屬周太祖帳下，廣順初年，歷任鐵騎散員都虞候、控鶴右第一軍都校、領和州刺史。周世宗即位，授殿前都虞候。不久獎勵高平的戰功，任龍捷左廂都虞候、領容州團練使，升任本廂都指揮使、領泗州防禦使。征伐太原，擔任行營前軍馬軍都校。不久，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定武軍節度。

周世宗命令宰相李穀帶領軍隊征伐淮南，派令坤等十二員將領隨從。李穀退保正陽，被吳國軍隊打敗。令坤與宣祖、李重進會合兵力攻打他

擊之，大敗吳人。世宗親征，聞揚州無備，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趙晁等襲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遲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按堵。南唐東都副留守馮延魯爲僧匿寺中，令坤求獲之，送行在，遂以令坤知州事。由是泰州懼，以城降。

時錢俶受詔攻常、潤，圍毗陵，反爲南唐所敗。南唐乘勝遣將陸孟俊逼泰州，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軍蜀岡，逼揚州，令坤棄其城。世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敗其將馬貴于楚州灣頭堰，擒漣州刺史秦進崇。俄命向拱爲緣江招討使，以令坤副之，下壽州。歸朝，加檢校太尉、領鎮安軍節度使。世宗乃復幸淮右，次楚州，遣令坤率兵先入揚州，命權知軍府事。揚州城爲吳人所毀，詔發丁壯別築新城，命令坤爲修城都部署。

六年春，命令坤以汴、亳民導汴水入于蔡。三月，世宗將北征，命率龍捷、虎捷、驍武兵先赴大名，又副王晏爲益津關一路都部署，俄爲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戍之。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冬，詔防北邊。

宋初，移領天平軍，加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太祖親征李筠，詔令坤率兵屯河陽。及澤、潞平，還京，錫宴令坤等于禮賢講武殿，賜襲衣、器幣、鞍勒馬有差，以功加兼侍中。又從討李重進。建隆二年，改成德軍節度，充北面緣邊兵馬都部署。將赴鎮，上於別殿置酒餞之，因勸其爲治。

乾德六年，疽發背卒，年四十

們，大敗吳國軍隊。周世宗親征，聽說揚州沒有防備，派遣令坤以及宣祖、白延遇、趙晁等襲擊揚州。令坤先讓延遇帶領數百名精銳騎兵黎明時疾行入城，城中沒有發覺。令坤接着前去安撫，百姓都很安定。南唐東都副留守馮延魯被僧人隱藏在寺廟中，令坤搜出了他，送到皇帝那裏，於是委任令坤擔任知州。因此泰州恐懼，獻城投降。

當時錢俶接受詔令攻打常州、潤州，包圍毗陵，反被南唐打敗。南唐乘勝派遣將領陸孟俊逼近泰州，後周的軍隊没能守住，孟俊於是進軍蜀岡，逼近揚州，令坤放棄了這座城。周世宗很生氣，命令趙匡胤與張永德帶領軍隊趕往六合援助他。令坤聽說援兵到達，又入城防守，與孟俊的軍隊作戰，大敗他們，俘獲孟俊，在楚州灣頭堰打敗他的部將馬貴，生擒漣州刺史秦進崇。不久任命向拱爲緣江招討使，由令坤爲副，攻下壽州。回朝，加檢校太尉、領鎮安軍節度使。世宗再次前往淮右，到楚州，派遣令坤率軍率先進入揚州，命他權知軍府事。揚州城被吳國軍隊毀壞，詔令徵發青壯年另外修築新城，任命令坤爲修城都部署。

六年春，命令令坤以汴、亳的百姓開通汴水進入蔡。三月，周世宗將要北征，命令率領龍捷、虎捷、驍武營戰士率先奔赴大名，又協助王晏擔任益津關一路都部署，不久任霸州都部署，率領所轄兵將進行守衛。周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冬，受詔防衛契丹。

宋初，移領天平軍，加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宋太祖親征李筠，下詔命令令坤帶領軍隊屯兵河陽。澤、潞平定後，返回京城，在禮賢講武殿賞賜宴席給令坤等人，賞賜全套衣服、器皿禮物、配有鞍勒的馬匹各有不同，因功加兼侍中。又隨從討伐李重進。建隆二年，改成德軍節度使，充任北面緣邊兵馬都部署。即將前往軍鎮，皇帝在偏殿擺酒爲他送行，藉機鼓勵他治理地方。

乾德六年，背上毒瘡發作而去世，享年四十

六。太祖素服發哀于講武殿，錄其子慶朝爲閑廐使，慶雄爲閑廐副使。令坤有才略，識治道，與太祖同事周室，情好親密。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聞其卒，甚悼惜之。

初，南唐遣邊鎬破湖南，以馬希崇分司揚州，及令坤克取之，希崇以妓楊氏獻，令坤甚嬖之。會擒陸孟俊，將械送行在所，楊氏於簾間窺見之，即拊膺慟哭。令坤怪問之，楊氏曰：“孟俊往年入潭州，殺我家二百口，惟妾爲希崇所匿得免，願甘心焉。”令坤以詰孟俊，孟俊具伏，令坤乃殺之。

### 慕容延釗

慕容延釗，太原人。父章，襄州馬步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幹聞。漢祖之興也，周祖爲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周廣順初，補西頭供奉官，歷尚食副使、鐵騎都虞候。

世宗即位，爲殿前散指揮使都校、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督左先鋒，以功授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從征淮南，改龍捷左廂都校、沿江馬軍都部署。歸朝，復爲殿前都虞候，出爲鎮淮軍都部署。顯德五年，世宗在迎鑾江口，聞吳人舟數百艘泊東沛洲，即命延釗與右神武統軍宋延渥討之。延釗以驍騎由陸進，延渥督舟師沿江繼進，大破之。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淮南節度。恭帝即位，改鎮寧軍節度，充殿前副都點檢，復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太祖即位，延釗方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按治邊境，以鎮

六歲。太祖穿素服在講武殿表示哀悼，錄用他的兒子慶朝爲閑廐使，慶雄爲閑廐副使。令坤有才能謀略，懂得治國之道，與趙匡胤一同事奉後周，情誼深而親密。節鎮常山共七年，北部邊境因而得到安寧。聽說他去世，非常傷痛惋惜。

當初，南唐派遣邊鎬攻克湖南，任用馬希崇分管揚州，令坤攻取那裏時，希崇把歌妓楊氏送給令坤，令坤非常寵愛她。俘獲陸孟俊時，準備戴上刑具送到皇帝那裏，楊氏在簾子後面偷看到他，捶胸痛哭。令坤奇怪地問她，楊氏說：“孟俊往年進入潭州，殺死我家二百口人，惟有我被希崇藏起來得以免難，希望能夠讓我報仇稱心。”令坤追問孟俊，孟俊全部承認，令坤於是殺掉了他。

慕容延釗，太原人。父親慕容章，襄州馬步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延釗年輕時以勇猛幹練著名。後漢高祖起事時，郭威輔佐，把延釗作爲自己部下。後周廣順初年，補任西頭供奉官，歷任尚食副使、鐵騎都虞候。

周世宗即位，任殿前散指揮使都校、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督率左先鋒，因功授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隨從征伐淮南，改任龍捷左廂都校、沿江馬軍都部署。回朝，又擔任殿前都虞候，出任鎮淮軍都部署。顯德五年，周世宗在迎鑾江口，聽說吳軍戰船數百艘停泊東沛洲，命令延釗與右神武統軍宋延渥討伐他們。延釗率精銳騎兵從陸路進軍，延渥率領水軍沿長江緊接而來，大敗敵軍。淮南平定，升任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淮南節度使。周恭帝即位，改任鎮寧軍節度使，充任殿前副都點檢，又任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宋太祖即位，延釗掌握重兵屯於真定，皇帝派遣使臣傳達聖旨，准許他根據時機自行決斷處置。延釗與韓令坤帶領所率軍隊巡視邊境，以鎮

靜聞。太祖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父名故也。李筠叛，初命與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討，俄爲行營都部署、知潞州行府事；及平，加兼侍中，詔還澶州。

建隆二年，長春節來朝，賜宅一區。表解軍職，徙爲山南東道節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使賜貂裘、百子氈帳。四年春，命師南征，以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時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賊將汪端與衆數千擾朗州，延釗擒之，磔于市。荆、湘既平，加檢校太尉。是冬，卒，年五十一。

初，延釗與太祖友善，顯德末，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每遣使勞問，猶以兄呼之。泊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慟哭久之。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錄其子弟授官者四人。

子德業、德豐、德鈞。德業至衛州刺史，德鈞至尚食副使。延釗弟延忠，歷內殿直、供奉西頭官都知，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軍都指揮使。延卿子德琛。

#### 慕容德豐

德豐字日新，幼聰悟，延釗愛之，嘗曰：“興吾門者必此子。”八歲，補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卒，授如京使。

開寶中，從征太原，領御寨南面巡檢。又爲揚州都監。征南唐，爲洞子都監。城既下，命爲昇州都監。市廛安靜，澤國富饒，使者多哀聚金帛，德豐獨以廉潔聞。俄領蔚州刺史。

太平興國二年，知慶州兼邠、寧都巡檢。嘗破小遇族，奪名馬數十

靜而聞名。太祖嘉獎他，加授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這是避諱父名的緣故。李筠叛變，起先命令他與王全斌從東路會合兵力前去征討，不久爲行營都部署、潞州行府知府；等到平定叛變，加兼侍中，受詔返回澶州。

建隆二年，長春節時前來朝見，賞賜宅第一處。上表解除軍職，調任山南東道節度使、西南面兵馬都部署。這年冬天非常寒冷，派遣宮廷使臣賞賜貂裘、百子氈帳。四年春，命令軍隊南征，任用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當時延釗患病，詔令乘坐便輦參預軍事。敵軍將領汪端與數千人馬侵擾朗州，延釗俘獲了他，分尸於市。荆、湘平定後，加檢校太尉。當年冬天，去世，享年五十一歲。

起初，延釗與趙匡胤關係很好，顯德末年，趙匡胤任殿前都點檢，延釗任副職，常常把延釗當作兄長對待；趙匡胤即位後，經常派遣使臣慰勞問候，仍稱呼他爲兄。到卧病，皇帝親自包裹藥品賞賜給他，聽說他去世，痛哭了很久。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錄用他的子弟并授官的有四人。

兒子德業、德豐、德鈞。德業官至衛州刺史，德鈞官至尚食副使。延釗的弟弟延忠，歷內殿直、供奉西頭官都知，官至磁州刺史；延卿官至虎捷軍都指揮使。延卿之子德琛。

德豐字日新，幼年時就聰明，延釗很喜愛他，曾說：“興旺我家的一定是這個孩子。”八歲，補官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去世，授如京使。

開寶年間，隨從征伐太原，領御寨南面巡檢。又任揚州都監。征伐南唐，任洞子都監。城攻下後，任命爲昇州都監。市場店鋪安靜，水鄉富饒，使臣多聚斂金帛，惟獨德豐以廉潔聞名。不久領蔚州刺史。

太平興國二年，任慶州知州兼邠、寧都巡檢。曾打敗小遇族，奪得名馬數十匹，皇帝下詔

匹，詔書褒諭。居任九年，以簡靜爲治，邊鎮安之。

雍熙四年，使登、萊閱強壯，及還，拜西上閤門使。是冬，出爲定遠軍鈐轄，命領後陣中隊，別將萬騎以禦邊害。

淳化二年，進秩東上，知邢州。三年，改判四方館事，出知延州。時侯延廣知靈武，或言其得西夏情，倔強難制，命德豐代之，就賜白金三千兩。會建使名，改爲四方館使。未幾，以所部不治，徙知慶州，俄又改靈州兼部署。穀價涌貴，德豐出私廩賑饑民，全活者衆。轉引進使。賊入境，德豐率兵擊走，獲羊馬甚衆。

咸平二年，遷客省使，知鎮州，召對便坐，撫慰甚至。是冬，遼人南侵，德豐繕兵固守，餉饋不絕，詔獎之。三年，改滄州。德豐輕財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時，母留京師，妻孥寓長安，貧甚，真宗憫之，特詔給團練使奉。逾年，進潁州團練使，知貝、瀛二州。五年，卒，年五十五。家無餘財，談者善之。

子惟素，至殿內承制。

#### 慕容德琛

德琛以延釗蔭補供奉官，累遷內殿崇班、知夔州。李順之亂，賊首張餘領衆十萬餘、舟千艘來寇。與順戰龍山，斬首千餘級；又與白繼贊擊賊，斬二萬餘，悉焚其舟。賊剽開州，圍雲安，德琛往援之，又斬百餘級。累詔褒諭。歷西京作坊、左藏二副使。咸平二年，轉崇儀副使、荆湖北路鈐轄。蠻擾澧、鼎境上，德琛戰於北汭，奪耕牛、鎧甲，斬馘以歸，徙峽路鈐轄，未至，復知夔州。景德中，領梧州刺史，復任峽路，再遷莊

進行褒獎。在任九年，用簡要寧靜爲原則進行治理，邊鎮因此安定。

雍熙四年，去登、萊檢閱軍隊，回朝後，授西上閤門使。當年冬，出任定遠軍鈐轄，受命領後陣中隊，另外率領一萬騎兵防衛邊境。

淳化二年，提升爲東上閤門使，任邢州知州。三年，改判四方館事，出任延州知州。當時侯延廣任靈武知州，有人說他瞭解西夏內情，態度強硬難以控制，命令德豐代替他，到任職地賞賜白銀三千兩。正遇設使，改爲四方館使。不久，因爲治理不好，調任慶州知州，不久又改任靈州兼部署。糧食價格猛漲，德豐拿出自己的糧食賑濟飢民，保全存活的人很多。改任引進使。敵人入境，德豐率領軍隊打走了他們，繳獲羊、馬很多。

咸平二年，升客省使，任鎮州知州，受皇帝在便殿召見詢問政事，撫慰周到。當年冬，遼人南侵，德豐整兵固守，糧餉沒有斷絕，皇帝下詔獎勵他。三年，調任滄州。德豐輕財好施捨，優待將士。在西部邊境時，母親留在京城，妻子兒子寓居長安，很窮困，真宗愛憐他，特地下令給團練使的俸祿。過了一年，升任潁州團練使，任貝、瀛二州知州。五年，去世，享年五十五歲。家中沒有多餘的財物，談論的人都贊美他。

兒子惟素，官至殿內承制。

德琛因爲延釗的門蔭補供奉官，經多次提升任內殿崇班、夔州知州。李順之亂，賊首張餘率領十萬多人、一千條船前來侵犯。與李順在龍山交戰，斬首千餘級；又與白繼贊攻打賊軍，斬首二萬餘級，燒毀了他們的船。賊軍劫掠開州，包圍雲安，德琛前去救援，又斬首百餘級，皇帝多次下詔褒獎。歷任西京作坊、左藏二副使。咸平二年，轉崇儀副使、荆湖北路鈐轄。蠻族侵擾澧、鼎地區，德琛在北汭作戰，奪得耕牛、鎧甲，斬下人頭返回。調任峽路鈐轄，尚未到達，再次任命爲夔州知州。景德年間，領梧州刺史，又出任峽路鈐轄，經兩次提升任莊宅使，又擔任

宅使，又爲并、代鈐轄，知憲州。天禧初，改右監門衛大將軍。

### 符彥卿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父存審，後唐宣武軍節度、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兼中書令。彥卿年十三，能騎射。事莊宗於太原，以謹愿稱，出入卧内，及長，以爲親從指揮使。入汴，遷散員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射殺十數人，俄矢集乘輿，遂慟哭而去。天成三年，以龍武都虞候、吉州刺史討王都於定州，大破契丹於嘉山。明年克其城，授耀州團練使。改慶州刺史。奉詔築堡方渠北烏崙山口，以招党項。清泰初，改易州，兼領北面騎軍，賜戎服、介冑、戰馬。嘗射獵遂城鹽臺，一日射獐、兔、狼、狐、兔四十二，觀者神之。晉天福初，授同州節度使。兄彥饒亦鎮滑臺。俄而彥饒叛，彥卿上表待罪，乞歸田里，晉祖釋不問。改左羽林統軍，俄兼領右羽林，改鎮鄜延。

少帝幼與彥卿狎，即位，召還，出鎮河陽三城。遼人南侵，詔彥卿率所部拒戰澶淵。契丹騎兵數萬圍高行周於鐵丘，諸將莫敢當其鋒，彥卿獨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行周得免。又副李守貞討平青州楊光遠，移鎮許州，封祁國公。

開運二年，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略北鄆。契丹主率衆十餘萬圍晉師於陽城，軍中乏水，鑿井輒壞，爭絞泥吮之，人馬多渴死。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等然之。遂潛兵尾其後，順風擊之，契丹大敗，其主乘橐駝以遁，獲其器甲、旗仗數萬以

并、代鈐轄，憲州知州。天禧初年，改任右監門衛大將軍。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父親存審，後唐宣武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兼中書令。彥卿十三歲時，就能騎馬射箭。在太原事奉莊宗，以誠實著稱，出入內宮，等到成年，任用爲親從指揮使。進入汴，升任散員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周圍的人都逃散，祇有彥卿奮力作戰，射死了十來個人，很快亂箭集射莊宗所乘的車子，纔痛哭着離開。天成三年，以龍武都虞候、吉州刺史的身份在定州討伐王都，在嘉山大敗契丹。第二年攻占這座城，授耀州團練使。改任慶州刺史。奉詔在方渠以北烏崙山口修築城堡，用來招引党項。清泰初年，調任易州刺史，兼領北面騎軍，賞賜戎裝、甲冑、戰馬。曾經在遂城鹽臺射獵，一天射得獐子、野猪、狼、狐狸、兔子四十二頭，圍觀的人把他看成是神。後晉天福初年，授同州節度使。兄彥饒也節鎮滑臺。不久彥饒反叛，彥卿上表待罪，請求返回鄉里，後晉高祖石敬瑭沒有追問。改任左羽林統軍，不久兼領右羽林，改節鎮鄜延。

少帝石重貴年幼時與彥卿非常親昵，即位後，召回朝廷，離京節鎮河陽三城。遼人南侵，詔令彥卿率所轄人馬在澶淵抵抗。契丹騎兵數萬在鐵丘圍困高行周，諸將沒有人敢抵擋他們的銳氣，彥卿獨自帶領數百騎兵去襲擊他們，遼兵逃走，行周得免於難。又協助李守貞討伐平定青州楊光遠，改節鎮許州，封祁國公。

開運二年，與杜重威、李守貞謀劃攻打契丹。契丹主率十餘萬人馬在陽城包圍晉軍，軍中缺水，一鑿井就會坍塌，爭着絞泥水來吸吮，人馬渴死很多。當時晉軍處於逆風，即將作戰，弓箭無法施展。彥卿對張彥澤、皇甫遇說：“與其束手就擒，不如死戰，倒也未必會死。”彥澤等也認爲是這樣。於是暗中派兵跟在他們後面，順風攻打敵人，契丹大敗，契丹主坐駱駝逃走，繳獲他們的兵器鎧甲、旗幟儀仗數萬返回。少帝嘉



歸。少帝嘉之，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

爲左右所間，會再出師河朔，彥卿不預，易其行伍，配以羸師數千，戍荊州口。及杜重威以大軍降於潯水，急詔彥卿與高行周領禁兵屯澶淵。會彥澤引遼兵入汴，彥卿與行周遂歸遼。遼主以陽城之敗詰彥卿，彥卿對曰：“臣事晉王，不敢愛死，今日之事，死生唯命。”遼主笑而釋之。

會徐、宋寇盜蜂起，遼主即遣彥卿歸鎮。行次甬橋，賊魁李仁恕擁衆數萬攻徐州。彥卿領數十騎遽至城下，仁恕遣其徒執彥卿馬，請隨入城。俄頃，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大呼賊中曰：“相公當爲國討賊，何故自入虎口，乃助賊攻城？我雖父子，今爲仇敵，當死戰，城不可入。”賊惶愧羅拜彥卿前，乞免罪，彥卿爲設誓，乃解去。

漢祖入汴，彥卿自徐州來朝，改鎮兗州，加兼侍中。乾祐中，加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守太保，移鎮青州。及殺楊邠輩，召促赴闕下。

周祖即位，封淮陽王。劉銖誅，以其京城第宅賜彥卿。及征兗州，彥卿朝行在，獻馬及錦綵、軍糧萬石，連被賜賚。俄移鎮鄆州。會召魏府王殷，欲以彥卿代鎮，俄遼人起兵，留殷控扼，故彥卿不入朝。殷得罪，即以彥卿爲大名尹、天雄軍節度，進封衛王。

世宗初，并人擾潞州，潞兵敗，命彥卿領兵從磁州固鎮路壓其背。及帝親征，命爲行營一行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領步騎二萬進討。

初，彥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雖敗，朝廷饋運不繼，未議攻擊，且令

獎他，改任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被周圍的人所離間，第二次出師河朔，彥卿沒有參加，更換他的隊伍，把數千老弱士兵配備給他，守衛荊州口。杜重威率大軍在潯水投降，急忙詔令彥卿與高行周率領禁軍駐兵澶淵。彥澤引導遼兵進入汴，彥卿與行周歸附遼國。遼主用陽城的失敗責問彥卿，彥卿回答說：“臣爲晉王做事，不能貪生怕死，今天的事，死生由你。”遼主笑着釋放了他。

徐州、宋州強盜蜂起，遼主派遣彥卿返回節鎮。途中暫駐甬橋，賊首李仁恕以數萬人馬攻打徐州。彥卿帶領幾十人騎馬突然到達城下，仁恕派遣他的人拉住彥卿的馬，請求跟隨他入城。很快，彥卿之子昭序從城中派軍校陳守習放繩子出城，向賊軍中大聲呼喊說：“相公應當爲國家討伐賊寇，爲什麼自入虎口，幫助賊兵攻城？我們雖然是父子，現在成了仇敵，應當拼死作戰，城不能進。”賊軍驚恐慚愧圍成一片，在彥卿面前下拜，請求免罪，彥卿與他們立下誓言，解圍離去。

後漢高祖劉知遠進入汴，彥卿從徐州前來朝見，改節鎮兗州，加兼侍中。乾祐年間，加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授守太保，改節鎮青州。殺死楊邠等後，召他趕快前來京城。

後周太祖郭威即位，封淮陽王。劉銖被殺後，把他在京城的宅第賜給彥卿。征伐兗州時，彥卿到皇帝臨時駐地朝見，進獻馬匹以及彩色絲織品、軍糧一萬石，接連受到賞賜。不久改節鎮鄆州。召魏府王殷入朝，想要派彥卿接替王殷節鎮。不久遼人起兵，留下王殷扼守，因此彥卿沒有進京。王殷被定罪，就任用彥卿爲大名尹、天雄軍節度使，進封衛王。

周世宗即位之初，北漢軍隊侵擾潞州，潞州軍隊戰敗，命令彥卿領兵從磁州固鎮一路逼其後。到皇帝親征時，任命爲行營一行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率領步兵、騎兵兩萬人進軍討伐。

起初，彥卿出征時，世宗因爲北漢軍隊雖被打敗，但朝廷糧草運輸接續不上，沒有商議進

觀兵城下，徐圖進取，及周師入境，汾、晉吏民望風款接，皆以久罹虐政，願輸軍須以資兵力，世宗從之。而連下數州，彥卿等皆以芻糧未備，欲旋軍。世宗不之省，乃調山東近郡輓軍食濟之。及世宗至城下，命與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率萬騎屯忻口，以拒北援，又下孟縣。

遼人駐忻北，游騎及近郊，史彥超以二千騎當其鋒，左右馳擊，彥超死之；敗遼衆二千餘，遼騎遁走。先鋒爲遼人所掩，重傷數百人，諸將論議矛盾，師故不振。世宗乃班師，數賜彥卿繒綵、鞍勒馬，遣歸本鎮。還京，拜彥卿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守太尉。

太祖即位，加守太師。建隆四年春，來朝，賜襲衣、玉帶。宴射于金鳳園，太祖七發皆中的，彥卿貢名馬稱賀。

開寶二年六月，移鳳翔節度，被病肩輿赴鎮。至西京，上言疾亟，請就醫洛陽，從之。假滿百日，猶請其奉，爲御史所劾，下留司御史臺。太祖以姻舊特免推鞠，止罷其節制。八年六月，卒，年七十八。喪事官給。

彥卿將家子，勇略有謀，善用兵。存審之第四子，軍中謂之“符第四”。前後賞賜巨萬，悉分給帳下，故士卒樂爲效死。遼人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必唾而咒曰：“此中豈有符王邪？”晉少主既陷契丹，德光之母問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聞其已遣歸徐州矣。”德光母曰：“留此人中原，何失策之甚！”其威名如此。

鎮大名餘十年，政委牙校劉思

攻，暫且命令在城下觀望敵軍形勢，等待進取。後周的軍隊入境，汾、晉的官吏百姓殷勤接待，都說長期遭受殘暴統治，自願輸送軍需來幫助後周軍，世宗聽從了他們。然而接連攻占幾個州郡，彥卿等人都是因爲糧草不充足，想要回師。世宗沒有醒悟這件事，調用山東鄰近州郡運送軍糧接濟。世宗到達城下，命令與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率一萬騎兵集於忻口，抵禦契丹援軍，又攻下了孟縣。

遼軍駐於忻州以北，游動騎兵直到近郊，史彥超率二千騎兵迎擊其前鋒，左右奔馳攻打，彥超戰死；打敗遼軍兩千多，遼國騎兵逃走。先鋒被遼軍襲擊，重傷數百人，諸將的意見矛盾，軍隊因此士氣不振。世宗於是班師，多次賞賜彥卿彩色絲織品、配備有鞍勒的馬匹，派遣他返回節鎮。回京後，授彥卿爲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守太尉。

宋太祖即位，加守太師。建隆四年春，前來朝見，賞賜全套衣服、玉帶。在金鳳園宴會習射，太祖七發全部射中，彥卿進獻名馬祝賀。

開寶二年六月，調任鳳翔節度使，因患病乘坐便轎前往。到西京，上言說病重，請求在洛陽就醫，依從了他。休假滿一百天，還請求發給他俸祿，被御史所彈劾，交給留司御史臺處理。太祖因爲彥卿是周世宗的丈人，免於追究審問，僅免去他的節度使之職。八年六月，去世，享年七十八歲。喪事由官府供給費用。

彥卿是將門之子，勇敢機智有謀略，善於用兵。是存審的第四個兒子，軍中稱他“符第四”。前後賞賜很多，全部分給部下將士，因此士卒們樂於爲他效命。遼人自從陽城戰敗，特別害怕彥卿，有時馬生病不肯喝水吃草，必定唾口唾沫咒罵說：“這裏哪有符王呢？”晉少主被契丹囚禁，德光的母親問周圍的人說：“彥卿在哪裏？”有人回答說：“聽說他已經被派回徐州了。”德光的母親說：“留這個人在中原，怎麼如此失策！”他的威名就是如此之高。

節鎮大名超過十年，政事委托給低級軍官劉

遇。思遇貪黠，怙勢斂貨財，公府之利多入其家，彥卿不之覺。時藩鎮率遣親吏受民租，概量增溢，公取其餘羨，而魏郡尤甚。太祖聞之，遣常參官主其事，由是斛量始平。詔以羨餘粟賜彥卿，以愧其心。

彥卿酷好鷹犬，吏卒有過，求名鷹犬以獻，雖盛怒必貰之。性不飲酒，頗謙恭下士，對賓客終日談笑，不及世務，不伐戰功。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乘小駟從家僮一二游僧寺名園，優游自適。

周世宗宣懿皇后、太宗懿德皇后，皆彥卿女也。自恭帝及太祖兩朝，賜詔書不名。子昭信、昭愿、昭壽。昭信，天雄軍衙內都指揮使、領賀州刺史。周顯德初，卒，贈檢校太保、閬州防禦使。

#### 符昭愿

昭愿字致恭，謹厚謙約，頗讀書好事。周廣順中，以蔭補天雄軍牙職，俄領興州刺史。

開寶中，改領恩州。彥卿養疾居洛，入補供奉官。四年，改領羅州刺史。七年，遷西京作坊副使。俄授尚食使，出護陳、許、蔡、潁等州巡兵。從征太原，為御營四面巡檢使。及攻幽州，命與定國軍節度宋偓率兵萬餘，置寨城南。師還，真拜蔡州刺史，知并、澶二州。不逾月，復移并門兼副部署。丁內艱，起復，為本州團練使，連知永興軍、梓、滑二州。

咸平初，又為天雄軍、邢州二鈐轄。三年，以疾求歸京師，詔遣中使、尚醫馳傳診視。既還，帝賜以名方御藥，拜本州防禦使。四年，卒，年五十七。車駕臨哭，贈鎮東軍節度。子承煦，為左千牛衛將軍。

思遇。思遇貪婪狡猾，仗勢聚斂財物，公府財物多數進了他家，彥卿沒有發覺。當時藩鎮都派遣親信官吏收取百姓租稅，用大斗而超過應收量，多餘部分大家共同分取，而魏郡特別嚴重。太祖聽說這件事，派遣常參官主持此事，從此糧食的度量纔公平。皇帝下詔把多餘穀物賜給彥卿，以使他覺得慚愧。

彥卿非常喜歡獵鷹和獵犬，吏卒有過失，如果尋找名鷹犬進獻，既使盛怒也一定會赦免他。生性不飲酒，謙恭下士，對賓客終日談笑，不涉及世事，不誇耀戰功。居住在洛陽七八年，每逢春月，乘坐四匹馬拉的小車帶一兩名家僮隨從游覽僧寺名園，悠閑自得。

周世宗的宣懿皇后、太宗的懿德皇后，都是彥卿的女兒。從恭帝到太祖兩朝，賜詔書不稱名。兒子昭信、昭愿、昭壽。昭信，天雄軍衙內都指揮使、領賀州刺史。周顯德初年，去世，贈檢校太保、閬州防禦使。

昭愿字致恭，謹慎忠厚謙虛節儉，很喜歡讀書樂於助人。周廣順年間，因父官而補任天雄軍低級職務，不久領興州刺史。

開寶年間，改領恩州。彥卿因養病居住在洛陽，入朝補供奉官。四年，改領羅州刺史。七年，升任西京作坊副使。不久授尚食使，出京統率陳、許、蔡、潁等州的巡兵。隨從征伐太原，為御營四面巡檢使。進攻幽州時，命令與定國軍節度使宋偓率領軍隊一萬餘人，在城南建立營寨。班師，實授蔡州刺史，任并、澶二州知州。不到一個月，又調任并門兼副部署。為母親服喪，服喪未滿，召任本州團練使，連續擔任永興軍、梓、滑二州知州。

咸平初年，又擔任天雄軍、邢州二地鈐轄。三年，因病請求返回京城，皇帝下詔派遣宮廷使臣、御醫騎驛馬趕去給他看病。回來以後，皇帝賞賜給他名方御用藥，授本州防禦使。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七歲。皇帝前去舉哀，追贈鎮東軍節度使。兒子承煦，為左千牛衛將軍。

### 符昭壽

昭壽，初補供奉官。開寶七年，改西京作坊副使。歷遷六宅副使、領蘭州刺史。雍熙二年冬，命與劉知信護鎮州屯兵。會遣將北征，又與知信爲押隊都監，轉尚食使，真拜光州刺史。端拱二年，知洪州。淳化四年，改定州。咸平初，遷鳳州團練使、益州鈐轄。

昭壽以貴家子日事游宴，簡倨自恣，常紗帽素氅衣，偃息後園，不理戎務，有所裁決，即令家人傳道。多集錦工就廨舍織纖麗綺帛，每有所須，取給於市，餘半歲方給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廣羅黍稻，未及成熟者亦取之，悉貯寺觀中，久之損敗，即勒道釋償之。縱其下凌忽軍校。

劍南自李順平後，人心汹汹，知州牛冕緩弛無政，昭壽又不能御軍，人皆怨憤。神衛卒趙延順等八人謀欲害昭壽，未敢發。三年正旦，中使自峨眉山還京，昭壽戒馭吏具鞍馬將送之，延順等悉解厩中馬繮，奔逸庭下，陽逐喧呼，登廳執昭壽殺之，并殺二僕，據甲仗庫，取兵器。都監王澤聞之，急召本軍都虞候王均率兵擒捕。延順左執昭壽首，右操劍，彷徨無所適，卒見均至，即與衆推均爲帥，合驍猛、威武兵爲亂。牛冕泊轉運使張適奔漢州。是秋，官兵討平之。見《雷有終傳》。

昭壽子承諒，娶齊王女嘉興縣主，至內殿承制。

論曰：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納節以備宿衛，

昭壽，最初補供奉官。開寶七年，改任西京作坊副使。曾升任六宅副使、領蘭州刺史。雍熙二年冬，命令與劉知信統率鎮州屯兵。遇派遣將領北征，又與知信擔任押隊都監，轉任尚食使，實授光州刺史。端拱二年，任洪州知州。淳化四年，改任定州。咸平初年，升任鳳州團練使、益州鈐轄。

昭壽因爲是權貴之子每天游玩飲宴，怠惰傲慢，經常戴着紗帽穿着素色氅衣，在後園仰臥休息，不管理軍隊事務，有所裁決，就讓家人傳達。大量聚集織錦工匠在官府織造精緻華麗的綺帛，每逢有所需求，就在市場上強買，過半年纔還錢，又讓家僕搶回所還之錢。大量買進稻米穀物，沒有成熟的也拿來，全部貯存在寺觀裏面，時間長了發霉損耗，就強令道士僧人賠償。放任他的下屬欺侮輕視輔助軍官。

劍南自從李順被平定後，人心離散，知州牛冕治理無方，昭壽又不能控制軍隊，人們都怨恨憤怒。神衛軍士兵趙延順等八人圖謀殺害昭壽，尚未動手。三年正月初一，宮廷使臣從峨眉山返回京城，昭壽告訴駕車的小吏準備鞍馬要去送他，延順等人把馬厩中的馬繮全部解開，馬匹在庭院裏脫繮奔跑，假裝追趕馬匹大聲呼喊，闖進廳堂抓住昭壽殺掉了他，一并殺死兩個僕人，占領甲仗庫，取出兵器。都監王澤聽到這件事，急忙叫來本軍都虞候王均帶領軍隊去捉拿。延順左手拿着昭壽的頭，右手持劍，猶疑不決無所適從，看見王均到來，就和衆人共同推舉王均爲統帥，會合驍猛、威武營中的士兵進行叛亂。牛冕及轉運使張適逃往漢州。當年秋天，官軍討伐平定了他們。事見本書《雷有終傳》。

昭壽之子承諒，娶齊王的女兒嘉興縣主爲妻，官至內殿承制。

論曰：五代戰亂，朝廷內權臣獨斷專行擅自發布命令，外面是藩鎮掌握兵權。宋朝立國，內外肅清，就像上天消除了這些弊端，有的上交符

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御，諸臣知機，要亦否極而泰之象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平荆、湘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啓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節來充當宿衛，有的請求告老而任閑官。雖說宋太祖善於駕馭將相，大臣們看到了預兆，但也是否極泰來的緣故。彥卿一家兩位皇后，接連幾朝沿續恩寵，有謀善戰，威震異族，進退得宜，是名將中賢能的人吧？令坤、延釗一向與太祖親近友善，平定荆、湘則南方降服根基穩定，鎮守常山則北部邊境安寧，從未倚仗過去的功勞而結下仇怨。創立國家基業的君主大臣有超常之處，就如這樣的人。



# 宋史卷二百五十二

## 列傳第十一

王景 (子)廷義 王晏 郭從義 (曾孫)承祐  
李洪信 (弟)洪義 武行德 楊承信 侯章

### 王景

王景，萊州掖人，家世力田。景少倜儻，善騎射，不事生業，結里中惡少爲群盜。梁大將王檀鎮滑臺，以景隸麾下，與後唐莊宗戰河上，檀有功，景嘗左右之。莊宗入汴，景來降，累遷奉聖都虞候。清泰末，從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祖。

天福初，授相州刺史。范延光據鄴叛，屬郡多爲所脅從，景獨分兵拒守，晉祖嘉之，遷耀州團練使。及代，會晉祖幸鄴，留爲京城巡檢使，改洺州團練使。開運初，授侍衛馬軍左廂都校。二年，契丹南侵，少帝幸澶淵，景與高行周等大破契丹衆于戚城，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出爲晉州巡檢使、知州事，拜橫海軍節度。契丹至汴，以其黨代景。景歸次常山，聞契丹主殂於樂城，即間道歸鎮，斬關而入，契丹遁去。

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會契丹饑，幽州民多度關求食，至滄州境者五千餘人，景善懷撫，詔給田處之。

周祖微時與景善，及即位，加兼侍中。景起身行伍，素無智略，然臨

王景，萊州掖縣人，家中世代務農。王景少年時豪邁灑脫，擅長騎馬射箭，不從事生產，勾結鄉里的惡少成爲盜賊團夥。梁大將王檀鎮守滑臺，把王景隸屬其部下，與後唐莊宗在黃河岸邊作戰，王檀有功，王景曾經輔助他。莊宗進入汴，王景前來投降，經多次提升任奉聖都虞候。清泰末年，跟隨張敬達包圍晉陽，適逢契丹前來增援，王景帶領所率軍隊歸附晉祖。

天福初年，授相州刺史。范延光占據鄴叛亂，下屬州郡多數被脅服，王景獨自分兵抵抗，晉祖嘉獎了他，升任耀州團練使。到任滿輪換時，適逢晉祖臨幸鄴，留下他擔任京城巡檢使，改任洺州團練使。開運初年，授侍衛馬軍左廂都校。二年，契丹南侵，少帝駕幸澶淵，王景與高行周等在戚城大敗契丹軍隊，升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出任晉州巡檢使、知州，授橫海軍節度使。契丹到達汴，用他們的同黨接替王景。王景返回常山，聽說契丹主在樂城去世，馬上走小路返回軍鎮，攻破城門進去，契丹軍隊逃走。

後漢乾祐初年，加同平章事。適逢契丹饑荒，幽州百姓很多越過關塞來尋找食物，到達滄州境內的有五千多人，王景懷柔安撫飢民，皇帝詔令分給田地安置他們。

周太祖地位低下時與王景交好，到周太祖即位時，王景加官兼侍中。王景出身行伍，一向沒

政不尚刻削，民有訟必面詰之，不至大過即諭而釋去，不爲胥吏所搖，由是部民便之。廣順初入朝，民周環等數百人遮道留之不獲，有截景馬鐙者。俄以景爲護國軍節度，歲餘，遷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開府階。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先是，秦、鳳陷蜀，州旁蕃漢戶詣闕請收復，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出大散關進討，連陷寨柵，遂命景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大破蜀軍于上邽，斬首數萬級。是秋，秦州降。逾年，徙景鎮秦州兼西面緣邊都部署。恭帝即位，進封涼國公。

宋初，加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建隆二年春來朝，太祖宴賜加等，復以爲鳳翔節度、西面緣邊都部署。四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追封岐王，謚元靖。

初，景之奔晉也，妻坐戮，二子逃獲免。晉祖待之厚，賞賜萬計，嘗問景所欲，對曰：“臣自歸國，受恩隆厚，誠無所欲。”固問之，景稽顙再拜曰：“臣昔爲卒，嘗負胡床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爲妻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景。景甚寵嬖之，後累封楚國夫人。侯氏嘗盜景金數百兩，私遺舊人，景知而不責。

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是，我惟恐不謹耳。”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將命，景尤加禮重，以萬餘緡遺昭。左右或言其過厚，景曰：

有智謀方略，然而處理政務不主張苛刻嚴酷，百姓有訴訟必定當面進行查問，沒犯大的過錯就在教導之後釋放，不被文書小吏所動搖，因此所管轄區內的百姓都感到安適。廣順初年入京，百姓周環等數百人擋住道路挽留他沒有留住，有人拿下了王景的馬鐙。不久任用王景爲護國軍節度使，一年多後，改節鎮鳳翔。顯德初年，封褒國公，加開府的官階。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在此之前，秦、鳳被蜀占領，州城附近蕃漢居民到京城請求收復，世宗命令王景與向拱率領軍隊出大散關前去討伐，連續攻破寨柵，於是任命王景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在上邽大敗蜀軍，斬首數萬級。當年秋天，秦州投降。過了一年，調王景節鎮秦州兼西面緣邊都部署。恭帝即位，進封涼國公。

宋初，加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建隆二年春前來朝見，太祖宴會賞賜都提高等級，又任命爲鳳翔節度使、西面緣邊都部署。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贈太傅，追封岐王，謚號元靖。

起初，王景逃亡後晉的時候，妻子定罪被殺，兩個兒子逃走幸免於難。晉祖待他很優厚，賞賜數以萬計，曾經問王景的願望，回答說：“臣自從歸附國家，受到的恩遇隆重優厚，真的沒有什麼願望。”堅持問他，王景屈膝下拜，以額觸地而再拜說：“臣過去爲軍卒，曾背負胡床跟隨隊長出入，多次探訪官妓侯小師家，心裏很愛慕她。現在妻子被殺，真能得到侯小師爲妻就滿足了。”晉祖大笑，就把侯小師賞賜給王景，王景非常寵愛她，後來累經加封爲楚國夫人。侯氏曾偷盜王景金銀數百兩，私下贈送給舊相識，王景知道而沒有責怪。

性格謙讓，折節下士，每次朝廷使者到來，即使官位低下也一定走下臺階送迎，應酬盡禮。身邊侍從有的說：“郡王身處尊貴崇高之位，不必自行謙虛。”王景說：“人臣重君主之命，本來就應當這樣，我惟恐不恭敬罷了。”剛封郡王時，朝廷由吏部尚書張昭攜帶詔命，王景特別加以禮遇重視，把錢一萬多緡贈送張昭。身邊有人說這



“我在行伍間，即聞張尚書名，今使於我，是朝廷厚我也，豈可以往例爲限耶？”

景子廷義、廷睿、廷訓。廷訓至驍衛大將軍致仕。

#### 王廷義

廷義起家供奉官，改如京副使，以善騎射，周世宗擢爲虎捷都虞候，遷龍捷右第二軍都校、領珍州刺史。宋初，改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乾德四年，與韓重贇率師護治滑州靈河新堤。六年，增治京城，又命廷義董其役。開寶二年，加領橫州團練使，從征太原。廷義性勇敢，親鼓士乘城，獨免胄，矢中其腦而顛，經宿卒，年四十七。太祖甚惜之，優詔贈建雄軍節度。廷義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咸笑之，因目爲“王當代”。

#### 王晏

王晏，徐州滕人，家世力田。晏少壯勇無賴，嘗率群寇行攻劫。梁末，徐方大亂，屬邑皆爲他盜所剽，惟晏鄉里恃晏獲全。

後唐同光中，應募隸禁軍，累遷奉國小校。

晉開運末，與本軍都校趙暉、忠衛都校侯章等戍陝州。會契丹至汴，遣其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下汹汹，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愿送款河東，爲天下唱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逾城，入府署，劫庫兵給其徒，遲明，斬愿首縣府門外。衆請暉爲帥，章爲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虞候；遣其子漢倫奉表晉陽。時漢祖雖建號，威聲未振，得晏等來

過於豐厚，王景說：“我在軍隊中，就聽到了張尚書的名聲，現在出使到我這裏，是朝廷厚待我啊，怎麼可以用以往的慣例作爲標準呢？”

王景之子廷義、廷睿、廷訓。廷訓官至驍衛大將軍退休。

廷義從家中徵召而初任供奉官，改任如京副使，因爲擅長騎射，周世宗提拔爲虎捷都虞候，升任龍捷右第二軍都校、領珍州刺史。宋初，改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乾德四年，與韓重贇率軍總領治理滑州靈河新堤。六年，擴建整修京城，又任命廷義管理這項工程。開寶二年，加領橫州團練使，隨從征伐太原。廷義生性勇敢，親自擊鼓激勵戰上登城，沒有戴頭盔，箭射中他的頭而倒下，過了一夜死去，年四十七歲。宋太祖非常惋惜他，特別下詔贈建雄軍節度使。廷義性情驕傲，喜歡誇耀，常常說：“我是當代王景之子。”聽到的人都嘲笑他，因此稱他爲“王當代”。

王晏，徐州滕縣人，家裏世代務農。王晏年輕時健壯勇敢而行爲不端，曾率領一群強盜搶劫。梁末，徐州地區大亂，所轄各縣都被其他強盜劫掠，僅王晏的家鄉倚仗王晏得以保全。

後唐同光年間，應募成爲禁軍，累經提升爲奉國小校。

晉開運末年，與本軍都校趙暉、忠衛都校侯章等戍守陝州。適逢契丹到達汴，派遣他們的將領劉愿占據陝州，恣意施行暴虐，王晏與趙暉等人謀劃說：“現在契丹南犯，天下紛亂，英雄豪傑應當趁此時機奮勇而起。而且聽說太原劉公的威望和恩德遠播，人心歸服，如果殺掉劉愿向河東表示忠誠，作爲天下的倡導者，那麼取得富貴易如反掌。”趙暉等人認爲是這樣。王晏於是率領幾名不怕死的勇士夜晚翻越城牆，進入官府，搶劫倉庫中的武器裝備徒衆，黎明，在縣衙門外斬下劉愿的頭。大家請求趙暉擔任統帥，侯章任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虞候；派遣他的兒子漢倫到晉陽奉表歸附。當時漢祖雖然立

歸，甚喜，即日以暉爲保平軍節度，章爲鎮國軍節度，晏爲絳州防禦使，仍領舊職。既而暉等表晏始謀功爲第一，遷建雄軍節度。漢祖入汴，加同平章事。

周祖即位，加兼侍中。廣順元年，劉崇侵晉州，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并人以爲怯，競攀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顛死者甚衆，遂焚橋遁。遣漢倫追北數十里，斬首百餘級，擢漢倫 濱州刺史。八月來朝，周祖以晏家彭城，授武寧軍節度，俾榮其鄉里。三年，周祖征兗州，次張康鎮，晏來朝，獻馬七匹，賜襲衣、金帶。親郊畢，封滕國公，加開府階。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

初，晏至鎮，悉召故時同爲盜者，遺以金帛，從容置酒語之曰：“吾鄉素多盜，我與諸君昔嘗爲之。後來者固當出諸君之下，爲我告諭，令不復爲，若不能改，吾必盡滅其族。”由是境內安靜，吏民詣闕舉留，請爲晏立衣錦碑。世宗初，復請立德政碑。世宗命比部郎中、知制誥張正撰文賜之，詔改其鄉里爲使相鄉勳德里，私門立戟。未幾，改河南尹、西京留守。顯德三年，移鳳翔節度。六年，從世宗北征，爲益津關一路馬軍都部署，韓令坤副焉，遂平三關。

太祖即位，進封趙國公。從征李筠，師還，改安遠軍節度。乾德元年，進封韓國公，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每朝會，令綴中書門下班。俄歸洛陽別墅。四年冬，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中書令。

初，晏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爲姊妹。晏既貴，乃薄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興語人曰：

了國號，但聲威未振，得到王晏等前來歸附，非常高興，當天任用趙暉爲保平軍節度使，侯章爲鎮國軍節度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仍舊領原來的職務。接着趙暉等表奏王晏最初謀劃應是功勞第一，升任建雄軍節度使。漢祖進入汴，加同平章事。

周祖即位，加兼侍中。廣順元年，劉崇侵犯晉州，王晏關閉城門不出戰，在城上設置伏兵。并州軍隊以爲他膽怯，爭相攀牆登城，王晏指揮伏兵攻殺，北漢軍摔死的人很多，便燒毀橋梁逃走。派遣漢倫追擊敗兵數十里，斬首百餘級，提拔漢倫爲濱州刺史。八月前來朝見，周祖因爲王晏家住彭城，授武寧軍節度使，讓他榮耀鄉里。三年，周祖征伐兗州，駐於張康鎮，王晏前來朝見，進獻馬七匹，賞賜全套衣服、金帶。親自進行郊祀結束，封滕國公，加開府的官階。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

當初，王晏來到軍鎮，召集所有過去一同做强盜的送給他們財物，從容擺設酒宴對他們說：“本鄉向來強盜很多，我和各位過去曾做過強盜。後來的人是諸位的手下，爲我告訴他們，讓他們別再作強盜，如果不能改的話，我一定會將他們滅族。”因此境內安定寧靜，官吏百姓到朝廷提出挽留，請求爲王晏立衣錦碑。世宗初年，又請求立德政碑。世宗命令比部郎中、知制誥張正撰寫文稿賞賜給他，下令把他的家鄉改名爲使相鄉勳德里，住宅門前立戟。不久，改任河南尹、西京留守。顯德三年，調任鳳翔節度使。六年，隨從世宗北征，擔任益津關一路馬軍都部署，韓令坤爲副，於是平定三關。

宋太祖即位，進封趙國公。隨從征伐李筠，班師，改任安遠軍節度使。乾德元年，進封韓國公，上表請求告老回鄉，授太子太師退休。每次朝會，讓他緊跟中書門下立位。不久回到洛陽別墅。四年冬天，去世，享年七十七歲。停止朝會三天，贈中書令。

起初，王晏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交好，他們的妻子也如同妯娌。王晏顯貴以後，就鄙薄王興，王興心中不平。王晏的妻子生病，王興對人

“吾能治之。”晏遽訪興，興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妓妾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怏怏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爲謗己，乃誣以他事，悉案誅其夫妻。

守西洛日，白重贊鎮河陽，時世宗征淮南，重贊慮并人乘間爲寇，因葺城壘，且約晏爲援。晏意欲兼有三城，即與漢倫同率兵赴之。重贊聞其來，拒不納，遣人語之曰：“公在陝州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慚不能對，遂引兵還。

### 郭從義

郭從義，其先沙陀部人。父紹古，事後唐武皇忠謹，特見信任，賜姓李氏。紹古卒，從義纔卅角，莊宗畜於宮中，與諸子齒。明宗與紹古同事武皇，情好款狎，即位，以從義補內職，累遷內園使。

晉天福初，始復姓郭氏。坐事出爲宿州團練副使。丁內艱北歸，遂家太原。漢祖在鎮，表爲馬步軍都虞候，屢率師破契丹于代北。及建大號，從義首贊其謀，擢鄭州防禦使，充東南道行營都虞候，領首軍自太行路渡河。

漢祖入汴，以爲河北都巡檢使。杜重威據大名叛，以爲行營諸軍都虞候，重威降，爲鎮寧軍節度。趙思綰之叛，爲行營都部署，賜戎裝、器械、金帶。師至永興，圍其城，即以從義爲永興軍節度。思綰糧盡，城中人相食，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令降，仍表於朝廷，許以華州節制。隱帝從其計，即遣使諭思綰，思綰開門納款。翌日，從義具軍容入城，憩候館中，思綰入謁，即令武士

說：“我能治好她。”王晏急忙拜訪王興，王興說：“我不是能够治病，祇是因爲你在陝州時僅有一個妻子，現在歌女侍妾很多，會不會是對待糟糠之妻淡薄，使得夫人鬱悶成病呢？如果能趕走侍奉你的那些女子，夫人的病可以馬上痊愈。”王晏認爲他指責自己，就用其他的事誣陷他，立案把他夫妻二人都殺掉了。

鎮守西洛時，白重贊節鎮河陽，當時世宗征伐淮南，重贊擔心并人乘機侵犯，因而修築城壘，并且約王晏作爲外援。王晏心裏想要占有這三座城，就與漢倫率領軍隊一同前去。重贊聽說他到來，拒不接納，派人對他說：“公在陝州已立了大功，河陽這樣的小城不用麻煩大駕。”王晏羞愧不能回答，便領兵返回。

郭從義，祖先是沙陀部人。父親紹古，爲後唐武皇做事忠誠謹慎，特別受到信任，賜姓李氏。紹古去世時，從義還在幼年，莊宗把他撫養在皇宮裏，與各皇子并列。明宗與紹古一起事奉武皇，情誼真摯親密，即位後，任用從義補內職，逐漸升遷爲內園使。

後晉天福初年，纔恢復姓郭。因事定罪離京任宿州團練副使。爲母親服喪返回北方，於是在太原安家。漢祖在節鎮，上表任用爲馬步軍都虞候，多次率領軍隊在代州以北打敗契丹。建立帝號時，從義首先贊成這個計劃，提拔爲鄭州防禦使，充任東南道行營都虞候，率領先頭部隊從太行路渡過黃河。

漢祖進入汴，任用爲河北都巡檢使。杜重威占據大名叛亂，任命爲行營諸軍都虞候，重威投降後，擔任鎮寧軍節度使。趙思綰叛亂，任行營都部署，賞賜戎裝、器械、金帶。軍隊到達永興，包圍這座城，任命從義爲永興軍節度使。思綰糧食斷絕，城中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從義把書信繫在箭上射入城中，說服思綰讓他投降，并向朝廷表奏，許諾給他華州節制。隱帝聽從了他的計謀，就派遣使臣告諭思綰，思綰打開城門投降。第二天，從義整頓軍容入城，在館舍中休息等候，思綰進來拜見，命令武士捉住他，連同他

執之，并其黨三百餘人悉斬於市，以功加同平章事。

周廣順初，加兼侍中，移鎮許州。顯德初，親郊，加檢校太師。世宗將征劉崇，從義適來朝，因請扈從，世宗甚悅，改天平軍節度，即令從符彥卿破契丹于忻口。師還，以功加兼中書令。四年，從征淮南，移鎮徐州。及世宗自迎鑾至泗州，見於行在。恭帝即位，加開府階。

宋初，加守中書令。太祖征揚州，從義迎謁於路，願扈從，不允。乾德二年，又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六年，以疾歸京師。開寶二年，改左金吾衛上將軍。逾年，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四年，卒，年六十三，贈中書令。

從義性重厚，有謀略，多技藝，尤善飛白書。初，思綰之叛也，巡檢使喬守溫遁去，姬妾悉入思綰，思綰敗，從義盡取之。守溫詣從義求其愛妾，雖不敢拒，而心銜焉，遂發守溫逃遁事，坐棄市，人皆冤之。從義善擊球，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將相所爲。”從義大慚。

子守忠、守信。守忠至閤厓副使。守信字寶臣，頗知書，與士大夫游，至東上閤門使、知邢州，卒。子世隆爲比部員外郎。世隆子昭祐、承祐。昭祐爲閤門祇候。

#### 郭承祐

承祐字天錫，娶舒王元偁女，授西頭供奉官。仁宗爲皇太子，承祐補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謁者，真宗爲玉石小牌二，勒銘爲戒飭之。帝即位，遷西染院副使兼閤道通事舍人、

的同黨三百餘人全部斬首於市，因功加同平章事。

周廣順初年，加兼侍中，移鎮許州。顯德初年，皇帝親自郊祀，加檢校太師。世宗即將征伐劉崇，從義恰好前來朝見，因而請求扈從，世宗很高興，改任天平軍節度使，當即命令跟隨符彥卿在忻口打敗契丹。班師，因功加兼中書令。四年，隨從征伐淮南，節鎮徐州。世宗從迎鑾來到泗州，皇上在臨時住地召見。恭帝即位，加授開府的官階。

宋初，加守中書令。太祖征伐揚州，從義在路上迎接拜見，請求扈駕隨行，沒有應允。乾德二年，又擔任河中府尹、護國軍節度使。六年，因病返回京城。開寶二年，改授左金吾衛上將軍。過了一年，上表章請求告老，授太子太師退休。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贈中書令。

從義性格穩重敦厚，有謀略，掌握多種技藝，尤其擅長飛白書。起初，趙思綰叛亂時，巡檢使喬守溫逃走，姬妾全部歸於思綰，思綰失敗，從義全數得到。守溫到從義那裏索求他的愛妾，雖然不敢拒絕，但心中懷恨，於是揭發守溫逃遁的事，定罪處死，人們都認爲他很冤枉。從義善於擊球，曾經在便殿侍奉太祖，令他擊球。從義換了衣服騎着驢，在殿庭奔跑，周旋擊拂，極盡其妙。結束後，皇帝賜坐，對他說：“你的技藝固然很精妙，然而不是將相所宜做的事。”從義非常羞慚。

子守忠、守信。守忠官至閤厓副使。守信字寶臣，通曉典籍，與士大夫交往，官至東上閤門使、邢州知州，去世。子世隆任比部員外郎。世隆之子昭祐、承祐。昭祐任閤門祇候。

承祐字天錫，娶舒王元偁的女兒爲妻，授西頭供奉官。仁宗爲皇太子時，承祐補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謁者，真宗製作玉石小牌兩枚，雕刻銘文來告誡他。皇帝即位，升任西染院副使兼閤道通事舍人、勾當翰林司，升西上閤門副使。

勾當翰林司，遷西上閤門副使。坐盜御酒及用尚方金器除名，岳州編管，徙許州別駕。起爲率府率，遷西京作坊使、勾當右驤驎院。院之大校試路馬者，前鳴鞭擁御蓋，承祐代試之，其狂僭如此。進六宅使、象州團練使。

承祐性狡獪，緣東宮恩，又憑藉王邸親，既廢復用，乃僭言事，或指切人過失，同列謂之“武諫官”。真授衛州刺史、知相州，入爲群牧副使，改澶州團練使，歷知曹、鄭、澶、鄆、貝州。徙澶州兵馬總管，役卒有異謀者，廉得不待奏，捕斬之。再知澶州，會中使過，遽延入問管軍闕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者。”承祐起挽強自銜，左右皆笑。

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父喪，起復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總管。諫官歐陽脩、余靖論其非才，改知相州，尋徙大名府副都總管。樞密使杜衍惡承祐驕恣，奏罷軍權，爲相州觀察使、永興軍副都總管，改知邢州，徙河陽兵馬總管。衍去位，復進爲殿前都虞候、并代州副都總管兼知代州，徙邢州。諫官錢明逸言承祐無廉守，邢民素厭苦之，改相州，徙秦鳳路副總管。累遷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尋以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府壁壘不完，盜至卒無以禦，承祐始城南關，浚沙、澠、盟三河。徙亳州。諫官言承祐在應天府給糧不以次，且擅留糧綱，批宣頭，不發戍還兵，越法杖配輕罪，借用翰林器，出入擁旗槍，以禁兵擬周衛，體涉狂僭，無人臣禮。罷宣徽南院使，許州都總管，

因盜用御酒及使用尚方金器定罪除名，編入岳州戶籍，加以管束，後調許州別駕。起用爲率府率，升西京作坊使、勾當右驤驎院。院中大規模試用駕馬者，鳴鞭前導簇擁御用車蓋，承祐代爲測試，他的狂妄超越本分就像這樣。升六宅使、象州團練使。

承祐性情狡詐，因爲東宮的恩寵，又憑藉王府的親戚關係，罷免後又重新起用，就超越本分向上論事，或指責別人的過失，一起任職的人稱他“武諫官”。正式授衛州刺史、相州知州，入朝任群牧副使，改任澶州團練使，歷任曹州、鄭州、澶州、鄆州、貝州知州。調任澶州兵馬總管，服役的士兵中有謀反的，查訪得知之後不及上奏，就逮捕殺掉。第二次擔任澶州知州，適逢宮廷使者經過，趕快請進來詢問管理軍隊的空缺補了什麼人，使者說：“朝廷正在挑選有才能武勇的人。”承祐站起來拉開硬弓顯耀自己，周圍的人都發笑。

入朝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因爲父親去世服喪，喪期未滿起復擔任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總管。諫官歐陽脩、余靖評論他没有才不稱職，改任相州知州，不久調任大名府副都總管。樞密使杜衍厭惡承祐的驕橫放縱，上奏免去軍權，任相州觀察使、永興軍副都總管，改任邢州知州，調任河陽兵馬總管。杜衍離開相位，又提升爲殿前都虞候、并代州副都總管兼代州知州，調任邢州。諫官錢明逸進言承祐没有廉潔的操守，邢州百姓一向因爲他感到厭惡受害，改任相州，調秦鳳路副總管。累經提升任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不久以宣徽南院使身份判應天府，府城的圍牆不完整，盜匪來到時士兵無法抵禦，承祐開始在南關築城，疏通沙、澠、盟三條河流。調亳州。諫官上言說承祐在應天府供給糧食不按照位次，并且擅自留糧綱，批文書，不放戍守回去的士兵，超越法律杖責流放輕罪，借用翰林器械，出入擁旗槍，用禁軍作爲周圍的守衛，所作所爲涉及狂妄僭越，没有人臣之禮。罷免宣徽南院

徙節保靜軍、知許州。

轉運使蘇舜元薦承祐有將帥才，政事如龔、黃。帝謂輔臣曰：“彼庸人，監司乃龔、黃比之，何所取信哉。”改知鄭州，未行，暴疾卒。贈太尉，謚曰密。承祐所至，多興作爲煩擾，百姓苦之。

### 李洪信

李洪信，并州晉陽人，漢昭聖太后弟也。后弟六人，洪信居長，少善騎射。後唐明宗在藩時，隸帳下，及即位，愛將朱弘實總領捧聖軍，弘實擢洪信爲爪牙，漸遷小校。應順中，潞王舉兵，少帝殺弘實而東奔，捧聖軍數百騎從行，洪信預焉。及次衛州，少帝與晉高祖遇，因有疑貳，謀害晉祖，其從兵皆亂。時漢祖方護晉祖，洪信以兵應之，獲免。清泰中，又爲雍王重美牙校。

晉初，爲興順左廂都指揮使。漢祖統禁軍，遷鎮太原，奏隸麾下。漢祖領陳州刺史、左護聖左廂都指揮使，俄加岳州防禦使。從漢祖降鄴，以警扈之勞，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

乾祐中，以群小用事，心懷憂懼，白太后求解軍職，出爲鎮寧軍節度。歲餘，遷保義軍節度。初，楊邠以元從功臣爲方鎮者不諳政務，令三司擇軍將分補諸鎮都押牙、孔目官，或恃以朝選，藩帥難制。洪信聞內難，即召馬步軍都校聶召，奉國軍校楊德、王建、黃全武、楊進、翟本，右牙都校任溫、武德，護聖都校康審澄及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昭勅、孔目官魏守恭，悉殺之，誣奏謀逆。

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洪信常以此妄殺自歉，及革命，內不自

使，許州都總管，調任節鎮保靜軍、許州知州。

轉運使蘇舜元舉薦承祐有將帥之才，處理政事如同龔、黃。皇帝對輔臣說：“他是庸人，監司却把他與龔、黃相比，用什麼來取信呢？”調任鄭州知州，沒有啓程，暴病去世。贈太尉，謚號爲密。承祐所到之處，大多興建工程造成煩擾，百姓受害。

李洪信，并州晉陽人，是後漢昭聖太后的弟弟。太后六個弟弟，洪信年齡最大，年輕時善於騎射。後唐明宗在藩鎮時，隸屬帳下，明宗即位，愛將朱弘實總領捧聖軍，弘實提拔李洪信作爲心腹，逐漸升爲小校。應順年間，潞王起兵，少帝殺死弘實向東奔逃，捧聖軍數百名騎兵隨行，李洪信也在其中。到衛州時，少帝與晉高祖相遇，因爲有疑心，謀害晉祖，那些隨從的士兵都叛亂。當時漢祖正負責保護晉祖，李洪信帶兵接應他，得免於難。清泰年間，又成爲雍王重美手下的牙校。

後晉初，任興順左廂都指揮使。漢祖統率禁軍，改鎮太原，奏請隸屬在麾下。漢祖領陳州刺史、左護聖左廂都指揮使，不久加岳州防禦使。隨從漢祖收降鄴，因爲警衛保護的功勞，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

乾祐年間，因爲小人掌握朝政，心懷憂慮恐懼，向太后稟告要求解除軍職，出任鎮寧軍節度使。一年多後，升任保義軍節度使。起初，楊邠認爲原來隨從的功臣擔任方鎮的不熟悉政務，命令三司選擇軍中將領分別補任各鎮都押牙、孔目官，有的倚仗是朝廷選用，藩鎮節帥難以控制。洪信聽說內亂，就召集馬步軍都校聶召，奉國軍校楊德、王建、黃全武、楊進、翟本，右牙都校任溫、武德，護聖都校康審澄以及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昭勅、孔目官魏守恭，全部殺掉了他們，誣告說這些人謀逆。

周廣順初年，加同平章事。李洪信常常因爲這次妄殺內心歉疚，到改變天命，心裏不能安

安。周祖猶以漢太后之故，移鎮京兆。本城兵不滿千，王峻西征至陝州，以援晉州爲辭，又取去數百人。及劉崇北遁，遣禁兵千餘屯京兆，洪信益懼，即請入朝，懇辭藩鎮，拜左武衛上將軍。世宗即位，遷左驍衛上將軍。顯德五年，改右龍武軍統軍，從世宗北征，爲合流口部署。

乾德五年，改左驍衛上將軍。開寶五年請老，以本官致仕。八年，卒，年七十四。

洪信無他才術，徒以外戚致位將相。斂財累巨萬，而吝嗇尤甚。時節鎮皆廣置帳下親兵，惟洪信最寡少。弟洪義。

#### 李洪義

洪義本名洪威，避周祖名改焉。漢祖鎮太原，補親校。開國，授護聖左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

少帝即位，改鎮寧軍節度。會誅楊邠、史弘肇等，時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屯澶州，即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洪義殺之，又令護聖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周祖於鄴。洪義素怯懦，慮殷覺，遷延不敢發，遽引業見殷，殷乃錮業，送密詔於周祖。洎周祖起兵，少帝又詔洪義扼河橋，及周祖兵至，洪義就降。漢室之亡，由洪義也。

廣順初，權知宋州節度。未幾，真拜歸德軍節度，加同平章事，權知許州。歲餘，改鎮安州。顯德初，加檢校太師。世宗即位，加兼侍中，未幾，徙青州。六年夏，遷京兆尹、永興軍節度。恭帝嗣位，加開府階。

宋初，加兼中書令，移鄜州。乾德五年，代歸。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寧。周祖仍因漢太后的緣故，調李洪信鎮守京兆。本城上兵不滿一千，王峻西征到達陝州，以援救晉州爲由，又取走數百人。到劉崇北逃，派遣禁軍一千餘人駐扎京兆，李洪信更加害怕，請求入京朝見，懇切地要求辭去藩鎮，授爲左武衛上將軍。世宗即位，升任左驍衛上將軍。顯德五年，改任右龍武軍統軍，隨從世宗北征，任合流口部署。

乾德五年，改任左驍衛上將軍。開寶五年請求告老，以本身官位退休。八年，去世，時年七十四歲。

李洪信沒有其他的才幹技能，僅因是外戚達到將相的地位。聚斂財物巨萬，而更爲吝嗇。當時節鎮都大量設置帳下親兵，祇有李洪信人數最少。弟弟洪義。

洪義本名洪威，避周祖的名諱而改。漢祖節鎮太原，補任親校。開國，授護聖左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升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

少帝即位，改鎮寧軍節度使。適逢處死楊邠、史弘肇等人，當時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駐軍澶州，就派遣供奉官孟業送去密詔令洪義殺掉他，又命令護聖都指揮使郭崇等人在鄴殺害周祖。洪義一向膽小軟弱，擔心王殷發覺，拖延不敢動手，於是帶着孟業去見王殷，王殷就把孟業關押起來，把密詔送給周祖。到周祖起兵，少帝又詔令洪義扼守黃河橋，等到周祖的軍隊到達，洪義便前去投降。後漢的滅亡，是因爲洪義的緣故。

廣順初年，權知宋州節度使。不久，正式任歸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權知許州。一年多後，改節鎮安州。顯德初年，加檢校太師。世宗即位，加兼侍中，不久，調任青州。六年夏，升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恭帝繼承皇位，加開府官階。

宋初，加兼中書令，調鄜州。乾德五年，被接替回京。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追贈太師。

### 武行德

武行德，并州榆次人，身長九尺餘，材貌奇偉，家甚貧，常采樵鬻之自給。晉祖鎮并門，暇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薪趨拱於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

晉天福初，授奉國都頭，遷指揮使，改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候。開運中，契丹至汴，行德被獲，乃偽請於契丹以自效。契丹信之，方具舟數十艘載鎧甲，令行德率將校軍卒送歸其國。溯汴至河陰，行德謂諸將曰：“我輩受國厚恩，而受制於契丹，與其離鄉井、投邊塞，為異域之鬼，曷若與諸君驅逐凶黨，共守河陽，姑俟契丹兵退，視天命所屬歸之，建功業，定禍亂，以圖富貴，可乎？”衆素服行德威名，皆曰：“所向惟命，不敢愛死。”行德即殺契丹監使，分授器甲，由汜水倍道抵河陽。契丹節度使崔廷勳出兵來拒，行德麾衆逆擊，自旦及午殊死戰，廷勳大敗，棄城走。行德遂據河陽，盡以府庫分給將士，因推行德知州事。時契丹兵尚充斥，行德厲士卒，繕甲兵，據上游，士氣益奮，人望歸之。

聞漢祖起太原，即自稱河陽都部署，遣其弟行友問道奉表勸進，漢祖覽奏喜甚，即授行德河陽三城節度。漢祖由晉、絳至洛，行德迎候境上，以所部兵翼至京師，還河陽。

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廣順初，加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家嫗將入城鬻

武行德，并州榆次人，身高九尺多，身材相貌奇異魁偉，家裏非常貧窮，經常砍柴出賣來養活自己。晉祖節鎮并門，閑暇的日子，在郊外打獵，遇到行德背着柴草快步走到路邊拱手行禮，晉祖看到他魁偉高大，而且所背的柴草也與平常人不同，命令力士輪流去舉，都不能舉起，很覺得他奇特，因而將他留下。

晉天福初年，授奉國都頭，升指揮使，改任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候。開運年間，契丹到達汴，武行德被俘虜，就假意向契丹請求效力，契丹相信了他，當時正準備了數十條船裝載鎧甲，命令武行德率領將校士兵送回他們的國家。沿汴水上行到河陰，武行德對各位將領說：“我們這些人受到國家的厚恩，却被契丹所俘，與其背井離鄉，到邊塞去，成為他鄉之鬼，不如同各位驅逐凶徒，共同守衛河陽，等到契丹軍隊撤退，看天命交付給誰就歸附他，建立功業，平定禍亂，來求得富貴，好嗎？”大家一向敬服武行德的威名，都說：“何去何從全聽你的命令，不敢愛惜生命。”武行德當下殺死契丹的監軍，分發兵器鎧甲，從汜水兼程到達河陽。契丹節度使崔廷勳出兵前來抵禦，武行德指揮衆人迎頭痛擊，從早晨到中午殊死作戰，廷勳大敗，棄城逃走。武行德便占據河陽，把府庫財物全部分給將士，因而推舉行德管理州事。當時契丹軍隊還遍布各地，武行德訓練士兵，修繕鎧甲兵器，占據上游，士氣更加振奮，衆望所歸。

聽說漢祖在太原起事，就自稱河陽都部署，派遣他的弟弟武行友走小路進獻表章勸說他登位，漢祖看到奏章非常高興，當即授與武行德河陽三城節度使。漢祖從晉、絳到達洛，武行德在邊境迎接等候，以所率軍隊保衛到京師，纔返回河陽。

乾祐年間，加同平章事，調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廣順初年，加兼侍中，不久改任忠武軍節度使，升任河南尹、西京留守。當時禁止運鹽入城，違犯者按照法律可處死，告發的人給予厚賞。洛陽百姓家中老婦將要進城販賣蔬菜，不



蔬，俄有僧從嫗買蔬，就筓翻視，密置鹽筓中，少答其直，不買而去。嫗持入城，抱關者搜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見盛鹽襍非村嫗所有，疑而詰之，嫗言：“適有僧自城外買蔬，取視久之而去。”即捕僧訊治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嫗以希賞。行德釋嫗，斬僧及抱關吏數輩。人畏之若神明，部下凜然。三年，丁外艱，起復。

顯德初，加開府階，進封譙國公。世宗即位，兼中書令。初，世宗自河東還，次河陽，以洛陽城頭缺，令葺之。行德率部民萬餘完其城，封邢國公。是秋，代王晏為武寧軍節度，與晏兩換其任。先是，唐末楊氏據淮甸，自甬橋東南決汴，匯為污澤。二年，將議南征，遣行德率所部丁壯於古堤疏導之，東達于泗上。及親征，以行德為濠州行營都部署，破淮軍二千餘人於郡境。俄遣率師屯定遠以逼其城，為吳人所敗，死者數百人，行德以身免，左授右衛上將軍。五年，下淮南，復授行德保大軍節度兼中書令。恭帝嗣位，進封宋國公。

宋初，加中書令，進封韓國公，再授忠武軍節度，改封魏國公。乾德二年冬，移鎮安州，加開府儀同三司。開寶二年，入為太子太傅。太平興國三年，以本官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 楊承信

楊承信，字守真，其先沙陀部人。父光遠，仕晉至太師、壽王。承信，光遠第二子，幼以父任，自義武軍節院使領蘭州刺史，歷宣武、平盧二軍牙校。

久有僧人向老婦買菜，在竹筐裏翻看，偷偷把鹽放在竹筐裏，稍稍問了價錢，沒有買就走了。老婦拿着進城，守門人搜到鹽，捉住她送到官府。武行德看到鹽包袱不是村中老婦所有，就起了疑心而追問她，老婦說：“剛纔有個僧人在城外買菜，拿起來看了很久纔離開。”當即逮捕僧人進行審訊，全部承認了與守門官吏一起誣陷老婦來求賞的事。武行德釋放了老婦，殺掉僧人和數名守門小吏。人們畏懼他就像敬畏神明，部下肅然。三年，因父去世服喪，服喪未滿而應召復職。

顯德初年，加開府官階，進封譙國公。世宗即位，兼中書令。起初，世宗從河東返回，到河陽，因為洛陽城牆缺損，命令修復。武行德率所轄百姓一萬餘人修好城牆，封為邢國公。當年秋，接替王晏任武寧軍節度使，與王晏互換職務。在此之前，唐末楊氏占據淮甸，從甬橋東南決開汴水，匯成沼澤。二年，準備商議南征，派遣武行德率領所轄青壯年民夫在古堤疏導，東達泗水岸邊。到親征時，任用武行德為濠州行營都部署，在本郡境內打敗淮軍二千多人。不久派遣他率領軍隊屯兵定遠以威脅其城，被吳軍打敗，戰死的有數百人，武行德僅自己得免於難，降職授右衛上將軍。五年，攻克淮南，又授武行德保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恭帝繼承皇位，進封宋國公。

宋初，加中書令，進封韓國公，重授忠武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公。乾德二年冬天，節鎮安州，加開府儀同三司。開寶二年，入朝為太子太傅。太平興國三年，以本身官職退休。四年，去世，時年七十二歲，追贈太師。

楊承信，字守真，祖先是沙陀部人。父親光遠，在晉做官至太師、壽王。承信，是光遠的第二個兒子，幼年因為父親而賜官，從義武軍節院使領蘭州刺史，歷任宣武、平盧二軍牙校。

開運初，光遠以青州叛，少帝遣李守貞等討之，食盡勢窮，承信兄承勳劫其父以降，青州平，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初，光遠送款契丹求援，兵未至而光遠降。及契丹來寇，承勳時爲鄭州防禦使，召數其罪殺之。以承信爲平盧軍節度，繼父職。仕漢歷安、鄆二州節度，累加檢校太師。

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諸將西討劉崇，承信表求預行。以郊祀恩加開府階，封杞國公。世宗即位，進韓國公。顯德初，征淮南，爲濠州攻城副都部署，改壽州北寨都部署兼知行府事。壽州平，累戰功，擢忠正軍節度、同平章事。時徙州治下蔡，承信既增廣其城，又遣監軍薛友柔敗淮人六百餘于廬州北。恭帝即位，進封魯國公。

宋初，加兼侍中，來朝，會征李筠，命爲澤州西面都部署，筠平，移鎮河中。乾德元年，進封趙國公。二年，卒，年四十四，贈中書令。

承信身長八尺，美儀表，善持論，且多藝能，雖叛臣之子，然累歷藩鎮，刻勵爲政而不苛，故能始終富貴。其卒也，蒲民表乞祠之，則其遺愛之在人者可知矣。景德四年，錄其孫松爲奉職。

#### 侯章

侯章，并州榆次人。初在并門事後唐莊宗爲隊長，明宗朝遷小校。晉開運末，爲忠衛指揮使，屯兵陝州，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

會契丹入中原，與趙暉、王晏謀斬契丹將劉愿，送款於漢祖。漢祖入

開運初年，光遠占據青州叛亂，少帝派遣李守貞等討伐他，糧盡力窮，承信的兄長承勳劫持他的父親投降，青州平定，光遠死去。承信與弟承祚到朝廷請求死罪，皇帝下詔赦免他們，任用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回，在家中服喪，不久安置到鄭州。起初，光遠歸順契丹求援，軍隊沒有到達而光遠投降。契丹前來侵犯，承勳當時任鄭州防禦使，召來歷數他的罪過殺掉了他。任命承信爲平盧軍節度使，繼承父親的職務。任後漢安、鄆二州節度使，多次升官至檢校太師。

周廣順初年，加同平章事。諸將西討劉崇，承信上表請求參加出征。因爲郊祀恩賜加開府官階，封杞國公。世宗即位，進封韓國公。顯德初年，征伐淮南，擔任濠州攻城副都部署，改任壽州北寨都部署兼知行府事。壽州平定，累計戰功，提升爲忠正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當時把州治所遷移到下蔡，承信既擴建城池，又派遣監軍薛友柔在廬州以北打敗淮軍六百多人。恭帝繼承皇位，進封魯國公。

宋初，加兼侍中，前來朝見，適逢征伐李筠，任命爲澤州西面都部署。李筠被平定，節鎮河中。乾德元年，進封趙國公。二年，去世，享年四十四歲，追贈中書令。

承信身高八尺，儀表很美，善於議論，而且有多種技藝才能，雖然是叛臣之子，但多次擔任藩鎮職務，處理政事嚴厲勤奮而不苟刻，因而能始終保持富貴。他去世後，蒲州百姓上表請求立祠祭祀他，他遺留在人間的愛可想而知。景德四年，錄用他的孫子楊松爲奉職。

侯章，并州榆次人。最初在并門事奉後唐莊宗擔任隊長，明宗朝升爲小校。晉開運末年，任忠衛指揮使，駐軍陝州，任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

適逢契丹進入中原，與趙暉、王晏合謀殺死契丹將領劉愿，向漢祖歸順。漢祖進入汴，提升

汴，擢爲鎮國軍節度。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尋移鎮邠州。章居鎮無善政，傲上剥下，以貪猥聞，用見戶爲逃，擅其租賦，乃矯奏貧民數千戶負稅租，久禁繫不能輸，願以己奉代。時方姑息，詔褒之。副使趙彥鐸有良馬，章欲之不與，誣彥鐸謀逆，殺之，亦置而不問。俄加檢校太師。

周初，加兼侍中。廣順二年入朝，獻銀帛，請開宴，周祖謂左右曰：“諸侯來朝，天子自當錫宴，以申愷樂，豈俟其貢奉爲之耶？”命復賜之。仍令有司自今藩鎮有進奉者勿受。俄賜宴廣政殿，章又獻銀千兩、馬七匹上壽，復不納。三年，授鄧州節度。周祖親郊，加開府階，封申國公。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世宗親征壽陽，命章爲攻城水寨都部署，右衛大將軍王璨副之。俄徙西北水寨都部署，再爲武勝軍節度。

建隆元年八月，授太子太師，封楚國公。既罷節鎮，居常快快。一日於朝堂與故舊言晉、漢間事，時有輕忽章者，章厲聲曰：“當遼主疾作謀歸，有上書請避暑嵩山者，我粗人，以戰鬥取富貴，若此諛佞，未嘗爲之。”坐中有慚者。乾德五年卒。

論曰：王景輩微時，或至爲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成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王晏、郭從義遷怒肆忿，誣人以死。侯章在藩邸有剥下之名，李洪義徂於肺腑之戚，而無外凜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亂世之習，有不能盡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辯究欺罔，民用畏服，顧不優於諸人耶？

爲鎮國軍節度使。乾祐初年，加同平章事，不久節鎮邠州。侯章在藩鎮沒有政績，對上倨傲對下掠奪，以貪婪鄙陋聞名，把現有的民戶當作逃戶，獨占他們的租稅，又假報貧民數千戶拖欠租稅，長時間關押也不能繳納，願意用自己的俸祿代替。當時正值遷就寬容時期，下詔褒獎他。副使趙彥鐸有好馬，侯章想要得到但不肯給，便誣陷彥鐸謀反，殺掉了他，也沒有追究。不久加檢校太師。

周初，加兼侍中。廣順二年入京朝見，進獻銀帛，請求開宴，周祖對身邊的人說：“諸侯前來朝見，天子自然應當賞賜宴會，來表達和樂，難道是等他們貢奉纔這麼做嗎？”命令再次賞賜他。又命令有關部門從今以後藩鎮進獻的財物不要接受。不久在廣政殿賜宴，侯章又獻上銀千兩、馬七匹表示祝酒，又沒有接受。三年，授鄧州節度使。周祖親自舉行郊祀，加開府官階，封申國公。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世宗親征壽陽，任命侯章爲攻城水寨都部署，右衛大將軍王璨爲副。不久調任西北水寨都部署，第二次任武勝軍節度使。

建隆元年八月，授太子太師，封楚國公。免去節度使以後，常快快不樂。一天在朝堂與過去的朋友談論後晉、後漢年間的事，當時有輕視侯章的，侯章厲聲說：“在遼主生病計劃返回時，有人上書請求到嵩山避暑，我是粗人，靠戰鬥取得富貴，像這樣阿諛諂媚，從來沒有做過。”座中有人感到羞愧。乾德五年去世。

論曰：王景這些人卑微時，有的甚至做强盜、背柴，遭逢五代之戰亂，投身軍中，據守邊境要塞。宋朝建立，歸順宋朝，太祖用真誠信任對待他們，應該沒有不能自安的。王景追求私利改變圖謀，導致滅族。王晏、郭從義遷怒於人發泄怨恨，誣陷別人致死。侯章在藩府有盤剥屬下的名聲，李洪義因爲是帝王的親屬得以任用，而沒有凜然的志向，罪責誰更大呢。這都是亂世的習俗，不能全部消除的。武行德守洛邑，辨別糾察欺騙行爲，百姓敬畏服從，難道不比其他人優秀嗎？



# 宋史卷二百五十三

## 列傳第十二

折德晟(子)御勳 御卿(玄孫)克行 馮繼業  
王承美 李繼周 孫行友(子)全照

### 折德晟

折德晟，世居雲中，爲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制西北，中國賴之。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其鎮府州時，署德晟爲馬步軍都校。廣順間，周世宗建府州爲永安軍，以德晟爲節度使，時從阮鎮邠寧，父子俱領節鎮，時人榮之。

顯德中，德晟率師攻下河市鎮，斬并軍五百餘級。入朝，以其弟德愿權總州事。時世宗南征，還次通許橋，德晟迎謁，且請遷內地。世宗以其素得蕃情，不許，厚加賜賚而遣之。德晟未至，德愿又破并軍五百餘于沙谷寨，斬其將郝章、張釗。

宋初，德晟又破河東沙谷寨，斬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鎮。乾德元年，敗太原軍于城下，擒其將楊璘。二年，卒，年四十八，贈侍中。子御勳、御卿。

### 折御勳

御勳字世隆，德晟鎮府州日，表爲右職。德晟卒，以御勳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事。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御勳詣行在謁見，以爲永安軍留後。四年，以郊祀來朝，禮畢歸鎮。九年，郊祀西洛，復來朝，道病

折德晟，世代居住在雲中，是大族。父親從阮，自從後晉、後漢以來，獨自占據府州，控制西北，中原地區依賴着他。在後周做官至靜難軍節度使。節鎮府州時，安排德晟擔任馬步軍都校。廣順年間，周世宗把府州改爲永安軍，任用德晟爲節度使，當時從阮節鎮邠寧，父子都統領節鎮，當時的人很羨慕。

顯德年間，德晟率軍攻下河市鎮，斬并州軍五百餘級。入京朝見，由他的弟弟德愿暫時總管州內事務。當時世宗南征，回師到通許橋，德晟迎接拜見，并且請求調往內地。世宗因爲他一向得到蕃族人心，沒有准許，優厚地賞賜後派遣他回去。德晟尚未到達，德愿又在沙谷寨打敗并州軍五百餘人，殺掉并州軍將領郝章、張釗。

宋初，德晟又攻破河東沙谷寨，斬首五百級。建隆二年前來朝見，待遇提高等級，派他返回節鎮。乾德元年，在城下打敗太原軍隊，俘獲對方將領楊璘。二年，去世，享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子御勳、御卿。

御勳字世隆，德晟節鎮府州時，表奏他擔任重要職位。德晟去世，任用御勳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事。開寶二年，太祖征伐太原，御勳到行宮去拜見，任用爲永安軍留後。四年，因郊祀來京朝見，儀式完畢後返回節鎮。九年，在西洛郊祀，又一次來京朝見，路上患病誤了期限，改

後期，改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太平興國二年，卒，年四十，贈侍中。

#### 折御卿

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署爲兵馬都校。御勳徙鎮，召爲閑廐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命御卿與尹憲領屯兵同攻嵐州，又破岢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以獻，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擒其將馬延忠等七人。遷崇儀使。

淳化三年，凡四遷而爲府州觀察使。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既而契丹衆萬餘入寇，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汭，斬首五千級，獲馬千匹，契丹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擒其吐渾一人，自是契丹知所畏。太宗因遣使問御卿曰：“西北要害皆屯勁兵，戎人何自而至？”御卿對曰：“敵緣山峽小徑入，謀剽略。臣諜知之，遣人邀其歸路，因縱兵大擊，敗走之，人馬墜崖谷死者相枕，其大將韓德威僅以身免。皆聖靈所及，非臣之功也。”上嘉之。

歲餘，御卿被病，德威諜知之，且爲李繼遷所誘，率衆來侵，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出戰，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會疾甚，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上聞悼惜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爲洛苑使、知州事。惟正歸朝，以其弟惟昌繼之。

#### 折惟昌

咸平二年，河西黃女族族長蒙異保及惟昌所部啜訛引趙保吉之衆入寇麟州萬戶谷，進至松花寨，惟昌與從叔

任泰寧軍節度使，留在京城。太平興國二年，去世，享年四十，追贈侍中。

御卿，幼年補節院使，御勳任知州時，任用爲兵馬都校。御勳改換節鎮，召爲閑廐副使、任府州知州。太宗征伐河東，命令御卿與尹憲帶領駐軍共同攻打嵐州，又攻克岢嵐軍，俘獲對方軍使折令圖進獻，於是攻克嵐州，又殺掉對方的憲州刺史霍翊，并擒獲對方將領馬延忠等七人。升崇儀使。

淳化三年，共經四次提升而成爲府州觀察使。五年，授永安軍節度使。不久契丹萬餘人入侵，御卿在子河汭大敗他們，斬首五千級，繳獲馬一千匹，契丹將領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的死了二十多人，俘獲他們的吐渾一人，從此契丹知道有所畏懼。太宗因此派遣使者詢問御卿說：“西北要害之地都駐扎了強大的軍隊，戎人從哪裏過來的？”御卿回答說：“敵人沿山峽的小路進來，圖謀劫掠。臣偵察知道這件事，派遣人馬攔截他們的歸路，接着派軍隊大規模地攻打，打得他們潰敗逃走，人馬掉進崖谷而死的互相疊壓，他們的大將韓德威僅能自己逃脫。這都是聖上神明所及，不是臣的功勞啊。”皇上嘉獎了他。

一年多後，御卿患病，韓德威偵察得知後，又被李繼遷所誘惑，率領人馬前來進犯，用來報子河汭之戰之仇。御卿帶病出戰，德威聽說他來了，不敢前進。適逢病情加重，他母親秘密派人召他回來，御卿說：“世代受到國家大恩，邊境的敵寇沒有消滅，是御卿的罪過啊。現在面對敵人丟棄士兵自己尋求方便，不能如此，死在戰場是我應當的。爲我告訴太夫人，不要挂念我，忠孝怎麼能够兩全！”說完流下眼淚。第二天去世，年三十八。皇上聽到後傷悼惋惜了很久，追贈侍中，任用他的兒子惟正爲洛苑使、知州。惟正來京朝見，由他的弟弟惟昌接替他。

咸平二年，河西黃女族族長蒙異保及惟昌所統轄的啜訛引導趙保吉的人馬入侵麟州萬戶谷，前進到松花寨，惟昌與堂叔同巡檢使海超、弟弟

同巡檢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戰。會保吉兵衆，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墜馬，攝弓起，得裨將馬突圍出，海超、惟信沒焉。九月，保吉黨萬私保移埋復來寇，惟昌與宋思恭、劉文質合戰于埋井峰，敗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黃寨，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衆。以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景德元年，與王萬海等破賊寨，護芻糧抵麟州。秋，入朔州界，破狼水寨，時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遁去。明年，拜興州刺史。

大中祥符二年，表求赴闕。真宗命近臣與射於苑中，宴賜甚厚。上言：“先臣御卿蒙賜旗三十竿以壯軍容，請別給賜。”許之。七年，命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力疾領步騎屯寧遠寨，冒風沙而行。時疾已亟，猶與賓佐宴飲，談笑自若焉。明日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忠繼之。

#### 折惟忠

惟忠字蓋臣，初以兄惟信戰沒，補西頭供奉官，擢閤門祇候。及惟昌卒，以惟忠爲六宅使、知府州兼麟府路都巡檢使，領普州刺史；再遷左藏庫使，真拜嘉州刺史，改資州，進簡州團練使。喪母，起復雲麾將軍卒。

惟忠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嫁娶，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爲寇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蓋虜所縱也。既卒，錄其弟侄子孫七人，以其子繼宣嗣州事。久之，特贈惟忠耀州觀察使。

寶元中，繼宣坐苛虐培刻，種落嗟怨，絀爲左監門衛將軍、楚州都監，擢其弟右侍禁繼閔爲西京作坊

供奉官惟信率領軍隊前去作戰。適逢保吉軍隊衆多，官軍抵禦不住，惟昌手臂被亂箭射中從馬上摔下，持弓而起，得到裨將的馬突圍出來，海超、惟信都死在陣中。九月，保吉的同夥萬私保移埋又來侵犯，惟昌與宋思恭、劉文質在埋井峰聯合作戰，敵軍潰敗逃走。又攻破言泥族拔黃寨，燒毀他們的武器鎧甲，車輛帳篷，俘虜和斬殺的人很多。因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景德元年，與王萬海等攻破敵人營寨，保護糧草到達麟州。秋天，進入朔州地域，攻克狼水寨，當時契丹正包圍岢嵐軍，聽到失敗的消息就逃走。第二年，任興州刺史。

大中祥符二年，上表請求前往京城。真宗命令近臣與他在御苑中習射，宴席和賞賜非常豐厚。他上奏說：“先父御卿承蒙賞賜大旗三十面來壯盛軍容，請求另外再予以賞賜。”答允了他。七年，命令河東百姓運糧到麟州去，應當派出軍隊援助，惟昌帶病率領步兵騎兵駐兵寧遠寨，冒着風沙前進。當時病已很重，還與幕僚宴會飲酒，談笑自若。第二天去世，年三十七。任用他的弟弟惟忠繼承他的官位。

惟忠字蓋臣，起初因爲兄長惟信戰死，補西頭供奉官，提升爲閤門祇候。惟昌去世，任用惟忠爲六宅使、府州知州兼麟府路都巡檢使，領普州刺史；經兩次提升任左藏庫使，正式任爲嘉州刺史，改資州，升爲簡州團練使。母親去世，服喪未滿而應召任雲麾將軍，去世。

惟忠通曉軍事。天聖年間，契丹與夏國在邊境上會師，聲稱辦婚事，惟忠偵察到他們的實情，率領部下前去防備，告誡士兵不要輕易行動。一天晚上大風揚塵，有馬跑進營中，以爲敵人來了，惟忠安穩地躺着不動，從容地命令捉拿，捉到幾匹脫繮的馬，是敵人所放的。去世後，錄用他的弟侄子孫七人，由他的兒子繼宣接任知州。過了很長時間，追贈惟忠耀州觀察使。

寶元年間，繼宣因爲苛刻暴虐重稅剝削，導致百姓怨恨，貶爲左監門衛將軍、楚州都監，提升他的弟弟右侍禁繼閔爲西京作坊使，接管州

使，嗣州事。

#### 折繼閔

繼閔字廣孝。慶曆中，元昊兵攻麟州不克，進圍州城。城險且堅，東南有水門，崖壁峭絕，阻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中矢石亂下，賊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賊死傷甚衆，遂引去，圍豐州，豐州遂陷。繼閔以城守勞，特遷官苑使、普州刺史。未幾，護送麟州戍卒冬服，賊伏兵邀擊之，盡掠所齎，繼閔脫身繇間道歸。會赦，止奪官苑使，後復官，領果州團練使。自元昊反，繼閔招輯歸業者三千餘戶。皇祐二年，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

#### 折繼祖 折繼世

繼祖字應之，由右侍禁遷西染院使，累轉皇城使、成州團練使。臨政二十餘年。奏乞書籍，仁宗賜以《九經》。韓絳發河東兵城囉兀，繼祖爲先鋒，深入敵帳，降部落戶八百。加解州防禦使卒。繼祖有子當襲州事，請以授兄之子克柔，詔從之，而進其三子官，錄二孫爲借職。

弟繼世，少從軍，爲延州東路巡檢。崑名山之內附，繼世先知之，遣其子克慙報种諤，諤用是取綏州。繼世以騎步萬軍于懷寧寨，入晋祠谷，往銀川，分名山之衆萬五千戶居於大理河。夏人來攻，再戰皆捷。諤抵罪逮繫獄，以兵付之而行，遂同名山守綏州，錄功領忠州刺史。說韓絳城囉兀以撫橫山，因畫取河南之策，絳以爲然。以左驤驎使、果州團練使卒。諸司使無賻禮，詔以繼世蕃官，捍邊有績，特給之。從子克行。

#### 折克行

克行字遵道，繼閔子也。初仕軍

事。

繼閔字廣孝。慶曆年間，元昊的軍隊攻打麟州沒有攻克，進軍包圍州城。州城險要而且堅固，東南有水門，崖壁陡峭，有河流阻擋。賊軍沿崖間小路魚貫前行，城中箭石紛紛射下，賊軍轉而進攻城北，士兵又努力作戰，賊軍死傷很多，於是退去，包圍豐州，豐州被攻占。繼閔因爲守城的功勞，特別提升爲官苑使、普州刺史。不久，護送麟州守軍的冬服，敵軍埋伏截擊，盡數搶走所運物資，繼閔脫身從小路返回，遇到大赦，僅免去官苑使，後來恢復官職，領果州團練使。自從元昊反叛，繼閔招募返回家園的達三千餘戶。皇祐二年，去世，任用他的弟弟繼祖接任知州。

繼祖字應之，由右侍禁提升爲西染院使，多次改任爲皇城使、成州團練使。處理政事二十多年。上奏章請求賜書籍，仁宗把《九經》賞賜給他。韓絳徵發河東軍隊修築囉兀城，繼祖擔任先鋒，深入敵方，收降部落八百戶。加解州防禦使後去世。繼祖有兒子應當繼承知州官職，而他請求授給兄長之子克柔，下詔依從，晉升他三個兒子的官銜，錄用兩個孫子爲借職。

弟繼世，年輕時從軍，任延州東路巡檢。崑名山歸附時，繼世預先知道了這件事，派遣他的兒子克慙報告种諤，种諤因此取得綏州。繼世派騎兵步兵一萬人陳於懷寧寨，進入晋祠谷，前往銀川，分出名山的一萬五千戶居住到大理河。夏人前來進攻，兩次作戰都取得了勝利。种諤因戰敗有罪被捕入獄，把軍隊交付給他然後動身，於是同名山一起守衛綏州，賜賞戰功而領忠州刺史。說服韓絳在囉兀築城安撫橫山，并謀劃攻取黃河以南的策略，韓絳認爲可以。在任左驤驎使、果州團練使時去世。諸部門使不應助辦喪事贈送財物，皇帝下詔因爲繼世是蕃官，捍衛邊境有功，特別給予助喪贈禮。侄子克行。

克行字遵道，是繼閔之子。最初在幕府做



府，無所知名。夏人寇環慶，种諤拒之，詔河東出師爲援，克行請往。諤使以兵三千護餉道，戰于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矍然曰：“真折太尉子也。”擢知府州。

秦兵討夏國，張世矩將河外軍民，克行與俱。廷議謂守臣難自行，詔克行選兵隸世矩。克行抗章願率部落先驅，未報，即委管鑰而西。大酋咩保吳良以萬騎來躡，克行爲後拒，度賊半度隘，縱擊大破之，殺咩保吳良。師還自劾，釋不問。王中正出塞，克行先拔宥州，每出必勝，夏人畏之，益左廂兵，專以當折氏。

太原孫覽議城葭蘆，諸將論多不合，召克行問策，即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爲深入窮討之狀，敵疑不敢動。既訖役，又入津慶、龍橫川，斬級三千。

詔河東進築八寨，通道鄜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并力，以速者爲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士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議，卒用克行策。城成，諜言寇至，軍中皆戒嚴，克行止之曰：“彼自擾耳。”已而果然。

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羌人呼爲“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爲榮州團練使、知府州。從子可適。

折可適

可適未冠有勇，馳射不習而能。

官，沒有出名之處。夏人侵犯環慶，种諤抵抗他們，皇帝詔令河東派出軍隊援助，克行請求前往。种諤派他用三千兵力保護運送糧餉的通道，在葭蘆川作戰，首先登上，斬首四百級，收降千戶，馬匹牲畜數以萬計。各位老將都驚訝地說：“真是折太尉的兒子啊。”越級提升知府州。

秦州軍討伐夏國，張世矩帶領黃河以外的軍民，克行與他在一起。朝廷議論認爲地方官員難以獨自行事，詔令克行選派軍隊隸屬世矩。克行上表希望率領部落作爲先驅，尚未回答，就將所管之事托付別人而西行。大酋咩保吳良率一萬騎兵前來跟踪，克行擔任押後，估計敵軍有一半度過隘口時，發兵攻打，大敗他們，殺掉了咩保吳良。軍隊返回後自行彈劾，沒有追究。王中正出塞，克行首先攻克宥州，每次出兵必定獲勝，夏人害怕他，增加左廂兵，專門用來抵擋折氏。

太原孫覽商議在葭蘆築城，諸將的意見多不一致，召克行詢問對策，就把軍隊停駐在吐渾河，約束隊伍，做出要深入討伐到底的樣子，敵人懷疑而不敢行動。築城完畢後，又進入津慶、龍橫川，斬首三千級。

詔令河東進築八座堡寨，打通與鄜延的道路。延州帥派遣秦希甫前來共同商議，克行請求兩路合力，把最遠的放在最先。希甫說：“由近及遠，是常法。”克行說：“不能，事情各有不同。現在乘士氣旺盛，優勢在於迅速，因此先進行遠的工程，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如果慢慢地謀劃，士兵就要懈怠了。”希甫堅持不同意，兩種意見一起送上去，最終採用了克行的計劃。城堡築成，間諜報告說敵人到來，軍中全部戒嚴，克行制止他們說：“他們是自亂罷了。”後來果真是這樣。

克行在邊疆三十年，善於安撫士卒，戰功最多，羌人稱呼他爲“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去世，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任榮州團練使、府州知州。係子可適。

可適少年時就有勇力，馳馬射箭不學就會，

鄜延郭逵見之，嘆曰：“真將種也。”薦試廷中，補殿侍，隸延州。從种諤出塞，遇敵馬以少年易之，可適索與鬥，斬其首，取馬而還，益知名。米脂之役，與夏人戰三角嶺，得級多，又敗之於蒲桃谷東。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籍籍于軍門，或欲掩殺以為功，可適曰：“此以饑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是，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為異域鬼耶？”皆回面聲喏，流涕謝再生，各遣歸。

羌、夏人十萬入寇，可適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詐為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于尾丁磴。回次檉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乃從間道趣洪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衝之，其國母逾山而遁，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衆相蹈藉，赴崖澗死者如積。論前後功，至皇城使、成州團練使、知岷蘭州鎮戎軍。

渭帥章榘合熙、秦、慶三道兵築好水川，命總管王文振統之，而可適將軍為副。熙州兵千人失道盡死，文振歸罪於可適，榘即下之吏，宰相章惇欲按軍法，哲宗不許，猶削十三官而罷。榘請留以責效，乃以權第十二將。

鬼名阿埋、昧勒都逋，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詔可適密圖之。會二酋以畜牧為名會境上，可適謀知之，遣兵夜往襲，并俘其族屬三千人，遂取天都山。帝為御文德殿受賀，以其地為西安州，遷可適東上閤門使、洺州防

鄜延郭逵見到他，贊嘆說：“真是天生的將才啊。”舉薦到朝廷中考試，補殿侍，隸屬延州。跟隨种諤出塞，遇到敵方騎士因為他年輕而輕視他，可適向對方索戰，砍下了他的頭，奪得馬匹返回，更加知名。米脂之戰，與夏人在三角嶺交戰，取得的首級很多，又在蒲桃谷以東打敗了他們。士兵很長時間得不到軍糧，上千人聚集在一起，在軍營門口吵鬧，有的人想要全部殺掉他們以表功，可適說：“這是因為飢餓而出逃罷了，不是叛亂。”單人匹馬出去責問他們說：“你們這些人怎麼至於這樣，不為父母妻兒着想而甘心做他鄉之鬼嗎？”都回頭認錯，流着淚感謝再生之恩，各自回營。

羌、夏軍隊十萬人入侵，可適先得知他們守烽火的士兵姓名，冒充首領巡視，叫出來全部殺掉了他們，使得烽火無法傳遞，乘機帶兵快速前進，在尾丁磴大敗敵軍。回師到檉楊溝，正午安營，分出騎兵占據西山，說：“他們如果跟在我們後面，腹背受敵，必定會失敗。”果然全軍前來，可適所率軍隊纔八千人，轉戰到高嶺，從小路奔向洪德，設下伏兵截擊敵軍的歸路。敵軍到達，伏兵出來衝殺他們，敵方國母翻過山逃走，燒毀拋棄了輜重物資，帷帳首飾之類也來不及帶回，衆人互相踩踏，跳進懸崖山澗而死的人堆積如山。計算前後功勞，官至皇城使、成州團練使，知岷州、蘭州、鎮戎軍。

渭帥章榘會合熙、秦、慶三道軍隊修築好水川，命令總管王文振主管此事，可適為副。熙州士兵一千人迷失道路全部死亡，文振歸罪於可適，章榘就把他交付司法部門審訊，宰相章惇想要按照軍法處置，哲宗沒有准許，但仍削去十三官階。章榘請求留下來以觀後效，任用他暫為第十二將。

鬼名阿埋、昧勒都逋，都是夏人中凶惡狡猾掌握大權的人，詔令可適謀取這兩個人。可適逢這兩個首領以畜牧為名在邊境上集會，可適偵察得知此事，派遣軍隊夜間前去襲擊，俘獲他們的族人三千人，於是奪取了天都山。皇帝為此前往文德殿接受慶賀，把這個地區設為西安州，提升可適

禦使、涇原鈐轄、知州事，真拜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

帥鍾傳行邊，為敵所隔，以輕騎拔之，得歸。傳議取靈武，環慶亦請出師，命可適將萬騎往，即薄靈州川。夏人扶老挾稚，中夜入州城，明日俘獲甚夥，而慶兵不至，乃引還。詔使入覲，帝以傳策訪焉，對曰：“得之易，守之難，當先侵弱其地，待吾藩籬既固，然後可圖。”帝曰：“卿言是也。”進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都虞候。

大城蕭關，與傳議齟齬，會覆師數百于踏口，傳劾之，貶鄭州觀察使。俄知衛州，拜淮康軍節度使。轉運使請於平夏、通峽、鎮戎、西安四寨分築場圃，置芻粟五百萬，可適以費大難之，又欲借車牛以運，及致十萬斛於熙河，皆戾其意，乃中以疑謗，召為佑神觀使。明年，復以為渭州，命其子彥質直秘閣參軍事，數月而卒，年六十一。彥質，紹興中簽書樞密院，別有傳。

### 馮繼業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父暉，朔方節度，封衛王。繼業幼敏慧，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院使，隨父歷邠、孟，及再領朔方，皆補牙職。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為朔方軍留後。以郊祀恩，加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朔方節度、靈環觀察、處置、度支、湟池榷稅等使。

恭帝時，繼業既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時出兵劫略羌夷，羌夷不附，又撫士卒少恩，繼業慮其為變，以太祖居鎮日嘗得給事，乃豫徙其孥

為東上閤門使、洺州防禦使、涇原鈐轄、知州，實授和州防禦使，升任明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

統帥鍾傳巡視邊境，被敵軍所阻隔，可適率輕騎打敗他們，得以返回。鍾傳商議奪取靈武，環慶也請求出兵，命令可適率領一萬騎兵前去，靠近靈州川。夏人扶老携幼，半夜進入州城，第二天俘獲了很多，然而環慶軍隊沒有到達，於是退兵返回。下詔讓他入朝見皇帝，皇帝用鍾傳的謀略詢問他，回答說：“得到那些地方容易，守住那裏很難，應當先侵吞減少他們的地盤，等到我們的守衛堅固了，然後可以圖謀。”皇帝說：“你說的對啊。”升為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都虞候。

大力修築蕭關，與鍾傳意見不合，適逢在踏口覆滅軍隊數百人，鍾傳彈劾他，貶為鄭州觀察使。不久任衛州知州，授淮康軍節度使。轉運使請求在平夏、通峽、鎮戎、西安四寨分別修建倉庫，放置糧草五百萬，可適因為費用太大不同意，又想要借車和牛用來運輸，把十萬斛送到熙河，都違背了他的意願，於是以不忠來中傷他，召回朝廷任佑神觀使。第二年，重又任用他管理渭州，任命他的兒子彥質直秘閣參軍事，數月後去世，年六十一歲。彥質，紹興年間任簽書樞密院事，本書另外有傳。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父親馮暉，朔方節度使，封衛王。繼業少年時聰明，有度量，因為父親是高官而授以朔方軍節院使，跟隨父親到邠、孟，到第二次領朔方，都補任低級官職。後周廣順初年，馮暉患病，繼業圖謀殺死自己的兄長繼勳。馮暉去世後，就接替他父親為朔方軍留後。因為郊祀恩賜，加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升朔方節度使、靈環觀察使、處置使、度支使、湟池榷稅使等。

恭帝時，繼業已經殺死兄長接替父親代領節鎮，非常驕橫放縱，常出兵劫掠羌夷，羌夷不肯歸附，又對待士兵沒有恩德，繼業擔心他們叛變，因為太祖在藩鎮時曾經得以供職，就預先把

闕下。

建隆初，來朝，連以駝馬、寶器爲獻。開寶二年，賜詔獎諭，拜靜難軍節度使。三年，改鎮定國軍，吏民立碑頌其遺愛。太平興國初來朝，封梁國公，留京師。明年，卒，年五十一，贈侍中。

### 王承美

王承美，豐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其父事契丹，爲左千牛衛將軍，開寶二年率衆來歸。承美授豐州牙內指揮使，父卒，改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州事，移豐州刺史。遣軍校詣闕言，願誘退渾、突厥內附，上嘉其意。

太平興國七年，與契丹作戰，斬首及俘虜數以萬計，禽其天德軍節度使韋太以獻。明年，契丹來寇，又擊敗其衆萬餘，追北至青冢百餘里，斬獲益衆。以功授本州團練使。以乞黨族次首領弗香克浪買爲歸德郎將，沒細大首領越移爲懷化大將軍，瓦窑爲歸德大將軍。淳化二年冬來朝，令歸所部，控子河汭。自是諸蕃歲修貢禮，頗效忠順。

景德初來朝，以其守邊歲久，遷本州防禦使以還。自承美內屬，給奉同蕃官例，至是，特詔月增五萬。尋請於州城置孔子廟，詔可之。未幾被疾，遣中使挾醫視之。大中祥符五年，卒，贈恩州觀察使。六年，錄其子文寶、孫懷筠以官。

初，承美養其長孫文玉爲子，奏署殿直，及卒，其本族首領上言文玉曉達軍政，請令襲承美任。下蕃漢議，議同，以爲侍禁、知州事。文玉父文恭時爲侍禁，在沂州，表訴其事，詔改文恭爲供奉官。九年，承美葬，詔以絹帛、米糲、羊酒賜其家。

他的妻兒遷移到京城。

建隆初年，前來朝見，用駱駝馬匹、寶貴器皿進獻。開寶二年，賞賜詔書進行獎勵，授靜難軍節度使。三年，改鎮定國軍，官吏百姓立碑稱頌他的政績。太平興國初年前來朝見，封梁國公，留在京城。第二年，去世，年五十一，追贈侍中。

王承美，豐州人，原來是河西藏才族都首領。他的父親在契丹任職，爲左千牛衛將軍，開寶二年率領部衆前來歸附。承美授豐州牙內指揮使，父親去世，改任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州，調任豐州刺史。派遣軍校到朝廷說，自願引誘退渾、突厥歸附，皇上贊美了他的心意。

太平興國七年，與契丹作戰，斬首及俘虜數以萬計，擒獲他們的天德軍節度使韋太來獻。第二年，契丹來侵，又打敗一萬多敵人，追擊敗軍到青冢百餘里，斬首俘虜的更多。因功授本州團練使。任用乞黨族次首領弗香克浪買爲歸德郎將，沒細大首領越移爲懷化大將軍，瓦窑爲歸德大將軍。淳化二年冬前來朝見，命他返回所轄地區，控制子河汭。從此各蕃族每年進貢獻禮，表示忠誠順服。

景德初年來京朝見，因爲他守衛邊境年代很長，升本州防禦使返回原地。自從承美歸附，與蕃官俸祿相同，這時，特別下詔每月增加五萬。不久請求在州城設孔子廟，下詔批准。不久患病，派遣宮廷使者帶醫生去探視他。大中祥符五年，去世，贈恩州觀察使。六年，錄他的兒子文寶、孫子懷筠爲官。

起初，承美把他的長孫文玉當作兒子撫養，上奏賜官殿直，到去世時，本族的首領上言文玉通曉軍政，請求讓他繼承承美的職務。下達給蕃漢人士商議，商議結果同意，任用他爲侍禁、知州。文玉的父親文恭當時爲侍禁，在沂州，上表陳述這件事，下詔改文恭爲供奉官。九年，承美下葬，下詔用絹帛、米糲、羊酒賞賜給他的家人。

### 李繼周

李繼周，延州金明人。祖父計都，父親孝順，皆爲金明鎮使，繼周嗣掌本族。

太平興國三年，東山蕃落集衆寇清化寨，繼周率衆敗之，殺三千餘人，補殿前承旨。雍熙中，又與侯延廣敗末藏、末脰等族於渾州西山。淳化四年，遷殿直，賜介冑、戎器、茶綵。明年，討李繼遷，命開治塞門、鴉兒兩路，又招降族帳首領二十餘人，率所部入夏州，敗蕃兵數千於石堡寨。以功轉供奉官，復加恩賞，仍賜官第。

繼周以阿都關、塞門、盧關等寨最居邊要，遂規修築寨城。有磨盧家、媚咩、拽藏等族居近盧關，未嘗內順。繼周夜率所部往襲，焚之，斬首俘獲甚衆。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賜袍帶、銀綵、雕戈以寵之。大軍討西夏，命爲延州路踏白先鋒。會繼遷邀戰於路，繼周戰却之。咸平初，改西京左藏庫副使。三年，復爲先鋒，入賊境，焚積聚，殺人畜，獲器甲凡六十餘萬。授供備庫使，領金明縣兵馬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都巡檢。五年，授西京作坊使。蕃騎入鈔，繼周逐之出境。景德元年，夏人圍麟州，繼周受詔率兵會李繼福掩擊之。加領誠州刺史。

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七。詔邊臣擇其子可襲職者以名聞，邊臣言其子殿直士彬遜懦，從子士用朴忠練邊事，且爲部落所伏。乃詔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爲巡檢都監以左右之。

士彬後至供備庫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巡檢。康定元年，元昊反，攻保安軍，而潛兵襲金

李繼周，延州金明人。祖父計都，父親孝順，都擔任金明鎮使，繼周繼承掌管本族。

太平興國三年，東山蕃族部落集聚人馬侵犯清化寨，繼周帶領人馬打敗了他們，殺死三千多人，補授殿前承旨。雍熙年間，又與侯延廣在渾州西山打敗末藏、末脰等族。淳化四年，升爲殿直，賞賜甲冑、武器、茶和彩色絲織品。第二年，討伐李繼遷，命令開通塞門、鴉兒兩路，又招降部族帳落首領二十多人，率領所轄軍隊進入夏州，在石堡寨打敗蕃兵數千。因功升爲供奉官，又加獎賞，賜給官員住宅。

繼周因爲阿都關、塞門、盧關等營寨處於邊境要害之地，於是規劃修築寨城。磨盧家、媚咩、拽藏等族居住靠近盧關，還沒有歸順。繼周夜晚率領所轄軍隊前去襲擊，放火焚燒，斬首和俘虜很多。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賞賜袍服衣帶、白銀彩緞、雕戈表示對他的恩寵。大軍討伐西夏，爲延州路踏白先鋒。適逢繼遷在路上截擊挑戰，繼周打退了他們。咸平初年，改任西京左藏庫副使。三年，又擔任先鋒，進入敵人地域，燒毀積聚的物資，殺死人和牲畜，繳獲武器鎧甲共六十餘萬。授供備庫使，領金明縣兵馬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都巡檢。五年，授西京作坊使。蕃族騎兵入境劫掠，繼周把他們趕出境外。景德元年，夏人包圍麟州，繼周接受詔命帶領軍隊會合李繼福襲擊他們。加官領誠州刺史。

大中祥符二年，去世，年六十七歲。詔令邊疆官員選擇他的兒子中可以繼承官職的把名字上報，邊疆官員說他的兒子殿直士彬懦弱而退避，侄子士用淳樸忠誠熟悉邊疆事務，而且被部落所信服。於是詔令士彬管理部族事務，士用任巡檢都監來輔佐他。

士彬後來官至供備庫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巡檢。康定元年，元昊反叛，進攻保安軍，暗中派軍隊襲擊金明，士彬父子都被

明，士彬父子俱被禽。士彬兄士紹至內殿崇班，士用至供奉官、閤門祇候。

李繼福者，亦與繼周同時歸順，授永平寨茭村軍主，以戰功歷歸德將軍，領順州刺史，至內殿崇班、新歸明諸族都巡檢。

### 孫行友

孫行友，莫州清苑人，世業農。初，定州西二百里有狼山者，當易州中路，舊有城堡，邊人賴之以避寇。山中蘭若有尼，姓孫氏，名深意，有術惑衆。行友兄方諫名之爲姑師，事之甚謹。及尼坐亡，行友益神其事，因以其術然香燈，聚民漸衆。自晉少帝與契丹絕好，邊州困於轉輸，逋民往往依方諫，推以爲帥。方諫懼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署爲東北面招收指揮使，且賜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產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焉。易、定帥聞于朝，因以方諫爲邊界游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侵軼，多所殺獲。乘勝入祁溝關、平庸城，破飛狐寨，契丹頗畏之，邊民千餘家賴以無患。然亦陰持兩端，以圖自固。

已而晉師失律，薊人導契丹陷中原，方諫之密構也。契丹授方諫定州節度，行友易州刺史。尋以蕃將耶律忠代方諫於雲州，方諫不受命，歸保狼山。契丹北歸，焚劫中山，方諫自狼山率衆復保定州，歸命於漢，授行友易州刺史，行義泰州刺史。弟兄倚角以居，寇每入，諸軍鎮閉壘坐視，一無所得。

行友嘗遣都校王友遇巡警於石河，與契丹遇，殺百餘騎，又嘗獲其刺史蔡福順、清苑令王璉。乾祐中，

俘虜，上彬之兄士紹官至內殿崇班，士用官至供奉官、閤門祇候。

李繼福，也與繼周同時歸順，授永平寨茭村軍主，因戰功爲歸德將軍，領順州刺史，官至內殿崇班、新歸明諸族都巡檢。

孫行友，莫州清苑人，世代務農。起初，定州以西二百里有座狼山，位於易州中路，原先有城堡，邊境居民賴以躲避搶掠。山裏的寺院中有個尼姑，姓孫，名深意，有法術迷惑衆人。行友的兄長方諫稱呼她爲姑師，事奉她非常小心。等到尼姑坐化去世，行友更覺得她的事神奇，就用她的法術點燃香燈，聚集的百姓逐漸增多。自從晉少帝與契丹斷絕來往，邊境州郡轉運輸送很困難，逃亡的百姓往往依附方諫，推舉他爲首領。方諫害怕主帥追捕，就上表歸附朝廷，因而任命爲東北面招收指揮使，并且賞賜寺院匾額叫做“勝福”。每次契丹軍隊前來，必定率領他的徒衆襲擊敵軍，所得的鎧甲武器、牲畜物產逐漸增多，人們更依附他來避難。易、定主帥上報朝廷，命方諫爲邊界游奕使，行友爲副。從此抗禦侵犯，殺傷和俘虜的很多。乘勝進入祁溝關、平庸城，攻破飛狐寨，契丹很害怕他，邊疆百姓一千餘家依靠他得以沒有受難。然而暗中對兩國都討好謀求鞏固自己的地位。

不久晉的軍隊作戰失利，薊人引導契丹攻占中原，這是方諫暗中勾結造成的。契丹授任方諫定州節度使，行友易州刺史。不久任用蕃將耶律忠代替方諫在雲州，方諫不接受命令，返回故鄉保衛狼山。契丹返回北方，焚燒并劫掠中山，方諫從狼山率領人馬重又保衛定州，向後漢歸順，授行友易州刺史，行義泰州刺史。弟兄處於相互策應的位置，敵人每次入侵，各軍鎮關閉城壘坐視，一無所得。

行友曾派遣都校王友遇在石河巡視警戒，與契丹兵相遇，殺掉一百多騎兵，又曾經俘虜其刺史蔡福順、清苑縣令王璉。乾祐年間，契丹又侵

契丹復犯塞，行友禦之，俘殺數百人。周太祖北征，行友道獻俘馘人馬以求見，且請自效，乃厚加賜予，留之軍門。及周祖受命，行友屢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乘間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爲定州留後。顯德初，正授節鉞。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傅。六年，世宗北征，行友攻下契丹之易州，擒其刺史李在欽以獻。

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妄愈甚，衆趨之不可禁，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詔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廩，召集丁壯，繕治兵甲，欲還狼山以自固。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太祖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稱巡邊直入其城，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赴關，行友蒼黃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就第鞠之，得實，下詔切責，削奪從前官爵，勒歸私第。仍戮其部下數人，遣使馳詣狼山，輦其尼師之尸焚之。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兄子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

四年秋，詔免行友禁錮。未幾，以郊祀恩，起爲右龍武軍將軍。乾德二年，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又改左龍武軍大將軍。太平興國六年，卒，年八十，贈左衛上將軍。方進至德州刺史。子全照。

#### 孫全照

全照字繼明，以蔭補殿直，雍熙年間授京南巡檢，俄隸幽州部署曹彬麾下，遷供奉官、閤門祇候，歷靜戎、威虜二軍監軍。從田重進擊賊有功，就加西京作坊使，兼知威虜軍，連爲興詔、鄜延一路都巡檢使。淳化五

犯邊關，行友抵抗他們，俘虜和殺死數百人。周太祖征伐北方，行友在路上報捷進獻敵人首級和人馬來求見，並且請求效忠，周太祖給予優厚的賞賜，把他留在軍營。到周太祖登上帝位，行友多次上言偵察到契丹的分合變化，希望得到強兵三千人趁機平定幽州，於是調方諫鎮守華州，任用行友爲定州留後。顯德初年，正式授與節鉞。世宗從河東返回，加檢校太傅。六年，世宗北征，行友攻下契丹的易州，俘獲刺史李在欽進獻。

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教聚居地妖邪荒誕更加嚴重，人們奔向那裏無法禁止，行友不安心，多次上表請求解除官職回山，下詔不予准許。建隆二年，就轉移了他的府庫和糧倉，召集成年男子，修理準備武器鎧甲，想返回狼山以圖保全自己。兵馬都監藥繼能秘密地上奏這件事，太祖派遣閤門副使武懷節快馬集合鎮、趙的軍隊，聲稱巡視邊境徑直進入了定州城，行友沒有察覺。接着拿出詔書給他看，命令他全族前往朝廷，行友驚慌地服從命令。到達京城，命令侍御史李維岳到住宅中去審問他，得到真實情況，下詔嚴責，免去從前的官爵，勒令返回家中。殺掉他部下幾個人，派使臣快馬前往狼山，把那個尼姑的屍體用車子運出燒毀。行友的弟弟易州刺史方進，兄長之子保塞軍使全暉都來到朝廷待罪，下詔釋放他們。

四年秋，下詔免除對行友的軟禁。不久，因爲郊祀赦罪，起用爲右龍武軍將軍。乾德二年，升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又改爲左龍武軍大將軍。太平興國六年，去世，年八十歲，贈左衛上將軍。方進官至德州刺史。子全照。

全照字繼明，因父爲官而賜殿直，雍熙年間授京南巡檢，不久隸屬幽州部署曹彬麾下，升爲供奉官、閤門祇候，歷任靜戎、威虜二軍監軍。隨從田重進征戰立功，就地加授西京作坊使，兼知威虜軍，連續擔任興詔、鄜延二路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率領軍隊與李繼隆攻克綏州，接着與

年，率兵與李繼隆克綏州，因與張崇貴等同戍守之。俄護屯兵於夏州，兼和州事。召還，爲登萊路都巡檢使，遷左藏庫使、延州監軍兼阿都關盧關路都巡檢事。

咸平初，入掌軍頭引見司。二年，加如京使，爲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是冬徙并、汾等州都巡檢使。三年，改知順安軍，代還，復爲環慶路鈐轄，與李繼和規度靈州道路。四年，加西上閤門使，復爲環慶路鈐轄。五年，將城綏州，以慕興爲綏州路部署，全照爲鈐轄。既又慮全照素剛執，與興不協，乃以曹瑿代之。既調兵夫二萬餘，全照言其非便，乃罷。又嘗命度地河北，全照言沿河高阜可分置城堡屯戍者，寧邊軍南、武強縣側凡二處，上重於興役，止命營安平南，徙置祁州。俄知天雄軍府。六年夏，上裁定防秋禦戎之要，命爲寧邊軍部署，領兵八千扼要害之路。以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保薦者王德鈞、裴自榮共事焉。

景德元年，上幸澶淵，命爲駕前西面邢洺路馬步軍鈐轄兼天雄軍駐泊，兼管勾東南貝、冀等州鈐轄。全照言：“若敵騎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乃傳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欲擊賊，即分兵給之。既而邊騎果逼府城，全照拒退之，真宗遣使勞慰。時契丹請和，朝廷遣曹利用就其行帳議事，全照疑非誠懇，勸判府王欽若留不遣，故德清軍不能守，吏民多爲賊所害。及契丹出境，北面將帥還師并至府城，全照令以次雙行入門，魏能不從其約，率兵馬全入，全照坐城樓引弓射之。欽若入朝就命，全照知軍府事，以城守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

張崇貴等人共同戍守。不久在夏州統轄駐軍，兼任知州。召回，任登萊路都巡檢使，升左藏庫使、延州監軍兼阿都關盧關路都巡檢事。

咸平初年，入朝執掌軍頭引見司。二年，加如京使，任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這年冬天調任并、汾等州都巡檢使。三年，改知順安軍，輪換回朝，擔任環慶路鈐轄，與李繼和規劃測量靈州道路。四年，加西上閤門使，重任環慶路鈐轄。五年，將要在綏州築城，任用慕興爲綏州路部署，全照爲鈐轄。但又憂慮全照一向剛愎固執，與慕興不融洽，就用曹瑿取代了他。此後調用軍隊民夫二萬多人，全照上言這樣做不便，就停止調用。又曾經命令到河北度量土地，全照說黃河沿岸地勢高可以分別設置城堡駐軍戍守的地點，寧邊軍以南，武強縣城側共兩處，皇上重視工役，祇命令在安平以南安營，遷設祁州。不久知天雄軍府。六年夏，皇上裁定防範秋季侵擾抵禦戎族的辦法，任命爲寧邊軍部署，領兵八千扼守要害之地。因爲全照常欺壓別人，選用他曾保舉推薦的王德鈞、裴自榮和他一起做事。

景德元年，皇上臨幸澶淵，任命爲駕前西面邢洺路馬步軍鈐轄兼天雄軍駐泊，兼管勾東南貝、冀等州鈐轄。全照說：“如果敵人騎兵向南逼近魏城，祇要有騎兵千百人，便能出奇制勝。”皇上贊賞他的忠誠果決，傳達詔令給都部署周瑩，如果全照要攻打敵人，就分出兵力供他使用。不久契丹騎兵果然逼近府城，全照打退了他們，真宗派遣使臣進行慰勞。當時契丹請求議和，朝廷派遣曹利用到他們的行帳商議，全照懷疑對方並不誠懇，勸判府王欽若留住不要派遣，因此德清軍没能固守，官吏百姓多數被敵軍殺害。等到契丹撤出宋國境，北面的將帥回師一起來到府城，全照命令按順序排成兩行進入城門，魏能不遵守他的約束，帶領兵馬一齊涌入，全照坐在城樓上拉弓射他。欽若入朝接受任命，全照管理軍府事務，因爲守城的功勞，加檢校工部尚



食邑三百戶。徙鎮州。召還，進東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

全照形短精悍，知兵，以嚴毅整衆，然性剛使氣，專任刑罰。中書初進擬嚴州刺史，上曰：“全照深刻，常慮人以嚴察議己，今授此州，似涉譏誚。”乃改焉。三年，爲邠寧環慶都部署。趙德明納款，朝議減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邊防不可無備，未即奉詔。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闕，復何慮焉。”因徙全照知永興軍府，仍拜四方館使。西師移屯者至府，命全照兼駐泊鈴轄。全照許州有別墅，求典是州，可之。大中祥符中，遷引進使。逾歲表求歸朝，命掌閣門、客省、四方館事。四年，車駕西幸，留爲新城都巡檢。未幾卒，年六十。

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之并用，控制之有道也。折氏據有府谷，與李彝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爲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莅種落，亦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賊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方諫、行友介遼、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書，增加食邑三百戶。調任鎮州。召回，升東上閣門使，領英州刺史。

全照短小精悍，通曉兵法，靠嚴厲剛毅整肅軍隊，然而性情剛烈意氣用事，一味使用刑罰。中書起初進呈擬授嚴州刺史，皇上說：“全照深沉嚴刻，常擔心別人議論自己苛刻，現在授予這個州，好像涉及譏誚。”於是改變。三年，任邠寧環慶都部署。趙德明歸順，朝廷商議減少西部邊境守軍，讓他們屯兵到較近的地區，全照認爲邊防不能沒有防備，沒有馬上奉詔行動。皇上說：“全照是喜歡用武經常進言的人，德明的使者已經來到朝廷，又擔心什麼呢？”因而調全照知永興軍府，授四方館使。轉移駐地的西部軍隊到達軍府，任命全照兼任駐泊鈴轄。全照在許州有別墅，請求主管這個州，許可了他。大中祥符年間，升引進使。過了一年上表請求返回朝廷，命他掌管閣門、客省、四方館的事務。四年，皇帝西巡，留他任新城都巡檢。不久去世，年六十歲。

論曰：五代末期，邊疆地區不安定已很長時間了。太祖建國，雖然不致力於奪取遠方，然而素來囂張跋扈無法制服的，無不竭盡忠誠獻納之事，即使轉戰各地或死亡倒下也不逃避，難道是人心有所不同嗎？的確來自威力恩德并用，控制使用有道啊。折氏占據府谷，與李彝興占有夏州最初沒有不同。太祖嘉獎他歸服，許諾他世襲官職，雖然不是沒有世代承襲卿大夫的嫌疑，自折從阮以下，連續出現名將，世代堅定忠貞，足以作爲西北的守護者，實在沒有辜負宋朝。承美、繼周，分別管理部落，也是能繼承各自的官職的。繼業雖然出於叛亂之族，然而有奉公守法的風尚。方諫、行友處於遼、晉之間，兩面討好以求保持高官，最終因爲首鼠兩端而獲罪，由於異端而受害。全照擔任禁衛的親近職務，一向以嚴厲果斷著稱，而不明白消除戰爭的好處，是君子所不贊同的。



# 宋史卷二百五十四

## 列傳第十三

侯益 (子)仁矩 仁寶 (孫)延廣 張從恩 扈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繼勳 藥元福 趙晁 (子)延溥

### 侯益

侯益，汾州平遙人。祖父以農爲業。唐光化中，李克用據太原，益以拳勇隸麾下。從莊宗攻大名，先登，擒軍校，擢爲馬前直副兵馬使。征劉守光，先登，遷軍使。破洺州，爲機石傷足，莊宗親以藥傅其瘡。及愈，改護衛指揮使。梁小將李立、李建以驍勇聞，軍中憚之。會莊宗與梁人戰河上，益挺身出門，擒其二將，遷馬前直指揮使。莊宗入汴，爲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諸軍推戴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

明宗立，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改本直左廂都校。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益率所部斬關先入，轉左右馬前從馬直都校、領潘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叛，益從王晏球攻討。會契丹來援，益逆擊之，破其衆唐河北，克其城，授寧州刺史。入爲羽林軍五十指揮都校、領費州刺史。

時夏帥李仁福卒，子彝超擅命自立，以邀節鉞，命益帥師討之。明宗不豫，遽追還。

應順初，潞王舉兵鳳翔，以益爲

侯益，汾州平遙人，祖父和父親以務農爲業。唐光化年間，李克用占據太原，侯益憑藉拳術勇力隸屬麾下。隨從莊宗攻打大名，首先登城，捉住軍校，提升爲馬前直副兵馬使。征伐劉守光，首先登城，升軍使。攻克洺州，被機石打傷脚，莊宗親手爲他上藥。等到痊愈，改任護衛指揮使。後梁小將李立、李建以驍勇聞名，軍隊害怕他們。適逢莊宗與後梁在黃河岸邊作戰，侯益挺身出陣戰鬥，俘獲兩員將領，升馬前直指揮使。莊宗進入汴，任爲本直副都校。隨從明宗在鄴討伐趙在禮。適逢各軍推舉擁戴明宗，侯益脫身回洛，莊宗撫着他的背流下眼淚。

後唐明宗登上皇位，侯益反綁雙手請罪，明宗說：“你竭盡忠誠節操，又有什麼罪過。”改爲本直左廂都校。天成初年，朱守殷占據夷門叛亂，侯益率領所轄軍隊攻破城門首先進入，轉爲左右馬前從馬直都校、領潘州刺史。王都占據定州叛亂，侯益隨從王晏球攻打討伐。適逢契丹前來救援，侯益迎擊他們，在唐河以北打敗他們，攻下這座城，授寧州刺史。入朝任羽林軍五十指揮都校、領費州刺史。

當時夏元帥李仁福去世，其子李彝超擅自發號施令立自己爲帥，以此求取符節和斧鉞，命令侯益統率軍隊討伐他。明宗生病，急忙追回。

應順初年，潞王在鳳翔起兵，任命侯益爲西

西面行營都虞候。益知軍情必變，稱疾不奉詔，執政怒，出爲商州刺史。蜀軍寇金州，益率鎮兵襲擊，大破之。詔賜襲衣、名馬，加西面行營都巡檢使。

晉初，召爲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大召名將，張從賓據河陽作爲聲援。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爲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爲西面行營副都部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爲之不流，從賓乘馬入水溺死。築京觀，刻石紀功。晉祖大喜，拜河陽三城節度，充鄴都行營都虞候。會延光以城降，移鎮潞州。

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七月九日大立戰功，故復以此月此日徙卿鎮彭門，領相印。”仍賜門戟，改鄉里爲將相鄉勳賢里。九月，徐州大火，益出金、粟振之。

明年，徙鎮秦州，充西面都部署。階州義軍校王君懷苦其刺史暴虐，率衆數千投蜀，請爲先鋒下秦、成諸州。益聞之懼，請援於朝；又潛遺書於蜀將，以達誠意。少帝聞之，疑爲邊患，議徙於內地。會蒲帥安審琦移鎮許下，以益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

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京師，詣契丹主，自陳不預北伐之謀。契丹授以鳳翔節度。

漢祖即位，加兼侍中。益自以嘗受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浚城隍爲備，孟昶遣益所親掌樞密王處回齎書招益，復遣綿州刺史吳崇儔厚遺

面行營都虞候。侯益知道軍情一定會發生變故，聲稱有病不接受詔命，執政很生氣，調出京城爲商州刺史。蜀軍侵犯金州，侯益率領本鎮的軍隊襲擊攻打，大敗他們。下詔賞賜襲衣、名馬，加西面行營都巡檢使。

後晉初，召入爲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在大名謀反，張從賓據河陽作爲聲援。晉祖召見侯益對他說：“宗廟社稷危險得就像帽子上懸垂的玉，你能爲我去死嗎？”侯益說：“希望暫時給我五千精銳士兵，打敗敵人是一定的。”任命侯益爲西面行營副都部署，率領禁軍數千人，駐兵虎牢。張從賓的軍隊一萬多人，沿汜水兩岸排開陣勢。侯益親自擊鼓，士兵一鼓作氣，大敗他的人馬，幾乎全部殺死，汜水因此不流，張從賓騎馬入河溺死。築埋尸高墳，刻石記其戰功。晉祖非常高興，授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充鄴都行營都虞候。范延光獻城投降後，移鎮潞州。

天福四年，晉祖追記虎牢的戰功，升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派遣宦官對侯益說：“我念你前年七月九日大立戰功，因此又在此月此日調你鎮守彭門，領相印。”又賞賜門戟，改他的家鄉爲將相鄉勳賢里。九月，徐州發生大火，侯益拿出錢財、糧食賑濟他們。

第二年，移鎮秦州，充西面都部署。階州義軍校王君懷苦於刺史暴虐，率領數千人投奔蜀，請求擔任先鋒攻克秦、成各州。侯益聽到這件事很害怕，向朝廷請求援助；又暗中送書信給蜀軍將領，來表達誠意。少帝聽說這件事，擔心造成邊境禍患，商議把他調到內地。適逢蒲帥安審琦移鎮許下，任命侯益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

契丹進入汴，侯益帶領屬官返回京城，去見契丹主，自己陳述沒參預北伐的謀劃。契丹授他鳳翔節度使。

漢祖即位，加官兼侍中。侯益自己因爲曾經接受契丹之命，聽說漢的軍隊進入洛陽，很擔憂，浚通護城河作爲防備，孟昶派遣侯益所親近的掌樞密王處回送書信招侯益，又派遣綿州刺史

之。崇惲本秦州押衙，益故吏也。及何重建爲帥，遣崇惲奉表以階、秦歸蜀，授刺史，故昶遣之。益遂與其子歸蜀，昶令重建率川兵數萬出大散關以應之。漢祖知其事，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軍數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朝。時漢祖已不豫，召至卧内，謂之曰：“侯益貌順朝廷，心懷携貳。爾往至彼，如益來，即置勿問；苟遲疑不決，即以便宜從事。”景崇至京兆，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蜀軍。益懼，即謀入朝。

會聞漢祖崩，景崇欲誅益，慮隱帝不知先朝密旨。從事程渥，景崇里人也。益因遣之說景崇曰：“君致位通顯，亦可少知止足，何必懷禍人之心，爲已甚之事乎。況侯君親戚爪牙甚衆，事若妄發，禍亦旋踵至矣。”景崇怒曰：“子去，勿爲游說，吾將族爾。”益知不用渥言，即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臣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肇輩，言景崇之橫恣。諸權貴深庇護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俄封魯國公。景崇聞之，遂據城叛，益親屬在城中餘七十口悉爲景崇所害。

及周祖起兵，隱帝議出師禦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於天下，兵不宜輕出，況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關以挫其銳，遣其母妻發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以爲益衰老，作懦夫計，沮之。隱帝遣益與彥超及張彥超、閻晉卿、吳虔裕守澶州。至赤岡，周師奄至，戰留子陂，漢軍不利。益臨陣，見士卒無鬥志，又占候不祥，乃與焦繼勳等夜謁周祖，周祖慰勞遣還。

吳崇惲厚贈他。吳崇惲原來是秦州押衙，侯益過去的屬吏。何重建擔任統帥，派遣吳崇惲奉表章以階州、秦州歸附蜀，授爲刺史，因此孟昶派遣他。侯益於是與他的兒子一起歸附蜀，孟昶命令何重建率領川兵數萬出大散關來接應他。漢祖得知此事，派遣客省使王景崇率領數千禁軍，兼程赴岐下，召侯益入京朝見。當時漢祖已經患病，召王景崇到臥室，對他說：“侯益表面服從朝廷，心懷叛離之心。你到他那裏去，如果侯益來，就放過不要追究；如果遲疑不決，可先斬後奏。”王景崇到達京兆，聯合岐、雍、邠、涇的軍隊來打敗蜀軍。侯益害怕，就謀劃進京朝見。

聽說漢祖去世後，王景崇想殺死侯益，又擔心隱帝不知道先朝密旨。從事程渥，是王景崇的同鄉。侯益因此派遣他說服王景崇道：“你地位顯貴，也可以稍知止步，何必懷有危害別人的心，做過分的事呢。況且侯君親戚親兵非常多，如果輕易動手，災禍也就跟着來了。”王景崇生氣地說：“你走吧，不要爲他游說，我將要把他滅族罷了。”侯益得知王景崇不肯聽從程渥的話，就帶領數十人馬逃往京城朝見。隱帝派遣侍臣追問侯益勾結蜀軍的原因，侯益回答說：“臣想要引誘他們出關，襲擊消滅他們。”隱帝笑笑。侯益重金賄賂史弘肇等人，上奏說王景崇的蠻橫。那些權貴非常庇護他，就任他爲開封尹兼中書令。很快封魯國公。王景崇聽到這些，就據城反叛，侯益的親屬在城中還剩下七十人全被王景崇殺害。

周祖起兵時，隱帝商議派出軍隊抵抗他們，侯益獻計說：“王者天下無敵，軍隊不宜輕易出動，何況大名守軍的家屬都在京城，不如關閉城門來挫傷他們的銳氣，派遣他們的母親妻子發布詔書來招降他們，可以不須作戰就平定。”慕容彥超認爲侯益衰老，作出懦夫的打算，阻止他。隱帝派遣侯益與慕容彥超以及張彥超、閻晉卿、吳虔裕守澶州。到赤岡，後周的軍隊突然到達，在留子陂作戰，後漢軍形勢不利。侯益來到陣前，見到士兵沒有鬥志，又占卜爲不祥之兆，就與焦繼勳等人夜裏拜見周祖投降，周祖慰勞之。

廣順初，封楚國公，改太子太師，俄又改封齊國公。顯德元年冬，告老，以本官致仕歸洛。遣使賜茶藥錢帛，就撫問之。

太祖即位，遣賜器幣，歲一來朝，太祖以耆舊厚待之。乾德初，郊祀，詔綴中書門下班，禮與丞相等。三年，卒，年八十，贈中書令。

五子：仁愿、仁矩、仁寶、仁遇、仁興。仁愿至左金吾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仁遇，西京內園使。仁興，右屯衛將軍。仁愿子延濟，西京作坊使、康州刺史。

#### 侯仁矩

仁矩從益爲商州牙校。益之討張從賓也，仁矩首犯賊鋒，以功領蓬州刺史，充河南牙職。從益歷潞、徐、秦三鎮。開運初，入爲氈毼使，出爲天平行軍司馬。

漢初，授隰州刺史，至郡決滯訟，一日釋繫囚百餘，獄爲之空，民情悅服。仕周，歷左羽林將軍，出爲泗州刺史，改通州，兼屯田鹽鐵監使。

宋初，歷祁、雄二州刺史。治軍有方略，歷數郡，咸有善政。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六。太祖甚惜之，特命中使護喪。子延廣、延之，咸平二年進士及第。

#### 侯仁寶

仁寶以蔭遷太子中允，即趙普妹婿。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即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長毒藥樹，宣化縣人經常采摘出售。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太宗大喜，令馳驛召歸。多遜遽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

後讓他們返回。

廣順初年，封楚國公，改爲太子太師，很快又改封齊國公。顯德元年冬，告老，以本官退休返回洛。派遣使臣賞賜茶葉藥品錢財布帛，前去撫慰問候他。

宋太祖即位，派人賞賜器幣，每年前來朝見一次，太祖因他是老年舊臣而厚待他。乾德初年，郊祀，詔令接着中書門下立班，禮儀與丞相相同。三年，去世，享年八十，贈官中書令。

五個兒子：侯仁愿、侯仁矩、侯仁寶、侯仁遇、侯仁興。侯仁愿官至左金吾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侯仁遇，西京內園使。侯仁興，右屯衛將軍。侯仁愿之子侯延濟，西京作坊使、康州刺史。

侯仁矩跟隨侯益任商州低級武官。侯益討伐張從賓時，侯仁矩首先衝擊敵軍前鋒，因功領蓬州刺史，充任河南副職。隨從侯益歷任潞、徐、秦三鎮。開運初年，入朝爲氈毼使，出朝任天平行軍司馬。

後漢初，授隰州刺史，到州判決積壓的案件，一天釋放關押的囚犯一百多人，監獄因此變空，民心喜悅敬服。在後周做官，曾任左羽林將軍，出朝任泗州刺史，改爲通州刺史，兼屯田鹽鐵監使。

宋初，歷任祁、雄二州刺史。治理軍隊有方略，陸續管理幾個州，都有良好的政績。開寶二年，去世，年五十六。太祖非常惋惜他，特地命令宦官料理喪事。子侯延廣、侯延之，咸平二年進士及第。

侯仁寶因恩蔭升太子中允，是趙普的妹夫。盧多遜與趙普有嫌隙，趙普罷免宰相，就派侯仁寶爲邕州知州。邕州的右江生長毒藥樹，宣化縣人經常采摘出售。侯仁寶報告朝廷，下詔全部砍掉。九年沒有換職。太平興國年間，上言陳述攻取交州的計策，太宗非常高興，下令快馬召回。多遜急忙上奏說：“如果召回侯仁寶，他的計策一定會泄露，蠻夷加強防備，不容易奪取。不如

仁寶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帝以爲然。遂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遇害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錄其子延齡、延世并爲齋郎。延齡至殿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 侯延廣

延廣，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延廣父歷通、祁、雄三州刺史，悉以補牙職。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虜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延廣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

仁矩卒，補西頭供奉官。從党進討太原。太平興國初，預修永昌陵，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下樂爲用，戎人畏服，還閤門祇候。會西北戎入寇，邊人擾亂，求可使徼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延廣時被病，強起之，還崇儀副使，充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宗賜以名藥及方，遣太醫隨侍，其疾亦尋愈。戎人聞延廣之至，不敢復爲寇亂。

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奪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於富平西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素憚延廣，傳言：“我輩間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

授給侯仁寶飛速運送糧草的事，并且由他主管，另外派遣偏將徵發荆湖士兵一兩萬人，長驅而至，勢必萬全。”皇帝認爲好。就任命侯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先頭部隊出發，遇到賊軍勢力非常強大，援兵沒有跟上，遇害死在江中。太宗聽到這件事，很是悲傷惋惜，特別贈官工部侍郎，錄用他的兒子侯延齡、侯延世爲齋郎。侯延齡官至殿中丞。侯延世官至太子中舍。

侯延廣，當初在襁褓中，遇到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用自己的兒子代替侯延廣而死。劉氏依靠乞討抱着侯延廣到京城，送還侯益。侯延廣的父親歷通、祁、雄三州刺史，都任用他爲低級官職。侯仁矩在雄州時，正在飲酒宴會，敵人數十騎兵白晝進入州城，居民驚恐慌亂。侯延廣帶領數名親信騎兵跑出衙門，射死他們的酋長一人，斬首數級，全部活捉那些餘黨。侯延廣拿着首級進獻，侯仁矩很高興，撫着他的背說：“興旺我家門的人一定是你。”監軍李漢超把這件事上報，詔書褒獎贊美，賞賜錦袍銀帶。

侯仁矩去世，補授西頭供奉官。隨從党進討伐太原。太平興國初年，參預修築永昌陵，離京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於安撫士卒，部下樂於被他所用，戎人畏懼敬服，升閤門祇候。西北戎入侵，邊境人民驚擾慌亂，尋求可以巡視邊界的人。近臣說：“侯延廣是將門之子，熟習邊疆事務沒有人能超過他。”侯延廣當時正患病，勉強起任，升爲崇儀副使，充任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侯延廣帶病入朝辭行，太宗用名藥和藥方賞賜他，派遣太醫隨從侍奉，他的病也很快痊愈。戎人聽到侯延廣到來，不敢再侵犯擾亂。

叛亂上兵劉渥招集聚合數百名亡命徒，侵犯耀州富平縣，圖謀進入京兆，勢力很強盛。經過之處殺害居民，搶奪財物，放火之後纔離開，關右騷動。侯延廣率領數百名士兵，從小路追擊他們，在富平以西十五里與劉渥相遇，劉渥的手下已有一千多人，相持很長時間。劉渥一向害怕侯延廣，傳話說：“我在山野間求生存，把死看

家世富貴，奈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延廣怒，因擊之，挺身與渥鬥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走，乘勢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爲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爲延廣所殺，群盜喪氣，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

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即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既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爲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耄，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

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避其鋒。監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倔強難制。遽詔還，以慕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餽餉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

二年春，被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賻賻甚厚，以其子爲六品正員官。子紹隆，東染院使、帶御器械。紹隆子宗亮，右侍禁、閤門祇候。

### 張從恩

張從恩，并州太原人。父存信，振武軍節度。後唐明宗微時，嘗隸存

得輕如鴻毛；侯公家世富貴，怎麼不想着保守富貴，反而與逃兵爭戰於一旦。”侯延廣發怒，因而進攻他，挺身與劉渥在大樹下交戰，砍斷劉渥的右臂，劉渥脫身逃走，乘勢大敗他的人馬。劉渥傷重，停留在山谷中，幾天以後被追兵抓獲。劉渥一向號稱驍勇無敵，到這時被侯延廣所殺，群盜喪失勇氣，餘黨漸漸自行返回，關右因此安定。皇上嘉獎他，提升爲崇儀使。

淳化二年，李繼遷開始侵擾夏臺，任命侯延廣領獎州刺史、靈州知州，賞賜金帶名馬。趙保忠暗中勾結李繼遷，朝廷命令騎將李繼隆率領軍隊問罪，任用侯延廣爲護軍。接着夏臺平定，趙保忠被擒。皇上親手書寫詔書褒獎贊美，賞賜非常豐厚。班師，留爲延州鈐轄。節度使田重進年老，州中不能治理，任用侯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

在此之前，侯延廣爲靈州知州，部下嚴整，戎人喜悅佩服，李繼遷一向迴避他的鋒芒。監軍康贊元忌恨他的功勞，誣奏侯延廣得到敵方人心，恐怕以後強硬難以控制。急忙下詔召回，用慕容德豐接替他，部下治理很不好。至道年間，李繼遷侵犯靈州，朝廷謀求統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侯延廣可以任用，就地任寧州團練使、靈州知州兼兵馬都部署。賞賜白銀二千兩，每年增加供給錢二百萬。戎人堵塞道路，郵傳和糧食運送都不通，侯延廣獨自帶領數十人馬前往軍鎮，戎人向來敬服他的威名，都相隨退避。

二年春，患病，皇上派遣御醫乘驛馬飛馳看望他。醫生到達，病已經危急，侯延廣對宮廷使臣李知信說：“我自己推測一定治不好了，家中世代受到國家大恩，現在是死得其所了，遺憾沒有立下一點功勞來報答皇上。”說完就去世了，年五十。皇上聽到此事，爲他流下眼淚，贈送助辦喪事的財物很豐厚，授他的兒子爲六品正員官。兒子侯紹隆，東染院使、帶御器械。侯紹隆之子侯宗亮，右侍禁、閤門祇候。

張從恩，并州太原人。父親張存信，振武軍節度使。後唐明宗地位低下時，曾經隸屬張存信



信麾下。時從恩尚幼，頗無賴，明宗甚薄之，及即位，止授散秩。從恩不得志，乃退歸太原。

晉祖鎮河東，為少帝娶從恩女。晉初，以外戚擢為右金吾衛將軍，未幾，改刺貝州，遷北京副留守，移授澶州防禦使。歷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俄判三司。安從進叛于襄陽，以從恩為行營兵馬都監。

少帝嗣位，襄陽平，遷檢校太尉、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少帝自鄴歸汴，改鄴都留守。錫賚加等，仍賜銀裝肩輿二，俾迎其家。明年，契丹擾河朔，從恩僅能完守。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契丹將趙延昭據甘陵，命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從恩至，延昭遁去。詔與杜重威合兵三萬北伐。

開運初，改天平軍節度。契丹復擾邊，命十五將北征，以從恩充北面行營都監。二年，移鎮晉州，又改潞州。及契丹入汴，從恩欲降，從事高防諫曰：“公晉室之親，宜盡臣節。”從恩不聽，乃棄城而去。巡檢使王守恩悉取其家財，以城歸漢祖。漢祖至汴，從恩惶懼不敢出。漢祖召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以安慰之。尋拜右衛上將軍，奉朝請。

周初，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周祖征兗州，從恩從行。世宗嗣位，加檢校太師，封褒國公。宋初，改封許國公，久之，以病免。乾德四年，卒，年六十九。

### 扈彥珂

扈彥珂，代州雁門人。幼事王建立，以謹厚稱。晉天福中，建立節制潞州，卒，遺表薦彥珂，得補河東節度左都押衙。會漢祖自太原建號，擢為宣徽南院使。未幾，授鎮國軍節

麾下。當時張從恩還年幼，很無賴，明宗很輕視他，等到即位，僅授散官品級。張從恩不得志，就返回太原。

晉祖鎮守河東，為少帝娶張從恩之女。後晉初，因為是外戚提升為右金吾衛將軍，不久，改為貝州刺史，升北京副留守，調為澶州防禦使。歷任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不久判三司。安從進在襄陽叛亂，任用張從恩為行營兵馬都監。

少帝繼承皇位，襄陽平定，升為檢校太尉、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少帝從鄴返回汴，改為鄴都留守，賞賜提高等級，又賞賜白銀裝飾的肩輿二乘，用來迎接他的家人。第二年，契丹侵擾河朔，張從恩僅能保守。隨即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年，契丹將領趙延昭占據甘陵，任命張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張從恩到達，趙延昭逃走。詔令與杜重威合兵三萬北伐。

開運初年，改授天平軍節度使。契丹又騷擾邊境，命令十五將北征，任用張從恩充任北面行營都監。二年，移鎮晉州，又改潞州。契丹進入汴京時，張從恩想要投降，從事高防勸阻說：“你是晉皇室的親戚，應該盡到臣子的節操。”張從恩不肯聽從，棄城離去。巡檢使王守恩全數取得他的家財，獻城歸附漢祖。漢祖到汴，張從恩驚慌恐懼不敢出門。漢祖召見賞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安慰他。不久為右衛上將軍，奉朝請。

後周初，升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周祖征伐兗州，張從恩隨從出行。世宗繼承皇位，加官檢校太師，封褒國公。宋初，改封許國公，過了很久，因病免職。乾德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扈彥珂，代州雁門人。從小侍奉王建立，以謹慎忠厚著稱。後晉天福年間，王建立任潞州節度使，去世，遺表舉薦扈彥珂，得以補授河東節度左都押衙。漢祖在太原建立國號，提升為宣徽南院使。不久，授鎮國軍節度使，華、商等州

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乾祐初，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并據城叛，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道出華州。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綰爲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河中；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捨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爲之奈何？”周祖從其言，及平河中，以功遷護國軍節度。時蒲人凋弊，思得良帥鎮撫。彥珂暗弱，朝議少之。

廣順初，就加同平章事，移鎮滑州。歲餘代歸。與鳳翔趙暉俱獻綈帛，請開宴，不納，以滑州李守貞宅賜之。世宗嗣位，授左衛上將軍。顯德三年，以老疾上章求退，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致仕，歸西京。太祖即位，遣使就賜器幣，數月卒，年七十五。

### 薛懷讓

薛懷讓，其先戎人，徙居太原。少勇敢，喜戰鬥。後唐莊宗在鎮，得隸帳下，累歷軍職。明宗時，改神武右廂都校、領獎州刺史。東川董璋遣懷讓率本軍從晉祖討賊，賊平，遷絳州刺史。清泰初，移申州。明年，表乞罷郡赴代北軍，力陳不允。

晉天福中，范延光叛於鄴，以懷讓爲招牧使。及戰，中流矢，詔賜湯藥存問。又歷沂、遼、密、懷四州刺史，所至無善政，頗事誅斂。楊光遠反青州，召懷讓至闕，賜襲衣、玉帶，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改宿州團練使。

會契丹南侵，少帝幸澶州，遣懷讓與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率兵萬人緣河而下，以守汶陽。時契丹歲擾

觀察、處置等使。

乾祐初年，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一起據城叛亂，周祖爲樞密使，統領軍隊出征，取道出華州。當時議論多數認爲首先討伐王景崇、趙思綰有利，周祖主意未定，扈彥珂說：“三處叛亂結成聯盟，推舉李守貞爲主，應該先攻打河中；河中平定，永興、鳳翔就失去威勢了。現在捨近圖遠，如果王景崇、趙思綰在前面迎戰，李守貞在後面起兵，腹背受敵，怎麼對付呢？”周祖聽從他的話，平定河中後，因功升護國軍節度。當時蒲州百姓困乏，希望得到好的統帥鎮守安撫。扈彥珂愚昧軟弱，朝廷議論輕視他。

廣順初年，就地加官同平章事，移鎮滑州。一年多後輪換回朝。與鳳翔趙暉都進獻綈帛，請求開宴，沒有采納，把滑州李守貞的住宅賞賜給他。世宗繼承皇位，授左衛上將軍。顯德三年，因爲年老生病上表章請求退休，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退休，返回西京。太祖即位，派遣使臣前去賞賜器幣，幾個月後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薛懷讓，祖先是戎人，移居太原。少年時勇敢，喜歡戰鬥。後唐莊宗在藩鎮，得以隸屬部下，多次擔任軍職。明宗時，改爲神武右廂都校、領獎州刺史。東川董璋派遣薛懷讓率領本部軍隊隨從晉祖討伐賊軍，賊軍平定，升絳州刺史。清泰初年，移任申州。明年，上表請求罷免州職調赴代北軍，極力陳奏不被答允。

後晉天福年間，范延光在鄴叛亂，任用薛懷讓爲招牧使。作戰時，中流箭，下詔賞賜湯藥撫恤慰問。又歷任沂、遼、密、懷四州刺史，所到之處沒有好的政績，多做殺戮聚斂之事。楊光遠在青州反叛，召薛懷讓到朝廷，賞賜襲衣、玉帶，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因功改宿州團練使。

契丹南侵，少帝駕幸澶州，派遣薛懷讓與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率士兵一萬人沿黃河而下，守衛汶陽。當時契丹每年騷擾邊境地區，朝

邊陲，朝廷擇驍將守要郡，命懷讓爲洺州團練使。會符彥卿北討契丹，以懷讓爲馬軍左廂排陣使。又從北面都招討杜重威爲先鋒都指揮使。及重威降契丹於中渡橋，懷讓亦在籍中，非其志也。

契丹主北歸，留麻答守鎮州，麻答遣步健督洺州供運。懷讓聞漢祖舉義晉陽，即殺步健，奉表歸漢。漢祖遣郭從義分兵萬餘，與懷讓取邢州。時僞帥劉鐸守邢臺，堅壁拒之，不克而還。麻答遣副將楊安以八百騎攻懷讓，又命剛鐵將三百騎繼之。懷讓戰不勝，退保本州，契丹大掠其封內。及麻答爲鎮軍所逐，楊安亟遁，鐸又納款漢祖。懷讓乘其不虞，遣人給鐸云：“我奉詔爲邢州帥，今率衆襲契丹，請置頓于郡。”鐸無拒心，輒開門迎之，懷讓殺鐸，奪其城。漢祖即授以安國軍節度。

隱帝即位，移鎮同州。及殺楊邠等，急召懷讓至闕。會北郊兵敗，懷讓降于周祖。

周祖登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還任，加同平章事。劉崇入侵，懷讓表求西征，詔褒之。夏陽富人張廷徽誣告趙隱等五人爲盜殺人，且厚賂懷讓子有光。懷讓知之，即諷吏掠治隱等，強伏之，遣掌書記李炳、親校賈進、蒙迫、判官劉震等鍛成其獄，隱等皆棄市。家人詣闕訴冤，懷讓亦自入朝，遽獻錢百萬，請開宴，不納。俄捕獲本賊，下御史臺鞠問，懷讓懼，獻馬十匹，復不納。有司請逮懷讓繫獄，周祖以宿將，釋不問，杖流震等。俄以懷讓爲左屯衛上將軍。

世宗即位，加左武衛上將軍 顯

廷挑選勇猛的將領守衛重要州縣，任命薛懷讓爲洺州團練使。符彥卿北上討伐契丹，任用薛懷讓爲馬軍左廂排陣使。又隨從北面都招討杜重威爲先鋒都指揮使。杜重威在中渡橋投降契丹，薛懷讓也在其中，並不是他的志願。

契丹主返回北方，留麻答駐守鎮州，麻答派遣步健監督洺州的供應運輸。薛懷讓聽說漢祖在晉陽舉義，就殺死步健，上表歸附漢。漢祖派遣郭從義分出一萬多士兵，幫助薛懷讓奪取邢州。當時僞帥劉鐸鎮守邢臺，加固城池抵禦他們，不能攻克而返回。麻答派遣副將楊安以八百騎兵攻打薛懷讓，又命令剛鐵率領三百騎兵增援。薛懷讓作戰不能取勝，撤退保衛本州，契丹在他的轄區之內大肆搶劫。麻答被鎮州軍隊所驅逐，楊安急忙逃走，劉鐸又歸順漢祖。薛懷讓乘其不備，派人欺騙劉鐸說：“我奉詔爲邢州統帥，現在率領人馬襲擊契丹，請求在州城屯兵。”劉鐸沒有抗拒的想法，就打開城門迎接他，薛懷讓殺死劉鐸，奪取了他的城池。漢祖就授以安國軍節度使。

隱帝即位，移鎮同州。殺死楊邠等人後，急忙召薛懷讓到朝廷。北郊作戰失敗，薛懷讓向周祖投降。

周祖登上皇位，賞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派他返回任所，加官同平章事。劉崇入侵，薛懷讓上表請求西征，下詔褒獎他。夏陽富人張廷徽誣告趙隱等五人做强盜殺人，并且大加賄賂薛懷讓之子薛有光。薛懷讓知道這件事，就暗示吏人拷打審訊趙隱等人，強迫他們認罪，派掌書記李炳、親校賈進和蒙迫、判官劉震等人羅織罪名構成罪案，趙隱等全部被斬殺。家人到朝廷訴冤，薛懷讓也親自入朝，趕忙進獻錢百萬，請求開宴，不被接納。不久捕獲真凶，下御史臺審問，薛懷讓害怕，獻馬十匹，又不被接納。官吏請求逮捕薛懷讓囚禁在監獄裏，周祖因爲他是老將，放過沒有追問，杖責流放劉震等。很快任命懷讓爲左屯衛上將軍。

世宗即位，加官左武衛上將軍 顯德五年，

德五年，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恭帝即位，封杞國公。建隆元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

懷讓好畜馬駝，馬有大鳥小鳥者，尤奇駿。漢隱帝使求之，吝而不獻。及罷節鎮，環衛祿薄，猶有馬百匹、橐駝三十頭，傾資以給芻粟，朝夕閱視爲娛。家人屢勸鬻以供費，懷讓不聽。及死，童僕皆勞面以哭，蓋其俗也。

### 趙贊

趙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改焉。幽州薊人。祖德鈞，後唐盧龍節度，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至樞密使、忠武軍節度。

贊幼聰慧，明宗甚愛之，與諸孫、外孫石氏并育於六宅。暇日，因遍閱諸孫數十人，目贊曰：“是兒令器也。”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年禮部春榜。”久之，延壽出鎮宣武軍，因奏署牙內都校。

清泰末，晉祖起并門，命延壽以樞密使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贊奉母歸薊門，契丹署爲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爲范陽節度，又署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贊復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延壽從契丹北歸，贊得留鎮河中。

未幾，漢祖起晉陽，贊奉表勸進，漢祖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贊懼漢疑己，

請求告老，授太子太師退休。恭帝即位，封杞國公。建隆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贈官侍中。

薛懷讓喜歡畜養馬匹駱駝，馬有稱爲大鳥小鳥的，尤爲奇特神駿。漢隱帝派人索求，不肯進獻。等到罷免節鎮，環衛官俸祿少，還有馬百匹、駱駝三十頭，竭盡家財來供給草料穀物，早晚察看作爲娛樂。家人多次勸說賣掉以供給家用，薛懷讓不肯聽從。到死時，童僕都以刀劃臉哭悼，大概是他們的習俗。

趙贊字元輔，本名美，後來改名。幽州薊人。祖父趙德鈞，後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父趙延壽，娶明宗女興平公主，官至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

趙贊自幼聰慧，明宗非常喜愛他，與諸孫、外孫石氏一同養育在六宅。閑暇時，全部看望孫子們數十人，看着趙贊說：“這個孩子能成材。”趙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下詔說：“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年能誦書，年少不好玩樂，能遵從父訓，應賜與功名，可特賜童子及第。附長興三年禮部春榜。”過了很久，趙延壽外出鎮守宣武軍，就上奏暫任牙內都校。

清泰末年，晉祖在并門起兵，命令趙延壽以樞密使的身份統率軍隊駐上黨，趙德鈞率領所轄軍隊從幽州前來會合。當時晉祖憑藉契丹的援助，領兵南下，趙德鈞父子投降歸附後晉，契丹主把他們全部囚禁帶到北方，趙贊單獨與母親公主留在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令趙贊侍奉母親返回薊門，契丹任用爲金吾將軍。數年後，契丹任用趙延壽爲范陽節度使，又安排趙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年，契丹主將要謀劃南犯，把政務委托給趙延壽。平原陷落，趙贊被契丹任命爲河中節度使。趙延壽隨從契丹返回北方，趙贊得以留下鎮守河中。

不久，漢祖在晉陽起兵，趙贊獻表勸他即位，漢祖加官檢校太尉，仍舊鎮守河中，改爲京兆尹、晉昌軍節度使。趙贊害怕後漢懷疑自己，

潜遣親吏趙仙奉表歸蜀。判官李恕者，本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至家事亦參之。及贊出鎮，從爲上介。至是，恕語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儻復不容，後悔無及。公能聽納，請先入朝，爲公申理。”贊即遣恕詣闕。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恕曰：“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意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於陷阱，吾忍不容贊耶。”恕未還，贊已離鎮入朝，即命爲左驍衛上將軍，徙恕邠州判官。

贊仕周，歷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世宗南征，初遣贊率師巡警壽州城外，俄命爲淮南道行營左廂排陣使。世宗歸京，留贊與諸將分兵圍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戰多不利，贊獨持重，自秋涉冬，未嘗挫衄。及受詔移軍，尺椽片瓦，悉輦而行，城中人無敢睥睨者。會吳遣驍將魯公綰帥十餘萬衆溯淮奄至，跨山爲柵，阻肥水，俯瞰城中。時大軍已解圍，贊與大將楊承信將輕騎斷吳人餉路，又獨以所部襲破公綰軍，爲流矢所中。

世宗再征壽春，命造橋渦口，以通濠、泗。令騎帥韓令坤董其役，俾贊副之。屬霖雨，淮水漲溢，濠人謀乘輕舟奄焚其橋，贊覘知之，設伏橋下。濠人果至，贊令強弩亂發，殺獲甚衆。及世宗移兵趣濠，以牛革蒙大盾攻城，贊親督役，矢集于胃，雖被重傷，猶力戰，遂拔其羊馬城，刺史

暗中派遣親信屬吏趙仙獻表歸附後蜀。判官李恕，原本是趙延壽的幕僚，深得信賴，甚至家事也參與。到趙贊外出鎮守，隨從他爲高級助手。這時，李恕對趙贊說：“燕王入遼，不是他所希望的，漢剛剛建國，必定致力於招安撫恤，如果自辱服罪歸附朝廷，一定能保全富貴；如果狼狽入蜀，很難萬全。如果不被寬恕，後悔也來不及。如能聽從我的建議，請求讓我先入朝，爲你申訴理由。”趙贊便派遣李恕到朝廷去。漢祖召見李恕，問趙贊爲什麼歸附蜀，李恕說：“趙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的任命，自己心懷恐懼，以爲陛下最終不能相容，招引西部的軍隊，是圖苟且免死。臣認爲國家剛剛安定，應安撫臣民，所以讓臣乞求哀憐求見。”漢祖說：“趙贊父子也是我的人，事奉契丹出於不幸。現在聽說趙延壽落入契丹，我能忍心不接納趙贊嗎。”李恕還沒有返回，趙贊已經離開軍鎮入京朝見，立即任命爲左驍衛上將軍，調任李恕爲邠州判官。

趙贊在後周爲官，歷任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世宗南下征伐，先派趙贊率領軍隊巡視警戒壽州城外，不久任命爲淮南道行營左廂排陣使。世宗返回京城，留趙贊與諸將分兵圍困壽春，趙贊獨自負責東面。諸將作戰大多不利，趙贊惟獨謹慎穩重，從秋到冬，從未挫敗，接受詔命轉移軍隊時，零碎木料磚瓦，都裝車運走，城中的人沒有敢輕視的。吳派遣勇將魯公綰統率十餘萬人馬沿淮河逆流而上突然到達，跨越山嶺建立營柵，臨肥水，俯瞰城中。當時大軍已經解圍，趙贊與大將楊承信率領輕騎兵切斷吳人運糧的道路，又獨自率所轄軍隊打敗魯公綰的大軍，被飛來的亂箭射中。

世宗第二次征伐壽春，命令在渦口造橋，以打通濠、泗。命令騎帥韓令坤管理這項工程，讓趙贊爲副。逢久雨不停，淮水上漲泛濫，濠人圖謀乘小船突然燒橋，趙贊偵察得知此事，在橋下設伏兵。濠人果然到來，趙贊下令用強弩密集發射，殺死和俘獲很多。世宗轉移兵力奔赴濠時，用牛皮蒙成大盾攻城，趙贊親自監督作戰，箭射在頭盔上，雖受重傷，還在努力作戰，於是攻取

唐景思死焉，團練使郭廷謂以城降。世宗詔褒美之。又以所部兵巡撫滁、和之間，破吳人五百于石潭橋。淮南平，以戰功多，授保信軍節度。贊入視事，盡去苛政，務從寬簡，居民便之。恭帝即位，加開府階。

宋初，加檢校太師，移忠正軍節度，預平維揚。歲餘，改鎮延州，受密旨許以便宜行事。將及州境，乃前後分置步騎，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無不懾服。

乾德六年，移建雄軍節度。秋，命將征太原，以贊為邠州路部署。開寶二年，太祖將討晉陽，又以贊為河東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車駕薄城下，分軍四面，贊扼其西偏。并人乘晦自突門潛犯贊壘，贊率衆擊之，久而方退，弩矢貫足。太祖勞問數四，賜良藥傅之。四年，改鎮鄜州。

太宗即位，進封衛國公。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未見而卒，年五十五。贈侍中。

贊頗知書，喜為詩，容止閑雅，接士大夫以禮，馭衆有方略。其為政雖無異迹，而吏民畏服，亦近代賢帥也。

#### 李繼勳 李繼偃

李繼勳，大名元城人。周祖領鎮，選隸帳下。廣順初，補禁軍列校，累遷至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永州防禦使。顯德初，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昭武軍節度。歲餘，改領曹州。

世宗親征淮上，令繼勳領兵屯壽州城南，進洞屋、雲梯，以攻其城。繼勳怠於守禦，為其所敗，死者數萬，梯、屋悉皆被焚。召歸闕，出為

了他們的羊馬城，刺史唐景思戰死，團練使郭廷謂獻城投降。世宗下詔褒獎贊美他。又帶領所轄部隊巡視安撫滁、和一帶，在石潭橋打敗吳軍五百人。淮南平定，因為戰功多，授保信軍節度使。趙贊入朝處理事務，全部去除苛政，追求寬厚簡易，居民為此感到方便。恭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階。

宋初，加官檢校太師，移任忠正軍節度，參預平定維揚。過了一年多，改鎮延州，接受密旨允許先行事後上報。將要到達州境，在前後分別設步兵、騎兵，綿綿不絕，樹林草叢之間，遠遠望得見旌旗，所轄羌、渾族人前來迎接，沒有不敬服的。

乾德六年，移任建雄軍節度使。秋，任命將領征伐太原，趙贊為邠州路部署。開寶二年，太祖將要討伐晉陽，又任用為河東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皇上迫近城下，分開軍隊駐於四面，趙贊扼守西側。并州軍乘昏暗衝出城門偷襲趙贊的營壘，趙贊率領人馬攻擊他們，很久纔退去，箭射穿脚部。太祖多次慰勞問候，賞賜良藥給他敷用。四年，改鎮鄜州。

太宗即位，進封衛國公。太平興國二年，前來朝見，沒有見面就去世，年五十五。贈官侍中。

趙贊讀書很多，喜歡作詩，舉止文雅，接待士大夫按照禮節，指揮下屬有謀略。他治理雖沒有特殊的業績，然而官吏百姓敬服，也是近代的好統帥。

李繼勳，大名元城人。周祖領軍鎮，入選隸屬部下。廣順初年，補為禁軍列校，多次升遷為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永州防禦使。顯德初年，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昭武軍節度使。一年多後，改領曹州。

世宗親征淮河地區，命令李繼勳帶領軍隊駐於壽州城南，造攻城器具洞屋、雲梯，用來攻打這座城。李繼勳疏於守禦，被對方打敗，死者數萬，雲梯、洞屋都被燒毀。召回朝廷，出朝為河

河陽三城節度。議者以爲失責帥之義。及再幸壽春回，左授繼勳右武衛大將軍，又以其掌書記陳南金裨贊無狀，并黜之。

顯德四年冬，復從世宗南征，及次迎鑾，即命繼勳帥黑龍船三十艘於江口灘，敗吳兵數百，獲戰船二艘，以功遷左領軍衛上將軍。七月，改右羽林統軍。六年春，世宗幸滄州，以繼勳爲戰棹左廂都部署，前澤州刺史劉洪爲副，俄權知邢州。恭帝即位，授安國軍節度，加檢校太傅。

宋初，加檢校太尉。太祖平澤潞，繼勳朝于行在，即以爲昭義軍節度。是秋，率師入河東，燔平遙縣，俘獲甚衆。建隆二年冬，又敗并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延彥及弟延勳來獻。

乾德二年，詔與康延沼、尹訓率步騎萬餘攻遼州，太原將郝貴超領兵來援，戰于城下，繼勳大敗之。州將杜延輅危蹙，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送款於繼勳。即遣內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奏，詔褒之。未歲，并人誘契丹步騎六萬人來取遼州，復遣繼勳與羅彥瓌、郭進、曹彬等領六萬衆赴之，大破契丹及太原軍於城下。五年，加同平章事。

開寶初，將征河東，以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敗并人於渦河。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命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駕至城下，分軍四面，繼勳柵其南。三年春，移鎮大名。太平興國初，加兼侍中。俄以疾求歸洛陽，許之，賜錢千萬、白金萬兩。是秋，上表乞骸骨，拜太子太師致仕，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尋卒，年六十二，贈中書令。

陽三城節度使。議論的人認爲失去了責罰將帥的意義。等到第二次到壽春返回，李繼勳降爲右武衛大將軍，又因爲他的掌書記陳南金輔助沒有功績，一并貶黜。

顯德四年冬，又隨從世宗南征，到達迎鑾，命令李繼勳率領黑龍船三十艘在江口灘，打敗吳兵數百，繳獲戰船二艘，因功升左領軍衛上將軍。七月，改爲右羽林統軍。六年春，世宗到滄州，任命李繼勳爲戰棹左廂都部署，前任澤州刺史劉洪爲副，不久權知邢州。恭帝即位，授安國軍節度使，加官檢校太傅。

宋初，加官檢校太尉。太祖平定澤、潞，繼勳到皇上駐地朝見，即任命爲昭義軍節度使。當年秋，率領軍隊進入河東，焚燒平遙縣，俘獲很多。建隆二年冬，又打敗并州軍隊千餘人，斬首一百餘級，俘虜他們的遼州刺史傅延彥和其弟傅延勳來進獻。

乾德二年，詔令與康延沼、尹訓率領步兵騎兵一萬餘人攻打遼州，太原將領郝貴超率領軍隊前來救援，在城下作戰，李繼勳大敗他們。州將杜延輅迫於危急，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率部下士兵三千人向李繼勳投降。立即派遣內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朝上奏，下詔褒獎他。不久，并人引導契丹步兵騎兵六萬人來奪取遼州，又派遣李繼勳與羅彥瓌、郭進、曹彬等率領六萬人馬趕赴那裏，在城下大敗契丹和太原軍隊。五年，加官同平章事。

開寶初年，將要征伐河東，李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在渦河打敗并軍。二年，太祖親征河東，任命李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皇帝來到城下，把軍隊分駐四面，李繼勳在城南立營柵。三年春，移鎮大名。太平興國初年，加官兼侍中。不久因病請求返回洛陽，許可，賞賜錢千萬、白銀萬兩。當年秋，上表請求退休，授官太子太師退休，朝會允許挨着中書門下立班。不久去世，年六十二，贈官中書令。

繼勳累歷藩鎮，所至無善政，然以質直稱。信奉釋氏。與太祖有舊，故特承寵遇。

弟繼僊，亦有武勇，周顯德末，補內殿直。宋初，累歷軍職。開寶中，爲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三年，遷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坐事改右衛率府率。六年，加本衛將軍、領獎州刺史。累至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

繼勳子守恩至如京使，守元至北作坊使，守徽爲崇儀副使。

### 藥元福

藥元福，并州晉陽人。幼有膽氣，善騎射。初事邢帥王檀爲廳頭軍使，以勇敢聞。事後唐，爲拱衛、威和親從馬門軍都校，天平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爲深州刺史。

開運初，契丹陷甘陵，圍魏郡，師次於河。少帝駐軍澶淵，契丹陣於城北，東西連亘，掩城兩隅，登陴望之，不見其隙。元福以左千牛衛將軍領兵居陣東偏。澶民有馬破龍者告契丹曰：“先攻其東，即浮梁可奪。”契丹信之，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百騎爲一隊，躍出而鬥，元福奮鐵撾擊契丹，斃者數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少帝登城，見元福力戰，召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之忠烈無以過之。”元福三馬皆中流矢，少帝擇名馬賜之。明日將戰，面授元福鄭州刺史，爲權臣所沮，止刺原州，俄改秦州。

明年，契丹復入。命元福與李守貞、符彥卿、皇甫遇、張彥澤等禦之於陽城，爲右廂副排陣使。晉師列方陣，設拒馬爲行寨。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糧道，晉人乏水，士馬飢渴，鑿井未及泉，土輒壞塞。契丹順風揚

李繼勳多次擔任節度使，所到之處沒有好的政績，然而以質樸率直著稱。信奉佛教。與宋太祖有舊交情，因此特別受到寵遇。

弟弟李繼僊，也有武藝勇力，後周顯德末年，補爲內殿直。宋初，多次擔任軍職。開寶年間，爲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三年，升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因犯事降右衛率府率。六年，加官本衛將軍、領獎州刺史。逐漸升至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

李繼勳之子李守恩官至如京使，李守元官至北作坊使，李守徽爲崇儀副使。

藥元福，并州晉陽人。自幼有膽識勇氣，善於騎射。最初事奉邢帥王檀爲廳頭軍使，以勇敢聞名。轉入後唐，爲拱衛、威和親從馬門軍都校，天平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後晉天福年間，任深州刺史。

開運初年，契丹占領甘陵，包圍魏郡，到達黃河。少帝駐軍澶淵，契丹在城北布陣，東西連接，占領城的兩角，登上女牆眺望，看不見盡頭。藥元福作爲左千牛衛將軍率領軍隊位於軍陣東側。澶州百姓有叫馬破龍的告訴契丹人說：“先攻東部，可以奪取浮橋。”契丹相信他，竭盡精銳來作戰。藥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百騎兵作爲一隊，躍出戰鬥，藥元福舉起鐵撾打契丹兵，打死數人，左右奔馳衝擊，所向披靡，契丹軍隊潰敗。少帝登上城頭，見到藥元福奮力作戰，召見撫慰他說：“你奮不顧身，即使古代的忠烈之士也不能超過。”藥元福三匹馬都被亂箭射中，少帝選擇名馬賞賜他。明天將要作戰，當面授與藥元福鄭州刺史，被當權大臣所阻止，僅爲原州刺史，不久改爲秦州刺史。

第二年，契丹再次入侵。命令藥元福與李守貞、符彥卿、皇甫遇、張彥澤等在陽城抵禦他們，爲右廂副排陣使。後晉的軍隊列成方陣，設可移動障礙物作行寨。契丹用奇兵從陣後出擊，切斷糧道，後晉軍缺水，士兵馬匹又飢又渴，鑿井還沒有見到水，土就倒塌填塞。契丹順風揚起



塵，諸將皆曰：“彼勢甚銳，俟風反與戰，破之必矣。”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爲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騎，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契丹大敗，追北二十餘里，殺獲甚衆，敵帥與百餘騎遁去。以元福爲威州刺史。

會靈武節度使王令溫以漢法治蕃部，西人苦之，共謀爲亂，三族酋長拓跋彥超、石存、乜廝褒率衆攻靈州。令溫遣人間道入奏，乃以河陽節度使馮暉鎮朔方，召關右兵進討，以元福將行營騎兵。元福與暉出威州土橋西，遇彥超兵七千餘，邀暉行李。元福轉戰五十里，殺千級，禽三十餘人，又遣部校援出令溫，護送洛下。

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須齎糧以行，至耀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衆數萬，布爲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軍，軍中大懼。暉遣人賂以金帛，求和解，彥超許之。使者往復數四，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飢渴，邀我於險，既許和解而日中未決，此豈可信哉？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黨成禽矣。”暉驚曰：“奈何？”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爲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爲號；旗舉則合勢進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遂率衆進擊，敵衆果潰。元福即舉黃旗以招暉，暉軍繼進，彥超大敗，橫尸蔽野。是夕，入清邊軍。明日，至靈州。元福還郡，詔賜暉、元福衣帶繒帛銀器。

灰塵，諸將都說：“他們氣勢非常旺盛，等到風向改變與他們作戰，打敗他們是一定的。”李守貞與藥元福商議說：“軍中飢渴已很嚴重，如果等到風向改變再出去作戰，我們這些人都成爲俘虜了。他們以爲我們不能逆風作戰，應當出其不意攻打他們，這是兵家的奇謀。”藥元福就率領麾下騎兵，打開障礙物出戰，諸將跟着到來，契丹大敗，追擊敗軍二十餘里，殺死和俘獲很多，敵軍統帥與一百多騎兵逃走。任藥元福爲威州刺史。

靈武節度使王令溫用漢法治理蕃部，蕃人感到苦惱，共同謀劃進行叛亂，三族酋長拓跋彥超、石存、乜廝褒率領人馬進攻靈州。王令溫派人走小路入朝上奏，於是任用河陽節度使馮暉鎮守朔方，召關右軍隊前去討伐，由藥元福率領行營騎兵。藥元福與馮暉出兵威州土橋以西，遇到拓跋彥超的軍隊七千多人，攔劫馮暉的行李。藥元福轉戰五十里，殺掉千人，活捉三十餘人，又派遣部下將校增援救出王令溫，護送到洛下。

朔方距威州七百里，沒有水草，稱爲旱海，軍隊必須攜帶糧食行軍，到耀德糧食吃完，等到天亮，前進四十里。拓跋彥超等的人馬數萬，布成三陣，扼守要路，占據水泉，等待馮暉的軍隊，軍中非常恐懼。馮暉派人用金帛賄賂，請求和解，拓跋彥超答應他。使者往返多次，到中午，照舊列陣。藥元福說：“他們知道我軍飢渴，在險要的地方攔截我們，已經答應和解而到中午尚未決斷，這難道可以信任嗎？想要困住我們罷了。拖延到傍晚，我們這些人就都被活捉了。”馮暉驚駭地說：“怎麼辦？”藥元福說：“對方人數雖多然而精兵極少，就是靠着西山列陣的兵，其他不必擔心。我請求用我的騎兵先攻打西山軍隊，你嚴陣以待，等敵人稍稍後退時，舉起黃旗作爲信號；旗子一舉就合力進擊，一定能打敗他們。”馮暉同意他的計策，就率領人馬進擊，敵軍果然潰敗。藥元福舉起黃旗招馮暉，馮暉的軍隊跟着進攻，拓跋彥超大敗，倒下的尸體遮蔽原野。這天晚上，進入清邊軍。第二天，到達靈州。藥元福回州，下詔賞賜馮暉、藥元福衣帶繒

漢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於鳳翔。時兵力寡弱，不滿萬人，蜀兵數萬來援，景崇至寶鷄，依山列柵。都監李彥從以數千人擊蜀軍，衆寡不敵，漢軍少却。元福領數百騎自後驅之，下令還顧者斬，衆皆殊死戰，大敗蜀兵，追至大散關，殺三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鳳翔平，以功遷淄州刺史。

周廣順初，王彥超討徐州叛將楊溫，以元福爲行營兵馬都監。數月克之，率師還京，改陳州防禦使。

未幾，劉崇引契丹擾晉州，命樞密使王峻率兵拒之，以元福爲西北面都排陣使。軍過蒙坑，崇夜燒營遁。峻令元福與仇超、陳思讓追至霍邑，既行，又遣止之。元福謂思讓等曰：“劉崇召契丹擾邊，志在疲弊中國，今兵未交而遁，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勢。”諸將畏懦，遂止。周祖知其事，明年，因調兵戍晉州，謂左右曰：“去年劉崇之遁，若從藥元福之言，則無邊患矣。”

俄與曹英、向訓討慕容彥超於兗州，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詔元福自晉州率所部入朝，即遣東行，賜六銖、袍帶、鞍馬、器仗。周祖謂曰：“比用曹州防禦使鄭璋，我度彥超凶狡，多計謀，恐璋不能集事，選爾代之。已敕曹英、向訓不令以軍禮見汝。”及至軍中，英、訓皆尊禮之，當時有爲宿將。築連城以圍兗，彥超晝夜出兵，元福屢擊敗之，遂閉壁不敢出，十餘日，元福營柵皆就，又穴地及築土山，百道攻其城。會周祖親征，元福以所部先入羊馬城，諸軍鼓噪角進，拔之。以功授建雄軍節度。

世宗高平之戰，劉崇敗走太原，

帛銀器。

後漢乾祐年間，隨從趙暉在鳳翔討伐王景崇。當時兵力少而弱，不滿萬人，蜀兵數萬前來增援，王景崇到寶鷄，依山列寨。都監李彥從以數千人進攻蜀軍，衆寡不敵，後漢軍稍退。藥元福率領數百騎兵從背後驅趕他們，下令回頭看的人斬首，衆人都殊死作戰，大敗蜀兵，追到大散關，殺死三千餘人，其餘的都扔掉盔甲逃走。鳳翔平定，因功升淄州刺史。

後周廣順初年，王彥超討伐徐州叛將楊溫，任用藥元福爲行營兵馬都監。幾個月後攻克，率軍回京，改爲陳州防禦使。

不久，劉崇引導契丹侵擾晉州，命令樞密使王峻率領軍隊抵抗，任藥元福爲西北面都排陣使。軍隊經過蒙坑，劉崇夜間燒營逃走。王峻命令元福與仇超、陳思讓追擊到霍邑，已經出發，又派人阻止他們。藥元福對陳思讓等人說：“劉崇召來契丹侵擾邊境，意在消耗我國的人力物力，現在尚未交戰就逃走，應當追擊逃軍深入敵後，來挫傷他們的氣勢。”諸將畏懼怯懦，就中止。周祖知道這件事，第二年，因調集軍隊守衛晉州，對身邊的人說：“去年劉崇逃走，如果聽從藥元福的話，就沒有邊境的禍患了。”

隨即同曹英、向訓在兗州討伐慕容彥超，藥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詔令藥元福從晉州率領所轄軍隊入京朝見，當即派遣東行，賞賜六銖、袍帶、鞍馬、器仗。周祖對他說：“近來任用曹州防禦使鄭璋，我揣度慕容彥超凶狠狡猾，恐怕鄭璋不能成事，選用你代替他。已下令曹英、向訓不讓他們按軍禮見你。”到達軍中時，曹英、向訓都尊敬他，是當時有作爲的老將。修築連城來包圍兗州，慕容彥超晝夜出兵，藥元福多次擊敗他，於是關閉軍營不敢出戰。十餘日後，藥元福的營柵都建成，又挖掘地穴及修築土山，用多種方法攻打這座城。周祖親征，藥元福率所轄人馬首先進入羊馬城，諸軍吶喊着爭相進城，攻下。因功授建雄軍節度使。

世宗高平之戰，劉崇戰敗逃往太原，於是發

遂縱兵圍其城。以元福爲同州節度，充太原四面壕寨都部署。時攻具悉備，城中危急，以糧運不繼，詔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爲方陣而南，元福以麾下爲後殿，崇果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師還，加檢校太尉，移鎮陝州。又歷定、廬、曹三鎮。

宋初，加檢校太師。九月卒，年七十七，贈侍中。

元福雖老，筋骨不衰，人或言其氣貌益壯，當復領兵，必大喜，曲致禮待，或加以贈遺，時稱驍將。

### 趙晁

趙晁，真定人。初事杜重威爲列校。重威誅，屬周祖鎮鄴中，晁因委質麾下。周祖開國，擢爲作坊副使。慕容彥超據兗州叛，以晁爲行營步軍都監。兗州平，轉作坊使。晁自以逮事霸府，復有軍功，而遷拜不滿所望，居常怏怏。時樞密使王峻秉政，晁疑其軋己。一日使酒詣其第，毀峻，峻不之責。世宗嗣位，改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領賀州刺史。

從征劉崇，轉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兼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軍至河內，世宗意在速戰，令晁倍道兼行。晁私語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未易敵也，宜持重以挫其銳。”好謙以所言入白，世宗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他人所教。言其人，則舍爾；不言，當死！”好謙懼，遂以實對。世宗即命并晁械於州獄，軍迴始赦之。

及征淮南，改虎捷左廂、領閬州防禦使，充前軍行營步軍都指揮使，

兵包圍太原。以藥元福爲同州節度使，充任太原四面壕寨都部署。當時進攻的器具全部完備，城中危急，因爲糧食運輸接不上，詔令班師。藥元福上言說：“進軍很容易，退軍很難。”世宗說：“一切都委托給你。”於是把士兵按部分列方陣向南退兵，藥元福以所轄軍隊作爲殿後，劉崇果然發兵追擊，藥元福打退了他們。班師，加官檢校太尉，移鎮陝州。又歷任定、廬、曹三州節度使。

宋初，加官檢校太師。九月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贈官侍中。

藥元福雖然年老，筋骨并不衰弱，人們說他氣色面貌更加壯健，應當重新領兵，必定非常高興，想方設法以禮相待，或者加以饋贈，當時稱爲勇將。

趙晁，真定人。最初事奉杜重威爲列校。杜重威被殺，接着周祖鎮守鄴中，趙晁因而歸附部下。周祖開國，提拔爲作坊副使。慕容彥超占據兗州叛亂，任用趙晁爲行營步軍都監。兗州平定，轉爲作坊使。趙晁自認爲任職於藩王府邸，又有軍功，而升遷授官不能滿足願望，平時經常怏怏不樂。當時樞密使王峻掌握朝政，趙晁懷疑他排擠自己。一天乘着酒勁到他府第去，誹謗王峻，王峻沒有責怪他。世宗繼承皇位，改任趙晁左廂都指揮使、領賀州刺史。

隨從征伐劉崇，轉爲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兼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軍隊到河內，世宗意在儘快作戰，命令趙晁兼程前進。趙晁私下對通事舍人鄭好謙說：“敵人氣勢正盛，是不容易戰勝的，應當謹慎穩重以挫傷他們的銳氣。”鄭好謙把他所說的話入朝陳述，世宗生氣地說：“你怎麼會有這樣的話，一定是別人所教。說出這個人，就放過你；不說，應該處死！”鄭好謙害怕，就把實情回答出來。世宗命令連同趙晁戴上鐐銬拘禁在州的監獄裏，軍隊返回纔赦免他們。

征伐淮南時，改爲虎捷左廂、領閬州防禦使，充任前軍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又爲綠江步軍

又爲綠江步軍都指揮使。時李重進敗吳人于正陽，以降卒三千人付晁，晁一夕盡殺之。世宗不之罪。壽春平，拜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孟懷等州觀察措置等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傅。

宋初，加檢校太尉。未幾，以疾歸京師，卒，年五十二。太祖甚悼之，贈太子太師，再贈侍中。

晁身長七尺，儀貌雄偉，好聚斂，處方鎮以賄聞。以周初與宣祖分管禁軍，有宗盟之分，故太祖常優禮之，再加贈典焉。子延溥。

#### 趙延溥

延溥，周顯德中，以父任補左班殿直。宋初，爲鐵騎指揮使。開寶初，太祖親征晉陽，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爲帳下牙軍，轉殿前散員指揮使。九年，改鐵騎都虞候。

太宗即位，遷散指揮都虞候、領思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轉內殿直都虞候。三年，改馬步軍都虞候。從平太原，略地燕薊。六軍扈從有後期至者，帝怒，欲置于法。延溥遂進曰：“陛下巡行邊陲，以防禦外侮，今契丹未殄，而誅譴將士，若舉後圖，誰爲陛下戮力乎？”帝嘉納之。師還，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本州防禦使。

五年，殿前白進超卒，即以延溥爲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殿前都虞候事。坐遺親吏市竹木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責授登州團練使，令赴任。是冬，帝北巡至大名，復以延溥爲本州防禦使，即命爲幽州東路行營壕寨都監。詔修綠邊城堡。逾年，加涼州觀察使，仍判登州。又爲鎮州兵馬都部署，俄判霸州。

雍熙二年，改蔚州觀察使，判冀

都指揮使。當時李重進在正陽打敗吳軍，把投降士兵三千人交給趙晁，趙晁一夜之間全部殺死他們。世宗沒有怪罪。壽春平定，授爲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使、孟懷等州觀察措置等使。恭帝即位，加官檢校太傅。

宋初，加官檢校太尉。不久，因病返回京城，去世，年五十二。太祖非常悲傷惋惜，贈官太子太師，再贈侍中。

趙晁身高七尺，儀表雄偉，喜歡聚斂財富，治理藩鎮以納賄著名。因爲後周初與宣祖分管禁軍，有父輩盟友的情分，因此太祖經常特別禮遇他，兩次加以追封。兒子趙延溥。

趙延溥，後周顯德年間，因父恩蔭補爲左班殿直。宋初，爲鐵騎指揮使。開寶初年，太祖親征晉陽，太宗鎮守京邑，趙延溥率所轄軍隊爲帳下牙軍，轉爲殿前散員指揮使。九年，改爲鐵騎都虞候。

太宗即位，升散指揮都虞候、領思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轉爲內殿直都虞候。三年，改爲馬步軍都虞候。隨從平定太原，奪取燕薊地區。六軍扈從有誤期到達的，皇帝發怒，要依法治罪。趙延溥進言說：“陛下巡行邊境，防禦外族欺侮，現在契丹未滅，而責備將士，如果以後征討，誰爲陛下盡力呢？”皇帝贊同採納了他的意見。班師，升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本州防禦使。

五年，殿前白進超去世，當天任命趙延溥爲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殿前都虞候事。因派遣親信吏人買竹木所過關卡假稱皇帝命令免稅，責罰授登州團練使，命令他赴任。這年冬，皇帝巡視北方來到大名，又任用延溥爲本州防禦使，當即任命爲幽州東路行營壕寨都監。詔令修築邊境城堡。過了一年，加官涼州觀察使，判登州。又爲鎮州兵馬都部署，不久判霸州。

雍熙二年，改爲蔚州觀察使，判冀州。命令

州。會命曹彬等北征，又與內衣庫使張紹勅、引進副使董愿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監。師還，命知貝州，改滑州部署。四年，再知貝州，以疾求代，代未至，卒，年五十。贈天德軍節度。

子承彬，至內殿崇班。承彬子咸一，爲虞部員外郎，知宗正丞事。咸熙，天聖八年進士及第。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爲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僞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晁爲將，皆忍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親，仁暴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曹彬等征伐北方時，又與內衣庫使張紹勅、引進副使董愿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監。班師，任貝州知州，改爲滑州部署。四年，第二次爲貝州知州，因病請求接替，接任的人尚未到來，去世，年五十。贈官天德軍節度使。

兒子趙承彬，官至內殿崇班。趙承彬之子趙咸一，爲虞部員外郎，知宗正丞事。咸熙，天聖八年進士及第。

論曰：侯益在後晉、後漢時，反覆無常，看他接受契丹任命，私下結交僞蜀，赤岡之戰，又在夜裏求見周祖，宗族老少，遭到王景崇的殺戮，幾乎沒有活下來的，推究他的心迹，難道是懷有二心的懲罰嗎？薛懷讓、趙晁擔任將領，都殘忍殺死投降的人。趙晁之子趙延溥，能挽救後到者被殺，即使是父子之親，仁愛與殘暴如此不同。其餘的都是遭逢時世以武勇見長，以致榮耀顯貴。扈彥珂請求進攻河中，最終采用了他的策略，是愚者之一慮。



#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

## 列傳第十四

郭崇 楊廷璋 宋偓 向拱 王彥超

張永德 王全斌(曾孫)凱 康延澤 王繼濤 高彥暉(附)

### 郭崇

郭崇，應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避周祖名，止稱崇。父祖俱代北酋長。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爲卒。後唐清泰中，爲應州騎軍都校。

晉祖割雲應地入爲契丹，崇耻事之，奮身南歸，歷鄆、河中、潞三鎮騎軍都校。開運中，戍太原。會漢祖起義，以崇爲前鋒。入汴，改護聖左第六軍都校、領郢州刺史，改領富州。

從周祖平河中，以功遷果州防禦使、領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周祖鎮鄴，以崇領行營騎軍兼天雄軍都巡檢使。

乾祐三年冬，崇從周祖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劉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贊於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南侵，周祖北征，次于澶州，爲六軍推戴。樞密使王峻在京師聞變，遣崇率七百騎東拒贊，遇於睢陽。崇陣于牙門外，贊懼，登門樓呼崇曰：“汝等何遽至此？”崇曰：“澶州軍變，遣崇等來衛乘輿，非有他也。”贊召崇升樓，崇未敢登，即遣道下與語，崇

郭崇，應州金城人。穩重寬厚沉默寡言，有謀略。最初名爲崇威，避周祖名諱，單名爲崇。父親和祖父都是代北酋長。郭崇二十歲時憑藉勇力應募爲士卒。後唐清泰年間，爲應州騎軍都校。

晉祖割雲應地區歸入契丹，郭崇耻於歸契丹，毅然南回後晉，歷任鄆、河中、潞三鎮騎軍都校。開運年間，駐守太原。漢祖起兵時，任用郭崇爲前鋒。進入汴，改爲護聖左第六軍都校、領郢州刺史，改領富州。

隨從周祖平定河中，因功升果州防禦使、領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周祖鎮守鄴，郭崇領行營騎軍兼天雄軍都巡檢使。

乾祐三年冬，郭崇隨從周祖平定國難，與李筠在劉子陂抵禦慕容彥超，趕走他們，郭崇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派遣馮道等在徐州迎接湘陰公劉贊，將要立他爲皇帝。契丹南侵，周祖北征，駐在澶州，被軍隊所推戴。樞密使王峻在京城聽到事變，派遣郭崇率領七百騎兵向東抗拒劉贊，在睢陽相遇。郭崇把軍隊排列在官署外，劉贊害怕，登上門樓叫郭崇說：“你們這些人爲什麼忽然來到這裏？”郭崇說：“澶州軍隊兵變，派遣郭崇等人來衛衛陛下，不是有別的目的。”劉贊召郭崇上樓，郭崇不敢上，就派馮道下來與他說

乃登，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贊執崇手泣，俯首久之。俄而贊所領衛兵都校張令超以衆歸崇，贊親將賈、王等數怒目視道，將害之。贊曰：“汝輩勿草草，此非關令公事。”崇即送贊就館舍。

廣順初，領定武軍節度，又爲京城都巡檢使、修城都部署兼知步軍公事。未幾，復升陳州爲節鎮，以潁州隸焉，命崇爲節度。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出鎮澶州。周祖不豫，促還鎮所。

世宗立，并入侵潞州，命崇與符彥卿出固鎮以禦之。世宗親征，又副彥卿爲行營都部署。師還，加兼侍中。冬，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四年，世宗征淮南，契丹出騎萬乘餘掠邊，崇率師攻下束鹿縣，斬數百級，俘獲甚衆。五年，天清節，崇來朝，表求致政，不允，賜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遣之。世宗平關南，至靜安軍，崇來朝。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

宋初，加兼中書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盧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爲節制。乾德三年，卒，年五十八。太祖聞之震悼，贈太師。

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妻即明德皇后之姊也。子允恭，以父任授殿直，至崇儀副使、知常州卒。次女爲仁宗皇后。天聖三年，詔贈崇尚書令兼中書令，守璘太尉、寧國軍節度，允恭

話，郭崇這纔登樓，全面述說軍心有所歸屬，皇帝已經確定，劉贊握着郭崇的手哭泣，低下頭很長時間。不久劉贊所統率的衛兵都校張令超領兵歸附郭崇，劉贊的親信將領賈、王等人多次怒目看着馮道，將要殺害他。劉贊說：“你們不要草率，這不關令公的事。”郭崇當即送劉贊到館舍。

廣順初年，領定武軍節度使，又任京城都巡檢使、修城都部署兼知步軍公事。不久，又升陳州爲節鎮，管轄潁州，任命郭崇爲節度使。周祖親自郊祀，加官同平章事，出朝鎮守澶州。周祖患病，催促他返回鎮所。

世宗立爲皇帝，并軍侵犯潞州，命令郭崇與符彥卿出兵固鎮抵禦他們。世宗親自出征，又爲符彥卿副將任行營都部署。班師，加官兼侍中。冬，改爲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四年，世宗征伐淮南，契丹派出一萬多騎兵劫掠邊境，郭崇率軍攻下束鹿縣，斬首數百級，俘獲很多。五年，天清節，郭崇前來朝見，上表請求退職，不允許，賞賜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派他回去。世宗平定關南，到靜安軍，郭崇前來朝見。恭帝繼承皇位，加官檢校太師。

宋初，加官兼中書令。郭崇追念後周的恩遇，時常流淚。監軍陳思誨密奏他的情況，并說：“常山靠近邊境，郭崇有反叛之心，應當小心防備他。”宋太祖說：“我一向知道郭崇篤於恩義，是有感而發罷了。”派人偵察他，回來說郭崇正對着賓客屬員坐在池潭小亭上飲酒博戲，城中平靜。太祖笑着說：“果然跟我說的一樣。”不久前來朝見。當時任命李重進爲平盧軍節度使，李重進叛亂，改任郭崇爲節度使。乾德三年，去世，年五十八。太祖聽到後震驚哀傷，贈官太師。

兒子郭守璘官至洛苑副使，他的妻子是明德皇后的姐姐。兒子郭允恭，因父恩蔭爲殿直，官至崇儀副使、常州知州去世。次女爲仁宗皇后。天聖三年，下詔追贈郭崇尚書令兼中書令，郭守璘太尉、寧國軍節度使，郭允恭太傅、安德軍節



太傅、安德軍節度。六年，又詔追封崇英國公，加贈守璘永清軍節度兼中書令，允恭忠武軍節度兼侍中。允恭子中庸，左侍禁、閤門祇候、副使；中和，娶潁川郡王德彝女，爲西染院副使。

### 楊廷璋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

周祖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周祖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爲淑妃，擢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即令召洪裕赴闕，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廷璋歷皇城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

世宗自澶淵還京，言廷璋有幹材，遷客省使。俄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將行，謂之曰：“懿就不就命，即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即日載路。俄聞周主崩，廷璋嘔血不食者數日。

世宗立，拜左驍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征劉崇，以爲建雄軍節度。在鎮數年，頗有惠愛。前後率兵入太原境，拔仁義、高壁等寨，獲刺史、軍校數十人，俘其民數千戶，獲兵器羊馬數萬計。并人棄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廷璋遂置保安、興同、白壁等十餘寨。

會隰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李謙溥領州事。謙溥至，并人來攻其

度使。六年，又下詔追封郭崇英國公，加贈郭守璘永清軍節度使兼中書令，郭允恭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郭允恭之子郭中庸，左侍禁、閤門祇候、副使；郭中和，娶潁川郡王德彝之女，爲西染院副使。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家世一向卑賤，有個姐姐守寡住在京城，周祖地位低下時，想要娶她，他姐姐不肯依從，就讓媒人傳話恐嚇逼迫，姐姐把這些告訴楊廷璋。楊廷璋去見周祖，回來對姐姐說：“此人相貌異常，不可拒絕。”姐姐就聽從了他。

周祖隨從漢祖鎮守太原，楊廷璋多次探望他的姐姐，周祖喜歡他的純樸謹慎。姐姐去世，留楊廷璋在身邊供職。外出討伐三處叛亂，入京平定國難，楊廷璋數次獻上奇妙的計謀。周祖即位，追認冊封楊廷璋的姐姐爲淑妃，升楊廷璋爲右飛龍使，楊廷璋堅辭不受，希望推恩於其父楊洪裕。便下令楊洪裕趕來朝廷，因爲年老有病推辭，就地授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楊廷璋歷任皇城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

周世宗從澶淵返回京城，上言楊廷璋有辦事能力，升爲客省使。不久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病不朝見，周祖命令楊廷璋前去接替他。將要出發，對他說：“史懿不接受命令，就考慮除掉他。”楊廷璋到達，屏除周圍的人，把詔書給史懿看，告知禍福，史懿當天上路。不久聽說周主去世，楊廷璋吐血不進食數日。

周世宗登上帝位，爲左驍衛大將軍，任宣徽北院使。征伐劉崇，爲建雄軍節度使。在藩鎮數年，施政有恩德仁愛。前後率軍進入太原境內，攻取仁義、高壁等寨，擒獲刺史、軍校數十人，俘虜百姓數千戶，繳獲武器羊馬數以萬計。并軍放棄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楊廷璋設保安、興同、白壁等十多處營寨。

隰州刺史孫議去世，楊廷璋派遣監軍李謙溥領州事。李謙溥到達，并軍來攻打這座城，參謀

城，議者以爲宜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壁堅完，并人奄至，未能爲攻城具，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許以重賞，由間道遣人約謙溥爲內應。既至，即銜枚夜擊，城中鼓噪以出，并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甲萬計。奏至，世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詔褒之。

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保。顯德六年夏，率所部入河東界，下堡寨十三，降巡檢使靳漢晁等三人。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傅。

宋初，加檢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賜之。李筠叛，潛遣親信使齎蠟書求援鄰境，廷璋獲之，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即下詔委以經略。及車駕親征，詔廷璋率所部入陰地，分賊勢。賊平，歸鎮。是秋來朝，改鎮邠州。乾德四年，移鄜州。開寶二年，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四年，卒，年六十。賻帛二百匹。

廷璋美髯，長上短下，好修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

洪裕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雁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岳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

廷璋子七人，皆不爲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崇勳，

認爲應當趕快救援他。楊廷璋說：“隰州城牆堅固完整，并軍忽然到來，沒攻城工具，應當出奇計打敗他們。”就招募不怕死的勇士百餘人，許諾給予重賞，從小路派人約李謙溥爲內應。到達後，就悄悄在夜間出擊，城中士兵吶喊衝出，并軍大敗，追擊敗兵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繳獲武器鎧甲數以萬計。奏章送到，世宗高興地說：“我的舅父真能抵禦敵寇。”下詔褒獎他。

世宗從河東返回，加官檢校太保。顯德六年夏，率領所轄軍隊進入河東界內，攻下堡寨十三個，收降巡檢使靳漢晁等三人。恭帝即位，加官檢校太傅。

宋初，加官檢校太尉。官吏百姓到朝廷去，請求立碑贊頌功德。太祖命令盧多遜撰寫碑文賞賜他。李筠叛亂，暗中派遣親信讓他攜帶密封書信向鄰國求援，楊廷璋捉獲他，戴上鐐銬送往京城，趁機獻上攻取的計策，當即下詔把謀劃的事委托給他。皇帝親征時，詔令楊廷璋率所轄軍隊進入陰地，分散賊勢。賊軍平定，返回軍鎮。當年秋前來朝見，改鎮邠州。乾德四年。移爲鄜州。開寶二年，召入朝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四年，去世，享年六十歲。贈送助喪帛二百匹。

楊廷璋鬚美，上鬚長下鬚短，喜好修飾容貌儀表，即使會見小吏，也未曾怠惰。善待士人，幕府中有很多知名人士。在晉州時，太祖任命荆罕儒爲鈐轄。荆罕儒因爲楊廷璋是後周近親，懷疑他有貳心，每次進入府中，隨從的人都手持刀劍，想要殺楊廷璋。楊廷璋推誠相待，毫不設防，荆罕儒也不敢動手，最終也沒有禍患。議論的人認爲楊廷璋在涇州保全了史懿，是陰德的回報。

楊洪裕年輕時，曾在貂裘陂打魚，忽然有騎馬奔馳而來的人，把二隻石雁交給楊洪裕，一個翅膀掩在左邊，一個翅膀掩在右邊，說：“我是北岳使者。”說完，忽然不見。當年生下淑妃，第二年生廷璋，家業於是興旺起來。

楊廷璋有七個兒子，都沒有替他們求官，惟獨表奏他的孤兒外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安崇

後唐樞密使重誨子也。廷璋子坦、塤皆進士及第。坦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判官；塤爲都官郎中。

### 宋偃

宋偃，河南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瑤，唐天德軍節度兼中書令。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偃。廷浩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偃年十一，以父死事補殿直，遷供奉官。

晉祖嘗事莊宗，每偃母入見，詔令勿拜，因從容謂之曰：“朕於主家誠無所靳，但朝廷多事，府庫空竭，主所知也。今主居輦下，薪米爲憂，當奉主居西洛以就豐泰。”命偃分司就養，敕有司供給，至於醢醢，率有加等。

漢祖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奉書偃母，與偃結婚，即永寧公主也。累授北京皇城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武軍節度，移鎮滑州。

周祖舉兵向關，時偃在鎮，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偃率所部兵從周祖，至劉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周祖。周祖謂偃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偃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廣順初，丁內艱，服除，授左監門衛上將軍。

世宗征淮南，令偃與左龍武統軍趙贊、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前景州刺史劉建於壽州四面巡檢。師還，以偃爲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又爲廬州城下副部署。吳人大發舟師，次東沛洲，斷蘇、杭之路。世宗遣偃領戰艦數百艘襲之，又遣大將慕容延釗率步騎而進，水陸合勢大破之。

勳，是後唐樞密使安重誨之子。楊廷璋之子楊坦、楊塤都進士及第。楊坦官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判官；楊塤爲都官郎中。

宋偃，河南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父宋瑤，唐天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父親宋廷浩，娶後唐莊宗之女義寧公主，生宋偃。宋廷浩歷任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叛亂時，奮力作戰而死。宋偃十一歲，因爲父親戰死補爲殿直，升供奉官。

晉祖曾事奉莊宗，每次宋偃母親入朝參見，詔令不要行拜禮，從容對她說：“我對於公主家從來不吝惜，但朝廷多事，府庫空竭，是公主所知道的。現在公主居住在京城，柴米都要擔憂，應當侍候公主居住西洛得以豐足安寧。”任命宋偃出任分司前去瞻養，命令官吏供給，甚至醋和肉醬，都提高等級。

漢祖在晉陽，派遣他的兒子承訓來到洛，送書信給宋偃的母親，與宋偃結婚，就是永寧公主。多次升官授任北京皇城使。後漢乾祐初年，爲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武軍節度使，移鎮滑州。

周祖發兵回朝廷，當時宋偃在藩鎮，打開城門迎接拜見，周祖非常感激他。宋偃率領所轄軍隊隨從周祖，至劉子陂，隱帝的衛兵全部逃走投奔周祖。周祖對宋偃說：“皇上危險了，你是近親，可趕快去護衛，不要使皇上驚動。”宋偃快馬加鞭來到御營，軍隊已經亂了。廣順初年，母親去世，服喪結束，授左監門衛上將軍。

世宗征伐淮南，命令宋偃與左龍武統軍趙贊、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前景州刺史劉建在壽州四面巡行視察。班師，任宋偃爲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又任廬州城下副部署。吳大規模派出水師，駐東沛洲，切斷蘇、杭的道路。世宗派宋偃率領戰艦數百艘襲擊他們，又派大將慕容延釗率領步兵騎兵進軍，水陸兩路會合大敗他們。

世宗嘗次于野，有虎逼乘輿，僱引弓射之，一發而斃。及江北諸州悉平，畫江爲界。世宗駐迎鑾，命僱率舟師三千溯江而上，巡警諸郡。師還，復授滑州節制，又移鎮鄧州。恭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

宋初，加檢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司超副之。李重進謀以揚州叛，僱察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僱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遂從征揚州，爲行營排陣使。及平，以功改保信軍節度。來朝，徙鎮華州。會鑿池都城南，命僱率舟師數千以習水戰，車駕數臨觀焉。五年，改忠武軍節度。

開寶初，太祖納僱長女爲后。僱本名延渥，以父名下字從“水”，開寶初，上言改爲僱。三年，徙邠州。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二年，移爲定國軍節度。四年，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詔僱與尚食使侯昭愿領兵萬餘，攻城南面。師還歸鎮。

五年冬，車駕幸大名，召僱詣行在，詔知滄州。六年，封邢國公，俄遷同州。九年，又爲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班師，命僱知霸州，歸闕。端拱二年，卒，年六十四。廢朝，贈侍中，謚莊惠，中使護葬。

僱，莊宗之外孫，漢祖之婿，女即孝章皇后，近代貴盛，鮮有其比。子元靖至供備庫使，元度至供備庫副使，元載、元亨并至左侍禁、閣門祇候。初，孝章寢疾，語晉國長公主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族屬不敦睦，貽笑於人。”景德中，僱幼子元翰果詣京府，求析家財，真宗聞之，詔釋勿問，仍諭其族屬務遵先后遺戒焉。

世宗曾住宿在野外，有虎逼近世宗，宋僱拉弓射虎，一箭而死。江北諸州全部平定，依長江劃爲國界。世宗駐迎鑾，命令宋僱率領水師三千逆江而上，巡視警戒各州。班師，又授滑州節度使，又移鎮鄧州。恭帝即位，加封開府儀同三司。

宋初，加官檢校太師，派遣率領水師巡視安撫長江邊界，舒州團練使司超爲副職。李重進圖謀憑藉揚州叛亂，宋僱察知這一情況，快速上表報告。太祖命令宋僱駐兵海陵，觀察李重進的動向。隨從征伐揚州，爲行營排陣使。平定後，因功改爲保信軍節度使。前來朝見，調鎮華州。在都城南開鑿護城河，命令宋僱率領水軍數千練習水戰，皇帝多次前來觀看。五年，改爲忠武軍節度使。

開寶初年，宋太祖娶宋僱長女爲皇后。宋僱本名延渥，因爲父名第二字“浩”有三點水，開寶初年，上言改爲僱。三年，調任邠州。太平興國初年，加官同平章事。二年，移爲定國軍節度。四年，隨從平定太原，又隨從征伐幽州。詔令宋僱與尚食使侯昭愿領兵一萬餘人，進攻城的南面。班師返回藩鎮。

五年冬，皇帝到大名，召宋僱到皇帝所在地，詔令爲滄州知州。六年，封邢國公，不久任同州知州。九年，又授右衛上將軍。雍熙年間，曹彬等北伐，班師，任宋僱爲霸州知州，返回朝廷。端拱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停止朝會，贈官侍中，謚號莊惠，宦官護葬。

宋僱，是莊宗的外孫，漢祖的女婿，女兒就是孝章皇后，近代顯貴極盛，很少有人能跟他相比。兒子宋元靖官至供備庫使，宋元度官至供備庫副使，宋元載、宋元亨都官至左侍禁、閣門祇候。當初，孝章皇后卧病，對晉國長公主說：“我閉上眼睛沒有別的擔心，祇憂慮同族親屬不能親厚和睦，貽笑於人。”景德年間，宋僱幼子宋元翰果然來到京府，請求分開家財。真宗聽到此事，詔令放過不要追問，又告知他的同族親屬一定要遵守先皇后留下的告誡。

元度子惟簡，爲殿直，惟易爲奉職。

### 向拱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少倜儻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依之。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爲富家子，隨之，將劫其財。拱覺，行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原。以策干漢祖，漢祖不納，客於周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拱知客押牙。

周祖即位，授官苑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軍。并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於虜亭南，殺三百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又敗其軍於壺關。師還，會征慕容彥超，命爲都監，賜以六銖、袍帶、鞍勒馬、器仗，即日遣行。賊平，命爲陝州巡檢。未幾，改客省使、知陝州。

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紹基欲求繼襲，即自領使務。朝廷益禁兵戍守，命拱權知州事，俄遷內客省使。嘗請禁州民賣軍裝兵器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者，拱招其酋帥犒之，令誓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將軍、宣徽南院使。

劉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赴澤州，令拱監護之。世宗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兼義成軍節度、河東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陳州。

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乃召拱與鳳翔王景并率兵出大散關，連下城寨。復命拱爲西南面行營都監。

元度之子惟簡，爲殿直，惟易爲奉職。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起初名訓，避周恭帝名諱而改。年輕時倜儻而不肯屈居人下。二十歲時，聽說漢祖在晉陽招攬天下有才之士，將要前去依附他。中途遇到強盜，見到向拱相貌雄偉，料想是富家之子，跟隨他，想要搶劫他的財物。向拱發覺，走到石會關，殺掉所騎的驢買酒聚會當地豪傑，告訴他們原因，都派出壯年男子保護向拱到太原。用計略向漢祖求取功名，漢祖沒有採納，在周祖門下做賓客。到周祖領節度使時，安排向拱爲知客押牙。

周祖即位，授官苑使。廣順年間，升爲皇城使，出朝監昭義屯兵。并人帶領騎兵步兵十五都前來侵犯，向拱與巡檢使陳思讓在虜亭以南迎戰，殺三百餘人，擒獲一百人，俘虜他們的統帥王璠、曹海金，又在壺關打敗他們的軍隊。班師，適逢征伐慕容彥超，任命爲都監，賜給他六銖、袍帶、鞍勒馬、器仗，當天派他出行。賊軍平定，爲陝州巡檢。不久，改任客省使、陝州知州。

延州高允權去世，他的兒子高紹基想請求承襲職位，就自行領節度使事務。朝廷增加禁軍駐守，任命向拱權知州事，隨即升爲內客省使。曾經請求禁止州內百姓出賣軍裝武器給西人，聽從了他。所轄部落有侵害偷盜漢族人家的，向拱招來那裏的酋長犒勞他，讓他發誓不敢侵犯。召授左神武大將軍、宣徽南院使。

劉崇入侵，派遣騎兵樊愛能、步軍何徽趕赴澤州，命令向拱監護。世宗親征，向拱率精銳騎兵部署在軍陣正中。高平之勝，因功授兼義成軍節度使、河東行營前軍都監。班師，出朝鎮守陳州。

在此之前，後晉末，秦州節度使何建把秦、成、階三州歸入蜀，蜀人又奪取鳳州。到這時，宰相王溥舉薦向拱討伐他們，就召向拱與鳳翔王景共同率軍出大散關，接連攻取城寨。又任命向拱爲西南面行營都監。蜀人聽到鳳州危急，發

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之，命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將領勁卒千人出敵後，截其歸路。敵果爲建雄所敗，奔堂倉，又爲勁卒所逼，合勢掩擊，擒其監軍王繼、孫韜等千五百餘。由是劍門之下，州邑營寨，望風宵遁，秦、鳳、階、成平。召歸，宴於金祥殿，賜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勒馬。

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即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依前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以令坤爲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廷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數輩，軍中肅然。六月，追叙秦、鳳功，加檢校太尉。

時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充斥，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爲吳人所據。拱上言欲且徙揚州之師并力攻壽春，俟其城下，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庫，付揚州主者；復遣本府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南軍二千于黃蓍寨。

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爲武寧軍節度，命領其屬駐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領武寧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東道節度，俄充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即位，加檢

兵五千多人從鳳州北堂倉鎮路出兵，行進到黃花谷，將要切斷後周軍運糧道路。向拱與王景偵察得知此事，命令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達黃花谷，又派遣其他將領率強兵一千人從敵後出擊，截斷他們的歸路。敵軍果然被張建雄打敗，逃往堂倉，又被強兵所威逼，合力襲擊，擒獲他們的監軍王繼、孫韜等一千五百餘人。因此劍門之下，州縣營寨，望風而逃，秦、鳳、階、成平定。召回，在金祥殿設宴，賞賜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勒馬。

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由向拱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當時揚州剛剛平定，南唐命令邊境出師，圖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的念頭，就由驛站傳遞文書召向拱到皇帝所在地，授淮南節度使，照舊任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由韓令坤任副職。當時後周軍長期駐兵淮陽，都將趙晁、白廷遇等驕橫殘暴，不互相聽命服從，專心貪污作假，甚至有搶劫他人妻子女兒的。向拱到來後，殺掉其中不守法的幾個人，軍中肅然。六月，追叙秦、鳳的功勞，加官檢校太尉。

當時後周軍圍困壽春過了一年尚未攻下，江、淮一帶充滿草寇，吳的援軍在紫金山建立營柵，與城中用烽火互相呼應。而舒、蘄、和、泰又被吳人占據。向拱上言想要暫且轉移揚州的軍隊合力攻打壽春，等這座城被攻克，然後進攻奪取。世宗聽從了他。向拱於是封閉倉庫，交給揚州的主管人；又派遣本府牙將分部巡查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動喜悅。軍隊出發，吳人有背着乾糧來送行的。到達壽春，與李重進合力來攻這座城，改任淮南道招討都監，在黃蓍寨打敗淮南軍隊二千。

世宗再次到壽州，召見向拱設宴賞賜非常優厚，命爲武寧軍節度使，命令率領他的部屬駐兵鎮淮軍。攻克壽州，因功加官同平章事、領武寧軍節度使。四年，調任歸德軍節度使。淮南平定，改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隨即充任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即位，加官檢校太師、河南

校太師、河南尹、西京留守。

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大河，逾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爲力矣。”帝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走澤州城守，遂見擒。乾德初，從郊祀畢，封譙國公。

拱尹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爲樂，府政廢弛，群盜晝劫。太祖聞之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繼勳曰：“洛久不治，選卿代之，無復效拱爲也。”

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八年，代王彥超判左金吾街仗事。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詔以銀五千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

咸平初，真宗聞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錄其孫懌爲國子助教。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身。德明子悅，爲虞部郎中。

### 王彥超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性溫和恭謹，能禮下士。少事後唐魏王繼岌，從繼岌討蜀，還至渭南。會明宗即位，繼岌遇害，左右遁去，彥超乃依鳳翔重雲山僧舍暉道人爲徒。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此？”給資帛遣之。

時晉祖帥陝，乃召至帳下，委以心腹。及移鎮太原，將引兵南下，遣從事桑維翰求援契丹，以彥超從行。天福初，累遷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揮都虞候、領蒙州刺史。漢初，領岳州防禦使兼護聖左廂都校，出爲復

尹、西京留守。

宋初，加官兼侍中。宋太祖征伐李筠，向拱到汜水迎接拜見，向皇上進言說：“李筠叛逆的行爲久已顯著，兵力越來越強盛，陛下應當趕快渡過大河，翻越太行，乘他尚未集中而消滅他，慢了就會聲勢大張，難以消滅了。”皇帝聽從他的話，輕裝兼程趕赴那裏。李筠果然率兵向南，聽說皇帝到來，驚慌害怕逃到澤州城內防守，於是被擒獲。乾德初年，隨從郊祀完畢，封譙國公。

向拱任河南尹十餘年，專門營建園林住宅，喜好聲色歌妓，任意飲酒作爲娛樂，府內政治廢弛，大群強盜白晝搶劫。太祖聽說此事很生氣，調任鎮守安州，命令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接替他，對焦繼勳說：“洛長久缺乏治理，選你接替他，不要仿效向拱的作法。”

太平興國初年，進封秦國公，前來朝見，授左衛上將軍。八年，接替王彥超判左金吾街仗事。上表進獻西京長夏門北園，詔令用白銀五千兩補償他。雍熙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贈官中書令。

咸平初年，真宗聽說向拱的後代有飢寒流離的，錄用他的孫子向懌爲國子助教。向拱之子向德明，官至洛苑使；向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身。向德明之子向悅，爲虞部郎中。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性情溫和恭謹，能禮賢下士。年輕時事奉後唐魏王繼岌，隨從繼岌討伐蜀，回師到達渭南。明宗即位，繼岌遇害，周圍的人逃走，王彥超就依附鳳翔重雲山佛寺暉道人爲徒。暉道人善於觀察人，對王彥超說：“你，是富貴的人，怎麼能長期住在這裏？”贈給錢物讓他離開。

當時晉祖任陝帥，就召至帳下，作爲心腹。到移鎮太原時，將要引兵南下，派遣從事桑維翰向契丹求援，由王彥超隨從前往。天福初年，逐漸提升爲奉德軍校，兩次升官爲殿前散指揮都虞候、領蒙州刺史。後漢初，領岳州防禦使兼護聖左廂都校，出朝任復州防禦使

州防禦使。

周祖平內難後，北征契丹，以彥超爲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祖入汴。時自彭門迎湘陰公入繼位，會軍變，周祖革命，即命彥超權知徐州節度。未行，湘陰公舊校鞏廷美據州叛，真拜彥超武寧軍節度，命討之。彥超督戰艦破其水寨，乘勝拔之。

又與樞密使王峻拒劉崇於晉州，彥超以騎兵進，崇遁去，授建雄軍節度。復以所部追賊至霍邑，賊步騎墮崖谷，死者甚衆。彥超歸鎮所，俄改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河中。

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劉崇南寇，命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從戰高平。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儻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師還，改忠武軍節度，加兼侍中。詔率所部浚胡蘆河，城李晏口。工未畢，遼人萬餘騎來侵，彥超擊敗之，殺傷甚衆。

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爲前軍行營副部署，敗淮南軍二千于壽州城下。吳兵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吳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勢急擊，大敗吳人三萬餘衆，追北二十餘里。還，改京兆尹、永興軍節度。六年夏，移鎮鳳翔。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西面緣邊副都部署。

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太祖與彥超有舊，因幸作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

周祖平定內部叛亂後，北上征伐契丹，任用王彥超爲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隨從周祖入汴。當時從彭門迎湘陰公入京繼承皇位，適逢兵變，周祖成爲皇帝，任命王彥超權知徐州節度使。尚未出行，湘陰公舊日校官鞏廷美占據本州城叛亂，正式任王彥超爲武寧軍節度使，命令討伐他。王彥超率領戰艦攻破他們的水寨，乘勝攻下。

又與樞密使王峻在晉州抵禦劉崇，王彥超率騎兵進發，劉崇逃走，授建雄軍節度使。又率所轄軍隊追擊賊軍到霍邑，賊軍步兵騎兵落入懸崖山谷，死的非常多。王彥超返回鎮守處，不久改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移鎮河中。

顯德初年，加官同平章事。劉崇南侵，命令王彥超領兵從晉州路向東攔截攻擊，隨從在高平作戰。王彥超從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合兵力包圍汾州，諸將請求急攻，王彥超說：“城已經危急了，早晚之間將要投降，我們士卒精銳，如果首先登城，必定死傷很多，稍稍等待一下。”第二天，州將董希顏果然投降。於是率軍奔赴石州，王彥超親自擊鼓催士卒登城，親身冒着箭石，數日攻下，擒獲守將安彥進，送到皇帝所在地。班師，改爲忠武軍節度使，加官兼侍中。詔令率領所轄軍隊疏浚胡蘆河，築城李晏口。工程尚未完畢，遼一萬餘騎兵前來侵犯，王彥超打敗他們，殺傷很多。

宰相李穀征伐淮南，任命王彥超爲前軍行營副部署，在壽州城下打敗淮南軍二千人。吳兵從水陸兩路前來救援，李穀退保正陽，吳兵跟在他後面。適逢李重進的軍隊到達，合力急速攻打，大敗吳三萬多人馬，追擊敗軍二十餘里。回朝，改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六年夏，移鎮鳳翔。恭帝繼承皇位，加官檢校太師、西面緣邊副都部署。

宋初，加官兼中書令，輪換回朝。太祖與王彥超有老交情，來到作坊，召隨從大臣宴會習射，酒喝得暢快時，對王彥超說：“你過去在復州，我前去依附你，爲什麼不容納我？”王彥超



首曰：“勺水豈能止神龍耶！當日陛下不留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彥超翌日奉表待罪，帝遣中使慰諭，令赴朝謁。

未幾，復以爲永興軍節度。又以其父光祿卿致仕重霸爲太子少傅致仕。乾德二年，復鎮鳳翔。三年，丁外艱，起復。開寶二年，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

太平興國六年，封邠國公。七年，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金吾上將軍祿。彥超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服用，咸遵儉約。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

開寶初，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俱侍曲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即前奏曰：“臣無勛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行德等竟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行德等節鎮。時議以此許彥超。

初，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違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於州縣。

### 張永德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家中世代財產豐饒。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

走下臺階叩頭說：“勺水怎能讓神龍栖息呢！當日陛下沒有滯留在小州，是天意啊。”皇帝大笑。王彥超第二天獻表請罪，皇帝派宦官安慰解釋，讓他到朝廷來拜見。

不久，又任命爲永興軍節度使。又授他父親以光祿卿退休的王重霸爲太子少傅退休。乾德二年，又鎮守鳳翔。三年，父親去世，服喪未滿起用。開寶二年，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

太平興國六年，封邠國公。七年，王彥超對人說：“人臣七十退休，是古代的制度。我年六十九，應當有自知之明。”第二年，上表請求退休，加官太子太師，給金吾上將軍俸祿。王彥超退休後，全部斥退僕人侍妾中吃閑飯的，居住穿用，都遵循節儉的原則。雍熙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贈官尚書令。

開寶初年，王彥超從鳳翔前來朝見，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都陪侍宮中宴會。太祖從容對他們說：“你們都是國家舊臣，長期治理重鎮，爲國事忙碌，不是我用來優待賢士之意。”王彥超明白皇帝的意思，就上前奏道：“臣沒有功勞，長期領受榮耀恩寵，現在已經衰邁老朽，乞求告老返回田園，是臣的願望。”武行德等人還陳述過去的戰功及經歷的艱苦，皇帝說：“這是別的朝代的事了，豈值得談論？”第二天，全部罷免武行德等人的節度使職務。當時的議論因此贊許王彥超。

當初，王彥超即將退休，經常告誡各個兒子說：“我多次擔任統帥，殺的人多了，自身得免於死已屬僥幸，沒有陰德用來留給後代，你們努力做善事來保護自己。”去世後，兒子們果然沒有顯達的。宣化門外有大宅第，園林非常茂盛，不過十餘年，他家已經把宅第賣了。孫子王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僅任州縣官職。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家中世代財產豐饒。曾祖張丕，崇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守太原，急需費用，大多嚴格選用富家之子掌管國

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父穎事晉至安州防禦使。

永德生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以孝聞。周祖初爲侍衛吏，與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弊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邀乞焉，給曰：“此悲田院耳。”賊即舍去，繇是免禍。周祖爲樞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

乾祐中，命賜潞帥常遇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時周祖鎮鄴，被讒，族其家。永德在潞州，聞有密詔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謂遇曰：“得非蒞殺永德耶？永德即死無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謂也？”永德曰：“奸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饋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

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官。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逾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黧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

庫。如果調度供給不上，就定罪殺掉，沒收財產。張丕管理此事滿一年，府庫財物有餘。同族人張政按順序補他的職務，率領全體同族親屬哭泣下拜，請求張丕代管，張丕又爲他代管一年，鄉里敬服他的義氣。父親張穎在後晉任官至安州防禦使。

張永德長到四歲，母親馬氏被棄逐，養育在祖母那裏，侍奉繼母劉氏，以孝聞名。周祖當初爲侍衛吏，與張穎友好，就把女兒嫁給張永德爲妻。張永德迎接他的母親妻子到宋州。當時盜賊充斥，就換上破舊衣服，毀壞容貌儀表，住在僻陋的小巷中。有盜賊經過，就攔截求乞，欺騙說：“這是收容乞丐的養病院。”盜賊就捨棄離開，因此免禍。周祖爲樞密使，表奏張永德任供奉官押班。

乾祐年間，命令賞賜潞帥常遇生日禮物。常遇，是周祖的表兄弟。當時周祖鎮守鄴，被人進讒言，家族被誅滅。張永德在潞州，聽說有密詔授給常遇，張永德探知他的意圖，對常遇說：“不是來殺張永德嗎？張永德就是死也沒有怨言，恐怕連累君侯的家罷了。”常遇吃驚地說：“這是什麼意思？”張永德說：“奸邪敗壞政治，郭公發誓清君側，希望暫且把張永德交給官吏，事成足以爲恩德，不成死也不晚。”常遇認爲可以，僅命令壯士嚴密守衛，然而贈送的食物很豐厚。親自問他說：“你看丈人的事能成功嗎？”永德說：“恐怕一定會成功。”不久，周祖的使臣到達，常遇祝賀并道歉說：“老夫幾乎耽誤了大事。”

當初，魏人柴翁用經義教授鄉人，有女兒，後唐莊宗時到宮中，明宗進入洛，打發出宮。柴翁夫妻去迎接她，到鴻溝，下大雨，過了十天還不能前進。女兒拿出全部行裝，總計價值千萬，分其中一半給父母，讓他們返回魏，說：“孩兒見到溝旁郵舍隊長，頸項很黑成爲鳥雀形狀的，是大貴人，希望事奉他。”詢問這個人，就是周祖。父母非常羞慚，然而最終不能改變。後來，對周祖說：“君貴不可言，妾有銅錢五百萬買資助君，時機不能錯過。”周祖憑她的資助，得以爲軍司。

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言。至是，永德故以此諷遇，遇送永德歸周祖。

周祖登位，封永德妻爲晉國公主，授永德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和州刺史。逾年，擢爲殿前都虞候、領恩州團練使，俄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

顯德元年，并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衄。時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永德部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衆。及駐上黨，世宗晝卧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永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三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彥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餘衆遁去。以永德領武信軍節度。師還，徙義成軍節度。

時永德父穎爲隸人曹澄等所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請行自效，許之。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誘之，傍伏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

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

柴翁喜歡單獨睡，人們傳說他能掌管陰間的事。一天早晨起床，大笑不止，妻子問他，不回答。老翁喜歡飲酒，他妻子逼迫他飲酒，大醉，因而漏出話說：“花脖子漢子作天子了。”他妻子泄露這件事，常遇也稍有耳聞，沒有深說。至這時，張永德故意用這件事暗示常遇，常遇送張永德回到周祖那裏。

周祖登上皇位，封張永德之妻爲晉國公主，任張永德爲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和州刺史。過了一年，升爲殿前都虞候、領恩州團練使，隨即升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當時二十四歲。

顯德元年，并州劉崇引契丹前來侵犯。世宗親征，在高平作戰，大將樊愛能、何徽戰敗後退。當時宋太祖與張永德各領牙兵二千人，張永德部下善於左射，太祖與張永德厲兵秣馬分頭進軍，大捷，收降劉崇七千餘人馬。駐在上黨，世宗白天躺在帳中，召張永德說：“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毫不效命，樊愛能以下，我要依法追究。”張永德說：“陛下想要固守封疆就算了，如一定要開拓疆域，威加四海，應當重懲他們的過失。”世宗把枕頭扔在地上，大喊稱好。第二天，殺掉此兩將示衆，軍威大振。前進攻打太原，軍隊迫近城下，張永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在北面控制忻口切斷契丹救援的道路。太原城方圓四十里，後周軍離城三百步，包圍三層。從四月到六月，進攻而沒有攻下。契丹援兵果然到達，史彥超戰死，接着打敗敵人二千，其餘的人逃走。任命張永德領武信軍節度使。班師，調任義成軍節度使。

當時張永德父親張穎被隸人曹澄等殺害，逃往南唐。商議南征時，張永德請求出行效力，許可。軍隊到達壽春，劉仁贍堅守而不能攻下，張永德派出弱兵引誘他，旁邊埋伏精兵，每次作戰假作失利，向北退三十里，伏兵突然衝出夾攻，大敗他們，劉仁贍僅隻身免於被殺。

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劉仁贍拘捕

仁贍執澄等三人檻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永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寨，戰備嚴整。敵壘西偏有高隴，下瞰其營中，永德選勁弓強弩埋伏隴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寨，戰陽不勝，淮人果空寨出門，永德亟登隴，發伏馳入據之，敵衆散走。翌日，又攻第二寨，鼓噪而進，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而遁。時韓令坤在揚州，復爲吳人所逼，欲退師。世宗怒，遣永德率師援之，又敗泗州軍千餘于曲溪堰，俄屯下蔡。

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帥衆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而風反，吳人稍却，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引輕舫急擊。吳人既不得進，溺者甚衆，奪其巨艦數十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千餘衆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褒美之。

冬，擢爲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檢校太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永德率步騎二萬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

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使。入覲，召對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

曹澄等三人裝在囚車送到皇帝駐地，意在請求減緩用兵，下詔賞賜張永德，讓他實現心願。太祖與張永德率領前軍到紫金山，吳人排列十八座營寨，戰備嚴整。敵人營壘西側有高崗，俯瞰他們的營中，張永德挑選勁弓強弩埋伏在山崗旁邊，太祖指揮軍隊直攻第一寨，假裝作戰不能得勝，淮軍果然傾巢而出，張永德急忙登上山崗，伏兵奔馳而入占領了營寨，敵軍逃散。第二天，又攻第二營寨，吶喊前進，起初攻打北門，淮軍打開南門逃走。當時韓令坤在揚州，又被吳人所迫，想要退軍。世宗生氣，派遣張永德率軍救援他，又在曲溪堰打敗泗州軍隊千餘人，隨即屯兵下蔡。

當時吳軍因爲周軍在壽春攻打圍城日益緊急，又倚仗水戰，就大規模發樓船遮蔽江面順流而下，停泊在濠、泗，後周軍形勢不利。吳將林仁肇統率一千多人馬，水陸一齊進發，又用幾條船載着柴草，乘風縱火，將要燒毀後周的浮橋，後周軍爲此擔憂。不久風向反轉，吳軍稍稍後退，張永德出兵打敗他們。又在夜晚派熟悉水性的人潛入敵船下，用鐵鎖縛住，帶領輕舟急攻，吳船不能前進，溺死的人很多，奪取他們的巨型戰艦數十艘。張永德解下金帶，賞賜熟悉水性的人。距浮橋十餘步，用一千多尺鐵索橫截長淮，又繫上大木，從此防備守禦更加堅固。隨即又在淮河北岸打敗一千多人，繳獲戰船數十艘，吳軍多數溺水而死。下詔褒獎他。

冬，提升爲殿前都點檢。四年，隨從攻克壽州回朝，皇帝下制令授檢校太尉、領鎮寧軍節度使。五年夏，契丹騷擾邊境，命張永德率領步騎兵二萬抵抗。隨從世宗北伐，回師駐兵澶淵，解除兵權，加官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繼承皇位，改忠武軍節度使。

宋太祖即位，加官兼侍中。張永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使。拜見皇上，召他在後園談話，叙說舊事，用大杯給他喝酒，總是稱呼駙馬而不叫名字。當時并、汾尚未攻克，太祖秘密詢問攻克之策。張永德說：“太原兵力少而勇猛，加上有

爲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諜契丹，絕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俄歸本鎮。

會出師討金陵，永德以己資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橫莫能禁，永德乃發其奸，置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緣險固置十餘寨，圖爲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寨所，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

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拜左衛上將軍。五年，坐市秦、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市算，降爲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鄧國公。雍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

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還，爲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衆。二年，丁內艱，起復。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鎮州。二年，改秦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

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始嘆伏。

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鎮頗恣部下販鬻。宋初，功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即位，詔群臣乘傳出入，不得齎貨邀利，及令人諸處圖回，與民爭利。永德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利，聞出徼外市羊，爲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爲左衛上將軍。

契丹作爲後援，不容易攻取。臣可以每年多派流動部隊，騷擾他們的農事，並派出間諜向契丹假傳消息，斷絕他們的援軍，然後就可以攻下。”皇帝認爲可以。隨即返回本鎮。

出師討伐金陵時，張永德用自己的錢財造戰船數十艘，運送糧食一萬斛，從順陽沿漢水而下。有個富民高進，強橫不能管理，張永德揭露他的邪惡，依法處理。高進偷偷來到朝廷，誣陷張永德在險要之處設十餘座營寨，圖謀不軌。太祖命令樞密都承旨曹翰率領騎兵檢查，追問他的營寨的位置，高進說：“張侍中把我的宗族親友誅殺殆盡，希望中傷他違法，報私仇罷了。”曹翰把高進交給張永德，張永德急忙解開繩索押到市上，責打之後釋放了他。當時人稱頌他有長者風度。

太平興國二年前來朝見，授左衛上將軍。五年，因購買秦、隴竹木沿途假稱皇帝命令免除關稅，降爲本衛大將軍。數月後，恢復舊官階。六年，進封鄧國公。雍熙年間，連續任滄、雄、定三州知州。

端拱元年，授安化軍節度使。召回，爲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兵定州。曾與契丹作戰，斬首俘獲很多。二年，母親去世，服喪未滿復職。淳化初年，又接替田重進爲鎮州知州。二年，改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出朝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

張永德通曉天文術數，曾與部屬聚會吃飯，有報告遼兵侵犯州境的，張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卜，對在座客人說：“對方雖然有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而遭歲星對衝，是兵家大忌，必定失敗。”不久，折御卿捷報到來，衆人纔贊嘆佩服。

自從五代用兵，大多縱容軍人，藩鎮多縱容部下經商。宋初，功臣還習慣於舊的做法。太宗剛即位時，詔令群臣乘坐驛車出入，不得攜帶貨物求取利潤，以及派人到各處去販運，與百姓爭利。張永德在太原，曾讓親信販賣茶葉謀利，擅自出邊界外買羊，被轉運使王嗣宗告發，罷爲左衛上將軍。

真宗即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吾街仗事。咸平初，屢表請老，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以其孫大理寺丞文蔚厘務洛下，以便就養。

二年冬，契丹入邊，帝將北巡，以永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邊要。以老不可從行，留爲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制授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耄，命還本鎮。是秋卒，年七十三。遣內園使馮守規護柩還京師，贈中書令。諸孫遷秩者五人。

永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永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并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國太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劉族。

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鄰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語永德曰：“後當相遇于彼。”永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永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槊，綉旗幟。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挂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汞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資，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

真宗即位，進封衛國公。不久，判左金吾街仗事。咸平初年，多次上表請求告老，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并以他的孫子大理寺丞文蔚在洛任職，以便就近瞻養。

二年冬，契丹侵入邊境，皇帝將要巡視北方，因爲張永德是宿將，召入朝廷在便殿問對，賜坐，詢問邊境要務。因爲年老不能隨從出行，留下爲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授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使、天雄軍知軍。不久因爲衰老，命令返回本鎮。當年秋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派遣內園使馮守規護送靈柩返回京師，贈官中書令。諸孫之中升官的有五人。

張永德的母親，後來嫁安邑劉祚。張永德鎮南陽時，劉祚已經去世，迎接母親返回州衙，建造兩座廳堂，與繼母劉氏一同居住。劉氏去世，馬氏進宮參見，當時八十一歲，太宗慰勞她，賞賜冠帔，封莒國太夫人。同母弟劉再思，授子城使，在市西里建起大宅第，聚住劉氏家族。

當初，張永德寄居睢陽，有鄰居書生生病卧床，張永德爲他治療得以痊愈。書生有一天向張永德索要汞五兩，得到之後，放在鍋中煮，成爲中等成色的銀子。從此常與張永德往來，一天，要到淮河對岸去，對張永德說：“以後會在那裏相遇。”張永德說：“吳國境內不通行，先生怎麼能去呢？”書生說：“我自有辦法。”張永德送行數十里，懇求煉藥的方法，書生說：“你理當大富大貴，我不吝惜這個，祇怕損害你的福分。”說完就離開了。張永德駐兵下蔡時，營帳前後排列部屬八百人，都是金銀刀槊，綉旗幟。張永德善於騎射，左右分挂十個靶子，手握十支箭，騎馬疾馳交互發射，每發必中。淮地百姓圍繞觀看，有一個僧人斜着眼看他，張永德急忙召見他，就是睢陽書生。夜裏住在營帳中，又請求煉汞之法。僧人說：“當初說你顯貴，現在知道說對了。最後能謹慎守節，應當能保住五十年富貴，豈用這個呢？然而如能降低心氣禮遇賢士，應當另外有教授你藥法的人。”張永德因此更竭

初，睢陽書生嘗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衛。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永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

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殿中丞。

### 王全斌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

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初，改護聖爲龍捷，以全斌爲右廂都指揮使。及討慕容彥超于兗州，爲行營馬步都校。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俄遷領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

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使。詔令完葺西山堡寨，不逾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

乾德二年冬，又爲忠武軍節度使。當天下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峽地圖，

盡家財，延請方術之士，因而太祖把他當作道士來看待。

當初，睢陽書生曾說太祖將爲帝王的徵兆，因此張永德暗中留意接近。太祖將要娶孝明皇后時，張永德拿出錢財金帛數千來幫助他，因此終太祖朝而恩惠優待不衰。

孫子張文蔚爲虞部員外郎，張文炳爲殿中丞。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他的父親事奉莊宗，爲岢嵐軍使，私自蓄養勇士一百多人，莊宗懷疑他有叛變的圖謀，召見他，害怕不敢前往。王全斌當時十二歲，對他父親說：“這是懷疑父親有別的圖謀，希望把我作爲人質，一定能得到釋放。”父親聽從他的計策，果然得以保全，因此把他隸屬帳下。

莊宗入洛後，多次擔任朝廷內官職。同光末年，國家有內亂，軍隊進入宮城，近臣老將都丟棄鎧甲逃走，獨有王全斌與符彥卿等十餘人在宮中抵抗。莊宗中流箭，被攙扶到絳霄殿，王全斌痛哭着離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後晉初，隨從侯益在汜水打敗張從賓，因功升護聖指揮使。後周廣順初，改護聖爲龍捷，王全斌爲右廂都指揮使。在兗州討伐慕容彥超時，任行營馬步都校。顯德年間，隨從向訓平秦鳳，便領恩州團練使。隨即升領泗州防禦使。隨從世宗平定淮南，收復瓦橋關，改爲相州留後。

宋初，李筠在潞州叛亂，王全斌與慕容延釗從東路會合大軍前去討伐，因功授安國軍節度使。詔令修繕西山堡壘營寨，不超過時限就完成。建隆四年，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軍進入太原界內，俘虜數千人返回，進軍攻克樂平。

乾德二年冬，又爲忠武軍節度使。當天下詔伐蜀，任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領禁軍步兵騎兵二萬人、州兵一萬人從鳳州路進軍征討。皇上召見展示川峽地圖，把進攻策略告訴

授以方略。

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寨，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寨，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王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并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寨，破小漫天寨。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

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王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寨，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并兵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

他。

十二月，率領軍隊攻下乾渠渡、萬仞燕子二座營寨，於是攻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打敗蜀軍七千人，繳獲軍糧四十多萬斛。進軍攻取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座營寨，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打敗蜀軍數萬，擒獲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繳獲糧食三十餘萬斛。接着崔彥進、康延澤等追擊蜀軍過三泉，到達嘉陵，殺死和俘虜很多。蜀人斷絕棧道，軍隊不能前進。王全斌商議奪取羅川道路進入，康延澤暗中對崔彥進說：“羅川路險，軍隊難以同時前進，不如分兵修築棧道，與大軍在深渡會合。”崔彥進把這些告訴王全斌，王全斌認為可以。命令崔彥進、康延澤監督修築棧道，數日完成，於是進軍攻打金山寨，破小漫天寨。王全斌從羅川奔赴深渡，與崔彥進會合。蜀軍依江列陣等待，崔彥進派遣張萬友等奪取他們的橋梁。日暮天黑，蜀軍退保大漫天寨。第二天早晨，崔彥進、康延澤、張萬友分三路攻打，蜀軍以全部精銳前來迎戰，又大敗他們，乘勝攻取這座營寨，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逃走，又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領兵前來作戰，三戰三敗，追擊到利州以北。昭遠逃走，渡桔柏江，燒毀橋梁，退守劍門。於是攻克利州，得到軍糧八十萬斛。

從利州奔赴劍門，駐兵益光。王全斌召集諸將商議說：“劍門天險，自古稱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諸君應當各自陳述攻取的計策。”侍衛軍頭向韜說：“降卒牟進說：‘益光江東岸，越過大山數座，有狹窄道路名叫來蘇，蜀軍在江的西岸設營，對岸有渡口，從這裏出劍關向南二十里，到清強店，與大路會合。可以從這裏進軍，劍門就可攻下了。’”王全斌等馬上就要輕裝趕往那裏，康延澤說：“來蘇小路，不須主帥親自前往。而且蜀軍多次戰敗，合并軍隊退守劍門，不如諸帥協力進攻，命令一員偏將趕赴來蘇，如果到達清強，北攻劍關，與大軍夾攻，攻破是一定的。”王全斌採納他的計策，命令史延德分兵趕



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寨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輅皆遁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

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廷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廷讓等及犒師，并同全斌之至。及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每制置必須諸將會議，至是，雖小事不能即決。

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怒，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有蜀文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爲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爲所脅，乃匿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爲亂兵所獲，推爲主帥。

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囊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爲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爲師雄所敗，彥

往來蘇，在江上建造浮橋，蜀軍見到浮橋建成，放棄營寨逃走。王昭遠聽說史延德的軍隊奔赴來蘇，到達清強，就帶領軍隊後退，列陣漢源坡，留他的偏將鎮守劍門。王全斌等攻破它，王昭遠、趙崇輅都逃走，派遣輕騎追趕俘獲，用驛車送到朝廷，於是攻克劍州，殺死蜀軍一萬餘人。

四年正月十三日，軍隊到魏城，孟昶派遣使者獻表前來投降，王全斌等進入成都。十多天後，劉廷讓等纔從峽路到達。孟昶贈送食物給劉廷讓等并犒勞軍隊，和王全斌到時一樣。詔書頒發賞賜時，諸軍也沒有差別。因此兩路軍隊互相嫉恨，蜀人也挑撥離間，於是主帥不和。王全斌等先受詔命，每次處理事情必須諸將共同商議，到這時，即使小事也不能馬上決定。

隨即詔令將蜀兵調到京城去，每人發給錢十千，不走的，增加兩個月糧餉。王全斌等沒有馬上奉命，因此蜀軍憤怒怨恨，人人想要叛亂。兩路隨軍使臣通常數十到一百人，王全斌、崔彥進及王仁贍等各自保庇他們，不讓運送蜀兵，僅分別派遣各州低級武官。蜀軍到綿州果然叛亂，搶劫屬縣，人數達到十多萬，自己號稱“興國軍”。有蜀文州刺史名叫全師雄，曾是武將，有威望恩德，士卒敬畏服從。恰好帶領族人前往朝廷，在綿州遇到叛亂，全師雄害怕被他們所脅迫，就把他的家族隱藏在江邊偏僻之處的民舍裏。過了數日被亂兵找到，推爲主帥。

王全斌派遣都監米光緒前去招撫他，米光緒全部殺掉全師雄的家族，收納他的愛女和行李。全師雄聽到這些，便沒有歸附之心，率領人馬急攻綿州，被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打敗；於是進攻彭州，驅逐刺史王繼濤，殺死都監李德榮，占據這座城。成都十縣都起兵響應全師雄，全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設輔佐官員，委任節度使二十餘人，命令分別據守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崔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共同討伐他，被全師雄所敗，高彥暉戰死，田欽祚僅免於死，敵軍更加强

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往擊之，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寨，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并隨師雄爲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

未幾，劉廷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寨。賊勢既沮，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元裕者，師雄署爲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于成都市。

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所不禮，因殺知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棹都監劉漢卿，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及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遂州牙校王可璋率州民爲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走入雅州。師雄病死於金堂，推謝行本爲主，羅七君爲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爲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於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棄尸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

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

大。王全斌又派遣張廷翰、張煦去攻打他們，不利，退入成都。全師雄分兵綿、漢之間，斷絕棧道，沿江設營，聲稱要攻下成都。從此以後，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都隨全師雄進行叛亂。驛站傳遞不通有一個多月，王全斌等很害怕。當時城中蜀兵還剩餘二萬，王全斌擔心他們接應敵人，與諸將商量，誘騙到夾城中，全部殺死。

不久，劉廷讓、曹彬在新繁打敗全師雄的人馬，俘虜一萬餘人。全師雄退保郫縣，王全斌，王仁贍又攻下縣城，全師雄逃走保衛灌口寨。敵人勢力已經挫傷，餘黨分散保守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名叫元裕的，全師雄暫授爲刺史，人馬一萬餘，王仁贍生擒他，在成都市上處以磔刑。

不久虎捷指揮使呂翰不被主將禮遇，因而殺嘉州知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棹都監劉漢卿，與全師雄的黨徒劉澤合并，人數達到五萬，驅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紹。又有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及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遂州牙校王可璋率本州百姓進行叛亂。王仁贍等在嘉州討伐呂翰，呂翰戰敗逃入雅州。全師雄病死在金堂，推舉謝行本爲主帥，羅七君爲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占據銅山，很快被康延澤打敗。王仁贍又在雅州打敗呂翰，呂翰逃往黎州，被屬下所殺，把尸體拋棄在水中。後來丁德裕等分兵招安，賊軍纔平息。

王全斌入蜀的時候，恰好是冬暮，京城下了大雪，太祖在講武殿設氈帷，穿戴紫貂皮衣帽來處理國事，忽然對周圍的人說：“我穿着這樣的衣服，身體還覺得寒冷，想念西征將領頂着霜雪，怎麼經得住！”就解下皮裘帽子，派遣中黃門快馬賞賜王全斌，又告知諸將，不能每人都送。王全斌拜謝賞賜感激流淚。

當初，成都平定，任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管府事，王全斌祇管理軍隊。王全斌曾對親近的人

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

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詔曰：“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被堅執銳，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用示哀矜，務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群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洎命旋歸，尚欲含忍，而銜冤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

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於武德。蠢茲庸蜀，自敗奸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而歸命。遽令按堵，勿犯秋毫，庶德澤之涵濡，俾生聚之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銳旅，奉我成謀，既居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清謐，即時凱旋，懋賞策勳，抑有彝典。而罔思寅畏，速此悔尤，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

說：“我聽說古代的將帥，多數不能保全功名，現在西蜀已經平定，想要稱病東歸，也許可以免於悔恨。”有人說：“現在寇盜還多，沒有詔令，不可以輕率離開。”王全斌猶豫不決。

正逢有人控告王全斌和彥進在破蜀之時，搶奪民家子女玉帛不守法紀等事，與諸將同時召回京城。太祖因為王全斌等人剛立了功，雖然犯法，不想將他投入監獄，僅命令中書省查問情況，王全斌等全部認罪。下詔說：“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人披堅執銳，出征全蜀，對方畏懼天威而投誠，不久快馬傳遞詔書來申明恩德。為表示憐憫同情，務必敦促安撫，所有孟昶的宗族、官吏、將士、百姓全部讓他們安定生存，不要被驚擾；然而却違背法規，侵犯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庫，強奪婦女，廣納財物，集中萬民的怨恨，致使群盜充斥。以致再次費力調撥軍隊，纔獲得和平安寧。下令返回時，還想要隱瞞真相，而含冤者控訴，每天擁擠在國門，說他們暗中吞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自打開豐德庫，以致丟失錢財二十八萬一千餘貫。於是命令中書門下召他們與訴訟的人對質這些事，而王全斌等全部認罪。下令御史臺在朝堂會集文武百官議定他們的罪名。”

於是百官議定，王全斌等罪當處死，請求按法律處分。便下詔說：“有征無戰，雖出於王師；禁用武力，應當崇尚武德。這愚昧無知的庸蜀，自己敗壞於邪惡圖謀，於是討伐他們的罪惡來宣示朝廷威嚴，他們隨即聞風而降。急速下令安定局勢，不犯秋毫，希望恩澤遍及各地，百姓休養生息。而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進率領精銳軍隊，接受我的計謀，已戰勝平定有大功，應實行安撫的深意。都以為不久安寧，馬上凱旋，獎賞記功，有法律法規。却不思敬畏，造成災禍，貪婪殘暴不知滿足，殺戮無辜，拖延停戰，窮兵黷武。還念以前的功勞，特別從寬處理，罷去軍權，委以藩鎮。我不是沒有恩德，你們應當自己反省。王全斌可降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崔彥進可降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設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安置他

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爲崇義軍、金州爲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爲三班奉職。

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樂爲之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

子審鈞，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供奉官、閤門祇候。曾孫凱。

王凱

凱字勝之。祖審鈞，嘗爲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遂家京兆。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爲言：“全斌取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爲三班奉職、監鳳翔盤屋稅。歷左右班殿直、監益州市買院、慶州合水鎮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

先是，守卒掃遺秆自入，凱禁絕，而衆欲害之。事覺，他監官皆坐故縱，凱獨得免。自右侍禁、雄州兵馬監押，擢閤門祇候、定邢趙都巡檢使。

元昊反，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橋、染枝谷，遇夏人，破之。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于伺候烽，前後斬首三百餘級，獲區落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門，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

們。王仁贍降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年，皇帝到洛陽郊祀，召王全斌陪祭，任命爲武寧軍節度使。對他說：“我因爲江左尚未平定，擔心南征諸將不遵紀律，所以壓制你數年，爲我立法。現在已攻克金陵，歸還你軍權。”又用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賞賜他。王全斌到達藩鎮數月去世，年六十九。贈官中書令。天禧二年，錄用他的孫子王永昌爲三班奉職。

王全斌輕財重士，不追求名聲榮譽，寬厚容人，軍人樂於聽他指揮。貶官居住山區州十餘年，怡然自得，有識之士都稱道他。

兒子王審鈞，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王審銳，供奉官、閤門祇候。曾孫王凱。

王凱字勝之。祖父王審鈞，曾爲永興軍駐泊都監，因爲攻打敵人而戰死，於是在京兆安家。錢財富足，王凱分散施捨結交賓客，每天在南山下騎馬打獵，因爲踐踏百姓農田，捕捉到官府。當時寇準任長安太守，見到他的外形相貌覺得不尋常。爲他上言：“王全斌奪取蜀有功勞，而且王審鈞爲忠義而死，應當錄用他的遺孤。”於是授爲三班奉職、監鳳翔盤屋稅。歷任左右班殿直、監益州市買院、慶州合水鎮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

在此之前，守衛的士兵打掃遺漏的草料歸自己，王凱禁止，因而衆人想要殺害他。事情被發覺，其他監官都定罪爲故意縱容，王凱惟獨得以免罪。從右侍禁、雄州兵馬監押，提升閤門祇候、定邢趙都巡檢使。

元昊反叛，調任麟州都監。曾從雙烽橋、染枝谷出發，遇到夏軍，打敗了他們。又攻破龐青、黃羅部，第二次在伺候烽作戰，前後斬首三百餘級，繳獲牛馬、駱駝、器械以數千計。夏軍包圍麟州，登城抵禦戰鬥，三十一個晝夜，敵解圍離去。特別提升西頭供奉官。

代遷，邊寇猶鈔掠，以爲內殿崇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岳在青眉浪保護糧道，寇猝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鬥不解，又斬首百餘級，賊自蹂踐，死者以千數。遷南作坊副使，後爲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青塞堡，凱出鞋邪谷，轉戰四十里，至杜肱川，大敗之，復得所掠馬牛以還。

經略使明鎬言凱在河外九年，有功，遂領資州刺史。久之召還，未及見，會甘陵盜起，即命領兵赴城下。賊平，拜澤州刺史、知邠州。未幾，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澤州團練使，歷環慶、并代、定州路副都總管，捧日天武四廂、綿州防禦使，累遷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又徙秦鳳路，辭日，帝諭以唃氏木征，交易阻絕，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靜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接，遂復常貢。召拜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莊恪。

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衄。兔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罷之。尤篤好於故舊。

子緘。緘子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 康延澤 康延沼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延澤，天福中，以蔭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永興李洪信入覲，

任滿升遷，邊境敵軍還在掠奪，任內殿崇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岳在青眉浪保護糧道，敵軍突然大批到達，與張岳失散。就分兵從敵人後面出擊夾攻他們，又與張岳會合，斬首百餘級。又進入兔毛川，賊軍人馬三萬，王凱率六千士兵陷入包圍，飛箭射在臉上，戰鬥不停，又斬首百餘級，賊軍自相踐踏，死的人數以千計。升南作坊副使，後爲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軍二萬侵犯青塞堡。王凱從鞋邪谷出兵，轉戰四十里，到杜肱川，大敗他們，奪回被搶走的牛馬返回。

經略使明鎬上言王凱在黃河外九年，很有功勞，於是領資州刺史。很久以後召回朝廷，沒來得及召見，適逢甘陵盜賊起事，就命令領兵趕赴城下。賊被平定，授澤州刺史、邠州知州。不久，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澤州團練使，歷任環慶、并代、定州路副都總管，捧日天武四廂、綿州防禦使，逐漸提升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又徙秦鳳路，辭行之日，皇帝告訴他唃氏木征，貿易斷絕，很有入寇的趨勢，應當安靜地對待。王凱到達，與主帥以恩惠信用安撫接待，於是恢復進貢。召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贈官彰武軍節度使，謚號莊恪。

王凱治理軍隊有紀律，善於安撫士卒，平時與他們均分飲食，臨陣作戰執槌擊鼓，毅然毫不寬容。因此士卒敬畏信服，作戰無不出力，前後與敵人相遇，從未挫敗。兔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在軍中哭泣，王凱彈劾罷免他。尤其看重與老朋友的情誼。

兒子王緘。王緘的兒子王詵，字晉卿，能作詩善繪畫，娶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康延澤，父親康福，後晉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康延澤，天福年間，憑父恩蔭補供奉官。後周廣順二年，永興李洪信入朝覲見，派遣康延澤

遣延澤往巡檢，遷內染院副使。

宋初，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湖湘。時荆南高保融卒，其子繼冲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先往撫之，且察其情僞。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境，遂下荆峽。以勞授正使。

乾德中，征蜀，爲鳳州路馬軍都監，破白水、閬子二寨，進擊西縣、三泉，獲韓保正。由來蘇路會大軍，克劍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爲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復亂，徙爲普州刺史。時有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爲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即殺之未晚。諸將不能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瑋率數郡賊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瑋餘黨謝行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

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爲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侄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

兄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仕晉祖，爲尚食使，改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使，出爲隨、澤二州刺史。

周祖北征，延沼與白文遇、李彥崇、曹奉金并從。廣順中，爲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信州刺史。從世宗征劉崇，率兵攻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真拜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潞二州兵馬鈐轄。

宋初，李重進叛，以延沼爲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改懷州防

前去巡檢，升爲內染院副使。

宋初，隨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定湖湘。當時荆南高保融去世，他的兒子高繼冲接領軍事，命令康延澤攜帶書信禮物先去安撫，并且察看他的真僞。回朝時，全部得到他的機密事，因而引導大軍入境，攻取了荆峽。因功授正使。

乾德年間，征伐蜀，調任鳳州路馬軍都監，攻破白水、閬子二寨，進軍攻打西縣、三泉，俘獲韓保正。從來蘇路會合大軍，攻克劍門。孟昶投降，康延澤率百騎首先進入成都，安撫軍民，全部封閉府庫返回，就地任命爲成都府都監。全師雄又叛亂，調任普州刺史。當時有降兵二萬七千，諸將害怕成爲內應，想全部殺掉他們。康延澤請求選出老幼疾病的七千人釋放，其餘的用兵護衛返回，順江而下，賊軍如果來劫奪，當下殺死他們不晚。諸將不能采用。不久出兵，打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又有王可瑋率幾個州的賊兵前來作戰，康延澤擊敗他們，追擊敗兵到合州。又打敗王可瑋餘黨謝行本等，擒獲羅七君。叛軍平定，特別下詔嘉獎，就地任命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

王全斌等被判罪，康延澤也定罪貶爲唐州教練使。開寶年間，起用爲供奉官，升爲左藏庫副使。因爲與諸侄爭家財失去官職，居住在西洛去世。

兄康延沼，自幼隸屬後唐明宗部下。在晉祖朝廷中作官，爲尚食使，改爲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使，出京爲隨、澤二州刺史。

周祖北征，康延沼與白文遇、李彥崇、曹奉金一同隨行。廣順年間，爲侍衛馬步軍都軍頭、領信州刺史。隨從世宗征伐劉崇，率軍攻打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實授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潞二州兵馬鈐轄。

宋初，李重進叛亂，任命康延沼爲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改任懷州防禦使。乾德六

禦使。乾德六年，命李繼勳等征河東，以延沼爲先鋒都監。太祖親征太原，以延沼宿將，熟練邊事，詔領兵屯潞州，會以疾歸郡。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八。

### 王繼濤

王繼濤，河朔人，少給事漢祖左右。乾祐初，補供奉官，歷諸司副使。仕周，爲右武衛大將軍。淮南平，爲天長軍使。顯德五年，遷和州刺史。

宋初，爲左驍騎大將軍，再遷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護徒治安陵隧道。

大軍伐蜀，爲鳳州路壕寨使。興元降，王全斌命繼濤權府事。孟昶降，全斌又遣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昶歸闕。守訥白全斌，言繼濤問昶求官妓、金帛，全斌遂留繼濤，止令守訥送昶。俄詔以繼濤爲彭州刺史。

綿州軍亂，劫全師雄爲帥，率衆攻彭州，繼濤與都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成都。

素與通事舍人田欽祚有隙，會欽祚入朝，乃誣奏繼濤以他事。太祖驛召繼濤，將面質之，道病卒。詔曰：“故彭州刺史王繼濤，先登擊賊，身被重創，優典未加，齎志而歿。故階州刺史高彥暉，帥師討賊，奮不顧命，垂老之年，殞身鋒鏑。永言痛悼，不忘于懷。宜各賜其家粟帛。”

### 高彥暉

高彥暉，薊州漁陽人。仕契丹爲瀛州守將。世宗北征，以城來降，遷耀、階二州刺史。

王師伐蜀，爲歸州路先鋒都指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共討之。至導江，與賊遇，賊據

年，命令李繼勳等征討河東，任命康延沼爲先鋒都監。太祖親征太原，因爲康延沼是老將，熟悉邊境事務，下詔領兵屯潞州，因病返回州治。開寶二年，去世，年五十八。

王繼濤，河朔人，年輕時在漢祖身邊供職，乾祐初年，補爲供奉官，歷任諸司副使。在後周爲官，爲右武衛大將軍。淮南平定，爲天長軍使。顯德五年，升爲和州刺史。

宋初，爲左驍騎大將軍，再升爲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令監護修建安陵隧道。

大軍伐蜀，爲鳳州路壕寨使。興元投降，王全斌命令王繼濤權府事。孟昶歸降，王全斌又派遣王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押送孟昶回到朝廷。王守訥告訴王全斌，說王繼濤向孟昶索要官妓、金帛，王全斌於是留下王繼濤，僅令王守訥送孟昶。不久下詔任命王繼濤爲彭州刺史。

綿州軍叛亂，劫持全師雄爲統帥，率領人馬進攻彭州，王繼濤與都監李德榮抵禦他們，李德榮戰死，王繼濤身中八槍，獨自一人騎馬逃到成都。

平時與通事舍人田欽祚有仇，田欽祚入朝，用其他的事誣告王繼濤。太祖派驛使召回王繼濤，將要當面對質此事，途中病死。詔書說：“已故彭州刺史王繼濤，率先登城攻打賊人，身受重傷，尚未給予優待，懷抱志向而死。已故階州刺史高彥暉，統率軍隊討伐賊寇，奮不顧身，在垂老之年，喪身刀槍之下。永遠悲痛哀悼，心中不能忘記。應當賞賜他們的家庭糧食金帛。”

高彥暉，薊州漁陽人。在契丹爲瀛州守將。世宗北征，獻城歸降，升耀、階二州刺史。

宋軍伐蜀，爲歸州路先鋒都指揮使。全師雄叛亂，崔彥進派遣彥暉與田欽祚共同討伐。到達導江，與敵軍相遇，賊軍占據險路，在竹林中設

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至，遇伏發，遂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日將暮，請收兵，詰朝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給之曰：“公食厚祿，遇賊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

彥暉老將，練習邊事，上聞其歿，甚痛惜，故并命優恤之。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思誨之奏。雖魏文不強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孺，宋偃抗章以察重進，向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勳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黷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稱焉。

下埋伏，官軍到來，遇到伏兵發起進攻，於是失利。高彥暉對田欽祚說：“賊勢囂張強大，天快要黑了，請求收兵，明天早晨與他們交戰。”田欽祚想要逃走，擔心敵人跟在他的後面，就欺騙他說：“你享受國家厚祿，遇到敵人畏縮，爲什麼？”高彥暉又指揮軍隊進攻。田欽祚暗中逃走，高彥暉獨自與部下十餘騎兵奮力作戰，都戰死，當年七十餘歲。

高彥暉是老將，熟悉邊疆事務，皇上聽說他戰死，很是哀痛惋惜，因此一同下令優厚撫恤。

論曰：郭崇感激往日的恩遇，表露爲流淚。太祖體察他的忠厚，急忙燒毀陳思誨的奏章。即使是魏文帝不勉強楊彪，宋武帝不猜疑徐廣，又怎麼能超過呢。楊廷璋敞開胸懷對待荆罕孺，宋偃上奏章考察李重進，向拱獻計謀平定上黨，遇到時機建立功業，各自發揮長處，足以崇尚。王彥超來自戎族，連續管理偏遠地區，年老隱退，是武夫的忠貞；至於自悔殺戮過多，給後裔留下勸誡，近於仁人的用心。張永德是前朝功臣，平素與太祖相識，暗中懷有尊奉之心，雖然有橋公祖的先知，却非不懷二心之人臣。乾德年間伐蜀的大軍，不滿七十天降書就到達，諸將的功勞，怎麼可以泯滅呢。王全斌貪財殺降，很快引起禍患變亂，太祖處罰他，而又依從八議寬恕，可說是駕馭功臣之道。康延澤能觀察險要地形，預先計劃駐軍防備。王繼濤、高彥暉首先登城身受重傷，身死不避，都值得稱道。



#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 列傳第十五

趙普（弟）安易

### 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迴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言，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

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爲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鞠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

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卧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喧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

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曹介乎？”從平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建隆三年，拜樞密使、檢校太保。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凋敝。趙普父親趙迴把全族遷移常山，又遷移河南洛陽。趙普穩重敦厚而沉默寡言，鎮陽豪族魏氏把女兒嫁給他爲妻。

後周顯德初年，永興軍節度使劉詞徵召爲從事，劉詞去世，遺表向朝廷推薦趙普。世宗征伐淮上，宋太祖攻克滁州，宰相范質保奏趙普爲軍事判官。宣祖在滁州卧病，趙普朝夕侍奉服藥，宣祖從此把他當作宗族看待。宋太祖曾與他交談，認爲他與衆不同。當時捉獲強盜百餘人，應當棄市，趙普懷疑有無辜的人，報告宋太祖審訊他們，得以保全存活的很多。淮南平定，補爲渭州軍事判官。宋太祖領同州節度使，徵召爲推官；移鎮宋州，表奏爲掌書記。

宋太祖北征到陳橋，醉酒卧在帳中，衆將士推戴，趙普與宋太宗推開門進去報告。太祖伸着懶腰慢慢起來，而衆將士穿着鎧甲舉着武器，喧嚷着擁到大旗之下。接受禪讓時，因輔佐立宋太祖之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

皇帝親征李筠，命趙普與呂餘慶留在京城，趙普希望扈駕隨行，太祖笑着說：“你能穿盔甲嗎？”隨從平定上黨，升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賞賜住宅一處。建隆三年，任樞密使、檢校太保。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位宰相同日被罷免，任趙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省沒有宰相簽署敕令，趙普爲此上言，皇上說：

上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既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

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

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

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

“你祇進呈敕令，我爲你簽署可以嗎？”趙普說：“這是有關部門的職責，不是帝王的事。”命令翰林學士研究過去的實例，竇儀說：“現在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就是宰相的職位。”命令簽署敕書賜給趙普。拜相以後，皇上看待他如同左右手，事務不分大小，全都同他商議決定。這時，趙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幫助他，不宣讀制書，立班在宰相之後，不掌官印，不參預奏事，不值班，祇奉行制書而已。在此之前，宰相兼管敕書，都用內制，趙普爲宰相祇用敕，不是舊的法規。

太祖多次便裝探望功臣之家，趙普每次退朝，不敢穿戴便服便帽。一天，下着大雪天快黑了，趙普料想皇帝不會出門。過了很久，聽到叩門聲，趙普急忙出來，皇帝站在風雪中，趙普驚慌害怕地迎接拜見。皇帝說：“已經約好晉王了。”接着太宗到來，鋪設多重墊褥席地坐在廳堂中，點起木炭燒肉，趙普妻斟酒勸飲，皇帝稱呼他爲嫂。當時與趙普商議攻打太原。趙普說：“太原面臨西北兩國，太原攻下以後，就是我們獨力對付兩國，不如等到削平各國，那時彈丸之地，怎能逃掉呢？”皇帝笑着說：“我的想法正是這樣，不過試試你罷了。”

五年春，加官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不久因母親去世服喪，詔令服喪未滿而復職處理政事。於是勸說皇帝派遣使臣分別到各路去，招集丁壯登記姓名送到京城，以備守衛；各州設通判，主管錢糧。從此軍隊精銳，府庫充實。

開寶二年冬，趙普曾患病，皇帝來到中書省。三年春，又到他的住宅慰問他，賞賜加等。六年，皇帝又到他的住宅。當時錢王錢俶派遣使者給趙普送來書信，及十瓶海產品，放在廊下。適逢皇帝到來，倉促之間來不及掩蓋，皇帝看到問是什麼東西，趙普照實回答。皇上說：“海產一定是很好的。”就命令打開，全都是瓜子金。趙普惶恐地叩頭謝罪說：“臣還沒有打開書信，實在不知道。”皇帝感嘆說：“接受倒沒什麼，那些人以爲國家大事都是由你們書生決定罷了！”

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

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又管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賂歿法及劉偉僞作攝牒得官，王洄嘗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托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勛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

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

趙普處理政務相當專斷，朝廷大臣多忌恨他。當時官府禁止私人販賣秦、隴木材，趙普曾派遣親信官吏去買造屋木材，聯成大木筏運到京城修建住宅，官吏趁機偷賣木材，假稱趙普買來到都城出賣。權三司使趙玘查到此事報告皇上。太祖大怒，催促百官上朝列班，將要發下詔書貶退趙普，幸而王溥上奏解救了他。

過去的慣例，宰相、樞密使每次等候在長春殿應答，一同在廬舍中休息；皇上聽說趙普的兒子趙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兒，就下令分開他們。趙普又用空閑地私下交換尚食局的菜園來擴大他的住宅，又經營旅店謀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趁召見應對時多次指責他的短處。逢雷有鄰擊登聞鼓告狀，控告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賄枉法以及劉偉僞造文書得官，王洄曾收受李可度的財物，趙孚授西川官職稱病不赴任，都是趙普包庇他們。太祖發怒，發下御史府審問，全部落實罪責，任雷有鄰爲秘書省正字。趙普的恩寵更加衰落，開始詔令參知政事與趙普輪流掌管印信、押班、奏事，分散他的職權。不久，出朝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太平興國初入京朝見，改爲太子少保，升爲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所誹謗，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橫放縱，將要暗中發動陰謀。皇帝召見趙普詢問，趙普上言希望以宰相身份來查察他的陰謀，退朝後又上書，自述參預太祖、昭憲皇太后臨終顧命的事，言辭極爲懇切。太宗感動醒悟，召見勸慰。隨即任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在此之前，秦王廷美立班在宰相之上，到這時，因爲趙普是開國功臣，再次爲立班之首，上表請求處於他的下位，聽從了他。到涪陵事敗，盧多遜貶往南方，都是趙普的計謀。

八年，出朝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皇帝作詩爲他餞行，趙普看着詩流淚說：“陛下賜臣的詩，應當刻在石碑上，與臣的朽骨一同葬入地下。”皇帝爲此很感動。第二天，對宰相說：“趙普對國家有功，我過去與他交往，現在年紀老了，不能再用人事來煩勞，選擇好地

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

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

伏睹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屢更，荐臻炎夏，飛輓日繁，戰鬥未息，老師費財，誠無益也。

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

臣竊念大發驍雄，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踪。臣方冒寵以守藩，曷敢興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

方安置他，以詩來表達心意。趙普感激流淚，我也爲此落下眼淚。”宋琪回答說：“昨天趙普來到中書省，拿着皇上的詩哭泣，對我說：‘這一生剩下的歲月，沒有機會報答皇上了，希望來世能效犬馬之勞。’我昨天聽到趙普的話，現在又聽到皇上所說，君臣自始至終的情分，可以說兩全了。”

雍熙三年春，大軍出征討伐幽薊，很長時間還沒有班師，趙普寫奏章進諫說：

我看到今年春出師，將要收復關外，多次聽到取勝捷報，大快人心。然而時日已久，漸漸到了炎熱的夏天，運送越來越繁重，戰鬥沒有停息，軍隊困乏耗費財物，實在沒有益處。

我想陛下自從掃平太原，閩、浙來降，統一華夏，大振聲望，十年之間，就達到廣濟天下。遠方的人不歸服，自古聖賢帝王置之度外，何足挂念。我憂慮邪惡諂媚的人，蒙蔽皇上，以致調動無名之師，深入危險之地。我閱讀典籍，瞭解前人的言論，我知道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奏書及唐朝宰相姚元崇進獻明皇的十事，是忠言至論，可以引用。希望在國事的空暇，能閱覽一下，如果損失還不大，即使有錯也可以補救。

我考慮大發雄兵，動員百萬人馬，所得的少，所失的多。又聽說戰爭是危險的事，難以保證一定會勝利；戰爭是不祥之器，最忌事前沒有準備。關係非常重大，不能不考慮。我又聽說上古的聖人，心中沒有一定要成功的事，處事不拘泥，情理貴在變通。前人書中有“戰爭時間長了就會發生變故”的話，很值得思考，如果再拖延遲緩，反而失去了合適的時機。十天半月之間，時節就到了秋季，邊境冷得早，弓強馬肥，我們的軍隊長久困乏，擔心這個時候，也許會發生指揮作戰的錯誤。我正受到恩寵鎮守藩鎮，怎麼敢出言阻止大軍。我已經日薄西山，餘下

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

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諂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為萬全，臣竊以為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奸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為安身之計而不言哉？

帝賜手詔曰：

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門，遽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

況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於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已為之備，卿勿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

普表謝曰：

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克恢復，漸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

的時光不多，酬答皇恩報效國家，正在此時。希望儘快下詔班師，不能輕視敵人。

我又有安全之策，希望聖上能夠聽到。望陛下精心烹調御膳，保養聖體，帶領勞累的百姓，轉移到富庶之地。將要見到邊境烽火沒有警報，大門不關，天下各地歸附仁政，遠方異族，相繼趨向教化，契丹獨自有何作為？陛下不從這方面打算，却聽信邪惡奉承的人，以為契丹國主年輕事多，所以施加武力，迎合陛下的心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為萬全，我認為不可。願陛下考察他們的虛實，追究他們的胡說，正奸臣誤國之罪，停止將士們伐燕的行動。不僅多難而振興之王，也是聽從勸諫的聖主。古代的人還有以死進諫的，老臣未死，豈敢當面阿諛作為安身之計而不進言呢？

皇帝賞賜親筆詔書說：

我前日興師選將，僅命令曹彬、米信等屯兵雄、霸，裹糧披甲以張軍威。等到一兩個月之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合兵進發，直達幽州，然後控制險要之處，恢復舊日的疆土，這是我的志願。但將帥等不遵循制定的策略，各自依照自己的見解，率領十萬披甲戰士出塞遠去戰鬥，迅速奪取州縣，再回師取軍用物資，來回勞累疲乏，被遼人所襲擊，這責任在主將。

何況我繼百王之末，大體得到太平，惦念那裏的百姓陷於邊境禍患，將要從水火中拯救出來，不是濫施武力而用兵，你應當瞭解這些。戰場上的事，已做好準備，你不要為此擔憂。你是國家元老，忠言苦口，再三上奏，贊美慚愧實深。

趙普上表謝罪說：

日前因為天兵久駐塞外，不能恢復國土，漸到炎熱天氣，形勢緊迫，就陳述偏

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鑒衷誠，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帥能遵成算，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既邊鄙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畜神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忠純。

觀者咸嘉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公改封許國公。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觀，辭甚懇切。上惻然謂宰相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

陳王元僖上言曰：

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爲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賢。況爲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賞罰，斯爲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

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祿位，不徇私情以求取聲望，這是本朝的良臣。我聽說逢迎

激的見解，甘願按照典章受罰。陛下看到我的忠誠，親筆寫下詔書，秘密告知聖上的計謀。我認爲派軍隊討伐有罪的人，的確是上策，將帥能遵循策略，必定可以平定。但他們不合聖心，因此敗壞了事情。現在既然邊境有所防備，還又有什麼憂慮呢？何況陛下登上帝位十年，穩坐着興盛了國家大業，沒有一件事不妥當，出現了萬邦安寧的局面。應是無爲而治和睦太平，愛惜精神調和心志，自然可以遠繼九皇，俯視五帝。何必要征戰不止，與契丹爭勝敗呢？臣平素缺少壯志，況且在衰老之年，雖然沒有戰功，願意竭盡忠誠。

見到的人都贊美他的忠誠。四年，調授山南東道節度使，由梁國公改封許國公。下詔親耕農田，趙普上表請求入朝求見，言辭非常懇切。皇上傷感地對宰相說：“趙普是開國元老，我所尊重禮遇的，應當依從他的請求。”到達以後，再三撫慰，趙普哭泣。

陳王趙元僖上言說：

我知道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唐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都任用爲輔佐大臣，作爲心腹，纔成就帝王之道，富庶天下，宗廟社稷長久，歷史記錄光輝，來自任用了合適的人。現在陛下統治萬方，爲國事勞苦，起早貪黑，操心百姓的事。查考前代帝王，實在沒有什麼不如之處，而輔相重臣，不能趕上前代的賢人。何況治國在於用人，用人的關鍵在於公正，公正之道沒有比賞罰更重要的，這是治政的大權。如果賞罰不當，善良邪惡沒有分別，朝廷的法度，就逐漸毀壞混亂。必定要公正的人管理掌握中書，敢於進言，以辨明得失，然後天地人纔有秩序，百事得以實行。

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是開國元老，參預謀劃建國，敦厚穩重有見識，不非分追求恩寵照顧保全官職，不徇私情以求取聲望，這是本朝的良臣。我聽說逢迎

良臣也。竊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驚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逾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庸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群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人，實邦國大幸。

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勛舊，朕所毗倚，古人耻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

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陳象輿、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爲不法，普廉得之，盡以條奏，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強直皆此類。

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同列所窺，不得專決。

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

弄巧的人，結黨營私，衆口嗷嗷，憎惡正直的人，恨不得貶斥放逐到邊遠地區，來快慰他們的心。爲什麼？是擔心陛下再次任用趙普。然而公正的人，都希望陛下再次把政事委托給他，使聖上受啓迪，教化獲得佐助。國家有大事，讓他來謀劃；朝廷有大綱，由他來實行；衆人沒有看清楚的，讓他察明；衆人不知道的，讓他傳達。委任官職根據才能，就沒有白拿俸祿的，以道來輔佐君主，就沒有苟且。賢愚區分，玉石不同，應當讓結成朋黨來擴大權勢的人氣餒，使僞詐諂媚援引同類之路消失。埋沒的人得以進身，名儒美德得以顯達，國政還擔心什麼不振興，百姓還擔心什麼不安樂，不用多長時間，就可以得到清明之治。我智慮平庸膚淺，說話魯莽爽直。希望陛下廣泛采納大家的意見，俯察實情，如果不失去賢人，實爲國家大幸。

籍田禮結束，太宗想要任用呂蒙正爲相，因爲他是新提升的，以趙普往日的善政作爲他的表率，授趙普太保兼侍中。皇帝對他說：“你是國家有功勛的老臣，我的輔佐和依靠，古人耻於君主趕不上堯、舜，你也應這樣。”趙普叩頭拜謝。

當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陳象輿、董儼、梁顥交情深厚。胡旦讓翟馬周上密封奏章，毀謗時政，趙普非常嫉恨他，上奏流放翟馬周，貶黜趙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驕橫奢侈，進行違法活動，趙普查訪到此事，全部條陳上奏，侯莫陳利用定罪流放商州，趙普堅決請求處死他。他的嫉惡剛直都像這一類。

李繼遷侵擾邊境，趙普建議由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而命令他謀劃此事。趙保忠反而與李繼遷同謀成爲邊疆禍患，當時輿論歸咎於趙普，深受同僚排擠，不能夠獨自決斷。

過去的制度，宰相在未時回家，這年糧食豐收，特許趙普夏季到午時回家。第二年，免於上朝拜見，僅每天到中書省處理事務，有重大政事就召見面談。冬，患病請假，皇帝多次到他的住

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普三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將發，車駕幸其第。

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齎詔書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頃屬微疴，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伫聞有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

卒之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齎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侄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

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爲出次發哀，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謚忠

宅看望，賞賜提高等級。趙普於是聲稱病重，三次上表請求退休。皇上勉強依從他，授趙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舊爲守太保兼中書令。趙普三次上表章懇切推辭，賞賜手詔說：“開國元勳，惟有你一人，不同於其他人，不需再三推辭，等到啓程的日期臨近，就到府上與你告別。”趙普手捧詔書哭泣，因而帶病請求面見，賜坐很長時間，談到很多國家大事，皇上採納了他的意見。趙普即將出發，皇帝到他的府第。

淳化三年春，因爲衰老久病，命令留守通判劉昌言上表請求退休，宦官騎驛馬撫慰問候，共三次上表乞求告老。授爲太師，封魏國公，供給宰相的俸祿，讓他養病，等到病愈時來到朝廷，還派遣他的弟弟宗正少卿趙安易攜帶詔書賞賜他。又特地派遣使臣賜給趙普詔書說：“你近時得了小病，懇求辭政，我把居守的重任，煩勞年老的人，任命爲太師，以表彰尊重賢人。等到痊愈，與我相見。現在賞賜羊酒等記在冊上，你應當愛惜精神，用醫用藥，飲食調養，以符合我眷重知遇的心意。”七月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去世的前一年，趙普生日，皇上派遣他的兒子承宗攜帶器幣、鞍馬前去賞賜他。承宗完成使命回報，不久去世。第二年，趙普已免去中書令。舊例，沒有生辰的賞賜，特別派遣趙普的侄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賞賜他禮物。趙普聽說此事，因而懷念傷悼承宗，張秉沒有到達趙普就病重了。在此之前，趙普派遣親信官吏甄潛到上清太平宮進行祈禱，神告訴他說：“趙普，宋朝忠臣，長期患病，也是有冤牽累。”甄潛返回，趙普帶病穿戴好禮服，走出來到中庭接受神的話，感動哭泣，當天晚上去世。

皇上聽到此事震驚傷悼。對近臣說：“趙普事奉先帝，與我是老朋友，能決斷大事。從前與我曾有不合，是大家所知道的。我登上皇位以來，總是特別禮遇他，趙普也竭力效命，盡忠國家，真是社稷之臣，我很惋惜他。”因而流淚，周圍的人很感動。停止朝會五天，爲他出殯發喪，贈官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謚號忠獻。皇



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賻絹布各五百匹，米麵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式。

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普性深沈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普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

上撰寫神道碑銘，親自用隸書書寫賞賜。派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管理喪事，助喪絹布各五百匹，米麵各五百石。下葬之日，有關部門按照儀式設儀仗鼓樂。

兩個女兒都已成年，趙普妻和氏上書希望出家爲尼，太宗再三勸慰她們，不能改變。賜長女名志願，法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法號智圓大師。

當初，太祖地位低下，趙普與他交往，擁有天下以後，趙普多次把貧賤時的不足進言。太祖豁達，對趙普說：“如果在塵埃中可以識別天子、宰相，那人們都去訪求他們了。”從此不再上言。趙普年輕時學習爲官之道，沒有什麼學問，等到擔任宰相，太祖經常勸說他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次返回住宅，關上門打開箱子取書，閱讀一整天。到第二天處理政務，處理決斷如同流水。去世以後，家裏的人打開箱子察看，僅有《論語》二十篇。

趙普性格深沉而高傲，雖然多嫉妒刻薄，但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的人多數器量狹隘因循沉默，趙普剛毅果斷，還沒有能和他相比的。曾上奏舉薦某人擔任某官，太祖沒有任用。趙普第二天又上奏這人，還是不任用。第三天，趙普又把這個人舉奏，太祖發怒，撕裂奏章扔在地上，趙普面不改色，跪下拾起帶回去。後來貼補連接舊紙，又像原先一樣上奏。太祖這纔明白，終於任用了這個人。又有群臣應當升官，太祖一向厭惡其中一人，不肯授與。趙普堅持爲他請求，太祖生氣地說：“我就是不給他升官，你能怎麼樣？”趙普說：“刑罰用來懲處罪惡，獎賞用來酬答功績，是古今共同的道理。而且刑罰獎賞是國家的刑罰獎賞，不是陛下的刑罰獎賞，怎麼能用喜怒來決定。”太祖非常生氣，站起身來，趙普也跟着他。太祖進入內宮，趙普站在宮門口，很久不肯離去，終於得到許可。

太宗聽信弭德超的讒言，懷疑曹彬圖謀不軌，趙普再次任宰相，爲曹彬分辯保證，事情終於清楚。太宗感嘆說：“我聽聞判斷不明，幾乎耽誤國家大事。”當天放逐弭德超，像過去一樣

祖吉守郡爲奸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

真宗咸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曰：“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識冠人彝，才高王佐，翊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勳，蕭何指縱之效，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岩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茲爲茂典，以答舊勳，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

普子承宗，羽林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弟固、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 趙安易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辰言其清幹，遂命即真。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位，十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芻糧至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緋魚袋。先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其非便，請許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定州。會以曹璨知州，徙安易爲通判，未幾代歸。又表求外任，命知耀州，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

淳化中，嘗建議以蜀地用鐵錢，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爲不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今安

對待曹彬。

祖吉擔任州太守謀取私利，事情被發覺關進監獄，立案追查罪狀，文書尚未齊備。郊祭臨近，太宗憎恨他貪污，派遣宦官向宰相傳達旨意說：“郊祭赦免時惟獨不能寬恕祖吉。”趙普上奏說：“腐敗官員有罪，應當正法。然而國家祭天，告於天地，告於神明，怎能因爲祖吉而壞陛下的赦免令呢？”太宗認爲他對，就中止。

真宗咸平初年，追封韓王。二年，下詔說：“已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見識是常人之首，才能高超任帝王輔弼，擁戴前皇振興國運，光大開拓鴻圖大業，即使呂望討伐的功勳，蕭何指揮謀劃的成效，大概也沒有超出之處。自從輔弼兩朝，共三十六年，加強朝廷的聲望，分散了節度使的大權，正直不屈，始終沒有污點，計謀可嘉，遺風如生。應當在祭先王時配饗，永遠在宗廟中共饗。這是盛典，來報答立下功勳的老臣，以趙普配饗太祖廟庭。”

趙普的兒子趙承宗，羽林大將軍，爲潭、鄆二州知州，都有聲譽；趙承煦，成州團練使。弟弟趙固、趙安易。趙固官至都官郎中。

趙安易字季和。建隆初年，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辰上言他清廉有才幹，於是任命他正式任職。又改爲河南府推官。趙普居於相位時，十年沒有調任。太平興國年間，歷任華、邢二州掌書記。押送糧草到太原城下，任爲監察御史，興元府知府；轉爲殿中，賜緋魚袋。在此之前，兩川繳納稅款的百姓把鐵錢換成銅錢。趙安易上言這樣不方便，請求准許繳納鐵錢，下詔聽從他。九年，起用爲宗正少卿，定州知州。曹璨爲知州時，改任安易爲通判，不久輪換回朝。又上表請求任地方官，任命爲耀州知州，留下沒有派遣，命他巡視北部邊境事。

淳化年間，曾建議因爲蜀地用鐵錢，折合銅錢數倍，普通百姓買賣交易非常不便，請求像劉備時那樣讓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下交都省共同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上言：“劉備時擔心錢少，因而改造，現在趙安易的請求反而是擔憂錢

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其精好，俄墜殿階皆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詰，猶嘉其用心，賜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既而大有虧耗，歲中裁得三千餘緡，衆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

歷知襄、廬二州，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奏請纂錄，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修。安易略涉書傳，性強狠，好談世務，而疏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

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

《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爲懸重，以主神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輜輶車、龍輅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祇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

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

多，不是長久之計。”然而趙安易論述請求不停，又招募工匠鑄造大錢百餘枚進獻，極其精緻美觀，不久掉下殿階都摔碎了，原來是熔鑄時已耗盡精華了。太宗沒有追問這件事，還贊美他的用心，賞賜金紫，並且派他管理鑄錢。接着出現很大的虧損消耗，一年中僅得到三千餘緡，衆人議論紛紛，於是停止了這件事。事情載於本書《食貨志》。

歷任襄、廬二州知州，就地升宗正卿，返回朝廷，重領卿的官職。當時戶籍尚不完備，上奏請求編錄，咸平初年，任命梁周翰與趙安易共同編修。趙安易稍知典籍傳注，性情剛愎自用，喜歡談論世務，然而才疏而不可用。當初，太宗曾詢問農事，趙安易請求恢復井田制。又因爲他的家原在燕薊，經常向他詢問邊疆事務。

景德初年，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在京城壬地暫時停放，按照禮儀埋下懸重，升祔神主。趙安易上言：

禮曰“既虞作主”，虞，是安葬後設置的吉祭。說明未葬就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的制度是鑿木做成懸重，用來表示神靈。王后七月下葬，就要埋懸重，掩蓋玄堂，喪事儀仗、輜輶車、龍輅之類在柏城焚燒完畢，纔可以立虞主。吉仗返回京城，九祭完備，再埋下虞主，然後立神主，進入廟堂。從遠古到皇朝，皇帝供奉祖宗陵廟用這禮儀，爲什麼今天却違背典章，隨便升祔，剛暫存棺木就輕易設立神主，沒有行大葬就埋懸重？而且靈柩尚未歸入園陵，神靈怎麼能進入太廟？柏城還沒有焚化喪仗，不祥和污穢會唐突祖宗。期望按照孝章皇后的近例，僅在壬地暫時存放，不立神主升祔，喪儀一切敬奉。等到丙午年靈車西去園陵，再東回祖廟祔祭。這樣就免於顛倒，不利國家。

於是詔令有關部門再次進行審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

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況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為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墳動土，則龍輜、攢木、題湊，蒙梓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為凶穢，目群官為顛倒，指梓宮為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洩瀆聖聰，誣罔臣下。

安易又云“昔日睹群官盡公，奉二帝諸后，并先山陵，後祔廟；今日睹群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

按《晉書》記載羊太后去世，廢除一時的祭祀，天地明堂，去掉音樂不演奏。又按《禮》，王后去世，五祀之祭不舉行，停放靈柩之後祭祀。所說的五祀不舉行，但天地祭典不廢，於是商議因為園陵年月不合適，需要變通禮儀以求合宜。又因為事先制定禮文，等候神主升祔完畢，纔進行供奉祭祀。如果等到丙午年，就要三年不祭宗廟，祭禮缺少。況且明德皇太后德行堪與先皇匹配，按禮應當升祔。於是與史館檢討共同斟酌審定，認為祖廟沒有祔祭神靈就不會到來，恐怕祭祀難以舉行。停放棺木完畢靈柩就處於城外，可以用葬禮來比附。於是按照《禮》所說“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想開墓動土，則龍輜、攢木、題湊，蒙梓上四柱像房屋那樣覆蓋，全部進行塗飾。應當埋下懸重，一切依照近年的慣例，便可升祔神主。趙安易所說不對，把喪禮儀仗當作不祥污穢，把群官看作顛倒錯亂，把梓宮當成棺柩，讓各個部門分析園陵，污染褻瀆聖上的聽聞，誣罔欺騙臣下。

趙安易又說“往日曾見到百官竭盡公心，供奉二帝各位后妃，都是先入陵墓，後祔廟；現在看到群官辦事錯亂，供奉明德皇太后，惟獨先祔廟，後入園陵”的話。現在審察當時先建陵墓後祔廟，正因為年月方便順應，沒有陰陽拘忌；現在則是年月不便，理應依照合宜。沒有埋重則禮節儀式就不完備，沒有升祔宗廟祭祀則有闕失，需要變通禮儀，來適合聖上之情。加上明德皇太后將要送去暫時停放，而安易所說“柏城還沒有焚化喪禮儀仗，不祥和污穢就會唐突祖宗”。按照《檀弓》說：“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所注，指的是把靈柩遷移到廟裏。又說：“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現在也是遙別宗廟而後起行，怎麼可以把《禮經》經典看作錯亂，吉凶儀式齊備叫做

可以《禮經》所出目爲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

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不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章爲太宗嫂氏，上仙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官不曾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顏，況上仙之初，即有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斯。

況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懵而不習。本院所議，并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

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事，詞多鄙俚。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二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錄其子承慶爲國子博士，孫從政爲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固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

唐突呢？

又說：“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去世，也是因爲有嫌疑要迴避，所以沒有送往園陵，出京暫時停放的時候，不立神主送入祖廟。直到至道三年，西去送往園陵，禮節完畢，然後奉虞主回京，換成神主祔廟，以求合乎典禮。”現在審閱當時的文籍，因爲孝章皇后是太宗的嫂子，升仙的時候，僅中止五天上朝，百官不曾穿喪服，與現在不同。起初也沒有詔書命令去廟饗。現在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與曾參、顏回一樣孝順，何況升仙之初，就有遺命暫且停靈饗祭。現在按照禮節儀式，應當如此。安易荒唐平庸，胡亂進行援引，服喪九月，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主，到了這個地步。

況且趙安易以揭發他人過錯不徇私情自負，所毀謗的無非是良善的人；以清要官職自高自大，所崇尚的却庸俗淺陋。名臣的志向，年老更加堅定；詩書文章，無知而不學習。本院所議，全都明白指出典故，廣泛考證時宜，雖然說是權宜之計，大致也有古代的事例可考，請求依照原來的議案施行。

聽從了他們。趙安易又多次上言有關陵廟的事，言詞多淺陋庸俗。晚年還奉承求進不已，當時輿論嘲笑他。二年去世，年七十六歲。贈官工部尚書。錄用他的兒子趙承慶爲國子博士，孫子趙從政爲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君主，登基前的舊臣，策立帝王輔佐皇上，建功立業，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從來沒有缺乏過。而他們始終一心，休戚與共，貴爲國家公卿，親如家庭輔弼，像宋太祖對於趙普那樣，可以說很難了。陳橋之事，人們說趙普與太宗預先知道，從情勢上看也許是這樣。事情成功之後，趙普作爲樞密直學士在新朝多年，范、王、魏三人被罷免宰相，纔接替他們的位置，太祖不急於酬謝功勞，趙普不急於執政。到

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勳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爲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傅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普爲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爲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他任宰相，除舊布新都遵從大義，從未以有功老臣自居。重文而輕武，寬刑而減少稅收，三百多年宋朝規模，就像早已定好，很快就實行。太原、幽州之戰，終身把輕舉妄動當作警戒，後來都像他所說的。家人看見他決斷國家大事，閉門讀書，取決於典籍，後來看到，原來是《魯論》。從前傅說告訴商高宗說：“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趙普是開國元勛，却能注重以先哲爲典範，效法聖賢，宋的政治，氣象醇正，這難道沒有幫助嗎。晚年廷美、多遜的獄案，損害了太宗的盛德，而趙普在這裏面出了力。難道是他學力有限而有患得患失之心嗎？君子爲他惋惜。

#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

## 列傳第十六

吳廷祚(子)元輔 元載 元康 李崇矩(子)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處耘(子)繼隆 繼和

### 吳廷祚

吳廷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少頗讀書，事周祖，爲親校。廣順初，授莊宅副使，遷內軍器庫使、知懷州，入爲皇城使。會天平符彥卿移鎮大名，以廷祚權知鄆州。

世宗即位，遷右羽林將軍，充內客省使。未幾，拜宣徽北院使。世宗征劉崇，爲北面都巡檢使。師還，權判澶州，歸闕，加右監門衛大將軍。俄遷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廷祚督丁壯數萬塞之。因增築堤防，自京城至臨淮，數旬訖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是夏，河決鄭州原武縣，命廷祚發近縣丁壯二萬餘塞之。師還，以廷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尉。

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會李筠叛，廷祚白太祖曰：“潞城岳險，且阻太行，賊據之，未易破也。筠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離上黨來邀我戰，猶獸亡其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廷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其衆敗走。及討李重進，又爲東京留守。

吳廷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年輕時讀書頗多，侍奉周祖，爲親軍軍校。廣順初年，授莊宅副使，升內軍器庫使、懷州知州，入京任皇城使。正逢天平符彥卿移鎮大名，以吳廷祚權知鄆州。

世宗即位，升爲右羽林將軍，充內客省使。不久，授宣徽北院使。世宗征伐劉崇，爲北面都巡檢使。班師，權判澶州，返回朝廷，加官右監門衛大將軍。隨即改爲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口，命令吳廷祚監督數萬民夫堵塞。接着增築堤防，從京城到臨淮，幾十天完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這年夏天，黃河在鄭州原武縣決口，命吳廷祚徵發附近各縣民夫二萬多人堵塞。班師，任吳廷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檢校太傅，任樞密使。恭帝即位，加官檢校太尉。

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二品官，因其父名爲璋，因此避諱。李筠叛亂，吳廷祚向太祖陳述說：“潞州城牆險峻，并且有太行山阻隔，賊軍占據，不容易攻破。李筠一向勇敢而輕率，如果急速攻打，必定離開上黨來阻截我軍作戰，就像野獸逃出草澤，魚脫離深水，因而可以擒獲了。”太祖於是親征，任命吳廷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李筠果然領兵前來，在澤州以南交戰，他的軍隊戰敗逃走。討伐李重進時，又爲東京留守。

建隆三年夏，帝謂之曰：“卿掌樞務，有年于茲，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爲憂，故先告卿。”即以爲雄武軍節度。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大藪，多材植，古伏羌縣之地。高防知州日，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番取其材以給京師。西夏酋長尚波于率衆爭奪，頗傷役卒，防捕繫其黨，以狀聞。上令廷祚代防，齎詔赦尚波于等，夏人感悅。是年秋，以伏羌地來獻。

乾德二年來朝，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春節來朝。俄遇疾，車駕臨問，命蒸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未幾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官給葬事。

廷祚謹厚寡言，性至孝，居母喪，絕水漿累日。好學，聚書萬餘卷。治家嚴肅，尤崇奉釋氏。

子元輔、元載、元範、元晟、元吉、元慶。元範、元慶仕皆至禮賓副使。元吉，閤門祇候。元吉子昭允，太子中舍。元慶子守仁，內殿崇班。

吳元輔

元輔字正臣，頗好學，善筆札。周廣順中，以父任補供奉官。世宗嗣位，遷洛苑使。宋初，授左驍衛將軍、澶州巡檢，累官至定州鈐轄。卒，年四十八。子昭德、昭遜、昭普，并閤門祇候。

吳元載

元載，建隆初，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廷祚出鎮秦、雍，并補衙門都校。廷祚卒，授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加閤門祇候，與太祝毋賓古使契丹。九年，擢爲西上閤門副使，出知陝州。

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

建隆三年夏，皇帝對他說：“你掌管樞密事，有很多年了，給你秦州，以均衡勞逸。明天制文發出，恐怕你因爲離開我身邊而憂慮，所以預先告訴你。”即任命爲雄武軍節度使。在此之前，秦州夕陽鎮西北連接大森林，有很多木材，是古代伏羌縣。高防爲知州時，建議就地設采造務，調撥軍卒輪番采伐木材供應京城。西夏酋長尚波于率領人馬爭奪，士兵大量死傷，高防逮捕囚禁他們的黨徒，把情況上報。皇上命令吳廷祚接替高防，攜帶詔書赦免尚波于等人，西夏人感動喜悅。當年秋天，把伏羌的土地進獻。

乾德二年前來朝見，改爲鎮守京兆。開寶四年長春節前來朝見。隨即患病，皇帝親臨問候，命令燒艾針灸他的腹部，派遣宦官王繼恩監護看視他。不久去世，終年五十四歲。贈官侍中，官府供給葬事費用。

吳廷祚謹慎敦厚沉默寡言，極爲孝順，爲母親服喪，多日滴水未進。好學，聚集書籍一萬餘卷。治家嚴肅，特別信仰佛教。

兒子吳元輔、吳元載、吳元範、吳元晟、吳元吉、吳元慶。吳元範、吳元慶爲官都至禮賓副使。吳元吉，閤門祇候。吳元吉的兒子吳昭允，太子中舍。吳元慶的兒子吳守仁，內殿崇班。

吳元輔字正臣，很好學，善寫公文書信。後周廣順年間，因父恩蔭補供奉官。世宗繼承皇位，升爲洛苑使。宋初，授左驍衛將軍、澶州巡檢，逐漸提升官至定州鈐轄。去世，終年四十八歲。兒子吳昭德、吳昭遜、吳昭普，都爲閤門祇候。

吳元載，建隆初年，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吳廷祚離京鎮守秦州、雍州，都補衙門都校。吳廷祚去世，授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加官閤門祇候，與太祝毋賓古出使契丹。九年，升爲西上閤門副使，出朝爲陝州知州。

雍熙三年，調任秦州知州。州中百姓李益，



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爲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事，又爲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鞠于御史府，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民皆飯僧相慶。

端拱初，遷西上閤門使。淳化二年，加領富州刺史，俄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游蕩，民無贏餘，悉市酒肉爲聲技樂，元載禁止之；吏民細罪又不少貸，人多怨咎。及王小波亂，元載不能捕滅，受代歸闕，而成都都不守。

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伺元載至闕，遣人閔行裝，收其關市之稅。元載拒之，仕衡抗章疏其罪，坐責郢州團練副使。移單州，以疾授左衛將軍致政。卒，年五十三。

子昭明，爲內殿崇班；昭矩，太子中舍。

#### 吳元晟

元晟字君華。太平興國八年，選尚太宗第四女蔡國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正月，領愛州刺史。是冬，領本州團練使。

雍熙三年，有事北邊，元晟表求

爲長道縣酒務官，家中財產富足，家僮奴僕幾百人，蠻橫干涉州吏公事，長吏以下都害怕他。百姓欠利息錢的數百家，州中像公家租稅那樣爲他督促收利息，惟獨推官馮伉不聽從。李益派遣幾名奴僕探察到馮伉在街市上巡視，把他從馬上拉下來，並誹謗侮辱他。在此之前，李益用重禮賄賂朝中權貴作爲庇護，因此多年沒有敗落。馮伉多次表奏此事，又被地方駐京官所隱匿，不能傳遞上去，後來通過買賣馬匹的翻譯捎帶表章上報，翻譯趁入朝拜見，獻上這道表章。皇帝大怒，詔令元載逮捕他。詔書尚未到達，京城的權貴已經告知李益，李益很恐懼，逃走。吳元載把這個情況上報，皇帝更加惱怒，詔令州縣追尋迅速逮捕他，在河中府百姓郝氏家中捕獲，在御史臺審訊，全部得到他的罪狀，把他斬首，沒收全部家產。李益的兒子李仕衡原先進士及第，任光祿寺丞，下詔削職爲民，終身不再錄用。李益被依法處死，百姓都向僧人提供齋飯來慶賀。

端拱初年，升爲西上閤門使。淳化二年，加領富州刺史，隨即調任成都府知府。蜀地風俗奢侈，喜好游蕩，百姓生活沒有贏餘，都買酒肉以歌舞爲樂，吳元載禁止此事；官吏百姓的微小罪過又毫不寬恕，人們大多怨恨責怪。王小波叛亂時，吳元載不能捕捉消滅，被接替回朝，而成都隨即被攻陷。

當時李仕衡任華州通判，經常爲吳元載因事殺掉他的父親懷恨在心，察知吳元載返回朝廷，派人檢查行裝，徵收關市之稅。吳元載拒絕，李仕衡上奏陳述他的罪過，定罪責降爲郢州團練副使。移單州，因病授左衛將軍退休。去世，終年五十三歲。

兒子吳昭明，爲內殿崇班；吳昭矩，太子中舍。

吳元晟字君華。太平興國八年，中選娶太宗第四女蔡國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第二年正月，領愛州刺史。當年冬，領本州團練使。

雍熙三年，北部邊境發生戰爭，吳元晟上表

試劇郡，命知鄆州。逾年召入，尋知河陽。還朝，改鄆州觀察使。特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奉祿賜予悉增之。再知河陽。

淳化元年，以主疾召還。主薨，復遣之任。五年，秋霖河溢，奔注溝洫，城壘將壞，元扆躬涉泥滓，督工補塞。民多構木樹杪以避水，元扆命濟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扆所部賴以獲安。

真宗即位，換安州觀察使，俄知澶州。咸平三年，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詔書嘉獎，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時王超、王繼忠領兵逾唐河，與遼人戰，元扆度其必敗，乃急發州兵護河橋。既而超輩果敗，遼人乘之，至橋，見陣兵甚盛，遂引去。考滿，吏民詣闕貢馬，疏其善政十事，願借留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屬歲旱，吏白召巫以土龍請雨。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

景德元年代歸，拜武勝軍節度使。三年，以陵域積水，議堙掘溝澗，命為修諸陵都部署，以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副之。出知潞州。初，并、代、澤、潞皆分轄戍卒，後并於太原。至是，以元扆臨鎮，遂分領澤、潞、晉、絳、慈、隰、威勝七州軍戎事，委元扆專總之。東封，表求扈從，命祀青帝，禮畢，加檢校太傅、知徐州。大中祥符四年，以祀汾陰恩，改領山南東道。五月，制書下，元扆被疾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忠惠。子弟進秩者五人。五年，葬元扆，時上元欲觀燈，帝為移次夕。

請求出任政務繁重的州，任命為鄆州知州。過了一年召入朝廷，不久任河陽知府。回朝，改為鄆州觀察使。特別下詔朝會時按節度使排列班次，俸祿賞賜全部增加。再次任河陽知府。

淳化元年，因公主患病召回。公主去世，又派遣他上任。五年，秋雨連綿黃河泛濫，洪水沖入溝渠，城壘即將倒塌，吳元扆親自在泥水中跋涉，監督民工修補堵塞。百姓大多在樹梢架起木頭來躲避洪水，吳元扆命令用船接下他們，做餅供他們食用。當時澶、陝都遭受水患，吳元扆所轄地區賴此得到平安。

真宗即位，換授安州觀察使，隨即任澶州知州。咸平三年，轉運使劉錫上奏他的治理情況，詔書嘉獎，升為寧國軍留後、定州知州。當時王超、王繼忠率軍渡過唐河，與遼軍作戰。吳元扆估計他們必定失敗，就急速派州兵守護河橋。接着王超等人果然戰敗，遼軍乘勝追擊，到橋邊，見到軍隊排列非常威武，於是退去。三年任期滿，官吏百姓到朝廷進貢馬匹，陳述他的政績十項，希望借留樹碑，表彰他的德政。下詔褒獎他。遇到天旱，官吏提出召巫師用土龍求雨。吳元扆說：“巫師本是玩弄邪術的人，龍是一種獸，怎能感通上天？惟有精誠可以感動上天。”於是召集道士設壇，沐浴齋戒三日，下拜百次進行祈禱，普降大雨。

景德元年任滿回朝，授武勝軍節度使。三年，因皇陵地區積水，商議挖掘溝渠，任命為修諸陵都部署，由內侍副都知閻承翰為副職。出朝為潞州知州。起初，并、代、澤、潞都分別管轄戍守軍隊，後來合并到太原。到這時，因吳元扆前去鎮守，於是分出澤、潞、晉、絳、慈、隰、威勝七州軍事，委任吳元扆一人總管。東岳封禪時，上表請求扈從，命他祭祀青帝，儀式結束，加官檢校太傅、徐州知州。大中祥符四年，因祭祀汾陰之恩，改領山南東道。五月，制書下達，吳元扆患病去世，終年五十歲，贈官中書令，謚號忠惠。子弟中被提升官級的五人。五年，安葬吳元扆，當時是元宵節想要觀燈，皇帝為此改在第二天晚上。

元扆性謹讓，在藩鎮有憂民心，待賓佐以禮。喜讀《春秋左氏》，聲色狗馬，一不介意。所得祿賜，即給親族孤貧者。將赴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祿仕者皆為表薦，餘皆均奉贍之。”公主有乳媪，得入參官禁，元扆慮其去後妄有請托，白上拒之。真宗深所嘉嘆，於帝婿中獨稱其賢。及歿，甚悼惜之。且以元扆得疾，本州不以聞，詔劾其官屬。

子守禮，至六宅使、澄州刺史，以帝甥特贈和州防禦使；守嚴，至內殿崇班，天禧中，錄守嚴子承嗣、承緒并為殿直；守良為內殿崇班；守讓閤門祇候。

### 李崇矩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漢祖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為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得免。

周祖與史弘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為奸邪所構，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家故吏也，為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於南唐。還判四方館事。

宋初，李筠叛，命崇矩率龍捷、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陽，以所部攻大會寨，拔之，斬首五百級。改授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

吳元扆性情謹慎謙讓，在藩鎮有憂民之心，接待賓客有禮節。喜歡讀《左氏春秋》，聲色犬馬，都不沾染。所得俸祿賞賜，當即送給親族中孤苦貧困的人。即將前往徐州，請求應對說：“臣的族人親屬很多，其中有能力為官的都為他們表奏舉薦了，其餘的都分出俸祿供養他們。”公主有個乳母，能够進入宮廷參見，吳元扆擔心她在離開後隨便請托，告訴皇上拒絕她。真宗對此非常贊嘆，在各位女婿中惟獨稱贊他賢能。去世時，很惋惜哀傷。并且因為吳元扆患病，本州沒有上報，下詔彈劾那裏的官員。

兒子吳守禮，官至六宅使、澄州刺史，因為是皇帝的外甥特贈和州防禦使；吳守嚴，官至內殿崇班；天禧年間，授守嚴之子承嗣、承緒都為殿直；吳守良為內殿崇班；吳守讓為閤門祇候。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自幼喪父家貧，有完美的德行，為鄉里所推崇敬服。漢祖在晉陽起兵，到上黨，史弘肇當時任先鋒都校，聽到李崇矩的名字，召來安置為親近吏人。乾祐初年，史弘肇統率禁軍兼京城巡檢，經常殘殺軍民，身邊的人很恐懼，漸漸離去，惟有李崇矩事奉更加恭謹。史弘肇被處死後，獨自得以免禍。

周祖與史弘肇一向親密友好，即皇位後，尋訪史弘肇的親友，找到李崇矩。對他說：“我與史公受漢厚恩，同心合力，共同輔助王室，被奸邪之人所誣陷，史公終於遭遇大禍，我也僅能免死。你是史家的舊吏，為我尋找他的親屬，我要撫恤他們。”李崇矩報上他的同母弟史福。李崇矩一直主管他的家，登記全部財產交給史福，周祖贊美他，把李崇矩安排在世宗部下。顯德初年，補為供奉官。隨從征伐高平，因功轉為供備庫副使，改任作坊使。恭帝繼承皇位，命令李崇矩到南唐傳達訃聞。回朝判四方館事。

宋初，李筠叛亂，命李崇矩率龍捷、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駐兵河陽，率所轄軍隊進攻大會寨，攻克，斬首五百級。改授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瓌一同在碾子

信、高懷德、羅彥瓌同破筠衆於碾子谷。及平澤、潞，遣崇矩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上言曰：“上黨，臣鄉里也。臣父尚豪葬，願護櫬歸京師。”許之，賜予甚厚。師還，會判三司張美出鎮，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爲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

乾德二年，代趙普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劍南初平，禁軍校呂翰聚衆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拏戮，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率，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衆聞之，亦稍稍自歸。未幾，翰敗滅。

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爲後殿。次常山，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爾。”固辭得免。

時趙普爲相，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聞之不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性險詖無行，崇矩待之漸薄。伸銜之，因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太祖釋不問，出爲鎮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以爲酸棗主簿；仍賜器幣、襲衣、銀帶。六年，崇矩入爲左衛大將軍。

太平興國二年夏，河防多決，詔崇矩乘傳自陝至滄、棣，按行河堤。是秋，出爲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咸憚於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抵其洞穴撫慰，以己財遺

谷打敗李筠。平定澤、潞後，派遣李崇矩首先入城，接收地圖和戶籍，視察府庫。由此上言說：“上黨，是臣的故鄉。臣的父親原是草草埋葬，希望保護靈柩返回京城。”答應了他，賞賜豐厚。班師，正逢三司使張美出朝鎮守，授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任三司使。隨從征伐李重進，回朝爲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

乾德二年，接替趙普任樞密使。五年，加官檢校太傅。當時劍南剛剛平定，禁軍軍校呂翰聚衆叛亂，軍中士兵有很多逃亡加入他的團夥，諫官請求處死他們的妻子兒女。太祖爲此猶豫，告訴李崇矩。李崇矩說：“叛逃的人固然應當殺掉全家，然而根據名冊應當處死的有一萬餘人。”太祖說：“我怕有被他們威逼的，並非出於本心。”於是下令全部釋放。呂翰的人聽到此事，也漸漸自行返回。不久，呂翰戰敗滅亡。

開寶初年，隨從征伐太原。班師時，命令李崇矩爲後軍殿後。駐兵常山，患病，皇帝派遣太醫診斷看視，命令乘坐涼車返回京城。李崇矩叩頭說：“涼車是帝王所乘坐的，這是死罪。”執意推辭而未坐。

當時趙普任宰相，李崇矩把女兒嫁給趙普的兒子趙承宗，相互間親密友好，皇帝聽到此事很高興。有叫鄭伸的，在李崇矩門下爲賓客近十年，性情陰險行爲不軌，李崇矩對待他逐漸淡薄。鄭伸懷恨在心，因而上書控告李崇矩的隱事。李崇矩無法爲自己辯明。太祖放過沒有追問，出朝爲鎮國軍節度使，賞賜鄭伸同進士出身，任命爲酸棗縣主簿；賞賜器幣、襲衣、銀帶。六年，李崇矩入朝爲左衛大將軍。

太平興國二年夏，黃河堤防多處決口，詔令李崇矩乘驛車從陝州到滄州、棣州，巡視黃河堤防。當年秋，出朝爲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不久，調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部下士兵全都害怕遠行，李崇矩拿出全部器皿金帛，共價值數百萬，全部分給他們，衆人於是感動喜悅。當時黎族賊寇騷亂，李崇矩全部到他們的洞穴去安撫慰問，把自己的財物贈送

其酋長，衆皆懷附。代還，拜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代宋偓，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元靖。

崇矩性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嘗事史弘肇，及貴，見其子孫，必厚禮之，振其乏絕。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嬰慮。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自遠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爲神仙，試已終無悔恨。子繼昌。

#### 李繼昌

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誕辰，必遣繼昌奉幣爲壽。嘗畀弱弓輕矢，教以射法。建隆三年，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崇矩謙讓不敢當，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爲繼昌聘婦，太祖聞之，頗不悅。

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爲駙馬都尉，繼昌同日遷如京副使。崇矩出華州，補鎮國軍牙職。入爲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丁外艱，服闋，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饑多盜，命爲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

至道二年，蜀賊平，餘黨頗嘯聚，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酋喻雷燒者，久爲民患，以金帶遺繼昌，繼昌僞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

咸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

酋長，衆人全都歸附。任滿回朝，授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令接替宋偓，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端拱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贈官太尉，謚號元靖。

李崇矩生性純厚寡言，特別看重諾言。曾事史弘肇，地位顯貴後，見到史弘肇的子孫，必定厚待禮遇他們，救濟他們的困乏。在嶺海四五年，心情安閑不爲炎熱荒涼憂慮。以前渡海的人多數停船靠岸等待順風，有時十幾天，有時一個月，李崇矩往來都是一天就渡過，從不滯留，士兵奴僕跟隨他的都安然無恙。信奉佛教，供給僧人齋飯達七十萬人次，塑造佛像建立寺廟非常多。又喜好煉丹術，從遠方接來這樣的人，把他安頓在家裏當作老師來學，雖然知道他的虛假，還是當作神仙，試驗失敗後也始終沒有悔恨。兒子李繼昌。

李繼昌字世長。起初，李崇矩與宋太祖在同一官署親密友善，每逢太祖生日，必定派遣李繼昌奉獻禮物祝壽。曾給他軟弓輕箭，教他射箭。建隆三年，因蔭補爲西頭供奉官。太祖想要選他作女婿，李崇矩謙讓不敢當，李繼昌也自己說不願意。李崇矩急忙爲李繼昌訂婚，太祖聽到此事，很不高興。

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爲駙馬都尉，李繼昌在同一天提升爲如京副使。李崇矩出任華州，補爲鎮國軍低級官職。入朝爲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年賦稅收入增加贏餘。下詔選擇朝廷大臣中有功勞的人，府中把他的名字上報。遭父喪，服喪完畢，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年間，齊地饑荒盜賊大量出現，任命爲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

至道二年，蜀地賊寇平定，餘黨聚集，授爲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很快改爲兵馬鈐轄。賊軍首領喻雷燒，長期成爲百姓的禍患，把金帶送給李繼昌，李繼昌假裝收下，賊軍沒有設防，因而襲擊消滅他們。升任西京左藏庫使。

咸平三年，王均在蜀地叛亂，與雷有終、上

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寨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僞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寨。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徙繼昌屯雁橋門。三月，破彌牟寨，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還其家。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聞均梟首乃還。以功領獎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

景德二年，將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臣充使，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韓杞同至行在；及遼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尋擢爲西上閤門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陵寢，以汝州近洛，衛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駕還，召歸，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鈐轄。

大中祥符元年，進秩東上閤門使。俄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三，遣尚醫診視，假滿仍給以奉。少愈，令樞密院傳旨，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繼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幾，改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檢鈐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仗。其子遵勗，尚萬壽長公主。

天禧初，主誕日，邀繼昌過其家，迎拜爲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美饌賜之。翌日，主入對，帝問繼昌強健能飲食，

官正、石普一同受詔進軍討伐，在城西門立營寨。賊軍忽然打開城門假裝逃走，雷有終等人各率所轄人馬直接入城，李繼昌發覺，急忙制止他們沒有聽從，因而獨自返回營寨。賊軍果然關閉城門出動伏兵，官軍全軍覆沒，雷有終等人僅僅自身得免於難。李繼昌按兵不動，部下將校聽到城中作戰的聲音，哭着請求撤退。李繼昌說：“我的官位最低，應當等候主帥的命令。”當天晚上，雷有終派人快馬送來文書，調李繼昌駐兵雁橋門。三月，攻克彌牟寨，斬首千級，繳獲大批武器，進逼魚橋門，王均逃走。李繼昌入城，嚴格告誡部下，沒有人騷擾百姓。俘獲婦女兒童安置在空的寺院中，等事態平穩後放他們回家。李繼昌迅速率軍追擊賊軍到資州，聽到王均被斬首纔返回。因功領獎州刺史。不久任青州知州，入朝掌軍頭引見司。

景德二年，皇帝將到澶州，派遣使臣事先前往黃河地區供給各軍鎧甲。遼人請求講和，想派親近大臣充任使者，就命令李繼昌與使者姚東之一同前往遼營，不久與韓杞一同來到皇帝所在地；遼人的使節到達，又命他到邊境迎接陪伴。不久升爲西上閤門使。三年，又爲任中正的副職出使契丹。當年冬，將要祭皇陵，因汝州靠近洛陽，是禁衛駐兵之處，任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皇上回京，召回，出朝爲延州知州兼鄜延路鈐轄。

大中祥符元年，升官級爲東上閤門使。不久因眼病請求返回京城。入朝應對，皇上再三慰勞問候，派遣御醫診視，假期滿後仍舊給予俸祿。稍稍痊愈，命令樞密院傳旨，即將實任爲刺史，再次出任延安。李繼昌因病上表請求退休。不久，改爲右驍衛大將軍，照舊領州。祭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檢鈐轄，改爲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仗。其子李遵勗，娶萬壽長公主。

天禧初年，公主生日，邀請李繼昌到家中，迎接禮拜祝壽。皇帝得知此事，偷偷用襲衣、金帶、器幣、珍奇果品、美味菜肴賞賜他。第二天，公主入宮見皇帝，皇帝詢問得知李繼昌身體

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輓以歸。錄其子贊善大夫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文旦爲侍禁。

繼昌性謹厚，士大夫樂與之游。爲治尚寬，所至民懷之。任峽路時，與上官正聯職。正殘忍好殺，嘗有縣胥護芻糧，地遠後期，正令斬之，繼昌徐爲解貸焉。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

遵勗初尚主，詔升爲崇矩子，授昭德軍留後、駙馬都尉。

### 王仁贍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少倜儻，不事生產，委質刺史劉詞。詞遷永興節度，署爲牙校。詞將卒，遺表薦仁贍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

宋初，授武德使，出知秦州，改左飛龍使。建隆二年，遷右領軍衛將軍，充樞密承旨。高繼沖請命，以仁贍爲荆南巡檢使。繼沖入朝，命知軍府。乾德初，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不逾月，加內客省使。

二年春，召赴闕，擢爲樞密副使。七月，加左衛大將軍。興師討蜀，命仁贍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

强健能飲能食，授爲連州刺史，出朝爲涇州知州。上表請求兩朝御書以及參拜諸皇陵墓，都答應了他。二年冬，去世，享年七十二歲。派遣宦官護送靈柩回京。授其子贊善大夫李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李文旦爲侍禁。

李繼昌性情謹慎敦厚，士大夫樂於同他交往。治理崇尚寬厚，所到之處百姓都懷念他。任峽路時，與上官正共事。上官正殘忍好殺，曾經有縣吏護送糧草，路遠超過期限，上官正下令把他斬首，李繼昌慢慢爲他開脫得到寬恕。有鄭伸其人，早死，他的母親貧窮飢餓，曾經到李繼昌那裏乞討，家人爭着上前辱罵驅趕。李繼昌召她相見，給與白銀一百兩，當時的人都稱贊他。

李遵勗起初娶公主爲妻，下詔升爲李崇矩的兒子，授昭德軍留後、駙馬都尉。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年輕時風流倜儻，不從事生產，托身於刺史劉詞。劉詞升永興軍節度使，安排爲牙校。劉詞即將去世，留下表章舉薦王仁贍有才能可以使用。太祖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向世宗請求，把他引入部下。

宋初，授武德使，出朝爲秦州知州，改爲左飛龍使。建隆二年，升右領軍衛將軍，任樞密承旨。高繼沖請求歸附，任命王仁贍爲荆南巡檢使。高繼沖入京朝見，任命知軍府。乾德初年，升爲左千牛衛大將軍。不到一個月，加官內客省使。

二年春，召赴朝廷，升爲樞密副使。七月，加官左衛大將軍。發兵伐蜀，任命王仁贍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定，因吞沒牲畜財物、殺掉投降士兵導致蜀地騷亂，責罰爲右衛大將軍。起初，劍南之戰，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強盜遍地。太祖得知此事，每次出使蜀的人返回，就讓他們陳述王全斌等人收取賄賂、人口以及打開官庫分取珠寶金銀等事，得到全部情況。王全斌等回朝，皇帝追問王仁贍，王仁贍一段謗諸將的過失，想要解脫自己。皇帝說：“娶李廷珪的妓女，打開豐德庫取金銀珠寶的，難道是王全斌那些人嗎？”王仁贍無言可對。李

瞻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瞻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帝幸洛，以仁瞻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及召沈倫赴行在，以仁瞻爲東京留守兼大內部署。駕還，遂判三司，俄命權宣徽北院事。

太平興國初，拜北院使兼判如故，加檢校太保。四年，親征太原，充大內部署，仍判留守司、三司，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師還，加檢校太傅。

五年，仁瞻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既至，厚結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瞻密奏之，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上爲市竹木入官；端爲秦府親吏喬璉請托執事者。貶旻爲房州司戶，載均州司戶，端商州司戶。判四方館事程德玄、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圭，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興，左衛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并坐販竹木入官，責降罰奉。是歲，車駕北巡，命仁瞻爲大內部署。

七年春，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爭辯帝前，仁瞻辭屈，責授右衛大將軍。翌日，改唐州防禦使，月給奉錢三十萬。仁瞻之獲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并降秩。先是，仁瞻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爲奸，怙恩寵無敢發者；前年發范旻等事，中外益畏其口。會屬吏陳恕等數人率以讞察不畏強禦自任，因議本司事有不協者。朝參日，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帝詰之，仁瞻屈伏。帝怒

廷珪，原來是蜀的將領。皇帝大怒，命令送到中書省審問王全斌等的罪行，王仁瞻因新近立功，僅降職貶黜。皇帝到洛陽，任命王仁瞻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召沈倫前往洛陽時，任命王仁瞻爲東京留守兼大內部署。御駕回朝，於是判三司，不久權宣徽北院事。

太平興國初年，任宣徽北院使兼判職務照舊，加官檢校太保。四年，親征太原，任大內部署，仍舊判留守司、三司，統轄裏外巡檢司公事。班師，加官檢校太傅。

五年，王仁瞻查知親近大臣及親戚同鄉派人在秦、隴一帶購買竹木，扎成大筏運到京城，所經關卡渡口，假托皇帝的命令免稅；到達後，賄賂有關官吏，全部通過官府出售，加倍收取利潤。王仁瞻秘密上奏此事，皇帝大怒，把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交給官吏查處。范旻、杜載全部承認欺瞞皇上購買竹木交給官府的罪過；呂端是受秦王府親信屬吏喬璉請托去辦事的。貶范旻爲房州司戶，杜載爲均州司戶，呂端爲商州司戶。判四方館事程德玄、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圭，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興，左衛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都因販賣竹木交給官府，降職罰俸。當年，皇帝巡視北方，任命王仁瞻爲大內部署。

七年春，因爲政事與屬官相矛盾，在皇帝面前爭辯，王仁瞻辯論失敗，責罰爲右衛大將軍。第二天，改爲唐州防禦使，每月給與俸錢三十萬。王仁瞻被定罪，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都降低官級。在此之前，王仁瞻掌管財政將近十年，放任屬下官吏作惡，恃仗恩寵而沒有人敢於告發；前年揭發范旻等人的事，朝廷內外更加害怕他告發。屬吏陳恕等人都以明察秋毫不畏強權自任，因而議論本司事務有不和之處。朝參之日，陳恕獨自出班手持奏狀上奏這件事。皇帝追問他，王仁瞻理屈認罪。皇帝非常憤怒，因



甚，故及於譴，而恕等悉獎擢。琪與恕等聯事，始合謀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瞻，故亦左降。仁瞻既失權勢，因怏怏成疾，數日卒，年六十六。

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王仁瞻領邦計積年，恣吏爲奸，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計，朕悉令罷之，命使分掌。仁瞻再三言，恐虧舊數，朕拒之。未逾年，舊獲千緡者爲一二萬緡，萬緡者爲六七萬緡，其利數倍。用度既足，儻遇水旱，即可免民租稅。仁瞻心知其非，頗亦慚悸，朕優容之。”子昭雍，爲崇儀副使。

#### 楚昭輔

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少事華帥劉詞。詞卒，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太后乃安。

宋初，爲軍器庫使。太祖親討澤潞，及征淮揚，并以昭輔爲京城巡檢。建隆四年，權知揚州，使江表。還，命鈎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開寶四年，帝以其能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六年，遷樞密副使。九年，命權宣徽南院事。

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熙載代之。昭輔不求解職，上亦不忍罷。會郊祀畢，罷爲驍騎衛上將軍。逾年卒，年六十九。廢

此被貶謫，而陳恕等全部得到獎勵提拔。宋琪與陳恕等共事，起初合謀上奏，到皇帝面前宋琪却偏袒王仁瞻，因此也被貶官。王仁瞻失去了權勢，因而怏怏不樂生了病，數日後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後來皇帝談及三司財政賦稅，對宰相趙普等人說：“王仁瞻管理國家財政多年，放任官吏作惡，各場院官員都暗中吞沒官府錢財數以千萬計，我下令全部罷免他們，任命官員分別管理。王仁瞻再三進言，恐怕虧損舊的數目，我拒絕了他。不到一年，過去得一千緡的變爲一二萬緡，一萬緡的成爲六七萬緡，增加數倍。用度既已充足，如果遇到水旱災害，就可以免去百姓租稅。王仁瞻心中知道自己不對，也很慚愧不安，我寬容了他。”兒子王昭雍，爲崇儀副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年輕時事奉華州帥劉詞。劉詞去世，事奉太祖，隸屬部下，以才幹著稱，很信任他。軍隊從陳橋回朝，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很擔憂，派遣楚昭輔問候是否平安，楚昭輔詳細述說上兵推戴的情形，太后纔安心。

宋初，爲軍器庫使。太祖親自討伐澤潞，以及征伐淮揚，都任命楚昭輔爲京城巡檢。建隆四年，權知揚州，出使江表。回朝，命他查對左藏庫金帛，數日完畢，條陳應對符合旨意。開寶四年，皇帝因爲他長於心計，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六年，升樞密副使。九年，任命權宣徽南院事。

太平興國初年，任樞密使。三年，加官檢校太傅。隨從征伐太原，加官檢校太尉。不久因脚病請假，皇帝親自來問候。因所住房舍低矮狹小，命令官吏擴大，楚昭輔擔心侵占百姓土地，執意推辭不願建造。皇帝嘉獎他的心意，賜白金萬兩，讓他另外購買住宅。楚昭輔患病，在家中休養將近一年，纔以石熙載接替了他。楚昭輔不請求解除職務，皇上也不忍心罷免。郊祀完畢時，罷爲驍騎衛上將軍。過了一年去世，享年六

朝，贈侍中，命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無子，錄其兄子吉爲供奉官，敏爲殿直。

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爲國家守爾，後當獻于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

初，詞卒，昭輔來京師，問卜於瞽者劉悟。悟爲筮卦，曰：“汝遇貴人，見奇表豐下者即汝主也，宜謹事之，汝當貴矣。”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委質焉。

咸平三年，錄弟之子諒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從孫鼎爲右班殿直。吉至內殿崇班。吉子隨，敏子咸，并進士及第，隨爲太常博士，咸屯田員外郎。

### 李處耘

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肇，仕後唐，歷軍校，至檢校司徒。從討王都定州，契丹來援，唐師不利，肇力戰死之。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斬關而入，縱士卒剽略。處耘年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十數人，衆無敢當者。會暮夜，遂退。迨曉復鬥，又殺數人，鬥未解。有所親握兵，聞難來赴，遂得釋，里中賴之。

漢初，折從阮帥府州，召置門下，委以軍務。從阮後歷鄧、滑、陝、邠四節度，處耘皆從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周祖信之，黜爲宜祿鎮將。從阮表雪其冤，詔復隸麾下。

顯德中，從阮遣表稱處耘可用，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繼勳

十九歲。停止朝會，贈官侍中，命宦官護送他的靈柩返回故鄉安葬。無子，錄其兄之子楚吉爲供奉官，楚敏爲殿直。

楚昭輔性情勤勉耿直，人們不敢爲私事向他請托，然而很吝嗇，前後的賞賜數以萬計，全都收集儲存起來。曾帶領賓客舊友到庫中任意觀看，并說：“我没有汗馬之勞，祇因爲遭逢時遇得到這些，我是爲國家保存着，以後應當全部進獻。”到罷免樞密使後，全部用來購買好的田地住宅，當時輿論鄙視他。

當初，劉詞去世，楚昭輔來到京城，向盲人劉悟占卜。劉悟爲他算卦，說：“你會遇到貴人，見到外表奇特豐滿的人就是你的主人，應當小心事奉他，你就會顯貴了。”等見到太祖，身材相貌正如劉悟所說，於是依附於他。

咸平三年，錄其弟的兒子楚諒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又錄侄孫楚鼎爲右班殿直。楚吉官至內殿崇班。楚吉的兒子楚隨，楚敏的兒子楚咸，都進士及第，楚隨爲太常博士，楚咸爲屯田員外郎。

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親李肇，在後唐爲官，擔任過軍校，官至檢校司徒。隨從在定州討伐王都，契丹前來援助，後唐軍失利，李肇努力作戰而死。後晉末，李處耘還年幼，跟隨兄長李處疇來到京城，遇到張彥澤攻入城，放縱士兵搶劫。李處耘年紀不到二十，獨自擋住里門，射死十幾人，人們沒有敢抵擋他的。天黑，於是退去。等到早晨又戰鬥，又殺死數人，戰鬥尚未停止。有親友掌握軍隊，聽到危難前來救助，於是得以解脫，里巷之人依賴他得以平安。

後漢初，折從阮任府州統帥，招來安置在部下，把軍務委托給他。折從阮後來歷任鄧、滑、陝、邠四節度使，李處耘都跟隨他。在新平時，折氏的外甥來到朝廷誣告李處耘的罪過，周祖相信了他，貶爲宜祿鎮將。折從阮上表洗雪他的冤枉，下詔又隸屬在部下。

顯德年間，折從阮遣表稱李處耘可以任用，正逢李繼勳鎮守河陽，下詔安排他任要職。李繼

初不爲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曰：“此津往來者懼有奸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丹謀者，索之，有與西川、江南蠟書，即遣處耘部送闕下。

太祖時領殿前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補都押衙。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遽白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噪，入驛門，太祖不能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將軍。

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州。大兵之後，境內凋弊，處耘勤於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建隆三年，詔歸京師，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

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爲都監。入辭，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荆南，覘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先遣閹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

師次荆門，高繼冲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

勳起初毫不禮待，因會集將領官吏飲宴習射，李處耘連續四次射中靶子，李繼勳覺得他很尋常，命他上堂拜見母親，逐漸把州中事委托給他，讓他掌管黃河渡口。李處耘告訴李繼勳說：“這個渡口來往的人中恐怕有奸細，不能不察。”過了幾個月，果然捉到契丹的間諜，搜查，有給西川、江南的蠟封書信，當即派遣李處耘押送到朝廷。

宋太祖當時領殿前親軍，李繼勳免除節度使，世宗把李處耘隸屬在太祖帳下，補爲都押衙。太祖出征，駐軍陳橋，李處耘見到軍中謀劃想要推戴爲皇帝，急忙告訴太宗，與王彥昇合謀，召集馬仁瑀、李漢超等決定後，纔進去告訴太祖，太祖拒絕此事。不久諸軍大聲呼喊，進入驛館，太祖無法推却。李處耘當機立斷，計謀無不合宜，太祖嘉獎他，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將軍。

隨從平定澤、潞，升羽林大將軍、宣徽北院使。討伐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軍平定，任命李處耘爲揚州知州。戰爭之後，揚州境內衰敗，李處耘勤於安撫，奏請減免城中居民房屋稅，百姓都喜悅敬服。建隆三年，詔令返回京城，男女老幼攔路哭泣，連日不能離去。授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賞賜甲等住宅一處。

朗州軍隊叛亂，詔令慕容延釗率軍討伐，任命李處耘爲都監。入朝辭行，皇帝親自傳授方略，命令在漢水岸邊會師。在此之前，朝廷派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出使荆南，偵察勢力強弱。出使回朝，詳細說明可以攻取的情況，於是命令李處耘謀劃此事。李處耘到達襄州，先派遣閹門使丁德裕從荆南借路，請求準備飲食供應軍隊，荆人以百姓恐懼爲由推辭，希望在百里之外供給糧草，李處耘又派丁德裕向他們說明，這纔聽從命令。於是在軍中下令說：“進入江陵城有不按照路線及隨意進入民宅者斬首。”

軍隊到荆門，高繼冲派遣叔父高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獻牛和酒慰勞軍隊，並且也是來偵察。李處耘接待他們很熱情，告訴他們第二天先回

大喜，令報繼冲以無虞。荊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宴飲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冲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荊人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別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赴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啖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寨中，遲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爲大軍所啖，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尚幼，爲大將汪端劫匿於江南寨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荊湖之地。

初，師至襄州，衢肆鬻餅者率減少，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小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家，使酒凶恣，王氏訴於處耘。處耘召義呵責，義又譖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即延釗困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貴其過，謫處耘爲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在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

去。梁延嗣大喜，命人報告高繼冲沒有危險。荊門距江陵一百餘里，這天晚上，召請高保寅等人在慕容延釗帳中宴會飲酒。李處耘暗中派遣輕騎數千人兼程前進。高繼冲祇等保寅、梁延嗣返回，驟然聽到大軍突然到達，驚慌害怕出來迎接，在江陵以北十五里與李處耘相遇。李處耘向高繼冲作揖，讓他等待慕容延釗，於是率領親兵首先入城登上北門。高繼冲返回，軍隊已經分頭占據城中，荊人束手服從命令。當即調發江陵上兵一萬餘人，合并這些軍隊，日夜不停奔赴朗州。又預先派遣其他將領分率部下及江陵兵奔赴岳州，在三江口大敗賊軍，繳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在澧江遇到賊帥張從富，打敗了他。追擊敗軍到敖山寨，賊軍放棄營寨逃走，俘獲很多。李處耘放開所俘身體肥胖的幾十個人，命令部下把他們分吃了，在那些年輕壯健的人臉上刺字爲兵，讓他們首先進入朗州。日暮，住在營寨中，黎明，慕容延釗大軍跟着到達。被刺字的上兵先入城并說被擒的人全部被大軍吃掉，朗州人非常懼怕，放火燒城之後潰散。朗州帥周保權還年幼，被大將汪端劫走藏在江南寨的佛寺中。李處耘派遣部下將領田守奇統率軍隊渡江捉獲他。於是進入潭州，全部得到荊湖地區。

起初，軍隊到達襄州，街市上賣餅的人全都減少分量，加倍向軍人索取價值。李處耘捕捉其中最嚴重的兩個人送到慕容延釗那裏，慕容延釗發怒不接受，來回三四次，李處耘於是命令在市場上斬首示衆。慕容延釗所轄小校司義住在荊州客將王氏家中，縱酒凶殘，王氏向李處耘控告。李處耘召來司義斥責，司義又在慕容延釗那裏誣陷李處耘。到達白湖，李處耘遠遠望見軍人進入百姓住宅，過了好一會兒，房子裏的人大聲呼喊求救，派人逮捕他，是慕容延釗的馬夫，於是鞭打他的後背，慕容延釗發怒把他斬首。因此兩人很不融洽，互相上奏。朝廷商議因慕容延釗是老將寬恕他的過失，貶李處耘爲淄州刺史。李處耘害怕，不敢爲自己分辯。在州中數年，乾德四年去世，終年四十七歲。停止朝會，贈官宣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賞賜墓地安葬在洛陽偏橋村。

處耘有度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爲己任。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群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追念之。及開寶中，爲太宗納其次女爲妃，即明德皇后也。

子繼隆、繼和，自有傳；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繼恂子昭遜，爲供備庫使。處疇，官至作坊使，子繼凝。

#### 李繼隆

繼隆字霸圖，幼養於伯父處疇。及長，以父蔭補供奉官。處耘貶涠州，繼隆亦除籍。會長春節，與其母入貢，復舊官。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繼隆因落魄不治產，以游獵爲娛。

乾德中平蜀，選爲果、閬監軍，年方弱冠，母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隆曰：“是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爲慮。”母慰而遣之。代還，夜涉棧道，雨滑，與馬偕墜絕澗，深十餘丈，絀於大樹。騎卒馳數十里外，取火引縋以出之。

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賊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兵襲袁州，破桃田寨，追賊二十里，入潭富寨，焚其梯衝芻積。

復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斷餉道，繼隆屢與鬥，糧悉善達。日馳四五百里，常令往來覘候。一日中途遇虎，射殺之，嘗獲吳將，部送赴

李處耘有度量，善於談論當世之事，平常以功名爲己任。荆湖之戰，李處耘作爲親近大臣監護軍隊，自己因爲受到太祖的知遇，想要有所回報，因此遇事獨斷專行，不顧人們的建議，於是到了被貶官的地步。後來太祖很懷念他。到開寶年間，爲太宗娶他的二女兒爲妃，就是明德皇后。

兒子李繼隆、李繼和，本書各自有傳；李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官左神武大將軍。李繼恂的兒子李昭遜，爲供備庫使。李處疇，官至作坊使，兒子李繼凝。

李繼隆字霸圖，自幼由伯父李處疇撫養。長大後，因父恩蔭補供奉官。李處耘貶涠州，李繼隆也被削職爲民，長春節時，與其母入朝祝壽，官復原職。當時掌握大權的大臣與李處耘有舊恨，妒忌李繼隆有才，李繼隆因此窮困失意不置家產，以游獵作爲娛樂。

乾德年間平定蜀，選用爲果、閬監軍，年方二十，母親擔心他還未曾經歷世事，要李處耘身邊的人輔助他。李繼隆說：“這次出行孩兒自然會有所建樹，豈要用這些人，希望不要爲此擔心。”母親撫慰之後送走他。任滿回朝，夜間經過棧道，陰雨路滑，與馬一同掉進山澗，深十餘丈，挂在大樹上。騎兵快馬奔馳到數十里外，取來火把放下繩子把他救出。

征伐江南時，率領雄武卒三百人守衛邵州，僅供給大刀盾牌。蠻賊數千人排列在長沙以南，截住他們的道路。李繼隆率領人馬奮力作戰，賊軍逃走，手脚都被毒箭射中，獲得良藥得以痊愈，所轄士兵死傷的有三分之一。太祖聽到他的勇敢因而器重他。又與石曦率兵襲擊袁州，攻進桃田寨，追擊賊軍二十里，進入潭富寨，燒掉其中的攻城器具和糧草積蓄。

又跟隨李符管理荆湖漕運，供應征南各軍。吳人因爲宋軍不利於水戰，經常派出水師切斷運糧通道，李繼隆多次與他們作戰，糧食全部安全到達。一天之中奔馳四五百里，經常命令往來偵察。一天在路上遇到虎，射死了它，曾俘獲吳

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以所冠青堅厚，得不傷。

太祖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祖見其來，時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汝所料矣。”吳將盧絳聚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之。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從幸西洛，改御營前後巡檢使。

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治決河。迥體肥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己舟。已而繼隆舟果覆，栖枯桑杪，賴他舟以度。

從征太原，爲四面提舉都監，與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其旁，從卒仆死，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數千衆。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爲先鋒，大敗其衆于湖翟河南。

後爲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即從宜而行，敗之于徐河。

四年，遷宮苑使、領媯州刺史，護三交屯兵。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丘縣，盡略其人以歸。改定州駐泊都監，嘗領兵出土鐙寨，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詔書褒美。

將，押送京城，到項縣就病重，斬下他的首級獻上，太祖更加贊賞他。與吳軍作戰，飛箭射中前額，因所戴頭盔堅固厚實，得以不受傷。

太祖看到他的才能，而且追念他的父親，想要提拔任用他，對他說：“昇州平定，可以拿着捷報前來，會優厚地獎賞你。”當時出使軍中的內侍十多人，都等着城池陷落進獻捷報，恰遇有機要事務需要入京上奏，全都不願出行，而李繼隆獨自請求奔赴朝廷。太祖見到他到來，當時城池尚未攻下，很驚訝。李繼隆估計金陵的攻克就在旦夕之間，因而上言在途中遇到大風天昏地暗，是城破的先兆。第二天，告捷奏章到達，太祖召見對他說：“正如你的預料。”吳將盧絳聚集一萬餘人，攻打劫掠州縣，命令李繼隆招撫他。江南平定，以功勛升莊宅副使。隨從到西洛，改爲御營前後巡檢使。

太平興國二年，改任六宅使。曾下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承珪共同監護疏浚京西河道，又與梁迥、竇神寶治理黃河決口。梁迥身體肥碩，乘坐的船殘破無法渡河，李繼隆把自己的船換給他。後來李繼隆坐的船果然翻了，停留在枯死的桑樹上，依靠其他船得以渡過。

隨從征伐太原，爲四面提舉都監，與李漢瓊管理雲梯衝車地道進攻城的西面，機弩發射的石塊從身邊飛過，隨從士兵倒地而死，李繼隆繼續督戰。討伐幽州，與郭守文爲先鋒，打敗契丹軍隊數千人。包圍范陽時，又與郭守文爲先鋒，在湖翟河以南大敗敵軍。

後來任鎮州都監，契丹侵犯邊境，與崔翰等將領抵禦。起初，太宗把陣圖傳授給他，臨陣時有不實用之處，衆人認爲皇上的命令不可違背。李繼隆說：“事情隨時會有變化，怎能預先確定，假如得到違反詔令的罪名，請求獨自承當。”於是隨機行事，在徐河打敗他們。

四年，升宮苑使，領媯州刺史，統率三交屯兵。與潘美出征北部邊境，攻克靈丘縣，將全部居民俘獲返回宋境。改任定州駐泊都監。曾率軍出土鐙寨，與賊軍作戰，繳獲牛羊、車輛帳篷很多。下詔褒獎贊美。

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蕃漢老幼千餘，巢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也已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引師至監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岌伽羅膩十四族怙其衆不下，乃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千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

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

三年，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爲滄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敵戰君子館，先約繼隆以精卒後殿，緩急爲援。既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全軍陷沒，裁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隆赴闕，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

端拱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爲定州都部署。初，朝廷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滿

李繼遷叛亂，命令李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軍攻打他們。四月，從銀州以北出兵，打敗悉利各族，追擊敗軍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俘獲蕃漢老幼一千餘人，殺死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牛馬、鎧甲武器繳獲得非常多。又從開光谷以西杏子坪出兵，打敗保寺、保香族，斬殺他們的副首領埋也已等五十七人。收降銀三族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人，又打敗沒邵浪、悉訛各族，到濁輪川以東、兔頭川以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以千計。率領軍隊到監城，吳移、越移四個部族前來投降，惟獨岌伽羅膩十四族人多勢衆不肯屈服，於是與尹憲襲擊他們，削平帳落千餘座，俘虜斬首七千餘級。不久改領環州團練使，又統領高陽關屯兵。

隨從曹彬征伐幽州，率軍協助先鋒薛繼昭在固安以南打敗敵兵數千人，攻下固安、新城，進軍攻克涿州，箭射中左大腿，血流到脚跟，俘獲契丹顯貴大臣一人。曹彬想要上報他的功勳，李繼隆阻止了他。不久傅潛、米信兵敗潰逃，惟有李繼隆所部振軍回朝。任命李繼隆爲定州知州，不久下詔各軍分頭駐守，李繼隆命令書吏抄錄全部詔令。十多天後，有敗散士兵聚集在城下，不知道應該去何地，李繼隆按照詔書發給憑證，讓他們各自攜帶到所屬部隊去。太宗更加贊賞他有謀略。

三年，升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舉入侵，出朝爲滄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敵軍在君子館作戰，事先約定李繼隆率精兵爲殿後，有緊急情況進行救援。不久敵軍把劉廷讓層層圍困，李繼隆帶領士兵退保樂壽，劉廷讓無法抵敵，全軍覆沒，僅單身匹馬逃脫。皇上大怒，追李繼隆回朝，命中書審問情況，不久釋放。過了一年，加官領本州觀察使。

端拱初年，皇帝制令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使。九月，出朝爲定州都部署。起初，朝廷商議有敵軍到來，下令堅壁清野，不要與他們交戰。一天，契丹軍隊突然到來，進攻滿

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

二年冬，送芻粟入威虜軍，蕃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繼隆所領步兵騎裁一萬，先命千人設伏城北十里，而與尹繼倫列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之。繼隆追奔過徐河，俘獲甚衆。曾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

淳化初，上遣使至定州，密諭繼隆：“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北邊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實，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瀝愚衷，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今聆聖誨，將決親征，且一人既行，百司景從，次舍驅馳，郡縣供饋，勞費滋甚。殄此微妖，當責將帥，臣雖驚弱，誓死爲期。”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

四年夏，召還，太宗面獎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岬舉城效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隆爲都監以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裨將侯延廣、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机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

城，到達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求出兵，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拿着詔書制止他。李繼隆說：“朝廷外面的事，將帥可以專斷。”於是與袁繼忠出兵，交戰數回合，趕走他們。

二年冬，送糧草進入威虜軍，蕃將于越率騎兵八萬來攔截宋軍，李繼隆率領步兵騎兵祇有一萬人，先命令一千人在城北十里設下伏兵，而與尹繼倫列陣等待。敵軍正在吃飯，尹繼倫出其不意，把他們打敗趕走。李繼隆追擊敗軍渡過徐河，俘獲很多。曾有詔書廢除威虜軍，李繼隆上言：“梁門是北面的保障，不可廢除。”於是城防如故，最終成爲要塞。

淳化初年，皇上派遣使臣來到定州，秘密告訴李繼隆：“如果契丹再次入侵，我應當親自討伐。”李繼隆上奏說：“自從遼國肆意橫行，邊境各縣災難繁多，陛下不以臣沒有才能，把邊疆事務委任給我，臣怎敢不提高軍隊實力，整頓軍容，奉揚天子的聲威，以阻止外來侵侮。然而臣奉命辭行之時，曾傾訴胸懷，認爲蜂蟻一類妖敵，必定受到鯨鯢的殺戮。臣子的本分，以生死抗敵，希望不要計議親自出巡的事，可以免去皇上勞頓。現在聆聽聖上的教誨，將要決定親征，而且皇上既然出行，各官如影隨從，住宿驅馳，州縣供應食物，勞頓花費更加繁重。消滅這些小小妖敵，應當交給將帥，臣雖然才能低下，也必當誓死效力。”當年，契丹沒有入侵邊境，計議於是中止。

四年夏，召回朝廷，太宗當面獎勵他，改爲領靜難軍節度使，又派遣他回到駐軍之處。當時夏州趙保忠與李繼遷相勾結，朝廷爲此擔憂，又有綏州牙校高文岬獻城效順，河外蕃漢各族大爲騷亂，任命李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隆爲都監來討伐他們。不久李繼遷逃走，擒獲趙保忠進獻。起初，裨將侯延廣、監軍秦翰提議處死趙保忠，并出兵追擊他們，李繼隆說：“趙保忠不過是案板上的肉，應當向天子請示。現在李繼遷逃走，千里荒漠，難以運送糧餉，應當養勢持重，不要輕易行動。”侯延廣等信服他的話。



等服其言。

會密詔廢夏州，隳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

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忠等送糧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浦洛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齎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檉。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慚憤，肆殺戮，乃奏轉運使陳絳、梁鼎軍儲不繼，并坐削秩。

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卬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堆，以遏絕之。熟倉族蕃官卬遇來告，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卬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駝萬計。

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早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爲鎮戍軍。

真宗即位，改領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逾月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秋潦暴集，蔡水壞岸，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

正逢密詔廢除夏州，毀掉這座城。李繼隆命令秦翰與弟弟李繼和及高繼勳一同入朝上奏，認爲夏州是朔方古鎮，賊軍所窺伺之地，保存可以以此打敗敵軍，并請求在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設防禦機構，以控制交通要道，同時作爲歸屬內地的蕃族部落的屏障，同時切斷賊軍的糧食運輸，都沒有答覆。

至道二年，白守宗、白守榮、馬紹忠等運送糧食到靈州，被李繼遷攔截，在浦洛河戰敗。皇上聽到此事發怒，急速命李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當年秋，兵分五路討伐李繼遷，命李繼隆從環州出兵，奪取東關鎮，經赤檉、苦井一路前往。李繼隆因出兵路綫迂迴遙遠缺乏用水，請求從橐駝路直接奔赴賊軍巢穴。并且派李繼和入朝上奏，太宗召見追問他，知道他必定失敗，因而派遣周瑩攜帶親筆詔書深切責備，督促他進軍赤檉。周瑩到達，李繼隆自作主張發兵，沒有等待答覆，與丁罕前行十餘日，果然沒有見到賊軍而返回。諸將錯過期限，士卒困乏。李繼隆一向性情剛烈，惱羞成怒，任意殺戮，就上奏說轉運使陳絳、梁鼎軍用物資接續不上，都定罪降級。

三年春，李繼遷因蕃部依附歸順的很多，派遣軍主史卬遇率軍駐扎在橐駝口西北雙堆，以阻斷他們。熟倉族蕃官卬遇前來報告，李繼隆派遣劉承蘊、田敏會合卬遇討伐他們，斬首數千級，繳獲牛馬、駱駝數以萬計。

在此之前，接受詔命運送軍糧去靈州，必須經過早海路，從冬到春，糧草纔能到達。李繼隆請求從古代原州、蔚茹河路運送，衆人意見不同，李繼隆執意上奏此事，太宗允許。於是率軍進發，駐守古原州，命令如京使胡守澄在那裏築城，這就是鎮戍軍。

真宗即位，改爲領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過了一個月召回，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除兵權歸還本鎮。咸平二年，母親去世服喪，服喪未滿起用。秋季洪水暴至，蔡水堤岸毀壞，李繼隆冒着危險督促士兵修補堵塞，從辰時到午

午，衝波稍息。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

景德初，明德皇太后不豫，詔入省疾。九月，復許會葬。是冬，契丹大入，逾魏郡至河上。真宗幸澶淵，繼隆表求扈從，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爲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衆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勞，見其所部整肅，嘆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二年春，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詔始下，會疾作，上親臨問。繼隆時爲并、代鈐轄，驛召省視。卒，年五十六。車駕臨哭之慟，爲制服發哀。贈中書令，謚忠武。以其子昭慶爲洛苑使，從子昭□、昭遜，并爲內殿崇班。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詔與李沆、王旦同配享真宗廟庭。

繼隆出貴胄，善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城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傳》，喜名譽，賓禮儒士。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昭慶改名昭亮，至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

時，汹涌的波濤逐漸平息。四年，加官檢校太師。朝廷軍隊在望都失利，李繼隆多次上表請求到朝廷去當面陳奏邊疆事務，並請求效命。不久召回，召見詢問，因而上言：“外族的侵擾，也是常事，希望委任將帥討伐，不須煩勞親征。”真宗慰問勸諭他，改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判許州。

景德初年，明德皇太后病重，詔令入宮探病。九月，又允許參加葬禮。當年冬，契丹大舉入侵，越過魏郡來到黃河岸邊。真宗到澶淵，李繼隆上表請求扈從，任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首先奔赴澶州，把軍隊列陣在北城外，拆毀車輛建成營壘。敵軍數萬騎兵猛攻，李繼隆與石保吉率領人馬抵禦，追擊敗軍數里。皇上到達，到北門觀看軍容，召見問候慰勞，見到他所轄部隊整齊肅穆，贊嘆欣賞很久。第二天，皇帝到營中，召隨從大臣飲酒宴會。二年春，返回京城，加官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詔書剛下達，正遇疾病發作，皇上親自前來問候。李繼隆當時任并、代鈐轄，傳令召回探望。去世，終年五十六歲。皇帝親臨哭得很悲痛，爲他穿喪服發哀。贈中書令，謚號忠武。任用其子李昭慶爲洛苑使，侄子李昭□、李昭遜，都爲內殿崇班。又錄用他的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年，下詔與李沆、王旦共同配饗真宗廟庭。

李繼隆出身貴族，善於騎射，通曉音律，慷慨自立，深沉有城府，對部下的管理很嚴。愛好讀《春秋左氏傳》，喜歡名譽，尊重禮遇儒士，在太宗朝，特別受到親近信任，每次出征行軍，必定把軍政要務委托給他。真宗因是甥舅之親，不想以出征作戰煩勞他，在附近藩鎮過着悠閑的日子，恩寵禮遇非常深厚。然而很有智謀，能謙虛謹慎保全自身。明德皇太后卧病，想要見到他，皇上催促他前去。李繼隆僅到萬安宮門進獻書信，最終沒有進去。又曾命令諸王到府第問候拜見，李繼隆沒有設茶水，祇是借王府出門攜帶的茶爐烹茶給他們喝。李昭慶改名昭亮，官至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

### 李繼和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淳化後，繼隆多在邊任，繼和常從行，友愛尤至，每令入奏機事。繼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爾矣。”

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行。繼和面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為中華襟帶，城之為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和又以為言，乃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平州刺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墾田積粟，又屢請益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不為濟師，則或至失援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鈐轄。

時繼和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略，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

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捍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

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

李繼和字周叔，年輕時因恩蔭補供奉官，三次提升至洛苑使。淳化以後，李繼隆大多擔任邊疆職務，李繼和經常隨行，友愛極其深厚，每每派他入朝上奏軍機事務。李繼隆解除兵權，親筆抄錄唐李勣的遺誠交給李繼和，說：“我們的家門不衰落就靠你了。”

起初，李繼隆請求築城鎮戎軍，朝廷對此猶豫不決。李繼和當面上奏說：“平涼舊地，山川險阻，側面控制夷人部落，是中華的襟帶，在那裏築城有很大好處。”太宗這纔允許。後來又失守。咸平年間，李繼和又為此進言，於是命令用版築法修築，任命李繼和為知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築城結束，加官領平州刺史。建議招募貧民及弓箭手，開墾農田屯積穀物，又多次請求增兵，朝廷商議沒有允許。皇上說：“如果有緊急情況，部署不為他增加兵力，就可能導致失去救援了。”任命李繼和兼任涇、原、儀、渭鈐轄。

當時李繼和尚未平定，命令張齊賢、梁顥謀劃，因而向李繼和詢問邊疆事務。李繼和上言：

鎮戎軍為涇、原、儀、渭的北部屏障，又是環、慶、原、渭、儀、秦各州歸順戶的依靠，位於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各族的通道。自從設軍鎮以來，擴大邊疆防禦措施，與至道年間所建相比，現在已經擴大了數倍。如能經常用步兵騎兵五千人來守衛，涇、原、渭州如果有緊急情況，在這個軍鎮會合，合力作戰守衛，賊軍必定不敢經過這個軍鎮；而邊境沿綫的百姓可以不荒廢耕織，歸順戶老幼也有所歸宿。

這個軍鎮如果廢除，那麼經過這座新城後，就全是廢棄的營壘。有幾路可以前來侵犯：如果從隴山下向南走，就經三百堡進入儀州制勝關；從瓦亭路向南去，就經彈箏峽進入渭州安國鎮；從清石嶺向東南去，就經小盧、大盧、潘谷進入潘原縣；如果到潘原再向西就進入渭州，向東就進入涇州；如

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寨故彭陽城西并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

即令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爲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

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則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琮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

況今繼遷強盛，有逾曩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鐵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并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內外接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鬥敵，賊遷未盛，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并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

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群蕃震懼，絕無鬥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

果從東石嶺東公主泉向南去，就經東山寨彭陽城故址西進入原州；其餘小路數不勝數。如果用五千步兵騎兵，命令四州各自防備抵禦，不相互會合，就會兵力分散從而力量不足以進行抵禦了。因此設此城扼守要路。

如果從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的河曲地區，全都屬於賊軍，如果再攻陷靈州，向西取得回鶻，那麼吐蕃震驚恐懼，就都被吞噬，西北邊境居民，將要受到劫掠。如果以可爲珍惜的土地，受到敵軍進攻，就想到拋棄，認爲這是良策，那樣就會使有限的土地，無法滿足敵方無盡的要求。

我憂慮提議的人以調撥糧草煩擾百姓爲理由，那麼這個軍鎮的費用，僅由四州提供，路程並不遙遠，運輸很容易。而且劉琮正進行屯田，屯田如果成功，倉庫中有儲備，就連四州交納的租稅等物，也不急需了。

況且現在李繼遷強盛，超過往日。從靈州到原、渭、儀州界內，然後再奪取鐵子山以西連接環州山內到達平夏，然後吞并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內外與儀州接壤，到靈州以北黃河之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落，賊軍到來足以作戰對抗，賊人李繼遷不够強大，不敢深入。現在則是靈州以北黃河之外，鎮戎軍、環州和北到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的部落，全部被李繼遷所吞并，即使有一二十個部族，支離破碎而逃走，軍力不到十分之二三。

自從官軍在瀚海失利，賊軍更加猖狂，各蕃族震驚恐懼，絕無鬥志。加上咸平二年放棄鎮戎以後，李繼遷直接前來侵掠軍鎮區域的蕃族，南到渭州安國鎮以北一二十里，西到南市邊界三百餘里，在蕭關駐扎集聚萬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人，以威脅原、渭、

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群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

又靈州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群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寨，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捍，則環州便為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鎮戎，縱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即回鶻、西涼路亦斷絕。

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鬥，妖黨纔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

及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奸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為不廉，憂身則思為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深則士有效死之

靈、環各州的歸順戶，平時各游牧民族圖謀歸附賊軍的很多。依賴聖上深謀遠慮，不被人們的意見迷惑，又設這個軍鎮，一年以來，蕃部都因此平安定居，邊境百姓不再愁苦。以此比較，保存與廢棄兩種意見，就相差萬倍了。

而且靈州極為遙遠，平常沒有一尺布一斗穀物來供應朝廷，現在關西老少，疲勞辛苦地轉運糧餉，不能放棄的原因，實在是恐怕擴大賊軍的勢力，假使李繼遷向西奪取秦、成的各蕃族部落，向北掠奪回鶻的健馬，長驅南下，怎樣應付。日前朝廷詢問我運送糧草的道路，我想要從蕭關到鎮戎城寨，向西沿胡盧河川運送。祇怕靈州糧食用盡，可能導致失守，清遠也就難保，青岡、白馬又難以抵禦，那樣環州就成為邊塞前沿。如果賊軍從蕭關、武延、石門一路進入鎮戎，縱然有五七千兵力，也恐怕不能抵禦，就連回鶻、西涼的通道也斷絕了。

我見到咸平三年詔書，邊境沿綫不得出兵向蕃夷採取行動，認為賊人如同猛獸，不違背他們的心意，必定暫且不動。我擔心這些賊軍以後日益強盛，不如聽任勇猛將領精銳部隊多次進入對方境內，對方如果集中兵力堅守，就不要與他們作戰，蕃夷剛一分散，就下令襲擊。這樣就會是朝廷軍隊安逸而賊軍疲勞，賊軍內部人心渙散，然後可以大規模採取行動。

至於靈州一座孤城，駐守最為艱苦，希望比其他各州給予更多的撫恤。況且守衛邊境的大臣，內憂家屬生活貧困，外憂奸邪小人毀謗。擔憂家中就會想到作不廉潔的事，擔憂自身就會想要隱退，想不廉潔就治理不好，想隱退就各種事務無心處理，想要讓他奮不顧身，令行禁止，是不可能的。實在是因為賞賜不厚、恩澤不深。賞賜豐厚就會使人沒有顧念家庭的憂慮，恩澤深厚就會使勇

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

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貲產厚則心有所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故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奉給其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

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爲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地，盜賊，國之饑民；況靈武絕塞，西鄰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知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

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爲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鹽禁不能困賊，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而入于邊廩，其利甚明。況漢地不食

上有拼死的決心。古代的帝王都公布爵祿和賞格來選拔傑出人才，最終能建立大的功業。

大凡君子求名，小人求利。我還是兒童時，曾聽說齊州防禦使李漢超鎮守關南，齊州所屬州城錢七八萬貫，全部給與他，破格賞賜，經常達到千萬。李漢超還在榷場私販，設法免除商稅，當時有人把此事告知太祖，就下詔李漢超私人貨物所到之處，全部免除關稅。因此李漢超平時經營產業，戰爭時就誓死作戰，資產豐厚就會心中有挂念，拼死作戰就會有功績。因此太祖在位期間，這個地區因此始終安定。現在像李漢超這樣的人本來也不少，如果能用皇祖留下的作法，選擇英傑，派他鎮守靈武，高官厚賞，不惜錢財；往日，留一半俸祿供給他的家庭，一半俸祿供自己使用，然後可以要求有廉潔的操守，保證必勝的功績。

又因軍事由朝廷控制，有時不能隨機應變，漢時渤海強盜起事，龔遂任太守，還聽任他隨機行事。而且渤海，是漢朝的內地，盜賊，是國內的飢民；何況靈武是遙遠的邊塞，西部邊疆強大的戎族，又不是渤海可以相比。如果允許他自行管理，就不會錯過時機，縱然有營私貪利，民政不好，也請求不要追究。使用將領的方法，與其他官員不同，貪婪勇猛機智愚魯，無不錄用，祇要讓法寬而人有所向往，就能使長期任職的人安定心神，盡心盡力，還擔心什麼靈州不能固守呢？

再者朝廷近來禁止買賣青鹽，非常適當。聽說議政的人想要放開這項禁令。而且鹽不能進入中原，是使敵人困敝的良策。現在如果說糧食來自蕃族地區，即使禁鹽也不能使賊人困敝，這是賣鹽行賄的人的謊話。蕃地糧食不進入賊方境內，而進入邊疆官倉，好處非常明顯。況且漢地不食

青鹽，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幹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闕軍須。況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望固守前詔爲便。

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川。自是壠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帳寨柵，以爲戍守。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爲應援。真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戎人伺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城下。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賊據險再突城隍，列陣接戰，重貴中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獎，別出良藥、縑帛、牢酒以賜。

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忍，御下少恩，部兵終日擐甲，常如寇至；及較閱之際，杖罰過當，人多怨焉。真宗屢加勛勵，且爲覆護之。嘗上言：“保捷軍新到屯所，多亡命者，請優賜緡錢；苟有亡逸，即按軍法。”舊制，凡賜軍中，雖緣奏請者，亦以特旨給之。上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而加賜之。且以計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許其請。終以邊防之地，慮人不爲用，遣張志言代還。既即路，軍中皆恐其復來。

六年，又出爲并、代鈐轄。將行請對，欲領兵去按度邊壘。上曰：“河東岩險，兵甲甚衆，賊若入寇，但邀其歸路，自可致勝，不必率兵而往也。”

景德初，北邊入寇，徙北平寨。車駕駐澶淵，繼和受詔與魏能、張凝

用青鹽，熟戶也不進入蕃地貿易，所禁止的不僅是糧食，至於武器鎧甲皮革等物，名目更多。以朝廷的雄厚富足，還要摘山煮海，一年的商業利潤收不回，就可能缺少軍需。何況蕃戎所依賴的，正在青鹽，禁止它對方就會受困。希望堅持以前的詔令爲好。

五年，李繼和領兵在天麻川殺滅衛埋族。從此壠山以外各族都很害怕而歸附，希望在要害之處立族帳寨柵，作爲守衛。李繼和因而請求把涇原部署移到鎮戎，以壯大軍隊的威勢，又請求開通環、延道路作爲接應救援。真宗因爲他精心於邊事，非常贊賞。戎人乘巡邏警戒寬弛時，一天晚上，填塞長壕，翻越古長城到達城下，李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抵禦，賊軍占據險要地形又衝過護城壕，列陣交戰，史重貴受重傷，打敗趕走他們，大量繳獲鎧甲馬匹。詔書嘉獎，另外拿出良藥、縑帛、牛羊美酒賞賜。

李繼和武藝精熟，好論戰略，通曉典籍，所到之處治理有方。然而性情剛烈殘忍，對部下缺少恩德，所轄士兵終日穿着鎧甲，總是像敵寇到來一樣；到比試檢閱之時，杖責處罰過分，人們多怨恨他。真宗多次進行勉勵，并且爲他遮掩。曾上言：“保捷軍剛到屯兵之地，逃亡的人很多，請求從優賞賜錢餉；如果有逃亡，就按軍法處理。”按舊制，凡賞賜軍中，雖然通過奏請，也有特別下旨給與的。皇上因爲李繼和嚴厲苛酷，想讓軍士感激他的恩惠，特別下令把上奏的話寫在詔書中賞賜他。并且因根據情形定罪，自有固定制度，不答允他的請求。最終因是邊防之地，擔心士兵不聽他指揮，派遣張志言接替他回朝。上路以後，軍中都害怕他重新回來。

六年，又出朝爲并、代鈐轄。啓程之前請求應對，想要率領軍隊去視察邊境營壘。皇上說：“河東地勢險峻，軍隊強大，賊軍如果入侵，祇要攔截他們的歸路，就可以取勝，不必帶領軍隊去。”

景德初年，遼兵入侵，遷移北平寨。皇帝到澶淵，李繼和接受詔命與魏能、張凝領兵奔赴趙

領兵赴趙州躡敵後。契丹請和，邊民猶未寧，又命副將張凝爲緣邊巡檢安撫使。事平，復還并、代。時朝廷每詔書約束邊事，或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不詳深意，即處大辟。繼和言其事，乃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類，悉須裁奏。”先是，繼隆卒，繼和耻以遺奏得官。久之，遷西上閣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四十六。贈鎮國軍節度，遣諸王率宗室素服赴吊。二子早卒。帝以其族盛大，諸侄皆幼，令三班選使臣爲主家事。

弟繼恂，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子昭遜爲供備庫使。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奔，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也。吳廷祚策李筠之破，如目睹其事，誠有將略。李崇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孥，然交鄭伸不知其傾險，坐謫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繼昌，忘父仇以恤伸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仁贍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母后，亦必可托以事者；及爲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味在和，勛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畹之貴，秉旄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州跟踪敵軍。契丹請求議和，邊境居民尚未安定，又任命副將張凝爲緣邊巡檢安撫使。戰事平息，又返回并、代。當時朝廷經常下詔嚴禁發生邊疆衝突，有時有應當進行最嚴厲治罪的話，官吏不瞭解深刻的含義，就判處斬首。李繼和上言此事，就下詔說：“從今以後有提到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類，都要奏報。”在此之前，李繼隆去世，李繼和耻於依靠遺恩得到官職。很久以後，升爲西上閣門使。不久，升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大中祥符元年去世，終年四十六歲。贈鎮國軍節度使，派遣諸王率宗室穿喪服前去吊唁。二子早年死去。皇帝因爲他的家族盛大，侄子們都年幼，命令三班選派使臣爲他主持家事。

弟李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官左神武大將軍。兒子李昭遜爲供備庫使。

論曰：乘風雲之會，靠日月之光，慷慨發憤，效忠疆場，官居要職，在外掌握重兵，像這樣而能始終保持美名，是值得敬仰的。吳廷祚推測李筠的失敗，猶如目睹那些事，的確有將略。李崇矩保持純厚的品德，感激史弘肇的恩義，保護他叛逃的後代，然而結交鄭伸却不知道他狡詐陰險，定罪貶謫到炎熱的海島，當然是沒有先見之明了；兒子李繼昌，忘掉父仇來周濟鄭伸的母親，雖然不合乎道義，也是常人很難做到的。王仁贍伐蜀，殺掉投降的士卒，放任貪婪強橫的行爲，鬱鬱而死，自己造成這一悲哀的結局，又怨恨誰呢？楚昭輔在陳橋推戴時，太祖派他入城安慰皇太后，也是可以把事務委托給他的人；到擔任三司使，善於心計，人不能以私事請求他，然而最終因爲揭發別人的過錯，帶來缺少信義的名聲，爲什麼？李處耘在創業之始，有參預立國的功勛，攻克荆山，平定衡、湘，勢如摧枯拉朽，而因固執而與人不和，使功勛業績不能終極，實在可惜；幸而聯姻宗室，世代掌握軍權，或許是上天的報應，造成如此厚此薄彼？



# 宋史卷二百五十八

## 列傳第十七

曹彬(子)璨 瑋 琮 潘美 李超(附)

###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宴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

顯德三年，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親曹芸，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曹彬一周歲時，父母把各種玩具擺設在席上，看他選取什麼。曹彬左手拿着盾牌戈戟，右手去取俎豆，過了一會兒又拿起一枚印，其他什麼都不看，人們都覺得他不尋常。長大後，氣質樸實厚道。後漢乾祐年間，為成德軍牙將。節度使武行德看到他正直誠實，指着他對身邊的人說：“這是前程遠大的人，不是平常的人。”周太祖的貴妃張氏，是曹彬的姨母。周祖接受禪讓，召曹彬返回京城。隸屬世宗部下，隨從鎮守澶淵，補為供奉官，升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因為曹彬是皇親國戚，特別給予禮遇。曹彬待人的禮節更加恭敬，官府宴會，終日端莊持重，目不斜視。王仁鎬對從事說：“老夫自以為日夜從不懈怠，等到看到監軍的莊重嚴肅，纔發現自己的散漫輕率。”

顯德三年，改任潼關監軍，升為西上閤門使。五年，出使吳越，送達王命後當即返回。私人相見的禮物，絲毫沒有接受。吳越人駕輕舟追上去贈送他，達多次，曹彬還是沒有接受。然後說：“我最終拒絕，是追求名聲。”於是收下來登記帶回，全部上交官府。世宗強行歸還他，曹彬這纔拜謝賞賜，全部分給親友沒有保留一錢。出朝為晉州兵馬都監。一天，與主帥及賓客圍坐在野外，適逢鄰路守將派侍從快馬前來送信，送信人原本不認識曹彬，偷偷問人說：“誰是曹監軍？”有人指着曹彬告訴他，送信人以為是欺騙

使人以爲給己，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絺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遷引進使。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宴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召歸，謂曰：“我曠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疏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樂平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既而賊將攷進率兵來援，三戰皆敗之。遂建樂平爲平晉軍。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勳等大敗之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

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囊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

六年，遣李繼勳、党進率師征太原，命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二千餘級，俘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

自己，笑道：“豈有皇親國戚親近大臣，却穿着黑色絺袍、坐着沒有裝飾的折疊椅呢？”仔細審視他纔相信。升爲引進使。

起初，宋太祖掌管禁軍，曹彬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不是公事從不登門拜訪，大臣們宴會，也很少參預，因此器重他。建隆二年，從平陽召回，對他說：“我過去總是想要親近你，你爲什麼疏遠我？”曹彬叩頭道歉說：“我是周皇室的近親，又擔任朝廷官職，恭敬地任職，還恐怕造成錯誤，怎麼敢輕易交結？”升爲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率領騎兵攻打河東樂平縣，收降那裏的將領王超、侯霸榮等一千八百人，俘獲一千餘人。接着賊將攷進率軍前來增援，三次作戰都打敗了他。於是將樂平改爲平晉軍。乾德初年，改爲左神武將軍。當時剛剛攻克遼州，河東召請契丹六萬騎兵前來攻打平晉，曹彬與李繼勳等在城下大敗他們。隨即兼樞密承旨。

二年冬，征伐蜀，下詔任用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曹彬爲都監。峽中州縣全部攻克，諸位將領都想屠城來逞欲，曹彬獨自下令約束部下，所到之處心悅誠服。皇上聽到後，下詔褒獎他。兩川平定，王全斌等人晝夜宴會飲酒，不體恤將士，部下強取豪奪沒有節制，蜀人爲此疾苦。曹彬多次請求班師，王全斌等不聽從。不久全師雄等進行叛亂，擁有十萬人馬，曹彬又與劉光毅在新繁打敗他們，最終平定蜀地叛亂。當時諸將大都收取子女玉帛，曹彬的行囊中惟有圖書、衣服被褥而已。回朝後，皇上全部得知這些情況，把王全斌等交獄吏審訊。認爲曹彬清廉耿直謹慎，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入朝拜見，推辭說：“征西的將士全都受到處罰，臣獨自受到賞賜，恐怕無法表示鼓勵。”皇上說：“你有大功，又不居功自傲，如果有絲毫牽累，王仁贍等怎麼會不議論呢？懲罰獎勵是國家的常法，不必推讓。”

六年，派遣李繼勳、党進率軍征伐太原，任命爲前軍都監，在洞渦河交戰，斬首二千餘級，俘獲很多。開寶二年，商議親征太原，又任命爲

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橋，奪馬千餘。及太祖至，則已分寨四面，而自主其北。六年，進檢校太傅。

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寨，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

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居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衄，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寨，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寨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

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

前軍都監，率軍首先前往，到團柏谷，收降賊將陳廷山。又在城南交戰，逼近濠橋，奪得馬一千餘匹。太祖到達時，已經在四面分設營寨，并親自到城北。六年，進官爲檢校太傅。

七年，將要征伐江南。九月，曹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首先赴荆南徵發戰艦，潘美率步兵接着進軍。十月，下詔任曹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分兵從荆南順流東下，攻破峽口寨，進軍攻克池州，連續攻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造浮橋，跨過大江接濟軍隊。十二月，在白鷺洲大敗敵軍。

八年正月，又在新林港打敗敵軍。二月，軍隊進駐秦淮，江南水陸軍十餘萬列陣城下，大敗他們，俘虜斬首數以萬計。浮橋建成，吳人出兵前來抵禦，在白鷺洲打敗他們。從三月到八月，連續打敗敵軍，進軍攻克潤州。金陵受到圍困，到這時一共三季，居民采伐木材的道路被斷絕，經過多次挫敗，李煜非常危急，派遣其臣徐鉉奉表到朝廷，請求延緩用兵，皇上沒有理睬。在此之前，大軍排列三座營寨，潘美位居北側防守，畫了形勢圖進呈。太祖指着北寨對使臣說：“吳人必定夜間出兵來犯，你趕快回去，命令曹彬迅速挖成深溝來加強防守，不要落入他們的計策之中。”完成後，吳軍果然夜間前來襲擊，潘美率所轄軍隊依憑新溝抵禦他們，吳軍大敗。奏報到達，皇上笑着說：“果然如此。”

長期圍困期間，曹彬經常延緩進攻，希望李煜歸附投降。十一月，曹彬又派人勸告他說：“形勢已經如此，所愛惜的是一城的生命，如果能歸順王命，是上策。”城即將攻克，曹彬忽然聲稱有病不處理事務，諸將都來探病。曹彬說：“我的病不是藥物所能治愈的，僅須諸公誠心誠意地發誓，在攻克城之日，不隨便殺一個人，我的病就自然會痊愈了。”諸將許諾，一同焚香立誓。第二天，稍稍痊愈。第三天，城池陷落。李煜與他的臣下一百餘人來到營門請罪，曹彬安慰他們，用賓客的禮儀來接待，請李煜入宮整理行

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開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

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

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

裝，曹彬率數人騎馬等在宮門外。身邊的人偷偷對曹彬說：“李煜入宮如果發生意外，怎麼辦？”曹彬笑道：“李煜素來軟弱沒有決斷，既然已經投降，必定不會去自殺。”李煜君臣，終於賴此得以保全。從出兵到凱旋，士卒敬畏服從，沒有人敢於輕率放縱。入朝拜見，名帖上自稱“奉命到江南辦事返回”，他的謙遜恭敬不自誇就是這樣。

起初，曹彬統率軍隊，太祖對他說：“等到戰勝李煜，應當任用你爲樞密使相。”副帥潘美預先進行祝賀。曹彬說：“不是這樣，這次出征，倚仗天威，遵循皇上的謀略，纔得以獲得成功，我有什麼功勞啊。何況樞密使是最高的官位嗎？”潘美說：“指的是什麼？”曹彬說：“太原尚未平定罷了。”回朝，獻上俘虜戰利品。皇上對他說：“本來應當授給你樞密使的官職，然而劉繼元尚未攻下，暫時等一等吧。”聽到這些話，潘美偷偷看着曹彬微笑。皇上發覺，急忙追問原因，潘美不敢隱瞞，就按實情回答。皇上也大笑，於是賞賜曹彬錢二十萬。曹彬退朝說：“人活着何必擔任樞密使，好官職也不過多得錢罷了。”不久，授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

太宗即位，加官同平章事。商議征伐太原，召見曹彬問道：“周世宗及太祖都親自征伐，爲什麼不能攻克？”曹彬說：“世宗時，史彥超在石嶺關戰敗，軍心驚擾，因此班師；太祖把軍隊屯駐在甘草地，天氣炎熱多雨，士卒大量患病，因此中止。”太宗說：“現在我想要北征，你認爲會怎樣？”曹彬說：“以國家軍隊的精良裝備，攻克太原這樣的孤城，就像摧枯拉朽一樣，肯定能成功。”太宗於是下定決心。太平興國三年，進官檢校太師，隨從征伐太原，加官兼侍中。八年，被弭德超所誣陷，貶爲天平軍節度使。十多天後，皇上醒悟這是誣陷，進封魯國公，對待他更加優厚。

雍熙三年，詔令曹彬統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軍隊，與潘美等人北伐，分路進軍征討。三月，在固安打敗契丹，攻克涿州，契丹人前來援救，在城南大敗他們。四月，又與米信在新城打

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歧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

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雁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案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

彬等至，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召拜樞密使。

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

敗契丹，斬首二百級。五月，在歧溝關作戰，各軍戰敗，退守易州，面對易水駐營。皇上聽到，急速下令分駐邊境城市，追諸將返回朝廷。

在此之前，賀令圖等向皇上進言說：“契丹主年幼，母后專政，由寵幸的人掌權，請求乘這個間隙，攻取幽薊。”於是派遣曹彬與崔彥進、米信取道雄州，田重進奔赴飛狐，潘美出雁門，約定時間一齊舉兵。即將出發，皇上對他說：“潘美的軍隊先攻打雲州、應州，你們用十萬人馬聲稱攻打幽州，慎重緩行，不得貪圖功利。對方聽說大軍到來，必定全力救援范陽，顧不上援助山後了。”不久，潘美的軍隊首先攻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奪取飛狐、靈丘、蔚州，取得山後許多要害之地，曹彬也連續攻克州縣，聲勢大振。每次奏報到達，皇上都驚訝曹彬進軍迅速。曹彬到涿州，十天後糧食用盡，因而退軍雄州以取得糧餉。皇上聽到此事說：“豈有敵人在前反而退軍來取糧草，這是失策到極點。”急忙派遣使臣阻止曹彬不要前進，迅速率軍沿白溝河與米信的軍隊會合，養精蓄銳，以張西部軍的氣勢；等到潘美等全部奪得山後地區，會合田重進的軍隊向東，合力攻取幽州。當時曹彬部下諸將，聽到潘美和田重進連續立戰功，而自己掌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紛紛要求進兵。曹彬不得已，又攜帶軍糧再次進攻涿州。契丹大敵當前，當時正值酷暑，士兵困乏，軍糧即將用完，曹彬退軍，隊伍不整，於是被敵方跟踪打敗。

曹彬等回朝，下詔在尚書省審問，命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共同辦理此案，曹彬等全部承認違反詔令戰敗的罪過。曹彬責降爲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米信右屯衛上將軍，其餘依次貶黜。四年，起用曹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調平盧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復任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幾個月後，召任樞密使。

咸平二年，患病。皇上親自前去探望，親手爲他調藥，又賞賜白銀萬兩。詢問後事，回答

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六月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且贈其妻高氏 韓國夫人；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八月，詔彬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

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笞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

子璨、珣、瑋、玆、玘、珣、琮。珣娶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玆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閣門使，琮西上閣門副使。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玆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謚曰安僖。玘之子佖、傅。佖見《外戚傳》。傅，后兄也，榮州刺史，謚恭懷。

#### 曹璨

璨字韜光，性沉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常從彬征討，得與計議，

說：“我没有要說的事。我的兩個兒子有才可取，我如果內舉不避親，都可以作戰將。”皇上問他們的優劣，回答說：“曹璨不如曹瑋。”六月去世，享年六十九歲。皇上親臨哭得很悲痛，對輔臣談到曹彬，必定流淚。贈官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號武惠；并贈其妻高氏爲韓國夫人；授與他的親族、門客、親近軍校十餘人官職。八月，下詔曹彬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

曹彬性情仁慈恭敬溫和敦厚，在朝廷從未違逆旨意，也從未上言他人的過失。征伐兩個國家，秋毫不取。官位兼居將相，不以官高而與衆不同。在路上遇到士大夫，必定引車迴避。不知姓名的低級官吏，報告事務時，曹彬必定戴上帽子然後接見。擔任官職，俸祿收入供給宗族，自己沒有剩餘積蓄。平定蜀返回，太祖從容詢問官吏好否，回答說：“軍政之外，不是臣所知道的。”堅持問他，僅推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潔謹慎可以任用。爲帥任徐州知州時，有官吏犯罪，已經定案，過了一年以後纔處以杖刑，人們不明白其中緣故。曹彬說：“我聽說這個人剛剛娶妻，如果杖責他，她的公婆必定認爲新婦不好，而朝夕打罵她，使她無法活下去。我有意拖延這件事，但法律也沒有爲此受損。”北征時失利，趙昌言上表請求行軍法。等到趙昌言從延安返回，被彈劾，不能朝見。曹彬在樞密院，爲他向皇上請求，纔允許朝見。

兒子曹璨、曹珣、曹瑋、曹玆、曹玘、曹珣、曹琮。曹珣娶秦王之女興平郡主，官至昭宣使。曹玆爲左藏庫副使，曹玘爲尚書虞部員外郎，曹珣爲東上閣門使，曹琮爲西上閣門副使。曹玘的女兒，就是慈聖光獻皇后。曹玆，多次贈官至魏王。曹彬，韓王。曹玘，吳王，謚號爲安僖。曹玘之子曹佖、曹傅。曹佖見本書《外戚傳》。曹傅，是皇后之兄，榮州刺史，謚號恭懷。

曹璨字韜光，性情深沉堅毅，善於射箭，因恩蔭補供奉官。經常跟隨曹彬征討，得以參與謀

彬以爲類己，特鍾愛焉。

遷官苑副使，出爲高陽關及鎮、魏、并、代、趙五州都監。雍熙中，命知定州，改尚食使。淳化二年，領富州刺史，徙知代州。明年，擢爲鎮州行營鈐轄，徙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窮追，瑒慮有伏，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徙河西鈐轄，改引進使。范廷召將兵出塞，命瑒爲之副。丁外艱，起復，爲鄜延路副都部署，拜趙州刺史，領武州團練使，充麟、府、濁輪副部署。出蕃兵邀繼遷，俘馘甚衆。入爲樞密都承旨，改領亳州團練使。

契丹入寇，命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鈐轄，領康州防禦使，再知定州。明年冬，拜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使。入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連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三年春，以足疾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武懿。

瑒起貴胄，以孝謹稱，能自奮厲，以世其家。習知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 曹瑋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天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爲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沉着勇敢有謀略，喜好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

議，曹彬認爲與自己相似，特別鍾愛他。

升爲官苑副使，出朝爲高陽關及鎮、魏、并、代、趙五州都監。雍熙年間，任命爲定州知州，改任尚食使。淳化二年，領富州刺史，調任代州知州。第二年，升爲鎮州行營鈐轄，調任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侵，多次作戰有功。諸將多想要窮追到底，曹瑒擔心有埋伏，極力制止他們。至道初年，升爲四方館使、靈州知州，調任河西鈐轄，改爲引進使。范廷召率軍出塞，任命曹瑒爲副將。父親去世服喪，服喪未滿而復職，爲鄜延路副都部署，授趙州刺史，領武州團練使，充任麟、府、濁輪副部署。派出蕃兵攔截李繼遷，俘虜斬首很多。入朝任樞密都承旨，改領亳州團練使。

契丹入侵，任命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鈐轄，領康州防禦使，再次爲定州知州。第二年冬，爲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使。入朝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連授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十餘年，從未違逆旨意。天禧三年春，因脚病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去世，享年七十歲，贈官中書令，謚號武懿。

曹瑒出身貴族，以孝順恭謹著稱，能自己奮發磨練，以繼承他的家風。熟知韜略，喜歡讀《左氏春秋》，善於安撫士卒，恩威并施。雖然不像他父親那樣輕視錢財，然而仁慈恭敬溫敦厚，也有父親的作風。兒子曹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曹瑋字寶臣。父親曹彬歷任武寧、天平軍節度使時，都任用曹瑋爲牙內都虞候，補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沉着勇敢有謀略，喜好讀書，通曉《春秋三傳》，對於《左氏傳》尤其精深。李繼遷叛亂，諸將多次出戰沒有功效，太宗詢問曹彬：“誰可以統率軍隊？”曹彬說：“臣的小兒子曹瑋可以擔任。”立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當時十九歲。

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彬卒，請持喪，不聽，改閤門通事舍人。遷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

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家、妙娥、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騎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遷西上閤門使，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封泰山，進東上閤門使。

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爲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

真宗即位，改任內殿崇班、渭州知州。統率軍隊紀律嚴明安排得當，賞罰果斷，違犯法令的人毫不寬恕。善於使用間諜，全面瞭解敵軍動靜，行動安排猶如老將。曹彬去世，請求服喪，沒有聽從，改任閤門通事舍人、升爲西上閤門副使，調任鎮戎軍知軍。李繼遷殘暴役使本國百姓，曹瑋知道他的部下多心懷怨恨，就向各部發出文書，宣示朝廷的恩德信義，安撫養育沒有隔閡，以感化羌族各部落。因此康奴等族請求歸順。李繼遷巡視西蕃返回，曹瑋在石門川攔截襲擊他，俘獲很多。因爲鎮戎軍地處平原，便於騎兵作戰，并非對中原大國有利，請求從隴山以東，沿占長城開挖深溝作爲限制。又因爲弓箭手都是當地人，熟悉各種複雜通道，通曉羌語，能經受寒冷艱苦，官府從未供給武器糧餉，而每逢作戰就派他們首先抵禦敵軍，恐怕不能讓他們拼死效力，於是給與境內的閑置農田。春秋耕種收割，州府爲他們派出軍隊保護，并且免去他們的租稅。

李繼遷死後，其子李德明向朝廷請求臣服。曹瑋上言：“李繼遷獨占河南土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原有擔心西部的憂慮。現在國家危險兒子幼弱，不馬上捉拿消滅，以後重又強盛，就不能制服。希望給我精兵，出其不意，擒獲李德明送到朝廷，光復河西建立州縣，這正是時候。”皇帝正以恩惠招降李德明，不回答。接着西延家、妙娥、熟魏幾個大族請求全體自行歸附，諸將猶豫不敢答應。曹瑋說：“李德明有野心，不儘快折斷他的羽翼，以後必定歸附他人。”當天，率領騎兵逼近天都山，接受歸降的人遷移內地，德明不敢抗拒。升西上閤門使，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邠州知州。封禪泰山時，進官東上閤門使。

皇帝因爲曹瑋熟知河北邊事，任用爲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曹瑋曾獻上涇原、環慶兩路地圖。到這時，皇帝把圖展示給身邊的人，說：“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的要地，都在上面了。”因而下令另外繪製兩張圖，把一幅留在樞密院，一幅交給本路，使諸將得以按照地圖



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分兵滅撥臧于平涼，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祀汾陰，進四方館使。逾年，上表還州事，願專督軍旅。帝不欲遽更守臣，以密詔敦諭之。改引進使、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

時唃廝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乃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恩如廝鐸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廝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厄也，瑋城之，表廝敦爲順州刺史。

初，張佖知秦州，置四門寨，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門、冶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寨，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伏羌首領廝雞波、李磨論私立文法，瑋潛兵滅其帳。其年，唃廝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馬波叱

謀劃事務。又擔任涇原路都鈐轄兼渭州知州，與秦翰在武延川打敗章埋族，分兵在平涼消滅撥臧，於是隴山各族都來奉獻土地。曹瑋在山外修築城堡，建籠竿城，招募土兵守衛。說：“他日秦州、渭州有緊急情況，這裏是必爭之地。”祭祀汾陰時，進官四方館使。過了一年，上表歸還州事，希望專門統率軍隊。皇帝不想馬上更換地方官員，用密詔敦促勸告他。改爲引進使、英州團練使，再次爲秦州知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

當時唃廝囉強盛，立遵輔佐他。立遵於是上書請求稱爲“贊普”。曹瑋說：“贊普，是可汗的稱號。立遵一句話就得到，怎樣安排唃廝囉呢？而且會再有請求，就不能控制。”於是任用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恩澤與廝鐸督相同。西羌將要起事，必定預先定法令，稱爲“立文法”。唃廝囉派其舅賞樣丹與廝敦在離王族立文法，圖謀侵犯內地。曹瑋暗中交結廝敦，解下寶帶送給他。廝敦感激，請求效力，悄悄對曹瑋說：“我的父親要我做什麼？想要我的頭，也可以砍下來獻上。”曹瑋說：“我知道賞樣丹經常到你的帳下，你能爲我拿來賞樣丹的頭嗎？”廝敦吃驚地答應了他。十多天後，果然砍下他的頭送來。廝敦於是獻出南市土地。南市，是秦州、渭州的險要之地，曹瑋在那裏築城，表奏廝敦爲順州刺史。

起初，張佖爲秦州知州，設四門寨，侵奪羌人土地，羌人大量叛逃，害怕被懲罰不敢出來。曹瑋招出他們，命令交納馬匹贖罪，返回原地，到來的有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彩色絲織品一端。修築弓門、冶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寨，深挖壕溝三百八十里，都交給羌廂兵施工，人力費用不出於百姓。伏羌首領廝雞波、李磨論私立文法，曹瑋暗中出兵滅掉他們的部落。這一年，唃廝囉率數萬人馬大舉入侵，曹瑋在三都谷迎戰，追擊三十里，斬首一千餘級，獲得牛馬、雜畜、武器儀仗三萬餘。升爲客省使、康州防禦使。馬波叱在野吳谷建立營棚，曹瑋選募神武軍二百人，砍

騰立柵野吳谷，瑋選募神武軍二百人，斬柵，獲生口、孳畜甚衆。

宗哥大首領甘遵治兵于任奴川，瑋遣間殺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撈囉。撈囉，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撈囉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卑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喃厮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

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寨，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爲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

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己，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萊州知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敗，復華州觀察使、青州知州。徙天雄軍，以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河陽，數月，爲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

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卧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披甲跨

開營柵，獲得人口、幼畜極多。

宗哥大首領甘遵在任奴川訓練軍隊，曹瑋派遣間諜刺殺甘遵，并在吹麻城打敗魚角蟬所立文法。接着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各城都交納人質成爲歸順戶。當時曹瑋開挖濠溝直到撈囉。撈囉，是西蕃的要害之地。在此之前，曹瑋派遣小吏楊知進護送賞賜物品聯係甘州可汗王，返回時經過宗哥地界，立遵攔截知進，對他說：“秦州大人直接派兵進入撈囉來，請爲我傳話，希望停止戰爭，每年交納貢品，約定蕃漢成爲一家。”因而派部族中人黨失卑陵跟隨知進前來獻馬。從此喃厮囉勢力縮小，退保沙漠之中不再出兵。秦人請求立碑記功，下詔褒獎。

天禧三年，德明侵犯柔遠寨，都巡檢楊承吉交戰失利。任用曹瑋爲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聽到曹瑋到來，歸附的人非常多。授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

宰相丁謂排斥寇準，憎恨曹瑋不攀附自己，指控爲寇準的同黨。授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元年，貶爲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萊州知州。曹瑋作爲老將被丁謂忌恨，當天上路，帶着老弱士兵十餘人，不隨身攜帶弓箭。丁謂事敗，復任華州觀察使、青州知州。調任天雄軍，以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爲永興軍知軍。授昭武軍節度使、天雄軍知軍。因病守河陽，幾個月後，爲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授彰武軍節度使。去世，贈官侍中，謚號武穆。

曹瑋善於用人，得到他們拼死效力。平時很閒暇，軍隊出發打仗時，多有奇謀，出入神速無法預測。一天，奏樂與僚屬官吏飲酒，中途曹瑋失蹤，第二天，緩緩走出處理事務，賊軍的首級已經扔在庭下了。曾聲稱有病，進行針灸，躺在閣內不出門。適逢賊軍到來，曹瑋奮身而起包裹

馬，賊望見，皆遁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

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

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墾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叙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開邊壕，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墾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為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

創傷，披甲上馬，賊軍遠遠望見，都逃走了。統率軍隊近四十年，從未稍有失利。唃廝囉聽到曹瑋的名字，就遠遠望曹瑋所在之地，向東合掌放在額頭上。契丹使者經過天雄軍，約束他的部下說：“曹公在這裏，不要縱馬奔馳。”真宗對軍事很慎重，凡邊疆事務，必定親筆下詔追問到十多次，然而曹瑋堅持最初的建議，最終不能改變。後來即使其他將領議論邊疆事務，也往往暗中交給曹瑋來處理。

渭州有人報告屯守士兵叛逃進入夏國，曹瑋正與客人下棋，就說：“是我讓他去的。”夏國人聽到此事，就把叛逃的人斬首，首級扔在邊界上。羌人殺害邊境居民，交納羊馬贖罪。曹瑋下令說：“羌人自己互相侵犯，按照他們的習俗；傷犯邊境居民的，按法律定罪。”從此沒有人敢於侵犯。

環、慶所屬羌人田地多被邊民購買，以致貧困無法生存，因而死在邊民之中。曹瑋下令全部歸還他們原有田地，以後有人違法，就把他的家遷往內地。所招募的弓箭手，讓他們騎馬射箭，比較強弱，取勝的人給與農田二頃。經過兩次秋收，購買一匹馬作為租稅，馬必須可以披甲上陣，然後由官府登記，就可增加農田五十畝。到三百人以上，集結為一指揮。要害之處為他們修築城堡，讓他們自己在那裏挖溝開成方田環繞。建立馬社，一匹馬死掉，衆人出錢買馬。投降的人很多，因而控制羌人百家以上的，他們的首領是本族軍主，其次為指揮使，再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到百家的為本族指揮使。那些蕃族部落的將校，僅在本軍論功提拔，因為他們熟知羌人民情和地利，不能調往其他軍隊。開掘邊界壕溝，下令全部深度寬度都為一丈五尺；山勢險而不能開挖之處，利用陡峭的地形，使得足以限制敵人，後來都被效法。天雄軍士兵有偷盜犯罪的，衆人以為結案必定會殺死他，曹瑋却用一般法規來處罰。有的人對此懷疑，曹瑋笑着說：“臨近邊境面對敵人，把不盡力效命的人斬首，是用來號令我們的人馬，不是喜歡殺人。治理州事，豈能這樣做？”

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廟庭。

#### 曹琮

琮字寶章。兄瑋，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禁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兒也。”

及彬領鎮海軍節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彬卒，特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勾當驛院、群牧估馬司，市馬課有羨，再遷西上閤門副使。與曹利用連姻，利用貶，出爲河陽兵馬都監，領內軍器庫，遷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爲后，禮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以至公屬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托，願致于理。”時論稱之。

出爲環慶路馬步軍總管、知邠州，遷秦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都總管兼知秦州。度羨材爲倉廩，大積穀古渭、冀城。生羌屢入鈔邊，琮懷以恩信，擊牛醢酒犒之，多請內屬。

寶元初南郊，召入侍祠。會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復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久之，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爲義軍，以張兵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得西川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王子遣使

剛剛守衛邊境時，山東知名士人賈同拜訪曹瑋，寓居外舍。曹瑋想要巡視邊境，來到賈同的寓所，邀請他一起去。賈同問：“隨行軍隊在哪裏呢？”曹瑋說：“已經準備好了。”出來上馬，見到甲士三千人排列在四周，起初却聽不到人馬的聲音。賈同回去，對人說：“曹瑋可算是名將了。”曹瑋擔任將帥不如他父親寬厚，然而自成一家。嘉祐八年，詔令配享仁宗廟庭。

曹琮字寶章。其兄曹瑋，娶秦王女兒興平郡主。曹琮年幼時，跟隨郡主進入皇宮，太宗抱他放在膝頭，撫摩他的背說：“曹氏對我家有功，這也是個很好的孩子。”

曹彬領鎮海軍節度使時，補爲衙內都指揮使。曹彬去世，破格提升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勾當驛院、群牧估馬司，徵收買賣馬匹賦稅有餘，再升西上閤門副使。與曹利用連姻，曹利用貶官，出朝爲河陽兵馬都監，領內軍器庫，升爲東上閤門使、榮州知州。仁宗冊封曹琮兄長的女兒爲皇后，禮儀全部由曹琮主辦，授衛州團練使。曹琮因而上奏說：“陛下正用至公來治天下，臣既然是皇后親族，不適於蒙受恩澤，破壞朝廷法度。族人敢於以親戚關係請托，希望按理法處治。”當時輿論稱贊他。

出朝爲環慶路馬步軍總管、邠州知州，升爲秦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都總管兼秦州知州。以多餘木材建造糧倉，在古渭、冀城大量屯積穀物。生羌多次進入邊境搶劫，曹琮用恩德信義來安撫，殺牛倒酒慰勞他們，大多請求歸附內地。

寶元初年祭天，召入京城陪侍祭祀。元昊反叛，授同州觀察使，再次爲秦州知州，獻上攻、守、禦三策。很久以後，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劉平、石元孫戰敗，關輔震驚恐懼。曹琮請求登記百姓編爲義軍，以擴大兵力，於是挑選鄉弓手數萬人。賊軍侵犯山外，返回天都，劫掠儀、秦所屬民戶。曹琮派出騎兵，設下埋伏等待他們，賊軍於是退去。曹琮想要誘導吐蕃夾擊賊軍，找到西川的老商人，派他轉達此意。而沙州鎮王子遣使者送上書信說：

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改陝西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拜步軍副都指揮使。與夏竦屯鄜州，還為馬軍副都指揮使，以疾卒。帝臨奠，后并出臨喪，就第成服。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忠恪。

琮小心謹畏，善贊謁，御軍整嚴，死時家無餘貲。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尚魯國大長公主。

### 潘美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父璘，以軍校戍常山。美少倜儻，隸府中典謁。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會周世宗為開封府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閤門副使。出監陝州軍，改引進使。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永興屯兵，經度西事。

先是，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凶悍，信任群小，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

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石守信為招討使，美為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留為巡檢，以任鎮撫，以功授泰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端既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略，頗為

“我本是唐的外甥，天子就是我的舅父。自從党項攻占甘州、涼州，就與漢人隔絕。現在願意率首領為朝廷攻打賊軍。”皇帝認為曹琮的策略很好，改任陝西路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授為步軍副都指揮使。與夏竦駐兵鄜州，回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因病去世。皇帝親臨祭奠，皇后也出宮參加喪禮，到府第換上喪服。贈官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謚號忠恪。

曹琮小心謹慎，善於贊唱禮儀引導謁見，治軍嚴整，死時家中沒有多餘財產。其子曹佺，任皇城使、嘉州防禦使。曹佺之子曹詩，娶魯國大長公主。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父親潘璘，作為軍校守衛常山。潘美年輕時風流倜儻，隸屬府中掌管謁見。曾對他的同鄉王密說：“漢代即將完結，凶惡大臣肆虐，天下有改換君主的徵兆。大丈夫不在這個時候建立功名、取得富貴，庸庸碌碌與萬物一同消亡，是可耻的。”周世宗為開封府尹，潘美作為侍從官侍奉世宗。到即位時，補為供奉官。高平之戰，潘美因功升西上閤門副使。出朝任陝州監軍，改為引進使。世宗即將向隴、蜀用兵，任命統率永興駐軍，處理西部事務。

在此之前，太祖對待潘美一向優厚，接受禪讓時，命令潘美先去見宰相，向中外宣布聖旨。陝帥袁彥凶猛强悍，信任小人，喜歡殺人貪圖財物，而且修整鎧甲武器，太祖擔心他叛變，派遣潘美監督他的軍隊來控制他。潘美單人匹馬前去，告訴他皇位已經有所歸屬，應當服從，袁彥於是入京朝見。皇上高興地說：“潘美不殺袁彥，能讓他前來朝見，完成了我的心願。”

李重進叛亂，太祖親征，任命石守信為招討使，潘美為行營都監為副手。揚州平定，留下擔任巡檢，負責鎮守安撫，因功授泰州團練使。當時湖南叛將汪端平定後，人心還不穩定，於是授潘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多次侵犯桂陽、江華，潘美趕走了敵軍。溪峒蠻獠從唐朝以來，不時劫掠，給百姓帶來很大禍患。潘美掃平他們的

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

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銀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

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銀窮蹙，四年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冉彥衮部送灌等赴闕。

銀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即率屬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銀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息士卒，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銀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銀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銀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銀送京師，露布以聞。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爲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

七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次

巢穴，俘殺很多，其餘的進行慰問安撫，夷人部落於是平定。乾德二年，又跟隨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軍攻克郴州。

開寶三年，征伐嶺南，任命潘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爲副職。進軍攻克富州，劉銀派遣將領率一萬多人馬前來救援，相遇交戰大敗他們，於是攻克賀州。十月，又攻下昭、桂、連三州，西江各州陸續投降。潘美因功移任南面都部署，前進駐於韶州。

韶州，是廣州的北部屏障，賊軍十餘萬集中在那裏。潘美指揮軍隊乘勝前進，韶州被攻下，斬首俘獲數以萬計。劉銀走投無路，四年二月，派遣他的大臣王珪到營門請求和好，又派遣他的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獻表章請求投降。潘美因而告訴他皇上的意圖，認爲對方能作戰就與他作戰，不能作戰就勸他防守，不能守就勸他投降，不能投降就死，不能死就逃亡，除去這五項其他都不接受。潘美當即命令殿直冉彥衮押送蕭灌等人到朝廷。

劉銀又派遣其弟劉保興帶領人馬抵抗，潘美馬上率領鼓勵士兵兼程趕赴柵頭，距廣州一百二十里。劉銀軍隊十五萬靠着山谷堅壁以待，潘美因而修築營壘休息士卒，與諸將商議說：“對方用竹木編成柵欄，如果用火攻，他們必定潰亂。接着用精銳部隊夾擊他們，是萬全之策。”於是分派數千名民夫，每人手持兩把火炬，走小路到對方營柵。到夜間，萬炬齊發，適逢大風，火勢非常猛烈。劉銀的軍隊驚擾之下前來進犯，潘美指揮軍隊迅速攻擊，劉銀的軍隊大敗，斬首數以萬計。長驅直入到達廣州，劉銀全部燒毀了他們的府庫，於是攻克，擒獲劉銀送京城，以文書報捷。當天，任命潘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授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背靠大海進行叛亂，潘美討伐平定，嶺南於是安定。

七年，商議征伐江南。九月，派遣潘美與劉遇等率領軍隊首先開赴江陵。十月，任命潘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一同前往，進駐秦淮。

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溯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鄭寶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水寨，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棹，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寨，不能克。進傳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危甚，遣徐鉉來乞緩師，上不之省，仍詔諸將促令歸附。煜遷延未能決，夜遣兵數千，持炬鼓噪來犯我師。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秋，命副党進攻太原，戰于汾上，破之，且多擒獲。太平興國初，改南院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命將征太原，美為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為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美嘗巡撫至代州，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銜枚奮擊，大破之。封代國公。八年，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公。

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未幾，改都

當時船尚未準備好，潘美下令說：“我接受詔令，帶着勇猛果敢的軍隊數萬人，期望必勝，怎能被這一衣帶水限制而不直接渡過呢？”於是指揮涉水，大軍跟在後面，吳軍大敗。采石磯浮橋建成，吳人用戰艦二十餘艘擊鼓逆流而上來爭奪。潘美指揮軍隊奮力進擊，奪得他們的戰艦，擒獲戰將鄭寶等七人，又攻破城南的水寨，分出水師守衛。奏報到達，太祖派遣使臣傳令急速遷移戰船，以防其他變故。潘美得到詔令馬上轉移軍隊。當天晚上，吳人果然來進攻水寨，不能攻克。前進逼近金陵，江南水陸十萬大軍排列在城下，潘美率兵襲擊，大敗他們。李煜危險到極點，派遣徐鉉來請求延緩用兵，皇上沒有理會，詔令諸將促使他投降。李煜拖延不能決斷，夜間派士兵數千人，手持火炬吶喊着來進犯我軍。潘美率領精銳與他們短兵相接，接着與大將曹彬率領士兵日夜攻城，各路一齊進軍。金陵平定，因功授宣徽北院使。

秋，命令為党進副手攻打太原，在汾河岸邊作戰，打敗了他們，並且多有俘獲。太平興國初年，改為南院使。三年，加官開府儀同三司。四年，選派將領征伐太原，潘美為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安排諸將進軍討伐，并州平定。接着征伐范陽，任命潘美知幽州行府事。班師，任命兼三交都部署，留駐保衛北部邊境。三交西北三百里，有個地方叫做固軍，那裏地形險阻，是北部邊疆的咽喉。潘美暗中出兵襲擊，占據了這個地方。接着屯積糧食屯戍軍隊來守衛，從此北部邊境賴以安寧。潘美曾巡視到達代州，喂了馬吃了飯以後，隨即遼軍一萬騎兵前來侵犯，接近關塞，潘美告誡衆人悄悄襲擊，大敗他們。封代國公。八年，改授忠武軍節度使，進封韓國公。

雍熙三年，詔令潘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潘美獨自攻克寰、朔、雲、應等州。下詔把那裏的百姓遷移到內地。遼軍突然到達，在陳家谷口作戰，失利，勇將楊業因此而死。潘美被定罪削去官級三等，降授檢校太保。第二年，恢復檢校太師。為真定府知府，不久，改為都部署、

部署、判并州。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武惠。咸平二年，配饗太宗廟庭。

子惟德至官苑使，惟固西上閤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惟熙女，即章懷皇后也。美後追封鄭王，以章懷故也。

惟吉，美從子，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數歷中外，人咸稱其勤敏云。

### 李超 李濬

李超者，冀州 信都人。爲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

子濬字德淵。中進士，累擢秘書、知康州。咸平中，入爲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官。屢上書言事，遷開封府推官，賜緋魚。景德初，拜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從幸澶淵，頗上疏言便宜。師還，命與陳堯咨安撫河北。逾年，判吏部銓。濬居憲府，未再歲，帝寵待之，擢樞密直學士。宰相王旦言：“濬雖有剴劇才，然驟歷清切，時望未允。”真宗曰：“朕業已許之矣。”尋知開封，能檢察隱微，京師稱之。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濬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饋，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

判并州。加官同平章事，數月後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贈官中書令，謚號武惠。咸平二年，配饗太宗廟庭。

兒子潘惟德官至官苑使，潘惟固任西上閤門使，潘惟正任西京作坊使，潘惟清任崇儀使，潘惟熙娶秦王之女，任平州知州。潘惟熙之女，就是章懷皇后。潘美後來追封鄭王，是由於章懷皇后的緣故。

潘惟吉，是潘美的侄子，升官歷任至天雄軍駐泊都監。雖然有親戚鄉里的關係，却能以禮約束自己，在朝內外任官很有政績，人們都稱贊他勤勉機敏。

李超，冀州 信都人。是禁軍士兵，經常在軍中隨從潘美，掌管行刑。潘美喜歡乘怒殺人，李超總是暗中延緩行事。潘美怒氣消解，就得以釋放，因此保全的人很多，人們說他有陰德。

兒子李濬字德淵。考中進士，多次升官爲秘書、康州知州。咸平年間，入朝任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官。多次上書進言，升爲開封府推官，賞賜緋魚。景德初年，任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賞賜金紫。隨從皇帝到澶淵，多次上疏談論對國家有利的事。班師，命令與陳堯咨安撫河北。過了一年，判吏部銓選。李濬官居御史，不到二年，皇帝寵待他，越級提升樞密直學士。宰相王旦進言：“李濬雖有處理繁劇事務的才能，然而驟然登上清要職位，聲望還不够。”真宗說：“我已經許諾他了。”不久爲開封府知府，能檢察隱密之事，京城的人稱贊他。逐漸提升到右司郎中，出朝爲秦州知州，暴病去世。李濬與李宗諤同年同月但晚一日出生，他的去世也晚一日，人們很驚奇。

論曰：曹彬因才能見識受到太祖的知遇，於是被任用執掌大權。日常生活中，對於各種冬眠的動物也不忍心傷害，出使吳越，登記上交私人贈品，全部用來施捨，而不保留一錢；他統率軍隊進行征伐，而秋毫無犯，不隨便殺一個人，就更加可信了。潘美一向與太祖親厚，在太祖登上



初，遂受征討之托。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章懷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為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潛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顯。謂為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皇位之初就得到信任，托以征討重任。劉鋹派遣使者請求投降，觀看潘美所告知的話，辭義嚴正，很得遵奉皇命討伐罪惡之體；他威名的隆盛，何必要等到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之後纔表現出來呢？二人都謚為武惠，都得以配饗，兩家的子孫，都能建立功業，享受富貴。而光獻、章懷都有賢德皇后的名聲，不是偶然的啊。君子說仁愛清廉，能够保功名，守法度，惟有曹彬是宋朝第一良將，豈是無意的？像李潛這樣的人，也依靠才幹自己得到皇帝的知遇，於是擔任清要顯貴的職位。說這是陰德所致，理義上也許是這樣。



# 宋史卷二百五十九

## 列傳第十八

張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劉廷讓 袁繼忠  
崔彥進 張廷翰 皇甫繼明 張瓊

### 張美

張美字玄圭，貝州清河人。少善書計，初爲左藏小吏，以強幹聞。三司薦奏，特補本庫專知，出爲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美必曲爲供給。周祖聞之怒，將譴責之，而恐傷世宗意，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候。

世宗即位，召爲樞密承旨。時宰相景範判三司，被疾，世宗命美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世宗征淮南，留美爲大內部署。一日，方假寐，忽覺心動，遽驚起行視宮城中。少頃，內醞署火起，既有備，即撲滅之。俄真授三司使。

四年，世宗再幸淮上，皆爲大內都點檢。北征，又爲大內都部署。師還，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美強力有心計，周知其利病，每有所條奏釐革，上多可之，常以幹敏稱。世宗連歲征討，糧餽不乏，深委賴焉。然以澶淵有所求假，頗薄之，美亦自愧。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傅。

宋初，加檢校太尉。初，李筠鎮上黨，募亡命，多爲不法，漸倔強難制。美度筠必叛，陰積粟於懷、孟

張美字玄圭，貝州清河人。年輕時善於文書會計，最初爲左藏小吏，因爲辦事幹練聞名。三司舉薦上報，破格補爲本庫專知，出朝爲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守澶淵，每次有需求領取，張美必定設法爲他供給。周祖聽到此事很惱怒，想要譴責他，又怕傷害世宗之心，調張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候。

世宗即位，召爲樞密承旨。當時宰相景範判三司，患病，世宗任命張美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世宗征伐淮南，留張美在京城任大內部署。一天，正在小睡，忽然覺得心動，急忙驚起在宮城中巡視。過了一會兒，內醞署起火，張美已經有所準備，立即撲滅。隨即實任三司使。

四年，世宗兩次到淮河地區，張美都擔任大內都點檢。征伐北方，又任大內都部署。班師，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美能力很强有心計，全面瞭解財政利弊，每次有所陳奏整頓改革，皇上大多許可，經常以幹練機敏聞名。世宗連年征戰，糧食從不缺乏，非常信賴他。然而因在澶淵有所求借，很輕視他，張美自己也很慚愧。恭帝繼承皇位，加官檢校太傅。

宋初，加官檢校太尉。起初，李筠鎮守上黨，招集亡命之徒，做了大量違法的事，逐漸變得倔強難以控制。張美估計李筠必定反叛，暗中

間。後筠果叛，太祖親討之，大軍十萬出太行，經費無闕，美有力焉。拜定國軍節度。縣官市木關中，同州歲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歲至數百萬，美獨不取。未幾，他郡有詣闕訴長吏受率分錢者，皆命償之。

乾德五年，移鎮滄州。太平興國初來朝，改左驍衛上將軍。美獻都城西河曲灣果園二、蔬圃六、亭舍六十餘區。八年，請老，以本官致仕。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八。淳化初，謚恭惠。子守瑛，至供備庫使。孫士宗，至內殿承制。士宗卒，士禹為崇班，士安至閤門祇候，士宣為禮賓副使。

### 郭守文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父暉，仕漢為護聖軍使，從周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居喪哀毀，周祖憐之，召隸帳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再遷東第二班副都知。

宋初，遷西頭供奉官。蜀平，選知簡州。時劍門外多寇，守文悉招來集附。從潘美征嶺南，會擒劉鋹，遣守文馳傳告捷，遷翰林副使。從曹彬等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下。時煜以拒命頗自歉，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遂安。改西京作坊使、領翰林司事。俄從党進破并寇於團柏谷。

太平興國初，秦州內附，蕃部騷動，命守文乘傳撫諭，西夏悅伏。三年，遷西上閤門使。是夏，汴水決于寧陵，發宋、亳丁壯四千五百塞之，命守文董其役。是冬，又與閤門副使王侁、西八作副使石全振護塞靈河縣黃河決口。

在懷、孟一帶屯積糧食。後來李筠果然叛亂，宋太祖親自討伐他，十萬大軍從太行山開出，經費沒有出現短缺，張美出了力。授定國軍節度使。縣官在關中購買木材，同州每年拿出緡錢數十萬借給百姓，官吏取十分之一，稱為率分錢，每年達到數百萬，惟獨張美不取。不久，其他州有到朝廷去控告官員接受率分錢的，都命令他們償還。

乾德五年，移鎮滄州。太平興國初年入京朝見，改為左驍衛上將軍。張美獻出都城西部河曲灣果園二處、菜園六處、亭舍六十餘座。八年，告老，以本官退休。雍熙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八歲。淳化初年，謚號恭惠。兒子張守瑛官至供備庫使。孫子張士宗，官至內殿承制。張士宗去世，張士禹為崇班，張士安官至閤門祇候，張士宣為禮賓副使。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父親郭暉，在後漢為官任護聖軍使，隨從周祖征伐河中，戰死。郭守文年十四歲，服喪哀傷過度，周祖憐憫他，召來隸屬部下。廣順初年，補為左班殿直，兩次提升任東第二班副都知。

宋初，升西頭供奉官。後蜀平定，升任簡州知州。當時劍門以外強盜很多，郭守文全部招安使其歸附。隨從潘美征伐嶺南，生擒劉鋹後，派遣郭守文乘驛馬飛馳告捷，升為翰林副使。跟隨曹彬等平定金陵，護送李煜來到朝廷。當時李煜因抗拒宋而心中非常不安，不想活着去見太祖。郭守文察覺此意，對李煜說：“國家僅求恢復疆土，得到太平，怎麼會因歸附晚而責罰呢？”李煜心中於是安定。改為西京作坊使、領翰林司事。隨即跟隨党進在團柏谷打敗并州敵寇。

太平興國初年，秦州歸附，蕃部騷動，命令郭守文乘驛車前去安撫，西夏心悅誠服。三年，升為西上閤門使。當年夏，汴水在寧陵決口，以宋州、亳州壯年男子四千五百堵塞，命令郭守文主持這項工程。當年冬，又與閤門副使王侁、西八作副使石全振統轄堵塞靈河縣黃河決口。

決河。

及征太原，守文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護行營馬步軍。會劉繼元降，其弟繼文據代州，依遼人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討平之。俄受詔護定州屯兵，大破遼人於滿城。以功遷東上閣門使、領澶州刺史。召還，擢拜內客省使。八年，滑州 房村 河決，發卒塞之，命守文董其役。遼人擾雄州，命守文率禁兵數萬人赴援，既至，遼人遁去。

雍熙二年，詔守文率兵屯三交，俄加領武州團練使。屬夏人擾攘，命守文帥師討之，破夏州 鹽城鎮 岌羅賦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俘獲牲畜萬計。又破咩 嵬族，殲焉。諸部落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鄙遂寧。三年春，大舉北伐，為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卒與遼人遇，為流矢所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軍中服其量。會大軍不利，坐違詔逗留退軍，左遷右屯衛大將軍。事具《曹彬傳》。

明年復舊職，裁三月，拜宣徽北院使。又與田欽祚并為北面排陣使，屯鎮州。端拱初，改南院使、鎮州路都部署。又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兼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使。是冬，遼騎南侵，大破之唐河。端拱二年十月，卒，年五十五。太宗悼惜之，贈侍中，謚忠武，追封譙王。遣中使護喪，歸葬京師。

守文沈厚有謀略，頗知書，每朝退，習書百行，出言溫雅，未嘗忤人意。先是，將臣戍邊者多致寇以邀戰功，河朔諸州殆無寧歲，既敗歧溝關，乃命守文以內職總兵鎮常山以經略之。

征伐太原時，郭守文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別統率行營馬步軍。逢劉繼元投降，其弟劉繼文占據代州，依靠遼的援兵不投降，派遣郭守文討伐平定他。不久奉詔統轄定州駐軍，在滿城大敗遼軍。因功升為東上閣門使、領澶州刺史。召回，提拔為內客省使。八年，滑州 房村 黃河決口，派出軍隊堵塞，命令郭守文管理這項工程。遼軍入侵雄州，命令郭守文率領禁軍數萬人前去救援，到達之後，遼軍逃走。

雍熙二年，詔令郭守文率軍駐兵三交，不久加官領武州團練使。接着西夏不斷騷擾，命令郭守文統軍討伐，打敗夏州 鹽城鎮 岌羅賦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俘獲牲畜數以萬計。又打敗咩 嵬族，消滅了他們。各部落畏懼，相繼前來投降，銀、麟、夏三州歸附的共一百二十五族、一萬六千餘戶，西部邊境於是平靜。三年春，大規模北伐，任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與遼軍突然相遇，被流箭射中，神色不變，督戰更急，軍中佩服他的勇氣。大軍失利，因違反詔令逗留退軍的罪名，降職右屯衛大將軍。事見本書《曹彬傳》。

第二年官復原職，纔三個月，授宣徽北院使。又與田欽祚共同擔任北面排陣使，屯兵鎮州。端拱初年，改為南院使、鎮州路都部署。又任北面行營都部署兼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使。當年冬，遼國騎兵南侵，郭守文在唐河大敗他們。端拱二年十月，去世，年五十五。太宗傷悼惋惜，贈官侍中，謚號忠武，追封譙王。派遣宦官治理喪事，運遺體回京城安葬。

郭守文沉穩敦厚有謀略，通曉書史，每次退朝，溫書一百行，談吐溫文爾雅，從未違逆別人的心意。在此之前，守衛邊疆的武將大都招敵以求取戰功，河朔各州幾乎沒有平靜的年月，在歧溝關失敗後，任命郭守文以內職總兵鎮守常山進行管理。

守文既喪月餘，中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死，軍士皆流涕。”帝問：“何以得此？”對曰：“守文得奉祿賜賚悉犒勞士卒，死之日，家無餘財。”帝嗟嘆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為真宗納其女為夫人，即章穆皇后也。

子崇德至太子中舍。崇信至西京左藏庫使、同知皇城司，贈福州觀察使。崇儼至崇儀使、全州刺史，贈潤州觀察使。諸司使無廢朝、贈官之例，崇信、崇儼咸以後兄故，特示優禮。崇德子承壽，至虞部員外郎。天禧五年，錄承壽子若水為太常寺奉禮郎，崇仁為解州團練使。

#### 尹崇珂

尹崇珂，秦州 天水人，後徙居大名。父延勛，歷磁、同、潞三州刺史。崇珂初事周世宗於藩邸，以謹厚稱。及即位，補東西班都知。從戰高平，有勞績，遷本班副點檢。從征淮南，遷都虞候，轉都指揮使，改殿前都指揮使。

宋初，出為淄州刺史。有善政，民詣闕請刻石頌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 李穆撰文賜之。討湖南，為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荆湘平，授朗州團練使。又與潘美、丁德裕克郴州。

乾德中，征嶺表，以崇珂為行營馬步軍副部署。克廣州，擒劉鋹，即日詔與潘美同知廣州兼市舶轉運等使，錄功遷保信軍節度。未幾，南漢開府樂範、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韶州賊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崇珂討之，太祖遣中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還治所。

六年，卒，年四十二。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以其子昭吉、弟崇珪並為西京作坊使，昭吉領

郭守文去世後一個多月，宦官從北部邊境回來說：“郭守文去世，軍中士兵全部流淚。”皇帝問：“為什麼這樣？”回答說：“郭守文得到俸祿賞賜全部犒勞士卒，去世之時，家中沒有剩餘的錢財。”皇帝感嘆很久，賜給他家錢五百萬，為真宗娶他的女兒為夫人，就是章穆皇后。

兒子郭崇德官至太子中舍。郭崇信官至西京左藏庫使、同知皇城司，贈官福州觀察使。郭崇儼官至崇儀使、全州刺史，贈官潤州觀察使。各司使沒有停止上朝、贈官的慣例，郭崇信、郭崇儼都因為是皇后兄長，特別給予優待。郭崇德之子郭承壽，官至虞部員外郎。天禧五年，錄用郭承壽之子郭若水為太常寺奉禮郎，郭崇仁為解州團練使。

尹崇珂，秦州 天水人，後來遷居大名。父親尹延勛，歷任磁、同、潞三州刺史。尹崇珂最初在王府事奉周世宗，以嚴謹淳厚著稱。周世宗即位後，補為東西班都知。隨從在高平作戰，有功績，升為本班副點檢。隨從征伐淮南，升為都虞候，轉任都指揮使，改為殿前都指揮使。

宋初，出朝為淄州刺史。有政績，百姓到朝廷去請求刻碑贊頌他的功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 李穆撰寫文章賞賜他。討伐湖南，為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荆湘平定，授朗州團練使。又與潘美、丁德裕攻克郴州。

乾德年間，征伐嶺表，任命尹崇珂為行營馬步軍副部署。攻克廣州，生擒劉鋹，當天下詔與潘美同時為廣州知州兼市舶轉運等使，記功升保信軍節度使。不久，南漢開府樂範、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韶州賊軍統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占據五州之地叛亂。尹崇珂討伐他們，太祖派遣宦官李神祐督戰，幾個月後，完全平定亂黨，返回官署。

六年，去世，年四十二。贈官侍中。派遣宦官治理他的喪事，返回洛陽安葬。授其子尹昭吉、弟尹崇珪同為西京作坊使，尹昭吉領會州刺

會州刺史，崇珪領歙州刺史。

初，太宗在周朝娶崇珂妹，追謚淑德皇后。昭吉至洛苑使。次子昭輯，至供奉官、閤門祇候。

### 劉廷讓

劉廷讓字光義，其先涿州范陽人。曾祖仁恭，唐盧龍軍節度。祖守文，襲滄州盧彥威，遂據其城，昭宗授以節鉞。後其弟守光囚父仁恭，守文舉兵討之，軍敗，為守光所殺。廷讓與其父延進避難南奔。少有膂力，周祖鎮鄴，以隸帳下。廣順初，補內殿直押班，累遷龍捷都校。從世宗征淮南，以功領雷州刺史。再遷涪州團練使、領鐵騎右廂。

宋初，轉江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從征李筠，為行營先鋒使。建隆二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乾德二年春，詔領兵赴潞州，以備并寇。冬，興師伐蜀，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入其境，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獲蜀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獲水軍三千人，因度南岸，斬三千餘級。

初，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炮具。廷讓等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溯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棹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其橋，復牽舟而上，破州城，守將高彥儔自焚，悉如太祖計。遂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

明年正月，次遂州，州將陳愈率

史，尹崇珪領歙州刺史。

當初，太宗在周朝娶崇珂的妹妹，追謚淑德皇后。尹昭吉官至洛苑使。次子尹昭輯，官至供奉官、閤門祇候。

劉廷讓字光義，祖先是涿州范陽人。曾祖劉仁恭，唐盧龍軍節度使。祖父劉守文，襲擊滄州盧彥威，於是占據了這座城，昭宗授給他符節和斧鉞以加重權力。後來其弟劉守光囚禁父親劉仁恭，劉守文發兵討伐他，兵敗，被劉守光所殺。劉廷讓與其父劉延進避難南逃。年輕時有體力，周祖鎮守鄴，把他隸屬在部下。廣順初年，補為內殿直押班，逐漸提升為龍捷都校。隨從世宗征伐淮南，因功領雷州刺史。再升涪州團練使、領鐵騎右廂。

宋初，轉為江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隨從征伐李筠，為行營先鋒使。建隆二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乾德二年春，詔令率領軍隊奔赴潞州，以防備并州敵寇。冬，發兵征伐後蜀，任西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領禁軍步兵騎兵一萬人、各州兵一萬人，從歸州進軍討伐。進入對方境內，連續攻破松木、三會、巫山等營寨，擒獲蜀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俘虜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一千二百人，奪得戰艦二百餘艘。又俘獲水軍三千人，乘勢渡過南岸，斬首三千餘級。

起初，夔州有浮橋封鎖長江，上面設置三道柵欄，兩岸排列炮具。劉廷讓等即將出行，太祖拿地圖給他看，指着長江封鎖說：“我軍到了這裏，逆流而上，千萬不要先以水師作戰，應當先以步兵騎兵由陸路前進，出其不意攻打，等到他們氣勢減退，就用戰船夾攻，奪取是必然的。”軍隊到達，距長江封鎖三十里，下船從陸路前進，首先奪得這座橋，又牽船而上，攻克州城，守將高彥儔自焚，全部按照太祖的計謀。於是進軍攻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州縣全部攻下。

第二年正月，到達遂州，州中將領陳愈率領

吏民來降。盡出府庫金帛以給將士。初出師也，太祖命之曰：“所得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唯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蜀平，王全斌等皆坐縱部下掠奪子女玉帛及納賄賂左降，惟廷讓秋毫無犯。及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寇盜蜂起。廷讓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領鎮安軍節度，從征太原。開寶六年，出為鎮寧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入為右驍衛上將軍。

雍熙三年，曹彬敗於歧溝關，諸將失律，多坐黜免。既而契丹擾邊，時議遣將，無愜上意者。時廷讓與宋偓、張永德并罷節鎮在環列，帝欲令擊契丹自效，乃遣分守邊郡，以廷讓知雄州，又徙瀛州兵馬都部署。是冬，契丹數萬騎來侵，廷讓與戰君子館。時天大寒，兵士弓弩皆不能發，契丹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殿，緩急為援。至是，繼隆退保樂壽，廷讓一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數騎獲免。先鋒將賀令圖、楊重進皆陷於契丹。自是河朔戍兵無鬥志，又科鄉民為兵以守城，皆未習戰鬥。契丹遂長驅而入，陷深、祁、德數州，殺官吏，俘士民，所在輦金帛而去。博、魏之北，民尤苦焉。太宗聞之，下哀痛之詔。

初，廷讓詣闕待罪，太宗知為李繼隆所誤，不之責。四年，復命代張永德知雄州兼兵馬部署。是秋以疾聞，帝遣內醫診視，因上言求歸京師，不俟報，乃離屯所。帝怒，下御史按問，獄具。下詔曰：“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朕以其宿舊，荐董軍政，擢自環尹，付之成師，俾控邊關，式防寇鈔，而乃以病為解，不俟

官吏百姓歸降。全部拿出官庫中的金帛來供應將士。剛發兵時，太祖命令他說：“奪得了州縣，應當拿出全部官庫財物，為我賞賜戰士，國家所取的祇是疆土。”因此人們都捨命報效，所到之處都取得成功。後蜀平定，王全斌等都因放任部下掠奪子女財物及收受賄賂定罪降職，惟獨劉廷讓秋毫無犯。全師雄等人叛亂，各州縣與之呼應，賊寇紛紛起事。劉廷讓又與曹彬打敗他們，因功改為領鎮安軍節度使，隨從征伐太原。開寶六年，出朝為鎮寧軍節度使。太平興國二年，入朝為右驍衛上將軍。

雍熙三年，曹彬在歧溝關戰敗，諸將失利，多數貶黜罷免。接着契丹侵擾邊境，當時商議派遣將領，沒有能讓皇上滿意的。那時劉廷讓與宋偓、張永德都免去節度使在禁軍任職，皇帝想要讓他們攻打契丹來贖罪，就派遣他們分頭守衛邊境州縣，任命劉廷讓為雄州知州，又調任瀛州兵馬都部署。當年冬，契丹數萬騎兵前來侵犯，劉廷讓與他們在君子館交戰。當時天氣嚴寒，士兵的弓弩都不能拉滿，契丹軍隊把劉廷讓層層包圍。劉廷讓先分出精兵隸屬李繼隆作為後殿，有緊急情況進行援救。這時，李繼隆退兵保守樂壽，劉廷讓全軍覆沒，戰死的有數萬人，劉廷讓僅率領幾個騎兵得以免死。先鋒將賀令圖、楊重進都被俘入契丹。從此河朔守軍毫無鬥志，又徵用百姓作為士兵來守城，都沒有練習過戰陣。契丹於是長驅直入，攻占深、祁、德等數州，殺掉官吏，俘虜官民，所到之處把金帛用車子運走。博、魏以北，百姓尤其困苦。太宗聽到這些，發下哀痛詔。

起初，劉廷讓來到朝廷等待處罰，太宗知道是被李繼隆所耽誤，沒有責罰他。四年，又任命他接替張永德為雄州知州兼兵馬部署。當年秋上報患病，皇帝派遣宮廷醫官診治，因而上言請求返回京城，不等答覆，就離開駐地。皇帝發怒，交給御史審問，定案下獄。下詔說：“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我因為他是老臣，多次管理軍政，從禁衛官提拔，交付給他一方軍隊，讓他控制邊關，防禦侵犯掠奪。竟然因病解職，不等答覆命



報命，委棄戎重，假裝上道。矧萬旅所集，實制於中權，列燧相望，或虞於外侮。事機一失，咎責安歸。有司議刑，當在不赦。錄其素效，特從寬典，可削奪在身官爵，配隸商州。”又黜其子如京使永德爲濠州團練副使，崇儀副使永和爲唐州刺史。廷讓既黜，怏怏不食，行至華州卒，年五十九。帝錄其舊勳，贈太師。

子永德至內殿崇班，永恭至西京作坊副使，永和爲內殿承制，永錫至崇班，永保、永昌、永規并至閤門祇候，永崇爲崇班，永寧及孫允忠并爲閤門祇候。

### 袁繼忠

袁繼忠，其先振武人，後徙并州。父進，仕周爲階州防禦使。繼忠以父任補右班殿直。

太祖平澤潞，討并汾，悉預攻戰。乾德中征蜀，隸大將劉廷讓麾下。既克蜀，知雲安軍，歷嘉、蜀二州監軍。開寶中伐廣南，爲先鋒壕寨。廣南平，以功遷供奉官，護隰州白壁關屯兵。時河東拒命，繼忠累入其境，破三寨，擒將校二人，得生口、馬牛羊、鎧仗逾萬計。近戍主將懼無功受譴，以誠告繼忠，繼忠以所獲分與之，遂與都巡檢郭進略地忻代州，改天平軍巡檢。

太宗即位，以爲閤門祇候，令擊梅山洞賊，破之。又巡遏邊部於唐龍鎮。太宗征太原，繼忠預破鷹揚軍，先登陷陣。契丹入代境，繼忠率兵擊走之。以功遷通事舍人，護高陽關屯兵。與崔彥進破契丹長城口，殺獲數萬衆，璽書褒美。時有勸繼忠自論其功者，繼忠不答。會趙保忠來朝獻其地，綏州刺史李克憲偃蹇不奉詔，遣繼忠諭旨，竟率克憲入朝。遷西上

令，丟棄軍事重任，整裝上路。況且萬軍所集，實際由朝廷中樞所控制，烽火相望，是爲了抵禦外來侵侮。時機一旦失去，罪責應歸於誰。有關部門議定刑罰，應當是處死。記錄他平日的貢獻，特別從輕處理，可以削奪本身官爵，發配商州。”又貶降其子如京使劉永德爲濠州團練副使，崇儀副使劉永和爲唐州刺史。劉廷讓被貶黜後，心中不快不肯吃飯，走到華州去世，年五十九。皇帝追錄他往日的功勳，贈官太師。

兒子劉永德官至內殿崇班，劉永恭官至西京作坊副使，劉永和爲內殿承制，劉永錫官至崇班，劉永保、劉永昌、劉永規都官至閤門祇候，劉永崇爲崇班，劉永寧及孫子劉允忠都爲閤門祇候。

袁繼忠，祖先是振武人，後來遷移到并州。父親袁進，在後周爲官任階州防禦使。袁繼忠因父恩蔭補爲右班殿直。

太祖平定澤潞，討伐并汾，袁繼忠全都參加攻戰。乾德年間征伐後蜀，隸屬大將劉廷讓麾下。攻克後蜀以後，任雲安軍知軍，歷任嘉、蜀二州監軍。開寶年間討伐廣南，爲先鋒壕寨。廣南平定，因功升爲供奉官，統轄隰州白壁關駐軍。當時河東不歸降，袁繼忠多次進入對方境內，攻破三座營寨，擒獲將校二人，得到俘虜、馬牛羊、鎧甲武器數以萬計。鄰近的戍所主將害怕沒有戰功受到貶謫，把實情告訴袁繼忠，袁繼忠把所得的分給他們，就與都巡檢郭進奪取忻州、代州，改爲天平軍巡檢。

太宗即位，授爲閤門祇候，命令進攻梅山洞賊人，打敗他們。又在唐龍鎮巡察邊疆部落。太宗征伐太原，袁繼忠參戰打敗鷹揚軍，首先攻破敵陣。契丹進入代州境內，袁繼忠率軍趕走他們。因功升爲通事舍人，統轄高陽關屯兵。與崔彥進在長城口打敗契丹，殺死俘虜數萬人，下詔褒獎。當時有人勸袁繼忠自己陳述功勳，袁繼忠沒有答應。趙保忠前來朝見獻出土地，綏州刺史李克憲傲慢不奉詔命，派遣袁繼忠傳旨，終於帶着李克憲入京朝見。升爲西上閤門副使。下詔與

閭門副使。詔與田仁朗率兵定河西諸州，大破西人於葭蘆川，遷引進副使，護定州屯兵。

雍熙二年，遷西上閭門使。三年，大將田重進征契丹，命繼忠爲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監。領師取飛狐，下靈丘，平蔚州，擒其帥大鵬翼以獻，事見《重進傳》。師還，繼忠爲後殿，行列甚整。至定州，重進欲斬降卒後期至者，繼忠諭以殺降不祥，皆赦免之。遷判四方館事、領播州刺史，護屯兵如故。大將李繼隆以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取隸麾下，留其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守城，萬一敵至，城中誰與捍者？”繼隆不從。既而契丹入寇，城陷，卒妻子皆爲所俘。繼隆疑此卒怨己，欲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從之，衆皆感悅。繼忠因自請以隸麾下。

會契丹騎大至，駐唐河北，諸將欲堅壁待之。繼忠曰：“今強敵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他郡，雖欲謀自安之計，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寇矣！”辭氣慷慨，衆壯之。靜塞軍摧鋒先入，契丹兵大潰。太宗聞之，降璽書獎諭，賜予甚厚。淳化初，遷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三年，被病，召赴闕，卒，年五十五。

繼忠長厚忠謹，士大夫多與游，前後賜賚巨萬計，悉以犒賞士卒。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搢紳稱之。子用成，雍熙初登進士第，至太常博士。

#### 崔彥進

崔彥進，大名人。純質有膽略，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祖帳下。

田仁朗率軍平定河西諸州，在葭蘆川大敗西人，升爲引進副使，統率定州屯兵。

雍熙二年，升爲西上閭門使。三年，大將田重進征伐契丹，任命袁繼忠爲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監。率領軍隊奪取飛狐，攻克靈丘，平定蔚州，擒獲對方統帥大鵬翼進獻，事見本書《田重進傳》。班師，袁繼忠任殿後，行列非常整齊。到定州，田重進想要殺死後期到達的降卒，袁繼忠告訴他殺投降的人不祥，全部營救使他們免死。升爲判四方館事、領播州刺史，照舊統轄屯兵。大將李繼隆因爲易州靜塞騎兵尤其勇猛果敢，取來隸屬在麾下，把他們的妻子兒女留在城中。袁繼忠向李繼隆進言說：“這是精銳部隊，專用於守城，萬一敵人到來，城中誰來抗禦？”李繼隆不聽從。接着契丹入侵，城池陷落，上兵的妻子兒女都被俘虜。李繼隆害怕這些士兵怨恨自己，想要分別附屬各軍。袁繼忠說：“不能，可以奏請提升軍額，優厚地給與糧餉，讓他們盡節就可以了。”聽從了他，人們都感動喜悅。袁繼忠因而自行請求隸屬在麾下。

逢契丹騎兵大規模到達，駐兵唐河北岸，諸將想要堅守待敵。袁繼忠說：“現在強敵就在附近，城中有重兵不能消滅敵人，讓他們長驅直入，侵掠其他州縣，即使想求自身平安之計，怎能起到退敵的作用呢？我將身先士卒，死在敵人手裏！”語氣慷慨，衆人感到豪壯。靜塞軍挫敗敵軍鋒銳首先進攻，契丹兵大敗。太宗聽到此事，發下用印章封記的文書宣布獎勵，賞賜非常豐厚。淳化初年，升爲引進使，統轄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三年，患病，召赴京城，去世，年五十五。

袁繼忠篤厚忠謹，士大夫多與他交往，前後賞賜數以萬計，全都用來犒賞士卒。身死之時，家中沒有多餘財物，士大夫們稱贊他。兒子袁用成，雍熙初年進士及第，官至太常博士。

崔彥進，大名人。純正質樸有膽略，善於騎射。後漢乾祐年間，隸屬周祖帳下。廣順初年，

廣順初，補衛士。世宗鎮澶淵，令領禁兵以從。顯德初，為控鶴指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遷散員都虞候。從平瓦橋關，改東西班指揮使、領昭州刺史。

宋初，改控鶴右廂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征李筠，為先鋒部署，以功遷常州防禦使。從平李重進，改虎捷右廂。建隆二年，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大舉伐蜀，為鳳州路行營前軍副都部署。蜀平，坐縱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諸不法事，左遷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節度。

太平興國二年，移鎮河陽。四年正月，遣將征太原，分命攻城，以彥進與鄆州防禦使尹勳攻其東，彰德軍節度李漢瓊、冀州刺史牛思進攻其南，桂州觀察使曹翰、翰林使杜彥圭攻其西，彰信軍節度劉遇、光州刺史史珪攻其北。彥進督戰甚急，太祖嘉之。晉陽平，從征幽州，又與內供奉官江守鈞率兵攻城之西北。及班師，詔彥進與西上閤門副使薛繼興、閤門祇候李守斌領兵屯關南，以功加檢校太尉。是秋，契丹侵遂城，彥進與劉廷翰、崔翰等擊破之，斬首萬級。五年，車駕北巡，以彥進為關南都部署，敗契丹於唐興口。

雍熙三年正月，命將北伐，分兵三路，詔彥進為幽州道行營馬步軍水陸副都部署，與曹彬、米信出雄州。大軍失利，彥進坐違彬節制，別道回軍，為敵所敗，召還，貶右武衛上將軍，事具《彬傳》。四年春，授保靜軍節度。端拱元年，被病，召歸闕，卒，年六十七。贈侍中。

彥進頗立戰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沒後，諸子爭家財，有司

補為衛士。世宗鎮守澶淵，命令率領禁軍隨從。顯德初年，任控鶴指揮使。隨從征伐淮南，因功升散員都虞候。隨從平定瓦橋關，改任東西班指揮使、領昭州刺史。

宋初，改任控鶴右廂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征伐李筠，為先鋒部署，因功升為常州防禦使。隨從平定李重進，改任虎捷右廂。建隆二年，升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大規模征伐後蜀，為鳳州路行營前軍副都部署。後蜀平定，因放任部下掠奪玉帛、子女及各種不法行為定罪，降為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太祖郊祀西洛，崔彥進前來朝見，授彰信軍節度使。

太平興國二年，移鎮河陽。四年正月，派遣將領征伐太原，分別授命攻城，由崔彥進與鄆州防禦使尹勳進攻城東，彰德軍節度使李漢瓊、冀州刺史牛思進攻打城南，桂州觀察使曹翰、翰林使杜彥圭攻打城西，彰信軍節度使劉遇、光州刺史史珪攻打城北。崔彥進督戰嚴急，太祖嘉獎他。晉陽平定，隨從征伐幽州，又與內供奉官江守鈞率軍攻打城西北。班師，詔令崔彥進與西上閤門副使薛繼興、閤門祇候李守斌率領軍隊駐扎關南，因功加檢校太尉。當年秋，契丹侵犯遂城，彥進與劉廷翰、崔翰等打敗他們，斬首一萬級。五年，皇帝巡視北方，任命崔彥進為關南都部署，在唐興口打敗契丹。

雍熙三年正月，派遣將領北伐，把兵力分成三路，詔令彥進任幽州道行營馬步軍水陸副都部署，與曹彬、米信從雄州出兵。大軍失利，崔彥進因違背曹彬指揮，從其他道路撤軍，為敵軍打敗定罪，召回，貶右武衛上將軍，事載本書《曹彬傳》。四年春，授保靜軍節度使。端拱元年，患病，召回朝廷，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贈官侍中。

崔彥進多次建立戰功，然而喜好聚斂財物，所到之處治理不好。去世後，諸子爭奪家財，主

攝治。太宗召見，爲決之，謂左右曰：“此細務，朕不宜親臨，但以彥進嘗任節制，不欲令其子辱於父耳。”

子懷遵至內殿崇班，懷清至崇儀副使。懷遵子上賢，娶鎮王女崇安縣主。懷清子從湜，娶岐王女永壽縣主，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後坐事除名。

### 張廷翰

張廷翰，澤州陵川人。初爲漢祖親校。漢祖入汴，補內殿直，遷東西班軍使。周初，改護聖指揮使。從世宗平淮甸，以功遷鐵騎右第二軍都虞候。顯德末，改殿前散都頭都虞候。

宋初，權爲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從平揚州，又以功遷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未幾，轉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春州團練使。乾德中，興師伐蜀，以廷翰爲歸州路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隨劉廷讓由歸州路進討。師次夔州，廷讓頓兵白帝廟西，俄而夔州監軍武守謙率所部來拒戰，廷翰引兵逆擊，敗之於豬頭鋪，乘勝拔其城。蜀平，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彰國軍節度。開寶二年，寢疾，太祖親臨問，未幾卒，年五十三。贈侍中。

### 皇甫繼明

皇甫繼明，冀州蓨人。父濟，汾川令。繼明身長七尺，善騎射，以膂力聞郡中。刺史張廷翰以隸左右，薦於太祖，補殿前指揮使，歷左右番押班都知。

太宗即位，累遷至捧日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太平興國七年，坐秦王廷美事，出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召入爲馬步軍副都

管官吏進行處理。太宗召見，爲他們斷決，對身邊的人說：“這是小事，我不應當親自處理，但因崔彥進曾是節度使，不想讓他的兒子玷辱了父親而已。”

兒子崔懷遵官至內殿崇班，崔懷清官至崇儀副使。崔懷遵的兒子崔上賢，娶鎮王的女兒崇安縣主。崔懷清的兒子崔從湜，娶岐王的女兒永壽縣主，任西京左藏庫副使，後因事判罪削職爲民。

張廷翰，澤州陵川人。起初爲漢祖親兵軍校。漢祖進入汴州，補爲內殿直，升東西班軍使。後周初，改護聖指揮使。隨從世宗平定淮甸，因功升爲鐵騎右第二軍都虞候。顯德末年，改任殿前散都頭都虞候。

宋初，權任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開州刺史。隨從平定揚州，又因功升爲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不久，轉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春州團練使。乾德年間，興師伐後蜀，任命張廷翰爲歸州路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跟隨劉廷讓從歸州路進軍討伐。軍隊駐於夔州，劉廷讓把軍隊排列在白帝廟西側，不久夔州監軍武守謙率領所轄軍隊前來抵禦，張廷翰率軍迎擊，在豬頭鋪打敗他們，乘勝奪取此城。後蜀平定，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彰國軍節度使。開寶二年，卧病，宋太祖親自前去問候，不久去世，年五十三。贈官侍中。

皇甫繼明，冀州蓨人。父親皇甫濟，汾川縣令。皇甫繼明身高七尺，善於騎射，以體力聞名州中。刺史張廷翰把他隸屬在左右，推薦給太祖，補爲殿前指揮使，歷任左右番押班都知。

太宗即位，逐步提升到捧日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太平興國七年，因秦王廷美之事定罪，出朝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召入朝廷任馬步軍副都軍頭。四年，重新擔任捧日

軍頭。四年，復爲捧日右廂第三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田重進北征，繼明爲前鋒，以功加馬步軍都軍頭。端拱二年，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羅州防禦使。即日命副高瓊爲并代部署。淳化二年，又副范廷召爲平虜橋寨兵馬都部署，改高陽關部署。

至道元年，改領洋州觀察使，充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繼明謹愿，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懼之。二年，受詔護送輜重赴靈州，繼明已先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援，適被病，裨將白守榮謂繼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失期會，守榮當率兵先往。”繼明宿將，慮守榮等輕佻，與戎人接戰，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矍鑠被甲上馬，強行至清遠軍，卒，年六十三，詔贈彰武軍節度。遷其子懷信爲供奉官。

### 張瓊

張瓊，大名館陶人。世爲牙中軍。瓊少有勇力，善射，隸太祖帳下。周顯德中，太祖從世宗南征，擊十八里灘寨，爲戰艦所圍，一人甲盾鼓噪而前，衆莫敢當，太祖命瓊射之，一發而踣，淮人遂却。

及攻壽春，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遽發，矢大如椽，瓊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瓊股，死而復蘇。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及即位，擢典禁軍，累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愛州刺史。數日，太宗自殿前都虞候尹開封。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代爲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

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

右廂第三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田重進北征，皇甫繼明任先鋒，因功加官馬步軍都軍頭。端拱二年，轉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羅州防禦使。當天任命他爲高瓊副職任并代部署。淳化二年，又爲范廷召副職任平虜橋寨兵馬都部署，改爲高陽關部署。

至道元年，改爲領洋州觀察使，充任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皇甫繼明謹慎老實，治理部下嚴肅，士卒非常害怕他。二年，接受詔命護送輜重到靈州去，皇甫繼明已預先約定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接援助，適逢患病，裨將白守榮對皇甫繼明說：“你病得很重，不能出行，如果怕耽誤約定會期，我應當率軍首先前往。”皇甫繼明是老將，擔心白守榮等不穩重，與戎人接戰，因而對他說：“我的病好些了。”於是振作精神披甲上馬，勉強走到清遠軍，去世，享年六十三歲，下詔贈官彰武軍節度使。提升其子皇甫懷信爲供奉官。

張瓊，大名館陶人。世代爲牙中軍。張瓊年輕時勇猛有力，善於射箭，隸屬太祖部下。後周顯德年間，太祖隨從世宗南征，攻打十八里灘營寨，被戰艦所包圍，有一個人披甲持盾吶喊向前，人們不敢抵擋，太祖命令張瓊射他，一箭倒下，淮人於是後退。

進攻壽春時，太祖乘坐皮船進入護城濠。城上的車弩急速發射，箭矢像椽木那樣大，張瓊急忙用身體遮住太祖，箭射中張瓊的大腿，暈倒又蘇醒過來。箭鏃射進髀骨，非常牢固無法拔下。張瓊要來一杯酒飲乾，打破骨頭拔出，血流出數升，神色自如。太祖贊揚他。宋太祖即位後，提拔他掌管禁軍，逐步提升爲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愛州刺史。幾天後，太宗自殿前都虞候任開封尹。太祖說：“殿前衛士如狼似虎的不下一萬人，非張瓊不能統轄指揮。”就任命張瓊接替任都虞候，升爲嘉州防禦使。

張瓊性情暴烈沒有計謀，經常欺壓人。當時

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爲巫媼。二人銜之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禁軍皆懼；又誣毀太宗爲殿前都虞候時事。建隆四年秋，郊裡制下，方欲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撻亂下，氣垂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鞠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具，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以其子尚幼，乃擢其兄進爲龍捷副指揮使。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斤斤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嶠廓清之勞，至於瘁事。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足嘉尚。張廷翰西征，未睹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敦《詩》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勛舊蒙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臧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史珪、石漢卿正在掌權，張瓊欺侮他們，把他們看作是巫婆。二人對他切齒痛恨，告發張瓊擅自騎坐官馬，收納李筠的僕從，蓄養部屬一百餘人，肆意作威作福，禁軍都很畏懼；又捏造誹謗太宗任殿前都虞候時的事。建隆四年秋，郊祀的制文下達，正要整頓京城秩序，於是召見審訊張瓊。張瓊不認罪，太祖發怒，下令擊打他。石漢卿就舉起鐵撻亂打，即將斷氣，拉出，就交給御史審訊。張瓊知道不能免禍，走到明德門，解下所繫腰帶留給母親。定案入獄，在城西井亭賜死。太祖很快聽說他家中没有多餘財產，僅有三名奴僕，非常後悔。因而責備石漢卿說：“你說張瓊有僕從一百人，現在在哪裏？”石漢卿說：“張瓊所養的人以一敵百。”太祖於是優厚撫恤他家。因爲他的兒子還年幼，就提拔他的兄長張進爲龍捷副指揮使。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伐後蜀，貪財殺降，以致蜀人叛亂，惟有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明與否由此可以辨別。尹崇珂明察謹慎淳厚，臨淄攻守的功績，嶺嶠肅清的勛勞，直到死而後已。皇甫繼明拖病率軍出行，純樸忠誠勇敢有氣節，都值得贊美。張廷翰西征，沒有大功。張美雖有幹練機敏的名聲，然而起初有讓自己愧疚的行爲。郭守文通《詩》讀《禮》，輕財好施，小心保衛疆界，士卒樂於爲他所利用，最終作爲有功勛的老臣受到眷顧，與皇室聯姻。宋初諸將，概括他們的結局而論，善惡得失的不相同，怎麼如此鮮明。

# 宋史卷二百六十

## 列傳第十九

曹翰 楊信 (弟) 嗣贊 党進 李漢瓊  
劉遇 李懷忠 米信 田重進 劉廷翰 崔翰

### 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不爲鄉里所譽。乾祐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鎮澶淵，署爲牙校，入尹開封，留翰在鎮。會太祖寢疾，翰不俟召，歸見世宗，密謂曰：“主上不豫，王爲冢嗣，不待醫藥而決事於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侍，以府事屬翰總決。

及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參豫謀畫。尋遷樞密承旨，護塞決河。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爲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爲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因不之罪。從征瓦橋關，會班師，留知雄州。世宗大漸，諭范質等以王著爲相，翰爲宣徽使。質以著嗜酒，翰飾詐而專，并寢之。改德州刺史。

宋初，從征澤潞，還改濟州刺史。乾德二年，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

曹翰，大名人。年輕時爲本州小吏，喜歡意氣用事欺凌他人，不被鄉里稱譽。乾祐初年，周太祖鎮守鄴，與他交談覺得與衆不同，把他隸屬在世宗部下。世宗鎮守澶淵，用爲牙校，入京任開封尹時，把曹翰留在藩鎮。適逢太祖卧病，曹翰不等召見，回京去見世宗，偷偷對他說：“皇上患病，大王是皇太子，不侍奉醫治服藥而在外廷處理事務，會失去民望。”世宗醒悟，當即入宮侍奉，把府中事務委托曹翰決斷處理。

世宗即位，補爲供奉官，隨從征伐高平，參預謀劃。稍後遷任爲樞密承旨，統轄堵塞黃河決口。世宗征伐淮南，把數千套鎧甲留在正陽，接着得到降兵八百，押送回京城。當時曹翰恰好從京城前來面見，經過正陽十里左右遇到他們，擔心劫掠武器進行叛亂，假托命令殺掉了他們。面見世宗時，說明此事，世宗很不高興。曹翰說：“賊軍因爲被困而歸附我們，不是心服，所得武器鎧甲，全在正陽，如果被他們劫走，是又出現了一個淮南啊。”因此沒有責怪他。隨從征伐瓦橋關，適逢班師，留爲雄州知州。世宗去世時，告訴范質等人任命王著爲宰相，曹翰爲宣徽使。范質因爲王著酷愛飲酒，曹翰虛僞狡詐而且專橫，都扣住不發。改任德州刺史。

宋初，隨從征伐澤潞，回朝改任濟州刺史。乾德二年，太祖親征後蜀，調任均州刺史，山谷幽深險峻，曹翰命令鑿山通路，人馬得以通

旋以濟；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由夔、萬入會王全斌軍，成都以平。時全師雄擁衆十萬餘據郫縣叛，謀窺成都，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以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諜知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劍南遂平。師還，遷蔡州團練使。

開寶二年，從征太原，復爲行營都壕寨使。既班師，會河決澶州，令翰董其役，翰出銀器助役，沉所乘白馬以祭；復決陽武，再護役，皆有成績。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改行營先鋒使，進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錄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

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爲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翰攻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

行；下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從石門直接趕赴歸州，糧餉運輸毫不缺乏，從夔州、萬州入川會合王全斌的軍隊，成都得以平定。當時全師雄擁有十萬餘人馬占據郫縣叛亂，謀取成都，曹翰率軍會同劉光毅、曹彬等討伐平定了他們。不久，軍校呂翰殺死武懷節，占據嘉州反叛，曹翰及諸將奪取了這座城。偵察得知賊軍約定三更再次來進攻，曹翰告訴更夫讓他延緩打更時間，接近早晨還是二更，賊軍沒有聚集就潰散，因而打敗了他們，劍南於是平定。班師，升爲蔡州團練使。

開寶二年，隨從征伐太原，又爲行營都壕寨使。班師後，黃河在澶州決口，命令曹翰管理堵決，曹翰拿出銀器資助工役，把所騎白馬沉入河中祭祀；又在陽武決口，再次堵決，都有成績。即將征伐江南，命令曹翰率軍首先奔赴荆南，改任行營先鋒使，進軍攻克池州。金陵平定，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抵抗。曹翰率軍攻打，經五個月攻陷，屠殺全城百姓，殺掉士兵八百。掠奪金帛以億萬計，假稱想要把廬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百尊運到京城，因而調集大艦百艘，裝載所得財物返回。因功勞升爲桂州觀察使、判潁州。

太平興國四年，隨從征伐太原，爲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使分兵攻城，曹翰攻打東北面，而劉遇攻打西北，與劉繼元相近，城牆尤其險峻堅固，劉遇想要與曹翰交換攻城位置，曹翰說：“觀察使班次低下，應當在東北。”劉遇執意要與他交換，多日不能決定。皇上擔心諸將不和，派人告訴曹翰說：“你智勇無雙，西北面除了你無人能够承擔。”曹翰這纔奉詔，建土山俯瞰城中，數日完成，劉繼元非常害怕。軍中缺水，城西十餘里山谷中有娘子廟，曹翰前去祈禱，開渠得水，人馬得以有水。又隨從征伐幽州，率領所轄軍隊進攻城東南角，士兵挖土得到螃蟹進獻。曹翰對諸將說：“蟹是水生之物却在陸地居處，是失其所居。而且多腳，是對方的援軍即將到達，不能攻取的徵兆。況且蟹是解，難道是班師嗎？”不久果然應驗。



已而果驗。

五年，從幸大名，拜威塞軍節度，仍判潁州，復命爲幽州行營都部署。詔督役開南河，自雄達莫，以通漕運，議築大堤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於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爲斥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烟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濟用，訖事歸鎮。

翰在郡歲久，征斂苛酷，政因以弛。上以其有功，每優容之。會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鞠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四年，召入爲左千牛衛上將軍，賜錢五百萬，白銀五千兩。淳化三年，卒，年六十九，贈太尉。上命遷其四子守謙、守能、守節、守貴官，其六子守讓、守贊、守澄、守恩、守英、守吉皆補殿直。

翰陰狡多智數，好夸誕，貪冒貨賂，飲酒至數斗不亂。每奏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嘗作《退將詩》曰：“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爲家貧賣寶刀。”翰直禁日，因語及之。上憫其意，故有銀錢之賜。咸平元年，賜謚武毅。

### 楊信

楊信，瀛州人。初名義。顯德中，隸太祖麾下爲裨校。宋初，權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建隆二年，領賀州刺史。改鐵騎、控鶴都指揮使，遷殿前都虞候，領漢州防禦使。乾德初，親郊，爲儀仗都部署。四年，信病喑，上幸其第，賜錢二百萬。五年，改靜江軍節度。開寶二年，散指

五年，隨從皇上去大名，授威塞軍節度使，依舊判潁州，又任命爲幽州行營都部署。詔令監督開挖南河，從雄州到莫州，以通漕運，商議建大堤來保護。曹翰派遣民夫數萬，在漢境內砍伐大樹，派遣騎兵五人，授給五色旗幟去偵察，前方遇到丘陵、水澤、賊寇、烟火，就各自舉起他的旗幟作爲信號，又在邊境上建烽火臺，敵軍疑慮不敢接近關塞，得到大樹數萬根補充使用，工程結束返回軍鎮。

曹翰在州中多年，橫徵暴斂，治政因此鬆弛。皇上因爲他有功，總是寬容他。汝陰令孫崇望來到朝廷，陳訴曹翰私自買賣武器，所作所爲多違法。下詔派御史滕中正坐驛車前去審問他，罪案已定，應當處死，皇上寬恕他的罪過，削去官爵，流放登州監禁。雍熙二年，起用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四年，召入京城任左千牛衛上將軍，賜錢五百萬，白銀五千兩。淳化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贈官太尉。皇上命令提升他四個兒子曹守謙、曹守能、曹守節、曹守貴的官，他的六個兒子曹守讓、曹守贊、曹守澄、曹守恩、曹守英、曹守吉全部補爲殿直。

曹翰陰險狡詐足智多謀，喜歡誇耀欺騙，貪圖財物，飲酒數斗不醉。每次在皇上面前奏事，即使數十條，都默記在心毫無差錯。曾作《退將詩》說：“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爲家貧賣寶刀。”曹翰在宮中值班之時，談及此詩。皇上憐憫他的心意，所以有銀錢賞賜之舉。咸平元年，賜謚武毅。

楊信，瀛州人。最初名爲義。顯德年間，隸屬太祖部下爲低級武官。宋初，權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建隆二年，領賀州刺史。改爲鐵騎、控鶴都指揮使，升爲殿前都虞候，領漢州防禦使。乾德初年，皇帝親臨郊祀，爲儀仗都部署。四年，楊信患病不能說話，皇上到他的府第，賜錢二百萬。五年，改靜江軍節度使。開寶二年，散指揮都知杜廷進等將要叛亂，陰謀泄露，夜間打

揮都知杜廷進等將爲不軌，謀泄，夜啓玄武門，召信逮捕，遲明，十九人皆獲，上親訊而誅之。六年，遷殿前都指揮使，改領建武軍節度。

太祖嘗令御龍直習水戰於後池，有鼓噪聲，信居玄武門外，聞之，遽入，服皂綈袍以見。上謂曰：“吾教水戰爾，非有他也。”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忠臣也。”九年，授義成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改鎮寧軍，并領殿前都指揮使。三年春，以瘍疾在告，俄卒，贈侍中。

信雖暗疾而質實自將，善部分士卒，指顧申敍，動有紀律，故見信任，而終始無疑焉。有童奴田玉者，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玉，書掌爲字，玉因直達其意無失。信未死前一日，暗疾忽愈，上聞而駭之，遽幸其第。信自言遭遇兩朝，恩寵隆厚，叙謝感慨，涕泗橫集。上加慰勉，錫賚有差。信弟嗣、贊。

楊嗣 楊贊

嗣，建隆初以信薦爲殿直，三遷崇儀副使、火山軍監軍。雍熙四年，就命知軍事。代還，以吏民借留再任，俄遷高陽關戰棹都監。淳化二年，改知保州，門無私謁。轉運使言其治狀，優遷威虜軍，改崇儀使，與曹思進同爲靜戎軍、保州、長城、滿城緣邊都巡檢使。改如京使，再知保州，有戰功。

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咸平初，領獎州刺史。三年，與敵人在廉良作戰，斬首二千級，獲戰馬輜重甚衆，以功真拜保州刺史。召還，授本州團練使。時楊延昭方爲刺史，嗣言：“嘗與延昭同官，驟居其上，不可，願守舊官。”上嘉其讓，乃遷延昭官。

開玄武門，召楊信逮捕他們，黎明，十九人都被捕獲，皇上親自審訊之後處死了他們。六年，升爲殿前都指揮使，改領建武軍節度使。

太祖曾命令御龍直在後池演習水戰，有吶喊之聲，楊信居住在玄武門外，聽到後，急忙入宮，穿着墨色綈袍面見。皇上對他說：“我教習水戰，不是有意外情況。”出宮，皇上目送他，對身邊的人說：“真是忠臣。”九年，授義成軍節度使。太平興國二年，改授鎮寧軍節度使，并領殿前都指揮使。三年春，因生瘡告假，不久去世，贈官侍中。

楊信雖患啞病然而質樸誠實，善於部署士卒，指揮訓誡，都有紀律，因此被信任，而且始終沒有懷疑。有叫田玉的童奴，能揣度他的心意，每次在皇上面前奏事，以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定回頭看着田玉，在手掌上寫字，田玉因此直接表述他的意思毫不失誤。楊信死去的前一天，啞病忽然痊愈，皇上聽到後震驚，急忙到他的府第。楊信自己陳述遭遇兩朝，恩寵優厚，道謝感慨，涕淚橫流。皇上安慰鼓勵，賞賜不等。楊信弟楊嗣、楊贊。

楊嗣，建隆初年因楊信舉薦爲殿直，提升三次爲崇儀副使、火山軍監軍。雍熙四年，就地任命爲知軍。任滿回朝，因官吏百姓挽留再次出任，隨即改爲高陽關戰棹都監。淳化二年，改爲保州知州，沒有爲私事請托他的。轉運使上言他的治理情況，特別提升威虜軍知軍，改爲崇儀使，與曹思進一同任靜戎軍、保州、長城、滿城緣邊都巡檢使。改任如京使，再次爲保州知州，有戰功。

真宗即位，加官洛苑使。咸平初年，領獎州刺史。三年，與敵人在廉良作戰，斬首二千級，繳獲戰馬輜重很多，因功實任保州刺史。召回，授本州團練使。當時楊延昭正任刺史，楊嗣上言：“曾與楊延昭任同樣官職，突然成爲他的上司，不可，希望任原來的官職。”皇上贊美他的謙讓，於是提升了楊延昭的官職。楊嗣與楊延昭

嗣與延昭久居北邊，俱以善戰聞，時謂之“二楊”。嗣以武人治郡，不屑細務，又兼領巡徼，在郡日少，城堞圯壞，有未葺者，詔供備庫副使趙彬代之，改深州團練都巡檢使兼保州鈐轄。

五年，邊人寇保州，嗣與楊延昭禦之，部伍不整，爲所襲，士馬多亡失，代還，特宥其罪。明年，與防秋之策，條陳北面利害，以其練達邊事，出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後陣鈐轄，移定州副都部署，留其家京師，假官第以居。

景德初，改鎮州路副都部署。上以嗣耄年總軍政，慮有廢闕，旋命代之。連爲趙、貝、深三州部署。大中祥符五年，復出爲天雄軍副都部署。六年，以左龍武大將軍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一。錄其子承憲爲侍禁。

贊稍知書，無異能，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資朝著至牧守焉。

### 党進

党進，朔州馬邑人。幼給事魏帥杜重威，重威愛其淳謹，及壯，猶令與姬妾雜侍。重威敗，進以膂力隸軍伍。周廣順初，補散指揮使，累遷鐵騎都虞候。宋初，轉本軍都校、領欽州刺史，遷馬步軍副都軍頭、領虔州團練使，改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睦州防禦使。建隆二年，改領閩州。乾德初，改龍捷左廂都虞候、領利州觀察使。後四年，權步軍。杜審瓊卒，命進代領其務。五年，領彰信軍節度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開寶元年，將征太原，以進將河東行營前軍。開寶二年，太祖師臨晉陽，置寨四面，命進主其東偏。師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進奮身從數人逐業；業急入隄

長期在北部邊境任職，都以善戰聞名，當時稱他們爲“二楊”。楊嗣作爲武將治州，不屑於處理瑣碎事務，又兼領巡察，在州的時間很少，城牆倒塌損壞，有沒有修補的，詔令供備庫副使趙彬接替他，改任深州團練都巡檢使兼保州鈐轄。

五年，邊境人侵犯保州，楊嗣與楊延昭抵禦他們，隊伍沒有整頓，被對方襲擊，士卒馬匹大量散失，任滿回朝，特別寬恕他的罪。第二年，參加制定保衛秋收的策略，分條陳述契丹的情況，因爲他熟悉邊疆事務，出朝任鎮、定、高陽關三路後陣鈐轄，調任定州副都部署，把全家留在京城，借用官宅居住。

景德初年，改任鎮州路副都部署。皇上因爲楊嗣年老管理軍政，擔心有差錯，很快命人接替他。連續擔任趙、貝、深三州部署。大中祥符五年，再次出朝任天雄軍副都部署。六年，以左龍武大將軍退休。明年去世，享年八十一歲。錄用其子楊承憲爲侍禁。

楊贊粗通文墨，沒有特殊才能，因兄長的緣故得以執掌禁軍，逐漸升官至州守。

党進，朔州馬邑人。年少時在魏帥杜重威部下，杜重威喜歡他淳厚謹慎，到成年，還讓他與姬妾一起服侍。杜重威事敗，党進憑體力隸屬軍伍。後周廣順初年，補爲散指揮使，逐漸提升鐵騎都虞候。宋初，轉爲本軍都校、領欽州刺史，升爲馬步軍副都軍頭、領虔州團練使，改任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睦州防禦使。建隆二年，改爲領閩州。乾德初年，改任龍捷左廂都虞候、領利州觀察使。四年之後，權步軍。杜審瓊去世，任命党進接領他的職務。五年，領彰信軍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開寶元年，即將征伐太原，由党進率領河東行營前軍。開寶二年，太祖兵臨晉陽，在四面設置營寨，命党進主攻東側。軍隊尚未排列完畢，太原驍將楊業率領飛騎數百前來攻擊，党進奮身帶領數人追趕楊業，楊業急忙進入護城壕，適逢

中，會援兵至，緣縫入城獲免。上激賞之。六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九年，又命將河東行營兵征太原，入其境，敗太原軍于城北。太祖崩，召還。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忠武軍節度。在鎮歲餘，一日自外歸，有大蛇卧榻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遇疾卒，年五十一，贈侍中。

進出戎行，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擐甲冑，毛髮皆豎。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先是，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已上，悉書所掌兵數於梃上，如笏記焉。太祖一日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梃以示於上曰：“盡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之。嘗受詔巡京師，間里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爲笑，其變詐又如此。杜重威子孫有貧困者，進分月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子崇義閑廐使，崇貴閤門祇候。

### 李漢瓊

李漢瓊，河南洛陽人。曾祖李裕，祁州刺史。漢瓊體質魁岸，有膂力。晉末，補西班牙衛士，遷內殿直。周顯德中，從征淮南，先登，遷龍旗直副都知，改左射指揮使。宋初，再遷鐵騎第二軍都校、領饒州刺史，遷控鶴左廂都校、領瀘州刺史，改澄州團練使，轉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融州防禦使，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

王師征江南，命領行營騎軍兼戰

援兵到達，攀緣繩索進入城中得以幸免。皇上當即賞賜他。六年，改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使。九年，又命令率領河東行營兵征伐太原，進入對方境內，在城北打敗太原軍隊。太祖去世，召回朝廷。太平興國二年，出朝爲忠武軍節度使。在藩鎮一年多，一天從外面歸來，有大蛇卧在榻上睡衣之中，党進很惱怒，烹煮吃掉。患病去世，年五十一，贈官侍中。

党進出身行伍，形貌魁偉，平時總是保持警惕，每次穿上盔甲，毛髮全部豎起。党進的名字叫“進”，但自稱爲暉，人們問他，就說：“我願意順從自己的方便罷了。”在此之前，宮中的軍校，從都虞候以上，都把所掌管士兵數目書寫在棍棒上，就像用笏板記錄那樣。太祖有一天問党進掌管多少，党進不識字，舉起棍棒給皇上看說：“都在這裏了。”皇上因爲他質樸直率，更加看重他。曾接受詔命巡視京城，民間有畜養禽獸的，見到必定拿來放走，罵道：“買肉不拿來供養父母，反而用來飼養禽獸。”太宗曾命令親近官吏在街市上把鷹雛架在肩上，党進急着要放了鷹，官吏說：“這是晉王的鷹。”党進就告誡他說：“你小心喂養看管。”平民百姓傳爲笑談，他的隨機應變又是這樣。杜重威的子孫有貧困的，党進分出每月的俸祿供給他們，有些士大夫爲此感到慚愧。兒子党崇義爲閑廐使，党崇貴爲閤門祇候。

李漢瓊，河南洛陽人。曾祖李裕，祁州刺史。漢瓊身體高大魁梧，有體力。後晉末，補爲西班牙衛士，升內殿直。後周顯德年間，隨從征伐淮南，首先登城，升龍旗直副都知，改任左射指揮使。宋初，再升爲鐵騎第二軍都校、領饒州刺史，升爲控鶴左廂都校、領瀘州刺史，改任澄州團練使，轉爲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融州防禦使，升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

宋軍征伐江南，任命他領行營騎軍兼戰棹左

棹左廂都指揮使，自蘄春攻峽口寨，斬首數千級，獲樓船數百艘，沿流拔池州，破銅陵，取當塗，作浮梁於牛渚以濟大軍。分圍金陵，率所部度秦淮，取巨艦實葦其中，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江南平，以功領振武軍節度。

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改攻城都部署。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腦，并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幄殿，賜良藥以慰勞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以勞士卒，漢瓊極諫，以爲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上乃止。太原平，改鎮州兵馬鈐轄。

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與戰于滿城，大敗之，逐至遂城，俘斬萬計，加檢校太尉。車駕幸大名，漢瓊上謁，陳邊事稱旨，命爲滄州都部署，加賜戰馬、金甲、寶劍、戎具以寵之。六年，以病還京，賜白金萬兩，月餘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漢瓊性木強，使酒難近，然善戰有功。無子，弟漢贊、漢彬。太平興國初，漢贊補供奉官，嘗監高陽關、平戎軍，乘傳衡、婺二州，捕劇賊程白眉數十人，悉殲焉。累仕崇儀使、知寧州，大中祥符七年卒。漢彬至禮賓副使。

### 劉遇

劉遇，滄州清池人。少魁梧有膂力。周祖鎮大名，隸帳下。廣順初，補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初，遷御馬直指揮使，俄領漢州刺史，改領眉州。累遷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瓊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以功遷虎捷右廂，改領蔚州防禦使。開寶

廂都指揮使，從蘄春進攻峽口寨，斬首數千級，繳獲戰船數百艘，順流而下攻克池州，打下銅陵，奪取當塗，在牛渚建造浮橋以備大軍渡江。分頭包圍金陵，率所轄人馬渡過秦淮河，在大艦之中裝滿蘆葦，放火進攻他們的水寨，攻下。江南平定，因功領振武軍節度使。

太平興國二年，出朝任彰德軍節度使。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改任攻城都部署。李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側，李漢瓊首先登城，箭射中他的頭部，還射中手指，傷得很重還努力作戰。皇上召他到御帳，賞賜良藥來慰勞他。在此之前，攻城的人把牛皮蓋在木頭上，士兵蒙着前進，叫做洞子。皇上想要到洞子中去，以慰勞士卒，李漢瓊極力勸諫，認爲箭矢飛石之下，不是帝王輕易前往的地方，皇上纔中止。太原平定，改任鎮州兵馬鈐轄。

契丹數萬騎兵侵犯中山，李漢瓊與敵在滿城交戰，大敗他們，追擊到遂城，俘虜斬首數以萬計，加官檢校太尉。皇帝到大名，李漢瓊求見皇上，陳述邊疆事務符合旨意，任命爲滄州都部署，額外賞賜戰馬、金甲、寶劍、軍用物品以示榮寵。六年，因病返回京城，賞賜白銀萬兩，一個多月後去世，年五十五，贈官中書令。

李漢瓊性格木訥倔強，酗酒任性難以接近，然而英勇善戰立下功勞。無子，弟弟李漢贊、李漢彬。太平興國初年，李漢贊補爲供奉官，曾監高陽關、平戎軍，乘驛馬到衡、婺二州，捕捉大盜程白眉等數十人，全部消滅他們。逐漸升官到崇儀使、寧州知州，大中祥符七年去世。李漢彬官至禮賓副使。

劉遇，滄州清池人。年輕時高大有體力。周祖鎮守大名，隸屬部下。廣順初年，補爲控鶴都頭，改任副指揮使。宋初，升爲御馬直指揮使，隨即領漢州刺史，改領眉州。逐步提升爲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瓊州團練使。隨從征伐太原，因功升爲虎捷右廂，改爲領蔚州防禦使。開寶六年，轉爲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

六年，轉侍衛步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征江南，領步軍戰棹都指揮使。時吳兵三萬屯皖口，遇會諸路兵破之，擒其將朱令贇、王暉等，獲戎器數萬，金陵以平，錄功加領大同軍節度。車駕嘗祀西洛，命率禁衛以從。

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彰信軍節度。四年，征太原，與史珪攻城北面，平之。進攻范陽，師還，坐所部失律，責授宿州觀察使。五年，從幸大名，復保靜軍節度、幽州行營都部署，護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徙鎮滑州。晨興方對客，足有灸瘡痛，其醫謂火毒未去，故痛不止。遇即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旬餘乃差。遇性淳謹，待士有禮，尤善射，太宗待之甚厚。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歸葬京師。

### 李懷忠

李懷忠，涿州 范陽人。初名懷義。太祖掌禁兵時，隸帳下爲散都頭，累遷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開州刺史。乾德中，授東西班都指揮使，改領富州。開寶中，從太祖征晉陽，累月未下。會盛暑，欲班師以休息士卒，懷忠謂：“賊嬰孤城，內無儲峙，外無援兵，其勢危困，若急攻之，破在旦夕，臣願奮銳爲士卒先。”會大熱，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力疾戰益奮。還授散指揮使，遷富州團練使，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

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得天下正中，有留都之意。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

征伐江南，領步軍戰棹都指揮使。當時吳兵三萬駐於皖口，劉遇會合各路軍隊打敗他們，俘虜對方將領朱令贇、王暉等，繳獲武器數萬件，金陵得以平定，以功勛加官領大同軍節度使。皇帝在西洛祭祀求雨，命令率領禁衛部隊隨從前往。

太平興國二年，出朝爲彰信軍節度使。四年，征伐太原，與史珪進攻城的北面，平定。進攻范陽，班師，因所率軍隊失利，責降爲宿州觀察使。五年，隨從皇上到大名，重新擔任保靜軍節度使、幽州行營都部署，統轄修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調任滑州節度使。早晨起床正接待賓客，脚上有灸傷疼痛，醫生說火毒尚未消除，因此疼痛不止。劉遇當即解開衣服，取過刀子切割傷口直到骨頭，說：“火毒消除了。”和平時一樣談笑，十多天就病愈。劉遇性格淳厚謹慎，對待士人有禮節，尤其善於射箭，太宗對待他非常優厚。雍熙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贈官侍中，運回京城安葬。

李懷忠，涿州 范陽人。起初名叫懷義。宋太祖掌管禁軍時，隸屬部下任散都頭，逐漸提升爲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開州刺史。乾德年間，任東西班都指揮使，改領富州。開寶年間，隨從太祖征伐晉陽，幾個月沒有攻下。適逢盛暑，想要班師以便士卒休息，李懷忠說道：“賊軍固守孤城，城內沒有儲備，外面沒有援軍，形勢危險困難，如果加緊進攻，攻克是旦夕間的事，我願振奮精神做士卒表率。”適逢非常炎熱，作戰失利，李懷忠被流箭射中，帶傷作戰更加努力。回朝授散指揮使，升爲富州團練使，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

皇上到西京，喜歡那個地方在形勢上位於天下正中，有留下建都的想法。李懷忠找機會進言說：“東京有汴渠的漕運，每年運來江、淮稻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依賴其供給，府庫重兵都在那裏。基礎穩固已久，一旦突然想遷移，我

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

太宗即位，改領本州防禦使，稍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大同軍節度。三年，改步軍都指揮使，五月，卒，贈侍中。錄其子紹宗等三人爲供奉官。大中祥符三年，又錄其子德鈞爲借職。

### 米信

米信舊名海進，本奚族，少勇悍，以善射聞。周祖即位，隸護聖軍。從世宗征高平，以功遷龍捷散都頭。太祖總禁兵，以信隸麾下，得給使左右，遂委心焉，改名信，署牙校。及即位，補殿前指揮使，遷直長。平揚州日，信執弓矢侍上側，有游騎將迫乘輿，射之，一發而斃。遷內殿直指揮使。開寶元年，改殿前指揮使、領郴州刺史。

太宗即位，轉散都頭指揮使，繼領高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三年，遷領洮州觀察使。四年，征太原，命爲行營馬步軍指揮使，與田重進分督行營諸軍。并人潛師來犯，信擊敗之，殺其將裴正。并州平，遂移兵攻范陽。師還，以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信族屬多在塞外，會其兄子全自朔州奮身來歸，召見，俾乘傳詣代州，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全宿留逾年，邊境斥候嚴，竟不能致。信慷慨嘆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方思以身殉國，安能復顧親戚哉。”北望號慟，戒子侄勿復言。五年，命與郭守贊等同護定州屯兵。六年秋，遷定州駐泊部署。八年，改領彰化軍節度使。

雍熙三年，征幽薊，命信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衆復來戰，王師稍却，

實在看不到這樣做的好處。”皇上嘉獎并採納了他的意見。

太宗即位，改領本州防禦使，逐漸提升爲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大同軍節度使。三年，改任步軍都指揮使，五月，去世，贈官侍中。錄用其子李紹宗等三人爲供奉官。大中祥符三年，又錄用其子李德鈞爲借職。

米信原名海進，祖先是奚族，年輕時勇猛强悍，以善於射箭著名。周祖即位，隸屬護聖軍。隨從世宗征伐高平，因功升爲龍捷散都頭。宋太祖統領禁軍，把米信隸屬在部下，得以在身邊供職，於是成爲心腹，改名信，成爲牙校。宋太祖即位時，補爲殿前指揮使，改爲直長。平定揚州時，米信手執弓箭陪侍在皇上身邊，有流動騎將逼近皇帝所乘車輛，射他，一箭而死。升爲內殿直指揮使。開寶元年，改任殿前指揮使、領郴州刺史。

太宗即位，轉爲散都頭指揮使，接着領高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三年，升爲領洮州觀察使。四年，征伐太原，任命爲行營馬步軍指揮使，與田重進分別統率行營各軍。并州兵暗中前來侵犯，米信擊敗他們，殺死對方將領裴正。并州平定，轉移軍隊進攻范陽。班師，因功升爲保順軍節度使。當時米信的族人親屬多數在塞外，其兄之子米全從朔州挺身前來投降，召見，讓他乘坐驛馬到代州，等待時機迎接他的親屬，派出強兵護送他。以後米全留住一年有餘，邊境警戒嚴密，竟不能接來。米信慷慨感嘆說：“我聽說忠孝不能兩全，正考慮以身殉國，怎能再顧及親戚。”望着北方痛哭，告誡子侄不要再提起。五年，命令與郭守贊等一同統率定州駐軍。六年秋，升爲定州駐泊部署。八年，改領彰化軍節度使。

雍熙三年，征伐幽薊，任命米信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在新城打敗契丹。契丹率領人馬重新前來作戰，宋軍逐漸退却，米信獨自

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數人，麾下士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數十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議當死，詔特原之，責授右屯衛大將軍。明年，復授彰武軍節度。

端拱初，詔置方田，以信爲邢州兵馬都部署以監之。二年，改鎮橫海軍。信不知書，所爲多暴橫，上命何承矩爲之副，以決州事。及承矩領護屯田，信遂專恣不法，軍人宴犒甚薄，嘗私市絹附上計吏，稱官物以免關征，上廉知之。四年，召爲右武衛上將軍。明年，判左右金吾街仗事。未逾月，吏卒以無罪被捶撻者甚衆。強市人物，妻死買地營葬，妄發居民冢墓。家奴陳贊老病，捶之致死，爲其家人所告。下御史鞠之，信具伏。獄未上而卒，年六十七。贈橫海軍節度。子繼豐，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 田重進

田重進，幽州人。形質奇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爲卒，隸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遷御馬軍使，積功至瀋州刺史。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錄功擢爲天德軍節度使。六年，改侍衛步軍指揮使。八年，改領靜難軍節度使。九年，河決滑州韓、房村，重進總護其役，以劉吉爲之副，河遂塞。

雍熙中，出師北征，重進率兵傅飛狐城下，用袁繼忠計，伏兵飛狐南口，擒契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贊、副將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獲以萬計，逐北四十里，連下飛狐、靈丘等城。進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殺酋蕭嘏理、

率部下龍衛士兵三百人抵禦敵軍，敵軍把他們重重包圍，箭如雨下，米信射中數人，部下士兵多半戰死。日暮，米信手持大刀，率領隨從人馬大聲呼喊，殺死數十人，敵人於是稍稍後退，米信帶着一百餘騎兵突圍得免於難。因作戰失利，議定罪名應當處死，下詔特別饒恕他，責降右屯衛大將軍。第二年，又授彰武軍節度使。

端拱初年，下詔設方田，以米信爲邢州兵馬都部署來監督此事。二年，改爲橫海軍節度使。米信不通文墨，所作所爲大都殘暴不法，皇上任命何承矩爲他的副手，來處理州中事務。何承矩兼管屯田時，米信就獨斷專行不守法紀，軍人的待遇很微薄，曾私下購買絹帛托付掌管計簿的官吏，假稱官府物品以免除關稅，皇上查知此事。四年，召爲右武衛上將軍。第二年，判左右金吾街仗事。不過一個月，官吏士兵無罪受到責打的很多。強行購買他人物品，妻子死後買地安葬，任意挖掘居民的墳墓。家奴陳贊年老患病，鞭打致死，被他家人告發。交給御史審訊，米信全部認罪。案子沒有上報就去世，年六十七。贈官橫海軍節度使。兒子米繼豐，任內殿崇班、閤門祇候。

田重進，幽州人。身材高大，有武力。後周顯德年間，應募爲士兵，隸屬宋太祖部下。隨從征伐契丹，到陳橋返回，升爲御馬軍使，累積戰功官至瀋州刺史。太平興國四年，隨從征伐太原回朝，記功提升爲天德軍節度使。六年，改任侍衛步軍指揮使。八年，改爲領靜難軍節度使。九年，黃河在滑州韓、房村決口，田重進統轄堵決工程，由劉吉爲他的副手，黃河決口終於被堵塞。

雍熙年間，出師征伐北方，田重進率領軍隊靠近飛狐城下，采用袁繼忠的計謀，把軍隊埋伏在飛狐南口，擒獲契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贊、副將何萬通連同渤海軍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虜數以萬計，追擊敗軍四十里，接連攻克飛狐、靈丘等城。進攻蔚州，那裏的牙將李存璋等殺死統帥蕭嘏理、拘捕耿紹忠，率領官吏百姓



執耿紹忠，率吏民來附。會曹彬之師不利，乃命重進董師駐定州，遷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三年，率師入遼境，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牛馬輜重以還。四年春，改彰信軍節度。

淳化三年，改真定尹、成德軍節度。未幾，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五年，改知延州，復還鎮。至道三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

重進不事學，太宗居藩邸時，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遇焉。子守信六宅使，守吉閤門祇候。

### 劉廷翰

劉廷翰，開封浚儀人。父紹隱，後唐末隸兵籍。晉天福中，以隊長戍魏博。范延光反，紹隱力戰死焉。周世宗鎮澶淵，廷翰以膂力隸帳下；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從征伐，以戰功再遷至散指揮第一直都知。

宋初，預平上黨、維揚，遷鐵騎都指揮使、領廉州刺史。太宗即位，遷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雲州觀察使。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領鎮州駐泊都鈐轄。

太宗北伐，既班師，上以邊備在於得人，乃命廷翰、李漢瓊率兵屯真定，崔彥進屯關南，崔翰屯定州。冬，契丹果然發兵南侵。廷翰先陣於徐河，彥進率師出黑蘆堤北，銜枚躡契丹後，崔翰、漢瓊兵繼至，合擊之，大敗其衆於滿城。廷翰以功領大同軍節度、殿前都虞候。八年，改領彰信軍節度。雍熙四年春，改鎮滑、邢。端拱中，鎮州駐泊馬步軍都部署郭守文卒，上特命廷翰代之。淳化三年，

前來歸降。適逢曹彬的軍隊形勢不利，命令田重進統轄軍隊駐兵定州，升爲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三年，率軍進入遼國境內，攻下岐溝關，殺死守城士兵千餘人并繳獲牛馬輜重返回。四年春，改爲彰信軍節度使。

淳化三年，改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不久，調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五年，改爲延州知州，又返回軍鎮。至道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贈官侍中。

田重進不讀書，太宗在王府時，喜愛他忠誠勇敢，曾贈送他美酒烤肉却不接受，使者說：“這是晉王的賞賜，爲什麼不接受？”田重進說：“爲我感謝晉王，我祇知道有天子。”最終沒有接受。皇上知道他忠誠質樸，因此始終給與恩遇。兒子田守信任六宅使，田守吉任閤門祇候。

劉廷翰，開封浚儀人。父親劉紹隱，後唐末隸屬軍籍。晉天福年間，作爲隊長守衛魏博。范延光反叛，劉紹隱努力作戰而死。周世宗鎮守澶淵，劉廷翰憑體力隸屬部下；即位，補爲殿前指揮使，多次隨從征伐，因戰功兩次提升官至散指揮第一直都知。

宋初，參加平定上黨、維揚，升鐵騎都指揮使、領廉州刺史。太宗即位，改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升爲雲州觀察使。太平興國四年，隨從征伐太原，領鎮州駐泊都鈐轄。

太宗北伐，班師後，皇上因爲邊疆守備關鍵在於用人得當，於是命令劉廷翰、李漢瓊率領軍隊駐扎真定，崔彥進駐兵關南，崔翰駐兵定州。冬，契丹果然發兵南侵。劉廷翰首先在徐河擺開陣勢，崔彥進率軍從黑蘆堤以北出兵，悄悄跟在契丹軍隊後面，崔翰、李漢瓊的軍隊相繼到達，合力攻打他們，在滿城大敗對方人馬。劉廷翰因功領大同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八年，改領彰信軍節度使。雍熙四年春，改鎮滑、邢。端拱年間，鎮州駐泊馬步軍都部署郭守文去世，皇上特地命劉廷翰接替他。淳化三年，改任大名尹、天

改大名尹、天雄軍節度。三年，以病求解官，還闕，上親臨問，賜賚有加。未幾卒，年七十，贈侍中。

廷翰自衛士至上將，頗以武勇自任，寬厚容衆，雖不事威嚴，而長於御下。爲殿前都指揮使，入朝，常行衆中，每歷宮殿門，少識之者。嘗與郊祀恩，當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上爲撰名親書賜之。子贊元，官苑使、澄州刺史；贊明，皇城使、勤州團練使。

### 崔翰

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少有大志，風姿偉秀，太祖見而奇之，以隸麾下。從周世宗征淮南，平壽春，取關南，以功補軍使。宋初，遷御馬直副指揮使，從征澤、潞。開寶初，遷河東降民以實陝西地，晉人勇悍，多習武藝，命翰差擇之。及閱試河北鎮兵，取其驍果者以分配天武兩軍。九年，領端州刺史。

太宗即位，進本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二年秋，講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喑，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爲進退，六師周旋如一。上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

四年，從征太原，命總侍衛馬步諸軍，率先攻城，流矢中其頰，神色不變，督戰益急，上即軍帳撫問之。太原平，時上將有事幽薊，諸將以爲晉陽之役，師罷餉匱，劉繼元降，賞賚且未給，遽有平燕之議，不敢言。翰獨奏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上謂然，定議北伐。既而班師，命諸將整暇以還。至

雄軍節度使。三年，因病請求解除官職，返回朝廷，皇上親自前去問候，賞賜提高等級。不久去世，享年七十歲，贈官侍中。

劉廷翰從衛士升到上將，頗以勇武自任，寬厚能容人，雖然不致力於威嚴，却長於領導部下。任殿前都指揮使，入宮朝見，常常走在衆人之中，每次經過宮殿門，很少有認識他的。曾經參加郊祀得到恩典，應當追封三代，劉廷翰少年喪父，對他的祖父以上都沒有趕上侍奉，忘記了他們的名諱，皇上爲他編撰名號親自書寫賞賜他。兒子劉贊元，官苑使、澄州刺史；劉贊明，皇城使、勤州團練使。

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少年時有遠大志向，風度儀表偉岸秀美，太祖一見就看重他，把他隸屬部下。隨從周世宗征伐淮南，平定壽春，奪取關南，因功補爲軍使。宋初，升爲御馬直副指揮使，隨從征伐澤、潞。開寶初年，遷移河東歸降百姓充實陝西，晉人勇猛强悍，大都練習武藝，命令崔翰進行挑選。檢閱測試河北鎮守部隊時，選取其中勇猛果敢的人分配天武兩軍。九年，領端州刺史。

太宗即位，升本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二年秋，在西郊講習武事，當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患啞病，命令崔翰代替他。崔翰分布隊伍，南北綿延二十里，樹起五色旗作爲號令，將領士兵看着所舉旗幟，決定進退，六軍運動變化如同一個整體。皇上登上高臺觀看，非常高興，把在王府時所用金帶賞賜給他，對身邊的人說：“晉的將領，一定沒有像崔翰這樣的。”

四年，隨從征伐太原，命令統率侍衛馬步各軍，率先攻城，流箭射中他的面頰，神色不變，加緊督戰，皇上來到軍帳安撫慰問他。太原平定，當時皇上將要對幽薊採取行動，諸將認爲經過晉陽之戰，軍隊疲乏糧餉缺乏，劉繼元投降，賞賜還沒有發下，突然要去平燕，都不敢開口。崔翰獨自上奏說：“應當利用的是形勢，不可失去的是時機，奪取它很容易。”皇上認爲正確，決議北伐。接着班師，命令諸將嚴整部伍從容返

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令翰率衛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衆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復命，上喜，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從事，緣邊諸軍并受節制，軍市租儲，得以專用。

冬，契丹兵數萬寇滿城，翰會李漢瓊兵於徐河，河陽節度崔彥進兵自高陽關繼至，因合擊之。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所獲他物又十倍焉。以功擢武泰軍節度使。

初，劉繼元降，上令翰往撫慰，俘略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冒禁出，翰呵止之。至是，構於上。明年夏，出爲感德軍節度使。至鎮時，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戒以禍福，群盜感悟，散歸農畝，境內肅然。

雍熙二年，移知滑州。三年，北伐不利，上追念徐河之功，召翰爲威虜軍行營兵馬都部署。四年春，改鎮定國軍。二年，移鎮鎮安軍。淳化三年召還，以疾留京師。稍間，入見上曰：“臣既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得以馬革裹尸足矣。”上壯之，復令赴鎮，月餘卒，年六十三，贈侍中。

翰驍勇有謀，所至多立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子繼顯，虞部員外郎。孫承業，內殿承制、閤門祇候；承祐，內殿崇班。

論曰：自曹翰而下，嘗任將帥居節鎮者几十人，其初率由拳勇起家戎行，雖不事問學，而皆精白一心，以立事功。始終匹休，而無韓、彭之禍

回。到金臺驛，大軍南向潰散，皇上命令崔翰率領衛兵千餘人阻止他們。崔翰請求獨自前往，到達後就告訴他們軍隊的紀律，衆人慢慢安定下來，沒有處死一個人。完成使命回報，皇上很高興，因而任命他爲定州知州，可以先斬後奏，邊境沿綫各軍都受指揮，軍需租稅儲備，可以專用。

冬，契丹軍隊數萬侵犯滿城，崔翰在徐河會合李漢瓊的軍隊，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的部隊從高陽關接着到達，因而合力攻打他們。契丹人投入西山深谷中而死的無法計算，俘虜斬首數萬，繳獲其他物品又十倍於此。因功提升爲武泰軍節度使。

起初，劉繼元投降，皇上命令崔翰前去安撫慰問，收繳不許出城。當時秦王廷美率數十員騎馬的將領違反禁令出城，崔翰呵斥阻止他。到這時，在皇上面前誣陷他。第二年夏，出朝任感德軍節度使。到軍鎮時，盜賊充斥，崔翰誘導其中的魁首，用禍福告誡他們，強盜們都感動醒悟，分散回到田間務農，境內肅然。

雍熙二年，調任滑州知州。三年，北伐失利，皇上追念徐河的功勛，召崔翰爲威虜軍行營兵馬都部署。四年春，改任定國軍節度使。二年，調任鎮安軍節度使。淳化三年召回朝廷，因病留在京城。過了一些時候，入朝面見皇上說：“我已以身許國，不願死在家中，能够馬革裹尸就滿足了。”皇上爲他的豪言壯語所感動，又命令他返回軍鎮，一個多月後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贈官侍中。

崔翰勇猛而有謀略，所到之處經常建立功勛。輕財好施，去世時家中沒有多餘的錢財。晚年篤信佛法。兒子崔繼顯，虞部員外郎。孫子崔承業，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崔承祐，內殿崇班。

論曰：自曹翰以下，曾任將帥官居節度使的共十人，他們最初是憑武藝起家，雖不鑽研學問，然而都是一片赤誠，以建立功勛。始終與喜樂相伴，而沒有韓信、彭越的禍患，是因爲駕馭

者，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楊信以篤實，重進以忠朴，劉遇以淳謹，廷翰以武勇稱，故皆終始委遇而不替。漢瓊雖木強使酒，米信所爲雖多暴橫，党進恟恟類懷奸詐，懷忠論遷似昧大體；然以征太原、平江南、戰徐河觀之，皆不害其爲驍果也。至於好謀善戰，輕財好施，所至立功，則未有優於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與古之良將同日而語者，崔之論奏平燕，未免出於率爾；而曹之殺降卒，屠江州，則又過於忍者也。君子謂功莫優於二子，而過亦莫先於二子，信矣。

保全有方。楊信以忠厚誠實，田重進以忠誠質樸，劉遇以樸實謹慎，劉廷翰以軍事才能著稱，因此都始終重用厚待而不衰。李漢瓊雖質直剛強縱酒任性，米信的所作所爲雖然多殘暴，党進過分擔心像是心懷奸詐，李懷忠談論遷都似乎不識大體；然而通過征伐太原、平定江南、作戰徐河來看，都不妨礙他們成爲勇猛果敢的人，至於多謀善戰，輕財好施，所到之處建立功勛，沒有比曹翰、崔翰更出色的。然而之所以不能與古代的良將同日而語，是因崔翰議論平燕，未免出於輕率；而曹翰的殺降卒，屠江州，就又過於殘忍了。士人君子說功勛沒有人比這二人更大的，而過失也沒有人能超過這二人，是對的。

#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

## 列傳第二十

李瓊 郭瓊 陳承昭 李萬超 白重贊 王仁鎬  
陳思讓(孫)若拙 焦繼勳(子)守節 劉重進 袁彥  
祁廷訓 張鐸 李萬全 田景咸 王暉(附)

### 李瓊

李瓊字子玉，幽州人。祖傳正，涿州刺史。父英，涿州從事。瓊幼好學，涉獵史傳。杖策詣太原，依唐莊宗，屬募勇士，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為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為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過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閩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瓊，謂瓊為師。及討河中，乃解瓊兵籍，令參西征軍事。賊平，表於朝，授朝散大夫、大理司直。歲中，遷太子洗馬。周祖鎮鄴，表為大名少尹。

廣順初，拜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金紫。連知毫、陝二州，改濟州刺史。世宗初，遷洺州團練使，改安州防禦使，治郡寬簡，民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竇儀撰文賜之。

宋初，召為太子賓客。建隆三

李瓊字子玉，幽州人。祖父李傳正，涿州刺史。父親李英，涿州從事。李瓊自幼好學，涉獵史傳。騎馬到太原去依附唐莊宗，恰遇招募勇士，就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結為兄弟。一天聚會飲酒，李瓊仔細觀看周祖，知道不是平常人。因而舉杯祭告說：“我們共十個人，龍蛇混合，以後富貴了不要相互忘記，如果違背此言，神會給他降下懲罰。”都用刀刺臂出血為誓。周祖與李瓊的友情非常親密，曾探望李瓊，見到他端坐讀書，因而問讀的是什麼書，李瓊說：“這是《閩外春秋》，所說以正守國，以奇用兵，比較存亡治亂，記錄賢愚成敗，都在這裏。”周祖讓他讀一讀，對李瓊說：“兄長應當教給我。”從此周祖出入時常隨身攜帶，遇到空閑就閱讀，經常向李瓊詢問疑難之處，稱李瓊為老師。討伐河中時，就解除李瓊的士兵身份，讓他參與西征軍事。賊軍平定，向朝廷表奏，任朝散大夫、大理司直。年中，升為太子洗馬。周祖鎮守鄴，表奏為大名少尹。

廣順初年，任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賞賜金紫。連續為毫、陝二州知州，改任濟州刺史。世宗初年，升為洺州團練使，改任安州防禦使，治理州政寬厚簡易，百姓請求立碑頌揚他的功德，詔令中書舍人竇儀撰寫碑文賞賜他。

宋初，召為太子賓客。建隆三年，上奏章請

年，上章請老，改右驍衛上將軍致仕。瓊信釋氏，明年四月八日，詣佛寺，遇疾歸，至暮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師。

### 郭瓊

郭瓊，平州盧龍人。祖海，本州兩冶使。父令奇，盧臺軍使。瓊少以勇力聞，事契丹，爲蕃漢都指揮使。後唐天成中，挈其族來歸，明宗以爲亳州團練使，改刺商州，遷原州。清泰初，移階州，城壘未葺，蜀人屢寇，瓊患之，因徙城保險，民乃無患。受詔攻文州，拔二十餘寨，生擒數百人。

晉天福中，移刺警州，屬羌、渾騷動，朔方節度張希崇表瓊爲部署，將兵共討平之。連領滑、坊、虢、衛四州。開運初，爲北面騎軍排陣使。陽城之役，戰功居多。改沂州刺史，充荊口寨主兼東面行營都虞候。擒莫州刺史趙思以獻，改刺懷州。俄爲北面先鋒都監。契丹陷中原，盜賊蜂起，山東爲甚，契丹主命瓊復刺沂州以禦盜，瓊即日單騎赴郡。盜聞瓊威名，相率遁去。

漢乾祐中，淮人攻密州，以爲行營都部署，未至，淮人解去。會平盧節度劉銖恃佐命之舊，稱疾不朝，將相大臣，懼其難制，先遣瓊與衛州刺史郭超以所部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壯士幕下，欲害瓊。瓊知其謀，屏去從者，從容就席，略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爲陳禍福，銖感其言，遂治裝。俄詔至，即日上路。瓊改潁州團練使，又加防禦使。時朗州結荆、淮、廣南合兵攻湖南，詔瓊以州兵合王令溫大軍攻光州，尋以內難不果。罷歸朝，遣詣河北計度兵甲芻糧。

求退休，改官右驍衛上將軍退休。李瓊信奉佛教，第二年四月八日，到佛寺去，得病返回，到傍晚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贈官太子少師。

郭瓊，平州盧龍人。祖父郭海，本州兩冶使。父親郭令奇，盧臺軍使。郭瓊少年時以勇武有力著稱，在契丹任職，任蕃漢都指揮使。後唐天成年間，攜帶他的家族前來歸附，明宗任命他爲亳州團練使，改任商州刺史，遷任原州刺史。清泰初年，調任階州刺史，城壘尚未修補，蜀軍多次侵犯，郭瓊爲此憂慮，因而遷移州城以保平安，百姓纔不再有禍患。接受詔命進攻文州，攻克二十餘座營寨，生擒數百人。

後晉天福年間，調任警州刺史，羌、渾騷亂，朔方節度使張希崇表奏郭瓊爲部署，率軍共同討伐平定。連續領滑、坊、虢、衛四州。開運初年，爲北面騎軍排陣使。陽城之戰，戰功最大。改任沂州刺史，充任荊口寨主兼東面行營都虞候。俘獲莫州刺史趙思獻上，改任懷州刺史。不久爲北面先鋒都監。契丹占領中原，盜賊蜂起，山東最爲嚴重，契丹主命郭瓊重新擔任沂州刺史來抵禦盜賊，郭瓊當天單人匹馬前往。盜賊聽到郭瓊的威名，相繼逃走。

後漢乾祐年間，淮軍進攻密州，他被任命爲行營都部署，尚未到達，淮軍解圍退去。平盧節度使劉銖依仗輔立皇帝的舊情，聲稱患疾不去朝見，將相大臣，害怕他會難以控制，預先派遣郭瓊與衛州刺史郭超率所轄軍隊駐於青州。劉銖心中不安，擺設酒宴召請郭瓊，在帳幕下面埋伏雄壯武士，想要殺害郭瓊。郭瓊知道他的陰謀，屏退隨行人員，從容坐下，毫無懼色，劉銖不敢動手。郭瓊趁機爲他陳述禍福，劉銖有感於他的話，於是準備行裝。不久詔書到達，當天上路。郭瓊改任潁州團練使，又加官防禦使，當時朗州勾結荆、淮、廣南合兵進攻湖南，詔令郭瓊率本州軍隊會合王令溫的大軍進攻光州，不久因內部叛亂沒有成行。罷任回朝，派遣到河北謀劃兵器

周祖祀南郊，召權知宗正卿事。世宗征劉崇，爲北面行營都監，歷絳、蔡、齊三州防禦使。在齊州，民饑，瓊以己俸賑之。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詔許立碑。

宋建隆三年，告老，加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歸洛陽。乾德二年，卒，年七十二。瓊雖起卒伍，而所至有惠政，尊禮儒士，孜孜樂善，蓋武臣之賢者也。

### 陳承昭

陳承昭，江表人。始事李景爲保義軍節度，周世宗征淮南，景以承昭爲濠、泗、楚、海水陸都應援使。世宗既拔泗州，引兵東下，命太祖領甲士數千爲先鋒，遇承昭於淮上擊敗之，追至山陽北，太祖親禽承昭以獻。世宗釋之，授右監門衛上將軍，賜錦袍、銀帶，改右領軍衛上將軍，分司西京。

宋初入朝，太祖以承昭習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利之。建隆二年，河成，賜錢三十萬。承昭言其婿王仁表在南唐，帝爲致書於李景，令遣歸闕，歷左右神武統軍。

四年春，大發近甸丁壯數萬，修畿內河堤，命承昭董其役。又令督諸軍子弟數千，鑿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從征太原，承昭獻計請壅汾水灌城，城危甚，會班師，功不克就。乾德五年，遷右龍武軍統軍。開寶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中使護喪。大中祥符元年，錄其孫宗義爲三班借職。

### 李萬超

李萬超，并州太原人。幼孤貧，負販以養母，晉祖起并門，萬超應募

鎧甲糧草。

周祖在南郊祭祀，召他權知宗正卿事。世宗征伐劉崇，爲北面行營都監，歷任絳、蔡、齊三州防禦使。在齊州，百姓饑荒，郭瓊用自己的俸祿賑濟他們。人們感念他的恩德，一同來到朝廷頌揚他的德政，下詔允許立碑。

宋建隆三年，告老，加官右領軍衛上將軍退休，返回洛陽。乾德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郭瓊雖然出自行伍，而所到之處有仁政，尊敬禮待儒士，樂於堅持行善，是武臣中的賢人。

陳承昭，江表人。最初事奉李景任保義軍節度使，周世宗征伐淮南，李景任命陳承昭爲濠、泗、楚、海水陸都應援使。世宗攻克泗州後，率軍東進，命令太祖率領甲士數千人爲先鋒，在淮河岸邊與陳承昭相遇打敗了他，追到山陽以北，宋太祖親自俘獲陳承昭進獻上去。世宗釋放了他，授右監門衛上將軍，賞賜錦袍、銀帶，改爲右領軍衛上將軍，分司西京。

宋初入京朝見，太祖因陳承昭熟知水利，監督治理惠民、五丈兩條河流以便通行漕運，都城的人爲此得到好處。建隆二年，治河完成，賞賜銅錢三十萬。陳承昭上言其婿王仁表在南唐，皇帝爲他給李景寫信，讓他遣返京城，歷任左右神武統軍。

四年春，大規模徵發近郊壯丁數萬人，修理京城地區的河堤，命令陳承昭管理這項工程。又命令監督諸軍子弟數千人，在朱明門外開鑿池塘，用來訓練水戰。隨從征伐太原，陳承昭獻計請求阻塞汾水灌城，城非常危急，適逢班師，太原未攻下。乾德五年，升任右龍武軍統軍。開寶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贈官太子太師，宦官護喪。大中祥符元年，錄用其孫陳宗義爲三班借職。

李萬超，并州太原人。幼年喪父生活貧困，擔貨販賣以供養母親，晉祖在并門起兵，李萬超

隸軍籍。戰累捷，稍遷軍校。從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奮勇先登，飛石中其腦，氣不屬者久之。開運中，從杜重威拒契丹於陽城，流矢貫手，萬超拔矢復戰，神色自若。以功遷肅銳指揮使。

契丹入中原，時萬超以本部屯潞州，主帥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勳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噪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爲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仍命史弘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得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爲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爲社稷計爾。今若賊害於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表爲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拒命，萬超馳至城下，諭之曰：“今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并州劉公仗大義，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族，盍早圖之。”令奇乃開門迎納。弘肇即留萬超權州事，漢祖遂以爲刺史。及征李守貞，以萬超爲行營壕寨使。河中平，拜懷州刺史。

周祖開國，從征慕容彥超，又爲都壕寨使，以功授洺州團練使，預收秦、鳳，改萊州。從平淮南，連移蘄、登二州，所至有善政。屬有詔重均田租，前牟平令馬陶，籍隸文登縣，隱苗不通，命繫之，將斬而後聞。陶懼遁去，由是境內肅然。

應募隸屬部下。作戰連續獲勝，提升成爲軍校。跟隨李守貞在青州討伐楊光遠，奮勇率先登城，飛石打中他的頭，呼吸中斷很久。開運年間，跟隨杜重威在陽城抵禦契丹，流箭射穿手掌，李萬超拔箭又戰，神色自若。因功升爲肅銳指揮使。

契丹進入中原，當時李萬超率所轄軍隊駐於潞州，主帥張從恩即將放棄城池歸附契丹，正值前驍衛將軍王守恩在家服喪，張從恩就把後事委托給他，逃走了。契丹使者到達，獨攬州中事務，王守恩於是沒有任何事可幹。李萬超激憤地對他的部下說：“我們這些人是挂在虎口的食物，性命危在旦夕，現在想要殺掉使者，保住這座城。不僅是逃生，也足以建功立業，你們能這樣做嗎？”衆人都喜悅地說：“豈敢不聽從命令。”於是率領所轄部隊大聲呼喊進入州府官署，殺掉那位使者，推舉王守恩爲帥，陳述情況上報。漢祖聽從他的請求，又命令史弘肇率軍首先渡過黃河到達潞州，見李萬超，對他說：“能够光復這個州，是你的功勞。我想要殺掉王守恩，由你擔任統帥，好嗎？”李萬超回答說：“殺掉契丹使者而推舉王守恩，是爲國家社稷着想。現在如果害了他人，自己取得好處，不是我本來的心願。”史弘肇感到他很不尋常，表奏爲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途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加固城壘拒不歸降，李萬超騎馬奔馳到城下，告訴他說：“現在契丹逃到北方，天下無主，并州劉公主持大義，平定中原，所到之處望風披靡，後歸服的誅族，何不及早圖謀此事。”翟令奇這纔打開城門迎接。史弘肇就留李萬超代理州中事務，漢祖於是任命他爲刺史。到征伐李守貞時，任命李萬超爲行營壕寨使。河中平定，爲懷州刺史。

周祖開國，隨從征慕容彥超，又爲都壕寨使，因功授洺州團練使，參加收復秦、鳳，改授萊州刺史。隨從平定淮南，接連調任蘄、登二州，所到之處有政績。有詔令重新均定田租，前牟平縣令馬陶，戶籍屬於文登縣，隱瞞莊稼不上報，命令逮捕他，準備斬首以後再上報。馬陶恐懼逃走，從此境內肅然。



宋初，入爲右武衛大將軍，遷左驍衛大將軍。開寶八年，卒，年七十二。

### 白重贊

白重贊，憲州樓煩人，其先沙陀部族。重贊少從軍，有武勇。漢初，自散員都虞候三遷護聖都指揮使。乾祐中，李守貞據河中叛，隱帝以重贊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河中平，以功領端州刺史。周初，轉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未幾，出爲鄭州防禦使，改相州留後。廣順中，授義成軍節度。在鎮日，河屢決，重贊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堤，詔書褒美。

世宗征劉崇，以重贊爲河東道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重贊與李重進居陣西偏，樊愛能、何徽居陣東偏。既合戰，愛能與徽皆遁走，惟重贊與重進率所部力戰，世宗自督親軍合勢薄之，并人大敗。既誅愛能等，重贊以功授保大軍節度使。及世宗征太原，以河陽劉詞爲隨駕都部署，命重贊副之。其忻州監軍殺刺史趙皋及契丹大將楊耨姑，以城降，而契丹兵猶盛，命重贊及符彥卿擊走之。世宗還京，改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尉。及征淮南，命重贊率親兵三千軍于潁上。未幾，改淮南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俄遷彰義軍節度。

宋初，加官檢校太師，改鎮涇州。有馬步軍教練使李玉，本燕人，凶狡，與重贊有隙。遂與部下閻承恕謀害重贊，密遣人市馬纓，僞造制書云重贊構逆，令夷其族。乃自持僞制并馬纓，以告都校陳延正曰：“使者致而去矣。”延正具白重贊，重贊封其書以聞。太祖大駭，令驗視之，率皆誕謬，遂命六宅使陳思誨馳赴涇州，禽玉及承恕鞠問，伏罪棄市。延正擢

宋初，入朝任右武衛大將軍，升爲左驍衛大將軍。開寶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白重贊，憲州樓煩人，祖先是沙陀部族。白重贊少年從軍，勇猛剛健。後漢初，從散員都虞候三次提升爲護聖都指揮使。乾祐年間，李守貞占據河中叛亂，隱帝任用白重贊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河中平定，因功領端州刺史。後周初，轉爲護聖左廂都指揮使。不久，出朝任鄭州防禦使，改任相州留後。廣順年間，授義成軍節度使。在藩鎮期間，黃河多次決口，白重贊親自帶領民夫，修復大程、六合二處堤壩，下詔書褒獎。

世宗征伐劉崇，任用白重贊爲河東道行營馬軍都指揮使，白重贊與李重進居軍陣西側，樊愛能、何徽居軍陣東側。交戰之後，樊愛能與何徽都逃走，惟有白重贊和李重進率領所轄軍隊奮力作戰，世宗親自統率親軍合力迫近他們，并州軍隊大敗。處死了樊愛能等人，白重贊因功授保大軍節度使。世宗征伐太原時，任命河陽劉詞爲隨駕都部署，任命白重贊爲副職。對方的忻州監軍殺死刺史趙皋及契丹大將楊耨姑，獻城投降，然而契丹軍隊還很強大，命令白重贊及符彥卿趕走他們。世宗返回京城，改任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征伐淮南，命令白重贊率領親兵三千在潁水岸邊。不久，改任淮南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隨即升彰義軍節度使。

宋初，加官檢校太師，改任涇州節度使。有馬步軍教練使李玉，本是燕人，凶狠狡詐，與白重贊有仇。李玉與部下閻承恕謀害白重贊，暗中派人購買馬纓，僞造制書說白重贊謀反，下令滅族。於是親自拿着僞造制書及馬纓，告訴都校陳延正說：“使臣送到後就離開了。”陳延正全部告知白重贊，白重贊封好制書上報。太祖非常驚駭，命令檢驗，全是僞造，於是命令六宅使陳思誨快馬趕往涇州，擒獲李玉及閻承恕進行審問，認罪處死。陳延正提升領刺史以獎賞，又詔令各

領刺史以賞之，仍詔諸州，凡被制書有關機密，則詳驗印文筆迹。俄改泰寧軍節度。乾德四年，又爲定國軍節度。開寶二年，改左千牛衛上將軍，奉朝請。三年，卒，年六十二。

### 王仁鎬

王仁鎬，邢州龍岡人。後唐明宗鎮邢臺，署爲牙校，即位，擢爲作坊副使，累遷西上閣門使。清泰中，改右領軍衛將軍。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爲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漢乾祐中，歷昭義、天雄二軍節度副使。

周祖鎮鄴，表仁鎬爲副留守。及起兵，仁鎬預其謀。周祖即位，仁鎬爲王峻所忌，出爲唐州刺史，遷棣州團練使，入爲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顯德初，出爲永興軍節度使。世宗嗣位，移河中。會殿中丞上官瓚使河中還，言河中民多匿田租，遂遣瓚按視均定。百姓苦之，多逃亡他郡，仁鎬抗論其事，乃止。丁繼母憂，去官。

五年，拜安國軍節度，制曰：“眷惟襄國，實卿故鄉。分予龍節之權，成爾錦衣之美。”郡民扶老携幼，迎於境上，有獻錦袍者四，仁鎬皆重衣之，厚酬以金帛。視事翌日，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楸，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時人美之。郡有群盜，仁鎬遣使遺以束帛，諭之，悉遁去，不復爲盜。恭帝嗣位，移山南東道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師。建隆二年，以疾召還，次唐州，卒於傳舍，年六十九。

州，凡接到有關機密大事的制書，要詳細檢驗印章筆迹。不久改任泰寧軍節度使。乾德四年，又任定國軍節度使。開寶二年，改官左千牛衛上將軍，奉朝請。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二歲。

王仁鎬，邢州龍岡人。後唐明宗鎮守邢臺，錄用爲牙校，即位，提升爲作坊副使，逐漸升遷爲西上閣門使。清泰年間，改任右領軍衛將軍。後晉天福年間，青州楊光遠將要圖謀不軌，任命王仁鎬爲節度副使，觀察他的行動。過了二年，有人向朝廷誣陷王仁鎬，改任護國軍行軍司馬。王仁鎬到河中幾個月，楊光遠叛亂的文書上報。後漢乾祐年間，歷任昭義、天雄二軍節度副使。

周祖鎮守鄴，表奏王仁鎬爲副留守。起兵時，王仁鎬參預這個計劃。周祖即位，王仁鎬被王峻忌恨，出朝任唐州刺史，升爲棣州團練使，入朝爲右衛大將軍，充任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顯德初年，出朝爲永興軍節度使。世宗繼承皇位，調任河中節度使。殿中丞上官瓚出使河中回朝，上言河中百姓大量隱瞞田租，於是派遣上官瓚去查田定租。百姓怨苦，大量逃亡到其他州縣，王仁鎬大聲爭論這件事，於是中止。繼母去世服喪，離職。

五年，授安國軍節度使，制文說：“所眷戀的襄國，是你的故鄉。給你龍形符節以節度使之權，成全你衣錦榮歸的美事。”州中百姓扶老携幼，在邊界上迎接，有四個進獻錦袍的，王仁鎬都重疊穿在身上，并以金帛酬謝。處理政務的第二天，探望他祖輩父親的墳墓，環視周圍的樹木，嗚咽流淚，對親近的人說：“仲由認爲不如負米快樂，確實如此。”當時的人贊美他。州內有一夥盜賊，王仁鎬派人贈送束帛，勸諭他們，全部逃走，不再做强盜。恭帝繼承皇位，調任山南東道節度使。

宋初，加官檢校太師。建隆二年，因病召回，到唐州，在驛館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王仁鎬性端謹儉約，崇信釋氏，所得俸祿，多奉佛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昃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王仁鎬曰：“公貴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王仁鎬斂容遜謝，無愠色。當時稱其長者。

### 陳思讓

陳思讓字後己，幽州盧龍人。父審確，仕後唐至晉，歷檀、順、涿、均、沁、唐、祁、城八州刺史。預征蜀，權利州節度，終金州防禦使。思讓初隸莊宗帳下，即位，補右班殿直。晉天福中，改東頭供奉官，再遷作坊使。安從進叛於襄陽，以思讓為先鋒右廂都監，從武德使焦繼勳領兵進討。遇從進之師於唐州花山下，急擊大破之，從進僅以身免。以功領樊州刺史。從進平，授坊州刺史。

八年冬，契丹謀入寇，以思讓監澶州軍，賜鞍勒馬、器帛。討楊光遠於青州也，又為行營右廂兵馬都監，兵罷，改磁州刺史。會符彥卿北征契丹，思讓表求預行。未幾，改衛州。連丁內外艱。時武臣罕有執喪禮者，思讓不俟詔，去郡奔喪，聞者嘉之。起復隨州刺史。

漢初，移淄州，罷任歸朝。會淮南與朗州馬希萼合兵淮南，攻湖南，馬希廣來乞師，旋屬內難，又周祖北征，乃分兵令思讓往郢州赴援，兵未渡而希廣敗。思讓留於郢。

周祖即位，遣供奉官邢思進召思讓及所部兵還。劉崇僭號太原，周祖思得方略之士以備邊，遣思讓率兵詣磁州，控扼澤、潞。未幾，授磁州刺史，充北面兵馬巡檢。未行，升磁州為團練，即以思讓充使。

廣順元年九月，劉崇遣大將李瓌

王仁鎬性情端謹儉樸，信奉佛教，所得俸祿多供奉神佛施捨僧人，每天早晨誦佛經五卷，有時到日晚纔出來處理事務。從事劉謙責王仁鎬說：“你貴為節度使，不勤於政事救助百姓，却孜孜不倦地事奉佛，為什麼呢？”王仁鎬莊重地道歉，沒有惱怒之色。當時稱他為長者。

陳思讓字後己，幽州盧龍人。父親陳審確，從後唐到後晉為官，歷任檀、順、涿、均、沁、唐、祁、城八州刺史。參加征伐蜀，權利州節度使，至金州防禦使。陳思讓最初隸屬莊宗部下，莊宗即位，補為右班殿直。後晉天福年間，改任東頭供奉官，又升任作坊使。安從進在襄陽叛亂，任命陳思讓為先鋒右廂都監，跟隨武德使焦繼勳帶領軍隊前去討伐。在唐州花山下與安從進的軍隊相遇，急速出擊大敗他們，安從進僅自身逃脫。因功領樊州刺史。安從進平定，任坊州刺史。

八年冬，契丹陰謀入侵，任命陳思讓為澶州監軍，賞賜鞍勒馬、器皿布帛。在青州討伐楊光遠時，又任行營右廂兵馬都監，戰爭結束，改任磁州刺史。符彥卿北上征伐契丹，陳思讓上表請求參加出征。不久，改任衛州。父母親連續去世服喪。當時武臣很少有實行喪禮的，陳思讓不等詔書下達，就離州奔喪，聽到的人都贊美他。服喪未滿起任隨州刺史。

後漢初，調任淄州，任滿返回朝廷。淮南與朗州馬希萼在淮南會師，進攻湖南，馬希廣請求援軍，接着發生內亂，周祖又北征，就分出力命令陳思讓到郢州去救援，軍隊尚未渡河馬希廣已失敗。陳思讓留在郢州。

周祖即位，派遣供奉官邢思進召陳思讓及所率軍隊返回。劉崇在太原越位稱帝，周祖想要得到有方略的人才來守衛邊境，派遣陳思讓率領軍隊到磁州，扼守澤、潞。不久，任磁州刺史，充北面兵馬巡檢。尚未出發，磁州建置升為團練州，就由陳思讓充任團練使。

廣順元年九月，劉崇派遣大將李瓌率領馬步

領馬步軍各五都，鄉兵十都，自團柏軍於窟子店。思讓與都監向訓、張仁謙等率龍捷、吐渾軍，至虜亭西，與瓌軍遇，殺三百餘人，生禽百人，獲崇偏將王璠、曹海金，馬五十匹。俄遣王峻援晉州，以思讓與康延沼分爲左右廂排陣使，令率軍自烏嶺路至絳州與大軍合。崇燒營遁去，思讓又與藥元福襲之。俄命權知絳州。明年春，遷絳州防禦使。

顯德元年九月，改亳州防禦使，充昭義軍兵馬鈐轄，屢敗并人及契丹援兵，遷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北面行營馬步軍排陣使。五年，敗并軍千餘於西山下，斬五百級。是秋，邢州官吏、耆艾邢銖等四十人詣闕，求借留思讓，詔褒之。十二月，改義成軍節度觀察留後。

六年春，世宗將北征，命先赴冀州以俟命。及得瓦橋關，爲雄州，命思讓爲都部署，率兵戍守。世宗不豫還京，留思讓爲關南兵馬都部署。恭帝嗣位，授橫海軍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傅。乾德二年，又爲保信軍節度。時皇子興元尹德昭納思讓女爲夫人。開寶二年夏，改護國軍節度、河中尹。七年，卒，年七十二。贈侍中。

思讓累歷方鎮，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祿悉以飯僧，人目爲“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弟思誨，至六宅使。子欽祚，累遷至香藥庫使、長州刺史。欽祚子若拙。

陳若拙

若拙字敏之。幼嗜學，思讓嘗令持書詣晉邸，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縻以府職，若拙懇辭。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

軍各五都，鄉兵十都，從團柏出發到窟子店。陳思讓與都監向訓、張仁謙等率龍捷、吐渾軍，到虜亭以西，與李瓌的軍隊相遇，殺死三百餘人，生擒一百人，俘獲劉崇的偏將王璠、曹海金，馬五十匹。不久派遣王峻支援晉州，任命陳思讓與康延沼分別爲左右廂排陣使，命令率領軍隊從烏嶺到達絳州與大軍會合。劉崇燒毀軍營逃走，陳思讓又與藥元福襲擊他。不久權知絳州。第二年春，升爲絳州防禦使。

顯德元年九月，改任亳州防禦使，充昭義軍兵馬鈐轄，多次打敗并州軍隊及契丹援軍，升任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北面行營馬步軍排陣使。五年，在西山下打敗并州軍隊一千餘人，斬首五百級。當年秋，邢州官吏、老人邢銖等四十人來到朝廷，請求借留陳思讓，下詔贊揚他。十二月，改任義成軍節度觀察留後。

六年春，世宗將要北征，命令先奔赴冀州等待命令。占領瓦橋關，設雄州時，任命陳思讓爲都部署，率軍戍守。世宗患病回京，留陳思讓爲關南兵馬都部署。恭帝繼承皇位，任橫海軍節度使。

宋初，加官檢校太傅。乾德二年，又爲保信軍節度使。當時皇子興元尹德昭娶陳思讓的女兒爲夫人。開寶二年夏天，改任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贈官侍中。

陳思讓多次擔任藩鎮職務，沒有敗績，然而非常信奉佛教，所到之處大都禁止屠宰，俸祿全部用來供養僧人，人們稱爲“陳佛子”。去世之後，家中沒有多餘的財產。弟弟陳思誨，官至六宅使。兒子陳欽祚，逐步提升到香藥庫使、長州刺史。陳欽祚的兒子陳若拙。

陳若拙字敏之。自幼好學，陳思讓曾讓他拿着書信到晉王府去，宋太宗贊賞他應對周詳文雅，想要安排他任王府職務，陳若拙懇切推辭。太平興國五年，中進士甲科，初次任官爲將作監

鄂州，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單州。以能政，就改太常丞，遷監察御史，充鹽鐵判官。益州繫囚甚衆，太宗覽奏訝之，召若拙面諭委以疏決，遷殿中侍御史、通判益州。淳化三年，就命爲西川轉運副使，未幾，改正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若拙佐治，改度支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奏爲通判，遷司封員外郎，部送芻糧至塞外，優詔獎之。

入爲鹽鐵判官，轉工部郎中。與三司使陳恕不協，求徙他局，改主判開拆司。車駕北巡，命李沆留守東京，以若拙爲判官。河決鄆州，朝議徙城以避水患，命若拙與閻承翰往規度，尋命權京東轉運使，因發卒塞王陵口，又於齊州浚導水勢，設巨堤於采金山，奏免六州所科梢木五百萬，民甚便之。河平，真授轉運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知潭州。時三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是大失望，因請對，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求納制命。上怒，謂宰相曰：“士子操修，必須名實相副，頗聞若拙有能幹，特遷秩委以藩任，而貪進擇祿如此。往有黃觀者，或稱其能，選爲西川轉運使，輒訴免，當時黜守遠郡。今若拙復爾，亦須譴降。凡用人，豈以親疏爲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樹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乃追若拙所授告敕，黜知處州，徙溫州。代還，復授刑部郎中，再爲鹽鐵判官，改兵部郎中、河東轉運使，賜金紫。

會親祀汾陰，若拙以所部緡帛、芻粟十萬，輸河中以助費，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言其幹職，擢拜右諫議大夫，徙知永興軍府。時鄰郡歲饑，前

丞、通判鄂州，改任太子右贊善大夫、單州知州。因治政之才，改任太常丞，升爲監察御史，充鹽鐵判官。益州關押囚犯非常多，太宗看到奏章很驚訝，召見陳若拙當面委托他清理判決，升爲殿中侍御史、通判益州。淳化三年，就地任命爲西川轉運副使，不久，改任正使，召回。李至守洛都，表奏陳若拙輔治理，改任度支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過了很久，柴禹錫鎮守涇州，又表奏爲通判，升爲司封員外郎，押送糧草到塞外，下詔褒獎他。

入朝爲鹽鐵判官，轉任工部郎中。與三司使陳恕不融洽，請求調往其他部門，改爲主判開拆司。皇帝巡視北方，任命李沆留守東京，任若拙爲判官。黃河在鄆州決口，朝廷商議遷移州城來躲避水患，命令陳若拙與閻承翰前去規劃處理，不久任命權京東轉運使，接着徵發士兵堵塞王陵口，又在齊州疏浚引導水勢，在采金山建立高大堤壩，奏請免除六州應納的短木五百萬根，百姓爲此得到很大好處。黃河事務結束，實任轉運使。召回，爲刑部郎中、潭州知州。當時三司使空缺，陳若拙自以爲能得到。到這時非常失望，因而請求召見，上言父母年老，不願遠出，請求交回任命。皇上很惱怒，對宰相說：“士子的操守修養，必須名實相副，常聽說陳若拙有才能，特別提升官級委任他地方事務，然而如此貪圖進升挑選祿位。以前有叫黃觀的人，有人稱贊他有才能，選用爲西川轉運使，就陳辭求免，當時貶黜到邊遠州任職。現在陳若拙又這樣，也要譴責降職。凡是用人，豈能因親近疏遠而不同，如果能鞠躬盡瘁奉行公事，有所建樹，何必擔心名聲官位不來。”於是追回陳若拙所授任命文書，貶爲處州知州，徙溫州。任滿回朝，又任刑部郎中，再次任鹽鐵判官，改任兵部郎中、河東轉運使，賞賜金紫。

皇上親祀汾陰，陳若拙把所管轄地區的緡帛、糧草十萬，運到河中用來補助費用，經度制置使陳堯叟上言他任職幹練，提升爲右諫議大夫，改爲永興軍府知府。當時鄰州饑荒，前任官

政拒其市糴，若拙至，則許貿易，民賴以濟。又移知鳳翔府，入拜給事中、知澶州。蝗旱之餘，勤于政治，郡民列狀乞留。天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錄其子映爲奉禮郎。

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爲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爲“瞎榜”云。

### 焦繼勳

焦繼勳字成績，許州長社人。少讀書有大志，嘗謂人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遂棄其業，游三晉間爲輕俠，以飲博爲務。晉祖鎮太原，繼勳以儒服謁見，晉祖與語，悅之，留帳下。天福初，授皇城兼宮苑使，遷武德使。安重榮反鎮州，安從進自襄陽舉兵爲應。晉祖命繼勳督諸將進討。至唐州南，遇從進軍萬餘，設伏擊敗之，禽其牙將安洪義、鮑洪等五十餘人，得山南東道印，從進單騎奔還。從進弟從貴率兵千餘人，援均州刺史蔡行遇，繼勳殺其衆七百，生禽百，獲從貴，斷腕放入城中，從進自此不能復鎮。繼勳以功就拜齊州防禦使。少帝即位，從進平，藉繼勳威名鎮之，徙襄陽防禦使。歲餘，入爲右千牛衛大將軍，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

西人寇邊，朝議發師致討，繼勳抗疏請行，拜秦州觀察使兼諸蕃水陸轉運使。既至，推恩信、設方略招誘，諸郡酋長相率奉玉帛、牛酒乞盟，邊境以安。俄徙知陝州，就遷保義軍兵馬留後。

漢初，鳳翔軍校陽彥昭據城叛，命繼勳率師討之，以功授保大軍節度。召入，會漢祖幸大名，留爲京城右廂巡檢使，俄改右羽林統軍。隱帝

不許他們買賣糧食，陳若拙到達，允許貿易，百姓賴以接濟。又移爲鳳翔府知府，入朝授給事中、澶州知州。蝗災旱災之餘，勤於治政，州內百姓列出政績請求留任。天禧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錄用其子陳映爲奉禮郎。

陳若拙常弄虚作假，學問很少，當時把第二名及第的人稱爲榜眼，陳若拙一向沒有文采，因此被稱作“瞎榜”。

焦繼勳字成績，許州長社人。少年讀書有遠大志向，曾對人說：“大丈夫應當在異域建立功勳，取萬戶侯。豈能勤苦於詩文呢？”於是放棄學業，在三晉一帶游俠，以飲酒博戲爲事。晉祖鎮守太原，焦繼勳穿着儒生的衣服求見，晉祖與他交談，很喜歡他，留作部下。天福初年，授皇城兼宮苑使，升爲武德使。安重榮在鎮州謀反，安從進從襄陽起兵呼應。晉祖命令焦繼勳率諸將進軍討伐。到唐州以南，遇到安從進的軍隊一萬餘人，設下伏兵擊敗他們，俘獲他們的牙將安洪義、鮑洪等五十餘人，得到山南東道官印，安從進單人匹馬逃回。安從進之弟安從貴率領軍隊千餘人，援助均州刺史蔡行遇，焦繼勳殺掉其中七百人，生擒一百人，俘獲安從貴，砍斷手腕放回城中，安從進從此不能稱雄一方。焦繼勳因功就地授齊州防禦使。少帝即位，安從進被平定，以焦繼勳的威名鎮守，調任襄陽防禦使。一年多後，入朝任右千牛衛大將軍，授宣徽北院使，升爲南院使。

西人侵犯邊境，朝廷商議派出軍隊進行討伐，焦繼勳上疏請求出行，授爲秦州觀察使兼諸蕃水陸轉運使。到達後，推行恩信，以方略招引勸誘，各州酋長相繼奉獻玉帛、牛酒請求結盟，邊境因此安定。不久調任陝州知州，就地升保義軍兵馬留後。

後漢初，鳳翔軍校陽彥昭據城叛亂，命令焦繼勳率領軍隊討伐，因功授保大軍節度使。召入京城，漢祖駕幸大名，留用爲京城右廂巡檢使，隨即改任右羽林統軍。隱帝末年，命令焦繼勳率

末，命繼勳領兵北征。及周祖舉兵向闕，繼勳奉隱帝逆戰於留子陂，戰不利，遂歸周祖。

廣順初，改右龍武統軍。世宗征淮南，爲左廂排陣使，又改右羽林統軍、左屯衛上將軍，以戰功拜彰武軍節度。

宋初，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改右武衛上將軍。乾德三年，權知延州。四年，判右街仗杜審瓊卒，命繼勳代之。時向拱爲西京留守，多飲燕，不省府事，群盜白日入都市劫財，拱被酒不出捕逐。太祖選繼勳代之，月餘，京城肅然。太祖將幸洛，遣莊宅使王仁珪、內供奉官李仁祚部修洛陽宮，命繼勳董其役。車駕還，嘉其幹力，召見褒賞，以爲彰德軍節度，仍知留府事。仁珪領義州刺史，仁祚爲八作副使。繼勳以太平興國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繼勳獵涉史傳，頗達治道，所至有善政。然性吝嗇，多省公府用度，時論少之。子守節。

#### 焦守節

守節字秉直，初補左班殿直，選爲江、淮南路採訪。還奏稱旨，擢閤門祇候。李順餘黨擾西川，命與上官正討平之。高、溪州蠻內寇，又命往圖方略，守節言：“山川回險，非我師之利。”詔許招納。

咸平中，置江、淮南、荆湖路兵馬都監，首被選擇。又討施、夔州叛蠻，以大義諭其酋長，皆悔過內附，因爲之畫界定約。還遷閤門通事舍人，監香藥樞密院，三司言歲課增八十餘萬。時守節已爲衣庫副使，當遷閤門副使，真宗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遷橫行，何以勸邊陲效命者？”止以爲官苑副使。

軍北征。周祖起兵攻打京城時，焦繼勳擁奉隱帝在留子陂迎戰，作戰失利，歸附周祖。

廣順初年，改任右龍武統軍。世宗征伐淮南，任左廂排陣使，又改任右羽林統軍、左屯衛上將軍，因戰功授彰武軍節度使。

宋初，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改授右武衛上將軍。乾德三年，權知延州。四年，判右街仗杜審瓊去世，任命焦繼勳接替他。當時向拱任西京留守，經常飲酒宴會，不管理府中事務，強盜白天進入都市搶劫財物，向拱醉酒不去追捕。太祖選用焦繼勳接替他，一個多月後，京城肅然。太祖將到洛陽，派遣莊宅使王仁珪、內供奉官李仁祚指揮修建洛陽宮，命令焦繼勳管理這項工程。皇帝回京，贊揚他幹練有能力，召見褒獎賞賜，授爲彰德軍節度使，仍舊知留府事。王仁珪領義州刺史，李仁祚爲八作副使。焦繼勳在太平興國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八歲，贈官太尉。

焦繼勳涉獵史傳，通曉治國之道，所到之處有好的政績。然而性情吝嗇，總是節省官府費用，當時輿論輕視他。兒子焦守節。

焦守節字秉直，最初補左班殿直，選用爲江、淮南路採訪使。還朝奏報符合旨意，提升閤門祇候。李順的餘黨騷擾西川，命令與上官正討伐平定他們。高、溪州蠻侵擾內地，又命令前去處理，焦守節上言：“山川曲折險峻，出戰對我軍不利。”下詔允許招降。

咸平年間，設江、淮南、荆湖路兵馬都監，首先被選拔。又討伐施州、夔州叛亂蠻人，用大義勸諭他們的酋長，全都悔過歸附，因而爲他們劃出地域定約。回朝升任閤門通事舍人，監香藥樞密院，三司上言每年賦稅增加八十餘萬。當時焦守節已任衣庫副使，應當升閤門副使，真宗對輔臣說：“焦守節因財利剩餘而升武官官階，用什麼來鼓勵在邊境效命的人呢？”僅任命爲官苑副使。

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山謂曰：“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燕然山距此幾許？”求說慚服。久之，遷皇城副使，管勾軍頭引見司。坐以白直假樞密院副承旨尹德潤治第，免所居官。三遷東上閤門使，加榮州刺史。數請補外，歷知襄、鄧、汝三州，遷四方館使，以右神武大將軍致仕卒。

### 劉重進

劉重進，幽州人，本名晏僧。梁末隸軍籍。晉初，以習契丹語，應募使北邊，改右班殿直，因賜是名。遷西頭供奉官，再使契丹。契丹主以其敏慧，留為帳前通事；俄南侵，署重進忠武軍節度。

漢初，移鎮鄧州。漢法，禁牛革甚嚴，州民崔彥、陳寶選八人自本鎮持革詣漢祖廟鞞鼓，重進杖遣之。判官史在德謂重進不善用法，宜置極典。及大理、刑部詳覆，重進所斷為是。在德坐故入，杖死之。

乾祐末，罷鎮來朝。周祖起兵至封丘，詔重進與左神武統軍袁義率兵拒之，重進望塵退走。周廣順初，從征兗州。未幾，封薛國公。俄召為右神武統軍，累加檢校太師。世宗南征，為右廂排陣使。顯德三年，世宗聞揚州無備，遣宣祖、韓令坤與重進等往襲取之，又為先鋒都部署，進克泰州。初，楊行密子孫居海陵，號永寧宮，周師渡淮，盡為李景所殺。重進入其家，得玉硯、玉杯盤、水晶盞、瑪瑙碗、翡翠瓶以獻。俄命判廬州行府事兼行營都部署，敗淮人千餘于州境，又敗五百衆于白城湖。及世宗再巡，吳師潰于紫金山，有至東山口者，重進殺三千餘衆。及下壽州，以功授武勝軍節度。淮南平，改鎮邠

奉命出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着遠山對他說：“那就是黃龍府。”焦守節應聲說：“燕然山距這裏有多少路程？”求說慚愧佩服。過了很久，升為皇城副使，管勾軍頭引見司。因把官府差役借給樞密院副承旨尹德潤修建住宅，免去所任官職。三次提升為東上閤門使，加官榮州刺史。多次請求任地方官，歷任襄、鄧、汝三州知州，升為四方館使，以右神武大將軍退休去世。

劉重進，幽州人，本名晏僧。後梁末隸屬軍籍。後晉初，因通曉契丹語，應募出使北部邊疆，改右班殿直，因而賞賜這個名字。升西頭供奉官，再次出使契丹。契丹主因為他機敏智慧，留用為帳前通事；隨即向南侵犯，任命重進為忠武軍節度使。

後漢初，移鎮鄧州。後漢法律，禁用牛革非常嚴格，州中百姓崔彥、陳寶選等八人從本鎮拿着牛皮到漢祖廟去做鼓，劉重進杖責後釋放了他們。判官史在德說劉重進不善於用法，應當處死。到大理、刑部復審，劉重進所作判決是正確的。史在德定罪為故意誣陷，杖責而死。

乾祐末年，免去藩鎮之職前來朝見。周祖起兵到達封丘，詔令重進與左神武統軍袁義率率軍抵禦他們，劉重進遠遠望見塵埃就撤退逃走。後周廣順初年，隨從征伐兗州。不久，封薛國公。繼而召為右神武統軍，逐步加官至檢校太師。世宗南征，為右廂排陣使。顯德三年，世宗聽說揚州沒有防禦準備，派遣宣祖、韓令坤與劉重進等前去襲擊，又擔任先鋒都部署，進軍攻克泰州。起初，楊行密的子孫居住在海陵，稱為永寧宮，後周軍隊渡過淮河，全部被李景所殺。劉重進進入他的家，得到玉硯、玉杯盤、水晶盞、瑪瑙碗、翡翠瓶進獻上去。隨即任命判廬州行府事兼行營都部署，在州境之內打敗淮軍一千餘人，又在白城湖打敗五百人。世宗第二次出征，吳軍在紫金山潰敗，有逃到東山口的，劉重進殺死三千餘人。攻克壽州後，因功授武勝軍節度使。淮南平定，改鎮邠州。世宗北征，為先鋒都指揮使。恭



州。世宗北征，爲先鋒都指揮使。恭帝即位，封開府。

宋初，進封燕國公。建隆二年秋，授右羽林統軍。乾德五年，改左領軍衛上將軍。重進徒善譯語，無他才能，值契丹入中原，遂至方鎮。及在環衛，嘗從幸玉津園，太祖召與語。既退，謂左右曰：“觀重進應對不逮常人，前朝以爲將帥，何足重耶？”六年，卒，年七十。

### 袁彥

袁彥，河中 河東人。少以趨勇應募從事，隸奉國營。漢 乾祐中，周祖領軍討李守貞，以彥置麾下，及鎮鄴，以爲部直小將。周 廣順中，世宗在澶淵，遷爲親事都校。世宗尹京，改開封府步直指揮使。顯德初，授內外步軍都軍頭，領泉州刺史。未幾，改岳州防禦使。從征壽州，爲城北造竹龍都部署。竹龍者，以竹數十萬竿，圍而相屬，上設版屋，載甲士數百人，以攻其城。又命於渦口修橋，橋成，世宗幸焉，因立爲鎮淮軍。李繼勳以淮上失律，罷軍職，命彥爲武信軍節度，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又命爲淮南道行營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賜衣服、金帶、鞍勒馬、鎧甲、器仗，遣赴軍前。

太祖下滁陽，禽皇甫暉、姚鳳，彥皆有勞績，詔褒之。又令率師屯下蔡以逼壽春。及劉仁贍降，從世宗攻濠、泗，又禽南唐將許文綽、邊鎬等以獻。師還，真授步軍都指揮使，領彰信軍節度。六年春，發近畿丁壯浚五丈河，命彥董其役。恭帝嗣位，移保義軍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尉。是秋來朝，改鎮曹州。乾德六年，爲靜難軍節度。開寶二年，移鄆州。五年，罷鎮

帝即位，封官開府儀同三司。

宋初，進封燕國公。建隆二年秋，授右羽林統軍。乾德五年，改任左領軍衛上將軍。劉重進祇擅長翻譯，沒有其他才能，正值契丹入侵中原，於是官至藩鎮。任環衛官，曾隨從皇上到玉津園，太祖召見并與他交談。退下以後，對身邊的人說：“看起來劉重進應對不及常人，前朝任用爲將帥，怎能重用呢？”六年，去世，享年七十歲。

袁彥，河中 河東人。年少時因矯健勇猛應募從事，隸屬奉國營。後漢 乾祐年間，周祖率領軍隊討伐李守貞，把袁彥安置在麾下，到鎮守鄴，用爲部直小將。後周 廣順年間，世宗在澶淵，升爲親事都校。世宗任京城尹，改任開封府步直指揮使。顯德初年，授內外步軍都軍頭，領泉州刺史。不久，改任岳州防禦使。隨從征伐壽州，任城北造竹龍都部署。竹龍，是用竹子數十萬竿，圍繞連接，上面設版屋，裝載甲士數百人，用來攻打其城。又命令在渦口修橋，橋梁建成，世宗到此，因而設爲鎮淮軍。李繼勳因在淮河岸邊被打敗，罷免軍職，任命袁彥爲武信軍節度使，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又任命爲淮南道行營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賞賜衣服、金帶、鞍勒馬、鎧甲、器仗，派遣他來到軍中。

宋太祖攻克滁陽，俘虜皇甫暉、姚鳳，袁彥都有功勞，下詔褒獎。又命令率軍駐兵下蔡以便進逼壽春。劉仁贍投降，隨從世宗攻打濠、泗，又俘獲南唐將領許文綽、邊鎬等進獻。班師，實任步軍都指揮使，領彰信軍節度使。六年春，徵發近郊青壯年疏浚五丈河，命袁彥管理這項工程。恭帝繼承皇位，調任保義軍節度使。

宋初，加官檢校太尉。當年秋天前來朝見，改鎮曹州。乾德六年，爲靜難軍節度使。開寶二年，調任鄆州。五年，免去藩鎮職務返回京城，

歸闕，卒，年六十六。景德四年，特詔錄其孫昭慶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昭慶上彥周朝所受告敕有二聖名諱者，特遷殿直。

### 祁廷訓

祁廷訓本名廷義，避太宗舊名改焉。河南 洛陽人。父珪，梁左監門衛大將軍。廷訓善書計、騎射，隸周祖帳下。廣順中，歷東西班右蕃行首、鐵騎都虞候。世宗即位，改東西班都指揮使，遷內殿直都指揮使，繼領蘭、睦二州刺史。從征淮南，賜以明光細甲，令董舟師巡江界。吳人伏兵三江口葭莩中，掩擊廷訓，廷訓力戰大破之，俘馘千人，餘黨遁去。江北平，以功遷吉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月餘，遷嵐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都指揮使。

宋初，爲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是秋，改河陽。乾德二年，又改彰德軍節度留後，俄權知鄧州。五年，就拜義武軍節度。

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以廷訓爲北面副都部署。太平興國元年來朝。二年冬，改左領軍衛上將軍。五年，坐私販竹木貴鬻入官，責本衛大將軍。未幾，復舊官。六年，卒，年五十八。

廷訓形質魁岸，無才略，臨事多規避，時人目爲“祁橐駝”，以其龐大而無所取也。

### 張鐸 張禹珪

張鐸，河朔人，少以材武應募隸軍籍。漢初，爲奉國右第六軍都指揮使，領澧州刺史。周祖以樞密使鎮鄴，鐸以所部從行，及起兵，鐸預焉。廣順初，鐸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韓通爲右廂都指揮使；俄并兼防禦使，鐸領永州，通領睦州。會改奉

去，享年六十六歲。景德四年，特別下詔錄用其孫袁昭慶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袁昭慶獻上袁彥周朝所受告敕中有二聖名諱的，特別提升爲殿直。

祁廷訓本名廷義，避太宗舊名而更改。河南 洛陽人。父親祁珪，後梁左監門衛大將軍。祁廷訓長於文書會計、騎馬射箭，隸屬周祖部下。廣順年間，歷任東西班右蕃行首、鐵騎都虞候。世宗即位，改任東西班都指揮使，升爲內殿直都指揮使，相繼領蘭、睦二州刺史。隨從征伐淮南，賞賜給他明光細甲，命令總領水師巡視長江沿綫。吳人把軍隊埋伏在三江口蘆草中，襲擊祁廷訓，祁廷訓奮力作戰大敗他們，俘虜斬首一千人，餘黨逃走。長江以北平定，因功升吉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一個多月後，升嵐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都指揮使。

宋初，爲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當年秋，改任河陽。乾德二年，又改任彰德軍節度留後。不久權知鄧州。五年，就地授義武軍節度使。

開寶二年，太祖征伐太原，任命祁廷訓爲北面副都部署。太平興國元年前來朝見。二年冬，改授左領軍衛上將軍。五年，因私販竹木高價賣給官府，責降爲本衛大將軍。不久，官復原職。六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祁廷訓身材高大魁梧，沒有才智謀略，遇事經常退縮逃避，當時的人稱作“祁駱駝”，是因爲他龐大而没有可取之處。

張鐸，河朔人，少年時因勇武應募隸屬軍籍。後漢初，爲奉國右第六軍都指揮使，領澧州刺史。周祖以樞密使身份鎮守鄴，張鐸率所轄軍隊隨從出行，起兵時，張鐸參預其事。廣順初年，張鐸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韓通爲右廂都指揮使；隨即同時兼防禦使，張鐸領永州，韓通領睦州。改奉國軍爲虎捷軍時，張鐸仍舊兼領這一

國爲虎捷，鐸仍領其職。是冬，出爲密州防禦使，改亳州。三年，授鎮國節度。郊祀畢，加檢校太傅。世宗初，移彰義軍，未幾，加檢校太尉。顯德三年，又移河中尹、護國軍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師，俄復鎮涇州。州官歲市馬，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侵用官糲六千四百餅。事發，召歸京師，本州械繫其子保常及親吏宋習。太祖以鐸宿舊，釋不問，罷鎮爲左屯衛上將軍，奉朝請而已。其所盜用，仍蠲除之，保常、習亦得釋。鐸又嘗假晉邸錢百六十萬，太宗即位，詔貰之。俄命判左金吾街仗。及駕征河東，以鐸爲京城內外都巡檢，鄜州刺史高繼充、閤厰副使張守明分別爲裏城左右廂巡檢。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

子熙載至左千牛衛大將軍。熙載子禹珪字天錫，粗知書，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即位，補東西班承旨，改殿直，帶御器械。以材勇擢居禁衛，殿前散祗候都虞候。咸平初，授內殿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三年，出爲滁州刺史，知洺、瀛、霸三州，并兼兵馬鈐轄，徙嵐州。西人勒厥麻誘衆叛，禹珪率衆討之，俘六千餘人，獲名馬孳畜甚衆。

景德初，授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契丹既請和，帝思守臣有武幹能鎮靜邊郡者，親錄十餘人名付中書，禹珪預焉。遂知石州，徙代、兗州，又移澶州，頗勤政治，以瑞麥生、獄空，連詔嘉獎。會河堤決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使兗州還，言其狀，優詔褒之。就拜洺州團練使，尋知廣信軍。天禧初，復爲高陽關副都

職務。當年冬，出朝爲密州防禦使，改任亳州防禦使。三年，授鎮國軍節度使。郊祀結束，加官檢校太傅。世宗初年，調任彰義軍，不久，加官檢校太尉。顯德三年，又調任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

宋初，加官檢校太師，隨即又鎮守涇州。州官每年買馬匹，張鐸虛報馬價而據爲己有，累積到十六萬貫，以及擅自借用官庫錢一萬餘緡，侵吞使用官糲六千四百餅。事情被發現，召回京城，本州逮捕關押其子張保常及親信宋習。太祖因張鐸是舊臣，放過沒有追究，罷免藩鎮之職授左屯衛上將軍，僅爲奉朝請。他所侵吞占用的，也免除歸還，張保常、宋習也被釋放。張鐸又曾借晉王府錢一百六十萬，太宗即位，下詔寬免他。不久命判左金吾街仗。御駕親征河東時，任命張鐸爲京城內外都巡檢，鄜州刺史高繼充、閤厰副使張守明分別爲裏城左右廂巡檢。雍熙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贈官太傅。

兒子張熙載官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張熙載的兒子張禹珪字天錫，粗通文字，有方略，自幼在太宗王府，太宗即位，補爲東西班承旨，改爲殿直，帶御器械。因勇武提拔爲禁衛，殿前散祗候都虞候。咸平初年，授內殿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三年，出朝任滁州刺史，爲洺、瀛、霸三州知州，同時兼兵馬鈐轄，調任嵐州。西人勒厥麻引誘人們叛亂，禹珪率領人馬討伐他們，俘虜六千餘人，獲得名馬牲畜很多。

景德初年，任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契丹請求講和後，皇帝考慮守禦之臣中有軍事才能能够安定邊疆的，親自錄出十餘人交給中書，張禹珪在其中。於是爲石州知州，調任代州、兗州，又調任澶州，勤於治政，因長出吉祥麥、監獄變空，連續下詔嘉獎。黃河決堤泛濫，張禹珪帶領民夫堵塞，宰相王旦出使兗州回朝，說明這一情況，特別下詔褒獎他。就地授洺州團練使，很快爲廣信軍知軍。天禧初年，再次任高陽關副都部

部署兼知瀛州。明年召還，將授四廂之職，卒，年五十九。錄其二子。

### 李萬全

李萬全，吐谷渾部人。善左右射，隸護聖軍爲騎士，累遷至本軍都校，與田景咸、王暉等從周祖入汴，號十軍主。顯德中，爲彰武軍節度。

宋初，加檢校太尉、橫海軍節度。乾德中代歸，太祖數召於苑中宴射。萬全無將略，惟挽強弓，老而不衰，帝亦以此賞之。

### 田景咸 王暉

田景咸、王暉，皆太原人。景咸仕漢，爲奉國右廂都校，從周祖入汴，爲龍捷左廂都校，改安國軍留後。俄真拜，升本軍節度。世宗時，拜武勝軍節度。宋初，爲左驍衛上將軍。開寶三年卒。

景咸性鄙吝，務聚斂，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主共食。後罷鎮，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遍閱囊儲，景咸方自釋。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

暉性亦吝嗇，貲甚富，而妻子飯蔬糲，縱部曲誅求，民甚苦之。世宗以先朝功臣，知而弗問焉，至右神武統軍。建隆四年，終右領軍衛上將軍。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俯首改事，且爲盡力焉。揚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爲創業之君也歟。

署兼瀛州知州。明年召回朝廷，即將授予四廂之職，去世，享年五十九歲。錄用他的兩個兒子。

李萬全，吐谷渾部族人。善於兩手射箭，隸護聖軍爲騎士，逐步升爲本軍都校，與田景咸、王暉等隨從周祖進入汴州，號十軍主。顯德年間，爲彰武軍節度使。

宋初，加官檢校太尉、橫海軍節度使。乾德年間輪換回朝，太祖多次召他在御苑中飲宴習射。李萬全沒有大將謀略，僅能開強弓，年老不衰，皇帝也因此欣賞他。

田景咸、王暉，都是太原人。田景咸在後漢爲官，爲奉國右廂都校，隨從周祖進入汴州，爲龍捷左廂都校，改任安國軍留後。不久正式授任，升本軍節度使。世宗時，授武勝軍節度使。宋初，爲左驍衛上將軍。開寶三年去世。

田景咸性情吝嗇，專門聚斂財物，每次使臣到來，僅設一盤肉食，賓主共同食用。後來罷免藩鎮之職，經常悶悶不樂。妻子明白他的心意，帶着田景咸察看全部家財，田景咸纔能釋然。在邢州時，使臣王班到來，田景咸勸王班飲酒說：“王班請滿飲。”典客說：“這是使臣的姓名。”田景咸醒悟說：“我以爲‘王班’是官職呢，何不早告訴我。”聽到的人都笑他。

王暉性情也很吝嗇，非常富有，而妻子兒女粗茶淡飯，放任部下搜求財物，百姓爲此受害。世宗因爲他是先朝功臣，知道却没有追究，官至右神武統軍。建隆四年，最後官至右領軍衛上將軍。

論曰：宋太祖在後漢、後周任職，同時的將校多數在軍中共事，等到分管藩鎮入朝爲官時，官位有的相差不多。宋朝建國，都改變了他們勇猛强悍不可屈服的勇氣，俯首事奉，而且爲國盡心竭力。揚雄曾說：“深得用人之道，則奸詐者也可以被任用。”這就是太祖英明勇武因而成爲創業之君的原因啊。

# 宋史卷二百六十二

## 列傳第二十一

李穀 咎居潤 竇貞固 李濤(弟)幹(孫)仲容 王易簡  
趙上交(子)暉 張錫 張鑄 邊歸謙  
劉溫叟(子)煒(孫)几 劉濤 邊光範 劉載 程羽

### 李穀

李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少勇力善射，以任俠爲事，頗爲鄉人所困，發憤從學，所覽如宿習。年二十七，舉進士，連辟華、秦二州從事。

晉天福中，擢監察御史。少帝領開封尹，以穀爲太常丞，充推官。晉祖幸鄴，少帝居守，加穀虞部員外郎，仍舊職。少帝爲廣晉尹，穀又爲府推官。及即位，拜職方郎中，俄充度支判官，轉吏部郎中，罷職。天福九年春，少帝親征契丹，詔許扈從，充樞密直學士，加給事中。爲馮玉、李彥韜所排。會帝再幸河北，改三司副使，權判留司三司事。

開運二年秋，出爲磁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契丹入汴，少帝蒙塵而北，舊臣無敢候謁者，穀獨拜迎於路，君臣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囊以獻。會契丹主發使至州，穀禽斬之，密送款於漢祖，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即議北旋。

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城，穀自郡候契丹，

李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身高八尺，容貌魁偉。青少年時勇猛有力善於射箭，常扶弱懲強，但爲鄉人所迫，於是發憤學習，閱覽書籍如同學過。二十七歲，舉爲進士，接連徵召爲華、秦二州從事。

後晉天福年間，提拔爲監察御史。少帝領開封尹，任命李穀爲太常丞，充任推官。晉祖到鄴，少帝負責鎮守，加官李穀虞部員外郎，仍任舊職。少帝爲廣晉尹，李穀又爲府推官。少帝即位，爲職方郎中，隨即任度支判官，轉爲吏部郎中，罷職。天福九年春，少帝親征契丹，下詔允許扈從，充任樞密直學士，加官給事中。爲馮玉、李彥韜所排斥。皇帝再次到河北，改任三司副使，權判留司三司事。

開運二年秋，出朝任磁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契丹進入汴，少帝被俘往契丹，舊臣無人敢來迎接拜見，李穀却在路上拜迎，君臣相對流淚。李穀說：“臣沒有臉面見人，辜負了陛下。”接着把全部財物進獻。契丹主派使者來到本州，李穀把他逮捕斬首，秘密向漢祖投誠，暗中派遣河朔大豪梁暉占領安陽，契丹主憂慮，商議返回。

有人把城中兵力虛弱報告契丹，契丹回師攻打安陽，攻下這座城，李穀從州城來偵察契丹，

遂見獲。契丹主先設刑具，謂之曰：“爾何背我歸太原？”穀曰：“無之。”契丹主因引手車中，似取所獲文字，而穀知其詐，因請曰：“如實有此事，乞顯示之。”契丹國制，人未伏者不即置死。自後凡詰穀者六次，穀詞不屈。契丹主病，且曰：“我南行時，人云爾謂我必不得北還，爾何術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我，則致爾富貴。”穀曰：“實無術，蓋爲人所陷耳。”穀氣色不撓，卒寬之。

俄而德光道殂，永康繼立，署穀給事中。時契丹將麻荅守真定，而李崧、和凝與家屬皆在城中。會李筠、何福進率兵逐麻荅，推護聖指揮使白再榮權知留後。再榮利崧等家財，令甲士圍其居以求賂，既得之，復欲殺崧等滅口。穀遽見再榮謂之曰：“今國亡主辱，公輩握勁兵，不能死節，雖逐一契丹將，城中戰死者數千人，非獨公之力也。一朝殺宰相，即日中原有主，貴公以專殺，其將何辭以對？”再榮甚懼，崧等獲免。

漢初，入拜左散騎常侍。舊制，罷外郡歸本官，至是進秩，獎之也。俄權判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興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牟，素有幹材，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千佐德興，悉禽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俄遷工部侍郎。

周祖西征，爲西南面行營水陸轉運使。關右平，改陳州刺史。會有內難，急召赴闕。周祖兵入汴，命權判三司。廣順初，加戶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初，漢乾祐中，周祖討河中，穀掌

於是被擒獲。契丹主先擺出刑具，對他說：“你爲什麼背叛我歸附太原？”李穀說：“沒有此事。”契丹主就把手伸到車中，似乎去取得到的書信，然而李穀知道他是假的，因而請求說：“如果真有此事，請求公開展示。”契丹的制度，沒有認罪的人不馬上處死。從此以後共追問了李穀六次，李穀言詞不變。契丹主患病，又說：“我南行時，有人說你說我必定不能返回，你是用什麼辦法知道的？現在我病得很重，如果能救我，讓你富貴。”李穀說：“實際沒有什麼手段，是被人誣陷罷了。”李穀面色不改，最終寬恕了他。

隨即德光死在途中，永康接替皇位，任命李穀爲給事中。當時契丹將領麻荅鎮守真定，而李崧、和凝與家屬都在城中。李筠、何福進率軍趕走麻荅，推護聖指揮使白再榮權知留後。白再榮貪圖李崧等的家財，命令甲士包圍他們的住宅要求財物，得到以後，又想殺掉李崧等滅口。李穀急忙去見白再榮對他說：“現在國家滅亡君主受辱，像你這樣的人掌握強兵，不能盡節而死，雖然趕走一名契丹將領，城中戰死的也有幾千人，不全是你的功勞。一旦殺了宰相，很快中原就有君主，責備你擅自殺人，用什麼話來答對呢？”白再榮很害怕，李崧等得以免禍。

後漢初，入朝爲左散騎常侍。舊制，免除地方職務恢復原官，到這時提高官級，是獎勵他。隨即權判開封府。當時京城地區盜匪很多，中牟尤其嚴重，李穀誘導本縣人告發他們的巢穴。有叫劉德興的，後梁時多次任京畿僚佐，住在中牟，素有才幹，李穀任命他代理本縣主簿。十天後，李穀請求侍衛兵數千人輔助劉德興，全部擒獲盜賊，魁首之一就是縣佐史，另一人是御史臺官吏。搜查他們的家，得到金玉財物很多，從此行路的人沒有禍患。隨即升爲工部侍郎。

周祖西征，爲西南面行營水陸轉運使。關右平定，改任陳州刺史。朝中發生政變，急速召赴朝廷。周祖的軍隊進入汴，命權判三司。廣順初年，加官戶部侍郎。不久，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當初，後漢乾祐年間，周祖討伐河中，李穀掌管轉運，當時周祖已很有聲望，

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屬漢政紊亂，潛貯異志，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故開國之初，倚以爲相。是歲，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許之，穀懇讓得止。

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用。又奏罷屯田務，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經巢之亂，園廬蕩盡，穀生於外。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爲賢相鄉勳德里。

二年，晨起仆階下，傷右臂，在告，旬中三上表辭相位，周祖不允，免朝參，視事本司，賜白藤肩輿，召至便殿勉諭。穀不得已，起視事。征兗州，爲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

顯德初，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從世宗征太原，遇賊於高平，匿山谷中，信宿而出，追及乘輿，世宗慰撫之。世宗將趨太原，命穀先調兵食，又代符彥卿判太原行府事。師還，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穀以史氏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動，爲內廷日曆，以付史官。是歲，河大決齊、鄆，發十數州丁壯塞之，命穀領護，刻期就功。

二年冬，議伐南唐，以穀爲淮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忠武軍節度王彥超副之，韓令坤以下十二將率從。穀領兵自正陽渡淮，先鋒都將白延遇敗吳軍數千于來遠，又破千餘人于山口鎮，進攻上窰，又敗千餘衆，獲其小校數十人，長圍壽春。南唐遣大將劉彥貞來援，

後漢政治紊亂，周祖暗藏異志，多次暗示李穀，李穀僅回答臣子應當盡節事奉皇上而已。因此開國初期，依靠他任宰相。當年，淮陽官吏百姓數千人來到朝廷請求爲他立生祠，許可此事，李穀懇切推辭得以中止。

在此之前，禁止牛皮買賣的法令極嚴，違犯的人要處死。李穀核對每年用革的數量，每十頃農田一年出一張牛革，其餘聽任百姓私人使用。又上奏撤銷屯田務，把百姓歸屬州縣繳稅服役，全部消除舊有弊端。李穀的祖先本來居住在河南洛陽，經過黃巢之亂，田地房屋蕩然無存，李穀出生在外地。顯貴以後，尋訪到舊地，建立寺院，又修建房屋，凡族人之中不能爲官的分田地住在那裏。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爲賢相鄉勳德里。

二年，早晨起來摔倒在階下，摔傷右臂，請假，十天內三次上表辭去相位，周祖不允，免至上朝參拜，在本部門處理政務，賞賜白藤便轎，召到便殿鼓勵勸說。李穀不得已，又處理政務。征伐兗州，爲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

顯德初年，加官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隨從世宗征伐太原，在高平與賊軍相遇，隱藏在山谷中，兩天後出來，追上皇帝，世宗慰問安撫他。世宗將要向太原進發，命令李穀先行調集軍糧，又接替符彥卿判太原行府事。班師，進官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李穀因史官所述以起居注爲來源，喪亂以來廢棄其職，上言請求命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行，作爲內廷日曆，交給史官。當年，黃河在齊、鄆一帶大決口，調發十幾個州的青壯年堵塞，命令李穀兼管，按期完成。

二年冬，商議征伐南唐，任命李穀爲淮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兼廬、壽等州知州行府事，忠武軍節度使王彥超爲副職，韓令坤以下十二將隨從。李穀領兵從正陽渡過淮河，先鋒都將白延遇在來遠打敗吳軍數千人，又在山口鎮打敗一千餘人，進攻上窰，又打敗一千餘人，俘獲對方低級軍官數十人，長期圍困壽春。南唐派遣大將劉彥貞前來救援，李穀召集將佐謀劃說：“現在援軍

穀召將佐謀曰：“今援軍已過來遠，距壽陽二百里，舟棹將及正陽。我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斷橋梁，隔絕王師，則腹背受敵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戎輅之至。”初，世宗至圍鎮，已聞此謀，亟走內侍乘駟止之。穀已退保正陽，仍焚芻糧，回軍之際，遞相掠奪，淮北役夫數百悉陷于壽春。世宗聞之怒，亟命李重進率師伐之，以穀判壽州行府。是秋，詔歸闕，得風痹疾，告滿百日，累表請致仕，優詔不允。每軍國大事，令中使就第問之。

四年春，吳人壁紫金山，築甬道以援壽春，不及者數里。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爲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大悅，用其策。及淮南平，賞賜甚厚。出穀疏，令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贊以賜之。是夏，世宗還，穀扶疾見便殿，詔令不拜，命坐御坐側。以抱疾既久，請辭祿位。世宗怡然勉之，謂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棄而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義斯在，奈何以祿奉爲言。”穀愧謝而退。俄以平壽州，叙功加爵邑。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罷相，守司空，加邑封，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訪以政事。

五年夏，世宗平淮南回，賜穀錢百萬、米麥五百斛、芻粟薪炭等。恭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趙國公。求歸洛邑，賜錢三十萬，從其請。太祖即位，遣使就賜器幣。建隆元年，卒，年五十八。太祖聞之震悼，贈侍中。

穀爲人厚重剛毅，深沉有城府，雅善談論，議政事能近取譬，言多詣

已經過了來遠，距壽陽二百里，戰船即將到達正陽。我軍沒有水戰裝備，萬一橋梁被切斷，隔絕我軍，就腹背受敵了。不如退守浮橋，等待戰車到來。”起初，世宗到圍鎮，已經聽到這個計謀，急忙派內侍乘驛馬飛速前去阻止。李穀已經退保正陽，并燒掉糧草，回師之時，交相掠奪，淮北民夫數百人全部陷於壽春。世宗聽到此事大怒，急速命令李重進率軍討伐，任命李穀判壽州行府。當年秋，下詔返回朝廷，得中風病，請假滿百日，多次上表請求退休，下詔嘉獎但不許退休。每逢有軍國大事，讓宦官到府中去詢問他。

四年春，吳人在紫金山修建城堡，修築通道救援壽春，僅差數里沒有到達。軍隊疲憊而沒有取得戰功，當時請求撤軍認爲有利，世宗讓范質、王溥到李穀那裏商議。李穀親筆寫成奏疏請求御駕親征，有三項必定取勝的有利條件，世宗很高興，采用了他的策略。淮南平定後，賞賜非常豐厚。拿出李穀的上疏，命令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撰寫贊來賞他。當年夏，世宗回京，李穀抱病到便殿參見，詔令不要下拜，在御座旁賜座。因患病已久，請求辭去官位。世宗和悅地勉勵他，對他說：“譬如家中有四個兒子，一人患病，就丟棄他不養，不是爲父之道。我統治天下，你官居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存在着情誼，何必提官爵俸祿呢？”李穀慚愧拜謝退出。不久因平定壽州，論功增加官爵封邑。當年秋，李穀上表乞求告老，於是罷免宰相，授司空，增加封邑，令他每月乘便轎到便殿一次，詢問政事。

五年夏，世宗平定淮南回朝，賞賜李穀錢一百萬、米麥五百斛、草料糧食柴炭等等。恭帝即位，加官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趙國公。請求返回洛邑，賜錢三十萬，聽從他的請求。宋太祖即位，派遣使臣前去賞賜器幣。建隆元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太祖聽到這個消息震驚哀傷，贈官侍中。

李穀爲人厚重剛毅，深沉有城府，善於談論，議論政事能以近事作比較，進言經常切合道



理，辭氣明暢，人主爲之聳聽。人有難必救，有恩必報。好汲引寒士，多至顯位。與韓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穀後果如其言。李昉嘗爲穀記室，在淮上被病求先歸。穀視之曰：“子他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司空。

周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薄命，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穀歸洛中，昭義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是，穀受之。既而筠叛，穀憂恚而終。子吉至補闕，拱至太子中允。

### 咎居潤

咎居潤，博州高唐人。善書計。後唐長興中，隸樞密院爲小吏，以謹愿稱。晉初，出掌滑州廩庾，遂補牙職。會景延廣留守西洛，署爲右職。延廣卒，居潤往依陝帥白文珂，文珂致仕，乃表薦居潤於周祖。

時世宗尹京，詔以補府中要職。即位，擢爲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州。從向拱西征，爲行營都監，秦、鳳平，以居潤爲秦州，歷知鳳翔、河中府。顯德三年秋，遷內客省使，代王朴知開封府。四年，再幸壽州，命爲副留守。十月，幸淮上，以居潤爲宣徽北院使兼副留守。五年夏，南征還，復判開封府。六年，征關南，爲東京副留守。及吳廷祚出塞河，命居潤權知開封府。

理，文辭明白曉暢，君主爲之聆聽。他人有難必救助，有恩必報答。好提携寒士，很多達到顯赫的地位。與韓熙載友善，韓熙載即將南渡，偷偷告訴李穀說：“如果江東任用我爲相，我就要長驅直入平定中原。”李穀笑道：“如果中原任用我爲宰相，攻取江南就像囊中取物一樣。”李穀後來果然如同他所說。李昉曾是李穀的記室，在淮河地區患病請求首先返回。李穀審視他說：“你以後的官祿會與我相同。”李昉後來果然官至宰相、司空。

後周顯德年間，扈載因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舉薦他任知制誥。委任文書尚未下達，王朴來到中書說出此事。李穀說：“這個人薄命，恐怕不能夠享受了。”王朴說：“公官居選拔人才的地位，應當提拔人才，怎能談論命運而遺漏人才呢？”扈載於是任知制誥，升爲翰林學士，不久去世。人們稱道王朴能舉薦人，李穀能知人。李穀返回洛陽，昭義李筠因李穀是周朝名相，贈送錢五十萬，其他物品與此相當，李穀接受。接着李筠叛亂，李穀憂憤而死。兒子李吉官至補闕，李拱官至太子中允。

咎居潤，博州高唐人。擅長文書會計。後唐長興年間，隸屬樞密院爲小吏，以謹慎老實著稱。後晉初，出朝掌管滑州糧倉，於是補爲牙職。景延廣留守西洛，安排任主要職位。景延廣去世，咎居潤前去依附陝帥白文珂，白文珂退休，上表向周祖推薦咎居潤。

當時世宗任京城尹，下詔充任府中重要職位。世宗即位，提拔爲軍器庫使。隨從征伐高平，因功升客省使，青州知州。跟隨向拱西征，爲行營都監，秦、鳳平定，任命咎居潤爲秦州知州，歷任鳳翔、河中府知府。顯德三年秋，升爲內客省使，接替王朴爲開封府知府。四年，皇帝再次到壽州，任命他爲副留守。十月，皇帝到淮河地區，任命咎居潤爲宣徽北院使兼副留守。五年夏，南征回朝，又判開封府。六年，征伐關南，爲東京副留守。吳廷祚出邊塞渡過黃河，任命咎居潤權開封府知府事。吳廷祚爲樞密使，正

事。廷祚爲樞密使，真判開封府，改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傅。

太祖立，加檢校太尉。及征澤潞，命赴澶州巡警。師還，權知鎮州，加左領軍衛上將軍。建隆二年，又權知澶州。八月，拜義武軍節度，在鎮數年，得風痹，詔還京師。乾德四年，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居潤性明敏，有節概，篤於行義。初，晉室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至則爲遼人所執。遼人在洛者遽欲恣擄掠，延廣僚吏部曲悉遁，獨居潤力保護，其家以安。居潤與太祖同事世宗，情好款浹，嘗薦沈倫於太祖，以爲純謹可用，後至宰相，世稱其知人。

子惟質至內園使，弟居濟至水部員外郎。大中祥符三年，錄其孫建中爲三班借職。

### 竇貞固

竇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父專，後唐左諫議大夫。貞固幼能屬文，同光中舉進士，補萬全主簿。丁內艱去官，服除，授河東節度推官。時晉祖在藩，以貞固廉介，甚重之。及即位，擢爲戶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就拜中書舍人。

天福三年，詔百僚各上封事，貞固疏曰：“臣聞舉善爲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豈有隱淪；昭代用材，政理固無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譽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爲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奏之官，望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

式判開封府，改授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帝繼承皇位，加官檢校太傅。

宋太祖登基，加官檢校太尉。征伐澤潞，命他到澶州巡視警戒。班師，權知鎮州，加官左領軍衛上將軍。建隆二年，又權知澶州。八月，授義武軍節度使，在藩鎮數年，得中風病，詔令返回京師。乾德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贈官太師。

咎居潤生性聰明機敏，有志節氣概，堅持操守道義。當初，後晉即將滅亡，景延廣棄家從洛陽奔赴國難，到達就被遼人逮捕。在洛陽的遼人急着要任意搶掠，景延廣的僚佐部屬全部逃走，獨有咎居潤竭力保護，他的家庭賴以平安。咎居潤與太祖一同事世宗，親密融洽，曾把沈倫推薦給太祖，認爲純厚謹慎值得重用，後來官至宰相，當世稱贊他知人。

兒子咎惟質官至內園使，弟弟咎居濟官至水部員外郎。大中祥符三年，錄用其孫咎建中爲三班借職。

竇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父親竇專，後唐左諫議大夫。竇貞固幼年能撰寫文章，同光年間進士及第，補爲萬全主簿。母親去世服喪離職，服喪結束，任河東節度推官。當時晉祖任節度使，因竇貞固清廉耿直，非常看重他。即位後，提拔爲戶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就地授中書舍人。

天福三年，詔令百官各自上密封奏書，竇貞固上疏說：“臣聽說舉薦賢能爲明，知人爲哲。聖明的君主在位，民間沒有隱居沉淪的人；清明的時代任用人才，政治自然沒有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是鄭國用來贊美子皮的；□□□□，□□□□，是魯國用來譏刺文仲的。治國的關鍵，首先是引進賢能的人。陛下剛剛建立基業，應當尋求衆多人才。請求向百官下達詔書，命令各部門議定一人，有何能力學識，可以擔任何官，朝廷按照奏章任用他。如果能符合引薦，果然是合適的人才，上奏的官員，希望能給

私，所奏之官，宜加殿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狷。”書奏，帝深嘉之，命所司著爲令典。明年，改御史中丞，與太常卿崔悅、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同詳定正冬朝會禮節、樂章及二舞行列。歷刑部、門下二侍郎。

少帝即位，拜工部尚書。遷禮部尚書，知貢舉。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晝晷短，難盡士材，奏復夜試。擇士平允，時論稱之。改刑部尚書，出爲潁州團練使。歲餘，復拜刑部尚書。

漢祖入汴，貞固與禮部尚書王松率百官見于滎陽西，漢祖駐駕，勞問久之。初營宗廟，帝以姓自漢出，遂襲國號，尊光武爲始祖，并親廟爲五。詔群臣議，貞固上言曰：“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祀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及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爲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論者以天子建國，各從其

與獎賞；如果與舉薦的情況相違背，或者涉及徇私舞弊，上奏的官員，應當在朝廷上進行處罰。自然能官職按照德行排列，位次依據才能提升。三人同行，還要選擇良善；十目所視，必定不會看法有誤。我職務在於議論思考，大膽陳述偏激的看法。”疏文上奏，皇帝深爲贊賞，命令有關部門定爲國家法令。第二年，改任御史中丞，與太常卿崔悅、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共同審定正冬朝會禮節、樂章及二舞行列。歷任刑部、門下二侍郎。

少帝即位，授工部尚書。改爲禮部尚書，主持科舉。舊制，進士夜間考試，以換三次蠟燭爲時限。長興二年改令白天考試，寶貞固因白天時間短，難以全部發揮出文士的才能，奏請恢復夜試。選拔士人公正適當，當時輿論稱贊他。改任刑部尚書，出朝爲潁州團練使。一年多後，再次授刑部尚書。

漢祖進入汴，寶貞固與禮部尚書王松率領百官在滎陽西郊拜見，漢祖停下車駕，慰勞問候很久。營建宗廟之初，皇帝因爲姓氏出自漢朝，於是承襲國號也稱漢，尊奉光武帝爲始祖，連同祖先祠廟共爲五座。詔令群臣商議，寶貞固上言說：“根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說：‘周代制度中的七廟，是太祖及文王、武王的祠廟與四座親廟。’又說：‘七廟的制度，以周代爲根據。有相應的人就建立七座，沒有相應的人就建五座。’光武中興，以及魏、晉、宋、齊、隋、唐，有的建立六廟，有的建立四廟，是因爲建國開始時期，不滿這個數目。《禮》說‘德厚者流光’，這就是天子可以祭祀六代的道理。現在陛下平定天下，重興漢室基業，廣泛尋求典制禮儀，建立宗廟，請建立高、曾、祖、父四座親廟。至於自古聖明君主祖有功、宗有德，在四廟之外另外建立始祖廟，不被固定數目所限制，所以或者五廟或者七廟。現在請求尊奉高皇帝、光武皇帝爲始祖，效法文王、武王的不變的制度，按照歷朝六廟的舊規，以合乎典章禮法。”漢祖聽從了他。議論的人認爲天子建國，各自依隨他的起源，堯出自唐侯，

所起，堯自唐侯，禹生大夏是也。立廟皆祖其有功，商之契，周之后稷，魏之武帝，晉之三廟是也。高祖起於晉陽，而追嗣兩漢，徒以同姓爲遠祖，甚非其義；貞固又以四親匹庶，上合高、光，失之彌遠矣。但授立親廟可也，餘皆非禮。俄遷吏部尚書。

初，帝與貞固同事晉祖，甚相得。時蘇逢吉、蘇禹珪自霸府僚佐驟居相位，思得舊臣冠首，以貞固持重寡言，有時望，乃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鯁閤。及爲相日，因大吐，有物狀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之。隱帝即位，加司徒，改本貫永安鄉爲賢相鄉，班瑞里爲勳貴里。楊邠、史弘肇、王章樹黨恣橫，專權凌上，貞固但端莊自持，不能規救。

周祖兵起，貞固與蘇逢吉奉隱帝兵次于野，敗。逢吉倉黃自殺，貞固遂詣周祖。周祖稱太后制，委貞固與蘇禹珪、王峻同掌軍國政事。周祖登位，加兼侍中。會以馮道爲首相，改監修國史。俄罷相，守司徒，封沂國公。世宗即位，以范質爲司徒，貞固遂歸洛陽，輸課役，齒爲編民。貞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

宋初，以前三公赴闕陪位，詣范質，求任東宮三少，預朝請，質不爲奏。乃還洛，放曠山水，與布衣輩携妓載酒以自適。開寶二年病困，自爲墓誌，卒，年七十八。

### 李濤

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一世孫。祖鎮，臨濮令。父元，將作監。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避地湖南，依馬

禹生於大夏就是這樣。建立祠廟都推崇有功業者，商的契，周的后稷，魏的武帝，晉的三廟就是這樣。高祖在晉陽起家，却追嗣兩漢，祇以同姓作爲遠祖，很不符合這個道理；寶貞固又用四親相配，上合高皇帝、光武帝，背離得更遠了。按舊例建立親廟是可以的，其餘都不合禮法。隨即改爲吏部尚書。

當初，皇帝與寶貞固一同事奉晉祖，非常融洽。當時蘇逢吉、蘇禹珪從藩鎮僚佐驟然提升爲宰相，想要以舊臣爲首，因爲寶貞固持重寡言，有威望，就授爲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寶貞固少年時中了蠱毒，好像贅疣生在喉中，經常鯁阻。出任宰相那天，因爲嚴重嘔吐，有形狀像蜥蜴的東西落在銀盤中，毒氣衝盤，在大路上燒掉，氣味在百步以外也聞得到，人們都很奇異。隱帝即位，加官司徒，改原籍永安鄉爲賢相鄉，班瑞里爲勳貴里。楊邠、史弘肇、王章結成集團肆意橫行，獨攬大權欺侮皇上，寶貞固僅能端正自重，不能規勸挽救。

周祖起事，寶貞固與蘇逢吉擁奉隱帝陳軍在野外，戰敗。蘇逢吉窘迫自殺，寶貞固就去見周祖。周祖假稱皇太后的命令，委任寶貞固與蘇禹珪、王峻共同掌管軍國大事。周祖登上皇位，加官兼侍中。任用馮道爲首相時，改任監修國史。不久罷相，守司徒，封沂國公。世宗即位，任范質爲司徒，寶貞固於是返回洛陽，繳稅服役，淪爲編入戶籍的普通百姓。寶貞固不能忍受，向留守向拱陳訴，向拱不理睬。

宋初，作爲前朝三公到宮廷陪席，去見范質，請求任東宮三少，奉朝請，范質不爲他上奏。於是返回洛陽，放游山水，與平民百姓携妓載酒游樂消遣。開寶二年病重，自作墓志銘，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之子郇王李瑋十一世孫。祖父李鎮，臨濮令。父親李元，將作監。朱梁代唐建國，李元因爲是唐宗室害怕遇禍，帶着李濤逃避到湖南，依附馬殷，安

殷，署李濤衡陽令。李濤從父兄郁仕梁爲閤門使，上言李濤父子旅湖湘，詔殷遣歸京師，補河陽令。

後唐天成初，舉進士甲科，自晉州從事拜監察御史，遷右補闕。宋王從厚鎮鄴，以李濤爲魏博觀察判官。歲餘，入爲起居舍人。

晉天福初，改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晉祖幸大梁，張從賓以盟津叛，陷洛陽，扼虎牢。故齊王全義子張繼祚者實黨之，晉祖將族其家。李濤上疏曰：“全義歷事累朝，頗著功效。當巢、蔡之亂，京師爲墟，全義手披荊棘，再造都邑，垂五十年，洛民賴之。乞以全義之故，止罪繼祚妻子。”從之。嘗奉詔爲宋州括田使，前雄州刺史袁正辭齎束帛遺李濤，以田園爲托，李濤表其事，晉祖嘉之。正辭坐降一階，李濤遷浚儀令。改比部郎中、鹽判官，改刑部郎中。

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其罪。李濤伏閤抗疏，請置於法。晉祖召見諭之，李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李濤執笏如初。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李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晉祖不能答，即拂衣起，李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李濤歸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先是，范延光據鄴叛，晉祖賜鐵券許以不死，終亦不免，故李濤引之。晉祖崩，李濤坐不赴臨，停。未幾，起爲洛陽令，遷屯田職方郎中、中書舍人。

會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爲李濤危之。李濤詣

排李濤任衡陽縣令。李濤堂兄李郁在後梁爲官任閤門使，上言李濤父子客居湖湘，詔令馬殷遣送回到京城，補爲河陽令。

後唐天成初年，舉進士甲科，從晉州從事任爲監察御史，升右補闕。宋王從厚鎮守鄴，任用李濤爲魏博觀察判官。一年多後，入朝爲起居舍人。

後晉天福初年，改任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晉祖到大梁，張從賓占據盟津叛亂，攻陷洛陽，控制虎牢關。已故齊王張全義之子張繼祚實際是他的同黨，晉祖將要把他滅族。李濤上疏說：“張全義連續事奉幾個朝代，很有功勞。在巢、蔡之亂時，京城成爲廢墟，張全義親自披荊斬棘，重新建造起都城，將近五十年間，洛陽百姓依賴他。請求因張全義的緣故，僅懲罰張繼祚及妻子兒女。”聽從了他。曾奉詔任宋州括田使，前雄州刺史袁正辭攜帶絲帛送給李濤，托付田園，李濤表奏此事，晉祖贊揚他。袁正辭定罪降官一級，李濤升爲浚儀令。改任比部郎中、鹽判官，改任刑部郎中。

涇帥張彥澤殺死記室張式，強占他的妻子，張式家人到朝廷上訴。晉祖因爲張彥澤有軍功，寬恕了他的罪責。李濤伏在閤門上奏，請求依法處置。晉祖召見勸告他，李濤豎起笏板敲擊臺階，聲色俱厲，晉祖惱怒叱責他，李濤還是像以前一樣拿着笏板敲擊。晉祖說：“我與張彥澤有誓約，寬恕他的死罪。”李濤厲聲說：“與張彥澤私下盟誓，陛下不忍食言；范延光曾經賞賜鐵券，現在在哪裏？”晉祖不能回答，就拂衣而起，李濤跟隨他，不停地進諫。晉祖不得已，召見張式之父張鐸、弟弟張守貞、兒子張希範等都授以官職，罷免張彥澤的節度使。李濤回到洛下，賦詩自憐，有“三諫不從歸去來”的詩句。在此之前，范延光占據鄴叛亂，晉祖賞賜鐵券許諾他不死，最終不能免死，因此李濤援引此事。晉祖去世，李濤因不去赴喪，停職。不久，起用爲洛陽縣令，升爲屯田職方郎中、中書舍人。

契丹進入汴，張彥澤率領騎兵進入京城，肆意殺戮，人們都爲李濤感到危險。李濤來到他的

其帳，通刺謁見。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神氣自若。

漢祖起義至洛，濤自汴奉百官表入對，漢祖問京師財賦，從契丹去後所存幾何，濤具對稱旨，漢祖嘉之。至汴，以爲翰林學士。杜重威據鄴叛，高祖命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之，二帥不協。濤密疏請親征。高祖覽奏，以濤堪任宰輔，即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

隱帝即位，楊邠、周祖共掌機密，史弘肇握兵柄，與武德使李穀等中外爭權，互作威福。濤疏請出邠等藩鎮，以清朝政。隱帝不能決，白于太后，太后召邠等諭之。反爲所構，免相歸第。時中書厨釜鳴者數四，濤晝寢間中，夢嚴飾廳事，群吏趨走，云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既寤，心異之。數日濤罷，以邠爲相兼樞密使。及周祖舉兵，太后倉皇涕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

周初，起爲太子賓客，歷刑部、戶部二尚書。世宗晏駕，爲山陵副使。恭帝即位，封莒國公。

宋初，拜兵部尚書。建隆二年，濤被病。有軍校尹勳董浚五丈河，陳留丁壯夜潰，勳擅斬隊長陳琲等十人，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刖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勳以謝百姓。家人謂濤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之。”濤憤言曰：“人孰無死，但我爲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烏得不奏？”太祖覽奏嘉之，詔削奪勳官爵，配隸許州。濤卒，年六十四，贈右僕射。

濤慷慨有大志，以經綸爲己任。

營帳，遞進名片求見。張彥澤說：“舍人害怕嗎？”李濤說：“今日的恐懼，也就像是您以前的恐懼。假如先皇聽從我的話，怎麼會有今日之事。”張彥澤大笑，擺酒對酌，李濤神氣自如。

漢祖起義到達洛陽，李濤從汴奉獻百官表入宮廷對，漢祖詢問京城財賦，從契丹離去後還剩下多少，李濤詳細回答符合旨意，漢祖贊賞他。到達汴，任命爲翰林學士。杜重威據鄴叛亂，高祖命令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伐他，二位將帥不和。李濤秘密上疏請求御駕親征。高祖看了奏章，認爲李濤可以擔任宰輔，當即任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

隱帝即位，楊邠、周祖共同執政，史弘肇掌握兵權，與武德使李穀等內外爭權，互相作威作福。李濤上疏請求派楊邠等出朝擔任藩鎮職務，肅清朝政。隱帝不能決斷，告訴太后，太后召見楊邠等人告知此事。反而被他們所誣陷，罷免宰相回家。當時中書厨房的鍋多次鳴響，李濤在官署午睡，夢到裝飾官廳，群吏奔走，說是迎接新宰相及諸司使，醒來後，心中覺得很奇怪。數日後李濤被罷免，任楊邠爲宰相兼樞密使。周祖起兵時，太后驚慌失措流淚說：“不聽從李濤的話，招致滅亡。”

周初，起用爲太子賓客，歷任刑部、戶部二尚書。世宗去世，爲山陵副使。恭帝即位，封莒國公。

宋初，任兵部尚書。建隆二年，李濤患病。軍校尹勳管理疏通五丈河，陳留丁壯夜間逃散，尹勳擅自處斬隊長陳琲等十人，民夫七十人全部杖責一百，割掉左耳。李濤聽到此事，抱病起草奏章，請求處斬尹勳以向百姓謝罪。家人對李濤說：“你長期患病，應當自己愛惜保養，朝廷的事暫且放下。”李濤憤恨地說：“人誰沒有一死，但我身爲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怎能不奏？”太祖讀了奏章後贊賞，下詔削奪尹勳官爵，發配許州。李濤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贈官右僕射。

李濤慷慨有大志，以治國爲己任 擅長作

工爲詩，筆札道媚，性滑稽，善諧謔，亦未嘗忤物，居家以孝友聞。景德三年，其孫惟勤詣闕自陳，詔授許州司士參軍。子承休至尚書水部郎中，承休子仲容。

#### 李潛

潛弟潛字日新。幼聰敏，慕王、楊、盧、駱爲文章。後唐長興初，吳越王錢鏐卒，詔兵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令潛代草，凡萬餘言，文彩道麗，時輩稱之。秦王從榮召至幕中，從榮敗，勒歸田里。久之，起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拜右拾遺，俄召爲翰林學士。會廢學士院，出爲吏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知制誥。復置翰林，遷中書舍人，再爲學士。時潛在西掖，縉紳榮之。

契丹入汴，潛與同職徐台符俱陷塞北。永康王兀欲襲位，置潛宣政殿學士。兀欲死，述律立，以其妻族蕭海貞爲幽州節度使。海貞與潛相善，潛乘間諷海貞以南歸之計，海貞納之。

周廣順二年，潛因定州孫方諫秘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獎，遣間諜田重霸齎詔慰撫，仍命潛通信。潛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請速行之。屬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

潛在契丹嘗逃歸，爲其所獲，防禦彌謹。契丹應曆十二年六月卒，時建隆三年也。潛收潛文章編之爲《丁年集》。潛二子，承確主客郎中，承續職方郎中。

#### 李仲容

仲容字儀父，舉進士甲科，除大理評事、知三原縣。累擢監察御史，

詩，文筆蒼勁嫵媚，性情談諧，善於戲謔，但從未抵觸他人，在家以孝順友愛著稱。景德三年，其孫李惟勤到朝廷自行陳說，詔授許州司士參軍。兒子李承休官至尚書水部郎中，李承休兒子李仲容。

李濤弟弟李潛字日新。自幼聰明，敬慕王、楊、盧、駱的文章。後唐長興初年，吳越王錢鏐去世，詔令兵部侍郎楊凝式撰寫神道碑，命令李潛代爲起草，共一萬餘字，文采剛勁華美，當時人都稱贊他。秦王從榮召至幕府，從榮敗落，勒令回鄉。很久以後，起用爲校書郎、集賢校理。後晉天福年間，爲右拾遺，隨即召爲翰林學士。撤銷學士院時，出宮任吏部員外郎，升爲禮部郎中、知制誥。重新設翰林，改爲中書舍人，再次任學士。當時李濤在中書省，士大夫們很羨慕。

契丹進入汴，李潛與任同一職務的徐台符都陷入塞北。永康王兀欲繼承王位，任命李潛爲宣政殿學士。兀欲死，述律立，任他妻子的族人蕭海貞爲幽州節度使。蕭海貞與李潛很友好，李潛乘機暗示蕭海貞返回南方，蕭海貞接受。

後周廣順二年，李潛通過定州孫方諫秘密上表陳述契丹衰敗之勢，周祖嘉獎，派遣間諜田重霸攜帶詔書慰撫，命令李潛傳達信息。李潛又上表陳述契丹主年幼懦弱多寵，好擊球，大臣各懷貳心，如果出師討伐，乘機結盟，正是好時機，請求迅速進行。逢中原戰事頻繁，不能采用他的建議。

李潛在契丹曾逃回，被他們抓獲，防範更加嚴密。契丹應曆十二年六月去世，當時是建隆三年。李濤收集李潛的文章編爲《丁年集》。李潛有兩個兒子，李承確爲主客郎中，李承續爲職方郎中。

李仲容字儀父，考中進士甲科，任大理評事、三原縣知縣。遂漸升至監察御史，爲殿試進

爲殿試進士考官。真宗問題義，對稱旨，詔試中書，擢左司諫、直史館。天聖中，以起居郎爲知制誥，累遷右諫議大夫。在西掖八年，次當補學士，而不爲宰相張士遜所喜，罷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判史館、司農寺，復知制誥。及石中立、張觀補學士，始以爲翰林侍讀學士。久之，兼龍圖閣學士，至戶部侍郎卒。

仲容性醇易，喜飲酒，不與物忤，與人言，未嘗及勢利。三弟早卒，字其諸孤十餘人如己子，當世稱其長者。然於吏事非所長。自集制草爲《冠鳳集》十二卷。

### 王易簡

王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性介特寡合。曾祖肅，唐劍州刺史。祖遠，連州刺史。父貫，唐州刺史。易簡少好學，工詩。會僖宗幸蜀，長安兵亂，避地山谷。梁乾化中，邵王友誨鎮陝，易簡舉進士，詣府拔解，友誨贈錢二十萬。明年遂擢第，復隱華山。邠帥韓恭辟觀察支使。府罷，華帥李保衡復辟從事。逾年，尹皓代保衡，易簡仍在幕府。

會朱友謙以河中叛歸莊宗，攻華州甚急，城中危懼，咸請築月城以自固。皓恃勇不聽，下令曰：“有敢復言者斬。”易簡固請，乃許。板築始畢，外城果壞，軍民賴之。會夜不能攻，友謙遂遁去。皓卒，易簡歸田里。久之，召爲著作郎，數月棄去。復召爲右拾遺，上書忤旨，出爲鄧州節度推官。

後唐同光中，遣魏王繼岌伐蜀，以宰相郭崇韜爲招討使，辟易簡爲巡官，改魏王都督府記室參軍。明宗即位，周帥羅周恭辟爲掌書記。府罷，

上考官。真宗問題目含義，回答符合旨意，下詔試中書，提拔爲左司諫、直史館。天聖年間，以起居郎爲知制誥，逐漸升爲右諫議大夫。在中書省八年，按理應當補爲學士，但不被宰相張士遜所賞識，罷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判史館、司農寺，再任知制誥。石中立、張觀補學士時，纔爲翰林侍讀學士。很久，兼龍圖閣學士，官至戶部侍郎去世。

李仲容性情忠厚平易，喜歡飲酒，不與他人爭執，與人談話，從未涉及權勢利益。三個弟弟早年去世，撫育他們的孤兒十餘人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當世稱贊他是忠厚長者。但對於吏事並不擅長。自己集制書文稿編爲《冠鳳集》十二卷。

王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性情孤高而不合群。曾祖王肅，唐劍州刺史。祖父王遠，連州刺史。父親王貫，唐州刺史。王易簡少年好學，善於作詩，僖宗到蜀，長安戰亂，避居山谷。後梁乾化年間，邵王友誨鎮守陝州，王易簡推舉爲進士，到州府直接送禮部考試，友誨贈錢二十萬。第二年就進士及第，又隱居華山。邠帥韓恭徵召爲觀察支使。節度府撤銷，華帥李保衡又召爲從事。過了一年，尹皓接替李保衡，王易簡仍舊留在幕府。

朱友謙據河中叛亂而歸附莊宗，進攻華州很急，城中危急恐懼，人們都請求建瓮城以加強防守。尹皓恃勇不肯聽從，下令說：“有敢再說的斬首。”王易簡堅持請求，纔准許。修建剛完畢，外城果然被打破，軍民賴此保護。夜間不能進攻，朱友謙於是撤走。尹皓去世，王易簡返回鄉間。很久以後，召爲著作郎，數月後棄官離去。又召爲右拾遺，上書抵觸聖意，出朝爲鄧州節度推官。

後唐同光年間，派遣魏王繼岌伐蜀，由宰相郭崇韜爲招討使，徵召王易簡爲巡官，改爲魏王都督府記室參軍。明宗即位，後周帥羅周恭徵召爲掌書記。節度府撤銷，退居華陰，作《小隱



退居華陰，作《小隱詩》二十首并序以見志，好事者多傳誦。秦王從榮聞而重之，謂宰相馮道、李愚曰：“易簡有才，豈宜久居外地。”即召爲祠部員外郎，改水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

晉初，賜金紫，判弘文館、史館事。晉祖爲治務求速效，易簡上《漸治論》以諫之，詔書褒答，以論付史館。及廢翰林學士，易簡兼知內制，又拜御史中丞，歷右丞、吏部侍郎、左丞、判吏部銓。嘗上言：“選門格敕條件具存，藩府官僚習熟者少，凡給文解，未曉規程，以致選人詣都，親求解樣，往來跋涉，重可傷閔，傳寫少差，旋復驗放。乞自今委南曹詳定解樣，兼錄長定格取解條，下諸州，板置州院門，每取解時，準條式遵行。”從之。晉祖在大梁，臺省湫隘，易簡奏舉故事，一歲得光省錢二百萬，繕治省署及造器物，號爲舉職。

周朝諱“簡”，易止名易。廣順初，遷禮部尚書。是冬，合三銓爲一，令易簡權判，俄改刑部尚書。周祖將親郊，命判兵部，會冊四廟，命爲副使。周祖晏駕，爲山陵副使。顯德四年，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歸鄉里。

宋初，召加少傅。所居華陰，構一鳴堂、二品樓，優游自適。建隆四年四月，無疾卒，年七十九。子景讓，進士及第，至尚書郎。

#### 趙上交 趙暉

趙上交，涿州范陽人。本名遠，字上交，避漢祖諱，遂以字稱。祖父光鄴，鄂州錄事參軍。父簡章，涿州司馬。上交身長七尺，黑色，美風儀，善談論，負才任氣，爲鄉里所推。

詩》二十首及序來表達志向，喜歡的人多傳誦。秦王從榮聽到後很敬重他，對宰相馮道、李愚說：“王易簡有才，怎麼能久居外地。”當即召爲祠部員外郎，改任水部郎中、知制誥，授中書舍人。

後晉初，賞賜金紫，判弘文館、史館事。晉祖統治追求速效，王易簡獻上《漸治論》勸諫他，下詔書褒獎答謝，把這篇論交給史館。廢除翰林學士時，易簡兼知內制，又爲御史中丞，歷任右丞、吏部侍郎、左丞、判吏部銓。曾上言：“選舉標準條件全都有，藩府官僚中熟悉的很少，提供證明文書，不瞭解規程，以致參加考試的人來到都城，親自尋找證明文書，往來跋涉，很值得憐憫，傳寫稍有錯誤，很快又檢驗放走。請求從今以後委托吏部南曹審定證明文書，同時錄出固定標準條例，下達各州，刻板放在州院門前，每逢取證明文書時，根據條例形式遵照執行。”聽從了他。晉祖在大梁，臺省官署狹小擁擠，王易簡上奏列舉舊事，一年中得到光省錢二百萬，修建官署及添造器物，號稱舉職。

後周避諱“簡”字，王易簡改名爲王易。廣順初年，升爲禮部尚書。當年冬，合并三銓爲一，命令王易簡權判，隨即改任刑部尚書。周祖即將親臨郊祀，任命判兵部，冊封四廟，任命爲副使。周祖去世，爲山陵副使。顯德四年，告老，以太子少保退休，返回家鄉。

宋初，召加少傅。在所居住的華陰，建起一鳴堂、二品樓，優游自樂。建隆四年四月，無疾而終，享年七十九歲。兒子景讓，進士及第，官至尚書郎。

趙上交，涿州范陽人。本名遠，字上交，避漢祖名諱，於是稱字。祖父光鄴，鄂州錄事參軍。父親簡章，涿州司馬。趙上交身高七尺，黑色皮膚，風度儀表很美，善於談論，自負有才而不加約束，被鄉人推崇。

後唐同光中，嘗詣中山王都。有和少微者亦在都門下，忌之，頗毀訾上交，都遂不爲禮。上交不得志，因南游洛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爲判官，遷殿中丞。秦王從榮開府兼判軍衛，以上交爲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官。李潛、張沆、魚崇遠皆白衣在秦府，悉與上交友善。累遷司封郎中，充判官。從榮性豪邁，不遵禮法，好昵群小。上交從容言曰：“王位尊崇，當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爲此，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歷涇、秦二鎮州節度判官。從榮及禍，僚屬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

晉初，召爲左司郎中、度支判官，歷右諫議大夫。會廢翰林學士，以上交爲中書舍人、知內外制，遷刑部侍郎。嘗上言：“伏睹長興中詔書：‘州縣官在任詳讞刑獄、昭雪人命者，不限歲月赴選，許令超資注官，仍賜章服。諸道州府給付公驗，躬赴行部投狀，隨給優牒，庶絕欺罔，以存激勵。’載詳元詔，止言州縣，未該內外職司。乞自今但能雪活冤獄，不限中外官，并加旌賞。諸道州縣委長吏抄案以聞。俟本人考滿，即詣刑部投狀，毋得隔越年歲，庶使內外同律。”詔從之。俄遷戶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彈舉無所阿避。

契丹入汴，立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爲帝，以禮部尚書王崧爲左丞相，上交爲右丞相。契丹去，上交請去僞號，稱梁王。漢祖將至，從益遣上交馳表獻款，授檢校禮部尚書、太僕卿，遷秘書監。周祖監國，命太師馮道迎湘陰公于徐州，以上交副之。

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貢

後唐同光年間，曾到中山拜謁王都。有個和少微的也在王都門下，妒忌他，詆毀辱罵趙上交，王都於是沒有給與禮遇。趙上交不得志，因而南下到洛陽，與宦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友善。馬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奏爲判官，升爲殿中丞。秦王從榮開府兼判軍衛，任命趙上交爲虞部員外郎，充任六軍諸衛推官。李潛、張沆、魚崇遠都以平民身份在秦王府，全都與趙上交友好親密。逐漸升爲司封郎中，充任判官。從榮性情豪邁，不守禮節，喜歡親近小人。趙上交從容地進言說：“王位尊貴崇高，應當修立好的品德以符合百姓的期望，王爺忍心這樣做，難道不知道恭世子、戾太子的事嗎？”從榮惱怒逐他離京，歷任涇、秦二鎮州節度判官。從榮遇禍，僚佐部下全部獲罪貶斥，趙上交因此知名。

後晉初，召爲左司郎中、度支判官，歷任右諫議大夫。廢除翰林學士時，任命趙上交爲中書舍人、知內外制，升爲刑部侍郎。曾上言：“我見長興年間詔書：‘州縣官在任審議案件、昭雪人命的，不限任職時間參加選拔，允許破格委任官職，并賞賜禮服。各路州府供給公文檢驗，親自到行部投遞文書，隨時給與優待文書，可以杜絕欺瞞，起到激勵作用。’記載詳見原詔，僅說到州縣，沒有記載內外職司。請求從今以後能昭雪冤案保全人命，不限朝官地方官，都表彰賞賜。各路州縣委派官吏抄錄案情上報。等到本人考核期滿，就到刑部投遞文狀，不得隔年進行，使得內外官同等待遇。”下詔依從。隨即升戶部侍郎，任御史中丞，彈劾舉薦毫無阿諛迴避。

契丹入汴，立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爲帝，由禮部尚書王崧任左丞相，趙上交爲右丞相。契丹退去，趙上交請求去掉僞號，稱梁王。漢祖即將到達，從益派遣趙上交快馬獻降表投降，授檢校禮部尚書、太僕卿，升爲秘書監。周祖代理國事，命令太師馮道在徐州迎接湘陰公，趙上交爲副職。

廣順初年，授爲禮部侍郎。即將舉行科舉考

士，上交申明條制，頗為精密，始復糊名考校。擢扈載甲科，及取梁周翰、董淳之流，時稱得士。轉戶部侍郎。明年再知舉，謗議紛然。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常薦童子，上交拒之。峻怒，奏上交選士失實，貶商州司馬，朝議以為太重，會峻貶乃止，但坐所取士李觀、侯璨賦落韻，改太子詹事。

顯德初，遷賓客。二年，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游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放鬻市家子李觀及第，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

宋初，起為尚書右丞。建隆二年正月，卒，年六十七。上交所莅官以幹聞，當時稱有公輔器。尤好吟咏，有集二十卷，張昭為序。

子曦字可畏。七歲喪母，過哀。十二能屬文，與兄峻同舉進士，未成名而兄夭，遂以蔭補千牛備身，歷秘書郎、殿中丞、著作郎。卒，年二十六。有集十卷，太宗嘗取以入內。

### 張錫

張錫，福州閩縣人。梁末，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為軍事判官。棣為鄆之屬郡，郡有黹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黹三斤，牙將欲置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黹，事覺，錫判曰：“黹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置于法。

同光末，趙在禮舉兵於鄴，瀕河諸州多構亂，錫權知州事，即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後為淄川令，不畏強禦，專務愛

試，趙上交申明制度，頗為精密，開始恢復糊名考試。提拔扈載為甲科，并錄取梁周翰、董淳等人，當時認為得到人才。改任戶部侍郎。第二年又主持科舉考試，謗議議論很多。當時樞密使王峻當權，經常舉薦童生，趙上交拒絕。王峻很惱怒，上奏趙上交選拔士人不實，貶為商州司馬，朝議認為太重，遇王峻被貶纔中止，但因所取文士李觀、侯璨的賦不押韻，改授太子詹事。

顯德初年，改為太子賓客。二年，任吏部侍郎，經常請假不上朝，時時外出到別墅游玩。世宗因而問陶穀說：“趙上交是不是衰老了？”陶穀回答說：“趙上交昔日主持科舉考試，出賣功名放市井子弟李觀考中，接受他所獻名園，大量種植花卉，優游自樂。”世宗很生氣，罷免他的官職。

宋初，起用為尚書右丞。建隆二年正月，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趙上交任官以幹練著稱，當時稱贊他有宰相之才。特別喜歡作詩，有集二十卷，張昭作序。

兒子趙曦字可畏。七歲喪母，悲傷過度。十二歲能撰寫文章，與兄長趙峻同時舉進士，尚未成名而兄長早死，於是憑藉恩蔭補千牛備身，歷任秘書郎、殿中丞、著作郎。去世，年二十六。有文集十卷，太宗曾取入宮中。

張錫，福州閩縣人。後梁末年，劉君鐸任棣州刺史，徵召為軍事判官。棣州是鄆的屬州，州中有黹務，鄆州派牙將主持此事，非常蠻橫，有百姓私自製造買賣黹三斤，牙將要處以死刑，劉君鐸無力挽救。接着牙將盜竊麥子一百斛私自造黹，事情被發現，張錫判決說：“黹犯三斤，求生不成，麥盜百斛，免死實在難。”當時州官因為他是節度府牙將請求寬免，張錫不答應，堅持依法處置。

同光末年，趙在禮在鄴起兵，臨黃河各州多數發生叛亂，張錫權知州事，就拿出省錢犒賞軍隊，所有的人都很高興，這個州惟獨得以保全，棣州人依賴他。後來任淄川令，不畏強暴，專做

民，刺史有所徵，不答，由是銜之。及代，白其事於宰相馮道。道知錫介直，即奏召爲監察御史，出爲陝、虢觀察判官。晉開運二年，拜右補闕，歷起居郎、刑部員外郎、開封府判官、浚儀令、司門駕部二郎中，并以清節聞。周顯德中，以老疾求解官，授右諫議大夫致政。

宋初，改給事中。錫無子，宰相范質嘗兄事之，館於別墅。錫以執政之門，不欲久處，往依鄉人鄧州觀察判官黃保緒。建隆二年六月，卒于穰下。

### 張鑄

張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性清介，不事生產。曾祖居卿，祖楊，父文蔚，在唐俱舉進士。楊至翰林學士承旨、天平軍節度、檢校吏部尚書。文蔚，中書侍郎、平章事，《五代史》有傳。

鑄，梁貞明三年舉進士，補福昌衛、集賢校理，拜監察御史，遷殿侍御史。仕後唐，歷起居郎、金部員外郎，賜緋，改右司員外郎。

明宗初，轉金部郎中，賜金紫。嘗上言曰：“國家以務農爲本，守令以勸課爲先，廣闢田疇，用資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戶，方事墾闢，甫成生計，種田未至二頃，植木未及十年，縣司以定色役，民畏責斂，捨之而去，殊乖撫恤之方，徒設招携之令。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俟及五頃已上，三年外始聽差科。”從之。使兩浙還，遷考功郎中。

晉天福初，福州王延義奉表稱藩，遣鑄持節冊爲閩國王。少帝即位，改河南令。開運二年，召爲太常少卿，避曾祖諱不拜，改秘書少監、判太常寺事。逾年，轉右庶子，分司

愛護百姓的事，刺史有所要求，不答應，因此對他懷恨在心。任滿時，向宰相馮道告知此事。馮道知道張錫耿直，就上奏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出朝爲陝、虢觀察判官。後晉開運二年，爲右補闕，歷任起居郎、刑部員外郎、開封府判官、浚儀令、司門與駕部二郎中，都以高潔的節操著稱。後周顯德年間，因年老多病請求解除官職，授右諫議大夫退休。

宋初，改授給事中。張錫沒有兒子，宰相范質曾把他當作兄長對待，安排他居住在別墅裏。張錫因爲是宰相之家，不想長期居住，前去依附同鄉人鄧州觀察判官黃保緒。建隆二年六月，在穰去世。

張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性情清高耿直，不經營產業。曾祖張居卿，祖父張楊，父親張文蔚，在唐朝都考中進士。張楊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張文蔚，中書侍郎、平章事，《五代史》上有傳。

張鑄，後梁貞明三年進士及第，補爲福昌衛、集賢校理，任監察御史，升任殿侍御史。在後唐爲官，歷任起居郎、金部員外郎，賜緋，改任右司員外郎。

明宗初年，轉任金部郎中，賞賜金紫。曾上言說：“國家以農業爲本，太守縣令以鼓勵督促農業爲要務，大量開墾農田，用來充實糧倉。我見到所在鄉村的流動人戶，正在進行開墾，剛剛可以謀生，種田不到二頃，植樹不滿十年，縣裏主管部門規定賦稅徭役，百姓害怕聚斂，捨棄這些離去，背離了撫恤的做法，徒有設置招攬之令。希望下令各州所有荒蕪田地聽任百姓開墾種植，到五頃以上，三年以外纔收賦稅徭役。”聽從了他。出使兩浙回朝，升爲考功郎中。

後晉天福初年，福州王延義獻表稱藩，派遣張鑄持符節冊封爲閩國王。少帝即位，改任河南令。開運二年，召爲太常少卿，因避曾祖名諱不接受，改任秘書少監、判太常寺事。過了一年，轉爲右庶子，分管西京。後周廣順初年，

西京。周廣順初，入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使朗州。顯德三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光祿卿，又以祖名請避，改秘書監、判光祿寺。宋初，加檢校刑部尚書。建隆四年，卒，年七十三。

鑄美姿儀，善筆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冊文，皆詔鑄書之。及卒，身無兼衣，家人鬻其服馬、園圃，得錢十萬以葬。

### 邊歸讜

邊歸讜字安正，幽州 薊人，父退思，檀州刺史。歸讜弱冠以儒學名。後唐末，客游并、邠。晉祖鎮太原，召置門下，表爲河東節度推官、試秘書省校書郎，改太原府推官、試大理評事。

天福初，拜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充戶部判官。遷水部郎中，賜金紫，拜比部郎中、知制誥。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嘗上言：“使臣經過州縣，券料外妄自徵需，以豐僭從，多索人驢，用遞行李。挾命爲勢，凌下作威，供億稍遲，即加鞭撻，吏民受辱，寧免怨嗟。欲望察訪得情，嚴示懲戒。”從之。俄遷右散騎常侍。

漢初，歷禮部、刑部二侍郎。時史弘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害善良，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并望止絕。”論者韙之。

周廣順初，遷兵部、戶部二侍郎。世宗聞其亮直，擢爲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以備顧問。就轉左丞，

入朝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出使朗州。顯德三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光祿卿，又因祖名請求避諱，改任秘書監、判光祿寺。宋初，加官檢校刑部尚書。建隆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張鑄儀表俊美，擅長書法，老年還能在燈下書寫蠅頭小字。從後晉以來，天地、宗廟及進獻徽號、封拜王公的文書，都詔令張鑄書寫。去世時，身上沒有第二套衣服，家中的人賣掉他的坐騎、園圃，得到十萬錢安葬。

邊歸讜字安正，幽州 薊人，父親退思，檀州刺史。邊歸讜年輕時以儒學聞名。後唐末，在并、邠客居。晉祖鎮守太原，召來安置在門下，表奏爲河東節度推官、試任秘書省校書郎，改任太原府推官、試任大理評事。

天福初年，爲監察御史。歷任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充任戶部判官。升爲水部郎中，賞賜金紫，任比部郎中、知制誥。歷任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曾上言：“使臣經過州縣，在俸祿以外自己隨便索取，以補貼僕從，多要民夫和驢，用來運送行李。挾令之威，欺凌百姓作威作福，供給所需之物稍有遲緩，就進行鞭打，官吏百姓受到侮辱，怎能避免怨恨。希望察訪到實情，嚴辦以示懲戒。”聽從了他。隨即升爲右散騎常侍。

後漢初，歷任禮部、刑部二侍郎。當時史弘肇專權任意殺人，民間控告成風。邊歸讜進言說：“近來有匿名信及傳聞之事，陷害善良，有傷風化，使得貪官污吏得以報私仇，進讒言的人得以任意說虛假荒誕的話。請求明確頒行條例制度，禁止誣陷欺騙。凡是明顯的揭發議論，都說出姓名。那些匿名信以及根據傳聞說話的人都希望禁止斷絕。”議論的人認爲正確。

後周廣順初年，升爲兵部、戶部二侍郎。世宗聽說他誠信正直，提升爲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以備顧問。就地轉任左丞，世宗因爲歷朝

世宗以累朝以來憲綱不振，命爲御史中丞。

歸讜雖號廉直，而性剛介，言多忤物。顯德三年冬，大宴廣德殿，歸讜酒酣，揚袂言曰：“至於一杯而已。”世宗命黃門扶出之。歸讜回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守微者，本村民，因獻策擢拾遺，有妻復娶，又言涉指斥，坐決杖配流，故歸讜語及之。翌日，伏閣請罪，詔釋之，仍於閣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五年秋，歸讜與百官班廣德殿門外，忽厲聲聞於帝，詔奪一季奉。

宋初，遷刑部尚書。建隆三年，告老，拜戶部尚書致仕。乾德二年，卒，年五十七。子定，雍熙二年進士及第。

### 劉溫叟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性重厚方正，動遵禮法。唐武德功臣政會之後。叔祖崇望，相昭宗。父岳，後唐太常卿。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岳時退居洛中，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皆爲溫、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溫叟。以蔭補國子四門助教，河南府文學。清泰中，爲左拾遺、內供奉。以母老乞歸就養，改監察御史，分司。時臺署廢弛，溫叟作新之。未幾，召爲右補闕。

晉初，王松權知青州，表爲判官，加朝散階。入爲主客員外郎。少帝領開封尹，奏爲巡官，命典文翰，又改廣晉府巡官。少帝即位，拜刑部郎中，賜金紫。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既受命，歸爲母壽，候立堂下。須臾聞

以來法紀不振，任命爲御史中丞。

邊歸讜雖有廉潔正直的名聲，但性情剛毅耿直，言論經常招人忌恨。顯德三年冬，在廣德殿大宴，邊歸讜酒酣，撩起衣襟說道：“再飲一杯就停止。”世宗命令黃門扶他出去。邊歸讜回過頭看着他說：“陛下爲什麼不殺掉趙守微。”趙守微此人，本來是鄉村百姓，因爲獻策提拔爲拾遺，有妻子又再娶，而且言論中指斥朝政，定罪判杖刑流放，因此邊歸讜說話涉及此事。第二天，伏在閣門請罪，下詔寬恕他，又在閣門再飲數杯，使他心中慚愧。五年秋，邊歸讜與百官在廣德殿門外立班，忽然高聲說話給皇帝聽到，下詔取消一季度的俸祿。

宋初，升爲刑部尚書。建隆三年，告老，授戶部尚書退休。乾德二年，去世，年五十七歲。兒子邊定，雍熙二年進士及第。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性情穩重正直，行動遵循禮法。是唐武德年間功臣劉政會的後代。叔祖劉崇望，昭宗時任宰相。父親劉岳，後唐太常卿。劉溫叟七歲能寫文章，擅長楷書隸書。劉岳當時辭官居住洛中，對家中人說：“這個孩子品格優異，不能預知的是年壽。現在戰亂未息，能够與老夫同樣成爲溫、洛一帶的老人就滿足了。”因此爲他取名溫叟。因恩蔭補國子四門助教，河南府文學。清泰年間，爲左拾遺、內供奉。因爲母親年老請求返回就近奉養，改任監察御史，分司。當時監察官署廢弛，溫叟整頓一新。不久，召爲右補闕。

後晉初，王松權知青州，表奏爲判官，加朝散官官級。入朝爲主客員外郎。少帝領開封尹，表奏爲巡官，命掌管文書，又改任廣晉府巡官。少帝即位，任刑部郎中，賞賜金紫。改任都官郎中，充任翰林學士。起初，劉岳在後唐爲官，曾經官居內署，到這時，劉溫叟又擔任這個職務，當時人很羨慕。劉溫叟接受任命後，回去爲母親祝壽，站在堂下等候。不久聽到音樂聲，兩名侍

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即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愴累日，不忍見溫叟。歲滿，加知制誥。

契丹入汴，溫叟懼，隨契丹北遷，與承旨張允共上表求解職。契丹主怒，欲出允等爲縣令。趙延壽曰：“若學士才不稱職求解者，守本官可也，不可加貶出。”遂得罷職出院。漢祖南下，溫叟自洛從至鄭州，稱疾不行。及入汴，溫叟久之方至，授駕部郎中。

周初，拜左諫議大夫，逾年，改中書舍人，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顯德初，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得進士十六人。有譖于帝者，帝怒，黜十二人，左遷太子詹事。溫叟實無私，後數年，其被黜者相繼登第。溫叟與張昭同修漢隱帝及周祖實錄，恭帝即位，遷工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

宋初，改刑部。建隆九年，拜御史中丞。丁內艱，退居西洛，旋復本官。三年，兼判吏部銓。因上言曰：“伏見兩京百司，漸乏舊人，多隳故事。雖檢閱具存於往冊，而舉行須在於攸司。蓋因年限得官，歸司者例與減選；冬集赴調，授任者尋又出京。兼有裁滿初官，不還舊局，但稱前資，用圖免役。又有嘗因停任，切欲歸司，而元敕不該，無由復職。遂使在司者失於教習，歷事者難於追還。伏望自今諸司職掌，除官勒留及歸司者，如理減外欠三選以下，仍須在司執行公事，及三十月即許赴集；如理減外欠三選以上，及在官不成資考者，即准元敕處分。若在任停官及在司停職者，經恩後於刑部出給雪牒，

女舉着箱子走出廳堂，奉上紫袍、兼衣，母親命令捲起簾子見劉溫叟說：“這就是你父親在宮中時內庫所賞賜的。”劉溫叟拜受流淚，退出打開影堂陳列祭奠，以文祝告。母親感傷終日，不忍見溫叟。期滿，加官知制誥。

契丹入汴，劉溫叟很恐懼，跟隨契丹到北方，與承旨張允共同上表請求解除職務。契丹主發怒，想要派張允等外出擔任縣令。趙延壽說：“如果學士才不稱職請求解除職務，守本官即可，不可貶黜外派。”於是得以免職離開翰林學士院。漢祖南下，劉溫叟從洛陽隨從到鄭州，稱病不再前行。入汴時，劉溫叟很久纔到達，授駕部郎中。

後周初，授左諫議大夫，過了一年，改任中書舍人，加官史館修撰，判館事。顯德初年，升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錄取進士十六人。有人向皇帝誣陷他，皇帝大怒，黜落十二人，降爲太子詹事。劉溫叟其實沒有徇私舞弊，此後幾年中，那些被黜落的人相繼被錄取。劉溫叟與張昭共同編纂漢隱帝及周祖實錄，恭帝即位，改爲工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

宋初，改任刑部侍郎。建隆九年，任御史中丞。母親去世服喪，離任居住西洛，很快恢復本官。三年，兼判吏部銓選。因而上言說：“我見兩京各官署，舊臣漸漸缺乏，舊規章廢敗。雖然全部保存在以往的文書中可以查閱，然而施行却在於各個部門。原因是憑藉年限得官，回到官署的人按例參加減選；冬季集中聽候調動，授與職務的隨即又離開京城。還有第一次任職期剛滿，不返回原屬部門，僅說以前的資歷，以求免於服役。又有曾因故停任，急於返回原部門，而原敕令不完備，無從復職。這就使得在官的人失於教習，有經驗的人難於追回。希望從今以後各部門任職官員，任官停留和返回官署的，如果理減外欠三選以下，必須在官署執行公事，到三十個月允許前去集中；如果理減外欠三選以上，以及任職沒有資歷的，就按照原敕令處理。至於在任停官及在司停職的，經過皇帝施行恩澤以後由

却勒歸司，如無關員，即令守關，餘依敕格處分。”

一日晚歸由關前，太祖方與中黃門數人偶登明德門西關，前騎者潛知之，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如常過關。翌日請對，具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制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御樓也。”太祖善之。憲府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物充。溫叟惡其名不取。任臺丞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貧，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

溫叟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五代以來，言執禮者惟溫叟焉。立朝有德望，精賞鑒，門生中尤器楊徽之、趙鄰幾，後皆爲名士。范杲幼時，嘗以文贊溫叟，大加稱獎，以女妻之。

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是秋，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贊嘆。

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因問：“炤當得何官？”宰相言：“免選以爲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其子登朝，庶足示勸。”

刑部提供昭雪文書，再命令返回原部門，如果沒有空缺，就命令候補，其他按照敕令處理。”

一天晚上回府從樓前經過，太祖正與幾名中黃門偶爾登上明德門西樓，前面的先導暗中得知此事，告訴劉溫叟。劉溫叟命令照常傳呼走過樓門。第二天請求廷對，具體說：“皇上不是在登樓的時間登樓，那麼近臣都希望恩澤，京城諸軍也希望給與賞賜。我呵導而過的原因，是想要讓人們知道陛下不在登樓的時間不會登樓的。”太祖認爲很好。御史臺舊例，每月賞公用茶，中丞接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就用贓物罰金補充。劉溫叟厭惡這個名稱沒有取用。擔任御史中丞十二年，多次請求替換。太祖難於得到合適的人選，不允許。開寶四年患病，太祖知道他家貧，賜器具錢財，幾個月後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劉溫叟侍奉繼母以孝著稱，即使盛暑不整冠束帶不敢去見。五代以來，提倡遵行禮法的僅有劉溫叟。在朝廷德高望重，精於識別人，門生當中特別器重楊徽之、趙鄰幾，後來都成爲名士。范杲少年時，曾用文章作禮物去拜見劉溫叟，大爲贊賞，把女兒嫁給他。

太宗在晉王府時，聽到他清高耿直，派遣府吏贈錢五百千，劉溫叟接受，存放在西側房舍中，讓府吏封好作出標志離去。第二年端午節，又贈送粽子、執扇，所派遣的官吏就是送錢的人，看到西側房舍封識依舊，回去告訴太宗。太宗說：“我的錢他尚且不用，何況別人的呢？從前收下，是不想拒絕我；現在整整一年沒有啓封，他的艱苦守志更加顯著。”命令府吏用車子運回王府。當年秋，太宗在後苑陪侍太祖飲宴，因談論當世講求名節的人，詳細述說劉溫叟前面的事，太祖再三贊嘆。

雍熙初年，其子劉炤免去徐州觀察推官等待選用，因貧困到登聞鼓院請求任命官職。廷對時，太宗問是誰家之子，劉炤回答是劉溫叟之子。太宗很傷感，召見宰相告訴他這件事，並說當今大臣很少有能與他相比的。因而詢問：“劉炤應當得到什麼官？”宰相說：“免於銓選作爲厚恩。”皇帝說：“他的父親有清廉的操守，錄用其



擢昭太子右贊善大夫，歷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江南轉運司，入朝爲司封郎中。炳、燁并進士及第。

### 劉燁

燁字耀卿，進士及第。積官秘書省著作郎。知龍門縣，群盜殺人，燁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亡去，皆斬之。衆服其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真宗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燁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盜賊竊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嘗出陛下法外。”帝善之。

天禧元年，始置諫官。帝謂宰相曰：“諫官御史，當識朝廷大體。”於是以燁爲右正言。會歲荐饑，河決滑州，大興力役，饑殍相望。燁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都城東南有泉出，民爭傳可以已疾，詔即其地建祥源觀。燁言其詭妄不經，且亢旱，不可興土木以營不急；又請罷提點刑獄，禁民棄父母事佛老者。皆不報。

表請補外，帝以燁屢言事，乃以判三司戶部勾院，出安撫京西。還，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遷右司諫。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吏部流內銓。請京朝官遭父母憂，官司毋得奏留，故事當起復者如舊。因詔益、梓、利、夔路長吏，仍舊奏裁，餘乞免持服者論其罪。改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提舉諸司庫務，權發遣開封府事。累遷刑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河中府，卒。

初，王曙坐寇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燁嘆曰：“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嘗

子在朝廷任職，纔足以表示鼓勵。”提升劉昭爲太子右贊善大夫，歷任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江南轉運司，入朝爲司封郎中。劉炳、劉燁都進士及第。

劉燁字耀卿，進士及第。多次升官至秘書省著作郎。爲龍門縣知縣，盜賊殺人，劉燁抓到他們，將要戴上刑具押送府衙，恐怕中途逃走，把他們全部斬首。人們佩服他的果敢。通判益州，召回，當時王曙治理蜀州，有人說他治政苛刻殘暴。真宗問：“王曙治政情況與凌策相比誰更好些？”劉燁說：“凌策在蜀，糧食豐收政事寬簡，因此能够讓百姓得到好處。近年稍有歉收，盜賊暗中活動，不殺不能禁止。王曙所作的，也沒有超出陛下法度之外。”皇帝認爲很好。

天禧元年，開始設諫官。皇帝對宰相說：“諫官御史，應當知道朝廷大體。”於是任用劉燁爲右正言。適逢荒年，黃河在滑州決口，大規模興作勞役，餓死的人到處都是。劉燁請求罷免宰相，以應天變。都城東南有泉水涌出，百姓爭相傳說可以治病，下詔在該地建祥源觀。劉燁上言此事荒誕，況且大旱，不能大興土木以營建不急之需；又請求罷免提點刑獄，禁止百姓拋棄父母爲和尚道士。都沒有回答。

上表請求任地方官，皇帝因爲劉燁多次上言，就以判三司戶部勾院官銜，出朝安撫京西。回朝，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升爲右司諫。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吏部流內銓。請求京朝官遇父母喪事，官署不得上奏留用，按舊例應當服喪未滿而起用的照舊。因而下詔益、梓、利、夔路長官，仍舊上奏裁定，其餘請求免去服喪的人定罪。改任三司戶部副使，提拔爲龍圖閣待制，提舉諸司庫務，權發遣開封府事。逐漸提升到刑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河南府知府，調任河中府，去世。

當初，王曙因寇準的事獲罪貶官，在朝官員沒有人敢去見他。劉燁感嘆說：“朋友之義，難道在今天不通行了嗎？”前去爲他餞行，住了一

善河中處士李瀆，瀆死，爲陳其高行，詔以著作郎贈之。

唐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繼，而世牒具存焉。子几。

劉几

几字伯壽，以燁任爲將作監主簿。生而豪俊，長折節讀書，第進士。

從范仲淹辟，通判邠州。邠地鹵，民病遠汲，几浚渠引水注城中。役興，客曰：“自郭汾陽城此州，苟外水可醴，何待今日？無爲虛費勞人也！”几不答。未幾，水果至，鑿五池于通達，民大便利。

孫沔薦其才堪將帥，換如京使、知寧州。俗喜巫，軍校仗妖法結其徒，亂有日。几使他兵伏壘門以伺，夜半盡禽之。加本路兵馬鈐轄，知邠州。

儂智高犯嶺南，几上書願自效，以爲廣東西捉殺。道聞蔣偕、張忠戰沒，疾馳至長沙，見狄青曰：“賊若退守巢穴，瘴毒方興，當班師以俟再舉。若恃勝求戰，此成擒耳。”賊果悉衆來，大戰于歸仁鋪。前鋒孫節死，几以右軍搏鬥，自辰至巳，勝負未決。几言於青，出勁騎五千，張左右翼搗其中堅，賊駭潰。

進皇城使、知涇州。陛見，辭以母老，丐復文階歸養。仁宗諭之曰：“涇，內地也，將母莫便焉。”命特賜冠帔。領循州刺史，遷西上閤門使，再歸郎中班。曾公亮薦之，復以嘉州團練使爲太原、涇原路總管。

夏人寇周家堡，轉運使陳述古攝

夜纔返回。曾與河中隱士李瀆友好，李瀆死後，爲他陳述高尚情操，下詔贈著作郎。

唐末五代戰亂，高門舊族大多離開原籍，有的官爵封號斷絕從而世系無法考證。惟有劉氏從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劉環雋以下，爲官者連續不斷，因而世系族譜全部保存下來。兒子劉几。

劉几字伯壽，因劉燁爲高官而授將作監主簿。天生豪放出衆，長大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

應范仲淹的徵召，通判邠州。邠州土地鹽鹼，百姓苦於到遠處取水，劉几疏通渠道引水入城中。工程開始，賓客說：“自從郭汾陽築起這座州城，如果外面的水可以引入，怎麼會等到今日？不要做勞民傷財的事！”劉几沒有回答。不久，水果然引到，在大路邊開鑿五個池塘，百姓大爲方便。

孫沔舉薦他有將帥之才，改爲武官官階如京使、寧州知州。寧州風俗喜好巫術，軍校倚仗妖法聚集黨徒，即將發動叛亂。劉几派其他軍隊埋伏在營壘門口等候，半夜全部擒獲他們。加官本路兵馬鈐轄，邠州知州。

儂智高侵犯嶺南，劉几上書希望效力，命爲廣東西捉殺。途中聽到蔣偕、張忠戰死，快速奔馳到長沙，見狄青說：“賊軍如果退守巢穴，現在瘴毒剛起，應當班師等待時機再起兵。如果恃勝求戰，就會被打敗。”賊軍果然出動全部兵力，在歸仁鋪大戰。前鋒孫節戰死，劉几率右軍搏鬥，從辰時到巳時，勝負未決。劉几向狄青建議，派出精銳騎兵五千，分左右兩翼直搗敵軍中軍，賊軍果然驚駭潰退。

升官皇城使、涇州知州。入朝求見，因母親年老辭謝，請求恢復文官官階回鄉奉養。仁宗告訴他說：“涇，是內地，攜帶母親沒有比這裏更方便的。”命令特別賞賜冠帔。領循州刺史，升爲西上閤門使，再回郎中班。曾公亮舉薦他，又以嘉州團練使爲太原、涇原路總管。

西夏侵犯周家堡，轉運使陳述古代理渭帥，

渭帥，几移文索援兵，不聽，率諸將偕請，又不聽，乃趣以手書。述古怒，移几爲鳳翔，且劾生事。朝廷以總管非轉運使所得徙置，遣御史出按，述古黜，几亦改鄜州。召判三班院。邊吏告夏人趨大順，英宗問几。几曰：“大順天險，非夏人可得近，正恐與趙明爲仇爾。”帝曰：“明之子奔馬入城，幾爲所掩，卿料敵一何神也。”以爲秦鳳總管。

神宗即位，轉四方館使、知保州，治狀爲河北第一。逾六年，即請老，還爲秘書監致仕。元豐三年，祀明堂，大臣言几知音，詔詣太常定雅樂。几曰：“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廢，請增之。”樂成，予一子官。

几得謝二十年，放曠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者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間與人語邊事，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釀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耒敬識其語。再加通議大夫，卒，年八十一。

几篤於風義，推父遺恩官從兄，已得任子，必先兄弟子之孤者。其議樂律最善，以爲：“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而考於聲則不諧。”嘗游佛寺，聞鐘聲，曰：“聲漸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微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几遇疾。然所學頗雜鄭、衛云。

劉几發文索要援兵，不聽從，率領諸將一同請求，又不聽從，就用親筆書信催促。陳述古惱怒，調劉几到鳳翔，并且彈劾他生事。朝廷因爲總管不是轉運使可以調動，派遣御史前去監察，陳述古被貶退，劉几也改任鄜州。召判三班院。邊境官吏報告西夏向大順進軍，英宗詢問劉几。劉几說：“大順是天險，不是西夏軍可以接近的，恐怕是與趙明相敵罷了。”皇帝說：“趙明之子騎馬飛奔入城，幾乎受到襲擊，你真是料敵如神。”任爲秦鳳總管。

神宗即位，轉爲四方館使、保州知州，政績爲河北第一。過了六年，就請求告老，回朝授秘書監退休。元豐三年，在明堂祭祀，大臣上言劉几通曉音樂，下詔到太常寺審定雅樂。劉几說：“古樂有四清聲，因五代戰亂散失荒廢，請求增補。”樂成，授他一個兒子官。

劉几辭官二十年，在嵩山、少室山一帶游歷，遇到唐末異人靖長官而得到養生秘訣，因而長生不衰。有時與人談論邊疆事務，對張耒說：“近來見到詔書禁止邊境官吏夜間飲酒。這些人一旦有緊急情況，就要讓他們拿出性命，而平時禁止他們娛樂，作爲現今服役的人不也太難了嗎？至於殺牛斟酒，用豐厚犒賞讓他們休養，并不是想把醉飽作爲恩德，是以此增強士氣的。”張耒認真記住他的話。再加官通議大夫，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劉几篤行風操，推讓父親的遺恩由堂兄做官，得到任用子弟的機會，必定首先推給兄弟之子中的孤兒。他議論樂律最爲出色，認爲：“音律由人聲決定，不是在尺度上求合。古今時代不同，聲音也隨之變化，好比把古代的衣冠穿在現代人身上，怎麼能相稱。儒者拘泥古制，致力於形名度數的研究，而不懂清濁輕重的運用，因此核對樂器雖然符合，考察人的聲音却不和諧。”曾游覽佛寺，聽到鐘聲，說：“聲音沙啞而且悲哀，主持的人即將有不幸。”當天晚上，主持僧人死去。在保州，聽到號角聲，說：“宮調微弱而商調偏離，到秋天，鎮守的官員有憂患。”到那個時候，劉几患病。然而據說所學樂曲混雜了

### 劉濤

劉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後唐天成中，舉進士，釋褐爲鳳翔掌書記，拜右拾遺，賜緋。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章，詞理鄙俗，仍犯廟諱。濤上言請正其罪，雖不允，時論是之。出爲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召爲左補闕，遷起居舍人。

晉天福初，改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遷工部郎中，賜金紫。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掌左藏庫。時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李崧判三司，令上庫金之數。及崧以元簿較之，少數千鎰。崧責曰：“帑庫通式，一曰不受虛數，毫厘則有重典。”濤曰：“帑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崧令有司劾濤，濤事迫，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一月奉。漢初，宰相蘇禹珪薦爲中書舍人。

周廣順中，坐令子監察御史項代草誥命，左遷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項亦貶復州司戶。顯德初，就改太常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四年，再知貢舉。樞密使王朴嘗薦童子劉譜於濤，濤不納，朴銜之。時世宗南征在迎鑾，濤引新及第人赴行在。朴時留守上都，飛章言濤取士不精。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出者七人。濤坐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恭帝即位，遷右詹事。濤性剛毅不撓，素與宰相范質不協，常鬱鬱不得志，遂退居洛陽之清化里，杜門以書史自娛。

太祖素知濤履行，開寶二年召赴闕，以老病求退，授秘書監致仕。年七十二卒。

清泰初，中書舍人盧導受詔主文，將鎖宿，濤力薦薛居正，以爲文章器業必至台輔，導取之，後果爲

鄭、衛之音。

劉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後唐天成年間，進士及第，初次任官爲鳳翔掌書記，授爲右拾遺，贈緋。當時太常丞史在德進奏章，文詞道理淺薄，又犯了廟諱。劉濤上言請求定罪處罰，雖然沒有應允，當時輿論認爲他是正確的。出朝任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召入朝爲左補闕，升任起居舍人。

後晉天福初年，改任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升爲工部郎中，賞賜金紫。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掌左藏庫。當時少帝奢侈，經常把白銀換成黃金，增加器皿。李崧判三司，命令上報庫存黃金的數目。李崧與原來的賬目核對時，缺少數千鎰。李崧責備說：“國庫的統一規定，第一條是不接收虛數，有毫厘差錯就要重罰。”劉濤說：“帑司經常不如數上報，以備皇帝需求。”李崧命令有關部門揭發劉濤，劉濤因事態緊迫，把情況告訴樞密使桑維翰，就祇罰了一個月的俸祿。後漢初，宰相蘇禹珪推薦爲中書舍人。

後周廣順年間，因讓其子監察御史劉項代爲起草誥命而得罪，降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劉項也貶爲復州司戶。顯德初年，就地改授太常少卿，隨即爲右諫議大夫。四年，再次知貢舉。樞密使王朴曾向劉濤推薦童子劉譜，劉濤沒有接受，王朴怨恨他。當時世宗南征住在迎鑾，劉濤帶領新考中的人到皇帝所在地。王朴當時留守上都，傳遞奏章說劉濤取士不精。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再次考試，黜名七人。劉濤因罪責降爲太子右贊善大夫。恭帝即位，升爲右詹事。劉濤性格剛毅不屈，與宰相范質素來不和，常鬱鬱不得志，於是辭官隱居洛陽的清化里，閉門以書史自娛。

宋太祖素來知道劉濤的操行，開寶二年召他到朝廷，因年老多病請求退休，授秘書監退休。享年七十二歲去世。

清泰初年，中書舍人盧導接受詔命主管文翰，將要鎖院宿直，劉濤力薦薛居正，認爲文章才能必定能達到宰相，盧導用了他，後來果然擔

相。世稱其知人。

項子晟，晟子訥、譚，并進士及第。晟至屯田員外郎，訥爲殿中侍御史。

### 邊光範

邊光範字子儀，并州陽曲人。性謙退和雅，有吏材。父仁嗣，忠武軍節度副使。光範，後唐天成二年，起家榆次令，召爲殿中丞，賜緋。長興四年，改太常丞。丁內艱。晉天福初，服闋，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北京留守判官兼侍御史。二年，拜太府少卿。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史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入，留中不出。俄爲冊秦王李從曠副使。張從恩以外戚爲河南尹，奏授判官。遷秘書監兼御史中丞，入拜大理少卿。

少帝尹京，改衛尉少卿，充開封府判官，又改光祿少卿，廣晉府判官，賜金紫。少帝即位，拜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遷給事中。會蝗災，遣使亳州括借軍糧，稱爲平允。時與契丹失歡，河朔連兵，命光範出使修好。會契丹復南入，光範行至趙州，召還。開運元年，權知鄭州，拜左散騎常侍。二年，入爲樞密直學士。少帝以光範藩邸舊僚，待遇尤厚。因游宴，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即日拜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直樞密院。

漢初，改檢校刑部尚書、衛尉卿。上言：“伏見朝廷除刺史，不限

任宰相。當時稱贊他知人。

劉項之子劉晟，劉晟之子劉訥、劉譚，都進士及第。劉晟官至屯田員外郎，劉訥爲殿中侍御史。

邊光範字子儀，并州陽曲人。性情謙遜溫雅，有做官的才能。父親邊仁嗣，忠武軍節度副使。邊光範，後唐天成二年，以榆次縣令起家，召爲殿中丞，賜緋。長興四年，改任太常丞。母親去世服喪。後晉天福初年，服喪結束，任檢校戶部員外郎、北京留守判官兼侍御史。二年，爲太府少卿。上書說：“我聽說唐太宗有這樣的話：‘我住在深宮之中，見聞不能達到遠地，所托付的祇有都督、刺史。’就是深知這一官職確實關係國家治亂，必須任用合適的人。現在則是刺史或者憑世代爲官，或者貢奉家財，或者稍有軍功，或者按資格提升。恐怕安撫百姓沒有辦法，控制吏人沒有方法，像這樣管理人民，人民就很少能得到好處。希望選用有能力的官員來解除民間疾苦，達到天下升平。”奏章呈上，留在宮中沒有發出。隨即任冊封秦王李從曠副使。張從恩作爲外戚擔任河南尹，表奏爲判官。升爲秘書監兼御史中丞，入朝授大理少卿。

少帝任京城府尹，改任衛尉少卿，充任開封府判官，又改爲光祿少卿，廣晉府判官，賞賜金紫。少帝即位，任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升爲給事中。發生蝗災時，派遣出使亳州搜括借貸軍糧，人稱公平得當。當時與契丹關係惡化，河朔戰爭不斷，任命邊光範出使與他們重新和好。契丹再次南侵，邊光範走到趙州，召回朝廷。開運元年，權知鄭州，爲左散騎常侍。二年，入朝爲樞密直學士。少帝因爲邊光範是王府舊官，待遇特別優厚。在游玩飲宴時，見到邊光範位次在翰林學士以下，當天授爲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舊直樞密院。

後漢初，改爲檢校刑部尚書、衛尉卿。上言：“我見朝廷任命刺史，不限年月，有的還不

年月，或未及期年，又聞除代。往來跋涉，豈暇撫懷。望慎選良牧，立定年限，以責輯綏之效。”疏入，不報。乾祐二年，連使宋州虞城、汝州襄城，按視民田之傷稼者。是冬，爲吳越加恩使。

周廣順初，出知陳州，遷秘書監，俄召拜御史中丞，賜襲衣、銀器、繒綵、鞍勒馬，復爲禮部侍郎。時禮部侍郎於貢部或掌或否，光範拜官，將及秋試，乃言於執政曰：“單門偶進，何言名第。若他曹公事，光範不敢辭；若處文衡，校閱名賢，品藻優劣，非下走所能。”執政曰：“公晉末爲翰林、樞密直學士，勿避事也。”及期，光範辭疾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時論多其自知。

世宗即位，改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俄遷戶部。顯德三年，命往大名檢民田。五年，遣使普均租稅，光範詣宋州。時韓通掌禁兵，領宋師修汴堤，訪郡民，皆言光範均平之狀，乃具以聞，世宗嘉之。

宋初，征澤、潞，命光範爲前軍轉運，計度鄭、洛、汝、孟、懷糧。秋，拜太常卿。時張昭爲吏部尚書，朝議以其耆老，令光範簽判選事。

建隆四年，襄州節度使慕容延釗征湖南，以光範權知州事，路當衝會，餉饋無闕。是冬郊祀，召還。會延釗卒，復知襄州。大軍數萬由陝路討蜀，出漢上，光範復當供億，人不知勞。嘗舉本鎮判官李楫爲殿中侍御史，楫後坐事除籍，光範左遷太子賓客，仍知襄州。

五年，兼橋道使，朝廷遣使督治道，常六七輩，一使所調發民皆數百

到一年，又聽到任命替換的消息。往來跋涉，怎麼還會有時間安撫。希望慎重挑選優秀的州縣官，規定年限，以求和睦安定。”奏疏呈入，沒有答覆。乾祐二年，連續出使宋州虞城、汝州襄城，視察受災農田。當年冬，爲吳越加恩使。

後周廣順初年，出朝爲陳州知州，兼秘書監，隨即召爲御史中丞，賞賜襲衣、銀器、繒綵、鞍勒馬，再任禮部侍郎。當時禮部侍郎對於貢部有時掌管有時不掌管，邊光範任職時，即將進行秋試，就向宰相提議說：“單門偶進，怎麼談得上名次等級。如果是其他部門的公事，邊光範不敢推辭；如果掌握文章的取捨權，比較察看有名的賢人，品評優劣，不是我所能承擔的。”宰相說：“你晉末任翰林、樞密直學士，不要躲避此事。”到考試之日，邊光範推辭有病不出門，就用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管此事，當時輿論稱贊他有自知之明。

世宗即位，改任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不久改任戶部。顯德三年，命令前往大名檢查百姓農田。五年，派遣使臣普遍平均繳租稅，邊光範來到宋州。當時韓通掌管禁軍，率領宋州軍隊修築汴河堤壩，詢問本州百姓，都說邊光範公平，將此事上報，世宗嘉獎他。

宋初，征伐澤、潞，任命邊光範爲前軍轉運使，收交管理鄭、洛、汝、孟、懷糧草。秋，任太常卿。當時張昭任吏部尚書，朝議認爲他年老，命令邊光範簽判選事。

建隆四年，襄州節度使慕容延釗征伐湖南，任用邊光範權知州事，州位於交通要道，糧餉運送毫無缺乏。當年冬郊祀，召回朝廷。慕容延釗去世，再次爲襄州知州。大軍幾萬人從陝路征伐後蜀，經過漢水沿岸，邊光範又負責供應軍需，人們不知道他的功勞。曾舉薦本鎮判官李楫爲殿中侍御史，李楫後來因事獲罪削去官籍，邊光範降爲太子賓客，仍舊任襄州知州。

五年，兼橋道使，朝廷派遣使臣監督修建道路，經常是六七個人，每一位使臣調發民夫都是

人，吏緣爲奸，多私取民課，所發不充數，而道益不修。光範計其工，以州卒代民，官給器用，役不淹久，人以無擾。詔書褒美。開寶四年，復判吏部銓曹。御史中丞劉溫叟卒，以光範判御史臺事，數月，真拜中丞。六年，以疾解銓曹任。卒，年七十三。

光範性至孝，謙退和易，雅有吏幹。母病疽，光範嘗吮之。景德中，錄其孫易從同學究出身。

### 劉載

劉載字德輿，涿州 范陽人。唐 盧龍節度濟之六世孫。父昭，下蔡令。載，後唐 清泰中舉進士。晉初，解褐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賜緋，拜左拾遺、集賢殿直學士。漢初，爲殿中侍御史，丁內艱，服闋，復拜舊官。判西京留臺，改倉部員外郎。嘗著五論，曰《爲君》、《爲相》、《爲將》、《去讒》、《納諫》，頗爲文士所稱。

周世宗初，擢知制誥。顯德三年，拜右諫議大夫，與右拾遺鄭起、尚書博士李寧同校道書。遷給事中，使許州定田租。俄賜金紫，爲魏王 符彥卿加恩國信使。

宋初，浚五丈河，自陳橋達曹州之西境，命護其役。建隆四年，貝州節度使張光翰來朝，遣載權知州事。光翰歸鎮，載還，知貢舉。乾德初，掌建安榷貨務。六年，就爲江南國主生辰使，召還，令知鎮州。

開寶四年，坐與何繼筠不協，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十年不召，嘗受詔權點檢州事。太平興國初，復入爲給事中。三年，出知襄州，六年，代還。告老，改工部侍郎致仕，乃賜一子出身。八年，卒，年七十一。

數百人，官吏乘機作惡，經常私自收取百姓租稅，民夫數目不足，因而道路更加得不到修整。邊光範計算工程的用工，用州兵代替，官府供給工具，工程不拖拉，百姓不受害。下詔褒獎。開寶四年，再判吏部銓曹。御史中丞劉溫叟去世，任用邊光範判御史臺事，幾個月後，實任御史中丞。六年，因病解除銓曹職務。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邊光範極爲孝順，謙遜平易，很有爲官才能。母親患疽病，邊光範曾爲她吸吮。景德年間，錄用其孫邊易從同學究出身。

劉載字德輿，涿州 范陽人。唐 盧龍節度使劉濟的六世孫。父親劉昭，下蔡令。劉載，後唐 清泰年間舉爲進士。後晉初，初次任官爲校書郎，升爲著作佐郎，賜緋，任左拾遺、集賢殿直學士。後漢初，爲殿中侍御史，母親去世服喪，服喪結束，重任舊官。判西京留臺，改任倉部員外郎。曾著五篇論，題爲《爲君》、《爲相》、《爲將》、《去讒》、《納諫》，深受文士們的贊賞。

周世宗初年，提拔爲知制誥。顯德三年，任右諫議大夫，與右拾遺鄭起、尚書博士李寧共同校勘道家書籍。升爲給事中，出使許州定田租。隨即賜金紫，曾是魏王 符彥卿加恩國信使。

宋初，疏通五丈河，從陳橋到曹州西境，命令他管理這項工程。建隆四年，貝州節度使張光翰前來朝見，派劉載權知州事。張光翰返回藩鎮，劉載回朝，知貢舉。乾德初年，掌管建安專賣事務。六年，就地授爲江南國主生辰使，召回，命令任鎮州知州。

開寶四年，因爲與何繼筠不和，改任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十年沒有召見，曾接受詔命權點檢州事。太平興國初年，又入朝任給事中。三年，出朝爲襄州知州，六年，任滿回朝。告老，改爲工部侍郎退休，賞賜一個兒子爲官。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載尤好學，博通史傳，善屬文。嘗受詔撰明憲皇后謚冊文，又作《弔戰國賦》萬餘言行於世。雅信釋典，敦尚名節。

子宗言，至比部郎中。宗望，景德二年進士及第。大中祥符四年，其孫介以載文集來獻，以為試將作主簿。

### 程羽

程羽字冲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屬文。晉天福中，擢進士第，授陽穀主簿。歷虞鄉、醴泉、新都令，皆有政績。開寶中，選為兩使判官，入對，太祖詢以時事，數奏稱旨，擢著作郎，出知興州。逾年，改知興元府。八年，詔歸闕，以本官領開封府判官。

羽性淳厚，莅事恪謹。時太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即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為政寬簡，蜀人便之。入朝，拜禮部侍郎。上欲優以清職。故事，端明殿設學士二員，居翰林學士上，專備顧問，馮道、趙鳳始居是職，累朝因之。及是，即殿名以羽為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下，且即泰寧坊營第以賜之。

太平興國五年，典試貢士，御試得人居多。六年，以老疾求解職，拜兵部侍郎，未幾致仕，仍給全奉。雍熙元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

子希振，以蔭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元年卒。其子通，賜同學究出身。從孫琳，別傳。

論曰：五季為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猶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為常。故唐方滅即北面

劉載非常好學，博通史傳，善於作文。曾接受詔命撰明憲皇后謚冊文，又作《弔戰國賦》一萬餘字在世上流傳。很信佛教，崇尚名節。

兒子劉宗言，官至比部郎中。劉宗望，景德二年進士及第。大中祥符四年，其孫劉介把劉載文集進獻，授為試將作主簿。

程羽字冲遠，深州陸澤人。少年好學，能寫文章。後晉天福年間，進士及第，授為陽穀主簿。歷任虞鄉、醴泉、新都令，都有政績。開寶年間，選為兩使判官，入朝廷對，太祖詢問時事，陳述符合旨意，提拔為著作郎，出朝為興州知州。過了一年，改為興元府知府。八年，詔令返回朝廷，以本官領開封府判官。

程羽生性樸實敦厚，處事謹慎。當時太宗任京城尹，把他當作長者對待。太宗即位，為給事中，開封府知府。不久，出朝為成都府知府，治理寬厚簡易，蜀人為之感到便利。入朝，授禮部侍郎。皇上想要用清要職務優待他。舊例，端明殿設學士兩名，位居翰林學士之上，專門備皇上顧問，馮道、趙鳳開始擔任這一職務，連續幾朝沿襲下來。到這時，就根據殿名任程羽為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之下，並且在泰寧坊營建住宅賞給他。

太平興國五年，主持考試貢士，御試得到人才較多。六年，因年老多病請求解除職務，授為兵部侍郎，不久退休，照舊發給全部薪俸。雍熙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贈官禮部尚書。

兒子程希振，因恩蔭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元年去世。其子程通，賜同學究出身。從孫程琳，本書另有傳。

論曰：五代所建立的國家，傳位不到三、四代就改換姓氏，那些大臣事奉君主就像受雇傭一樣，皇帝改變就成為新皇帝之臣，習以為常。因



于晋，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傷之，此《雜臣傳》所繇立也。李穀、邊歸謙、竇貞固、李濤輩，或在廟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穀以籌策自名，乃不能料藝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饋遺，懼其見殺，遂以憂死，又何繆耶？嗚呼，魏 范粲、齊 顏見遠，宜見褒於前史也。

此後唐剛剛滅亡就向後晋稱臣，後漢剛剛宣布禪讓就相繼爲後周之臣。君子爲此感到悲傷，這就是立《雜臣傳》的原因啊。李穀、邊歸謙、竇貞固、李濤這些人，或者在朝廷，或者在幕府，是君主寵愛信任，國家社稷所依賴的人，却轉而侍奉另一國，不能以名節定生死，倫理道德被廢棄。況且李穀自稱能推測未來，却不能預料藝祖有容人之量，等到接受李筠的饋贈，害怕被殺，於是憂愁而死，多麼荒謬？嗚呼，魏朝 范粲、齊朝 顏見遠，確實應當在前代史書中受到贊美。



[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BEXP

SS□=

□□=6019

□□□□=

□□□□=http://book6.5read.com/300-65/dis  
kebp/ebp56/04/!00001.pdg

□□□□□□□□□□ □□□□□□□

□□□□□

□□□□□ 6019

□□□□□000005764879

□□□□□ □□□□□□□□ , 2004

□ISBN□□ 7-5432-0891-1 / K204.1/N285

□□□□□□ 2122.00□□□□□□

□□□□□□□□ □□□ □□ □□□ □□ □□

□□□□□□□□□□□□□□ □□□□□□□□. □□□□□□□ □□ □□□.

□□□□□□□□□□, 2004.